JERUSALEM：THE BIOGRAPHY

耶路撒冷三千年

一神的殿堂，兩個民族的首都，三個宗教的聖地，
不僅如此，耶路撒冷更是唯一擁有兩種存在的城市——天堂與人間。



賽門．蒙提費歐里——著　黃煜文——譯

柯林頓2011年度選書，《經濟學人》年度最佳圖書，季辛吉視若珍寶！

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猶太教徒、伊斯蘭教徒、歷史學家、人文關懷人士，
和一切胸懷大志者，全球30多國爭先搶讀！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JERUSALEM

耶路撒

一神的殿堂，兩
不僅如此，耶路撒冷更是



耶路撒冷三千年

作者：賽門．蒙提費歐里

譯者：黃煜文





圓頂清真寺

這座建築物沒有中軸線，卻重重圍繞了三圈——首先是外牆，其次是八角形拱廊，最後是位於圓頂正下方，沐浴在陽光下，環繞著圓頂本體的拱廊：這宣示了這個地方處於世界的中心。圓頂本身就是天國，是人類建築物與真主產生連結的地方。黃金圓頂、華麗裝飾與閃爍的白色大理石，這些都宣告了這裡是新伊甸園，是最後審判的地點。它是屬一屬二、具有永恆價值的建築藝術傑作。無論在耶路撒冷的任何角落，都能感受到它的輝煌光采。（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西牆

又名哭牆，位於耶路撒冷舊城內，聖殿山山下西側。猶太人不許接近西牆的禁令是如此長久而痛苦，神聖的氣氛又是如此具感染力，以至於即使某些極缺乏宗教虔信的猶太人，無論他們處於世界任何角落，仍能體驗到類似宗教經驗的歡欣與振奮，在天涯若比鄰的現代世界裡，散居各地的猶太人也如同聚居一處般產生緊密的關係。（圖片提供／鄭光宸）



聖殿山

猶太人與其他聖經民族相信，神的臨在從未離開聖殿山；穆斯林相信「最遙遠的聖地」，指的就是聖殿山。自古以來，朝聖者前來耶路撒冷度過人生的最後階段，死後就葬在聖殿山周圍，他們希望藉此能在末日時復活，這種做法至今仍持續著。（圖片提供／[illegible]）





聖墓教堂

聖殿山的淺紅色石頭被稱為「撒迦利亞的血」，此遺址現在移到聖墓教堂裡，連同創世、亞當的埋葬地、麥基洗德與亞伯拉罕的祭壇，與所羅門捕捉魔鬼的銀碗一起。這些物品加入了盛裝施洗約翰頭顱的淺盤，讓十字架上的耶穌減輕痛苦的海絨，他被綁著鞭打的柱子，殺死聖司提反的石頭，當然還有真十字架。這個一應俱全、滿足所有聖經神聖性的神龕——聖墓教堂，被視為「世界的肚臍」。（圖片提供／鄭兆康）



東門

耶路撒冷舊城區有八個著名的城門，其中最富傳奇色彩者當屬「金門」（GOLDEN GATE）；它位在聖殿山的東牆上，又稱東門。帕爾提爾曾為猶太人爭取到幾項權利：在橄欖山上購買猶太會堂，在鄰近阿波索姆之柱（ABOLSOM'S PILLAR）的地方集會，以及在聖殿山東牆金門禮拜禱告。

（圖片提供／鄭兆康）

作者簡介

賽門．蒙提費歐里

生於一九六五年，曾於劍橋大學攻讀歷史。

他的《凱薩琳大帝與波騰金》曾進入薩謬爾．強森獎、杜夫．庫伯獎與瑪許傳記獎的最後決選名單；《史達林：紅色沙皇的宮廷》贏得英國圖書獎的年度歷史書獎；《青年史達林》贏得柯斯達傳記獎（英國）、洛杉磯時報傳記類圖書獎（美國）、政治傳記大獎（法國）與克萊斯基政治文學獎（奧地利）；也寫了一部小說《薩申卡》。

蒙提費歐里的作品被翻譯成三十五種語言。身為皇家文學學會會員的他，現與妻子及兩名子女住在倫敦。

據《新聞週刊》所述，他能將龐大的歷史書籍寫成極為好看的驚悚作品；他知道該怎麼做才能讓歷史變得淺顯易懂；他的博學與睿智使人忍不住向美國國務卿推薦聘請他擔任幕僚。

譯者者簡介

黃煜文

1974年生。專職譯者，譯有《耶路撒冷三千年》《如何改變世界》《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Apps》《金錢與權力》與《最純潔的種族：北韓人眼中的北韓人》。

獻給我親愛的女兒

Lily Bathsheba

耶路撒冷見證了世界的歷史；不僅如此，耶路撒冷也記錄了天堂與塵世的歷史。

——迪斯雷利，《譚克雷》

這座城市曾被摧毀，然後重建，再被摧毀，然後再被重建。耶路撒冷是個性慾異常的年長女子，在愛人對她感到厭煩之前，她便將他們一個個榨乾至死。耶路撒冷是黑寡婦，牠趁著配偶與牠交配之時將其吞吃下肚。

——阿摩斯．奧茲，《愛與黑暗的故事》

以色列是世界的中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中心；聖殿是耶路撒冷的中心；至聖所是聖殿的中心；神聖約櫃是至聖所的中心，世界賴以建立的礎石就在約櫃之前。

——米德拉什．譚胡馬，《克多西姆》 10

塵世的聖地是敘利亞；敘利亞的聖地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聖地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聖地是聖殿山；聖殿山的聖地是禮拜處；禮拜處的聖地是圓頂清真寺。

——豪爾．伊本．雅吉德，《法達伊》

耶路撒冷是最光輝燦爛的城市。但耶路撒冷也有缺點。因此有人說，「耶路撒冷是個裝滿蠍子的黃金高腳杯」。

——穆卡達西，《敘利亞的描述，含巴勒斯坦》

CONTENTS

前言

序幕

第一部： 猶太教

1　大衛的世界

第一位國王：迦南人

耶路撒冷的亞伯拉罕：以色列人

2　大衛的興起

年輕的大衛

3　王國與聖殿

大衛：王者之城

押沙龍：王子的崛起與失敗

所羅門：聖殿

所羅門：衰微

4　猶大諸王（西元前九三○～前六二六年）

羅波安對耶羅波安：分裂

耶洗別與女兒，耶路撒冷的王后

以賽亞：耶路撒冷是美女也是妓女

西拿基立：撲向羊圈的狼

希西家的水道

瑪拿西：在地獄谷犧牲的孩子

5　巴比倫的大淫婦（西元前五八六～前五三九年）

約西亞：革命的救世主

尼布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那行毀壞可憎的

伯沙撒的筵席

6　波斯人（西元前五三九～前三三六年）

居魯士大帝

大流士與所羅巴伯：新聖殿

尼希米：波斯人的衰微

7　馬其頓人（西元前三三六～前一六六年）

亞歷山大大帝

托勒密：安息日劫掠

多比雅的約瑟

安條克大帝：大象的戰爭

義人西門：晨星

神顯者安條克：瘋狂的上帝

神顯者安條克：另一位行毀壞可憎的

8　馬加比家族（西元前一六四～前六六年）

鐵鎚猶大

偉大的西門：馬加比家族的勝利

約翰．希爾卡諾斯：帝國建造者

色雷斯人亞歷山大：狂暴的年輕公獅

9　羅馬人的到來（西元前六六～前四○年）

龐培在至聖所

凱撒與克利歐佩特拉

安東尼與克利歐佩特拉

帕克魯斯：安息回馬箭

希律：投靠克利歐佩特拉

10　希律家族（西元前四○年～西元一○年）

安提哥諾斯的敗亡：最後的馬加比家族

希律與克利歐佩特拉

奧古斯都與希律

米利暗：希律又愛又恨的女人

希律：聖殿

希律的王子們：家庭悲劇

希律：活生生的腐壞例證

亞基老：彌賽亞與大屠殺

11　耶穌基督（西元一○～四○年）

施洗約翰與加利利的狐狸

拿撒勒人耶穌：在耶路撒冷的三天

彼拉多：審判耶穌

耶穌基督：受難

12　希律家族的終曲（西元四○～六六年）

希律．亞基帕：卡里古拉的朋友

希律．亞基帕與皇帝克勞狄：刺殺、榮耀與蟲

希律．亞基帕二世：尼祿的朋友

大數的保羅：基督教的創建者

義人雅各：耶穌王朝

約瑟夫斯：革命即將來臨

13　猶太戰爭：耶路撒冷的死亡（西元六六～七○年）

赤腳王后百尼基：革命

約瑟夫斯的預言：騾伕當上皇帝

妓院耶路撒冷：暴君約翰與西門

第二部：異教

14　阿埃里亞．卡皮托尼那（西元七○～三一二年）

提多的凱旋式：耶路撒冷在羅馬

百尼基：猶太人的克利歐佩特拉

耶穌王朝的滅亡：被遺忘的釘十字架

哈德良：耶路撒冷解決方式

西門．巴爾．科克巴：星辰之子

第三部： **基督教**

15 如日中天的拜占庭（西元三一二～五一八年）

君士坦丁大帝：基督，勝利之神

君士坦丁大帝：家庭殺戮

海倫娜：最早的考古學者

背教者尤利安：恢復耶路撒冷

哲羅姆與帕烏拉：聖人、性與耶路撒冷

巴爾索瑪與戰士僧侶

埃烏多基亞：耶路撒冷皇后

16 日薄西山的拜占庭：波斯入侵（西元五一八～六三○年）

查士丁尼與舞女皇后：拜占庭耶路撒冷

沙與皇家野豬：瘋狗之怒

尼希米二世：猶太人的恐怖

赫拉克利歐斯：第一位十字軍戰士

第四部： 伊斯蘭教

17 阿拉伯的征服（西元六三○～六六○年）

穆罕默德：夜行

哈立德．伊本．瓦利德：伊斯蘭教之劍

公正者歐瑪爾：聖殿的恢復

18 烏瑪雅德王朝：聖殿的恢復（西元六六○～七五○年）

穆阿威亞：阿拉伯人的凱撒

阿布達爾─馬立克：圓頂清真寺

瓦利德：啟示與奢侈

19 阿拔斯王朝：遙遠的主人（西元七五○～九六九年）

薩法赫哈里發：屠夫

皇帝與哈里發：查理曼與拉希德

卡富爾：香氣撲鼻的太監

20　　法蒂瑪王朝：寬容與精神失常（西元九六九～一○九九年）

伊本．基里斯：猶太人大臣與法蒂瑪王朝的征服

帕爾提爾與法蒂瑪王朝：猶太醫生君主與活伊瑪目

穆卡達西：耶路撒冷人

哈基姆：阿拉伯的卡里古拉

哈基姆：消失無蹤

阿特希茲：野蠻的劫掠

第五部：十字軍

21　大屠殺（西元一○九九年）

高弗瑞公爵：圍城

教宗烏爾班二世：奉主之名

譚克雷德：聖殿山上的屠殺

高弗瑞：聖墓守護者
22　十字軍國家的興起（西元一一○○～一一三一年）

鮑德溫：第一任國王

小鮑德溫二世
23　十字軍國家的黃金時代（西元一一三一～一一四二年）

梅莉桑德與富爾克：王室婚姻

梅莉桑德女王：醜聞

血腥者贊吉：鷹王

烏薩瑪．賓．蒙奇德：大事與災難

梅莉桑德的耶路撒冷：上層生活與下層生活

烏薩瑪與猶大．哈勒維：穆斯林、猶太人與法蘭克人
24　僵局（西元一一四二～一一七四年）

贊吉：傲慢與復仇

阿基坦的埃莉諾與路易國王：醜聞與敗仗

母親對上兒子：梅莉桑德對上鮑德溫三世

阿莫里與阿涅絲：「沒有資格擔任聖城耶路撒冷的王后」

泰爾的威廉：埃及戰爭

邁蒙尼德：迷途指津

25　瘋瘋國王（西元一一七四～一一八七年）

泰爾的威廉：皇家教師

鮑德溫四世的疾病

壓力下的優雅：痲瘋王的勝利

居伊：錯誤的繼承人

居伊國王：中了圈套

26　薩拉丁（西元一一八七～一一八九年）

薩拉丁：戰爭

薩拉丁的圍城：屠城還是投降？

薩拉丁其人

跳舞女郎與春藥：薩拉丁的宮廷

薩拉丁的城市

27　第三次十字軍：薩拉丁與理查（西元一一八九～一一九三年）

獅心王：騎士精神與屠殺

28　薩拉丁王朝（西元一一九三～一二五○年）

蘇丹之死

穆阿札姆．伊薩：另一位耶穌

皇帝腓特烈二世：世界奇觀，啟示錄之獸

腓特烈二世的加冕：日耳曼的耶路撒冷

巴拉卡汗與韃靼人：災難

第六部：馬木魯克王朝

29　從奴隸到蘇丹（西元一二五○～一三九九年）

拜巴爾：豹

拉姆班

納西爾．穆罕默德：優雅的鷹

30　馬木魯克王朝的衰微（西元一三九九～一五一七年）

帖木兒與導師：朝聖城市

蘇丹與基督徒的歐姆蛋

第七部：鄂圖曼帝國

31 蘇雷曼大帝（西元一五一七～一五五○年）

所羅門第二與他的羅克瑟拉娜

32 神秘主義者與彌賽亞（西元一五五○～一七○五年）

蘇丹的猶太公爵：新教徒、方濟會與城牆

喬治．桑迪斯：第一位英屬美洲人

彌賽亞：夏巴泰．茨維

艾維亞：鄂圖曼的皮普斯與法斯塔夫

33 家族（西元一七○五～一七九九年）

侯賽尼家族：聖裔家族領袖的反叛與狗的大屠殺

侯賽尼家族：家族的興起

「巴勒斯坦國王」的興起與衰亡

拿破崙．波拿巴：「我自己編纂的《古蘭經》」

第八部：帝國

34 聖地的拿破崙（西元一七九九～一八○六年）

阿卡的藍鬍子

拿破崙：「大本營，耶路撒冷」

席德尼．史密斯爵士──「最傑出的騎士」

35　新浪漫主義者：夏多布里昂與迪斯雷利（西元一八○六～一八三○年）

聖墓騎士團子爵

布倫斯維克的卡洛琳與赫絲特．斯坦霍普：英格蘭王后與沙漠皇后

迪斯雷利：神聖者與浪漫主義者

36　阿爾巴尼亞人的征服（西元一八三○～一八四○年）

紅色易卜拉欣

易卜拉欣：聖火，神聖之死

易卜拉欣：農民叛變

37　傳遞福音者（西元一八四○～一八五五年）

帕莫斯頓與夏夫茨貝里：帝國主義者與傳遞福音者

詹姆斯．芬恩：福音派領事

克雷森，美國領事：美國的神聖異邦人

歐洲憲兵與聖墓教堂的槍戰事件：耶路撒冷的俄羅斯上帝

果戈理：耶路撒冷症候群

詹姆斯．芬恩與克里米亞戰爭：遭謀殺的傳遞福音者與殺人越貨的貝都因人

作家：梅爾維爾、福樓拜與薩克萊

作家：大衛．朵爾，一名旅遊的美國奴隸

38　新城市（西元一八五五～一八六○年）

摩西．蒙提費歐里：「這位克羅伊索斯」

39　新宗教（西元一八六○～一八七○年）

皇帝與考古學家：《傻子之旅》

馬克吐溫與「貧窮村落」

40　阿拉伯城市，帝國城市（西元一八七○～一八八○年）

尤蘇夫．哈立迪：音樂、舞蹈，日常生活

耶路撒冷的刺青：英國親王與俄國大公

美國的得勝者派：一直溫著耶穌的牛奶

41　俄國人（西元一八八○～一八九八年）

謝爾蓋大公與艾拉大公夫人

謝爾蓋大公：俄國猶太人與大屠殺

第九部： 錫安主義

42　德皇威廉（西元一八九八～一九○五年）

赫茨爾

威廉：我的帝國的寄生蟲

德皇與赫茨爾：最後的十字軍與最初的錫安主義者

43　耶路撒冷的烏德琴手（西元一九○五～一九一四年）

戴維．格林成為戴維．本−古里安

烏德琴手：瓦希夫．賈瓦利葉

拉斯普廷：俄國的修女們當心了

蒙提．帕克上尉與約櫃

44　世界大戰（西元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

傑馬爾．帕夏：耶路撒冷的暴君

恐怖與死亡：屠夫傑馬爾

耶路撒冷中的戰爭與性：瓦希夫．賈瓦利葉

45　阿拉伯叛亂，貝爾福宣言（西元一九一六～一九一七

年）

勞倫斯與麥加的謝里夫

阿拉伯的勞倫斯：謝里夫家族──阿布杜拉與費薩爾

佛肯海因接手指揮：德國的耶路撒冷

勞合．喬治、貝爾福與魏茨曼

「魏茨曼博士，孩子生了」：貝爾福宣言

46　耶誕節禮物（西元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

市長試圖投降

公牛艾倫比：最感榮耀的時刻

東方的斯托爾斯：行善的專制者

47　勝利者與戰利品（西元一九一九～一九二○年）

凡爾賽會議上的伍德羅．威爾遜

斯托爾斯：先知摩西暴亂，最初的槍響

赫伯特．薩謬爾：巴勒斯坦，共計一個，點交完畢

邱吉爾創造了現代中東：勞倫斯的謝里夫解決方案

48　英國託管時期（西元一九二○～一九三六年）

穆夫提對上市長：阿敏．侯賽尼對上拉希布．那夏希比

穆夫提：西牆戰爭

沃裘普的首都：狩獵、咖啡館、宴會與白西裝

本—古里安與穆夫提：縮小的沙發

49　阿拉伯叛亂（西元一九三六～一九四五年）

穆夫提的恐怖行動

歐德．溫蓋特與莫歇．達揚：舊城的陷落

穆夫提與希特勒：耶路撒冷的世界大戰

50　骯髒的戰爭（西元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

梅納赫姆．貝京：黑色安息日

蒙哥馬利的鎮壓：法蘭少校案

阿布德．卡迪爾．侯賽尼：耶路撒冷陣線

聖地的禮炮：阿布德．卡迪爾．侯賽尼

51　猶太人獨立，阿拉伯人的災難（西元一九四八～一九五一年）

英國人離開，本—古里安：我們成功了

倉促者阿布杜拉

阿布杜拉：耶路撒冷戰爭

52　分隔（西元一九五一～一九六七年）

耶路撒冷國王：血濺聖殿山

約旦的胡笙：最後一任耶路撒冷國王

53　六日戰爭（西元一九六七年）

納瑟與胡笙：戰爭倒數計時

拉賓：戰前的崩潰

達揚接手指揮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到七日：胡笙、達揚與拉賓

後記

致謝

附錄

前言

耶路撒冷的歷史不僅是一部世界史，也是一部城市編年史，它講述的是一座位於猶大山地長年陷於貧窮的地方城市。耶路撒冷曾被視為世界的中心，今日的它與過去相比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座城市是亞伯拉罕諸宗教爭鬥的焦點，是信徒日增的基督教、猶太教與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的聖地，是文明衝突的戰略要衝，是無神論與信仰齟齬的前線，是讓世人魂牽夢繫的去處，是惑人的陰謀與虛構的網路傳說發生的地點，而身處於二十四小時輪播新聞的時代，耶路撒冷也成為全球鎂光燈聚焦的舞臺。在宗教、政治、媒體三方勢力彼此拉抬下，今日的耶路撒冷比過去受到更密切的關注。

耶路撒冷是聖城，但也予人一種迷信、江湖術士與頑固盲從的印象；許多帝國渴望取得此城做為戰利品，但實際上它不具戰略價值；它是世界各大宗教的故鄉，每個教派都認為這座城市只屬於他們所有；它是一座擁有許多名字的城市──每個傳統都頑固地認為只有自己的名稱是對的。這座城市是如此柔弱，因此猶太神聖著作總是用陰性的詞彙來形容它──它要不是誘人而充滿活力的女子，就是美麗動人的女性，然而，耶路撒冷有時也被說成是無恥的娼妓，或被描繪成受愛人遺棄而遍體鱗傷的公主。耶路撒冷是一神的殿堂，是兩個民族的首都，是三個宗教的聖地，而且是唯一擁有兩種存在的城市──天國與人間：在人間就算得到無與倫比的恩寵，也比不上在天國的榮光。耶路撒冷既然能同時存在於天國與人間，就表示它能存在於任何地方：新耶路撒冷在世界各地出現，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耶路撒冷。先知與先祖，亞伯拉罕、大衛、耶穌與穆罕默德據說都走過耶路撒冷的石板路。亞伯拉罕諸宗教誕生於此，世界也將於審判日在此終結。對信仰聖經的民族來說，耶路撒冷是神聖的城市，也是聖經的城市：從各方面來看，聖經既是耶路撒冷的編年史，也是耶路撒冷歷史的讀者，從猶太人與早期基督徒，中間歷經穆斯林征服者與十字軍，直到今日的美國福音派人士，他們為了符合聖經

的預言，而不斷更改耶路撒冷的歷史。

當聖經被翻譯成希臘文、拉丁文與英文之後，聖經也成為在全世界流通的作品，而耶路撒冷則因此成為世界性的城市。每個偉大的國王都成了大衛，每個特別的民族都成了新以色列人，而每個高尚的文明都成了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專屬於任何人，它存在於每個人的想像之中。這是耶路撒冷的悲劇，卻也是它的魔力所在：每個夢想耶路撒冷的人，每個時代親歷這座城市的訪客，從耶穌的使徒到薩拉丁的士兵，從維多利亞時代的朝聖者到今日絡繹不絕的觀光客與記者，他們興致勃勃來到這裡，原以為能看到原汁原味的耶路撒冷，結果卻令他們大失所望。耶路撒冷是一座不斷變遷的城市，它曾經繁盛，也曾經衰頹，它經歷無數次的重建與摧毀。但這是耶路撒冷，是所有人的財產，任何人想像的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該有的樣子；每個人都有權將自己的「耶路撒冷」加諸在耶路撒冷上──而且他們也經常這麼做，用火與劍。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是十四世紀的歷史學家，本書敘述的一些事件，他不僅是參與者，他的作品也是事件的史料來源。伊本．赫勒敦提到：「街頭巷尾的民眾是如此急切地追尋歷史，他們渴望知道歷史。國王與統治者也競逐著歷史。」這一點放在耶路撒冷是再真切不過。我們在撰寫耶路撒冷的歷史時，不能不認識到耶路撒冷也是世界史的主題、支點與脊梁。在網路神話力量無遠弗屆的今日，高科技的滑鼠與彎刀都是基本教義派可以選擇的武器，因此我們現在對歷史事實的追求要遠比伊本．赫勒敦時代更來得迫切。

耶路撒冷的歷史必須探討神聖的本質。「聖城」一詞充分表現出對耶路撒冷聖地的崇拜，但耶路撒冷成為神與人在人間進行溝通的核心地點，其中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我們也必須回答這個問題：世界上有這麼多地方，為什麼唯獨選擇耶路撒冷？這個地點不僅遠離地中海沿岸商路，而且缺乏水源，夏季時烈日烤灼，冬季時寒風凜冽，這裡的地形充滿岩石、崎嶇難行，顯然不是個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但耶路撒冷之所以成為興建聖殿的地方，不僅出於人類自己的決定，其中也有著自然演進的因素：由於耶路撒冷從遠古以來就有神聖之名，隨著時代演進，它的神聖性也不斷加添。神聖

需要的不只是靈性與信仰，正當性與傳統也不可或缺。激進的先知看到前所未見的異象，為了讓大家明白他獲得的啟示，他必須解釋過去數百年來的歷史，使用大家聽得懂的語言，並且訴諸地點的神聖──例如過去的先知也有過類似啟示，以及這個地點自古以來一直廣受崇拜。要讓某個地點變得更加神聖，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有別的宗教也想爭奪此地做為他們的聖地。

許多抱持無神論的訪客對於這類神聖說法感到厭惡，他們認為耶路撒冷到處瀰漫著自以為是的盲從，整座城市似乎染上了迷信的疾病。然而抱持這種想法等於否定了人類對宗教的深刻需求，一旦我們無法了解這層需要，就不可能了解耶路撒冷。宗教必須解釋令人類感到迷惑與畏懼的事物，例如快樂何以如此短暫，焦慮何以總是揮之不去：我們可以感受到有一股更強大的力量主宰我們的存在。我們敬畏死亡，而且渴望從死亡中找出意義。耶路撒冷是神與人交會的地方，也是末日時解決這些問題的地點──當末日來臨，將會出現戰爭，基督與敵基督將會爭鬥，屆時克爾白（Kaaba）將從麥加移往耶路撒冷，將會出現審判，死人將會復活，彌賽亞將會統治，天國也就是新耶路撒冷將會降臨。亞伯拉罕三大宗教都相信末日，但細節因信仰教派不同而有所差異。世俗人士也許認為這些說法只是從古複述至今的陳腔濫調，然而別忘了，這些觀念確實深植人心。在這個盛行著猶太教、基督教與穆斯林基本教義派的時代裡，末日觀念是一股令世界政治白熱化的巨大動力。

死亡是我們永不分離的伴侶：自古以來，朝聖者前來耶路撒冷度過人生的最後階段，死後就葬在聖殿山周圍，他們希望藉此能在末日時復活，這種做法至今仍持續著。耶路撒冷不僅四周都是墓園，就連城市本身也坐落在墓地上；古代聖人遺留下來的部分骸骨，儘管已經乾癟，卻仍受到尊崇──抹大拉的馬利亞已經乾枯發黑的右手，至今仍展示在聖墓教堂內希臘正教修道院院長的房間裡。許多神龕，甚至於許多民宅就位在一堆墳墓當中。這座死者之城的陰森不僅來自於一種戀屍情結，也源自於與死者溝通的儀式：這裡的死人宛如活人一般，他們只是在等待復活。耶路撒冷源遠流長的爭奪史──屠殺、破壞、戰爭、恐怖主義、圍城與災難──使這個地方成為戰場，阿道斯．赫胥黎說這裡是「各種宗教的

屠宰場」，福樓拜說是「藏骸所」。梅爾維爾稱耶路撒冷是被「亡者大軍」團團包圍的「頭蓋骨」；愛德華．薩依德則記得他的父親討厭耶路撒冷，因為這裡「讓他聯想到死亡」。

這個連繫著天國與人間的聖地，它的發展並不總是依照神的意旨進行。宗教的起源與深具領袖魅力的先知—摩西、耶穌、穆罕默德—息息相關。帝國的建立，城市的征服，仰賴的是軍事領袖的活力與運氣。從大衛王以降，個人的決定是耶路撒冷能成為耶路撒冷的主因。

當大衛在他的小王國首都建立簡陋的堡壘時，人們顯然無法預見這座不起眼的小城未來居然能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諷刺的是，尼布甲尼撒摧毀耶路撒冷反而使它成為神聖的典型，因為這場災難使猶太人開始記錄與讚揚錫安的榮耀。一般來說，這種劇變往往會使整個民族走上滅絕的道路。然而猶太人卻依然生氣蓬勃，他們堅定信仰自己的上帝，更重要的是，他們在聖經裡記載了自己民族的歷史，而這些紀錄也為耶路撒冷的名聲與神聖奠下基礎。聖經取代猶太人的國家與聖殿，一如海因利希．海涅所言，它成為「猶太人隨身攜帶的祖國，隨身攜帶的耶路撒冷」。沒有任何城市像耶路撒冷一樣擁有自己的作品，也沒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如此左右一座城市的命運。

耶路撒冷的神聖，來自於猶太人以選民自居的優越主義。耶路撒冷成為被揀選的城市，巴勒斯坦成為被揀選的土地，而這種優越主義又由基督徒與穆斯林加以承襲與支持。耶路撒冷與以色列之地擁有至高無上的神聖性，這種觀念不僅反映在宗教上越來越執著於讓猶太人返回以色列，也表現在世俗上西方從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開始，到一九七○年代為止對錫安主義的熱情追求。從那時起，巴勒斯坦人的悲劇敘事，連同耶路撒冷是他們失落的聖城，開始改變世人對以色列的看法。因此，西方的迷戀—把耶路撒冷當成屬於全世界的城市—產生的影響好壞參半，它是一把雙面刃。今日，這種情況反映在對耶路撒冷的嚴密監視上，也反映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上，其中的緊張與情感糾結遠非世界上任何地區所能比擬。

然而，事情不像表面上看來那麼簡單。耶路撒冷的歷史通常呈現出一連串劇烈的改變與粗暴的反轉，但我希望顯示耶路撒冷其實是一座具

有連續性與包容性的城市，它也是一座雜糅了各種建築與民族的混合性城市，因此，我們無法以個別的宗教傳說與日後出現的民族主義敘事來對其進行狹隘的分類。我盡可能透過家族的脈絡來研究歷史——大衛家族（Davidians）、馬加比家族（Maccabees）與希律家族（Herodians），烏瑪雅德家族（Umayyads）、鮑德溫家族（house of Baldwin）與薩拉丁家族（house of Saladin），一直到侯賽尼家族（Husseinis）、哈立迪家族（Khalidis）、斯帕福德家族（Spaffords）、羅特希爾德家族（Rothschilds）與蒙提費歐里家族（Montefiores）□□家族的歷史可以顯示有機的生命模式，而這種做法與傳統歷史的突發事件及宗派敘事格格不入。耶路撒冷不只有兩個面向，它擁有許多彼此連結、交疊的文化，以及多層次的忠誠感——在這個多樣且多變的萬花筒裡，你可以看見阿拉伯正教徒、阿拉伯穆斯林、塞法迪猶太人、阿什肯那吉猶太人、超正統派猶太人、世俗的猶太人、亞美尼亞正教徒、喬治亞人、塞爾維亞人、俄羅斯人、科普特人、新教徒、衣索比亞人、拉丁人等等。每個人就像耶路撒冷成層堆積的石頭與塵土一樣，不斷累積出好幾種效忠的身分。

事實上，耶路撒冷的重要性起起伏伏，從未維持穩定，它總是不斷變化，就像植物改變形狀、大小乃至於顏色一樣，而耶路撒冷也如同植物一般持續在相同的地點扎根。最近提到耶路撒冷時，人們總是說得天花亂墜，媒體把耶路撒冷是「三大宗教的聖城」掛在嘴邊，二十四小時輪播新聞也以這座城市做為報導的焦點，但這都是相對晚近的事。其實，耶路撒冷有好幾個世紀的時間完全失去了宗教與政治的重要性。很多時候是政治的必要性，而非神聖的天啟再次刺激與鼓勵了人們對耶路撒冷的宗教熱忱。

每當耶路撒冷遭到遺忘，並且在歷史上失去重要性時，遠在異地的信眾便開始致力於聖經事實的研究，無論他們身處麥加、莫斯科還是麻州，這些人總是將自己的信仰投射到耶路撒冷。城市如同一面鏡子，可以反映出每座城市的居民心態，然而耶路撒冷卻是一面雙向鏡，它不僅顯示自身的內在生活，也映照著外在世界。無論是完全信仰的時代，還是建立符合公義的帝國的時代，抑或傳福音宣揚天啟的時代，以及世俗

民族主義的時代，耶路撒冷都能充當每個時代的象徵，並且成為每個時代競逐的目標。然而就像馬戲團裡的哈哈鏡一樣，鏡子的倒影總是扭曲變形，模樣怪異。

耶路撒冷令征服者與造訪者沮喪與苦惱。真實的耶路撒冷與天國的耶路撒冷存在著太大的對比，使人感到失落，每年因此有上百人被送進耶路撒冷的療養院。這些人罹患了耶路撒冷症候群，這是一種結合了渴望、失望與妄想的瘋狂疾病。耶路撒冷症候群也與政治有關：耶路撒冷與合理而實際的政治策略格格不入，它生存在充滿貪婪熱情與衝動情感的領域裡，理性在這裡完全派不上用場。

就連贏得支配與真理也能提升耶路撒冷在其他人眼中的神聖性。擁有者越貪婪，競爭越激烈，越能激起本能的反應。預期外的結果定律在這裡占了上風。

沒有任何地方比耶路撒冷更能激起人們獨占的欲望。然而這種占有欲卻令人感到諷刺，因為耶路撒冷絕大多數的神龕，以及與這些神龕相關的故事，都是從別的宗教偷來或借來的。耶路撒冷的過去很多來自於想像。事實上，耶路撒冷的石頭全來自不同信仰的神廟，與不同帝國興建的凱旋門。絕大多數（也許不是全部）的征服會本能性地掃除其他信仰的污點，但同時間又強行接收了這些信仰的傳統、故事與遺址。摧毀四處可見，但征服者更常做的卻是不摧毀既有建築，並重新加以使用與增益。聖殿山、大衛塔、大衛城、錫安山與聖墓教堂，這些重要遺址呈現的不是清楚分明的歷史層理，而更像是反覆刮寫的羊皮紙，或是絲線細密交織以至於難以分離的刺繡品。

不同信仰敬拜的聖物在人們的爭相奪取下，使得某些聖壇接續與同時地被三大宗教奉為聖地；國王命令人們敬拜，而信徒也為此犧牲了生命──儘管如此，這些聖壇現在幾乎已被遺忘：錫安山原是狂熱的猶太教徒、穆斯林與基督徒尊崇的地點，如今此地幾乎已無穆斯林或猶太教朝聖者，再度來此朝拜的主要是基督徒。

在耶路撒冷，事實的重要性比不上神話。「在耶路撒冷，不要問我歷史『事實』，」著名的巴勒斯坦歷史學家納茲米．朱貝（Nazmi al-Jubeh）博士表示：「去除虛構的部分，耶路撒冷就一無所有。」歷史

對耶路撒冷的影響極為巨大，因此不斷地遭受扭曲：考古學本身就是一股歷史力量，有時考古學家擁有的力量就像士兵一樣，他們受僱強徵過去，以為今人使用。一個以追求客觀與科學為職志的學科，可以用來合理化宗教與種族的偏見，同時為帝國的野心提供正當化的理由。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與十九世紀傳福音的帝國主義者都犯了這類罪行，明明是相同的事件，卻在他們手中被賦予矛盾的意義與事實。因此耶路撒冷的歷史必定是混合了真實與傳說的歷史。但事實確實存在，本書的目的就是說出事實，無論這些事實聽起來有多麼刺耳。

我的目標是撰寫一部最廣義的耶路撒冷史，使一般讀者都能閱讀，無論他們是無神論者還是信仰者，基督徒、穆斯林還是猶太人。即使今日的耶路撒冷充滿衝突傾軋，本書並不考慮政治方面的議題。

我將依照年代順序講述耶路撒冷的故事，透過男男女女—士兵與先知，詩人與國王，農民與音樂家—的生活與創造耶路撒冷的家族來呈現這座城市的歷史。我認為這是最能讓耶路撒冷重現生機的方法，而我也將顯示耶路撒冷複雜而出人意表的事實其實是歷史形成的結果。唯有依照時間順序加以敘述，我們才能避免以今人眼光評價古人。我試著避免以目的論詮釋歷史，以免給人一種印象，以為一切歷史事件均不可避免。由於每個變化都是對前一個變化所做的回應，因此依照時間順序敘述最能說明歷史的演變，也最能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是耶路撒冷？—同時也能顯示人們為什麼做出某種行為。我希望這會是最有趣的講述歷史的方式。套句好萊塢的老詞，我何德何能，能毀掉這篇堪稱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故事？在數千部介紹耶路撒冷的作品中，只有極少數是敘事的歷史作品。由於聖經、電影、小說與新聞的傳布，四大時代—大衛、耶穌、十字軍與以阿衝突—人們已相當熟悉，但其中仍有不少誤解。至於四大時代以外的部分，我誠摯希望能讓新的讀者接觸這些泰半已被遺忘的歷史。

這是一部把耶路撒冷視為世界史中心的歷史作品，但本書不想鉅細靡遺地介紹耶路撒冷，也不想講解每棟建築物的每個壁龕、柱頭與拱門。這不是一部有關正教徒，拉丁人或亞美尼亞人，伊斯蘭法學的哈納

菲派（Hanafi）或夏菲派（Shafii），哈西德派猶太人（Hasidic Jews）或卡拉伊派猶太人（Karaite Jews）的瑣細歷史，也不是從特定觀點出發的故事。從馬木魯克到託管時期這段穆斯林城市歷史，我做了一些省略。耶路撒冷家族的歷史已有具巴勒斯坦經驗的學院人士進行研究，但通俗史家卻很少觸及這部分。這些家族歷史至今仍極具重要性：有些關鍵史料尚未譯成英文，於是我自己翻譯了這些資料，並且訪談這些家族成員以了解他們的歷史。但這些只能說是整幅馬賽克作品的一小部分。本書不是猶太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的歷史，也不是上帝在耶路撒冷的性質研究：這些主題已有其他學者做過深入探討—最近的例子是凱倫．阿姆斯壯的大作《耶路撒冷：一座城市，三個信仰》（*Jerusalem: One City, Three Faiths*）。本書也不是以巴衝突歷史的詳細介紹：當前事件不是我想探討的主題。然而，既然我要撰寫的是一部涵蓋所有時期的耶路撒冷史，因此我希望自己能做到一定比例的陳述。

我的任務是追求事實，不是裁決不同宗教間的神秘事蹟孰是孰非。我當然沒有權利判斷三大宗教的神蹟與神聖作品是否「真實」。凡是研究聖經或耶路撒冷的人都必須承認這裡面存在各種層次的真實。其他宗教與時代的信仰總讓我們感到陌生，而我們身處的時代與地點所通行的風俗習慣在我們眼裡則總是合理。即使是二十一世紀，許多認為最符合世俗理由與常識的想法，其反映的社會通念與近似宗教的正統觀點在我們的曾孫輩眼裡也將荒謬得難以理解。宗教與奇蹟對耶路撒冷歷史的影響無庸置疑而且真實，我們必須對宗教懷抱敬意才可能了解耶路撒冷的歷史。

耶路撒冷有幾個世紀的歷史鮮為人知且充滿爭議。只要一提到耶路撒冷，學界與考古學的辯論總是充滿敵意，有時還出現火爆場面，甚至導致暴亂與鬥毆。過去半個世紀的事件是如此具爭議性，因此產生許多不同的詮釋觀點。

早期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與一些研究愛好者，將手邊極其有限的資料加以擠壓、塑造與粗暴對待，使其能合乎他們在充滿自信下主張的各種可能理論。無論如何，我已經檢視了一手史料與各種理論，而且得出了結論。如果我想保護自己免受各方指責，那麼這本書裡最常見的詞

彙將是「也許」「或許」「可能」與「大概」。因此，我不會在每個可以使用這些詞彙的地方穿插這些用語，但我希望讀者了解，每個句子背後存在著數量龐大且觀點不斷變動的研究文獻。本書每個章節都經過學界人士檢查與閱讀。我很幸運能得到目前最傑出的學者的幫助。

在這些爭議中，最令人傷透腦筋的是大衛王，因為他的政治意涵太容易引起緊張，而且也與當代局勢息息相關。即使採取了最科學的方法，這場論戰的戲劇性與僵持遠非其他地點或主題引發的爭議所能比擬，唯一能與其相提並論的，大概只有基督或穆罕默德的性質。大衛故事的來源是聖經，他的歷史生命長久以來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結合基督教在聖地的利益，激勵考古學家在大衛的耶路撒冷進行挖掘。這項調查原本帶有基督教色彩，但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之後就轉變了性質，由於大衛是猶太人耶路撒冷的建立者，因此為考古研究注入了宗教與政治的激情元素。由於西元前十世紀的證據相當稀少，因此修正派的以色列史家在估計大衛城的規模時做出比較保守的推測。有些人甚至懷疑大衛是否真有其人，這種質疑一方面令猶太傳統主義者大為光火，另一方面也迎合了巴勒斯坦政治人物的心意，因為這使得猶太人的權利主張失去了正當性。然而一九九三年但丘石碑的出土證明大衛王確實存在。聖經在寫作時雖然不是做為歷史而存在，但它卻能充當史料，成為我講述故事的資料來源。本書討論了大衛城的內容與聖經的可信度，至於現代針對大衛城引發的各種衝突，請參閱後記。

此外，在提到十九世紀時我們不可能忽略薩伊德《東方主義》的身影。薩伊德是出生於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徒，他後來擔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文學教授，而且是巴勒斯坦民族主義世界最初的政治發聲者，他認為「歐洲中心論的偏見隱微而持續地貶抑阿拉伯伊斯蘭民族以及他們的文化」，特別是十九世紀的旅行者，例如夏多布里昂、梅爾維爾與馬克吐溫，他們貶損阿拉伯文化，而且合理化帝國主義。然而，薩伊德自己的作品卻激勵他的追隨者將這些西方入侵者掃除出歷史之外：這種做法相當荒謬。不過，這些旅行者確實對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生活一無所知或了解不多，而如同先前解釋過的，我現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呈現當地居民真實的生活面貌。但本書不是一本論戰作品，研究耶

路撒冷的史家必須說明西方浪漫主義與帝國主義文化的支配對耶路撒冷造成的影響，因為這解釋了中東為什麼與列強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同樣地，我描述了英國親錫安主義的進展，無論是世俗的還是福音派的，從帕莫斯頓與夏夫茨貝里，到勞合．喬治、貝爾福（Balfour）、邱吉爾，以及他們的朋友魏茨曼。我的理由只有一個，因為這是對十九與二十世紀耶路撒冷與巴勒斯坦唯一最具決定性的影響來源。

本書的主要部分結束於一九六七年，因為六日戰爭本質上創造出今日的局勢，足以做為決定性的區隔點。〈後記〉簡略介紹到目前為止的政治發展，最後以詳細描述三大聖地典型的早晨做結。但這個地區的情勢仍持續變動之中。如果我要接續撰寫直到今日耶路撒冷的歷史，那麼這本書將找不到明確的終點，而且每小時就要更新一次。因此，我最後嘗試說明的是耶路撒冷為什麼既是和平協議的核心，也是障礙。

這部作品綜合了各種資料來源，我廣泛閱讀了一手史料，無論是古代的還是近代的，我親自與專家、教授、考古學家、家族與政治人物進行研討，我曾造訪耶路撒冷無數次，實際參觀當地的聖壇與考古挖掘。我很幸運能發現一些嶄新或很少被使用的史料。我的研究為我帶來三項特別的樂趣：首先，我在耶路撒冷待了很長一段時間；其次，我閱讀了許多作者的精采作品，從烏薩瑪．賓．蒙奇德、伊本．赫勒敦、艾維亞．切勒比與瓦希夫．賈瓦利葉，到泰爾的威廉、約瑟夫斯與阿拉伯的勞倫斯；最後，在可怕的政治危機中，我受到耶路撒冷人不分宗派──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與亞美尼亞人，穆斯林、猶太教徒與基督徒──的友善相待與協助，他們不僅信任我，也慷慨地提供援手。

我覺得自己整個人生都在準備寫這本書。我從小就在耶路撒冷附近閒逛。由於家族的連結（在書裡會提到這點），「耶路撒冷」一直是我們家的家訓。無論我個人的連結是什麼，我都將描述實際發生的歷史與人們信仰的事物。回到文章的開頭，我提到有兩個耶路撒冷，一個在人間，另一個在天國，這兩個耶路撒冷都受到信仰與情感的統治，而非理性與事實。而耶路撒冷將一直是世界的中心。

我的寫作方式不可能讓每個人都滿意──畢竟，這是耶路撒冷。但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總是想起勞合．喬治給耶路撒冷總督斯托爾斯的忠

告，後者當時正受到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猛烈批評：「如果他們不停止抱怨，你這個總督就別做了。」

序幕

猶太曆五月八日，西元七○年七月下旬，羅馬皇帝維斯帕先之子提多圍攻耶路撒冷已有四個月的時間，此時他下令全軍做好準備，在拂曉時分一舉攻下聖殿。第二天剛好是五百年前巴比倫人摧毀耶路撒冷的日子。提圖斯率領四個軍團，總計六萬名羅馬士兵與當地的輔助部隊，他們急欲給予這座堅持抵抗但已殘破不堪的城市最後一擊。城內約有五十萬名饑餓的猶太人仍在嚴酷的環境下苟延殘喘：他們有些是狂熱的猶太教徒，有些是殺人越貨的盜匪，但絕大多數是身陷這座巨大死亡陷阱的無辜百姓。此外，還有許多猶太人生活在猶太行省以外地區──地中海與近東地區均可發現他們的蹤跡──這場近乎絕望的最後戰鬥決定的將不只是耶路撒冷及其居民的命運，也將影響猶太教與少數猶太人信仰的基督教的發展，甚至進一步牽動未來（如果我們把眼光望向六個世紀之後）伊斯蘭教的形成。

羅馬人堆起可直達聖殿牆頂的斜坡。但他們的攻擊失敗了。當日稍早，提多告訴他的將領，他想保存這座「異國聖殿」，然而這個想法使他損失太多士兵，於是他決定放火焚燒殿門。殿門的銀飾熔化，使得火勢延燒到木造門廊與窗戶，就連聖殿內部走道的木造擺設也開始冒出火光。提多下令滅火。他說，羅馬人要「報復的是人，不是沒有生命的物體」。到了夜裡，提多撤兵回到已經半毀的安東尼亞塔，他的大本營設於此地，從這裡可以俯瞰壯觀的聖殿建築群。

在城牆周圍，舉目所見盡是可怕陰森的景象，說是人間地獄亦不為過。數千具屍體在日曬下腐爛，臭不可聞。狗群與狼群跑來啃食屍骨。過去幾個月以來，提多下令將所有俘虜與叛徒釘上十字架。每日有五百名猶太人受刑。橄欖山與耶路撒冷周圍的崎嶇山地全插滿了十字架，直到沒有地方可插，能用的樹木全砍光為止。提多的士兵在釘這些受害者時，往往將他們的四肢展開成大字形，藉由讓這些人出醜而從中取樂。許多居民努力想逃離耶路撒冷，他們離開時會把錢吞下肚子，藉此藏匿

自己的財產，希望在平安擺脫羅馬人之後能重新拿回這筆錢財。這些居民「由於長期挨餓的緣故而身體膨脹，看起來如同全身水腫的人」，但如果這時候吃下東西，他們會「爆開來變成碎片」。當他們的肚子一爆開來，士兵們立刻發現裡面全是沾滿腸子的金銀財寶，於是他們開始活生生地掏出所有犯人的內臟，試圖從他們的胃腸裡找出財物。提多深感震驚，他下令禁止這些開腸剖肚的掠奪行為。但禁令不見成效：提多麾下的敘利亞輔助部隊身為猶太人的鄰居，與猶太人敵視已久，他們當然不會錯過這場恐怖的殺人遊戲。羅馬人與城內叛軍的殘忍行徑，足以與二十世紀最殘暴的事蹟相提並論。

　　這場戰爭源自於歷任羅馬總督的暴政與貪婪，一連串的不滿迫使羅馬的猶太盟友（猶太行省的貴族）與平民的宗教暴亂合流。叛軍的成分相當混亂，有虔信的猶太人與投機的盜匪，兩股勢力都想利用羅馬皇帝尼祿勢力衰微，以及他在自殺後羅馬帝國出現的混亂來驅逐羅馬人，之後他們以聖殿周圍為據點重建獨立的猶太人國家。但猶太人的革命立即為自己招來血腥的清洗與一連串的戰爭。

　　尼祿死後，快速而混亂地出現三位羅馬皇帝。等到維斯帕先繼承帝位之時，他派提多前去攻取耶路撒冷，當時這座城市分裂成三個軍事勢力，彼此攻戰不休。各路兵馬一開始是在聖殿裡激戰，等到殺至血流成河之後，就開始掠奪整座城市。這些戰士行經鄰近的富庶地區，他們搶掠房舍，殺死男人與傷害婦女—「這些成了他們的娛樂消遣」。他們權力薰心，耽於獵殺，沉迷於搶來的美酒佳餚。這些人「縱情女色，裝飾頭髮，穿上女性衣物，在自己身上塗抹油膏，在大庭廣眾之下撲著胭脂香粉」。這些橫行地方的暴徒，披上「華麗的外衣」，昂首闊步，稍不如意便奪人性命。他們滿腦子為惡的念頭，「想出各種非法的娛樂」。耶路撒冷淪為「令人難忍的污穢之地」，它成了「一座妓院」與拷打的刑場—但它仍然是一處聖地。

　　無論如何，聖殿還是持續發揮它的功能。就在羅馬人即將圍城前的四月，許多朝聖者仍然來耶路撒冷過逾越節。耶路撒冷的人口最多不過數萬，但羅馬人圍城後將朝聖者與戰爭難民困在城內，因此估計城內約有數十萬人之譜。一直要到提多將城市團團圍住，城內分崩離析的叛軍

首領才停止內鬨，團結起來以他們擁有的兩萬一千名戰士與羅馬人奮戰。

提多在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上首次俯瞰耶路撒冷時──斯科普斯山是以希臘文skopeo命名，它的原意就是「觀看」──他的感受正應了普林尼那句話，耶路撒冷是「從古至今東方最著名的城市」，是一座圍繞著古代世界最偉大的聖殿而建築的繁華大城，而聖殿本身就是一件龐大而精美的藝術品。耶路撒冷已存在數千年之久，這座擁有多重城牆與無數高塔的城市，市區橫跨了兩座山脈，中間涵蓋了猶太山地險惡貧瘠的陡坡峭壁，然而此後耶路撒冷一直無法恢復到西元一世紀的人口與繁榮：事實上，耶路撒冷一直要到二十世紀才回到昔日舊觀。耶路撒冷是大希律王的成就，這位傑出而瘋狂的猶太行省代理國王，以不朽的規模與極盡奢侈的雕飾來興建他的宮殿與堡壘，因此猶太史家約瑟夫斯才說，「這些建築非我的筆墨所能形容」。

聖殿的神聖光輝使其他建築物相形見絀。「旭日初升之時」，閃耀的庭院與金光閃閃的大門「映照出耀眼的光采，使人無法直視」。當異邦人──如提多與他的士兵──首次看到聖殿時，它看起來「就像一座白雪皚皚的山」。虔誠的猶太人知道在摩利亞山頂端這座城中之城的庭院中央，有一個最神聖的小房間，房裡其實空無一物。這個地方是猶太聖殿的中心：至聖所，也就是上帝的居所。

希律王的聖殿是一座神龕，但它也是這座城牆城市裡一座幾乎堅不可摧的堡壘。猶太人利用羅馬帝國在四帝之年的混亂，加上他們對耶路撒冷險峻的高度、堡壘與迷宮般的聖殿有恃無恐，因而有極大的自信與提多周旋。況且在此之前，他們已經抵抗羅馬近五年的時間。然而，提多擁有完成這項任務需要的權威、野心、資源與才能，他以一貫的效率與壓倒性的武力削弱耶路撒冷。在聖殿西牆地道裡挖掘出來的弩砲，或許是提多使用的，顯示當時羅馬攻城之猛烈。猶太人不惜生命地守衛每一寸土地。但提多擁有完善的攻城器械、投石器，以及精良的羅馬工程人員，十五天內就攻陷了第一道城牆。他率領一千名羅馬士兵進入耶路撒冷迷宮般的市場，並且進攻第二道城牆。但猶太人重整旗鼓之後又反攻回去。這座牆需要再次猛攻。提多於是擺出壯盛的軍容來嚇唬耶路撒

冷居民—胸甲、頭盔、閃亮的刀光、飄揚的旗幟、閃爍的鷹旗，「披著華麗的戰服的馬匹」。數千名耶路撒冷人聚集在城垛上觀看這場表演，他們讚美羅馬人「華麗的盔甲與井然有序的軍隊」。但猶太人依然不屈服，他們也許是因為不敢違抗領袖的命令才繼續抵抗：沒有任何人投降。

最後，提多決定在耶路撒冷城外再築上一道牆，將整座城團團圍住。六月底，羅馬人攻進巨大的安東尼亞要塞，這座要塞控扼著聖殿的出入口。提多下令夷平這座堡壘，只留下一座塔做為他的指揮部。

到了仲夏，當城外滿山遍野插著十字架，上面掛滿了沾滿蠅卵的屍體時，城內居民也充滿末日將至的悲觀情緒、毫不妥協的狂熱、怪誕的虐待行為與難忍的饑餓感。武裝暴徒搶掠糧食。孩子從父親手裡抓走一小塊食物；母親從嬰孩手中偷取僅存的碎屑。大門緊閉表示藏著食物，戰士們破門而入，用木棍鑽挖受害者的直腸，逼迫他們交出糧食。如果他們什麼也沒發現，他們會做出更加「野蠻殘酷」的行為，彷彿受害者「欺騙」了他們似的。即使戰士們已經擁有糧食，他們也會習慣性地殺人與折磨人，以「維持他們的狂熱」。耶路撒冷內部因獵巫行動而遭到撕裂，居民彼此指責是囤積者與叛徒。目睹這一切的約瑟夫斯在回憶時提到：「從創世以來，沒有任何一座城市發生過這種事，也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孕育出如此邪惡的世代。」

年輕人在街上晃蕩，「就像影子一樣，他們因營養不良而浮腫，一旦悲慘抓住了他們，他們便倒地死去」。有些人在埋葬自己的家人時死亡，還有一些人則是在一息尚存下被草率活埋。饑荒一間接一間地吞噬掉整戶人家。耶路撒冷居民看著自己的親人死去，但他們「眼中流不出淚水，嘴裡也喊不出聲音。無盡的沉默與死寂的夜晚將這座城市緊緊攢在手中」—那些死去的人，「眼睛仍凝視著聖殿」。街上堆積著一具又一具的死屍。很快地，人們無視於猶太律法，任由屍體棄置於路旁，反正整座城已成了壯觀的藏骸所。也許當耶穌基督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時，他預言的就是這幅末日景象。有時叛軍甚至把屍體扔出牆外。而羅馬人則任由這些屍體腐爛。但叛軍仍未停止戰鬥。

提多並非膽怯之輩，他在第一次出戰時就親手用十字弓殺死了十二

名猶太人，儘管如此，他對眼前的景象仍感震驚，他只能低聲告訴眾神這一切並非他造成的。「人們眼中的寵兒與愉快的來源」，提多向來以他的慷慨著稱。當他抽不出時間送禮給朋友時，他會說：「朋友們，一天又過去了，我一事無成。」提多有一副堅毅而威風的裂下巴、寬闊的嘴與圓臉。他的表現充分顯示他是一名優秀的指揮官，也是新皇帝維斯帕先受歡迎的兒子：他們的王朝前景完全仰賴提多是否能成功鎮壓猶太叛軍。

提多的隨行人員有不少叛逃的猶太人，其中包括三名耶路撒冷人。他們一個是史家、一個是國王，而另一個（似乎）曾兩次擔任王后，據說這名女子曾上了羅馬皇帝的床。史家是提多的謀士約瑟夫斯，他是叛逃到羅馬陣營的猶太指揮官，他做的紀錄是這場戰爭的唯一史料來源。國王是希律．亞基帕二世，一名羅馬化甚深的猶太人，從小在羅馬皇帝克勞狄的宮廷中長大；亞基帕過去是猶太聖殿的管理者─聖殿的建築者是他的曾祖父大希律王─雖然他統治著不同地區的領土，向北延伸到今日以色列的北部，乃至於敘利亞、黎巴嫩等地，但他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耶路撒冷的宮殿裡。

亞基帕身旁總陪伴著他的妹妹百尼基，她是猶太人國王之女。百尼基前後兩次婚姻的對象都是國王，直到最近才成為提多的情婦。她在羅馬的敵人說她是「猶太人的克利歐佩特拉」。百尼基年約四十，「此時正是她最具風韻、容貌最美的時候」，約瑟夫斯寫道。當暴亂爆發時，她與她的哥哥（當時兩人住在一起，他們的敵人宣稱兩人亂倫）最後訴諸理性來說服叛軍。現在，這三名猶太人無助地看著「這座歷史名城垂死掙扎」─百尼基則是躺在提多床上看著此事發生。

囚犯與叛逃者從城內帶來的消息特別令約瑟夫斯感到憂心，因為他的雙親還困在城裡。此時就連作戰人員也糧食告罄，於是他們開始打起屍體的主意，並且四處搜括黃金、碎屑乃至於種子，「踉蹌蹣跚宛如瘋狗一般」。他們啃食牛糞、皮革、腰帶、鞋子與陳年乾草。一個名叫瑪麗的富有女人，她耗盡了所有金錢與糧食，在瘋狂之下殺了自己的兒子烤來吃，她吃了一半，另一半藏起來等日後再吃。但烤肉的香味傳遍街頭巷尾，叛軍聞香而來，他們找到女人的房子拚了命的搜尋，最後發現

吃了一半的孩童屍體，這些殺人不眨眼的戰士看到這副景象也不禁「嚇得逃了出來」。

疑神疑鬼與偏執瀰漫著聖城耶路撒冷（猶太人的錢幣上這麼刻著）。胡言亂語的江湖術士與傳教的教士在街上四處走動，承諾給予民眾解救與救贖。約瑟夫斯說，耶路撒冷「就像一頭發瘋的野獸，因為極度饑餓而開始啃食自己的肉」。

猶太曆五月八日晚間，當提多撤兵之後，命令士兵撲滅因熔銀蔓延的火勢。但叛軍對滅火的羅馬士兵發動攻擊。羅馬人於是反擊，並且把猶太人逼入聖殿之中。一名士兵在「盛怒之下」抓起已經著火的物品，由另一名士兵將他抬起來，點燃了窗簾與「鍍金窗戶」的窗框，這些窗子一路連接到圍繞在聖殿周圍的房間。到了早上，火勢已經延燒到聖殿的中心。猶太人眼看火舌就要吞噬至聖所，而且即將要燒燬它，他們「大聲喊叫並且趕去滅火」。但為時已晚。他們完全被堵在內院裡，只能驚駭地看著事情發生。

就在幾碼之外，在傾頹的安東尼亞要塞中，提多被吵醒；他跳了起來，並且「朝聖殿奔去試圖撲滅大火」。他的隨從跟在他身後，包括約瑟夫斯，也許還有亞基帕王與百尼基，在他們後頭還跟著數千名羅馬士兵—他們看到眼前的景象，「大為震驚」。這場戰鬥已經失控。約瑟夫斯說，提多再次下令滅火，但士兵們有充分的理由對長官裝聾做啞。儘管如此，每個人還是大喊著，但火勢蔓延得很快。而羅馬士兵心知肚明，根據戰時法律，一座頑抗的城市最後的命運就是遭到劫掠。

士兵們假裝沒聽到提多的命令，甚至還向前方的士兵大喊要他們擲入更多的火把。有些士兵急於搶掠黃金，結果不是在推擠下被活活踩死，就是不幸葬身火窟。他們掠奪的黃金數量龐大，甚至使整個東方的金價為之下跌。提多雖然無法阻止火勢，但至少為獲得最終的勝利鬆了一口氣。他穿過燃燒中的聖殿，一直走到至聖所。即使是大祭司一年也只能獲准進來一次。沒有異邦人污染過這塊純淨的聖地，只有一個例外，西元前六十三年羅馬軍人政治家龐培曾來到這裡。提多往至聖所裡望去，「發現裡面的東西遠比他想得還要好」，約瑟夫斯寫道，「一點

也不遜色於我們所誇稱的一切」。他命令百夫長責打放火的士兵，但「士兵們早已搶紅了眼」。當大火逐漸吞沒了至聖所，提多也被隨從護送到安全地點—「此時再也沒有人禁止士兵放火了」。

在大火中，戰鬥激烈進行著：茫然、饑餓的耶路撒冷人失神、沮喪地穿過燃燒的殿門。數千名平民與叛軍聚集在祭壇的臺階上，等著戰至最後一人或乾脆絕望地死去。極度亢奮的羅馬人把他們的喉嚨全割了，彷彿這是一場大規模的活人獻祭，直到「祭壇周圍堆滿了一具又一具的屍體」，伴隨著鮮血從臺階上流淌下來。有一萬名猶太人死於起火的聖殿裡。

巨石與木梁在大火中爆裂，發出陣陣的雷鳴。約瑟夫斯目睹了聖殿的毀滅：

烈燄滔天，夾雜著倒地傷者的呻吟聲，高聳的山丘加上燃燒範圍的廣大，使人誤以為整座城市已陷入火海。然後是一陣嘈雜聲—我從沒聽過如此震耳欲聾而駭人的聲音。羅馬軍團吶喊著向前掃蕩，叛軍在大火與刀劍包圍下哀號著，大批民眾（前面提到，這些人的下場是遭到割喉）驚慌四散奔逃，卻沒有人能逃過敵人的兵刃，當他們面對自己的命運時，尖叫中還混雜著哀痛與〔對城內其他居民的泣訴〕。外約旦與四周的山巒迴盪著他們的哭聲，聽起來令人沉痛。你會感受到聖殿山從山腳開始沸騰起來，因為舉目所及盡是熊熊大火。

耶路撒冷有兩座山，摩利亞山是其中之一，大衛王曾在這裡安放約櫃，他的兒子所羅門在這裡興建了第一座聖殿。現在，摩利亞山「如滾水般灼熱，每個地方全都著火」。聖殿的地板上堆滿了屍體。士兵們踐踏這些遺體，擺出勝利者的姿態。祭司們仍在做困獸之鬥，有些人則直接跳入火堆。所向披靡的羅馬人眼看聖殿內部已經摧毀，於是開始奪取黃金與家具，在帶走戰利品之後，還放把火將僅存的建築物給燒了。

隨著聖殿內院開始起火，殘存的叛軍在第二天黎明突破重圍進入迷宮般的外庭。羅馬人以騎兵進行反擊，他們殺光所有的叛軍，並且縱火

焚燒聖殿寶庫。這座寶庫原本放滿了金銀財寶，這些財富全來自於從亞歷山卓到巴比倫所有猶太人上繳給聖殿的稅收。羅馬士兵發現寶庫裡藏著六千名婦孺，她們緊緊相擁，等待末日降臨。早先，一名「偽先知」曾宣稱她們可以在聖殿裡盼得「奇蹟似的拯救」。但羅馬士兵卻在通道放火，將這些人活活燒死。

羅馬人把鷹旗帶到聖山上，獻上牲禮祭祀羅馬諸神，並且高呼提多為他們的最高統帥。有些祭司仍躲在至聖所附近。兩名被火燒死，一名成功帶出聖殿的一些珍寶──大祭司的袍子，兩座黃金枝形大燭臺與聖殿每日焚燒的桂皮和香料。提多把其餘已經降服的祭司統統處死，因為「與聖殿共存亡才是祭司的職分」。

耶路撒冷是一座充滿地道的城市，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叛軍化整為零進行地下活動，而且仍控制著大衛塔與西邊的上城。提多需要再花一個月的時間才征服整個耶路撒冷。當城陷之時，羅馬士兵與敘利亞、希臘的輔助部隊「衝入街頭巷尾。手裡拿著劍，見人就殺，看見房子裡躲著人就放火燒房」。晚間，當殺戮停止，「轉而由大火主宰了街頭」。

提多與兩名猶太叛軍領袖隔著一座橋談判，這座橋跨過了區隔聖殿與市區的溝壑。提多承諾，只要他們願意投降，他可以饒他們一命。但他們依然拒絕。提多下令掠奪與焚燒下城，讓每一間民宅幾乎都堆滿了死屍。當耶路撒冷叛軍撤退到希律王的宮殿與大衛塔時，提多也堆起營壘來削弱他們，猶太曆六月七日，西曆八月中旬，羅馬人攻入堡壘。叛軍躲入地道繼續頑抗，直到他們其中一名領袖吉夏拉的約翰（John of Gishala）投降為止（他免去一死，卻面臨終身監禁）。另一名叛軍首領西門．本．吉歐拉（Simon ben Giora）身穿白袍出現在聖殿下方的地道口，他成為提多凱旋獻俘儀式──慶祝羅馬的勝利──的重要角色。

在往後的屠殺與有計畫的破壞下，一個世界消失了，只留下凍結在時光中的少數時刻。羅馬人殺盡老弱婦孺：遭焚燬的民宅臺階前，伸出了一隻僅剩骨骸的手，看得出這是一隻女人的手，也看得出她當時是何等的驚慌與恐懼；猶太區的宅邸僅餘灰燼，訴說當時的地獄景象。在通

往聖殿的巨大階梯下，有一條兩旁開滿店鋪的街道，在其中一間店鋪發現了兩百枚青銅錢幣，或許這是居民在城陷前最後一刻秘密埋藏的財產。不久，就連羅馬人也對屠殺感到厭倦。耶路撒冷居民被成群趕到聖殿的女院，並且在這裡接受篩選：戰士予以殺死；強壯者送往埃及礦區挖礦；年輕而長相姣好者也許當成奴隸販售，或被送到圓形競技場裡與獅子搏鬥至死，或成為凱旋式的展示品。

約瑟夫斯在聖殿庭院搜尋可憐的犯人，結果找到自己的弟弟與五十名朋友，提多答應他釋放這些人。他的父母很可能已經死了。約瑟夫斯也從十字架上認出三名朋友。「我內心極為痛苦，於是告訴提多這件事」，他下令將他們卸下來，由醫師詳加照料，然而只有一個人幸運存活。

提多跟尼布甲尼撒一樣，決定將耶路撒冷徹底抹除，約瑟夫斯認為這一切全是叛軍的錯：「叛亂摧毀了耶路撒冷，羅馬人毀滅了叛亂。」聖殿是大希律王最令人敬畏的成就，要拆毀它肯定是一項極具挑戰的工程。王廊的巨大方石傾倒下來成為人們腳下的鋪路石，兩千年後，人們才發現這些成堆的巨石。它們仍維持當初傾頹的樣子，只是上面覆蓋了一層層經數百年堆積的碎石。這些殘石碎瓦全傾倒在聖殿旁的溝壑，逐漸地，區隔聖殿與上城的深溝被填平了，我們今日已無法看出原貌。但聖殿山的護牆，包括今日的西牆，依然留存著。希律王聖殿殘留的石塊在耶路撒冷到處可見，它們被歷代耶路撒冷的征服者與建築者反覆使用，從羅馬人到阿拉伯人，從十字軍到鄂圖曼人，歷經千年以上的滄桑。

究竟耶路撒冷死了多少人，沒有人清楚，而古代史家對於數字向來漫不經心。塔西佗說有六十萬人困在城內，但約瑟夫斯卻宣稱有百萬以上。無論真正數字多少，裡面的人肯定非常眾多，而這些人要不是遭到餓死、殺死，就是被賣為奴。

接下來，提多開始他恐怖的凱旋之旅。他的情婦百尼基與亞基帕王擔任東道主，在都城該撒利亞腓立比（Caesarea Philippi，位於今日的戈蘭高地）款待他。提多在當地觀賞數千名猶太囚犯彼此格鬥（以及與野獸搏鬥）至死。幾天後，他在濱海的該撒利亞競技場觀賞兩千五百人

格鬥至死，而在他動身返回羅馬接受凱旋式之前，他又在貝魯特觀看人數更多的死亡格鬥。

羅馬軍團「將殘存的耶路撒冷破壞殆盡，而且推倒它的城牆」。提多只留下希律王城寨的高塔，「以紀念此役的順利得勝」。羅馬第十軍團也以此地做為司令部。「這是耶路撒冷的末日，」約瑟夫斯寫道，「它原是人類世界最壯麗與最具盛名的城市。」

六個世紀之前，耶路撒冷曾被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夷為平地。在首次摧毀後不到五十年的時間，聖殿重建，猶太人又再度回到耶路撒冷。但這一次，在西元七○年以後，聖殿卻從未重建，而且中間除了極少數而短暫的時間，猶太人有將近兩千年未再統治耶路撒冷。儘管如此，在這場災難的灰燼裡卻也埋下了種子，它不僅萌生出現代猶太教，也使耶路撒冷成為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聖地。

日後有一則拉比的傳說提到，在圍城剛開始的時候，一名頗受尊敬的拉比約翰南．本．撒該（Yohanan ben Zakkai）要門徒把他藏在棺木裡，將他運出這座已注定毀滅的城市。這則故事暗示在聖殿裡獻上牲禮將不再是新猶太教的基礎。

在猶太行省的鄉村地區與在加利利生活的猶太人，連同在羅馬與波斯帝國各地自成大型社區的猶太人，都對耶路撒冷的陷落哀悼不已，並且此後對耶路撒冷一直懷有無限的敬意。聖經與口述傳統取代了聖殿，但據說上帝有三年半的時間在橄欖山等待聖殿重建，而後才飛升到天國。耶路撒冷的毀滅對基督徒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耶穌的堂弟西門帶領著耶路撒冷人數不多的基督徒社群，於羅馬人圍城前逃出城外。在羅馬帝國各地已散布著許多非猶太人的基督徒，然而唯有這支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仍維持猶太教在聖殿禱告的傳統。如今聖殿已毀，基督徒相信猶太人已喪失上帝對他們的恩寵：耶穌的追隨者因此與他們祖先的信仰劃清界線，宣稱自己才是猶太教遺產的真正傳人。基督徒想像的是一個位於天國的新耶路撒冷，而非已經遭到摧毀的耶路撒冷。最早的福音書或許完成於耶路撒冷被毀後不久，裡面描述耶穌預言耶路撒冷遭到圍困的事：「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以

及聖殿的毀壞：「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毀壞的聖殿與猶太人的覆滅充分證明了這則新的天啟。西元六二○年代，當穆罕默德建立新宗教時，他起初採取的也是猶太教傳統，他向耶路撒冷禱告而且崇敬猶太先知。因為對穆罕默德來說，聖殿的毀滅證明上帝已經收回祂對猶太人的祝福，並且賜福給伊斯蘭教。

諷刺的是，提多摧毀耶路撒冷的決定，反而使耶路撒冷成為其他兩個聖經民族眼中的聖地。從一開始，耶路撒冷的神聖性不只是緩慢形成，而是透過一群人的決定而不斷攀升。大約在西元前一○○○年左右，也就是在提多之前一千年，出現了最早決定耶路撒冷命運的人：大衛王。

第一部：猶太教



耶和華的城，以色列聖者的錫安……錫安哪，興起，興起，披上你的能力。聖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華美的衣服。

——《以賽亞書》60.14, 52.1

我的家鄉是耶路撒冷，祭祀最崇高上帝的神聖祭壇位於此地。這座聖城不只是一國（猶太）的發源地，絕大多數鄰近地區均以此爲母城，甚至包括了異國遠地，大部分的亞洲，還有歐洲，更甭說還有幼發拉底河以外的國家。

——猶太人的國王希律·亞基帕一世，引自斐洛，《論特別法》

沒見過輝煌的耶路撒冷，不能說自己已找到此生最喜愛的城市。沒見過落成的聖殿，不能說自己已看過這輩子見過最壯觀的建築。

——巴比倫塔木德，《論帳幕》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我若不記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的，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

——《詩篇》137.5-6

耶路撒冷是東方最著名的城市。

——老普林尼，《自然史》5.70

1　大衛的世界

第一位國王：迦南人

當大衛攻下錫安城堡時，耶路撒冷其實早已存在一段時間。但當時的耶路撒冷幾乎不能算是城市，只能說是山上的一座小要塞。耶路撒冷所在的地點自古以來有許多名稱──迦南、猶大、猶太、以色列、巴勒斯坦、基督徒的聖地與猶太人的應許之地。這個地區長約一百英里，寬約一百五十英里，位於地中海東南部與約旦河之間。此處的海岸地帶分布著肥沃平原，成為入侵者與商人往來埃及與東方帝國的最佳路徑。儘管如此，耶路撒冷的位置卻孤立而偏遠，距離最近的海岸有三十英里，沒有任何商路經過。耶路撒冷位於猶太山地的高處，舉目所及盡是荒涼的斷崖、峽谷與亂石，除了黃色的岩土，什麼也沒有。這裡冬日寒凍，有時還會下雪，夏天則草木焦枯，暑熱難當。儘管如此，位於險峻的山頂，至少擁有易守難攻的好處，而山腳谷地有一處泉水，也足以供城內居民飲用。

大衛城的浪漫形象比任何信史都要來得生動逼真。在耶路撒冷的史前迷霧中，陶器破片、鑿切的鬼魅墓碑、斷垣殘壁、遠古帝王宮殿裡的碑文與聖經的神聖文字，使我們在持續數百年不見五指的歷史黑暗中，能有片刻光明窺見古人生活的情景。偶然出現的線索，如同閃爍的光線，隨機照亮昔日文明的片刻。而在光線消失之後，往後數百年的人類歷史我們又將一無所知，只能等待下一個火花的出現。與人類的多變相比，自然即使經歷數千年的風雨、堆積與人類開墾，使泉水改變流向、山勢變得平緩或谷地遭到填平，自然的模樣仍大致相同。然而以下或多或少是確定的：在大衛王時代，神聖、安全與自然結合起來把耶路撒冷塑造成一座古老的要塞，一座堅不可摧的城堡。

人類居住於耶路撒冷最早可以上溯到西元前五千年。在青銅時代早期，也就是西元前三二○○年左右，當城市之母烏魯克（Uruk，位於今伊

拉克）已經擁有四萬名居民，而耶路撒冷附近的耶利哥也已經是一座堡壘化的城鎮時，有人開始在耶路撒冷山丘上挖墳埋葬親人，而且在泉水上方的山丘興建方形小屋，並且建立有圍牆的村落。之後這個村落被遺棄多年。當古王國時期的埃及法老大舉興建金字塔，並且完成巨大的獅身人面像時，耶路撒冷幾乎還不存在。之後到了西元前一九○○年，當米諾安文明繁盛於克里特島，漢摩拉比國王即將在巴比倫完成法典的編纂工作，而不列顛人崇拜巨石陣時，埃及盧克索附近發現了陶器碎片，上面提到一座名叫Ursalim的城鎮，也就是Salem或Shalem的變體，意思是指暮星之神。Ursalim的意思大概是「Salem已經建城了」。[1]

讓我們回來耶路撒冷，此時在基訓泉附近已經發展出一個聚落：迦南居民從岩石切穿一條水道，把泉水引流到堡內的水池裡。堡壘化的地下水道可以保護水源不受威脅。最近的考古研究發現，當地居民為了保護水源，除了蓋起塔樓，還興建了二十三英尺厚的城牆，使用的石塊重達三噸。此外，塔樓也可以充當神廟，做為祭祀泉水的神聖之地。在迦南其他地區，身兼祭司的國王興建具防衛功能的塔廟。往山上走去，可以看到城牆的遺跡，這是耶路撒冷最早的建築物。迦南人在建築上的表現遠比耶路撒冷居民來得傑出，這種情況一直要等到兩千年後的大希律王才反轉過來。

西元前一四五八年，埃及人征服耶路撒冷，當地居民因此成為埃及的臣民。埃及人在雅法與加薩兩地駐軍。西元前一三五○年，驚恐的耶路撒冷國王向埃及新王國法老阿肯那頓借兵──即使只是區區「五十名弓兵」──以協助防衛他的小王國免受鄰邦的入侵與亡命之徒的騷擾。國王亞伯底赫帕（Abdi-Hepa）稱自己的城堡是「耶路撒冷之地的首都，叫做Beit Shulmani」，意思是幸福的住所。Shulman這個字或許就是Shalem這個字的起源，而Shalem則衍生為日後的耶路撒冷。

亞伯底赫帕在當時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小君主，在他周圍有幾股力量支配著世界，首先是南方的埃及人，其次是北方的西臺人（Hitties，今日的土耳其），最後是西北方正在進行特洛伊戰爭的邁錫尼希臘人。亞伯底赫帕的名字來自西閃族語──閃族人或閃族語是許多中東民族與語言的通稱，據說閃族源自於挪亞的兒子閃（Shem），因此亞伯底赫帕能

獲得地中海東北部地區居民的支持。在法老的檔案中發現的借兵請求，語氣中充滿驚慌與奉承，而裡面也首次提到了耶路撒冷居民：2

我在國王跟前俯地跪拜七次，而後又再七次。米爾基利（Milkily）與舒瓦達圖（Shuwardatu）胡作非為──他們率領基色（Gezer）的軍隊……違抗國王的命令……國王的土地全被Habiru〔四處掠奪的非法之徒〕據為己有。現在連耶路撒冷轄下的一座城鎮也被奇爾圖（Qiltu）的人馬盤踞。望國王垂聽您的僕人亞伯底赫帕的哀告，派遣弓兵前來。

我們沒有後續的消息，但無論這名遭圍困的國王發生了什麼事，一個世紀之後，耶路撒冷人在俄斐勒山基訓泉上方建造了陡峭的階梯狀建築，它成為撒冷（Salem）城堡或聖殿的地基，這個建築物至今尚存。這些堅固的城牆、高塔與平臺都是迦南人城堡的一部分，也就是大衛日後攻下的錫安城堡。大約在西元前十三世紀左右，耶布斯人占領了耶路撒冷。但昔日的地中海世界此時已被一波波來自愛琴海的海上民族所撕裂。

在這場掠奪與遷徙的風暴中，許多帝國分崩離析。西臺人消亡，邁錫尼人遭到不可思議的毀滅，埃及動盪不安──此時首次出現了一支名叫希伯來人的民族。

耶路撒冷的亞伯拉罕：以色列人

這段新「黑暗時代」持續了三個世紀，使希伯來人（又稱以色列人）這個崇拜一神而名不見經傳的民族得以在狹窄的迦南土地上定居與建立王國。希伯來人的發展充分表現在創世、民族起源以及希伯來人與神的關係上。他們把這些傳統記錄在神聖的希伯來經典，日後整理成《摩西五經》，也就是猶太聖經《塔納赫》的第一部分。聖經是眾書之書，但它不只是一份文獻。聖經是由不同時代姓名不詳的作者基於不同目的撰寫與編輯而成，它是由彼此交織的文本構成的神秘圖書館。

這部流傳好幾個時代、經過許多人之手的神聖作品，包含了一些信而可徵的歷史，一些無法證明的神話，一些極為優美的詩歌，與許多無法理解、或許隱藏著某種訊息、或許只是誤譯的神秘內容。聖經絕大多數描述的不只是事件，也傳達崇高的真理──也就是某個民族和他們的上帝之間的關係。對信徒來說，聖經是上帝啟示的成果。對史家來說，聖經是矛盾的、不可靠的、不斷重複 [3] 卻價值連城的史料，是我們目前僅有的文字紀錄來源──而且實際上，聖經也是耶路撒冷最早最重要的一部傳記。

聖經的第一卷《創世紀》提到，希伯來人的始祖亞伯蘭離開吾珥（Ur，位於今日的伊拉克）前往希伯崙定居。希伯崙位於迦南，這是上帝應許給亞伯蘭的土地，而上帝也將他改名為亞伯拉罕──「多國之父」的意思。在旅途中，亞伯拉罕受到撒冷王、同時也是至高神祭司麥基洗德的歡迎。這是聖經首次提到耶路撒冷，而也顯示當時的耶路撒冷已是由祭司王統治的迦南聖地。後來，上帝為了考驗亞伯拉罕，於是命他在「摩利亞地」的山上以兒子以撒做為祭品──這個地方後來就稱為摩利亞山，也就是耶路撒冷的聖殿山。

亞伯拉罕詭計多端的孫子雅各以詐術贏得遺產，但在與一名陌生人角力之後而獲得救贖。這名陌生人原來是上帝的化身，雅各也因此獲得新的名字以色列──與神角力之人。對猶太人來說，這則民族起源神話可說是恰如其分，因為他們與上帝的關係既充斥熱情又充滿痛苦。以色列是十二支派的始祖，這十二支派後來遷徙到埃及。然而這些始祖的故事存在非常多的矛盾，我們幾乎不可能確定這些故事實際發生的歷史年代。

四百三十年後，《出埃及記》描繪以色列人淪為奴隸，為法老修築城市。但他們在上帝協助下，由一位名叫摩西的希伯來王子帶領，奇蹟似地逃離埃及（猶太人至今仍在逾越節慶祝此事）。當他們在西乃流浪時，上帝授予摩西十誡。如果以色列人在生活與崇拜時能遵守十誡，那麼上帝將賜給他們迦南地。摩西想知道上帝的本質，他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呢？」他聽到莊嚴而令人生畏的回答：「我是自有永有的。」上帝沒有名字，希伯來文稱他為ＹＨＷＨ，也就是Yahweh。或者是基督

徒後來拼寫錯誤產生的Jehovah（耶和華）。[4]

許多閃族人確實定居於埃及：偉大的拉美西斯二世或許就是逼迫希伯來人為他興建城市的法老；摩西是埃及名字，這至少說明他出身當地；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一神教的第一位深具領袖魅力的領導者—無論是摩西還是其他類似的人物—確實獲得神聖的天啟，因為這正是宗教開始的起點。逃避壓迫的閃族人，他們的傳統是合理的，我們只是無法確定這些傳統的歷史年代。

摩西在尼波山觀看應許之地，但在進入應許之地之前，摩西便撒手人寰。真正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的是摩西的繼承人約書亞。聖經描寫他們的旅程，既有血腥衝突的一面，也有漸進定居的過程。我們找不到征服的考古證據，但放牧的移居者確實在猶大山地建立許多沒有牆垣的村落。[5] 逃離埃及的一小群以色列人也許加入了這些放牧者的行列。以色列人透過對耶和華的信仰而團結起來，他們在一座可移動的聖殿裡敬拜耶和華，而這座聖殿其實只是一個帳幕，裡面安放著神聖的木箱，又稱約櫃。以色列人或許藉由口述民族始祖的故事來建立自身的民族認同。以色列人許多傳統—從亞當與伊甸園到亞伯拉罕—日後不只受到猶太人的尊崇，也受到基督徒與穆斯林的信仰，並且在耶路撒冷生根。

這是第一次以色列人如此地接近這座城市。

1 這個時期的埃及法老處心積慮要奪取迦南，但我們不知道埃及是否實際征服了迦南。法老可能使用這些陶器象徵來詛咒違抗他們的敵對統治者，但也有可能只是單純表達他們的渴望。關於這些陶器碎片的解讀曾經更動了好幾回，顯示考古學除了具有科學面向，也具有詮釋色彩。長期認定的說法是，埃及人將這些上面寫著某地地名的瓶子或塑像打碎，主要是為了詛咒那個地方，因此又稱為咒罵之文。

2 這三百八十多個字母是地方部族領袖以巴比倫文字寫於黏土板上烘烤而成，對象是信仰異教的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Amenhotep　IV，1352-1336年）。阿蒙霍特普四世放棄埃及傳統的多神信仰而改信日神：他改名為阿肯那頓。一八八七年，阿肯那頓的外交檔案在他的新都阿克塔頓（Akhetaten），即今日開羅南方的阿瑪爾納（El-Amarna）被發現。有一派說法認為，Habiru這個字指的是早期的希伯來人＼以色列人，但這個字事實上通行於這個時期的整個中東地區，主要是用來描述掠奪者—這個字在巴比倫文裡單純指「流浪者」。希伯來人有可能源於Habiru這個小族群。

3 創世在《創世紀》1.1-2.3與2.4-25出現了兩次。講了兩回亞當的家譜，兩則洪水故事，重複說了兩次耶路撒冷陷落，說了兩遍上帝將雅各改名為以色列。聖經有許多年代錯誤的地方──舉例來說，《創世紀》提到非利士人（Philistines）與亞蘭人（Arameans）的出現，但當時這兩個民族根本尚未抵達迦南。以駱駝做為馱獸，時間也太早。學者相信聖經早期一些篇章是由不同的作者群撰寫的，有一派強調迦南的神明伊勒（El），另一派則強調以色列的一神耶和華。

4 耶路撒冷的聖殿建成之後，一年一度，只有大祭司才能念出神的名號YHWH。即使到了今日，猶太人也仍禁止直呼上帝的名諱，他們多半使用Adonai（主）或只說HaShem（不可說的名字）。

5 以色列人入侵迦南的問題引發了論戰，學者提出了各種複雜但多半無法證明的說法。儘管如此，猛攻耶利哥一事──據說約書亞以號角聲吹垮了該城城牆──似乎只是一則神話：耶利哥遠比耶路撒冷來得古老。（二○一○年，巴勒斯坦當局慶祝耶利哥建城一萬周年紀念──不過真正的時間仍有待考證。）耶利哥曾有一短暫時間無人居住，而且當地也找不到傾頹城牆的證據。征服說並不完全正確，因為戰爭（如《約書亞記》描述的）在這麼狹小的地區裡其實經常發生。耶路撒冷附近的伯特利（Bethel）是《士師記》中極少數被征服的城鎮之一，但實際上它「早在」十三世紀就已經被摧毀。以色列人很可能比他們宣稱的來得和平與容忍多了。

2　大衛的興起

年輕的大衛

約書亞在耶路撒冷北方的示劍建立據點，並且興築了耶和華的祭壇。耶路撒冷是耶布斯人的故鄉，他們的領袖是國王亞多尼洗德，從他的名字可以看出他是祭司國王。亞多尼洗德抵抗約書亞的入侵，卻終告失敗。但「猶大人不能把他們趕出去，耶布斯人卻在耶路撒冷與猶大人同住，直到今日」。到了西元前一二○○年左右，梅恩普塔（Merneptah）□□偉大的拉美西斯之子，他或許就是被迫釋放摩西以色列人的法老—遭遇海上民族攻擊，而這批海上民族也是造成近東幾個古老帝國衰微的元凶。梅恩普塔襲擊迦南以恢復當地秩序。當他返國時，他在底比斯神廟刻上自己的豐功偉蹟，宣稱自己不僅擊敗海上民族，還收復亞實基倫，並且屠殺了一支民族—這支民族因為被屠殺而首次在歷史上留下紀錄：「以色列遭到屠殺，子孫無存。」

以色列還不是個王國。根據《士師記》的描述，以色列是一個由長老領導的部族聯盟，此時他們正遭受新敵人的挑戰：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源自愛琴海，是海上民族的一支。他們征服迦南海岸，建立五座富庶的城市，並且在當地從事紡織，生產紅色與黑色陶器，敬拜他們的神明。以色列人是小村落的山區牧民，他們不是文明程度較高的非利士人的對手。非利士人的步兵穿戴希臘風格的胸甲、護脛與頭盔，而且裝備近戰專用的武器，這些都對埃及人笨重的戰車構成挑戰。

以色列人推舉出具領導才能的軍事領袖—士師—以對抗非利士人與迦南人。《士師記》有一段經常受到忽略的詩句，當中提到以色列人攻下而且焚燬了耶路撒冷；若真是如此，以色列人顯然並不打算以耶路撒冷做為據點。

西元前一○五○年左右，在以便以謝戰役中，非利士人擊潰以色列人，摧毀他們的示羅祭壇，俘獲了約櫃（耶和華的神聖象徵），並且推

進到耶路撒冷周圍的山丘鄉野地帶。以色列人面臨滅亡的危機，他們希望「像列國一樣」，於是決定推選出由上帝揀選的國王。以色列人求助於年邁的先知撒母耳。先知不是未來的預言者，而是對當前局勢做出分析的人──propheteia在希臘文裡意思是詮釋諸神的意旨。以色列人需要一名軍事領袖：於是撒母耳選擇一名年輕的戰士掃羅，以聖油膏立他為王。掃羅以耶路撒冷北方三英里的基遍（Gibeon，豆丘〔Tell al-Ful〕）山頂城堡為據點，「我民以色列的君」並未辜負撒母耳的眼光，他擊敗摩押人、以東人與非利士人。但掃羅並不適合擔任國王：「有惡魔從耶和華那裡來擾亂他。」

撒母耳面對精神不穩定的國王，於是私底下另覓適合為王的人選。他在伯利恆人耶西的八個兒子中找出受神眷顧的那一位：他就是最年幼的兒子大衛，「他面色光紅，雙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華說，這就是他，你起來膏他。」大衛也「善於彈琴，是大有勇敢的戰士，說話合宜」。大衛長大之後成為《舊約》中最引人注目，同時又相當完美的人物。他是神聖耶路撒冷的肇建者，是一名詩人、征服者、謀殺者、通姦者，他具有聖王的本質，但同時也是一名會犯錯的冒險家。

撒母耳帶年輕的大衛進宮，掃羅王於是命大衛為他拿兵器。當國王精神陷入瘋狂時，大衛彰顯神賦予他的才能：只要他彈奏豎琴，「掃羅便舒暢爽快」。大衛的音樂才能是他能領導眾人的重要原因：《詩篇》的一些篇章據說出自他的手筆，但實際上確實可能是他的作品。

非利士人推進到以拉谷地，掃羅率領軍隊與他們對峙。非利士人派出體形巨大的勇士迦特人歌利亞，[1] 全副武裝的他與裝備簡陋的以色列人形成強烈對比。當大衛自告奮勇要與歌利亞一戰時，害怕出戰的掃羅雖然感到疑慮，卻也鬆了一口氣。大衛「在溪中挑選了五顆光滑石子」，帶著投石環索，他「用機弦（投石環索）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額，石子進入額內」。[2] 大衛把倒下勇士的頭給割了，於是以色列人一路追逐非利士人直到他們的城市以革倫。無論真相為何，這則故事說明了大衛年紀輕輕就已經贏得英勇善戰的名聲。[3]

掃羅為大衛加官晉爵，但街上的婦女唱著：「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掃羅的兒子約拿單與大衛是好友，女兒米甲喜愛大衛。掃

羅答應讓大衛與米甲成親，但內心卻因嫉妒而感到痛苦：他有兩度試圖用槍刺死自己的女婿。米甲公主讓大衛從王宮的窗戶逃走，而大衛後來在挪伯祭司那裡找到庇護之處。掃羅追捕他，殺死所有祭司，只留下一個活口。但大衛還是成功脫逃，成為六百名盜匪的頭子。他曾兩度悄悄來到睡著的國王身邊，卻饒了國王一命，掃羅因此哭泣：「你比我公義。」

最後，大衛叛逃到非利士迦特王麾下，他給予大衛一座城市讓他治理，這座城市名叫洗革拉。非利士人再度入侵猶大，並且在基利波山擊敗掃羅。掃羅的兒子約拿單被殺，他自己也伏刀自盡。

1 在聖經裡，「非利士」成了用來描述粗鄙無文的詞彙（儘管非利士人的文化相當高），而迦特人也成為方言裡的一種用法。但非利士人為自己的土地所取的名稱，後來成為羅馬的巴勒斯提納行省（Roman Palestina），也就是後來的巴勒斯坦。

2 這裡的投石環索並非孩子的玩具，而是一種強有力的武器：埃及貝尼哈桑（Beni Hasan）石刻上顯示著投石者，他們在戰爭時站在弓兵旁邊。埃及與亞述的皇家石刻顯示在古代世界的帝國軍隊裡，投石部隊屬於常備軍的一員。一般相信，技術純熟的投石者能夠以每小時一百到一百五十英里的速度，投擲一顆如網球般大小的圓滑石塊。

3 「大衛」是假名還是王室的名字？聖經說了兩次歌利亞的故事，在第二個版本裡，聖經稱這位以色列少年英雄為伊勒哈難（Elhanan）：難不成這才是大衛的本名？

3　王國與聖殿

大衛：王者之城

一名年輕人在大衛的軍營出現，他宣稱自己殺了掃羅：「我殺了耶和華的受膏者。」大衛將這名使者處死，並且寫下永恆的哀歌弔祭掃羅與約拿單：

以色列阿，你尊榮者在山上被殺，大英雄何竟死亡！以色列的女子阿，當為掃羅哭號，他曾使你們穿朱紅色的美衣，使你們衣服有黃金的妝飾……掃羅和約拿單，活時相悅相愛，死時也不分離，他們比鷹更快，比獅子還強……英雄何竟仆倒，戰具何竟滅沒！

值此黑暗的時刻，猶大南方支派膏立大衛為王，以希伯崙為都。至於掃羅倖存的兒子伊施波設則繼承掃羅統治以色列北方支派。在七年戰爭之後，伊施波設遭到殺害，北方支派也膏立大衛為王。王國因此復歸統一，但以色列與猶大的裂痕之所以能夠癒合，仰賴的全是大衛個人的魅力。

耶路撒冷──因為這裡居住著耶布斯人，因此又稱耶布斯──剛好位於掃羅的據點基遍之南。大衛率軍進攻錫安，在他眼前的是一座巨大的堡壘，這座城塞最近才在基訓泉附近被挖掘出來。[1] 據說錫安堅不可摧，大衛如何攻下它至今仍是個謎。聖經描寫耶布斯人找來瞎子與瘸子站在牆邊，用來警告攻城者會遭遇什麼下場。但大衛王還是找到方法進入城內──經由希伯來聖經所說的zinnor。zinnor也許指的是水道，例如考古學家就曾在俄斐勒山挖掘出水道網，但zinnor也可能是某種神奇的咒語。無論如何，「大衛攻下了錫安的保障，就是大衛的城。」

攻取錫安的行動也許只是一場宮廷政變。大衛並未屠殺耶布斯人；相反地，他讓耶布斯人加入他的朝廷與軍隊。大衛將錫安改名為大衛城，修繕城牆，而且將約櫃（從戰爭中奪回）運來耶路撒冷。約櫃神聖不可侵犯，一名搬運者因誤觸約櫃而遭到擊殺，於是大衛把約櫃暫時放在他信任的迦特人家裡，直到能安全搬運為止。「大衛和以色列的全家，歡呼吹角，將耶和華的約櫃抬上來。」披上司鐸的腰布，「大衛在耶和華面前極力跳舞」。上帝於是向大衛承諾，「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在經過幾個世紀的鬥爭之後，大衛宣布耶和華已經在聖城找到了永遠的居所。

掃羅的女兒米甲嘲笑她的丈夫半裸著向上帝表示順服，她認為這是一種粗鄙的虛榮。雖然聖經早期的篇章混雜著古代文本與日後追記的故事，但《撒母耳記下》與《列王記上》裡隱藏的完美而不具英雄氣質的大衛，讀來卻非常生動寫實，這裡面的描述很可能是以大臣的回憶為藍本。

大衛選擇這座堡壘做為首都，因為它既不屬於北方支派，也不屬於他所屬的南方猶大支派。他把征服敵人俘獲的金盾帶到耶路撒冷，並且為自己興建宮殿，從推羅的腓尼基盟友進口香柏木。據說大衛征服的領土從黎巴嫩延伸到埃及邊境的王國，而且往東征服今日的約旦與敘利亞，他甚至在大馬士革駐軍。我們唯一擁有關於大衛的史料就是聖經：從西元前一二○○年到西元前八五○年，埃及與伊拉克兩地的帝國均陷入衰微，它們不僅留下貧乏的王室紀錄，也形成權力真空的現象。大衛真有其人：一九九三年在以色列北部但丘發現了西元前九世紀的石碑，上面提到猶大諸王被稱為大衛家族，充分顯示大衛是猶大王國的創建者。

然而大衛擁有的耶路撒冷是一座小城。當時，巴比倫城（位於今伊拉克）的面積有兩千五百英畝；就連鄰近的夏瑣也有兩百英畝。但耶路撒冷卻不超過十五英畝，城塞周圍只能容納一千兩百人居住。不過，近年來在基訓泉上方堡壘的挖掘成果，證明大衛的錫安遠比先前想像的來得廣大。儘管如此，它看起來仍然不像是一座王國首都。 [2] 大衛仰賴克里特人、非利士人與西臺人等傭兵的力量四向征服，創建了王國。儘管聖經的說法有許多誇大之處，但大衛的王國確實存在，只不過這個王國

實際上是透過大衛個人的魅力結合起來的部族聯盟。日後，馬加比家族將顯示充滿活力的軍事領袖如何能在王室權力陷於真空之時，快速地征服猶太人的帝國。

有天傍晚，大衛在王宮屋頂休息：「看見一個婦人沐浴，容貌甚美。大衛就差人打聽那婦人是誰，有人說……她是拔示巴。」這名婦人是大衛的外籍傭兵隊長西臺人烏利亞的妻子。大衛召拔示巴進宮，「她來了，大衛與她同房」，她因此懷有身孕。國王命軍隊的指揮官約押讓拔示巴的丈夫從前線戰場（今日的約旦）返鄉。當烏利亞回國，大衛命他返家「洗洗腳」，但他真正的意思是讓烏利亞與拔示巴同房以掩蓋她懷孕的事實。但烏利亞拒絕這麼做，於是大衛命烏利亞帶書信給約押，信中寫著：「要派烏利亞前進，到陣勢極險之處……使他被殺。」烏利亞終於戰死沙場。

拔示巴成為大衛的寵妃，但先知拿單跟大衛說了一則故事：一名衣食無缺的富人，偷走了窮人僅有的一頭羊羔。聽到這等不義之事，大衛吃驚地說：「行這事的人該死！」「你就是那人。」拿單回答說。國王這才明瞭自己犯下可怕的罪行。大衛與拔示巴因為這項罪行而失去了他們的長子——但他們的次子所羅門卻平安長大。

大衛掌理的並非理想中的聖王宮廷，而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權力鬥獸場。與許多依傍強人建立的帝國一樣，當大衛年老體衰無法視事之時，國家便開始出現分裂的徵兆：諸子爭奪王位。大衛最年長的兒子暗嫩照理應該能繼承王位，但國王最喜愛的卻是暗嫩的同父異母弟，也就是受到寵愛且野心勃勃的押沙龍。押沙龍有著一頭明亮的頭髮，全身完美無瑕：「以色列全地之中，無人像押沙龍那樣俊美。」

押沙龍：王子的崛起與失敗

暗嫩引誘押沙龍的妹妹他瑪到他的屋內並且強姦了她，押沙龍於是在耶路撒冷城外殺死暗嫩。當大衛為暗嫩哀悼之時，押沙龍也逃離了都城，一直等到三年後才回來。國王與他最疼愛的兒子終於和解：押沙龍跪伏在王座前，而大衛親吻了他。但押沙龍王子無法遏止自己的野心。

他以五十名騎士為前導，駕駛著戰車在耶路撒冷城內四處遊走。他架空父親的權威—「押沙龍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並且在希伯崙樹立起叛軍的旗號。

人民群起投靠實力日增的押沙龍。但現在大衛重整旗鼓：他奪取了約櫃，顯示上帝的恩寵仍在他的身上，而後他離開耶路撒冷。當押沙龍在耶路撒冷稱王之時，老王也糾集屬下的軍隊。「你們要為我的緣故，寬待那少年人押沙龍」，大衛如此囑咐他的將軍約押。當大衛的軍隊在以法蓮樹林裡屠殺叛軍時，押沙龍趁亂騎騾子逃走。但他美麗的頭髮為他招來毀滅：「押沙龍騎著騾子從大橡樹密枝底下經過，他的頭髮被樹枝繞住，就懸掛起來，所騎的騾子便離他去了。」懸掛在樹上的押沙龍被人發現，約押於是殺了他，並且把屍體埋在一個坑裡，而不是押沙龍為自己立的石柱下面。 3 「少年人押沙龍平安不平安？」國王悲憐地問道。當大衛得知王子已死，他傷慟地說：「我兒押沙龍阿，我兒，我兒押沙龍阿，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龍阿，我兒，我兒！」當饑荒與瘟疫在王國四處傳布時，大衛站在摩利亞山上，他看見死亡天使威脅著耶路撒冷。大衛在山上看到聖靈顯現，於是得到天啟，他受命要在當地建築祭壇。當時在耶路撒冷已設有祭壇，耶路撒冷的統治者被稱為祭司王。一名耶路撒冷居民，也就是耶布斯人亞勞拿，他的土地在摩利亞上，這表示耶路撒冷在過去這段時間已經從俄斐勒擴展到鄰近山區。「大衛就用五十舍克勒銀子，買了那禾場與牛。大衛在那裡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獻燔祭和平安祭。」大衛計畫在那裡興建一座聖殿，並且向推羅的腓尼基國王阿比巴爾訂購了一批香柏木。這是大衛生涯的巔峰，他讓上帝與子民結合起來，讓以色列與猶大合而為一，而且亯立耶路撒冷成為神聖的都城。但後者卻無法實現。上帝告訴大衛：「你不可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

此時大衛已「年紀老邁」，他的大臣與兒子莫不為了王位而暗中謀畫。大衛另一個兒子亞多尼雅覬覦王位，而一名清瘦優雅的童貞女亞比煞也進宮迷惑大衛。但這些陰謀者全低估了拔示巴的能耐。

所羅門：聖殿

拔示巴主張應由她的兒子所羅門繼承王位。大衛找來了祭司撒督與先知拿單，由他們兩人護送所羅門騎著國王的騾子下山前往基訓泉。所羅門在那裡被膏立為王。號角響起，民眾歡騰，亞多尼雅聽到慶祝之聲，就躲進神聖的祭壇中，而所羅門擔保不傷害他的性命。

大衛統一以色列人，並且使耶路撒冷成為上帝之城，他在完成這些豐功偉業之後，又命令所羅門在摩利亞山興建聖殿，而後才溘然長逝。四百年後的聖經作者們為了教化世人，於是將不完美的大衛塑造成聖王形象。他葬在大衛城裡。 4 大衛的兒子跟他是截然不同的典型。所羅門將完成大衛無法完成的神聖任務──但他一即位（西元前九七○年左右）就以血腥的方式解決過去的恩怨。

王太后拔示巴請求所羅門允許同父異母的兄長亞多尼雅迎娶大衛王最後一名侍妾亞比煞為妻。但所羅門語帶諷刺地回答：「也可以為他求國罷？」於是他下令處死亞多尼雅，並且整肅父親遺留下來的侍衛隊。這是大衛的宮廷史官記載的最後一則故事，但它實際上也是最早與唯一一筆顯示所羅門是個凡人的紀錄，因為此後的他將成為一名傳奇的帝王，他將是睿智而雄才大略的典型。所羅門擁有的事物不僅比一般帝王為多，而且美好：他的聰明才智使他寫下三千句箴言與一千零五首詩歌，他的後宮有七百名妻子與三百名嬪妃，他的軍隊號稱有一萬兩千名騎兵與一千四百輛戰車。這些昂貴的軍事科技全展示在他的要塞城鎮米吉多、基色與夏瑣裡，他的艦隊則停泊在阿卡巴灣的艾奇翁──基別（Ezion-Geber）。

所羅門與埃及和基利家從事香料、黃金、戰車與馬匹貿易。他與腓尼基盟友推羅的希蘭王一同進行貿易探險，探險隊的足跡遠及蘇丹與索馬利亞。所羅門款待示巴女王──示巴或稱薩巴，也就是今日的葉門──她來到耶路撒冷，「有駱駝馱著香料、寶石和許多金子」。金子來自於俄斐，或許還來自於印度；而青銅則來自於他自己的礦場。所羅王用他的財富裝飾耶路撒冷：「王在耶路撒冷使銀子多如石頭，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樹。」最能彰顯所羅門國際聲望的象徵，就是他迎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兒。法老幾乎從來沒有將自己的女兒嫁給異邦的君主──特別是最近才

陡然而富的猶大君王，在埃及人眼中，他們不過是在山裡牧羊的部族首領。然而曾經傲慢自大的埃及正處於極為可恥的混亂之中，使得法老西阿蒙劫掠了離耶路撒冷不遠的基色，並且將戰利品連同他的女兒獻給所羅門，這在過去是無法想像的榮耀。但所羅門真正的傑作，卻是他接續父親的計畫而完成的耶路撒冷聖殿。

「耶和華殿」就坐落在所羅門王宮旁威嚴而神聖的衛城之內。根據聖經的描述，這些廳堂與宮殿都鋪上了黃金與香柏木，其宏偉壯觀足以震撼人心，這些建築包括了黎巴嫩林宮與所羅門審判時的柱廊。

這不只是以色列的成就。居住在黎巴嫩濱海地區獨立城邦的腓尼基人，他們是地中海手藝最好的工匠與海上商人。腓尼基人以推羅的紫色染料聞名於世，他們的民族名稱也源自於此（phoinix，指的就是紫色）。此外，腓尼基人也創造了字母。推羅的希蘭王不僅提供了柞木與香柏木，也提供了雕飾金銀的工匠。一切都是「純金」打造。

聖殿不只是神龕，它也是上帝的居所。聖殿由三個部分構成，長寬大約是三十三英尺與一百一十五英尺，四周圍有圍牆。第一部分是殿廊，這裡有兩根青銅柱，名叫雅斤與波阿斯，柱高三十三英尺，柱頂上刻有石榴與百合花。這兩根銅柱往外是一處立有柱子的廣大露天庭院，三面圍繞著兩層樓的房間，用來收藏王室檔案與財寶。殿廊往內通到聖殿：十座黃金燈臺分立於牆邊。陳設餅的金桌子放在獻祭的金壇之前，一座水池與十個裝了銅輪的盆座，上面放置用來潔淨的盆子，此外還有銅製的水池，稱為銅海。由外殿有臺階通往至聖所。[5] 這個小房間由兩尊長著雙翼的基路伯守護著，基路伯高十七英尺，以橄欖木刻成，外表覆以金箔。

然而所羅門更看重自己的榮耀。他花了七年完成聖殿，卻花了十三年來完成自己的宮殿，而且王宮的規模更大於聖殿。耶和華殿必須寂靜無聲，因此「鎚子、斧子和別樣鐵器的響聲都沒有聽見」：所羅門要腓尼基工匠先在推羅裝飾石塊，雕刻香柏木與柞木，打製金銀青銅飾器，然後再運來耶路撒冷。所羅門王為了防衛摩利亞山，因此擴充了舊城牆：此後「錫安」不僅指原來的城塞，也包括新聖殿山。

當一切都已完成，所羅門聚集民眾觀看祭司將金合歡木製成的約櫃

從錫安城塞（也就是大衛城）帳幕抬到摩利亞山的聖殿裡。所羅門在祭壇獻祭，然後祭司將約櫃抬進至聖所裡，將它放在兩尊巨大黃金基路伯的翅膀底下。至聖所裡什麼都沒有，只有基路伯與約櫃，而約櫃（長寬大約只有四英尺與二．五英尺）裡什麼都沒有，只有摩西律法石板。至聖所極為神聖，因此它不是用來供民眾崇拜之用：在空無一物之中，只存在著樸素無形的耶和華神性，這種觀念是以色列人獨有的。

當祭司走出至聖所時，神臨在的「雲」，「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所羅門在民眾面前將聖殿分別為聖，他向上帝宣示：「我已經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為你永遠的住處。」上帝回答所羅門說：「我就必堅固你的國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遠，正如我應許你父大衛。」這成為猶太曆裡第一個重要朝聖節日：「所羅門每年三次在他為耶和華所築的壇上獻燔祭。」就在這一刻，猶太—基督—伊斯蘭世界的神聖觀念找到了永恆的居所。猶太人與其他聖經民族相信，神的臨在從未離開聖殿山。耶路撒冷成為塵世中神人交流的最佳處所。

所羅門：衰微

耶路撒冷一切理想的典型，無論新舊，無論神聖與世俗，全來自聖經對所羅門的城市的描述。然而，沒有其他史料證實聖經的說法，所羅門的聖殿也未留存任何遺跡。

其實這不令人驚訝。基於政治與宗教的理由，我們不可能挖掘聖殿山，即使真能挖掘，我們也可能找不到所羅門聖殿的遺跡，因為它至少被毀滅過兩次，至少曾被拆卸充當地基一次，此外還被重建過無數次。然而，即使聖經作者誇大聖殿的華麗，但關於聖殿的規模與設計的描述卻仍合理。所羅門的聖殿是當時神壇的極致之作。腓尼基神廟（所羅門聖殿有部分以此為藍本）是香火繁盛的宗教團體，由數百名官員、神廟娼妓（她們收取的費用成為團體所得）乃至於廟裡的理髮師（他們專門為捐獻頭髮給神明的人理髮）一同經營管理。這個地區四處可見的敘利亞神廟，其布局安排連同廟裡的各項神聖器具（例如潔淨用的盆），與聖經描述的所羅門聖殿非常類似。

所羅門聖殿的大量黃金與象牙完全是可信的。一個世紀之後，以色列諸王在鄰近的撒瑪利亞奢華王宮裡統治國家，考古學家在當地挖掘出象牙。聖經說所羅門奉獻了五百面金盾牌給聖殿，從其他史料可以得知當時的黃金確實相當豐富—除了從俄斐進口，埃及人也在努比亞鑄幣。所羅門死後不久，法老示撒威脅耶路撒冷，因而獲得聖殿寶庫的黃金做為贖金。所羅門王的礦山長久以來一直被視為神話，但在約旦確實發現了所羅門王時期開採的銅礦。他的軍隊規模也有其根據，因為一個世紀後的以色列國王確實有能力派出兩千輛戰車。 6

所羅門的輝煌也許被誇大了，但他的光環逐漸消褪卻是真的：這位智慧的國王成了一名不得民心的暴君，他以重稅與「鞭笞」來大興土木，滿足個人的奢華。而令兩個世紀後信奉一神的聖經作者作嘔的是，所羅門同時向耶和華與其他地方神明祈禱，此外他還「寵愛許多外邦女子」。

所羅門面臨來自南方以東以及北方大馬士革的叛亂，而此時他的將領耶羅波安卻開始計畫在北方支派發動叛變。所羅門下令暗殺耶羅波安，但這名將領逃到埃及，得到出身利比亞、並且重振帝國的埃及法老示撒的支持。以色列王國自此搖搖欲墜。

1 這是世界上挖掘得最徹底的考古遺址。目前在基訓泉附近的挖掘工作由朗尼．萊希（Ronny Reich）教授負責，是遺址的第十二個挖掘地點，這裡挖出了第一章提到的迦南要塞。一八六七年，英國考古學家查爾斯．沃倫（Charles Warren）挖掘到一條從俄斐勒山往下通到基訓泉的豎坑。長久以來，人們一直相信沃倫豎坑是人造的，耶路撒冷居民可以從這個豎坑降下水桶取水。但最近的挖掘改變了這個看法：沃倫豎坑似乎是天然的。事實上，水會流到由人力鑿挖的岩石池子裡，附近有巨大的塔樓與高牆保護著。

2 大衛城的規模至今仍有爭議，極小派（minimalists）認為大衛城不過是部族酋帥的小城寨，極大派（maximalists）則認為大衛城就像傳統聖經故事說的那樣，是一座宏偉的王國都城。在但丘石碑出土之前，極小派甚至暗示大衛並不存在，而且指出除聖經之外，並沒有考古證據可以證明大衛真有其人。二○○五年，艾拉特．馬佐爾（Eilat Mazor）博士宣布她發現大衛王的宮殿，其說法廣受質疑，但她的挖掘確實發現了西元前十世紀的公共建築物，這些建築物連同迦南人的堡壘與階梯式的結構，構成了大衛的城塞。

3 位於汲淪谷（Kidron Valley）的這座金字塔，人稱押沙龍之柱。西元一一七○年，圖德拉的便雅

憫（Benjamin　of　Tudela）首次提到這根石柱，而它的興建時間並不是西元前一○○○年。事實上，這是一座西元前一世紀的墳墓。在中世紀，猶太人不許進入耶路撒冷，甚至也不許接近西牆，因此他們就在押沙龍之柱旁祈禱。即使到了二十世紀初，經過的猶太人還會對石柱吐口水或丟石頭，以表示他們對押沙龍不忠的不屑。

4 幾百年後，據說馬加比國王約翰．希爾卡努斯（John Hyrcanus）劫掠大衛墓，以支付金錢給外國征服者。兩千年後，在十字軍王國時代，工人在修繕錫安山晚餐樓（Cenacle，也就是耶穌最後晚餐之處）時發現一間房間，他們認為這是大衛的墓室。這裡成為猶太人、基督徒與穆斯林尊崇的聖地。但大衛墓真實的地點依然成謎。

5 至聖所在哪裡？這在現在是一個具爆炸性的政治問題，而對於以色列、巴勒斯坦分享耶路撒冷的和平談判上也是個棘手的挑戰。關於聖殿山的範圍——後來在大希律王時代曾經加以擴大——存在著許多說法。大多數學者相信，至聖所就位在今日圓頂清真寺立基的礎石之上。有些人認為，這座神秘的土黃色曲折洞穴原本是西元前二○○○年左右的埋葬坑，而這裡似乎存在著先民的記憶：當猶太人在西元前五四○年、從巴比倫流亡中返回此地時，據說他們發現了耶布斯人亞勞拿的頭骨。《米什拿》（　*Mishnah*　，西元二世紀將口傳的猶太教傳統編纂成文字的經典）稱這個地方為「深淵之墓」，認為這個挖空的「深處可能存在著墓塚」。穆斯林稱此地為「靈魂之井」。猶太人與穆斯林相信這裡是亞當受造之處，也是亞伯拉罕獻祭以撒的地方。西元六九一年，哈里發阿布達勒—馬立克（Abd al-Malik）選擇在此地建立圓頂清真寺，他的用意至少有部分是為了以伊斯蘭教做為聖殿的繼承者。猶太人認為清真寺底下的石頭就是聖殿的礎石。

6 聖經裡把米吉多、基色與夏瑣這些要塞城市稱為所羅門的積貨城。但在二十一世紀的討論中，由以色列．芬克斯坦（Israel　Finkelstein）教授領導的修正派人士認為，這些城市實際上是敘利亞風格的宮殿，是在所羅門之後一百年建造的，在所羅門當時並沒有任何建築物。其他考古學家對於修正派的定年提出挑戰。在這些地點挖掘出來的紅底黑紋的陶器屬於西元前十世紀末的物品，大約是所羅門統治與示撒法老入侵（所羅門死後過了九年）的時期；另外，針對建築物所做出令人興奮的新分析則顯示，這些地區確實存在西元前十世紀的巨大馬廄，因此合理證實了所羅門擁有的騎兵力量，以及地中海地區的馬匹貿易。不過這場辯論仍在持續。

4　猶大諸王（西元前九三○～前六二六年）

羅波安對耶羅波安：分裂

所羅門在位四十年，最後於西元前九三○年去世，他的兒子羅波安召喚各支派前來示劍。但北方支派卻推舉將領耶羅波安告訴年輕的國王，他們再也無法忍受所羅門的賦稅，但無禮的羅波安卻回答：「我必使你們負更重的軛，我父親用鞭子責打你們，我要用蠍子鞭責打你們。」十個北方支派起兵反叛，他們膏立耶羅波安，擁護他擔任新分離出來的以色列王國國王。

羅波安仍然擔任猶大國王；他是大衛的孫子，而且掌握了耶路撒冷聖殿，也就是耶和華的居所。耶羅波安定都示劍，但經驗豐富的他一眼看出：「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華的殿裡獻祭，他們的心必歸向他們的主猶大王羅波安，就把我殺了。」於是他在伯特利與但（Dan）建築了兩座小聖殿，而且採用傳統迦南神龕形式。耶羅波安的統治長久而成功，但始終比不上羅波安的耶路撒冷。

這兩個以色列人王國時而交戰，時而結為緊密的盟友。西元前九○○年之後的四百年間，大衛王朝統治著猶大王國，其領域僅存王室的聖殿城市耶路撒冷周邊的一小塊地區；至於比較富裕的以色列王國則成為雄踞北方的地方軍事強權，經常由血腥政變成功的戰車將領掌握政權。其中一名篡位者把前任君主的家人趕盡殺絕，「也沒有留下一個男丁」。兩個世紀後寫下《列王記》與《歷代志》的作者，他們關心的不是個人的生平細節或嚴謹的年代順序，而是以是否忠於以色列人的上帝來評價這些統治者。然而幸運的是，黑暗時代已經結束：埃及與伊拉克帝國的碑文現在充分顯示且證實了聖經武斷而狂暴的正義怒吼。

所羅門死後過了九年，埃及與歷史又回到耶路撒冷。埃及法老示撒過去曾鼓動以色列統一王國的分裂，此時他出兵沿海岸前進，而後突然轉向內陸直撲耶路撒冷。聖殿富有到讓大軍長途跋涉也有利可圖。國王

羅波安不得不用聖殿的財寶──所羅門的黃金──向示撒求和。法老攻打兩個以色列人王國，並且劫掠濱海的米吉多，他在此地石碑上留下刻字，宣揚他的征服事蹟：雖然只有片段文字留存至今，但已足以令人再三玩味。示撒回國之後，在卡爾納克（Karnak）的阿蒙神廟宣揚他的戰功。當時法老的首都布巴斯提斯留下的象形文字顯示，此後不久，示撒的繼承者歐索爾孔（Osorkon）向神廟進獻了三百八十三噸黃金，這些或許就是從耶路撒冷掠奪來的戰利品。示撒的入侵是考古學證實的第一起聖經事件。

在經過五十年的戰鬥之後，兩個以色列人王國終於媾和。以色列國王亞哈與腓尼基公主舉行盛大的婚禮，但這名公主卻成為聖經裡的巨怪，她是腐敗殘暴的統治者，也是巴力與其他偶像的崇拜者。她名叫耶洗別，她與她的家族統治了以色列──以及耶路撒冷。他們為兩地帶來了屠殺與災難。

耶洗別與女兒，耶路撒冷的王后

耶洗別與亞哈有個女兒名叫亞他利雅，他們將她許配給猶大國王約蘭為妻：她抵達時，正值耶路撒冷的繁華時期──敘利亞商人在專屬的區域從事貿易，猶大船隊在紅海往來航行，聖殿裡的迦南偶像已被清除一空。但耶洗別的女兒並沒有為耶路撒冷帶來好運或幸福。

唯有周遭大國暫時停止擴張之時，以色列人才能維持榮景。西元前八五四年，以尼尼微（Nineveh，位於今伊拉克）為根據地的亞述再次興起。亞述王撒縵以色三世開始征服敘利亞諸王國，於是猶大、以色列與敘利亞一起組成同盟與其對抗。在卡爾卡爾之戰（Battle of Karkar），亞哈王派出兩千輛戰車與一萬名步兵，在猶大與敘利亞諸王支援下，擊退了亞述人。但之後，同盟解體。猶大人、以色列人與敘利亞人彼此征戰；他們的臣民紛紛背叛。[1] 以色列的亞哈王遭弓箭射殺──「狗來餂他的血」。一位名叫耶戶的將領在以色列叛變，他屠殺王室家族──他把亞哈七十個兒子的首級堆放在撒瑪利亞的城門前，不僅暗殺了以色列新王，連前來訪問的猶大王也殺害了。至於耶洗別王后，她被

人從王宮的窗戶扔出來，然後被戰車的車輪輾個粉碎。[2]

耶洗別的屍體遭以色列野狗啃食，但到了西元前八四一年左右，耶洗別的女兒亞他利雅在耶路撒冷奪取大權，她殺害她能找到的所有大衛家族的王子（包括她自己的孫子）。只有一名還在襁褓中的王子約阿施倖免於難。《列王記下》—與一些新的考古發現—首度傳達了耶路撒冷生活的些許面貌。

當倖存的小王子躲藏在聖殿時，耶洗別擁有一半腓尼基一半以色列血統的女兒正不斷吸引世界各地商人與巴力崇拜到她位於小山上的首都。耶路撒冷曾挖掘到一只不到一英寸高，由象牙雕成的石榴樹，頂端還棲著一隻鴿子，這件物品或許是耶路撒冷的富貴人家用來裝飾家具的飾品。腓尼基的黏土印章—稱為bullae，在當時等同於印有抬頭的信紙—在大衛城下方的岩池附近被挖掘出來，上面刻著腓尼基的船與神聖圖騰，例如王座上方展開雙翼的太陽，此外這裡還挖掘到一萬多件魚骨，這些或許是海上商人從地中海各地帶回來的。然而亞他利雅很快就像耶洗別一樣遭到眾人怨恨。她底下那些崇拜偶像的祭司在聖殿裡樹立巴力與其他神祇的神像。六年後，聖殿祭司找來耶路撒冷的顯貴進行秘密聚會，並且告訴他們小王子約阿施還活著的消息—眾人當下就向王子宣誓效忠。祭司拿出仍存放於聖殿裡的大衛王長槍與盾牌給衛兵使用，然後公開膏立這名孩子為王，高呼「願王萬歲」，並且吹響號角。

王后聽到「護衛兵和民的聲音」，於是急忙從王宮穿過衛城，進到鄰近的聖殿，此時聖殿已擠滿了人。「反了！反了！」她叫道，但衛兵抓住她，將她拖出聖山，然後在城門外殺了她。巴力的祭司遭私刑處死，他們的神像也被砸個粉碎。

國王約阿施在位四十年，直到西元前八○一年左右遭敘利亞國王打敗為止。當時敘利亞國王進軍耶路撒冷，而且逼迫約阿施交出聖殿「府庫裡所有的金子」。約阿施遭到謀殺。三十年後，一名以色列國王襲擊耶路撒冷，並且劫掠聖殿。此後，聖殿不斷累積的財富便成了眾人垂涎的目標。

然而，耶路撒冷的繁榮再怎麼聲名遠播，也無法與亞述相提並論。亞述在新王統治下，國勢蒸蒸日上：這個肉食性的帝國再次踏上了征

途。以色列國王與亞蘭大馬士革國王試圖結盟以抵抗亞述人的侵略。當猶大國王亞哈斯拒絕時，以色列人與敘利亞人便圍攻耶路撒冷。他們無法攻破新加固的城牆，此時亞哈斯以聖殿財寶為條件，向亞述王提革拉毗列色三世求援。西元前七三二年，亞述人併吞敘利亞，並且毀滅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國王亞哈斯苦惱著該臣服亞述還是奮力抵抗。

以賽亞：耶路撒冷是美女也是妓女

以賽亞──他是貴族、祭司與政治謀士──勸告國王，希望他能等待：耶和華會保護耶路撒冷。以賽亞說，國王會有一個兒子，名叫以馬內利，意思是「上帝與我們同在」──「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他將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帶來的「平安必加增無窮」。

《以賽亞書》至少有兩名作者──其中一位寫於兩百年後──第一位作者以賽亞不只是先知，也是想像力豐富的詩人。面對亞述人的威脅與索求無度，他是第一個想像聖殿遭到摧毀之後，神秘的耶路撒冷會是什麼景象的人。「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殿充滿了煙雲。」

以賽亞喜愛這座「聖山」，他把它看成是一名美麗的女性，「錫安女子的山，耶路撒冷的山」，有時正直，有時是個妓女。這種對耶路撒冷的著迷絕非不神聖或不合宜。然而，如果失去了一切，「耶路撒冷敗落」，那麼「錫安全山」的每個人將會有一個新的神秘耶路撒冷，傳布愛與仁慈：「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以賽亞預見一個不尋常的景象：「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萬民都要流歸這山。」這座遙遠而且或許已遭到征服的山城，其法律、價值與故事將再度興起：「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罷，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以賽亞預言將有神秘的審判日，屆時被膏立的王──彌賽亞──將會來臨：「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死者將會復活。「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

臥。」

這首情感熾烈的詩歌首次表現出對末日的渴望，而這份渴望將貫串耶路撒冷的歷史直到今日。以賽亞協助形塑的不只是猶太教，還包括基督教。耶穌基督研讀以賽亞，他的教誨──從聖殿的毀滅與普世而精神性的耶路撒冷觀念，到對受迫害者的扶持──全源於這種詩意的願景。耶穌自己將被視為以賽亞的以馬內利。

亞哈斯王前往大馬士革向提革拉毗列色三世行臣服禮，返國時帶回亞述風格的祭壇放在聖殿裡。提革拉毗列色三世於西元前七二七年去世，以色列人趁機叛亂，但新任亞述王撒珥根二世圍攻以色列首都撒瑪利亞達三年之久，最後吞併了以色列，並且將兩萬七千名以色列人流放到亞述。十二支派中的十支，原本居住於北方王國，自此幾乎從歷史上消失。[3] 現代猶太人是殘存的猶大王國最後兩個支派的子孫。那名被以賽亞喚為「以馬內利」的嬰孩，就是希西家王，雖然他不是彌賽亞，卻擁有最珍貴的政治特質：運氣。耶路撒冷至今還留有他的遺跡。

西拿基立：撲向羊圈的狼

希西家等了二十年才有機會反叛亞述：他首先清除偶像，搗毀立在聖殿裡的青銅蛇，然後呼籲耶路撒冷民眾恢復慶祝逾越節。而此時也正值耶路撒冷往西方山丘延伸的階段。[4] 這個時期的耶路撒冷擠滿已陷落的北方王國難民，這些人可能隨身帶著以色列早期歷史與傳說的古卷。於是耶路撒冷學者開始將猶大傳統與北方支派的傳統合而為一：這些古卷──如同希臘人記錄荷馬史詩《伊利亞德》──最後構成了聖經。

當撒珥根二世於西元前七○五年戰死沙場時，耶路撒冷人，乃至於以賽亞，都希望這標誌著邪惡帝國的殞落。埃及承諾派出援軍；巴比倫城發生叛亂而且遣使來見希西家，希西家認為自己的時機已經來臨：他參加反抗亞述的新同盟，並且準備進行戰爭。然而猶大人的時運不濟，新即位的亞述王是一名充滿自信與活力的軍事領袖：他的名字叫西拿基立。

西拿基立自稱是「世界之王，亞述之王」。在那個時代，這兩個頭

銜其實是同義語。亞述帝國的版圖從波斯灣延伸到賽普勒斯。帝國的心臟地帶居於內陸（今日的伊拉克），北有山脈屏障，西有幼發拉底河阻隔，東方與南方則無險可守。亞述帝國如同一尾鯊魚，必須不斷攝食以維持生命。對亞述人來說，征服是一項宗教職責。每一任新王登基時都要宣誓，他一定會擴大他們口中所說的「阿舒爾神之地」──亞述這個國名就是從這個守護神的名稱來的。國王身兼高級祭司與二十萬大軍統帥兩種身分，與現代暴君相同的是，他們不僅用恐怖來恐嚇臣民，也藉由將臣民從帝國的一端放逐到另一端使人心生畏懼。

西拿基立的父親自從在戰場受傷之後，一直無法康復，這是個恐怖的徵兆，顯示神明的不悅，而整個帝國也開始陷入分裂。但西拿基立還是消滅了所有的叛軍，當他收復巴比倫時，竟下令毀掉整座城市。平定叛亂之後，為了安撫人心，他花費鉅資重建都城尼尼微──尼尼微是戰爭與熱情女神伊什塔爾的城市──不僅開鑿運河灌溉田園，也建造了號稱舉世無雙的巨大宮殿。亞述諸王是狂熱的宣傳者，他們以勝利者的姿態裝飾自己的宮牆，內容不外乎宣揚亞述的勝利與敵人可怕的死狀──集體釘死在樁上、剝皮與斬首。被征服城市的大臣們在尼尼微遊街示眾，脖子上還掛著他們國王的頭顱。這種行徑看似野蠻，卻不一定比其他征服者更為邪惡：舉例來說，埃及人會收集敵人的手與陰莖。諷刺的是，西拿基立並非亞述最殘忍的君主，他寧可先協商，殺戮是他的最後手段。

西拿基立把記載自己功蹟的紀錄埋進宮殿地基裡。在伊拉克，考古學家發現西拿基立的城市遺址，顯示當時亞述正值極盛時期，它的富有來自於征服與農業，政府由具有讀寫能力的書記來管理，他們的紀錄全保存在皇家的檔案庫裡。亞述的圖書館收藏了能幫助國王決策的占卜書，以及能爭取神明支持的咒語、儀式與讚美詩，此外還保存了一些泥板，上面刻著經典文學，如《吉爾伽美什史詩》。亞述人崇拜各種神明，敬畏與巫術有關的小雕像和神靈，而且會求助於神的力量。此外，亞述人也研究醫學，他們在泥板上寫下處方，例如有些泥板這麼寫著：「如果病人有以下的症狀，問題出在……應服用以下藥物……」

被俘的以色列人，他們遠離家鄉，在五光十色的亞述城市勞苦工作，這裡有著看似巴別塔的廟塔與鮮豔的宮殿，但他們認為自己置身於

「流人血的城，充滿謊詐和強暴搶奪的事總不止息！」先知那鴻描述說：「鞭聲響亮，車輪轟轟，馬匹踢跳，車輛奔騰！」現在，那些八輪輻戰車，那些大軍與西拿基立本人正朝著耶路撒冷進軍，他們猛地撲來，《申命記》說：「如鷹飛來攻擊你。」

希西家的水道

希西家知道巴比倫曾遭遇何等恐怖的對待，於是他狂熱地在耶路撒冷新市區周圍興建堡壘。他的「寬牆」有二十五英尺厚，部分留存至今，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位於猶太區的一段。為了防備圍城，他命令兩組工匠開鑿長一千七百英尺的水道，穿過岩石連通城外的基訓水泉與位於聖殿山南方大衛城下的西羅亞池子，這條水道由於他新建的堡壘而留在牆內。當兩組人馬在岩層深處相遇時，為了慶祝，他們在石頭上刻字記錄這偉大的一刻。

水道貫通了。這是水道切穿的方式。當工人仍不斷以手中的斧頭挖掘時，每個人都朝著另一個隊伍的方向，而當還剩下三腕尺就能貫通時，他們聽到對方叫喚的聲音，因為在岩石的右方以及左方都出現了裂縫。當水道終於連通，採石工人把石頭推開，兩方的工人面對面，彼此斧頭相接；水從基訓水泉流入西羅亞池子的距離是一千兩百腕尺，而工人們頭上岩石的高度有一百腕尺。 5

在聖殿山北方，希西家在河谷造水壩攔出畢士大池，讓更多的水流入耶路撒冷，他還分配糧食—油、酒、穀物—給軍隊，做好堅守與戰爭的準備。瓶罐的把手在猶大各地的遺址均可發現，上面標記著lmlk（為了國王），而且刻著國王的象徵，四翼聖甲蟲。

「亞述人下來如同狼入羊圈」，拜倫寫道。西拿基立與他的大軍現在已經非常逼近耶路撒冷。這位偉大的國王與過去的亞述王一樣，乘坐由三匹戰馬拉行的笨重戰車，頭上有王室陽傘遮蔭，戰馬盛裝打扮，馬

頭上是閃閃發亮的冠飾，至於國王本人則是一襲刺繡長袍，頭上戴著平頂帽子，帽舌尖銳，他的長鬍修剪成方形，綁成一條條齊整的辮子，他戴著玫瑰花形的手鐲，手中持弓，腰帶佩劍，劍鞘裝飾著獅形圖樣。西拿基立把自己看成獅子，而非聖經裡的鷹或拜倫詩裡的狼──亞述王會在伊什塔爾神廟裡披著獅皮慶祝他們的勝利，他們的宮殿以獅身人面像為裝飾，而且把獵獅當成偉大國王應從事的體育活動。

西拿基立繞過耶路撒冷，轉而圍攻希西家的第二大城，位於耶路撒冷南方的要塞城市拉吉。我們從尼尼微宮殿的淺浮雕得知西拿基立（與猶大王國）軍隊的樣貌：亞述人是一支通曉多國語言的帝國軍隊，他們全留著辮髮，身穿丘尼卡與鎖子甲，頭戴有羽飾的尖頂頭盔，依序分成戰車兵、槍兵、弓兵與投石兵隊伍。他們建造攻城斜坡；工兵從地下挖坑道越過城牆，還有一種令人恐懼上面布滿尖刺的攻城機器能擊碎堡壘。當西拿基立的步兵沿著攻城梯擁進城內時，弓兵與投石兵也停止令人生畏的射擊。考古學家挖掘出巨大的墓穴，裡面有一千五百具男女小孩的遺骨，有些被刺死在尖樁上或遭到剝皮，正如那些淺浮雕顯示的；許多民眾為了逃避屠殺而淪為難民。此時耶路撒冷知道，自己將面臨什麼。

西拿基立火速擊退前來援助希西家的埃及軍隊，他劫掠猶大全境，然後迫近耶路撒冷，在城北紮營，五百年後提多也選擇相同的地點。

希西家在耶路撒冷城外所有水井下毒。負責守衛新水井的部隊，頭上綁著頭巾與長耳罩，下身穿著短裙、腿甲與長靴。圍城戰一旦開始，城內肯定一片驚恐。西拿基立派出將領進行談判──抵抗是無望的。先知彌迦預見錫安的毀滅。然而，老以賽亞勸告大家要有耐心：耶和華會伸出援手。

希西家在神廟祈禱。西拿基立誇言他的大軍已經圍住此城，耶路撒冷宛如「籠中之鳥」。但以賽亞是對的：上帝終於出手干預。

瑪拿西：在地獄谷犧牲的孩子

「當夜耶和華的使者出去，在亞述營中殺人……清早有人起來，一

看，都是死屍了。」亞述人突然撤退，或許是為了鎮壓東方的叛亂。「亞述王西拿基立就拔營回去。」耶和華對西拿基立說：「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搖頭。」這是耶路撒冷的說法，然而西拿基立的紀錄卻提到希西家求和的貢品，包括三十塔倫的黃金與八百塔倫的白銀：他獻出財寶好讓亞述人願意撤軍。西拿基立把猶大王國的領域縮減成僅剩耶路撒冷一地，並且誇口他流放了二十萬一百五十人。

希西家在耶路撒冷解圍後不久即去世，他的兒子瑪拿西成為敘利亞忠實的臣下。瑪拿西殘酷肅清政敵，迎娶阿拉伯公主，推翻父親的改革成果，而且將男妓儀式、巴力與亞舍拉的神像迎入聖殿。最可怕的是，他鼓勵在耶路撒冷南方的欣嫩谷以火燔—陀斐特—獻祭孩子。 6 事實上，瑪拿西也「使他的兒子經火……」據說，孩子被帶到那裡時，祭司會大聲擂鼓來掩蓋受害者的尖叫聲，以免他們的父母聽見。

由於瑪拿西的緣故，欣嫩谷不僅成為死亡之地，也成了格亨納（Gehenna），即猶太教與日後基督教及伊斯蘭教神話裡的「地獄」。如果聖殿山是耶路撒冷的天堂，那麼格亨納就是耶路撒冷的冥府。

西元前六二六年，迦勒底將領那博波拉薩爾（Nabopolassar）控制巴比倫，並且開始摧毀亞述帝國，他把自己的功績記錄在巴比倫編年史中。西元前六一二年，尼尼微遭巴比倫人與米底人同盟軍攻陷。西元前六○九年，瑪拿西八歲孫子約西亞繼位，預示彌賽亞統治的黃金時代的到來。

1 以色列王與猶大王一同出兵討伐反叛的摩押王米沙（Mesha）。米沙在石碑上寫道，他犧牲自己的兒子，成功擊退了入侵者。將近三千年後，一八六八年，有個貝都因人讓一名日耳曼傳教士看了一塊黑色玄武岩，因此引發普魯士、法國與英格蘭三方的考古競賽，每一個人都處心積慮想贏得這份象徵帝國光榮的大禮。有個貝都因部落企圖毀掉這塊石碑，但最終還是落到法國人手裡。這場爭奪是值得的。米沙的碑文有些與聖經矛盾，有些則印證聖經的記載。米沙坦承以色列曾征服摩押，但他也提到自己反叛亞哈王，而且擊敗以色列與猶大—（根據最近的翻譯顯示）米沙稱猶大國王為「大衛家族」，再次確認大衛確有其人。他又誇言自己從攻陷的以色列城鎮裡擄獲「耶和華的器皿」，這是第一次有聖經以外的文獻提到以色列人的上帝。

2 聖經形容以色列王耶戶恢復了耶和華的信仰，搗毀了巴力的偶像。但聖經比較強調他與上帝的

關係，而對今日考古學揭露的權力政治興趣缺缺：耶戶或許曾得到大馬士革方面的援助，因為大馬士革國王哈薛（Hazael）在以色列北部但丘留下石碑，誇耀自己擊敗了以色列家族與大衛家族的先王，而這也成為證明大衛存在的考古證據。但耶戶也因此成為亞述王撒縵以色三世的臣下。在尼姆魯德（Nimrud）發現的黑色方尖碑上──現收藏於大英博物館──耶戶跪地向撒縵以色致敬，後者坐在寶座上，綁著辮鬚，頭戴王冠，身穿繡紋袍服，佩戴寶劍，他在象徵亞述權力的翼狀標誌前，身後有大臣為他撐傘遮護。撒縵以色說：「我收到了白銀、黃金、一個金碗、一只金瓶、幾個金桶、錫、侍從與狩獵的長矛。」這個跪地的耶戶是以色列人最初的歷史形象。

3 伊朗與伊拉克的古猶太社群宣稱他們是亞述人流放的以色列十支派，以及日後被巴比倫人流放的猶太人。最新的基因研究證明，這些猶太人確實從兩千五百年前就與其他猶太社群區別開來。但是，對這些消失的以色列人所進行的追尋，引發了上千種幻想與理論：十支派在各種不可能出現的地點被「發現」──從北美原住民到英格蘭人。

4 有兩處新市郊在大衛城城牆外與聖殿山以外的地方發展起來：一處是馬克特什（Makhtesh），位於摩利亞山與西丘之間的提羅平谷地（Tyropaean Valley）；另一處是米什內（Mishneh），位於西丘上，也就是今日的猶太區。高級官員的墳地位於城的周圍：「這是雅戶，也就是家宰之墓。」希爾旺（Silwan）村裡的一座墓碑上這麼寫著。「此處沒有金銀財寶，只有他以及他的奴隸妻子的遺骨──挖這座墳的人必將受到詛咒。」詛咒顯然無用：這座墳墓已經被掠奪一空，現在已成了一間雞舍。不過這名家宰其實是以賽亞曾批評過的希西家底下的大臣，他指責此人為自己修建了華麗的墳墓，此人的名字應該是「舍伯那〔亞戶〕」（Shebnayahu）。

5 一八八○年，十六歲信仰新教的猶太人傑寇布．艾里亞胡（Jacob Eliahu）找了同學一起探究西羅亞水道的長度。這兩個人都對《列王記下》20.20的聖經故事深感興趣：「希西家其餘的事，和他的勇力，他怎樣挖池，挖溝，引水入城，都寫在猶大列王記上。」傑寇布從一端走進去，他的朋友則從另一端進去，兩人用手指觸摸著古代工人的斧鑿記號。當記號改變方向時，傑寇布知道此處就是雙方工人相遇的地方，他就在這裡找到了刻字。他從另一端出來，發現他的朋友早就放棄；相信水道裡有精靈與巨龍的當地阿拉伯人對於傑寇布的行為感到相當驚訝。傑寇布把事情告訴校長，事情就傳開了，一名希臘商人偷偷跑進水道裡，粗魯地把刻石鑿下來，因而破壞了原貌。但鄂圖曼警察抓到了他；這塊刻字現收藏於伊斯坦堡。傑寇布之後加入福音派美國社區，而且被社區創始者斯帕福德家族收養。傑寇布成為社區學校的老師，教導學生關於水道的歷史，但他從未提及「自己」就是那名發現刻字的男孩。

6 在《創世紀》與《出埃及記》中有一些獻祭孩子的暗示，包括亞伯拉罕願意獻祭以撒。活人獻祭長久以來與迦南與腓尼基儀式連結在一起。往後羅馬與希臘史家將這種下流的儀式歸因於迦太基人，迦太基人是腓尼基人的後裔。然而一直沒有足資佐證的資料，直到一九二○年代初，兩名法國殖民者在突尼西亞發現了陀斐特，而且在原野找到了埋葬的骨灰甕與刻字。這些刻字中帶有MLK這三個字母（也就是莫洛克〔molok〕，有供奉之意），而甕裡放的是孩子的骨灰，上面還刻著受害者父親的訊息，清楚表示：「波彌爾卡（Bomilcar）將他兒子的肉體獻給巴力。願神保佑他！」這些發現大概與瑪拿西同時，顯示聖經的故事其來有自。莫洛克（供奉）在聖經中被扭曲成摩洛（moloch），摩洛是殘忍的偶像崇拜之神，與祂相關的意涵出現在後世西方文學中，特別是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的《失樂園》（ *Paradise Lost* ）。耶路撒冷的格亨納不只是地獄，也是猶大出賣耶穌換得銀錢所購得的地方，在中世紀，這個地點成為許多藏骸所的所在地。

5 巴比倫的大淫婦（西元前五八六～前五三九年）

約西亞：革命的救世主

這是個奇蹟：邪惡的亞述帝國瓦解，猶大王國重獲自由。國王約西亞將王國往北擴張到昔日的以色列，往南到達紅海，往西直抵地中海。在他統治的第十八年，大祭司希勒家在聖殿庫房裡發現被遺忘的卷軸。

約西亞了解這份文獻的力量，這是《申命記》（*Book of Deuteronomy*，希臘文「第二份律法」的意思）的早期版本，或許是以色列淪陷後被帶往南方，並且在瑪拿西迫害時期藏匿在聖殿裡的卷軸之一。約西亞在聖殿聚集猶大人，他站在象徵王室的立柱旁，向民眾昭告他已與上帝締約，立誓要保護這份律法。約西亞命學者重述猶大人的古代歷史，把神話先祖、神聖的大衛王與所羅門王，以及耶路撒冷的故事融合成單一的過去，以闡明當前的歷史。聖經的創生因此又邁進了一步。事實上，這些律法可以回溯與歸因於摩西，但聖經對所羅門聖殿的描述，顯然反映了真實但時代較晚的約西亞（新大衛）耶路撒冷時期。因此，聖山至少逐漸等同於希伯來文裡的ha-Makom：居所。

約西亞在汲淪谷焚燬偶像，將男妓逐出聖殿；他禁止在地獄谷燔祭孩子，而且殺死那些崇拜偶像的祭司，將他們骨頭磨成粉，丟進他們自己的祭壇裡。[1] 約西亞的革命聽起來暴力、狂熱與嚴謹。之後，他舉行了逾越節來進行慶祝。「在約西亞之前，沒有王像他。」然而，約西亞卻捲入一場危險的競賽中。當埃及法老尼哥沿著海岸進軍時，約西亞擔心猶大將從亞述的屬國淪為埃及的屬國，於是立刻去阻擋。西元前六○九年，法老擊潰猶大軍隊，而且在米吉多殺死了約西亞。約西亞失敗了，但他充滿樂觀與接受神啟的統治，使他成為大衛到耶穌之間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不過，他的獨立之夢在米吉多完全破滅，米吉多也成為末日災難哈米吉多頓的字源。

法老來到耶路撒冷，立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敬為猶大國王。但埃及無

法阻擋新近東帝國的興起。西元前六○五年，巴比倫王之子尼布甲尼撒在迦基米施擊潰埃及人。亞述消失了；巴比倫從亞述繼承了支配猶大的權利。西元前五九七年，猶大王約雅敬想利用局勢不穩定的機會解放猶大，於是他號召全國百姓進行齋戒以求得上帝的保護。約雅敬的謀臣，同時也是先知耶利米先是哀嘆，而後警告說，上帝將摧毀耶路撒冷。約雅敬於是公開焚燬耶利米的著作。[2] 約雅敬讓猶大與埃及結盟，然而當新征服者突然襲擊耶路撒冷時，埃及人卻作壁上觀。

尼布甲尼撒

「在統治的第七年，猶太曆九月」，保留在泥板上的尼布甲尼撒編年史如此寫著：「巴比倫王進軍哈提人〔Hatti，敘利亞〕之地，包圍猶大城〔耶路撒冷〕。猶太曆十二月二日〔西元前五九七年三月十六日〕，城破，國王被俘。」尼布甲尼撒掠奪聖殿，並且將國王與一萬名貴族、工匠與年輕男子全押送到巴比倫。在巴比倫，約雅敬加入了征服者的宮廷。

尼布甲尼撒是篡位者之子，也是雄才大略的帝國建立者，他以巴比倫守護神馬爾杜克的塵世代理人自居。繼承亞述帝國殘暴的高壓統治風格，尼布甲尼撒將自己塑造成虔誠與美德的典範。在國內，「恃強凌弱乃常見之事」，但尼布甲尼撒「宵旰勤勞，博納眾議，謹慎施政」，務使正義得到伸張。儘管如此，受害的猶大百姓恐怕還是無法認同這位自命的「正義之王」。

被流放到巴比倫的猶大難民，發現錫安與他們置身的城市相比，不過是鄉間的小村落。當數千人居住在耶路撒冷時，巴比倫已能誇耀有二十五萬人住在這座雄偉而充滿享樂主義的大都會裡，據說連愛情與戰爭女神伊什塔爾也躡手躡腳地在巴比倫街道四處穿梭，在客棧與小巷弄裡親吻她看上的對象。

尼布甲尼撒為巴比倫打上他個人的審美印記：浮誇的龐然大物，塗上他最喜歡的神聖的天藍色，這一點可以從寬廣的幼發拉底河兩旁的灌溉渠道看出。伊什塔爾門的四座塔，上面覆蓋著釉藍色的磚塊，畫上黃

色與赭色的公牛與龍。過了這道門就是巴比倫的凱旋大道，也就是遊行大街。尼布甲尼撒的宮殿一用他的話來說是「令人讚嘆的雄偉建築，閃閃發亮的聖殿，我的王室居所」一裝飾著高聳的獅子。空中花園美化他的夏宮。為了榮耀巴比倫守護神馬爾杜克，尼布甲尼撒建造了一座廟塔，這是七層樓高的巨大階梯狀高塔，頂端是平的：至於象徵天地的基壇則是真正的巴別塔，上面的各種語言反映了這裡是整個近東的首都，是海納百川的城市。

在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冊封已流亡的國王的叔父西底家為王。西元前五九四年，西底家到巴比倫向尼布甲尼撒行臣服禮，返國後隨即發動叛亂，但先知耶利米卻不斷糾纏西底家，他警告巴比倫人將毀滅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往南進軍。西底家向埃及求援，但埃及派出的弱小軍隊一下子就被打垮。在耶路撒冷，耶利米眼見城內充滿恐慌與偏執，他打算逃出城外，卻在城門前被逮捕。國王在聽從他的建言與治他叛國罪之間舉棋不定，於是先將他關押在王宮底下的地牢裡。往後十八個月的時間，尼布甲尼撒在猶大全境燒殺擄掠，[3] 耶路撒冷將是他最後解決的目標。

西元前五八七年，尼布甲尼撒在耶路撒冷周圍建造堡壘與攻城牆。耶利米寫道：「城裡有大饑荒。」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餓發昏」，而吃人的陰影也揮之不去：「我民的婦人倒成為殘忍……慈悲的婦人，當我眾民被毀滅的時候，親手煮自己的兒女作為食物。」就連富人不久也陷入絕望，《耶利米哀歌》寫道：「素來臥朱紅褥子的，現今躺臥糞堆」，尋找糧食。民眾在街上流浪，目光呆滯，「如同瞎眼」。考古學家曾發現圍城時期的下水道管線：猶大人通常是以扁豆、小麥與大麥為主食，但管線內容物顯示當時民眾吃的是植物與草，體內寄生著鞭蟲與絛蟲。

猶太曆五月九日，西元前五八六年八月，在經過十八個月之後，尼布甲尼撒攻破耶路撒冷，此時城內已是一片火海，可能是火把與燃燒的箭矢造成的（在今日猶太區的煤灰、灰燼與燒黑木頭層中發現了箭頭）。不過燒燬房子的大火也將官員的印章烤硬，使其得以在灰燼中殘存至今。城陷之後必有一番地獄般的折磨，耶路撒冷也不例外。被殺死

的要比挨餓的來得幸運：「因饑餓燥熱，我們的皮膚就黑如爐。敵人在錫安玷污婦人；他們吊起首領的手。」南方的以東人湧入耶路撒冷，他們利用這場浩劫四處掠奪、宴飲與幸災樂禍：「以東民哪，只管歡喜快樂……你必喝醉，以致露體。」《詩篇》一百三十七篇提到，以東人鼓勵巴比倫人「拆毀、拆毀，直拆到根基……拿你的嬰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為有福」。巴比倫人大肆破壞耶路撒冷，但在王宮底下，耶利米卻在地牢裡存活下來。

尼布甲尼撒：那行毀壞可憎的

西底家從城門殺出重圍，逃到西羅亞池子附近，朝耶利哥而去。但巴比倫人抓住了他，並且將他帶到尼布甲尼撒面前，「巴比倫王便審判他。巴比倫王在西底家眼前殺了他的眾子。並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銅鍊鎖著他，帶到巴比倫去。」巴比倫人肯定發現耶利米被關在國王的囚室裡，因為他們將他帶到尼布甲尼撒面前。尼布甲尼撒問了他幾句之後，就將他交給護衛長尼布撒拉旦，他負責掌管耶路撒冷的一切。尼布甲尼撒將兩萬名猶大人放逐到巴比倫，不過耶利米說，他留下的多半是窮人。

一個月後，尼布甲尼撒命令他的將軍夷平耶路撒冷。尼布撒拉旦「用火焚燒耶和華的殿和王宮，又焚燒耶路撒冷的房屋」，並且「拆毀耶路撒冷四圍的城牆」。聖殿遭到摧毀，它的金銀器皿遭到掠奪，約櫃也就此消失。「他們用火焚燒你的聖所」，《詩篇》七十四篇如此描述。祭司們在尼布甲尼撒面前被殺。與西元七○年提多當時一樣，傾倒的聖殿與宮殿瓦礫必定也被推入底下的谷地：「黃金何其失光！純金何其變色！聖所的石頭倒在各市口上。」4

耶路撒冷成了一座死城：「先前滿有人民的城，現在何竟獨坐。」富人陷入窮困：「素來喫美好食物的，現今在街上變為孤寒。」狐狸在荒涼的錫安山上大步走著。猶大人的哀歌哀悼他們流血的「耶路撒冷……像不潔之物」：「她夜間痛哭，淚流滿腮：在一切所親愛的中間，沒有一個安慰她的。」

聖殿的毀滅，代表的不只是城市的死亡，也包括整個民族的滅亡。「錫安的路徑，因無人來守聖節就悲傷：她的城門淒涼，她的祭司嘆息……錫安城的威榮，全都失去。冠冕從我們的頭上落下。」這看起來像是世界末日，或者，如《但以理書》解釋的，是「行毀壞可憎的」。猶大人很可能跟其他遭自己的神祇遺棄的民族一樣，就此從世界上消失。但猶太人卻將這場災難轉變成發展的經驗，不僅加強了耶路撒冷的神聖性，也創造出審判日的基本原型。對於三大宗教來說，這場地獄般的災難使耶路撒冷成為末日的發生地，同時也顯示天國的來臨。這是耶穌預言的Apocalypse（源自希臘文，「啟示」之意）。對基督徒來說，耶路撒冷陷落成了一種明確而永恆的期望，反觀穆罕默德則是把尼布甲尼撒的破壞視為上帝不再獨鍾猶太人，因而為伊斯蘭的啟示鋪路。

在流亡巴比倫期間，有些猶大人仍堅持信仰上帝與錫安。就在荷馬詩歌成為希臘民族史詩的同時，猶大人也開始用他們的聖經與遙遠的耶路撒冷來定義自己：「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我們把琴掛在那裡的柳樹上。」然而從《詩篇》一百三十七篇可以看出，即使是巴比倫人，也懂得欣賞猶大人的詩歌：「因為在那裡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說，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吧。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

正是在外邦，才使聖經成形。當年輕的耶路撒冷人，例如但以理，在巴比倫宮廷接受教育，而比較入世的流亡者成為巴比倫人時，猶大人也發展出新的律法來強調自己依然獨特與特殊—他們重視安息日，為孩子行割禮，恪守飲食規定，採用猶太人的姓名—因為耶路撒冷的陷落充分證明不守上帝律法的下場。而遠離了猶大，猶大人就成了猶太人。[5]

流亡者自此將巴比倫稱為「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儘管如此，巴比倫帝國依然昌盛，而降災給流亡者的尼布甲尼撒則統治了四十多年。不過但以理卻宣稱國王發了瘋：「他被趕出離開世人，喫草如牛，指甲長長，如同鳥爪」—他是罪有應得（而且成為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畫作的靈感來源）。如果復仇不可能做到，那麼流亡者至少還能思忖巴比倫生活的諷刺：尼布甲尼撒的兒子阿梅爾．馬爾杜克（Amel-Marduk）由於太令父親失望，因而下了監獄，他在獄中居然

與猶大王約雅斤結為好友。

伯沙撒的筵席

當阿梅爾．馬爾杜克當上巴比倫王時，他將猶大王室朋友從牢裡放出。但到了西元前五五六年，王朝遭到推翻：新王那波尼德斯拒絕崇拜巴比倫神祇馬爾杜克，轉而供奉月神辛。國王還做出離奇的舉動，他離開城市，到遙遠阿拉伯沙漠的泰瑪（Teima）居住。那波尼德斯染上神秘怪病，顯然，發瘋而且「喫草如牛」的是他，而非但以理說的尼布甲尼撒。

在國王不理朝政之下，聖經提到，擔任攝政的伯沙撒，也就是那波尼德斯的兒子，舉行了墮落的盛筵。他「吩咐人將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銀器皿拿來」，此時他突然看見牆上出現上帝的話語：「彌尼，彌尼，提客勒，烏法珥新。」這句話經過但以理的解讀，意思是警告伯沙撒，帝國的日子已屈指可數。伯沙撒顫抖著。巴比倫的大淫婦已「來日無多」。

西元前五三九年，波斯人進攻巴比倫。猶太人的歷史總是充滿著奇蹟式的解救，其中尤以這次最具戲劇性。「在巴比倫的河邊」待了四十七年之後，某人的決定恢復了錫安，而其過程就像大衛一樣充滿了高低起伏。

1　約西亞的改革對於猶太教的發展是重大的一步。有兩份小銀製卷軸在欣嫩谷那個時期的墳墓裡被發現：裡面蝕刻了《民數記》6.24-6祭司的祈禱文，直到今日，猶太教儀式仍誦念這句祈禱文「願耶和華是我們的修復者與磐石。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

2 王室大臣生活與工作的地點都在大衛城。從城中一間屋子裡找到了藏有四十五枚印章（bullae）□□大衛城被毀時，大火使這些黏土印章變硬──的檔案庫，考古學家稱這間屋子為印章房。這裡顯然是國王的書記辦公的地方：有一枚印章上面刻著「沙番的兒子基瑪」，《耶利米書》中國王約雅敬的王室書記的名字。在危機期間，國王去世，由他的兒子約雅斤（Jehoiachin）繼位。

3　考古學家在要塞城市拉吉的城門發現成層灰燼，裡面掩埋的陶片（稱為ostraca）透露一些訊

息，使我們得以一窺巴比倫大軍難以阻擋的攻勢。拉吉與另一座要塞城市亞西加（Azekah）堅持最久，它們藉由烽火與彼此及耶路撒冷通信。在拉吉，遭受圍攻的猶大指揮官雅什（Yaush）接到前方哨站逐一遭到攻破的回報。他的軍官侯夏雅胡（Hoshayahu）隨即注意到亞西加不再燃起烽火。於是拉吉也在巴比倫猛攻下陷落。

4 找不到任何聖殿的遺跡──只發現遊行使用的迷你象牙權杖頭，它雕刻成石榴的樣子，並且刻了文字：「屬於聖所」（不過有人主張這塊碎片不是真品）。但耶利米的描述卻驚人地精確：尼布甲尼撒在耶路撒冷中門（Middle Gate）建立總部以治理猶大，《耶利米書》記錄了他們的名字，這些名字全得到巴比倫挖掘到的文獻證實。尼布甲尼撒任命一名王室大臣基大利（Gedaliah）擔任猶大的傀儡統治者，不過由於耶路撒冷已成為廢墟，所以他只能在北方的米斯巴（Mizpah）進行統治，並且由耶利米擔任他的謀臣。猶大人反叛，並且殺死了基大利，耶利米不得不逃到埃及，從此自故事中消失。

5 西元前五八六到前四○○年，神秘的聖經作家，也就是生活於巴比倫的書記與祭司，他們將《摩西五經》（希伯來文稱為Torah）加以精煉與核對，結合了上帝、耶和華與伊勒等不同的傳統。所謂的《申命記》文獻或作者重述歷史，並且重訂了律法，以顯示列王的無能與上帝的至高無上。他們融合了受巴比倫啟發的故事，例如洪水傳說（非常類似於《吉爾伽美什史詩》），亞伯拉罕的起源位於吾珥附近，當然還有巴別塔。《但以理書》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完成：有些部分顯然是在流放早期寫成的，有些則是晚期。我們不知道是否真有一個名叫但以理的人物，抑或他只是眾人的集合體。然而《但以理書》也充滿歷史謎團，考古學家直到十九世紀才在巴比倫挖掘到有助於釐清謎團的證據。

6　波斯人（西元前五三九～前三三六年）

居魯士大帝

阿斯提格斯（Astyges），波斯西部的米底王，他夢見自己的女兒小便，尿液匯流成一條金色的小溪，溪水滿溢到他的王國之外。波斯祭司認為這個夢境預言他的孫子未來將威脅他的統治，於是阿斯提格斯便將女兒嫁給東方弱小、對他毫無威脅的安善國王為妻。兩人婚後生下一子，取名為庫洛什（Kourosh），他就是後來的居魯士大帝。阿斯提格斯又夢見從女兒豐饒的大腿之間長出了藤蔓，藤蔓越長越茂密，直到遮蔽了他──這是帶有性與政治意涵的傑克與豌豆故事。阿斯提格斯命令指揮官哈帕格斯（Harpagus）去殺害年幼的居魯士，但居魯士被喬裝成牧羊人而逃過一劫。當阿斯提格斯發現居魯士未死時，他殺了哈帕格斯的兒子，並且將他煮成燉肉給哈帕格斯吃。哈帕格斯顯然不會忘記、也不會原諒這頓飯。

居魯士的父親於西元前五五九年去世，居魯士立即返國奪回他的王位。阿斯提格斯刺鼻的夢境──這些全出自於希臘史家希羅多德的陳述，他相信波斯的大小事務都決定於與性或尿有關的占卜上──終於成真：居魯士在哈帕格斯的支持下擊敗了他的外祖父，統一了米底人與波斯人。居魯士先放過南方的巴比倫王伯沙撒，而與另一位君主對峙。這個人是克羅伊索斯，是土耳其西部富國里底亞的國王。居魯士下令駱駝兵以強行軍突襲克羅伊索斯的首都。里底亞的馬一聞到正在衝鋒的駱駝氣味，立刻潰不成軍。接著，居魯士將矛頭轉向巴比倫。

尼布甲尼撒釉藍色的大城向居魯士開門投降，狡猾的他第一件事是向受到忽視的巴比倫神祇馬爾杜克行臣服禮。巴比倫的陷落令流亡的猶太人喜不自勝：「因為耶和華作成這事；應當歡呼……眾山應當發聲歌唱，樹林和其中所有的樹，都當如此；因為耶和華救贖了雅各，並要因以色列榮耀自己。」居魯士繼承了巴比倫帝國，其中包括耶路撒冷。居

魯士說：「地上列國君主，必須向我呈獻珍貴的貢物，並且在我安坐的巴比倫親吻我的腳。」

居魯士有著嶄新的帝國願景。亞述人與巴比倫人的帝國建築在屠殺與放逐之上，居魯士則施予宗教寬容，以換取政治支配的權力，他希望「將民族結合在一個帝國之下」。[1]

不久之後，波斯王頒布了一道法令，這道法令肯定讓猶太人感到震驚：「耶和華天上的神，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在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猶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華以色列神的殿。」

居魯士不僅讓猶大流亡者返鄉，保障他們的權利與法律──他是第一位這麼做的統治者──還將耶路撒冷歸還給他們，並且提議重建聖殿。居魯士命猶大王國末代君主之子設巴薩統治耶路撒冷，並且將聖殿的器皿交還給他。無怪乎猶大先知歡呼居魯士是彌賽亞。「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悅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發命立穩聖殿的根基。」

設巴薩率領四萬兩千三百六十名流亡者回到伊胡德省（Yehud，即猶大王國故地）的耶路撒冷。[2] 在巴比倫的壯觀華麗之後，耶路撒冷是一片荒涼景象，但「錫安哪，興起，興起，披上你的能力」，以賽亞寫道：「聖城耶路撒冷阿，穿上你華美的衣服……要抖下塵土……錫安被擄的居民哪。」然而，居魯士的計畫與返鄉的流亡者卻遭到一直留在猶大的當地人反對，尤其是撒瑪利亞人。

流亡者返鄉才過了九年，正值盛年的居魯士就在中亞戰場上被殺。據說戰勝的敵人把他的頭放在裝滿血的酒囊裡，希望能餵飽他攻城掠地的貪婪渴望。居魯士的繼承人贖回他的遺體，放入黃金大理石棺中，安葬在帕薩爾加德（Pasargadae，位於伊朗南部），至今他的墳墓依然屹立於當地。「他令所有君王為之失色，無論在他之前還是之後」，希臘軍人色諾芬寫道。耶路撒冷也因居魯士的死而失去了保護者。

大流士與所羅巴伯：新聖殿

居魯士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帝國，但決定這個巨大帝國的命

運之處，卻是在耶路撒冷近郊。居魯士的兒子岡比西斯二世──又稱坎布吉亞（Kambujiya）□□繼承王位，他於西元前五二五年出兵經過加薩，然後越過西奈半島征服埃及。遠在後方的波斯，岡比西斯的弟弟發動叛亂。在返國保住王位的途中，岡比西斯在加薩附近神秘死亡；此時有七名貴族騎馬在此地商議，他們陰謀掌握整個帝國。然而，他們無法決定由誰來繼承王位，於是他們同意「在天亮後誰的馬最先發出嘶叫聲就由誰繼承王位」。大流士──一名出身貴族的年輕人與岡比西斯的持矛者──的馬率先嘶叫。希羅多德宣稱大流士使了詐術，他命令馬伕將手指伸進母馬的陰戶裡：他因此讓大流士的馬在要緊的時刻發出興奮的嘶叫聲。希羅多德於是很得意地將東方專制帝王的興起歸功於那隻引起性慾的妙手。

在其他六名共謀者的協助下，大流士往東疾馳，再次成功征服整個波斯帝國，並且實際鎮壓了每一省的叛亂。但由於內戰的關係，「於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利烏（即大流士）第二年」。大約在西元前五二○年，所羅巴伯王子（Prince Zerubbabel，猶大王國末代君主的孫子）與他的祭司約書亞（舊聖殿末代祭司的兒子）從巴比倫動身前來解救耶路撒冷。

所羅巴伯重新在聖殿山供奉祭壇，他僱用工匠，又購買腓尼基香柏木，準備重建聖殿。聖殿逐漸成形，令猶太人感到振奮，而帝國內部的混亂，也給了猶太人希望，他們禁不住胸懷彌賽亞的夢想，期盼能建立新的王國。「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僕人……所羅巴伯阿，到那日，我必以你為印」，先知哈該寫道，他想起了所羅巴伯祖父遺失的大衛印戒。猶太人的領袖們從巴比倫帶著金銀抵達耶路撒冷，他們歡呼所羅巴伯（這個名字的原意是「巴比倫的種子」）是「大衛苗裔」，將「擔負尊榮，坐在位上，掌王權」。

當地的人，也就是住在耶路撒冷附近以及北方撒瑪利亞的民眾，他們現在想加入這個神聖任務，幫助所羅巴伯，但返鄉的流亡者信仰的是新的猶太教。他們認為當地人是半個異教徒，鄙視他們是Am Ha-Aretz，也就是「那地的民」。也許是對耶路撒冷的復興心存疑慮，也許是受到當地人的賄賂，波斯總督突然決定停止興建聖殿。

不到三年的時間，大流士已經擊敗所有的挑戰，成為上古世界最傑出的統治者。他建立了一個寬容的世界帝國，版圖西起色雷斯與埃及，東至興都庫什山脈，這是人類史上第一個領土橫跨三洲的帝國。 [3] 偉大的新王擁有不尋常的特質，他既是征服者，也善於治理。為了紀念大流士的戰功，岩石上雕刻了他的形象，我們可以看見大流士長著一副典型雅利安人的相貌，高額頭與筆挺的鼻子，身高約五呎十吋，頭上戴著作戰時戴的黃金王冠，上面釘飾著橢圓形珠寶，他有著捲曲的瀏海與下垂捲曲的八字鬍，頭髮綁成一個圓髮髻，他的方形鬍整理成四列捲鬚，與一縷縷筆直的鬍子交錯著。此外，大流士穿著長度足以蓋住褲子與靴子的長袍，手持鴨頭弓，彰顯出王者的威嚴。

所羅巴伯引用居魯士的法令，向令人敬畏的大流士求助。大流士下令檢視帝國檔案，發現確有這道法令，他宣布：「任憑猶大人的省長和猶大人的長老，在原處建造神的這殿。我大利烏（即大流士）降這旨意，當速速遵行。」西元前五一八年，大流士率軍西征以恢復埃及的秩序，或許在經過猶大時順便處理了耶路撒冷猶太人過於躁動的問題：他也許處死了大衛家族的最後一人所羅巴伯，因為所羅巴伯沒有任何解釋就從歷史中消失。

西元前五一五年三月，祭司們滿懷喜悅地以一百頭公牛、兩百頭公羊、四百隻羊羔與十二頭山羊（用來彌補十二支派的罪）做為牲禮供奉給第二聖殿。這是猶大人流亡後首次慶祝逾越節。對所羅門聖殿仍有記憶的老人，看到眼前這座樸素的建築物，忍不住流下淚來。耶路撒冷仍是一座人煙稀少的小城。

五十多年後，在大流士孫子波斯王亞達薛西底下擔任酒政的是一名猶太人，名叫尼希米。耶路撒冷人向他求助：「那些被擄歸回剩下的人……遭大難……耶路撒冷的城牆拆毀。」尼希米深感悲痛：「我坐下哭泣，悲哀幾日。」往後，當尼希米在波斯首都蘇薩的宮廷裡服侍時，波斯王亞達薛西問他：「為什麼面帶愁容呢？」「願王萬歲，」這名猶太廷臣回答說：「我列祖墳墓所在的那城荒涼，城門被火焚燒，我豈能面無愁容麼？……王若喜歡……差遣我往猶大……我好重新建造。」尼希米等待國王的回應，心中「甚感恐慌」。

尼希米：波斯人的衰微

亞達薛西任命尼希米為總督，給予他資金與軍事護衛。然而，耶路撒冷北方的撒瑪利亞人已交由他們自己的世襲總督參巴拉來統治，他對於這名從遙遠蘇薩來的神秘廷臣，以及返鄉流亡者的想法均心存疑慮。到了晚間，擔心遭到暗殺的尼希米檢視了耶路撒冷殘破的城牆與焚燒過的城門。他的回憶錄──聖經中唯一的政治自傳──講述參巴拉還不知道尼希米已被任命為總督，因此聽到尼希米打算重建城牆的計畫時還「嗤笑我們」。地主與祭司各有負責重建的城牆部分。當他們遭參巴拉派來的惡棍攻擊時，尼希米設下了守衛，讓「城牆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剛好將大衛城與聖殿山圍起來，在聖殿北方還設了一座小堡壘。

現在耶路撒冷「廣大」，尼希米說：但「其中的民卻稀少」。尼希米說服城外的猶太人抽籤：每十人抽出一人搬進耶路撒冷。十二年後，尼希米返回波斯向國王覆命，之後他回到耶路撒冷，發現參巴拉的親信將聖殿當成營利的地方，而猶太人也與當地人通婚。尼希米將這些闖入者全趕了出去，並且禁止猶太人與外族通婚，同時實施新而純淨的猶太教。

隨著波斯諸王逐漸無法號令各省，猶太人也在伊胡德省發展出自己的半獨立小國。以聖殿周圍為中心，加上有越來越多朝聖者提供資金，伊胡德省以《摩西五經》為律法，由大祭司王朝進行統治，這些大祭司可能是大衛王的祭司撒督的後人。聖殿的寶庫再度成為人們垂涎的目標。一名大祭司在聖殿內被自己貪婪的兄弟耶穌（亞蘭語的約書亞）所殺，這項褻瀆神聖的行為給了波斯總督藉口，他發兵攻打耶路撒冷，將黃金搶奪一空。

當波斯大臣因國內一連串暗殺陰謀而人人自危時，馬其頓國王菲利普二世已訓練了一支令人生畏的軍隊，他征服希臘城邦，而且準備對波斯發動聖戰，以報大流士及其子澤克西斯入侵希臘之仇。然而菲利普遭暗殺身亡，他二十歲的兒子亞歷山大取得王位，並且向波斯發動攻擊，使希臘的勢力延伸到耶路撒冷。

1 居魯士的寬容法令──後來在一根圓柱上被發現──為他贏得人權之父的稱號，這份法令的複本現在立於紐約市聯合國大樓的入口。不過居魯士並非自由派人士。當里底亞首都薩第斯（Sardis）反叛時，他屠殺了數千名居民。居魯士本人信仰阿胡拉．馬茲達（Ahura Mazda），祂是長了雙翼的波斯生命、智慧與光明之神。雅利安波斯人先知瑣羅亞斯德（Zoroaster）以阿胡拉．馬茲達的名號宣稱，生命是真實與謊言、光明與黑暗的戰爭。不過波斯沒有國教，而這種光明與黑暗鬥爭的多神信仰，與猶太教（及日後的基督教）並非不相容。事實上，波斯文裡的天堂paridaeza，後來成為我們的paradise。波斯的祭司稱為magi，是我們使用的magic這個字的字源，而據說是三名東方祭司通報了基督的降生。

2 這是聖經的誇張說法。有數千名猶太人選擇留在伊拉克與伊朗。巴比倫的猶太人在塞琉古王朝（Seleucids）、安息帝國（Parthians）、薩珊王朝（Sassanids）、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乃至於中世紀，一直是個富足、有權力與人口眾多的社群。直到蒙古入侵之前，巴比倫與耶路撒冷一樣，是猶太人的領導中心與學術重鎮。猶太人社群在鄂圖曼帝國與英國時期逐漸恢復。從一八八○年代開始，巴格達出現對猶太人的迫害（據說有三分之一的猶太人受害），在哈希姆王朝（Hashemite monarchy）時期更加嚴重。一九四八年，伊拉克有十二萬猶太人。當沙阿（shah）於一九七九年遭推翻時，伊朗有十萬名猶太人。伊拉克與伊朗的猶太人社群絕大多數都已遷移到以色列。今日有兩萬五千名伊朗猶太人與僅有五十名伊拉克猶太人。

3 大流士入侵裏海（Caspian）以東的中亞地區，騷擾印度與歐洲，攻擊烏克蘭，併吞色雷斯。他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位於今伊朗南部）建立奢華的宮殿首都，宣揚瑣羅亞斯德與阿胡拉．馬茲達的宗教，組織第一個世界性的通貨（達里克〔Daric〕），籌建一支由希臘人、埃及人與腓尼基人組成的海軍，並且建立世界第一個真正的郵傳制度，從蘇薩（Susa）到薩第斯，總長一千六百七十八英里的「王道」（King’s Road），每十五英里設置一個驛站。大流士三十年統治的成就，使他成為波斯帝國的奧古斯都。但即使是大流士也有其局限。西元前四九○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不久，他企圖入侵希臘，卻在馬拉松戰役遭遇敗績。

7　馬其頓人（西元前三三六～前一六六年）

亞歷山大大帝

亞歷山大的父親於西元前三三六年遭到謀殺，之後不到三年的時間，亞歷山大兩度擊敗波斯王大流士三世，迫使他決定東撤。亞歷山大一開始並未追擊大流士，而是沿著海岸往埃及進軍，並且命令耶路撒冷必須提供他的軍隊需要的一切補給。大祭司起初拒絕了。但這種狀況維持不了多久：當推羅起兵反抗他時，亞歷山大圍攻這座城市，城破之後，他下令將城中所有倖存者全釘上十字架。

亞歷山大「迅速登上耶路撒冷」，猶太史家約瑟夫斯日後寫道。約瑟夫斯宣稱，身穿紫紅袍服的大祭司，連同身穿白袍的耶路撒冷全城百姓，在城門前迎接亞歷山大。眾人簇擁著他進到聖殿，由他獻祭給猶太人的上帝。這則故事或許只是一廂情願，比較可能的狀況是大祭司與幾名半猶太半撒瑪利亞人領袖，前往濱海的拉什．哈．阿伊姆（Rosh Ha Ayim）向亞歷山大行臣服禮。亞歷山大仿傚居魯士，承認他們有權利依照自己的法律生活。[1] 亞歷山大接著繼續征服埃及，並且在當地建立亞歷山卓城，而後他往東前進，再也沒回到埃及。

在毀滅波斯帝國與擴張霸權直到巴基斯坦之後，亞歷山大開始了他的偉大計畫，把波斯人與馬其頓人融合成一支菁英種族來統治他的世界。即使亞歷山大的計畫不是那麼成功，他還是比歷史上其他征服者更深刻地改變了這個世界，他把自己認為的Hellenikon□□希臘文化、語言、詩歌、宗教、運動競技與荷馬式的王權──傳布出去，從利比亞的沙漠，到阿富汗的山麓。希臘的生活方式跟十九世紀的英國或今日的美國一樣，成為普世風格。此後，即使敵視這種哲學與多神文化的一神猶太教，也不得不透過希臘文化的透鏡來觀看這個世界。

西元前三二三年六月十三日，在征服了已知世界的八年之後，亞歷山大於巴比倫長眠，死因可能是熱病或中毒，享年三十三歲。愛戴他的

士兵魚貫經過他的臥榻，他們涕泗縱橫，悲不自勝。當眾將問亞歷山大，他的王國將交給誰時，亞歷山大回答說：「最強者居之。」

托勒密：安息日劫掠

亞歷山大麾下將領為了決定誰才是最強者而爭戰不休，時間長達二十年。耶路撒冷剛好處於這些馬其頓軍事領袖來往爭奪的地區，他們「在這裡幹盡各種惡事」。在兩名主要爭奪者的對抗中，耶路撒冷曾先後易手六次。它先由獨眼的安提戈諾斯（Antigonos）統治了十五年，直到西元前三○一年，他在一場戰爭中陣亡。之後的勝利者托勒密來到城牆外，宣布此後耶路撒冷歸他所有。

托勒密是亞歷山大的遠親，他是經驗豐富的將領，參與了從希臘到巴基斯坦的大小戰役，並且曾在巴基斯坦率領馬其頓艦隊沿印度河而下。亞歷山大死後不久，他分得埃及做為領土。當托勒密得知亞歷山大大帝的送葬隊伍正在返回希臘的路上，他於是迅速經由巴勒斯坦追上這批人，將先王遺體帶回，並且安葬於他的首都亞歷山卓。這位希臘最後護符（也就是亞歷山大的遺體）的守護者於是搖身一變成為先王遺志的繼承者。托勒密不僅是一名軍事領袖：他的錢幣上鑄印著他的人像，壯健的下巴與鈍鼻，掩飾了他心思的細膩與通情達理。

托勒密告訴耶路撒冷人，他希望在安息日當天進城向猶太人的上帝獻祭。正在休息的猶太人被他的伎倆所騙，於是托勒密占領城市，顯示猶太人對戒律的執著。但當天日落之後，猶太人便展開反擊。托勒密的軍隊於是在耶路撒冷到處燒殺擄掠──「房屋被搶奪，婦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擄去」。托勒密可能在巴里斯要塞駐防了馬其頓軍隊，這座要塞是尼希米所建，就位在聖殿北方。托勒密也流放了數千名猶太人到埃及。這些人在托勒密壯麗的首都亞歷山卓建立了說希臘語的猶太人社區。在埃及，托勒密與他的後繼者成為法老；在亞歷山卓與地中海世界，他們是希臘國王。托勒密又被稱為救世主，他接受了埃及當地的神祇──伊希絲與歐西里斯──與埃及的王權傳統，把自己的王朝塑造成埃及的神王與半神聖的希臘國王。他與他的兒子們征服賽普勒斯、昔蘭尼加

與一部分的安那托利亞及希臘島嶼。托勒密了解，想取得正當性與偉大名聲不能只靠外表的榮耀，還要有文化表現。因此，他使亞歷山卓成為世上最重要的希臘城市，不僅富裕而且高雅，他建立博物館與圖書館，聘用希臘學者，並且建造世界奇蹟法羅斯島燈塔。托勒密的帝國持續了三個世紀，直到他家族的最後一人──克利歐佩特拉。

托勒密活了八十幾歲，死後留下了一部亞歷山大史。繼姊者托勒密二世善待猶太人，他釋放十二萬名猶太奴隸，並且贈予黃金裝飾聖殿。他了解盛會與奇觀的力量。西元前二七五年，托勒密二世以酒神與豐收之神狄奧尼索斯之名為一群特殊的賓客舉辦遊行，其中有用豹皮製作的巨大酒囊，裡面可裝二十萬加侖的葡萄酒，以及一根長一百八十英尺、寬九英尺的巨大陽具圖騰，旁邊跟著大象以及來自帝國各地的臣民。托勒密二世也是一名熱心的書籍收藏者。當大祭司送了二十幾本猶太教《塔納赫》[2] 到亞歷山卓時，國王下令將其翻譯為希臘文。他尊重亞歷山卓的猶太學者，邀請他們共進晚餐討論譯文：國王承諾，「一切都會依照你們的習慣，我也是。」據說在七十天內，七十名學者各自翻譯出一模一樣的譯本。「七十士譯本」改變了耶路撒冷的歷史，也使日後基督教的傳布成為可能。由於亞歷山大的緣故，希臘文成了國際語言；於是聖經首次成為每個人都可以閱讀的作品。

多比雅的約瑟

在托勒密帝國統治時期，耶路撒冷仍維持半獨立的狀態，猶大王國還發行了自己的錢幣，上面刻著「Yehud」。耶路撒冷不只是政治體，它也是上帝的城市，由大祭司來統治。這些歐尼亞斯家族（Oniad family）的後裔，宣稱自己是聖經記載的祭司撒督的子孫，他們只需定期向托勒密帝國進貢，就能享有積聚財富與權力的特權。西元前二四○年代，大祭司歐尼亞斯二世企圖拒繳應付給施惠者托勒密三世的二十銀塔倫。此舉為一名各方關係良好的年輕猶太人創造了機會，他決定提出比歐尼亞斯二世更好的條件來獲取耶路撒冷，乃至於整個猶大地區。

這名冒險家是歐尼亞斯二世的外甥約瑟，[3] 他啟程前往亞歷山卓，

托勒密三世此時正在舉辦拍賣：誰承諾的貢金越高，誰就能取得猶大地區的統治權與徵稅權。來自敘利亞的大人物嘲笑年輕的約瑟，但約瑟卻以死皮賴臉的手法贏得拍賣。他先設法見到並且蠱惑國王。當托勒密三世要求出價時，傲慢的約瑟擊敗所有對手，取得了柯伊勒─敘利亞（Coele-Syria）、腓尼基、猶大與撒瑪利亞的統治權。國王要求約瑟依照慣例向他行臣服禮，並且保證他會繳交承諾的貢金。「國王啊，我不會繳給任何人，」這名自大的耶路撒冷人說：「除了你與你的妻子。」約瑟很可能因自己的無禮而掉了腦袋，但托勒密卻笑著同意了。

約瑟在兩千名埃及步兵護送下回到耶路撒冷。他必須證明自己的能耐。當亞實基倫拒絕繳稅時，約瑟殺了二十名領導抗稅的百姓。亞實基倫馬上就屈服了。

約瑟就像《創世紀》裡與他同名的約瑟一樣，在埃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獲得成功。在亞歷山卓，約瑟除了與國王相善，也愛上一名女演員。當他成功贏取這名女子的芳心時，他的弟弟卻偷偷用自己的女兒取代了女子。夜裡，約瑟因為喝得爛醉而沒察覺到這一點，等到他清醒之後，他愛上了自己的姪女，他們的聯姻也鞏固了王朝。然而，他們的兒子希爾卡諾斯（Hyrcanus）長大之後卻成了跟約瑟一樣的無賴。約瑟雖然過著奢華的生活、實施嚴厲的統治與課徵重稅，但他卻是個「高尚的好人」，約瑟夫斯讚美他的「認真、智慧與正義。他使猶太人脫離貧困與卑賤，使他們過好日子」。

多比雅的約瑟對埃及諸王來說相當重要，因為此時埃及正與敵對的馬其頓塞琉古王朝爭奪中東的控制權。西元前二四一年左右，托勒密三世擊敗了大敵，為了表示感謝，他親自來到耶路撒冷向聖殿獻祭，東道主當然是約瑟本人。然而，托勒密三世去世之後，埃及人開始遭受塞琉古國王的挑戰，此人只有十幾歲，卻有著難以扼抑的野心。

安條克大帝：大象的戰爭

挑戰者是亞洲的馬其頓國王安條克三世。西元前二二三年，這名四處漫遊的十八歲年輕人繼承了尊貴的頭銜與四分五裂的帝國，[4] 但他擁

有力挽狂瀾的才能。安條克以亞歷山大的繼承者自居，與其他的馬其頓國王一樣，他將自己與阿波羅、赫克利斯、阿基里斯，以及最重要的宙斯連繫起來。在一連串緊湊的戰役之後，安條克重新征服亞歷山大的東部帝國，最遠到達印度，此舉為他贏得了「大帝」的稱號。他一再進攻巴勒斯坦，但托勒密帝國也一再擊退他的入侵，於是年邁的多比雅的約瑟仍繼續統治耶路撒冷。但約瑟的兒子希爾卡諾斯卻倒戈攻擊耶路撒冷。約瑟在擊敗兒子後不久就去世，而希爾卡諾斯則繼續在今日的約旦擴展領域，以建立自己的領地。

西元前二○一年，年過四十的安條克大帝從東部戰場凱旋而歸。耶路撒冷「夾在兩強之間，宛如風雨中搖晃不定的船隻」。最後，安條克擊敗埃及人，耶路撒冷於是歡迎新主人的到來。「當我們進入猶太人城市，」安條克說：「猶太人熱烈款待我們，由他們的長老負責迎接，並且幫助我們驅逐埃及守軍。」塞琉古國王與大軍的到來是一幅令人難忘的景象。安條克頭戴王冠，深紅靴子繡著金線，頂著寬邊帽，披著深藍色披風，上面裝飾著金色的星星，脖子上還別著深紅色的領針。耶路撒冷百姓負責提供膳食給安條克的多國大軍，包括手持薩里沙長槍的馬其頓方陣步兵、克里特島的山地戰士、奇里乞亞輕步兵、色雷斯投石兵、密細亞弓兵、里底亞擲槍兵、波斯弓兵、庫爾德步兵、伊朗重騎兵，以及最令人聞風喪膽的象兵──或許這是第一次有大象出現在耶路撒冷。[5]

安條克承諾重修聖殿與城牆，重新充實耶路撒冷的人口，並且同意猶太人可以「依照自己祖先訂下來的法律」統治自己的土地。他甚至禁止異邦人進入聖殿或「將馬肉或騾肉或野生或馴養的驢子或豹、狐狸或兔子肉攜入耶路撒冷」。大祭司西門當然支持對的一方：他絕不讓耶路撒冷完全滿足於這位寬大的征服者的統治。耶路撒冷百姓回顧這段時期，認為此時是由西門這位理想的大祭司統治的黃金時代，他們說，西門就像「晨星閃爍著透過雲層」。

義人西門：晨星

當西門[6]於贖罪日從至聖所現身時，這位大祭司「身穿華麗祭袍，

走上祭壇」。他是大祭司的典範，如同受膏立的君王一般，成為猶大的統治者。他結合了君主、教宗與阿亞圖拉（譯註：ayatollah，伊斯蘭教什葉派通曉伊斯蘭教學問的學者）於一身：他身穿鍍金袍服、閃亮胸甲與類似王冠的頭巾。他在頭巾上裝飾nezer，這是象徵生命與救贖的金花，也是過去猶大國王使用過的頭飾。耶穌．便西拉，《便西拉智訓》的作者，他是第一位捕捉到這座繁盛城市的神聖戲劇的作者，他形容西門是「一棵高聳入雲的柏樹」。

耶路撒冷成了神權國家—這個詞是史家約瑟夫斯所創，用來形容這個小國「所有的最高權力與權威全源於上帝」。生活的各項細節全有法律嚴厲規範，因為在這裡，政治與宗教並無區別。在耶路撒冷，你看不到任何塑像與雕刻的形象。民眾像著了魔一樣謹遵安息日的規定。所有反對宗教的罪行都會被處以死刑。當時有四種死刑：石擊之刑、火刑、斬首與絞刑。通姦者要用石頭砸死，這種刑罰由村落鄰里的居民共同實施（不過死刑犯先是被推落懸崖，等到真的要投石的時候，他們早已陷入昏迷狀態）。弒父的兒子以繩子勒殺。同時與母女私通的男子要被燒死。

聖殿是猶太人生活的中心：大祭司與他的議會—猶太公會—在這裡集會。每天早晨，號角響起，宣布進行一日最早的祈禱儀式，就像伊斯蘭教報告祈禱時刻的人（muezzin）一樣。每日四次，七支銀號角發出刺耳的聲音，召喚崇拜者到聖殿匍匐敬拜。一日兩次獻祭，需要在聖殿祭壇供奉一隻身上沒有傷疤的公羊、公牛或公鴿，早晚各一次，上供時必須在祭壇焚香祝禱，這是猶太教的重要儀式。holocaust（大屠殺）這個字源自希伯來文olah，意思是「往上」，指焚燒整隻動物，讓煙「往上」傳達給上帝。整座城市肯定瀰漫著聖殿祭壇的味道，香爐裡混雜著肉桂的香味與焚燒動物肉體的惡臭。因此耶路撒冷人在身上塗了一堆沒藥、甘松與香油一點也不奇怪，這都是為了蓋住那股味道。

朝聖者為了參與節日而湧入耶路撒冷。在聖殿北方的羊門，用來燔祭的牛羊聚集於此。在逾越節，有二十萬隻羔羊遭到屠殺。住棚節是耶路撒冷一年中最神聖也最有活力的一個星期，此時男女都會穿著白色服飾在聖殿庭院裡跳舞、唱歌、揮舞火把與宴飲。他們蒐集了棕櫚與樹枝

在自己的房子屋頂上或聖殿庭院裡建造小屋。[7]

然而，即使在純潔的西門統治下，還是有許多外表看起來像富裕希臘人的世俗猶太人，住在聖殿西邊山坡稱為上城的新希臘式宮殿裡。狂熱的猶太保守派視為異教污染，這些世界主義者卻認為是文明。這是耶路撒冷新模式的起源：耶路撒冷越神聖，就越分裂。兩種生活方式緊鄰在一起，醞釀出世代相傳的家族仇恨。現在這座城市──以及猶太人的存在──正遭受尼布甲尼撒以來最惡名昭彰的怪物威脅。

神顯者安條克：瘋狂的上帝

耶路撒冷的施恩者安條克大帝馬不停蹄：現在他把征服的目標轉向小亞細亞與希臘。但這位過於自信的亞洲國王低估了新興羅馬共和國的實力，後者才剛擊敗漢尼拔與迦太基，成為西地中海的霸主。羅馬擊退安條克入侵希臘的部隊，逼迫他交出所有的艦隊與象隊，並且將他的兒子送到羅馬充當人質。安條克東歸充實國庫，卻在掠奪波斯神廟時遇刺身亡。

從巴比倫到亞歷山卓的猶太人，莫不向聖殿繳交什一稅，耶路撒冷因此變得極為富有，充盈的府庫不僅加劇猶太領導人之間的鬥爭，也引起需錢孔急的馬其頓國王的覬覦。新任亞洲國王襲取了父親的尊號，他火速趕回首都安提阿奪位，並且殺光其他可能威脅政權的家族成員。成長於羅馬與雅典，安條克四世遺傳了父親的傑出才能，但他好發威脅之語且性喜浮誇，使他更像瘋狂炫耀的卡里古拉與尼祿。

身為安條克大帝之子，他必須證明自己的才能。安條克四世俊美但精神錯亂，他喜愛壯觀的宮廷儀式，卻對宮廷的規矩感到厭煩，他以自己有權做出令人驚訝的事而自豪。在安提阿，這名年輕國王在大廣場喝得爛醉，並且到公共浴場洗浴與使用昂貴的軟膏按摩，他還在浴池裡與馬伕與挑伕稱兄道弟。當一名旁觀者埋怨他用掉太多沒藥時，安條克下令把那瓶沒藥瓶砸在那人頭上，結果眾人紛紛向前搶著使用這些無價的藥劑，因而引發暴動，而安條克只是在一旁歇斯底里地笑著。這位國王也喜歡打扮自己，他經常頭戴玫瑰王冠，披著黃金披風出現在大街上，

但只要有民眾盯著他看，他就對著民眾丟擲石塊。在晚間，他則擠進安提阿人潮洶湧的後街。安條克會主動向陌生人示好，但他的善意就像豹一樣反覆無常，冷酷無情的他可能一轉身就變得十分和善。

希臘化時代的君主經常認為自己是赫克利斯與其他諸神的後裔，但安條克卻更進一步。他自稱是Epiphanes（神顯現自身），但他的臣民卻叫他Epumanes（瘋子）。安條克雖然瘋癲，卻不失條理，他希望藉由單一的國王與單一的宗教崇拜來鞏固他的帝國。他深切期望他的臣民能崇拜自己的地方神明，並且將這些神明與希臘諸神以及對他的崇拜合而為一。但對猶太人而言，事情沒那麼簡單，因為他們與希臘文化有著複雜的愛憎關係。他們渴望希臘文明，但痛恨希臘的支配。約瑟夫斯說，猶太人認為希臘人怠惰、雜交、走在時代前端，但終無大用。不過許多耶路撒冷人已經過著時髦的生活方式，使用希臘與猶太名字來顯示自己同時具有兩種身分。猶太保守派不同意這種做法：對他們來說，希臘人只是偶像崇拜者，他們裸體的運動員令猶太人感到作嘔。

猶太顯貴第一個反應是火速趕往安提阿，競相出價標下耶路撒冷的統治權。這場危機的展開與家族因金錢與影響力結下的仇恨有關。當大祭司歐尼亞斯三世向國王出價時，他的兄弟耶孫多出了八十塔倫，耶孫回來時已擬定計畫，要將耶路撒冷打造成希臘「城邦」：他將城市重新命名為耶路撒冷的安提阿以榮耀國王，貶低《摩西五經》的地位，而且興建希臘體育館，位置可能位於面向聖殿的西方山丘上。耶孫的改革相當受歡迎。年輕猶太人在體育館裡競相表現時髦，他們戴著希臘帽，全身裸體的從事運動。他們也想廢除割禮──與上帝立約的印記──並且佯裝包皮已經復原，這顯然是出於時尚而非舒適的考量。但耶孫自己卻在競價購買耶路撒冷統治權時輸了：他派了忠實的追隨者梅內拉歐斯（Menelaos）到安提阿獻上貢金。但梅內拉歐斯這名惡棍卻盜取聖殿資金，在競價時擊敗耶孫而買到大祭司一職，即便他不具備必要的撒督家族血統。梅內拉歐斯奪取了耶路撒冷。當耶路撒冷居民派代表晉見國王表示抗議時，國王將他們全部處死，他甚至允許梅內拉歐斯殺死前任大祭司歐尼亞斯。

安條克最關心的是募集資金以重新征服他的帝國──而他將發動一場

驚人的軍事行動：統一托勒密與塞琉古帝國。西元前一七○年，安條克征服埃及，但耶路撒冷人卻為他的勝利潑了一盆冷水，他們在被罷黜的耶孫領導下發動叛亂。瘋子安條克回師穿過西奈，旋即攻陷耶路撒冷，並且放逐了一萬名猶太人。 8 在他的忠實追隨者梅內拉歐斯陪伴下，安條克進入至聖所，這是不可原諒的褻瀆行為，而且偷了價值連城的物品──金壇、燈臺與陳設餅的桌子。更糟的是，安條克命令猶太人把他當成上帝現身一樣向他獻祭，這對許多或許受到希臘文化吸引的猶太人來說是一項忠誠測試──他在箱子裡裝滿聖殿的黃金，然後立即回到埃及消滅反抗勢力。

安條克喜歡扮成羅馬人，他誇耀身上的羅馬長袍，並且在安提阿舉行虛有其表的選舉，另一方面，他又秘密重建條約禁止的艦隊與象隊。但決心掌握地中海東部的羅馬對安條克的新帝國毫不寬容。當羅馬使臣波皮里烏斯．拉埃納斯（Popillius Laenas）在亞歷山卓與國王會面時，他大膽地在安條克周圍的沙地上畫了一個圈，並且要求他必須從埃及撤軍才能走出這個圓圈──「draw a line in the sand」（畫下底線）這句話就是這麼來的。安條克「發自內心痛苦地呻吟著」，向羅馬的權力彎腰。

在此同時，猶太人拒絕向神顯者安條克獻祭。為了確保耶路撒冷不會三度叛亂，瘋子安條克決定把猶太宗教連根拔起。

神顯者安條克：另一位行毀壞可憎的

西元前一六七年，安條克用詐術在安息日攻下了耶路撒冷，他屠殺數千名猶太人，摧毀城牆，並且建築新的城寨阿克拉。爾後將城市交給希臘總督與共謀者梅內拉歐斯。

安條克禁止在聖殿獻祭或舉辦儀式，他禁止安息日、猶太律法與割禮，否則處以死刑；他又命令用豬肉來玷污聖殿。十二月六日，聖殿被祝聖為國家神明奧林匹亞宙斯的祭壇──這是不折不扣行毀壞可憎之事。人們要在至聖所外的祭壇向神王安條克獻祭，或許就在他的面前敬拜。「聖殿充滿了喧鬧，異教徒在此與妓女狂歡調情」，在「神聖的地方」

私通。梅內拉歐斯默許這一切，人們戴著常春藤王冠走過聖殿，在祈禱之後，就連許多祭司也跑去體育館觀看裸體的體育競技。

在安息日舉行儀式的人要不是被活活燒死，就是遭受從希臘引進的可怕刑罰：釘十字架。一名老人因不吃豬肉而被處死；為自己的孩子行割禮的婦女，連同自己的孩子從耶路撒冷城牆被推下。《摩西五經》被撕成碎片，並且公開加以燒燬：凡擁有複本者，一律處死。然而《摩西五經》跟聖殿一樣，有人看得比生命還重要。接二連三的死刑造成新的殉教者崇拜，而且刺激出對啟示的期望。在耶路撒冷，「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醒，其中有得永生的」，邪惡將會墮落，善將隨著彌賽亞到來而得勝—人子將被賦予永遠的榮耀。[9]

安條克返回安提阿，為這場帶有瑕疵的勝利大肆慶祝。穿著黃金盔甲的斯基泰騎士、印度象、角鬥士與安上金馬轡的尼賽亞馬，在首都遊行展示，後面跟著戴著鍍金王冠的年輕運動員，一千頭用來獻祭的牛，擺放了雕像的花車，還有婦女對著群眾噴灑香水。角鬥士在圓形競技場裡格鬥，國王在王宮裡款待上千名賓客，他讓噴泉噴出紅色的葡萄酒。瘋子安條克打理每一件事，他騎馬穿梭於遊行行列，接待賓客，與喜劇演員插科打諢。在晚宴最後，喜劇演員抬了一個人像過來，上面還蒙著一塊布。他們把人像放在地上，當各種樂器齊鳴那一刻，人像突然掀去蓋布，原來是國王，他全身赤裸，開始跳起舞來。

在這個瘋狂墮落之地的遙遠南方，安條克的將領正在大肆迫害。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摩丁村，一名老祭司名叫瑪他提亞，他是五名兒子的父親，他被下令要向安條克獻祭來證明他不再是猶太人，但他回答說：「即便君王治下諸國之民都聽從他，我和我的兒子仍照我們祖先的約去行。」當另一名猶太人上前獻祭時，瑪他提亞的「熱忱被點燃了，體內熱血澎湃，」他抽出劍，殺死第一名叛徒，然後又殺了安條克的將領，並且拆毀祭壇。「凡是願意守約的」，他說：「就隨我來。」老人與五個兒子逃進山裡，一些極其虔誠的猶太人加入他的行列，這些人稱為義人—哈西德派。起初，他們極為虔誠，乃至於在戰爭時也（災難性地）遵守安息日的戒律：希臘人很可能專挑星期六發動戰爭。

瑪他提亞不久就死了，三子猶大成為耶路撒冷附近山區的指揮者，

他擊敗三排敘利亞士兵。安條克起初對猶太人叛亂不以為意，他逕自率軍征討東方的伊拉克與波斯，把平定亂事的任務交給總督里西阿斯（Lysias）。但猶大連他也擊敗了。

就連安條克也了解，當他在遙遠的波斯作戰時，猶大的勝利很可能威脅他的帝國，於是他取消了恐怖統治：他寫信給親希臘的猶太公會成員表示，猶太人可以「使用他們認為適當的肉類與遵守他們自己的法律」。然而為時已晚，不久，神顯者安條克癲癇發作，從戰車墜地而死。在此之前猶大已取得英雄稱號，這個稱號將成為王朝的名稱：鐵鎚。

1 撒瑪利亞人已經發展出自己的半猶太崇拜儀式，這種崇拜是以尚未受到新巴比倫法律影響的猶太教為基礎。在波斯統治時期，撒瑪利亞由參巴拉總督家族管轄。撒瑪利亞人被排除在耶路撒冷之外，這激勵他們在基利心山（Mount Gerizim）建立自己的聖殿，並且與猶太人及耶路撒冷結下深仇大恨。與許多家族衝突一樣，撒瑪利亞人與猶太人的仇恨只是起於微小的嫌隙。撒瑪利亞人成為次等百姓，被猶太人當成異教徒來鄙視，耶穌的「好撒瑪利亞人」故事之所以令人感到驚訝，原因即在於此。以色列大約還住著一千名撒瑪利亞人：猶太教牲禮祭祀的儀式早已消失多年，但二十一世紀的撒瑪利亞人仍每年到基利心山奉獻逾越節的羊羔。

2 《塔納赫》這個名字是希伯來文的法律、先知與作品三個詞的首字母縮寫而成，這本書後來被基督徒稱為舊約聖經。

3 約瑟的家族是混雜了不同起源的猶太人，他們或許是亞捫人多比雅（Tobiah the Ammonite）的子孫，曾經反抗過尼希米。約瑟的父親多比雅是權貴，與托勒密二世來往親密──掌管莎草紙檔案的皇家官吏西嫩（Zenon）顯示他與國王有商業往來──而且統治了暗嫩地區（今日的約旦）大片的地產。

4 亞歷山大死後，諸將瓜分帝國，安條克為托勒密以外另一個大王朝的繼承者。托勒密一世在埃及建立王國之後，轉而支持安條克的祖先塞琉古──亞歷山大麾下軍官──奪取巴比倫。塞琉古的才能不下於托勒密，他重新征服了亞歷山大在亞洲的大部分領土，因此得到了亞洲國王的尊號。塞琉古統治從希臘到印度河的大片領域，卻在顛峰時期遭到暗殺。塞琉古家族曾被應允柯伊勒──敘利亞之地，但托勒密卻拒絕交出，結果造成長達一世紀的敘利亞戰爭。

5 這是戰象盛行的時代。自從亞歷山大從印度戰場帶回象隊之後，這些外皮厚重宛如盔甲的動物就成了歷任馬其頓國王耀武揚威的重要（與昂貴）武器──不過這些大象踩死絕大多數的是自己人，而不是敵人。就在同一時期，西方的迦太基人──推羅腓尼基人的後裔──與羅馬人正在爭奪地中海霸權。傑出的迦太基將領漢尼拔進攻義大利，並且讓他的戰象翻越了阿爾卑斯山脈。安條克部署的是印度象，托勒密擁有非洲象，而漢尼拔使用的是體格較小、現在已經滅絕的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脈的大象。

6 有些史家認為西門實際的統治時間是在托勒密一世時代。史料是矛盾的，但他最有可能是與安條克大帝同時的西門二世，因為西門二世也曾重建要塞，重修聖殿，並且在聖殿山增加了一座巨大水池。他的墳墓位在舊城北方巴勒斯坦的謝克加拉（Sheikh Jarrah）區裡。在鄂圖曼帝國統治期間，每年都會舉辦「猶太郊遊」，由穆斯林、猶太人與基督徒一起慶祝，這是在民族主義出現之前所有教派共同參與的節日。今日，墳墓成了一座猶太神龕，而且位於以色列計畫在鄰近設立住居地的中心。然而這座墳墓就跟耶路撒冷許多遺址一樣，本身其實是一則神話：它不是義人西門的安息之地，也不是猶太人的墳墓。它實際的年代是在五百年後，真正的墓主是一名羅馬貴婦尤莉亞．薩賓娜。

7 主要的猶太節日，如逾越節、七七節（Weeks）與住棚節，仍在發展中。逾越節是春天的節日，現在結合了兩種古老的無酵餅宴飲與《出埃及記》的故事。逐漸地，逾越節取代了住棚節成為耶路撒冷主要的猶太節日。住棚節在今日稱為Sukkot，猶太兒童仍會搭建收成小屋，上面裝飾水果。聖殿職責由利未人（Levites，利未支派的子孫）與祭司（摩西兄長亞倫〔Aaron〕的子孫，他們本身也是利未人的苗裔）輪流擔當。

8 耶孫再次逃亡，由支持他的多比雅的希爾卡諾斯庇護他。希爾卡諾斯統治約旦大部分地區已有四十年，即使托勒密喪失了耶路撒冷，他仍與托勒密維持盟友關係。希爾卡諾斯與阿拉伯人對抗，而且在阿拉克埃米爾（Araq e-Emir）建立了奢華的堡壘，上面有著美麗的雕刻與觀賞用的花園。當安條克征服埃及，並且再度取得耶路撒冷時，希爾卡諾斯已無選擇：多比雅家族的最後一人只能選擇自殺。他的宮殿遺跡現在成了約旦的觀光景點。

9 《但以理書》蒐集了一些故事，有些來自於巴比倫流亡，有些來自於安條克的迫害：烈火的窯也許可以形容他的痛苦。但以理提出難解的「人子」異象，啟示了耶穌。殉教者崇拜將在基督教初期繼續受到重視。

8　馬加比家族（西元前一六四～前六六年）

鐵鎚猶大

西元前一六四年冬天，鐵鎚猶大征服了所有猶大地區與耶路撒冷，只剩下安條克新建立的阿克拉堡壘。猶大看見聖殿一片荒煙蔓草，不禁悲從中來。他燃香祝禱，重新供奉至聖所，十二月十四日，他恢復獻祭儀式。耶路撒冷遭掠奪之餘，城內缺乏油脂點燃聖殿燭臺，但不知何故，蠟燭從未熄滅。聖殿的解放與重新神聖化，猶太人至今仍在光明節慶祝此事，光明節又稱獻殿節。

鐵鎚猶大—在亞蘭語中，鐵鎚稱為Maqqabah（馬加比）[1]—轉戰約旦各地，並且派遣兄長西門去拯救加利利的猶太人。然而少了猶大領軍，猶太人很快就遭到擊敗。猶大進行反擊，他攻下希伯崙與以東，摧毀亞實突的異教神龕，然後圍困耶路撒冷的阿克拉。但塞琉古攝政卻在伯利恆南方的貝特薩卡里亞（Beth-Zacharia）擊敗馬加比家族，進而圍攻耶路撒冷。此時安提阿突然爆發叛亂，攝政只好與猶太人訂定城下之盟，同意讓猶太人「依照自己的法律」生活，以及在聖殿進行崇拜。在尼布甲尼撒之後的四個世紀，猶太人終於恢復了獨立地位。

然而猶太人尚未真的安全。陷入內戰的塞琉古王朝雖然步入衰微，但實力依然強大，它決心擊潰猶太人，保住巴勒斯坦。這場邪惡而複雜的戰爭持續了二十年。我們毋需詳述每個細節以及其中許多名字大同小異的覬覦者，但確實有好幾次，馬加比家族被逼到危急存亡的關頭。然而這個富於機智、天賦過人的家族卻總能死裡逃生，進行反擊。

阿克拉堡壘居高臨下俯瞰聖殿，持續困擾著分裂的耶路撒冷。當號角響起，祭司再次進行獻祭，約瑟夫斯說：阿克拉的異教傭兵與背教的猶太人有時會「突然從堡內衝出，殺死那些上山參拜聖殿的人」。耶路撒冷人處死大祭司—「所有罪惡的根源」—梅內拉歐斯，另行推選新任大祭司。[2] 但塞琉古捲土重來，將領尼迦挪再度攻下耶路撒冷。這名希

臘人指著祭壇威脅說：「如果不將猶大及他的窩藏者交出來，那麼我會把聖殿燒個精光。」

猶大為了保住性命，於是向希臘王國的大敵羅馬求助，而羅馬也馬上承認猶太人的獨立地位。西元前一六一年，鐵鎚猶大擊敗尼迦挪，他下令將他的頭與手臂砍下來送到耶路撒冷。在聖殿裡，他獻上這些殘忍可怕的戰利品—曾經威脅要摧毀聖殿的手與割下來的舌頭，已經被切成肉條，掛在外頭供鳥啄食，至於頭顱則高懸在堡壘頂端。耶路撒冷人歡度尼迦挪日，將其視為獲得解救的節日。後來，塞琉古擊敗而且殺害了鐵鎚猶大；耶路撒冷陷落。猶大被葬在摩丁。就在大勢已去之時，猶大的兄弟起而繼承他的遺志。

偉大的西門：馬加比家族的勝利

歷經兩年的逃亡，猶大的弟弟約拿單現身於沙漠地區，他再度擊敗塞琉古的軍隊。此時耶路撒冷仍在希臘人的控制下，約拿單於是在耶路撒冷北方的密抹建立朝廷。約拿單有「外交家」的稱號，他利用敘利亞與埃及之間的矛盾，再度取得耶路撒冷。然後，他修復城牆，再次為聖殿祝聖，而且在西元前一五三年說服塞琉古國王任命他為「國王之友」，使他名列塞琉古的黃金扣環階層，同時也讓他成為大祭司。在住棚節這個最喧鬧的節日裡，約拿單接受膏禮，佩戴王室花朵，穿上祭司袍服。然而約拿單的出身不過是地方上的小祭司，與撒督家族毫無瓜葛。因此，至少有一個猶太教宗派認為約拿單是「邪惡祭司」。

起初，約拿單得到埃及國王托勒密六世的支持。托勒密率軍沿海岸北上直至約帕（Joppa，最接近耶路撒冷的海港，即雅法）與約拿單見面，兩人各自展示了法老與大祭司的威儀。在托勒梅斯（Ptolemais，今日的阿卡〔Acre〕），托勒密六世實現了從亞歷山大大帝以來每個希臘國王的夢想：他被加冕為埃及與亞洲國王。但就在他宣揚勝利的時刻，他的馬看見塞琉古的戰象，在驚嚇中抬起了前腳，托勒密因而陣亡。[3]

當敵對的塞琉古陷入內爭之時，約拿單也不斷改變支持的對象以從中取利。一名塞琉古王位篡奪者在安提阿王宮遭到圍困，他以答應讓猶

太人獨立為條件向約拿單請求援助。約拿單於是率領兩千名士兵從耶路撒冷出發，一路通過今日的以色列、黎巴嫩與敘利亞，最後抵達了安提阿。猶太士兵從王宮發射箭矢，然後在陷入火海的城內，跳過一個又一個的屋頂，順利救出國王。回到猶大之後，約拿單征服了亞實基倫、加薩與伯夙（Beth-Zur）□□而且開始圍攻耶路撒冷的阿克拉堡壘。但約拿單被引誘前往托勒梅斯，在未帶侍衛之下，去見他最近締結的希臘盟友，結果對方把他抓住，並且帶著他朝耶路撒冷進軍。

馬加比家族未被擊垮，他們還有一個兄弟。這個人就是西門，他重新為耶路撒冷加添防禦工事，並且聚集軍隊。由於遭遇突如其來的暴風雪，希臘人不得不撤軍，為了洩憤，他們把俘獲的約拿單，也就是西門的弟弟處死。西元前一四一年春，西門攻下阿克拉並加以拆除，[4] 他夷平了山丘上所有建築物，然後以「讚美、棕櫚枝、豎琴、鐃鈸、維奧爾琴與聖歌」在耶路撒冷慶祝勝利。「異教徒加諸於以色列的軛被卸下」，猶大大會擁護西門擔任世襲君主，並且以象徵王室的紫衣金釦袍服加諸在他身上，除了頭銜之外，西門從各方面來說都已經算是猶大國王。「民眾開始在契約上寫著：『猶太人的大王、大祭司、統帥與領袖西門元年。』」

約翰．希爾卡諾斯：帝國建造者

西元前一三四年，西門的聲望如日中天，此時他接受女婿的晚宴邀請。在那裡，馬加比家族第一代的最後一人遭到殺害，他的女婿抓住了西門的妻子與兩個兒子。刺客還企圖抓住另一個兒子約翰—希伯來文是Yehohanan□□但他成功逃回耶路撒冷，並且據守該城。

約翰遭遇來自四面八方的災難。當他圍攻陰謀者的據點時，他的母親與兩名兄長當著他的面被砍成碎片。身為第三子，約翰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統治者，但他擁有家族的天分，他「深具魅力的彌賽亞特質」使他成為理想的猶太領袖。約瑟夫斯提到，事實上，上帝給予約翰「最大的三項特權—統治一國的權力，大祭司的職位與預言的天賦」。

塞琉古國王希德人安條克七世利用猶太人內戰的機會再次攻下巴勒

斯坦，並進而圍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居民開始挨餓，此時安條克七世表示願意協商，他在住棚節送上了「大批用來獻祭」的牛，牛角上還鍍了黃金。約翰也願締和，他同意移交他征服的猶大以外地區，並且支付五百銀塔倫與拆毀城牆。

約翰必須出兵協助新主子對抗在伊朗與伊拉克興起的強權：安息人。遠征的結果對希臘人是一場災難，對猶太人卻是福從天降。約翰可能私底下與擁有許多猶太臣民的安息王達成協議。希臘王遭到殺害，但約翰不知用了什麼方法竟能全身而退，返國之後，他馬上恢復了王國的獨立地位。[5]

此時，周圍的大國全因內部紛爭而無暇他顧，約翰因此有機會進行從大衛以來未曾有過的大規模征服，而大衛也以相當諷刺的方式資助約翰的戰爭：約翰劫掠了大衛的陵寢，位置可能是在大衛舊城。約翰穿過約旦征服馬達巴，逼迫南方的以東人（當時稱為以都瑪雅人〔Idumeans〕）改信，並且在取得加利利之前先摧毀撒瑪利亞。在耶路撒冷，約翰在不斷擴大的城市周圍建造所謂的第一城牆。[6] 約翰的王國是一個地區性的強權，它的聖殿是猶太人生活的中心，不過在地中海周邊不斷成長的猶太社區也開始在各地的猶太會堂進行每日的禱告儀式。或許就是在這個充滿自信的新時代裡，二十四書成為猶太舊約聖經的公認文本。

約翰去世之後，他的兒子阿里斯托布洛斯自稱為猶大國王──這是自西元前五八六年以來耶路撒冷的第一位國王──並且征服了伊托利亞（Iturea，今以色列北部與黎巴嫩南部）。然而此時的馬加比家族與他們的敵人希臘人也沒什麼兩樣，他們同時使用希臘與希伯來姓名。他們的行徑也開始與殘暴的希臘暴君無異。阿里斯托布洛斯將自己的母親關進牢裡，而且把比他更得民心的弟弟殺死，這項罪行使他在罪惡感的糾纏下發瘋。然而，當他不斷吐血陷入彌留之際，他卻擔心自己的弟弟，傲慢的亞歷山大．揚奈歐斯（Alexander　Jannaeus），將成為毀滅馬加比家族的怪物。

色雷斯人亞歷山大：狂暴的年輕公獅

國王亞歷山大（他的名字Jannaeus是希伯來文Yehonatan的希臘文拼法）在穩定了耶路撒冷的局勢之後，馬上迎娶兄長阿里斯托布洛斯的遺孀為妻，並且著手進行征服，準備建立猶太人的帝國。亞歷山大冷血無情，不久猶太人便因他的殘酷而怨聲載道。亞歷山大任意向鄰邦啟釁—希臘諸王國正在崩解，羅馬人則尚未到來。亞歷山大雖然屢戰屢敗，卻總能生存下來，這主要歸因於他的運氣奇佳，[7] 以及他一貫的凶殘：猶太人給他取了色雷斯人這個綽號，用來表示他的野蠻殘忍以及僱用希臘傭兵的行徑。

亞歷山大征服位於埃及邊境的城市加薩與拉菲亞，以及位於北方的戈拉尼提斯（Gaulanitis，今戈蘭）。他在摩押中了納巴泰阿拉伯人（Nabataean Arabs）的埋伏，倉皇逃回耶路撒冷。當他在住棚節以大祭司身分主持典禮時，民眾紛紛朝他丟擲水果。亞歷山大受到虔信的法利賽人—他們遵循口述傳統與恪守《摩西五經》的文字—的刺激，他們嘲弄國王，因為他的母親是犯人，所以他沒有資格擔任大祭司。亞歷山大一怒之下，讓他的希臘傭兵在街上屠殺了六千名百姓。塞琉古利用民眾造反的機會攻打猶大。亞歷山大逃到山裡。

他等待時機，計畫復仇。當國王再度回到耶路撒冷時，他屠殺了五萬名自己的人民。他慶祝自己的勝利，一邊舉辦宴會，一邊與嬪妃雀躍地看著八百名叛軍在山丘上被釘十字架。這些人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妻兒被割斷喉嚨。「這頭狂暴的年輕公獅」，他的敵人這麼叫他，最後死於酒精中毒。他留給妻子撒羅米．亞歷珊德拉（Salome Alexandra）一個猶太帝國，包括今日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敘利亞與黎巴嫩這些國家一部分的領土。他告訴妻子必須隱匿他的死訊不讓士兵知道，直到她已經掌握耶路撒冷為止，而日後需與法利賽人共同統治這個國家。

新女王是耶洗別的女兒以來，第一位統治耶路撒冷的女子。然而，哈斯蒙王朝的智慧與才能已經耗盡。撒羅米．亞歷珊德拉（Salome是Shalomzion的希臘文拼法，而Shalomzion的意思是錫安和平）身為兩名國王的遺孀，具有相當高的才能，她在法利賽人的協助下，仍能以六旬的高齡統治這個小帝國。儘管如此，她卻難以控制自己的兩個兒子：長

子大祭司約翰．希爾卡諾斯二世缺乏活力，次子阿里斯托布洛斯二世則是精力過剩。

在北方，羅馬無情地繞著地中海不斷前進，先是併吞希臘，然後入侵今日的土耳其，羅馬的力量在那裡遭遇希臘龐托斯國王米特里達特斯的抵抗。西元前六十六年，羅馬將軍龐培擊敗米特里達特斯，並且往南填補勢力的真空地帶。羅馬已經越來越逼近耶路撒冷。

1 鐵鎚猶大的家族，其正確名稱是哈斯蒙王朝（Hasmonean dynasty），但本書為了簡化，將他的家族稱為馬加比家族（馬加比就是鐵鎚的意思）。馬加比這個名稱後來成為中世紀基督教騎士精神的原型，衍生出亞瑟王與查理曼這些人物。西元七三二年，鐵鎚查理（Charles Martel）在圖爾之戰（Battle of Tours）中擊敗了阿拉伯人；十二世紀的獅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與愛德華一世（Edward I, 1272-1303）宣稱自己是今之馬加比。之後，魯本斯（Rubens）畫了馬加比的猶大：韓德爾寫了聖樂獻給他。馬加比家族帶給以色列的啟示尤多，以色列有許多足球隊以馬加比命名。馬加比家族身為光明節的英雄，猶太人傳統上把他們看成是反抗種族滅絕暴君（希特勒的前驅）的自由鬥士。但有些人提出另一種觀點，他們從今日美國民主與聖戰恐怖主義的鬥爭中獲取靈感，認為希臘人是文明的一方，至於他們對抗的馬加比家族則是一群宗教狂熱分子，就像猶太塔利班一樣。

2 這名新任大祭司甚至不是撒督歐尼亞斯家族成員。該家族真正的繼承者是歐尼亞斯四世，他與追隨者在這段期間逃到埃及，獲得埃及國王愛母者托勒密六世的收容。托勒密六世允許歐尼亞斯四世在尼羅河三角洲雷翁托波利斯（Leontopolis）已經廢棄不用的埃及祭壇建立猶太聖殿，歐尼亞斯四世於是在當地建立起自己的耶路撒冷，並且仍稱之為猶太人之丘（Tell al-Jahudiya）。這些猶太王公成了埃及強大的軍事領袖。歐尼亞斯的聖殿持續到西元七○年，直到提多下令拆毀為止。

3 托勒密六世的繼承人敵視猶太人，因為歐尼亞斯與亞歷山卓的猶太人過去曾支持托勒密六世。即使以家族最糟糕的標準來看，施惠者托勒密八世（Ptolemy VIII Euergetes，亞歷山卓的民眾給他取了大肚腩這個渾名）仍是不折不扣的怪物。托勒密八世向埃及的猶太人施予報復，他聚集了大象來踩踏猶太人，但或許是上帝施加了奇蹟，大象居然反過來踩死了國王的侍從。托勒密八世最令人髮指的行為是他殺死了對他深信不疑的十四歲兒子：他把男孩的頭、腿與手割下來，送去給男孩的母親克利歐佩特拉二世。另一名王室成員克利歐佩特拉．特亞（Cleopatra Thea）嫁給敘利亞國王德梅特里歐斯二世（Demetrius II），她打算以毒酒殺害自己的兒子，卻反遭兒子逼她喝下毒酒。托勒密王朝的家庭生活不出此類。

4 阿克拉沒有遺跡留下，有些學者相信它就位於聖殿山的南方。大希律王擴充了聖殿山，因此被夷平的阿克拉山丘現在可能位於聖殿平臺，也就是阿克薩清真寺（al-Aqsa Mosque）的下方。有些人質疑為什麼大衛王時代留下的遺跡這麼少，我想上述例子可以說明大規模建設有可能使考古遺跡無法留存至今。

5 他的新綽號希爾卡諾斯（Hyrcanus）顯然是東征安息時取的，儘管他從未到達裏海的希爾卡尼亞（Hyrcania）。他鞏固自身的權力，對外與羅馬結成新的同盟，對內則在耶路撒冷取得富有聖殿菁英的支持，他們是撒都該人（Sadducees），也就是撒督家族的子孫。

6 城牆從聖殿山延伸到西羅亞池子，然後再到大衛塔。大衛塔這裡還留存著城牆塔樓的地基，以及些許馬加比時代耶路撒冷的住宅遺跡。城牆的遺跡散見各處：在錫安山的南坡，也就是天主教墓園的西邊，約翰的城牆就位於希西家城牆大石的旁邊，附近還有年代較晚的由拜占庭皇后埃烏多基亞（Eudocia）興建的城牆。一九八五年，以色列考古學家發現約翰與馬加比家族興建的地下水道與大水池。十九世紀時，英國、德國與法國考古學家於一八七○年在地下挖掘出斯特魯席恩池子（Struthion Pool），當時在其上方的苦難之路（Via Dolorosa）已興建錫安女修道院（Sisters of Zion convent）。水道顯示斯特魯席恩池子如何獲得水源，而在女修道院下方，接近苦難之路的位置，遊客可以走進這條水道，目前這條水道屬於聖殿水道的一部分。馬加比家族也興建一座跨越聖殿山與上城之間深谷的橋梁。約翰住在聖殿北方的巴里斯（Baris）要塞裡，但他或許也開始在不斷成長的上城裡興建宮殿。

7 當亞歷山大攻擊希臘城市托勒梅斯時，當時統治賽普勒斯的救世主托勒密九世出兵介入，並且打敗了亞歷山大。但亞歷山大因為猶太人的關係而得救：托勒密九世當時正與自己的母親埃及女皇克利歐佩特拉三世作戰，而克利歐佩特拉不希望兒子的勢力伸展到猶大。克利歐佩特拉的指揮官是猶太人阿納尼亞斯（Ananias），他是前大祭司歐尼亞斯的兒子，是他解救了亞歷山大。克利歐佩特拉打算併吞猶大，但她的猶太將領勸她不要這樣做，事實上，克利歐佩特拉根本指揮不動自己的軍隊。

9　羅馬人的到來（西元前六六～前四○年）

龐培在至聖所

女王撒羅米死後，兩個兒子便爆發衝突。希爾卡諾斯二世在耶利哥附近被自己的弟弟阿里斯托布洛斯二世擊敗。這對兄弟於是和解，在聖殿裡，他們在耶路撒冷人的見證下彼此擁抱，由阿里斯托布洛斯擔任國王。希爾卡諾斯雖然退出，卻受到狡詐的外人安提帕特的蠱惑與控制。這名以都瑪雅權貴 [1] 代表了未來，他的兒子將成為大希律王。這個具有才幹卻又墮落的家族將支配耶路撒冷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而且實際上，今日我們看見的聖殿山與西牆都完成於他們統治的時期。

安提帕特協助希爾卡諾斯逃到納巴泰阿拉伯人的首都佩特拉，這座「玫瑰紅的城市，有時間一半長久」。阿拉伯國王阿瑞塔（Areta，阿拉伯文是Harith）因印度香料貿易而獲得難以置信的財富，他同時也是安提帕特妻子的親戚。阿瑞塔協助安提帕特擊敗猶大國王阿里斯托布洛斯。阿里斯托布洛斯逃回耶路撒冷，阿拉伯國王緊隨其後，包圍了防禦工事嚴密的聖殿山。然而這一切的喧嘩與憤怒都已無關緊要，因為在北方，龐培已於大馬士革設立總部。這位羅馬最有實權的強人是一名特立獨行的指揮官，沒有正式官職的他，領導自己的私人軍隊在義大利、西西里島與北非各地的羅馬內戰中贏得勝利。他已舉行過兩次凱旋式，並且積聚了大量財富。龐培是一名謹慎的將領，有著天真的臉龐—「沒有任何事物比龐培的臉頰還要來得嬌貴」—但這只是表面：史家薩魯斯特寫道，龐培「外表誠實，內心無恥」，早期他在內戰中表現出來的殘忍與貪婪，使他贏得「小屠夫」的稱號。雖然他已在羅馬建立名聲，但羅馬強人的桂冠需要不斷加添功蹟才能維持。龐培的稱號「偉大的」（Magnus），至少有部分的嘲諷之意。龐培小時候崇拜亞歷山大大帝，那種荷馬史詩式的英雄王者形象，連同未征服的行省與東方的戰利品，對於每個希望飛黃騰達的羅馬寡頭統治者來說，都是無可抗拒的誘惑。

西元前六十四年，龐培終結塞琉古王國、吞併敘利亞，而且欣然在彼此交戰的猶太人之間擔任仲裁。從耶路撒冷派來的使節，不僅代表彼此仇恨的兄弟，也代表法利賽人，而法利賽人懇求龐培能幫他們除掉馬加比家族。龐培命令雙方領袖能停火等待他的裁決，但阿里斯托布洛斯昧於羅馬強大的事實，居然魯莽地違背停火的承諾。

龐培突然率軍直撲耶路撒冷，他俘虜阿里斯托布洛斯，但馬加比家族的家臣依然負隅頑抗。他們占據聖殿山堡壘，切斷聖殿山與上城間的橋梁。龐培在畢士大池北方紮營，圍困聖殿達三個月，並且使用投石機轟炸聖殿。猶太人的虔誠再次讓敵軍有機可趁，羅馬人利用安息日與齋戒從北方攻進聖殿，把保護祭壇的祭司們喉嚨割斷。猶太人放火燒掉自己的房屋；其他人則從城垛一躍而下。一萬兩千人被殺。龐培摧毀堡壘、罷黜君主、沒收馬加比王國大部分領土，並且任命希爾卡諾斯為大祭司，僅將猶大一地交由希爾卡諾斯及其大臣安提帕特統治。

龐培不想錯過到至聖所一探究竟的機會。羅馬人對東方儀式充滿好奇，儘管如此，他們仍對自己的多神信仰感到自豪，並且蔑視猶太一神教的原始迷信。希臘人鄙夷猶太人的秘密崇拜，認為他們供奉金驢頭或把獻祭的活人養肥之後再吃掉。龐培可能是第二位（第一位是安條克四世）進入至聖所的異教徒。但他懷抱敬意審視金桌與金燭臺──發現至聖所內除了這些器具並無他物，也沒有金頭，只有濃厚的神聖性。龐培未帶走任何東西。

龐培急著趕回羅馬參加凱旋式，這是為了慶祝他征服亞洲而舉辦的。在此同時，希爾卡諾斯則苦於阿里斯托布洛斯及其諸子的反亂，但實際的統治者──他的大臣安提帕特──卻善於贏取羅馬的援助，此時的羅馬乃是所有權力的來源。然而，即使像安提帕特這麼狡猾的政客，也無法自外於詭譎多變的羅馬政壇。龐培被迫在三頭政治中與其他兩位領袖克拉蘇與凱撒分享權力，其中凱撒因征服高盧而迅速崛起。西元前五十五年，已預定為下任執政官的克拉蘇為了在東方尋求榮耀而來到敘利亞，他想立下赫赫戰功以與他的對手平起平坐。

凱撒與克利歐佩特拉

克拉蘇──羅馬人稱他為「富人」──素有貪婪與殘暴的惡名。他為羅馬獨裁官蘇拉的死者名單多添了幾筆，目的只是為了奪取這些人的財富，而他為了慶祝自己成功鎮壓斯巴達克斯的判亂，於是沿著阿皮亞大道（Appian Way）將六千名奴隸釘上十字架。現在，他計畫發起遠征，想給取代波斯與塞琉古（今伊拉克與伊朗）的安息帝國一個教訓。

克拉蘇為了籌集軍費，於是掠奪了耶路撒冷聖殿，他偷走了龐培分文未取的兩千塔倫與至聖所的「黃金梁柱」。然而安息人卻殲滅了克拉蘇與他的大軍。安息國王歐洛德斯二世（Orad II）一邊觀賞希臘戲劇，一邊看著克拉蘇的頭扔到舞臺上。歐洛德斯曾熔化黃金倒進克拉蘇的嘴，他說：「你一輩子貪財無數，現在該滿意了吧。」

現在由羅馬的兩個強人凱撒與龐培來競逐最高權力。西元前四十九年，凱撒從高盧跨越盧比孔河入侵義大利，十八個月後，他擊敗龐培。龐培逃往埃及。凱撒被選為獨裁官後，隨即率軍追擊龐培，他於埃及人殺死龐培的兩天後抵達當地。埃及人獻上醃漬的龐培頭顱做為贈禮，凱撒雖然感到驚恐，卻也鬆了一口氣。他發現埃及此時正處於國王托勒密十三世及其姊姊暨妻子克利歐佩特拉七世的惡性鬥爭之中，羅馬正可趁此良機攫取這塊東方最富有的戰利品。但凱撒沒有想到這名年輕的女王──她的王位遭到罷黜，而且處於絕望的困境──居然能操縱他的意志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克利歐佩特拉要求秘密覲見羅馬帝國的主人。這名性與政治默劇的傑出演員把自己裝在換洗衣物的袋子裡（而非毯子），命人將她送進凱撒的寢宮──或許她已預料凱撒對於這種戲劇性的興奮場景特別無法抗拒。長年馳騁疆場的凱撒，頭髮已經斑白，五十二歲的他也不諱言自己已童山濯濯。然而凱撒不僅擁有戰爭、文學與政治的才能，也擁有年輕男性源源不絕的活力，而這股令人吃驚，乃至於有點令人恐懼的生命力也使他為了性而冒險犯難，凱撒曾與克拉蘇以及龐培的妻子上床。克利歐佩特拉此時才二十一歲：「雖非美麗絕倫，但體態的吸引力，加上融化人心的魅力與全身散發的氣息」，使人不禁拜倒在她的裙下，即使──如錢幣與塑像顯示的──她有著家族特有的鷹鉤鼻與凸出的下巴。克利歐

佩特拉擁有一個待奪回的王國以及舉世無雙的家系。她與凱撒一樣都屬於積極冒險的政治人物。兩人於是同寢──不久克利歐佩特拉為凱撒生下一子，凱撒里昂──但更重要的是，凱撒從此成為她的支持者。

凱撒隨即發現自己身陷於亞歷山卓無法脫身，因為埃及人起兵反抗克利歐佩特拉及其羅馬支持者。此時在耶路撒冷，安提帕特身為龐培的盟友，認為此刻正是與凱撒修補關係的良機。他率領三千名猶太人軍隊往埃及進軍，說服埃及猶太人支持他，並且攻擊凱撒的對手。凱撒贏得勝利，而且讓克利歐佩特拉復位。在返回羅馬之前，凱撒為了表示感謝，再度任命希爾卡諾斯為大祭司與猶太人統治者，讓他重修耶路撒冷城牆。但凱撒卻另外賦予安提帕特全權，使其擔任羅馬駐猶大的行政長官，並且將猶大分成四個次級區域，由安提帕特的兒子擔任其中兩區的地方領主：長子法薩埃爾（Phasael）統治耶路撒冷；次子希律統治加利利。

年僅十五歲的希律立即展現出他的魄力，他追捕而且殺害一批猶太宗教狂熱分子。在耶路撒冷，猶太公會被年輕的希律未經授權的殺戮行為所激怒，於是傳喚他接受審判。然而，羅馬人認為安提帕特與他的兒子是羅馬統治這批難治之民必需的盟友。羅馬的敘利亞總督下令讓希律無罪開釋，並且授予他更大的權力。

希律原本就是個不尋常的人物。約瑟夫斯寫道，他「是有福之人，擁有美好的容貌、身體與心靈」。他的名字蘊含英雄之意，而他的魅力確實也讓當時傑出的羅馬人物對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性方面極為貪婪──或者按照約瑟夫斯的說法：「他是激情的奴隸。」──但他並不粗鄙。希律擁有建築品味，深受希臘、拉丁與猶太文化的薰陶，在政治與逸樂之餘，他喜歡從事歷史與哲學辯論。然而人總是最容易權力薰心，而這種渴望也毒害了他擁有的一切關係。身為改信猶太教的第二代以都瑪雅人，加上母親是阿拉伯人（因此他的兄長Phasael又稱為Faisal），希律具有四海一家的精神，他不僅是羅馬人，同時也是希臘人與猶太人。然而猶太人卻無法包容他的混雜血統。成長於富有但充滿警戒與無情的家庭，希律可以看見自己最親近家人的毀滅、權力的脆弱與恐怖的技巧。他從小就知悉如何利用死亡做為政治工具：偏執、過於敏感、幾

近歇斯底里，這名強悍的青少年—「性格極為殘忍」卻又極為敏感—將不計任何代價尋求生存與支配的可能。

西元前四十四年，凱撒遇刺身亡，卡西烏斯（Cassius，他是凶手之一）成為敘利亞總督。希律的父親安提帕特決定轉換陣營。但陰謀的觔斗終於追上了他，他遭到想奪取耶路撒冷的政敵毒殺—之後希律殺死凶手。不久，卡西烏斯與他的黨羽布魯圖斯在腓立比被擊敗。勝利者是凱撒的甥孫與養子，年僅二十二歲的屋大維，以及虛張聲勢的將領馬克．安東尼。他們瓜分了帝國，由安東尼掌管東部。當安東尼動身前往敘利亞時，兩名年輕的野心家—兩人的利害關係完全相左—急忙去見這名羅馬強人。其中一位想恢復猶太人王國，另一位則想吞併它成為自己祖先建立的帝國的一部分。

安東尼與克利歐佩特拉

克利歐佩特拉去見安東尼。身為極具魅力的女王與世界上最具聲望的托勒密王朝後裔，克利歐佩特拉讓自己成為伊希絲—阿芙蘿狄特（Isis-Aphrodite），讓眼前的狄奧尼索斯將她的祖先擁有過的省分賜給她。

這兩個人的會面決定了彼此的命運。安東尼比克利歐佩特拉年長十四歲，但正值盛年：他喜歡喝酒、粗頸、胸膛結實、臉頰瘦削，而且以強健的雙腿自豪。他迷戀克利歐佩特拉，渴望希臘文化與東方的奢華壯觀，他自認為是亞歷山大的繼承者、赫克利斯的後裔—當然，他也認為自己是狄奧尼索斯的化身。但他也需要埃及的金錢與糧食來實現他入侵安息的計畫。因此，安東尼與克利歐佩特拉彼此需要，而需要經常是羅曼史的開端。為了慶祝兩人的結盟與戀情，他們殺了克利歐佩特拉的妹妹（在此之前，克利歐佩特拉已經殺死自己的弟弟）。

希律也快馬加鞭去見安東尼。安東尼年輕時曾在埃及擔任騎兵指揮官，當時與希律的父親有過交情。因此，安東尼任命希律與他的兄長擔任猶大的實際統治者，以大祭司希爾卡諾斯擔任名義上的領袖。希律以王室聯姻來慶賀自己權力的增強。他的未婚妻是米利暗，她是馬加比家

族的公主，因為家族通婚的緣故，她也是兩名國王的孫女。約瑟夫斯寫道，她的身體就像她的臉孔一樣美麗。這段在耶路撒冷開始的關係將既激情又具毀滅性。

安東尼隨克利歐佩特拉（現在她已懷了安東尼的孩子，而且是雙胞胎）來到她的首都亞歷山卓。然而，正當希律的權力逐漸穩固之際，安息人卻入侵敘利亞。安提哥諾斯──馬加比家族的王子，希爾卡諾斯的姪子──以一千塔倫與五百名後宮嬪妃為條件，要安息人攻取耶路撒冷。

帕克魯斯：安息回馬箭

耶路撒冷居民起而反對羅馬的傀儡君主希律以及他的兄長法薩埃爾。兄弟兩人被圍困在聖殿對面的王宮裡，但他們還是擊退了叛軍──不過安息人可就沒那麼好對付。耶路撒冷擠滿了朝聖者──此時正值七七節──馬加比家族的支持者趁機打開城門讓安息王子帕克魯斯（Pacorus）[2]以及他迎立的安提哥諾斯進城。耶路撒冷歡慶馬加比家族返國。

安息人佯裝誠心為希律與安提哥諾斯仲裁。但他們卻引誘希律的兄長法薩埃爾陷入圈套。當安息人劫掠耶路撒冷，並且將權力移交給安提哥諾斯，使其成為猶大國王與大祭司時，希律也隨之面臨被剷除的危險。[3] 安提哥諾斯弄殘伯父希爾卡諾斯的身體，割掉他的耳朵，使他喪失擔任大祭司的資格。至於希律的兄長法薩埃爾，他要不是被殺，就是腦袋被打個粉碎。

希律失去了耶路撒冷與兄長。他支持羅馬人，但安息人卻征服了中東。像他這麼精明的人，遇上這種狀況，就算不淪為躁鬱症患者，精神恐怕也陷於循環性錯亂。然而，希律卻表現出驚人的權力意志、敏銳的智性、對生命的貪戀以及求生的本能。他的精神幾乎崩潰，但他很快就鎮定心神。到了晚間，他將侍從聚集起來，準備孤注一擲進行逃亡，尋求獲取權力的渺茫機會。

希律：投靠克利歐佩特拉

希律在眾人陪同下—五百名嬪妃、母親、妹妹，以及最重要的，他的未婚妻馬加比公主米利暗—逃出耶路撒冷到貧瘠的猶大山地躲藏。國王安提哥諾斯得知希律與嬪妃逃出城外（顯然他準備將這些嬪妃送給安息人），大為光火，連忙派騎兵前去追捕。當希律逃到山裡時，他再度崩潰，而且企圖自殺，但他的侍從奪走了他的劍。不久，安提哥諾斯的騎兵追上他的隊伍。希律重新恢復自信，並且擊退了敵人。他把隨行人員留在難以攻陷的山地要塞馬薩達，獨自一人逃往埃及。

此時安東尼已啟程前往羅馬，但希律仍受到女王克利歐佩特拉的歡迎，她給希律一個職位，企圖將他留在亞歷山卓。然而希律還是在未婚妻的弟弟約拿單（馬加比家族的王子，他是希律的猶大王位競爭者）的陪同下，搭船前往羅馬。不過，正計畫驅逐安息人的安東尼知道此事絕非兒戲，他需要希律冷酷無情的才能。

安東尼與屋大維（他與安東尼共同統治整個帝國）護送希律前往元老院，在那裡，希律被宣布為猶大國王與羅馬盟友。剛當上國王的希律在屋大維與安東尼兩位世界的擎天柱陪同下走出元老院，對於這名來自以東山地的猶太阿拉伯混血兒來說，這是他人生難以磨滅的一日。他與這兩人的關係將成為他往後四十年善政與暴政的基石。不過，此時距離他真正統治國家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安息人仍占領著東方；安提哥諾斯仍統治著耶路撒冷。對猶太人來說，希律不過是羅馬的傀儡與以都瑪雅的雜種。他必須一寸寸打下自己的王國，然後攻占耶路撒冷。

1 以都瑪雅人就是聖經裡的以東人，他們是居住在耶路撒冷南方的強悍異教戰士，他們在約翰．希爾卡諾斯時代被迫集體改信猶太教。安提帕的父親也是猶太教的改信者，他曾被國王亞歷山大任命為以東總督，不過安提帕的家族其實源自於腓尼基的濱海城市。

2 帕克魯斯是安息阿爾薩克斯朝（Arsacid）國王歐洛德斯二世的嗣子，歐洛德斯二世曾經擊敗克拉蘇。安息人最初定居於裏海以東，日後逐步往外擴張，他們在西元前二五○年左右脫離塞琉古王朝獨立，並且創建足以與羅馬分庭抗禮的帝國。帕克魯斯的軍隊以帕拉旺騎士（Pahlavan knights）為先鋒，他們身穿重甲與寬鬆褲子，手執十二英尺長槍、斧頭與鎚矛。這些重裝騎兵在全速衝鋒下，於卡爾拉埃（Carrhae）一舉擊潰羅馬軍團。此外還有弓騎兵從旁輔助進攻，他們以速度與越肩射擊的準確度著稱—「安息回馬箭」。但安息存在著封建弱點：它的國王經常

受制於過於強大、桀驁不馴的貴族。

3 安提哥諾斯是先王阿里斯托布洛斯二世之子，他使用希臘與希伯來名字。他的錢幣顯示聖殿的七燈燭臺──他的家族象徵──以及以希臘文寫著「安提哥諾斯王」；反面是聖殿的陳設餅桌子，以及以希伯來文寫著「瑪他提亞大祭司」。

10　希律家族（西元前四○年～西元一○年）

安提哥諾斯的敗亡：最後的馬加比家族

希律搭船到托勒梅斯，召集軍隊準備征服整個王國。當叛軍盤踞在易守難攻的加利利洞穴時，他讓士兵們帶著抓鉤躲在用鐵鍊綁緊的箱子裡，從山壁垂降下去。士兵很快就擊潰這些叛軍，並且將他們丟入峽谷中。但希律仍需要安東尼的協助才能攻下耶路撒冷。

此時，羅馬人也擊退了安息人。西元前三十八年，安東尼圍攻安息人位於撒摩薩塔（Samosata，今土耳其東南部）的要塞，希律率軍前去助戰，同時也請求幫助。安東尼中了安息人的埋伏，希律及時反擊，保住了大軍輜重。好大喜功的安東尼擺出盛大的歡迎儀式，把希律當成多年老戰友來款待，他在士兵面前熱情地擁抱希律，並且一同遊行來榮耀這名年輕的猶大國王。安東尼為了感謝希律為他解圍，於是派出三萬步兵與六千騎兵幫助希律攻打耶路撒冷。當羅馬人在聖殿北方紮營時，希律也與十七歲的米利暗成婚。在四十天的圍困後，羅馬人攻破外牆。兩星期後，羅馬人衝進聖殿，「像群瘋子一樣」掠奪這座城市，在狹窄街道上見到耶路撒冷人就砍。希律必須賄賂羅馬人才能阻止這場屠殺──然後，他把俘獲的安提哥諾斯送交安東尼，安東尼不由分說就砍掉馬加比家族最後一任國王的頭。這位羅馬強人隨後率十萬大軍攻打安息。他的軍事才能顯然是吹捧出來的，這場遠征幾乎是一場災難，他折損了三分之一的軍隊。殘存的士兵靠著克利歐佩特拉的接濟而得以存活下來。安東尼在羅馬的聲望因此一落千丈。

希律王慶祝征服耶路撒冷的方式，就是除掉猶太公會七十一名成員裡的四十五名。在拆除聖殿北方的巴里斯要塞後，他興建一座方形的塔樓，四角各延伸出一座角塔。希律以安東尼的名字為這座塔樓命名為安東尼亞，這座堡壘相當巨大，足以壓制整座城市。安東尼亞塔如今已不存焉，只剩下石砌的地基，但我們可以從殘存的許多希律時代堡壘來推

想它的外貌：他在山地建築的要塞往往兼具堅不可摧與極端奢華的特點。[1] 然而，希律仍感芒刺在背，現在他必須防範兩名大權在握的女子對王國的圖謀：一個是他的妻子米利暗，另一個是克利歐佩特拉。

希律與克利歐佩特拉

希律也許令人畏懼，但他對馬加比家族也不敢掉以輕心，其中最危險的人物就在他的臥榻之側。現年三十六歲的希律王，從過去就深愛著米利暗，她有教養、貞潔，而且高傲。但米利暗的母親亞歷珊德拉（Alexandra）就跟一般刻板印象裡的可怕岳母一樣，不久，她開始秘謀串通克利歐佩特拉，打算毀了希律。馬加比的女性對於自己的血統感到自豪，因此米利暗的母親憎恨自己的女兒嫁給了血統不純的希律家族。但亞歷珊德拉不了解，即使從西元一世紀的野蠻標準來看，瘋狂的希律也遠在她之上。

年老的希爾卡諾斯身體殘缺，無法在聖殿任職，亞歷珊德拉於是希望自己十幾歲的兒子約拿單，也就是米利暗的弟弟，能夠當上大祭司。這個顯赫的職位不是希律這個擁有一半阿拉伯人血統的以都瑪雅暴發戶所能擔任。約拿單不僅擁有擔任國王的正當性，他俊美的外表在當時也被視為受到上帝眷顧的象徵。無論走到哪裡，他總是受到民眾的擁戴。希律忌憚這名少年，為了解決隱患，他刻意培植一名出身微賤的巴比倫猶太人擔任大祭司。亞歷珊卓拉秘密求助於克利歐佩特拉。安東尼將黎巴嫩、克里特島與北非領土交給克利歐佩特拉，因而擴大了她的王國。安東尼也把希律最珍貴的財產─耶利哥的香脂與棗樹─交給她。[2] 希律因此必須回過頭來向她租用這些地方，但顯然克利歐佩特拉對於猶大仍虎視眈眈，因為這裡曾是她的祖先擁有過的土地。

米利暗與母親亞歷珊德拉認為俊美的約拿單奇貨可居，於是把約拿單的肖像送去給安東尼。在那個時代，絕大多數男人欣賞俊男就跟欣賞美女一樣，安東尼也不例外。克利歐佩特拉承諾擁立約拿單為王。所以當安東尼召喚約拿單時，希律馬上有所警覺，並且拒絕讓他離開。希律在耶路撒冷嚴格監視岳母的一舉一動，另一方面，克利歐佩特拉則決定

庇護亞歷珊德拉及她的兒子。之後，亞歷珊德拉用兩副棺材把自己與兒子運出王宮。

最後，希律無法抵擋民眾對馬加比家族的擁戴以及妻子的懇求，於是在住棚節當天任命約拿單擔任大祭司。當約拿單穿著華麗袍服、戴著王室祭司頭飾登上祭壇時，耶路撒冷人熱烈地讚美他。希律以希律家的慣用方式來解決問題：他邀請大祭司到耶利哥的奢華王宮作客。希律友善得令人吃驚；縱情聲色之餘，約拿單在慫恿下跑去游泳。在愉悅的池子裡，希律的隨從把他壓入水中，早晨，有人發現他的屍體在池子裡載浮載沉。米利暗與母親悲憤莫名；耶路撒冷愁雲慘霧。在約拿單的葬禮上，希律依然做出痛哭流涕的樣子。

亞歷珊德拉將謀殺一事告知克利歐佩特拉，後者的同情完全出於政治考量：她自己就曾殺害兩名手足，也許第三名也是她殺的。克利歐佩特拉說服安東尼將希律召至敘利亞。如果克利歐佩特拉得其所願，那麼希律將一去不回。希律為這次凶險的旅程做了準備──他以可怕的方式來表現他對米利暗的愛。他將米利暗交給叔父約瑟看管，在他離開這段時間，由約瑟代為管理一切，並下令，如果他被安東尼處死，那麼米利暗也要立即處死。希律離開之後，約瑟不斷對米利暗表示國王有多愛她，甚至寧可殺了她也不願讓她獨活。米利暗聽了十分驚恐。耶路撒冷四處流傳著希律已死的謠言。希律不在的期間，米利暗對他的妹妹撒羅米頤指氣使，然而後者卻是陰險宮廷中最邪惡的人物之一。

在老底嘉，善於操縱羅馬權貴的希律成功讓安東尼饒恕他；兩人日夜狂歡宴飲。希律回國之後，撒羅米告訴兄長，他們的叔父約瑟引誘米利暗，而他的岳母則密謀叛亂。但希律與米利暗終究還是和好。希律向米利暗表明自己對她的愛。「兩人落淚擁抱」──直到她洩露她知道希律打算處死她的事。希律妒火中燒，他軟禁米利暗，並且處死叔父約瑟。

西元前三十四年，在先前的軍事敗績之後，安東尼終於成功攻下安息的亞美尼亞，再次穩固在羅馬的權力。克利歐佩特拉跟隨安東尼到了幼發拉底河，回程時順便拜訪希律。這兩頭狡獪的怪物一起相處數天的時間，一方面彼此撩撥，另一方面則盤算如何殺死對方。希律宣稱克利歐佩特拉想引誘他：這或許是她有求於人的一貫伎倆，而且也是致命的

陷阱。希律拒絕並且決定殺死這條古尼羅河的大蛇，卻被他的大臣擋了下來。

埃及女王回到亞歷山卓。在盛大儀式中，安東尼加封克利歐佩特拉為「萬王之女王」。凱撒里昂，也就是克利歐佩特拉與凱撒的兒子，現在已十三歲，與她的母親共同統治埃及，至於克利歐佩特拉與安東尼生下的三名子女則分別成為亞美尼亞國王、腓尼基國王與昔蘭尼國王。在羅馬人眼中，這種東方式的舉動不僅違反羅馬精神，也欠缺男子氣概，同時還不明智。安東尼試著為自己的東方式宴飲辯解，他因此寫下自己唯一的文學作品，題為〈論他的酒宴〉（On His Drinking）□□此外，安東尼也寫信給屋大維：「你怎麼變了呢？難道是因為我搞上女王？你把自己的燈芯浸在哪裡或泡在誰身上真的那麼重要嗎？」但它真的重要，因為克利歐佩特拉被羅馬視為「不祥之人」。當屋大維與安東尼的夥伴關係崩解之時，屋大維的力量也越來越強大。西元前三十二年，元老院解除安東尼的「最高命令權」。緊接著，屋大維向克利歐佩特拉宣戰。雙方在希臘遭遇：安東尼與克利歐佩特拉各自召集陸軍與埃及腓尼基海軍。這是一場決定世界霸權的戰爭。

奧古斯都與希律

希律必須支持贏家。他自願到希臘為安東尼作戰，但安東尼卻命他攻打納巴泰阿拉伯人（位於今日的約旦）。當希律返國時，屋大維與安東尼正在阿克提烏姆對峙。安東尼被屋大維麾下指揮官馬庫斯．阿格里帕擊敗，海戰也淪為一場災難。安東尼與克利歐佩特拉於是逃回埃及。屋大維會一併消滅安東尼底下的猶大王嗎？

希律再次做好赴死的準備，他讓弟弟費羅拉斯（Pheroras）代他管理一切。為了安全起見，他先絞死了老希爾卡諾斯。希律把自己的母親與妹妹安置在馬薩達，把米利暗與亞歷珊德拉留在另一座山地要塞亞歷山德里烏姆。他再度下令，如果他不幸身亡，就處死米利暗。於是，他乘船奔赴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會面。

屋大維在羅得島接見希律。希律以精明但坦誠的態度與屋大維會

談。他卑躬屈膝地將自己的王冠放在屋大維的雙足之前。希律並不立即與安東尼劃清界線，而是要求屋大維不要認定他是「誰的」朋友，而是好好想想「我是『哪一種』朋友」。屋大維於是把王冠還給他。希律以勝利者的姿態返回耶路撒冷，然後跟著屋大維前往埃及。當他們抵達亞歷山卓時，安東尼與克利歐佩特拉才剛自盡身亡，男的死於劍下，女的死於毒蛇的毒牙之下。

屋大維成為第一任羅馬皇帝，並且獲得奧古斯都的稱號。只有三十三歲的他是個一絲不苟的管理者，屋大維心思敏銳、不帶感情且謹小慎微，他成為希律最忠實的支持者。事實上，這位羅馬皇帝與他的副手——即直言無隱的阿格里帕，他幾乎完全分享了屋大維的權力——與希律過從甚密，根據約瑟夫斯的說法：「皇帝除了阿格里帕之外，最好的朋友就是希律，阿格里帕除了皇帝之外，再沒有比希律更好的朋友。」

奧古斯都擴大希律的王國，使其地跨今日的以色列、約旦、敘利亞與黎巴嫩。與奧古斯都一樣，希律也是一名不帶感情但能幹的管理者：發生饑荒時，他賣掉手中的黃金，從埃及購入穀物，使猶大居民免於餓死。他的宮廷一半是希臘人，一半是猶太人，有長相俊美的宦官與嬪妃在一旁服侍。他的隨從許多是從克利歐佩特拉那裡接收過來的。他的秘書，大馬士革的尼古拉，曾經是克利歐佩特拉子女的家庭教師，[3] 他的四百名加拉太人侍衛也曾是克利歐佩特拉的貼身護衛：奧古斯都把這些人送給希律，他們加入了希律原本由日耳曼人與色雷斯人構成的侍衛隊。這些金髮的野蠻人負責為這名最具世界主義色彩的君王從事拷問與謀殺的工作：「希律是腓尼基人後裔，身受希臘文化薰陶，他出生在以都瑪亞人的居地，信仰猶太教，以耶路撒冷為都，擁有羅馬市民身分。」

希律與米利暗住在耶路撒冷的安東尼亞要塞裡。在這裡，希律是猶太人的國王，每七年他會在聖殿宣讀《申命記》，並且任命大祭司，大祭司的袍服由他收藏在安東尼亞內。然而一旦走出耶路撒冷，希律搖身一變成為慷慨的希臘君主，他的異教城市——主要的城市有濱海的該撒利亞與位於撒瑪利亞的塞巴斯特（Sebaste，也就是希臘文裡的奧古斯都）——興建了許多神廟、競技場與宮殿。即使在耶路撒冷，希律也興建了希

臘風格的劇場與競技場，他在這裡舉辦阿克提烏姆競技以讚頌奧古斯都的勝利。這項盛大的異教活動使一些心懷不滿的猶太人陰謀推翻他，但東窗事發，陰謀者全遭到處死。儘管如此，希律的愛妻從不為他的成功感到高興。而此時的猶大宮廷也陷入馬加比公主與希律公主的鬥爭之中。

米利暗：希律又愛又恨的女人

之前，當希律不在耶路撒冷的時候，米利暗再次引誘她的看管者，透露她的丈夫不讓她獨活的計畫。希律知道米利暗深具魅力，但也了解她是個政治毒瘤：她公開指控希律殺死她的弟弟。有時她甚至公然在宮廷裡宣告她拒絕與國王做愛，藉此羞辱希律；但在其他時候，他們又熱情地和好。米利暗為希律生了兩個兒子，可是她卻計畫要毀滅他。此外，她不斷嘲弄希律的妹妹撒羅米長相平庸。希律對米利暗「又愛又恨」，他之所以如此糾結，全因為他對另一項事物也懷抱熱情。這件事物就是權力。

撒羅米認為米利暗用巫術控制了希律。她把米利暗使用春藥迷惑他的證據交給希律。服侍米利暗的宦官在拷問下說出了她的罪行。希律不在時，負責看管米利暗的人遭到處死。米利暗自己則被監禁在安東尼亞，然後交付審判。撒羅米不斷找出米利暗的各種罪行，決心置這名馬加比王后於死地。

米利暗被判處死刑，她的母親亞歷珊德拉為了保命，也站出來指控她。但民眾卻對她母親的行為感到不恥。當米利暗被押至刑場時，她表現出「靈魂的高尚」，她認為母親應該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恥。米利暗或許是被絞死的，因為她死的時候就像真正的馬加比家族一樣，「顏色不改」，她的優雅「讓旁觀者見識到什麼叫出身高貴」。希律因極度悲傷而狂怒，他認為自己深愛米利暗是神明為了報復他而刻意安排來摧毀他。他在宮殿裡大吼著叫喚她，命令僕人尋找她，並且舉辦宴會來轉移自己的注意力。但曲終人散之時，他又開始為米利暗哭泣。希律終於病倒，全身長滿癤瘡，亞歷珊德拉於是趁著這個時候準備奪權。但希律先

發制人，他先殺死亞歷珊德拉，然後再殺死自己最親近的四個好友，或許是因為他們與王后過從甚密。希律一直未從米利暗事件裡恢復過來，而這也為下一代種下禍根。《塔木德》提到，希律用蜂蜜保存米利暗的遺體，這可能確有其事──因為這聽起來甜蜜又不失陰森，恰恰呼應了他與米利暗的愛情。

米利暗死後不久，希律開始進行他的偉大創作：耶路撒冷。希律覺得聖殿對面的馬加比宮殿不夠雄偉。而安東尼亞要塞肯定徘徊著米利暗的鬼魂。西元前二十三年，希律將西邊的堡壘群擴建成結合塔樓、城塞與宮殿的建築群，使其成為耶路撒冷中的耶路撒冷。這座城塞外圍環繞著四十五英尺的高牆，牆內有三座名稱極富情感意義的塔樓，最高的一座是希皮庫斯塔（Hippicus，以戰死沙場的年輕朋友命名），有一百二十八英尺高，底座面積是四十五英尺見方。其他兩座是法薩埃爾塔（以他死去的兄長命名）與米利暗塔。 [4] 安東尼亞要塞扼守著聖殿，而這座城塞則統治著耶路撒冷。

希律在城塞南方興築宮殿，這是一座怡人的圓頂建築，裡面有兩間裝飾華麗的房間，分別以他的保護人奧古斯都與阿格里帕命名。房間的牆壁以大理石砌成，橫梁使用的是香柏木，此外還有精緻的馬賽克與金銀裝飾。宮殿周圍有庭院、柱廊與門廊，還有綠色的草地、青翠的灌木與涼爽的池子，另有裝飾著瀑布的運河，運河上方坐落著鴿舍（希律或許以飛鴿傳書的方式與各省互通信息）。這些建設全由希律的龐大財富來支付：除了羅馬皇帝，希律可說是地中海地區最富有的人。 [5] 宮殿的繁忙，連同聖殿的號角與遠方市井的喧囂，都在鴿子的咕咕聲與噴泉的潺潺流水中化為平靜。

然而，希律的宮廷一點也不祥和。他的弟弟全是無情的陰謀者，他的妹妹撒羅米是無可匹敵的怪物，他的後宮嬪妃每個都跟他一樣充滿野心而偏執。希律過於旺盛的男性精力更使政局趨於紊亂──約瑟夫斯寫道，希律是一名「精力旺盛的男子」。在米利暗之前，他已娶了妻子多莉絲；在米利暗之後，他又娶了至少八名妻子，此時他已不顧慮女方的家世背景，完全只為了滿足自己的愛慾。除了後宮擁有五百多名嬪妃，希律的希臘式喜好也延伸到宮內的男侍與宦官上。希律的家族不斷擴

大，不管是受寵還是不受寵的兒子，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名渴望權力的母親撐腰，整個家族猶如魔鬼的窩巢，幾無寧日可言。即使是希律這麼會操縱人心的人，也難以撫平家中的仇恨與嫉妒。然而，儘管宮內諸事煩心，卻未能影響他從事最重要的計畫。希律知道自己的威望與耶路撒冷的名聲密不可分，因此他決心向所羅門看齊。

希律：聖殿

希律拆掉現存的第二聖殿，並且在原地建造了世界奇蹟。猶太人擔心他摧毀舊聖殿卻未能完成新聖殿，於是希律召開城市會議來說服民眾，為每個細節做好準備。上千名祭司受訓成為建築工人。黎巴嫩的香柏森林被砍伐一空，橫梁沿著海岸漂浮而下。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採石場，巨大方石──淺黃與近乎全白的石灰岩──被標記與切鑿下來。雖然募集了一千輛運貨馬車，但這些石塊實在太大。例如在聖殿山旁的隧道裡，就有一塊長四十四．六英尺，高十一英尺，重達六百噸的石塊。[6] 由於所羅門在興建聖殿時未發出任何嘈雜聲，也未出現鐵鎚敲擊的聲音，因此希律要求所有配件都要在建築工地以外完成，然後安靜地運到工地進行裝配。至聖所花了兩年的時間完成，但整個建築群進行了八十年仍未竣工。

希律往下挖掘到基石部分，並且從這裡開始興建，因此希律應該已經將所羅門與所羅巴伯聖殿的殘餘部分摧毀殆盡。雖然聖殿山東邊受限於陡峭的汲淪谷，但希律仍然往南擴展聖殿山的散步道，他用八十八根柱子與十二道拱門支撐起底部建築，因此填出了一塊空間，這塊空地現在稱為所羅門的馬廄，等於額外多出三英畝的平臺，大約是羅馬廣場的兩倍大。今日，我們可以在東牆看到接縫處，從距離耶路撒冷舊城西南角約一百零五英尺的地方，可以看到希律時代的巨石位於左方，馬加比時代的小石塊位於右方。

距離神聖之處越近，聖殿庭院就越小。非猶太人與猶太人都可以進入巨大的非猶太人之庭，到了女性之庭則圍了一道牆，上面刻著警語：

異邦人！勿擅闖聖殿鐵柵與圍欄
無視於此
將自招災禍
死亡緊隨而至

從女性之庭往上走五十階，穿過一道門，就到了以色列之庭，這裡開放給任何猶太男性進入，從這裡再往前走就是眾人都不准進入的祭司之庭，至聖所就位於此地。至聖所坐落在磐石上，據說當初亞伯拉罕差一點就在此處獻祭以撒，而大衛就是在此處興建祭壇。在這裡，獻祭是在燔祭壇上進行，祭壇正好面對著女性之庭與橄欖山。

安東尼亞要塞拱衛著聖殿山北部，希律從這裡開鑿一條秘道直通聖殿。另外，也可以從裝飾著鴿子與花卉圖案的地下走道，經由具紀念性的臺階穿過二重門與三重門抵達聖殿南邊。在西邊，巨大的橋梁──雙層橋梁可以做為輸水道將水導入巨大的秘密水池中──延伸越過谷地進入聖殿。聖殿的東部整面都是圍牆，上頭只開了一道書珊門（Shushan Gate），僅容大祭司通行。大祭司會在滿月時由此前往橄欖山獻祭，或者是獻上最稀少、最神聖、毫無斑點瑕疵的小母牛。 7

聖殿的四面有立柱支撐的柱廊，其中最大的是王廊，這座巨大的巴西利卡建築俯視著整個山區。大約有七萬人住在希律的城市裡，但節慶期間往往會湧入數十萬名朝聖民眾。與其他人聲鼎沸的祭壇一樣，即使到了今日，聖殿仍需要一個集合地點讓朋友見面或舉辦儀式。這就是王廊的功能。當遊客來到耶路撒冷，他們可以在西牆邊巨大拱門下的繁忙商店街購物。到了該參拜聖殿的時刻，朝聖者在浸禮池淨身，南邊入口附近可以發現許多這類池子。朝聖者順著具紀念性的臺階爬上王廊，從這裡可以俯瞰整座城市，然後靜待祈禱的時間到來。

在東南角，高塔般的城牆與汲淪谷的險壁，營造出陡峭的殿頂，福音書說，這裡就是魔鬼誘惑耶穌的地方。西南角正對著富裕的上城，祭司在這裡宣布節慶開始，或者是在星期五夜裡開始安息日，他們吹起號角，聲音響徹荒涼的峽谷。提多於西元七○年推落山谷的石塊，正是祭司們「吹響號角的地方」。

聖殿的設計由國王與其他佚名的建築師（發現的一個骨罐上面寫著「聖殿建築者西門」）指導，從中可以看出他們對空間與劇場有很透徹的認識。令人目眩而敬畏，希律的聖殿「整個鋪上一層金箔，當太陽升起時，反射出強烈的金光」，令人無法直視。從橄欖山抵達耶路撒冷，聳立的聖殿「宛如一座覆蓋白雪的聖山」。這就是耶穌知道與提多毀滅的聖殿。希律的散步道後來成為伊斯蘭教崇高的聖所，其三面由希律時代的石塊支撐著，這些石塊至今仍不失光彩，其中尤以猶太人尊崇的西牆為最。

當聖所與散步道完成時—據說當時白天從不下雨，因此工程從未延誤—希律因為不是祭司而無法進入至聖所，但他仍以三百頭牛獻祭以表慶賀。此時正是希律人生的巔峰時期。儘管如此，他無可否認的偉大事功卻受到子女的挑戰，過去的罪惡又回來糾纏未來的繼承人。

希律的王子們：家庭悲劇

現在希律至少擁有十名妻子與十二名子女。他似乎對其他子女漠不關心，而只重視米利暗生下的兩個兒子：亞歷山大與阿里斯托布洛斯。他們有一半馬加比家血統，一半希律家血統，而且他們將是他的繼承人。希律把兩個兒子送到羅馬，由奧古斯都親自監督他們的教育。五年後，希律讓兩個十幾歲的兒子返國成親：亞歷山大娶了加帕多家國王的女兒，阿里斯托布洛斯則娶了希律的外甥女。 8

西元前十五年，阿格里帕前來視察希律治下的耶路撒冷，同行的還有他的新婚妻子尤莉亞，她是奧古斯都的女兒，素有色情狂的毛病。阿格里帕是奧古斯都的夥伴，也是阿克提烏姆戰役的勝利者，他已與希律結為朋友，而希律也自豪地向他展示耶路撒冷。阿格里帕住在城塞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房間裡，並且設宴回請希律。奧古斯都已對聖殿的上帝做了例行獻祭，但現在阿格里帕卻加碼獻祭了一百頭牛。透過這樣的手段，阿格里帕使難以討好的猶太人也稱頌他的行為，在他行經的走道鋪上一層棕櫚葉，而希律家族也開始有人以他的名字為自己的孩子命名。之後，阿格里帕夫婦從海路前往希臘。當猶太人向他懇求，希望能解決

希臘人壓迫的問題時，阿格里帕表示支持猶太人的權利，希律向他致謝，並且以平等的地位與他相擁。然而，當希律結束與羅馬貴人的親密交談，啟程返國之後，他卻遭受到自己子女的挑戰。

亞歷山大與阿里斯托布洛斯王子深受羅馬教育薰陶，他們從父母身上繼承了相貌與高傲，而且不久便開始責怪父親要為母親的死負責。與他們的母親一樣，這兩位王子也鄙視希律家不純的血統。亞歷山大娶的是國王的女兒，因此特別自負；這兩名男孩恥笑阿里斯托布洛斯的希律家妻子，因此也侮辱了她的母親，也就是他們危險的姑姑撒羅米。他們誇言一旦自己當上國王，會讓希律的妻子跟奴隸一起勞動，而且要讓希律其他的兒子去當差辦事。

撒羅米把一切全告訴希律，希律對於他們的忘恩負義感到震怒，同時也驚覺這兩名恃寵而驕的小王子可能會背叛他。長久以來，希律一直冷落第一任妻子多莉絲生下的長子安提帕特。但現在，也就是西元前十三年，希律想起了安提帕特，他要求阿格里帕帶安提帕特到羅馬，並且將一份秘密文件呈給皇帝：那是他的遺囑，他決定剝奪兩名男孩的繼承權，將王國交給安提帕特。然而希律的新嗣子，此時大概二十五歲左右，他因為父親的忽視以及對弟弟的羨慕而感到痛苦。安提帕特於是與母親陰謀陷害這兩名已喪失繼承權的王子，並且指控他們叛國。

希律請求奧古斯都——當時他逗留在亞得里亞海沿岸的阿奎萊亞——審判這三名王子。奧古斯都讓父子四人和解，於是希律搭船返國，並且在聖殿內院召開會議，宣布他的三個兒子將均分整個王國。多莉絲、安提帕特與撒羅米基於自己的盤算，想推翻和解的結果，但男孩的傲慢恰恰助他們一臂之力：亞歷山大王子逢人就說，希律為了讓自己看起來年輕一點，還刻意染髮，他也透露，自己為了討好父親，往往故意射偏目標。他也引誘國王身邊的三名宦官，使他能探聽到父親的秘密。希律逮捕並且拷問亞歷山大的僕人，直到有人坦承王子計畫利用希律打獵時行刺他。亞歷山大的岳父加帕多家國王，此時剛好前來探望他的女兒，他設法讓父子再度和解。為了表達感謝，希律送給加帕多家一份非常具有希律家風格的禮物：一名妓女，她對自己的名字感到自豪——Pannychis，指的是通宵達旦。

和平只維持了短暫時間：拷問僕人的結果，得知亞歷山大寄了一封信給亞歷山德里烏姆的指揮官，上面表示：「當我們已經完成我們要做的事，我們會過去找你。」希律夢見亞歷山大拿著匕首在他的頭上揮舞，這場惡夢實在太逼真，於是他逮捕這兩名男孩，他們承認自己正計畫逃跑。希律不得不徵詢奧古斯都的意見，奧古斯都雖然對於頑劣子女與複雜的繼承問題不感到陌生，但他也對老朋友的過當感到厭倦。奧古斯都判定，如果男孩真的圖謀反對希律，那麼希律當然有權懲罰他們。

希律在貝里圖斯（Berytus，今貝魯特）進行審判，這裡其實不屬於他的司法管轄範圍，因此應該是個能進行公平審判的地方。如希律所願，兩名男孩都被判處死刑，自從他開始大興土木建設耶路撒冷以來，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驚訝。希律的謀臣向他請求寬恕，然而當有人暗示這兩名男孩買通軍隊時，希律馬上清算了三百名軍官。王子被送回猶大，並且遭到勒死。他們的母親米利暗的悲劇—馬加比家族的詛咒—又重演一次。奧古斯都並不感到高興。他知道猶太人有不吃豬肉的習慣，於是冷淡地評論：「我寧可當希律養的豬，也不願當他的兒子。」然而這只是大希律王腐壞的恐怖大戲的開場。

希律：活生生的腐壞例證

年屆六旬的希律王，年老體衰而且偏執。安提帕特現在成了指定的唯一繼承人，但除了他，還有許多兒子可以繼承王國，於是希律的妹妹撒羅米開始設計陷害安提帕特；她找到一名僕人，這名僕人宣稱安提帕特打算用神秘藥物毒殺希律。當時正在羅馬與奧古斯都會談的安提帕特立即返國，並且快馬加鞭直奔耶路撒冷王宮，但他還沒來得及見到父親就遭到逮捕。在審判時，一名已定罪的犯人被餵食了這份神秘藥物，不久便暴斃身亡。進一步拷問發現，一名屬於羅馬皇后莉薇亞（Livia）□□奧古斯都的妻子，她自己就是一名製毒專家—所有的猶太奴隸偽造了書信陷害撒羅米。

希律把證據送交奧古斯都，並且擬定第三份遺囑，打算把王國留給另一個兒子希律．安提帕，這位安提帕日後將遭遇施洗約翰與耶穌。希

律的病扭曲了他的判斷力，也使他無力掌握國內反對派。他在聖殿大門上擺了一座鍍金的銅鷹。有些學生當著庭院裡群眾的面，爬上屋頂，用繩捆綁銅鷹之後把它卸下來。安東尼亞要塞的部隊衝進聖殿要逮捕他們。這群學生站在希律的病榻前，堅稱他們是依照《摩西五經》行事。犯罪者被活活燒死。

希律已完全崩潰，他全身出現痛苦而可怕的化膿：一開始奇癢不止，腸子感到灼熱難耐，隨後演變成足部與腹部腫脹，併發結腸潰瘍。他的身體開始分泌清澈的液體，他變得呼吸困難，身上散發惡臭，他的生殖器腫脹得極為巨大，最後陰莖與陰囊化膿長出壞疽，從裡面出現萬頭攢動的蟲子。

腐壞的國王希望能在溫暖的耶利哥宮殿復原。但隨著痛苦日增，他轉而到卡利洛埃（Callirhoe）泡溫暖的硫磺浴（這座浴場至今仍存在於死海），卻反而加重他的病情。[9] 在用熱油治療後，他昏了過去，並且被帶回耶利哥。他召來耶路撒冷聖殿菁英，把他們全關在競技場裡。希律不太可能想殺死這些人。或許他只是想看管這些可能惹麻煩的顯貴，讓王位繼承能順利完成。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名叫「約書亞，約瑟之子」，或「耶穌」（以亞蘭語來說）的孩子降生了。他的父母是木匠約瑟以及他十幾歲的未婚妻馬利亞（希伯來文叫米利暗），他們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他們不比農民富裕多少，但據說他們是古大衛家族的後代。他們前往伯利恆，孩子耶穌就在此地出生，「牧養我以色列民」。到了第八天，耶穌行了割禮，根據聖路加的說法，「他們帶著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獻與主」，並且在聖殿行傳統的獻祭。富有的家庭會獻祭一頭羊乃至於一頭牛，但約瑟只拿得出一對班鳩或雛鴿。

當希律將死之際，《馬太福音》提到，他命令軍隊以屠殺所有新生兒的方式來除掉這名擁有大衛血統的孩子，但約瑟早已到埃及避難，並且一直躲藏到聽說希律去世為止。當時想必流傳著彌賽亞即將來臨的說法，而希律應該也擔心有人假託大衛後代的名義造反，但沒有證據顯示他曾聽說過耶穌，或曾屠殺這些新生兒。諷刺的是，這個怪物居然是因為自己未犯下的罪行而惡名昭彰。至於拿撒勒的孩子，往後三十幾年我

們一直沒有他的消息。[10]

亞基老：彌賽亞與大屠殺

皇帝奧古斯都回覆希律：他已將莉薇亞的女奴打死，希律可以自由處置安提帕特王子。然而希律悲慟莫名，他拿起匕首想結束自己的生命。這場騷動使被關在附近的安提帕特相信，老暴君已經歸西。他精神振奮地要求獄卒打開牢門。畢竟，最後安提帕特將會是猶太人的國王，不是嗎？獄卒也聽到喊聲。他急忙跑到宮裡，發現希律沒死，只是陷入狂亂。侍從把刀從國王手中奪下。獄卒於是通報安提帕特反逆的事實。這名長滿膿疱的活死屍捶打自己的頭，他咆哮著，下令衛士立即處死這名逆子。然後他重擬遺囑，將王國分給三個十幾歲的兒子──其中耶路撒冷與猶大交給亞基老。

五天後，西元前四年三月，在三十七年的統治之後，歷經「百死千難」的大希律王終於撒手人寰。十八歲的亞基老雀躍地唱歌跳舞，彷彿死的不是他的父親，而是他的仇敵。就連怪誕的希律家族也對他的行為感到震驚。遺體頭戴王冠、手持權杖，安放在靈柩臺上，覆蓋著紫幔與黃金佩飾。送葬行列由亞基老引導，後頭跟著日耳曼與色雷斯衛士，還有五百名僕役攜帶香料（屍體肯定臭不可聞）──他們要前往二十四英里外的山地要塞希律之丘。希律將長眠此地，他的墳墓位於何處，兩千年來一直成謎。[11]

亞基老回到耶路撒冷，他登上聖殿的黃金寶座，宣布他將一改先王的苛政。此時耶路撒冷到處都是逾越節朝聖的信眾，許多人相信希律的死預示了末日救贖的來臨，他們於是在聖殿掀起暴亂。國王的衛士遭丟擲石塊。亞基老雖然才剛承諾要放寬壓迫，此時卻派遣騎兵前來：有三千人在聖殿遭到屠殺。

這位年紀才十幾歲的專制君主留下可靠的弟弟腓力留守後方，自己搭船前往羅馬，請奧古斯都批准他的繼承地位。然而亞基老另一個弟弟安提帕卻想搶在他前面抵達羅馬，希望能為自己贏得整個王國。亞基老才剛離開耶路撒冷，奧古斯都派駐當地的總管薩比努斯就劫掠希律的耶

路撒冷王宮，想找出隱藏的財寶，卻因此引發更嚴重的暴亂。敘利亞總督瓦魯斯率兵平亂，但來自加利利與以都瑪雅的暴徒於五旬節抵達耶路撒冷，他們攻占聖殿，並且看見羅馬人就殺，瓦魯斯因此不得不退守法薩埃爾塔。

在耶路撒冷以外地區，三名反叛者（他們都曾是奴隸）自立為王，他們焚燬希律王宮，並且「野蠻狂暴」地四處掠奪。這些自命的國王都是偽先知，充分顯示耶穌確實生存在一個充滿宗教玄想的時代。猶太人在希律統治時期苦等先知的降臨，現在卻一次來了三個：瓦魯斯擊敗並且殺死這三名假冒者，[12] 但之後有越來越多的偽先知出現，而羅馬人也一律加以殺害。瓦魯斯就曾在耶路撒冷附近將兩千名叛軍釘上十字架。

在羅馬，現年六十歲的奧古斯都聆聽希律家族的爭吵，他確認了希律的遺囑，但先暫時保留國王的頭銜，只任命亞基老擔任猶大、撒瑪利亞與以都瑪雅三地的猶太人領主；安提帕擔任加利利與佩拉里亞（Peraea，今約旦的一部分）的地方領主；至於他們的同父異母弟腓力則擔任其餘地區的地方領主。[13] 在亞基老的耶路撒冷，羅馬別墅裡的富人生活是邪惡的、希臘式的與極度違反猶太人風俗的：銀質的高腳杯——這件物品埋葬在耶路撒冷附近，在兩千年後，於一九一一年被一名美國收藏家購得——描繪著露骨的同性交合畫面。在酒杯的一面，一名男子利用滑輪將自己的身體降到男童身上，旁邊還有一名奴隸透過門縫窺視，酒杯的另一面則是兩名身體柔軟的男童在長椅上交纏在一起。亞基老的作風越來越邪惡、無能而且奢侈，十年後，奧古斯都罷黜他，並將他流放到高盧。猶大成為羅馬行省，而耶路撒冷必須接受羅馬派駐濱海該撒里亞的下層官員統治；羅馬就是在此時開始進行普查以核實納稅人口。這種向羅馬權力表示順服的措施令猶太人感到屈辱，因此造成小規模的猶太人叛亂，路加在回想這段過程時，可能誤把普查當成耶穌家人前來伯利恆的原因。

安提帕統治加利利三十年，他不斷夢想著自己差點繼承的王國。但施洗約翰，這名充滿魅力的新先知突然從沙漠出現，並且開始嘲弄與挑戰安提帕。

1 遭到殺害的猶太公會成員可能葬在華麗的公會墳墓裡，墳墓至今仍位於舊城北方，上面裝飾著石榴樹與爵床葉形。希律興築的山地要塞，最著名的有：馬薩達，西元七十三年，最後一批與羅馬對抗的猶太戰士在此集體自殺；馬卡魯斯（Machaerus），施洗約翰（John the Baptist）在此被希律的兒子砍頭；以人力堆起的希律之丘（Herodium），希律與他的兒子埋葬在此。

2 這些是古地中海地區最貴重的奢侈品：耶利哥的棕櫚樹生產棗酒；沒藥樹生產沒藥，可以治療頭痛與白內障，同時也散發珍貴的香氣。克利歐佩特拉也併吞了大部分沿海地區，包括約帕（今雅法），使希律只剩下加薩一處港口。

3 這位敘利亞希臘人學者成為希律的知心好友，以及奧古斯都的私人朋友。他一定是一名長袖善舞的廷臣，因而能在充滿謀殺的克利歐佩特拉與希律宮廷中存活下來。他日後寫下奧古斯都與希律的傳記，主要的資料來源應該是希律本人。尼古拉的希律傳記已經亡佚，但約瑟夫斯的作品曾大量參考他的作品，而我們也很難想像約瑟夫斯還能找到比他更好的作品。至於尼古拉曾教過的王室學生—凱撒里昂，也就是凱撒與克利歐佩特拉之子，遭奧古斯都殺害。其他三名子女則由皇帝的姊姊，也就是安東尼的前妻奧克塔薇雅（Octavia）在羅馬扶養長大。男孩們最終的命運不得而知，但女孩，也就是克利歐佩特拉．瑟琳娜（Cleopatra Selene）嫁給了茅瑞塔尼亞國王朱巴二世（Juba II）。她的兒子茅瑞塔尼亞國王托勒密被卡里古拉殺害。托勒密王朝從亞歷山大大帝以來三百六十三年的歷史就此斷絕。

4 這座塔可能是以日後的妻子命名，她也叫米利暗。但這座塔一定會讓他以及其他人想起被處死的馬加比公主。今日的大衛塔（其實已與大衛無關）是以希律的希皮庫斯塔為基礎建成的。提多摧毀耶路撒冷之後，這座塔樓直到鄂圖曼時代，仍是耶路撒冷的主要據點。耶路撒冷沒有任何建築能像希律城塞一樣呈現出耶路撒冷特有的不斷增添的特質，考古學家曾在這裡挖掘出猶大、馬加比、希律、羅馬、阿拉伯、十字軍、馬木魯克與鄂圖曼時代的遺跡。

5 希律的財富來自他位於中東地區的土地。這些土地生產綿羊、牛（飼養於約旦與猶大），加利利與猶大生產小麥與大麥，亞實基倫生產魚、橄欖油、葡萄酒與水果、百合與洋蔥（青蔥是亞實基倫的洋蔥），耶路撒冷北方的迦巴（Geba）生產的石榴，約帕生產的無花果，耶利哥生產的椰棗與沒藥。希律擁有猶大王國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土地；他課徵並且出口納巴泰香料；此外，他也是礦產大亨，他以三百塔倫為代價向奧古斯都購買賽普勒斯半數的銅礦產地。他一方面出口猶大地區的葡萄酒，另一方面卻啜飲義大利的上等葡萄酒。到他去世的時候，儘管他一輩子都不斷地大興土木，並且捐輸羅馬大量金錢，希律仍留下超過一千塔倫或一百萬德拉克馬（drachmas）給奧古斯都，留給家人的當然更多於此數。

6 希律應該使用了當時最新的技術。埃及人早在西元前四千年就已經知道如何移動巨石建築金字塔。羅馬工程師維特魯威（Vitruvius）曾建造巨大的器械—輪子、木橇與起重機—來運送這些石塊。直徑超過十三英尺的巨輪充當輪軸，可以用好幾頭牛來加以拉動。還有絞盤—水平旋轉的橫杆，上面連接著棒子與曲柄，最多可以讓十人同時轉動。藉由這種方式，八名男子可以抬起一．五噸的石塊。

7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在《民數記》（19）中，上帝對摩西與亞倫說：「把一隻沒有殘疾，純紅的母牛，牽到你這裡來。」母牛要放在香柏木與牛膝草上焚燒，上面覆蓋著朱紅色線，並且將牠的灰與聖水混合。根據《米什拿》的說法，只要進行九次，到了第十次，彌賽亞就會降

臨。自從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征服耶路撒冷帶來的千禧興奮之後，基本教義的基督教福音派與猶太教救贖派相信，《啟示錄》與彌賽亞降臨（或者對基督徒來說是耶穌的再臨）的三項核心先決條件已實現兩項：以色列已經重建，而耶路撒冷也屬於猶太人所有。第三個先決條件是重建聖殿。一些基督教基本教義派與救贖派正統猶太人的小派系（例如聖殿研究所）相信，要實現第三個條件必須以紅母牛獻祭來潔淨聖殿山。因此，即使到了今日，密西西比州五旬節運動牧師克萊德．洛特（Clyde Lott）仍與聖殿研究所（Temple Institute）的拉比里奇曼（Rabbi Richman）合作，從內布拉斯加州進口五百頭紅安格斯牛到約旦河谷地進行繁殖。他們相信自己可以繁殖出「可以改變世界的紅牛」。

8 希律的家譜相當複雜，因為希律家同族結婚的狀況實在太多，家族內部經常出現近親通婚與再婚，馬加比家族的加入稍稍緩和了這種現象：希律讓他的弟弟費羅拉斯迎娶米利暗的妹妹，讓他的長子安提帕特迎娶最後一任國王安提哥諾斯（希律要求安東尼將他斬首）的女兒。但是，這些婚姻也穿插著處決：撒羅米的前兩任丈夫都被希律殺死。希律家族也與一些王室家族通婚，如加帕多家、埃梅薩（Emesa）、龐托斯、納巴泰與基利家，這些都是羅馬的盟友。除此之外，至少有兩樁婚事因為男方不願改信猶太教與接受割禮而被取消。

9 希律的症狀一直是醫師爭論的焦點。最常見的診斷是希律罹患高血壓與動脈硬化，併發漸進的癡呆以及充血性心臟病與腎衰竭。動脈硬化導致靜脈充血，而這種狀況又因引力而加重，因此液體集中在他的足部與生殖器，嚴重到液體甚至滲出皮膚；血流減少造成肉體長出壞疽。惡臭與癢是腎衰竭造成的。陰莖與陰囊的壞疽成為蒼蠅產卵的理想場所，因此孵化成大量的蛆。生殖器的蟲子成為仇敵的宣傳品，代表上帝對邪惡帝王的懲罰：神顯者安條克四世、希律的孫子亞基帕一世，以及許多罪人包括加略人猶大（Judas Iscariot）全都出現類似的症狀，他們的腸子與陰囊也噴出一堆蟲子。

10 耶穌的出生在歷史上有爭議，福音書也充滿矛盾。沒有人知道他的出生時間，但可能是在希律去世之前，也就是西元前四年，這表示如果耶穌是在西元二十九到三十年釘十字架，那麼他就是在三十幾歲死去，如果是在三十六年釘十字架，那麼他就是在四十歲時去世。為了報名上冊，馬利亞與約瑟才到了伯利恆，這則故事與歷史不符，因為奇里尼烏斯（Quirinius）進行人口普查是在希律的繼承人亞基老（Archelaus）於西元六年遭到罷黜之後的事，當時耶穌已經快十歲了。《馬太福音》描述耶穌到伯利恆的旅程以及他的大衛家世，主要是為了說明耶穌的王室出身以及先知預言的實現—「因為有先知記著說」。屠殺新生兒與逃往埃及，顯然是受到逾越節故事的啟發：十災的其中一災就是殺死長子。無論耶穌在哪裡出生，約瑟一家應該都曾到聖殿獻祭。穆斯林的傳統—經由十字軍而擴大—相信耶穌是在阿克薩清真寺下方的禮拜堂扶養長大，因此這裡又稱耶穌的搖籃（Jesus’ Cradle）。耶穌的家庭是個謎：耶穌出生之後，約瑟就從福音書裡消失。馬太與路加提到，馬利亞一直維持童貞，而耶穌的父親是上帝（這個觀念類似於羅馬與希臘神學，而且也讓人聯想到以賽亞預言的以馬內利）。但馬太、馬可與約翰都曾提到耶穌的弟弟：雅各、約西、猶大與西門，以及一個妹妹撒羅米。當馬利亞的童貞成為基督教的教條時，這些孩子的存在就變得難以解釋。約翰提到「革羅罷的妻子馬利亞」。如果約瑟早死，馬利亞也許嫁給了這個革羅罷（Cleophas），而且生了更多孩子，因為釘十字架後，耶穌的領袖地位先後被他的弟弟雅各與「革羅罷的兒子西門」接替。

11 二○○七年，埃胡德．內策爾（Ehud Netzer）教授發現希律的墳墓，他看到一具華麗的紅色石棺，上面裝飾著花卉圖案，幾乎可以確定是西元六十六年到七○年的反希律猶太叛軍砸毀了這座墳墓。另外兩具石棺是白色的，也裝飾著花卉圖案：這是他兒子的石棺嗎？希律之丘是希律的

另一項建築奇蹟─這是一座底部直徑約兩百一十英尺的山丘，頂端有一座巨大豪華的宮殿，裡面有圓頂浴場、塔樓、壁畫與水池。希律的金字塔墳墓位於希律之丘要塞東部塔樓的下方，於西元六十六年到七○年遭到破壞。

12 其中一名「國王」是西門，這名體型粗壯笨重的奴隸原本在希律底下做事，不久就被羅馬人砍下腦袋。西門可能是所謂的〈加百列啟示錄〉（Gabriel's Revelation）的主角人物。〈加百列啟示錄〉是在約旦南部發現的石刻文字，上面提到天使長加百列為一個名叫西門的「眾王之王」歡呼。西門將遭到殺害，但他將在「三天後」復活。「你將知道邪不勝正。三天後你將復活，我是加百列，我命令你。」這些細節─先知死後三天復活與審判─比耶穌釘十字架早了三十年。在殺了西門之後，瓦魯斯移防日耳曼邊區。十年後，西元九年，他中了埋伏，損失三個軍團。這場災難讓奧古斯都晚年心情大壞，據說他曾在宮裡來回踱步，喊著說：「瓦魯斯，把我的軍團還給我！」

13 這三個兒子名字裡都有「希律」，造成福音書裡的混淆。亞基老已經娶妻，但他愛上加帕多家國王的女兒葛拉費拉（Glaphyra），後者已經嫁給希律與米利暗的兒子亞歷山大。亞歷山大死後，葛拉費拉嫁給茅瑞塔尼亞國王朱巴，而在朱巴死後，她又回到加帕多家。之後她又嫁給亞基老。

11　耶穌基督（西元一○～四○年）

施洗約翰與加利利的狐狸

約翰的父母住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恩卡倫，父親撒迦利亞是聖殿祭司，母親是以利沙伯。撒迦利亞或許是地位比較低下的祭司，他必須參加抽籤來輪值聖殿職務，與高層祭司有著天壤之別。但約翰小時候應該常造訪聖殿。想成為好猶太人的方法很多，但約翰卻選擇在曠野過著禁慾生活，如以賽亞所言：「在沙漠預備耶和華的路。」

西元二○年代晚期，開始有人追隨約翰的腳步，一開始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沙漠—「人都心裡猜疑，或者約翰是基督」—之後逐漸往北擴展到希律．安提帕治下的加利利，約翰的家族就住在此處。馬利亞是約翰母親的親戚。馬利亞懷孕時曾住在約翰父母家中。耶穌從拿撒勒前來聽親戚傳道，而約翰在約旦河中為耶穌施洗。約翰與耶穌一同傳道，以洗禮為人赦罪，他們的新儀式是從猶太教傳統在浸禮池中潔淨自己演變而來的。然而在此同時，約翰也開始對希律．安提帕展開抨擊。

加利利領主過著帝王般的生活，他的奢華生活得自稅吏的橫徵暴斂，人民因此怨聲載道。安提帕不斷遊說新任羅馬皇帝提庇留—奧古斯都的繼子，個性陰沉難測—希望對方允許他繼承父親留下的王國。安提帕以奧古斯都遺孀的名字為自己的首都命名為「莉薇亞斯」（Livias），莉薇亞不僅是皇帝提庇留的母親，也是安提帕家族的朋友。之後到了西元十八年，安提帕又在加利利海邊營建新都，取名為提比里亞。耶穌跟約翰一樣，認為安提帕是個腐敗的浪蕩者與羅馬的走狗：「那個狐狸」，耶穌這麼叫他。

安提帕娶納巴泰阿拉伯國王阿瑞塔四世的女兒為妻，這項結盟是為了確保猶太人與阿拉伯鄰邦的和平。在他的小王位上統治了三十年之後，中年的安提帕不幸愛上了他的姪女希羅底。她是大希律王被處決的兒子阿里斯托布洛斯的女兒，而且已經嫁給安提帕的異母弟為妻。希羅

底要求安提帕與他的阿拉伯妻子離婚。安提帕同意了這個愚蠢的要求，但納巴泰公主走得並不平靜。在大批群眾面前，施洗約翰辱罵這對通姦者是昔日的亞哈與耶洗別，安提帕於是將他逮捕下獄。這名先知被關在約旦河對岸大希律王的馬卡魯斯要塞中，這裡高度達兩千三百英尺，可以俯瞰死海。約翰在地牢裡並不孤單，因為這裡還有一名有名的犯人：安提帕的阿拉伯妻子。

安提帕與他的大臣設宴慶祝自己的生日，會中還有希羅底與她的女兒撒羅米作陪，撒羅米是領主腓力的妻子。（馬卡魯斯宴會廳的馬賽克地板有部分仍維持原樣─在地板下方還有一些小牢房。）撒羅米「進來跳舞，使希律歡喜」，她甚至可能跳了挑逗的七面紗舞，[1] 其舞姿之優雅使希律．安提帕情不自禁地說道：「妳隨意向我求什麼，我必給妳。」在母親慫恿下，撒羅米回答說：「施洗約翰的頭。」不久，約翰的頭從牢裡拿來，「放在盤子裡，拿來給了女子，女子拿去給她母親」。

耶穌知道自己有危險，於是逃到沙漠，但他仍經常造訪耶路撒冷─亞伯拉罕諸宗教的創始者當中，唯有耶穌曾到過耶路撒冷。在他眼中，耶路撒冷與聖殿是他生活的中心。猶太人的生活不外乎研讀先知，遵守律法以及前往耶穌稱為「大君的京城」的耶路撒冷朝聖。雖然我們對耶穌前三十年的人生一無所知，但這段時間想必他一定努力鑽研猶太教聖經的知識，而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了一絲不苟地實現預言。耶穌是猶太人，聖殿是他生活上的熟悉之處，而他也著迷於耶路撒冷的命運。十二歲時，父母帶他到聖殿過逾越節。《路加福音》提到，他們離開時，耶穌與父母失散，在三天焦急地尋找之後，他們「遇見他在殿裡，坐在教師中間，一面聽，一面問」。當他被誘惑時，魔鬼「叫他站在殿頂上」。當耶穌向追隨者吐露自己的使命時，他強調自己命運的展開必須是在耶路撒冷：「從此耶穌纔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但耶路撒冷將為此付出代價：「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包圍，就可知道它成荒場的日子近了……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

在十二使徒（包括他的弟弟雅各）支持下，耶穌再次現身於故鄉加

利利，並且往南傳布他所謂的「好消息」。耶穌以巧妙而簡樸的方式傳道，經常使用比喻。但他的信息卻又直接而具戲劇性：「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耶穌未留下任何著作，而他的教誨也不斷受到分析，但從四福音書可以看出，耶穌訓示的本質其實是警告末日即將來臨──審判日與天國。

這是個可怕而激進的願景，而耶穌則在當中扮演著核心角色，他是神秘的半彌賽亞人子。人子一詞出自《以賽亞書》與《但以理書》：「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惡的，從他國裡挑出來，丟在火爐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裡，要發出光來。」他預見所有人際紐帶的毀滅：「弟兄要把弟兄、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兒女要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

這不是一場社會或民族主義革命：耶穌最關切的是末日後的世界；他傳布的社會正義更多是在來世而非此世：「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稅吏與妓女會比顯貴與祭司更早進入上帝的國度。當耶穌表示舊的律法將不再存在時，他的說法令人想起可怕的末日：「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當世界結束時，「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萬國將齊聚在他面前接受審判。惡人將受「永刑」，而義人將受「永生」。

然而，耶穌在大多數狀況下都謹守猶太教律法，事實上，他整個訓示都在強調他是要實現聖經的預言：「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與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但恪守猶太教律法仍然不夠：「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不過，耶穌並未魯莽地直接挑戰羅馬皇帝，就連希律他也不輕易冒犯。雖然末日是耶穌傳道的主軸，卻有更多證據顯示耶穌自身的神聖：他是個治療者，他醫好了殘廢之人，讓死人復活，「許多人到他那裡聚集」。

在他最後一次造訪耶路撒冷之前，耶穌至少曾三次前去過逾越節與其他節日，根據《約翰福音》的說法，他曾兩度幸運地逃走。當耶穌在住棚節於聖殿傳道時，有些人稱他先知，還有人說他是基督──但勢利眼的耶路撒冷人輕蔑地說：「基督豈是從加利利出來的麼？」當他與權威

者辯論時，群眾挑戰他：「於是他們拿石頭要打他，耶穌卻躲藏，從殿裡出去了。」耶穌於光明節（修殿節）回來，但當他宣稱：「我與父原為一，猶太人又拿起石頭要打他……他卻逃出了。」他知道造訪耶路撒冷意謂著什麼。

在此同時，在加利利，被安提帕拋棄的阿拉伯妻子逃出馬卡魯斯的地牢，回到她父親阿瑞塔四世的宮廷，阿瑞塔是最富有的納巴泰國王，他興建了非凡的卡茲尼神殿，而且在「玫瑰紅」的佩特拉建立皇家陵寢。阿瑞塔對於這種侮辱感到憤怒，因此率軍進攻安提帕的領地。希羅底先導致一名先知的死，現在又引發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的戰爭，而且以安提帕失敗收場。羅馬不許盟國私自發動戰爭：在卡普里島縱情聲色的老皇帝提庇留對於安提帕的愚蠢感到震怒，但還是支持他。

此時，希律．安提帕聽說了耶穌這號人物。人們想知道他是誰。有些人認為他是「施洗的約翰，有些人說是以利亞，或是先知裡的一位」，但他的門徒彼得則相信耶穌是彌賽亞。耶穌特別受到女性歡迎，其中有些人還是希律的人馬──希律家宰的妻子是他的追隨者。安提帕知道耶穌與施洗約翰的關係：「是我所斬的約翰，他復活了。」他威脅要逮捕耶穌，但有幾個與耶穌相善的法利賽人警告他：「離開這裡去罷，因為希律想要殺你。」

耶穌非但不走，還公然反抗安提帕。「你們去告訴那個狐狸」，他往後兩天還會繼續治病傳道，到了第三天，他會造訪猶太人子成全命運的唯一地點：「因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喪命是不能的。」耶穌向修建聖殿的國王的兒子捎出崇高而詩意的訊息，當中充滿他對這座注定敗亡的城市的愛：「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裡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

拿撒勒人耶穌：在耶路撒冷的三天

西元三十三年的逾越節，[2] 耶穌與希律．安提帕幾乎同時抵達耶路

撒冷。耶穌率領隊伍到達橄欖山的伯大尼，俯瞰聖殿山閃爍積雪的美景。他派門徒到耶路撒冷帶來一頭驢子──不是一般的驢子，而是健壯的國王坐騎。福音書是我們唯一的史料來源，往後三天的事，每一部記載得都略有不同。「這事成就」，《馬太福音》解釋說：「是要應驗先知的話。」

預言說彌賽亞會騎著驢子進入耶路撒冷，當耶穌接近時，他的追隨者折下棕櫚葉為他鋪路，並且歡呼他為「大衛的子孫」與「以色列的王」。耶穌或許就像許多造訪者一樣，是從西羅亞池子附近的南門進入城內，然後沿著羅賓森拱門的紀念性臺階登上聖殿。他的門徒，來自加利利的鄉下人，從未到過耶路撒冷，對聖殿的宏偉讚嘆不已：「夫子，請看，這是何等的石頭，何等的殿宇！」耶穌已經來過聖殿數次，他回答說：「你看見這大殿宇麼？將來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耶穌表達他對耶路撒冷的愛與失望，但他也預見到那行毀壞可憎的。史家認為這些預言出自日後的增添，因為福音書完成於提多摧毀聖殿之後。然而，耶路撒冷過去也曾遭到毀滅與重建，耶穌反映的是當時流行的反聖殿傳統。[3]「我要拆毀這人手所造的殿，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耶穌這句話呼應了為他帶來啟示的先知以賽亞的說法。耶穌與以賽亞的眼光超越了實在的城市，直指天國的耶路撒冷，認為唯有如此才能撼動整個世界，但耶穌承諾要在三天內重建聖殿，或許表示他反對的是腐敗，而非聖所本身。

白天，耶穌在聖殿北方的畢士大池與南方的西羅亞池傳道與醫治病人，這兩個池子擠滿了想潔淨身子進入聖所的猶太朝聖者。晚上，他回到朋友位於伯大尼的住處。星期一早上，耶穌再次進城，但這回他去的是聖殿王廊。

到了逾越節，耶路撒冷人潮最為擁擠也最為危險。權力建立在金錢、身分以及與羅馬的關係上。但猶太人不像羅馬人那樣看重軍功與財富。在耶路撒冷，尊敬建立在家族（聖殿祭司與希律王室）、學術（法利賽教師）與其他受神啟示之人上。在與聖殿以谷地相隔的上城，顯貴名士住在希臘羅馬式的豪宅裡，上面緣飾著猶太特徵：當地挖掘出來的

所謂宮殿式宅邸有相當寬闊的客廳與浸禮池。安提帕與大祭司該亞法的宅邸都坐落在這裡。但耶路撒冷真正的權威是總督彼拉多，通常他會待在濱海的該撒利亞發號施令，但到了逾越節，他會特地來耶路撒冷督導，並且駐紮在希律的城塞裡。

安提帕不是城內唯一的猶太王族。海蓮娜是阿迪亞巴內王后（Queen of Adiabene），阿迪亞巴內是位於今日伊拉克北部的小國。[4] 海蓮娜改信猶太教，然後搬來耶路撒冷，她在大衛城興建宮室，捐獻黃金燭臺，並且將燭臺安放在聖殿的出入口。當耶路撒冷歉收時，她還會捐贈糧食。海蓮娜王后在耶路撒冷過逾越節，她身上或許穿戴著最近從耶路撒冷挖掘到的珠寶：一顆大珍珠裡鑲著黃金，連同兩個黃金耳墜，裡面鑲著綠寶石。

約瑟夫斯猜測有兩百五十萬人到耶路撒冷過逾越節。這個數字實在過於誇大，但可以確定的是，這當中肯定有來自「各邦」的猶太人，從安息與巴比倫到克里特島與利比亞。想知道這股人潮是什麼樣子，只需在伊斯蘭教朝覲期間到麥加看看就能了解。逾越節時，每個家庭要獻祭一隻羔羊，因此整座城市擠滿叫聲不斷的綿羊——一共有二十五萬五千六百隻羊被拿來獻祭。要做的事很多：每當朝聖者接近聖殿，就必須到浸禮池浸洗，並且到王廊購買獻祭的羔羊。不是每個人都能待在耶路撒冷。有數千人必須暫住在鄰近村落，耶穌就是如此，或者在牆邊露宿。燔肉的氣味與令人陶醉的焚香——號角此起彼落地響起，宣布祈禱與獻祭開始——飄散到全城各個角落，一切事物均聚焦於聖殿，連戍守安東尼亞要塞的羅馬士兵也緊張地凝望著該地。

耶穌走進聳立著高大列柱的王廊，這是個熱鬧擁擠、多采多姿的生活中心，朝聖者聚集於此打點日常用品，與朋友見面，兌換推羅銀幣以購買獻祭用的羔羊、鴿子或（對富人來說）牛。這裡不是聖殿本身，也不是聖殿內院，這裡是整個建築群最能讓人自由進出的公共之地，就像廣場一樣。在王廊裡，耶穌批評聖殿建制：「這稱為我名下的殿，豈可看為賊窩麼？」他說道，然後推翻兌換銀錢的人的桌子，並且引述耶利米、撒迦利亞與以賽亞幾位先知的話語。他的抗議吸引了注意，但還不足以引起聖殿衛隊與羅馬士兵的介入。

耶穌在伯大尼又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他回到聖殿 [5] 與批評者辯論。福音書指出法利賽人是耶穌的敵人，但這或許反映的是五十年後福音書作者寫作時的狀況。法利賽人是最有彈性與最富平民色彩的宗派，他們的教義有些可能與耶穌類似。耶穌真正的敵人其實是聖殿貴族。希律黨人挑戰耶穌有關繳稅給羅馬的問題，但耶穌巧妙地回答：「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耶穌並未稱自己是彌賽亞，他強調示瑪，這是基本的猶太教一神祈禱文，而且愛自己的同胞：他是如假包換的猶太人。但耶穌此時警告興奮的群眾，末日將至，而來臨的地點當然在耶路撒冷：「你離神的國不遠了。」雖然猶太人對於彌賽亞的來臨有不同看法，但絕大多數同意上帝將主導世界的終結，而後彌賽亞將在耶路撒冷建立王國：「在錫安吹響號角，召聖人們前來，」耶穌死後不久出現的《所羅門詩篇》寫道：「在耶路撒冷宣揚好消息，因為以色列的上帝施了憐憫。」耶穌的追隨者於是問他：「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日，有什麼預兆呢？」「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到來，」耶穌回道，但接著他卻詳細說明將至的末日：「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而後他們才會看見「人子，有大能力、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耶穌激動的開場白令羅馬總督與大祭司產生警覺，而這些人正是耶穌警告的那群在末日得不到饒恕之人：「你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阿，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

耶路撒冷在逾越節總是相當緊繃，當局更是比往常提心吊膽。《馬可福音》與《路加福音》在很少有人留意的詩句裡提到，當時耶路撒冷才剛發生一場加利利人的反叛，被彼拉多弭平，他在聖殿南方的「西羅亞樓」殺死了十八名加利利人。其中被生擒的亂民巴拉巴──耶穌不久就會與他相遇──「作亂的時候曾殺過人」。現在，大祭司又聽說有加利利人預言在即將到來的末日，所有的祭司將遭到毀滅，於是不敢大意：該亞法與前任大祭司亞那商討該怎麼做。《約翰福音》提到該亞法的說法，「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國滅亡」，這樣不是比較好嗎？他們於是擬定計畫。

第二天，耶穌在耶路撒冷西丘（日後稱錫安山）的晚餐樓（Upper

Room，又稱Cenacle或Coenaculum）為逾越節做準備。在晚餐上，耶穌察覺自己的門徒加略人猶大以三十塊銀錢出賣了他，但他還是依照原定計畫前往寧靜的橄欖園客西馬尼，此地正好隔著汲淪谷與聖殿相對。猶大悄悄離去。我們不知道猶大是基於原則（太激進？抑或不夠激進）還是出於貪婪或羨慕而出賣耶穌。

猶大回來時也領來了祭司長、聖殿衛兵與羅馬士兵。黑暗中，耶穌的臉龐難以辨識，於是猶大過去親吻他，洩露他的身分，而猶大也領到他的銀錢。在這場僅以火把照明的混亂場景裡，門徒紛紛拔劍，彼得削掉大祭司僕人的耳朵，還有姓名不詳的少年赤身裸體摸黑逃走，種種反常的敘述，憑添了真實性。耶穌遭到逮捕，而門徒也四散逃去，只有兩名仍遠遠地跟隨著。

此時已是午夜時分。耶穌在羅馬士兵戒護下繞過南牆，經西羅亞門來到上城的亞那宅邸，亞那是耶路撒冷的幕後掌權者。[6] 他支配耶路撒冷，同時也是嚴密近親通婚的聖殿家族代表人物。亞那過去曾擔任大祭司，他是現任大祭司該亞法的岳父，他至少有五個兒子未來將擔任大祭司。然而，絕大多數的猶太人卻蔑視他與該亞法，認為他們兩人串謀貪贓枉法、謀財害命。曾有猶太文獻抱怨他們的僕人「用棍棒打我們」；他們的裁決可以用金錢買通。相反地，耶穌則是說出民眾的心聲，就連猶太公會也有耶穌的支持者。因此，要對這名受歡迎且無所畏懼的傳道者進行審判，不僅要速審速決，而且最好是趁深夜進行。

午夜過後，衛兵在庭院生火（而耶穌的門徒彼得三次不認他的夫子），亞那與他的女婿找來忠誠的猶太公會成員—不包括所有成員，因為其中至少有一個人，亞利馬太的約瑟，他是耶穌的支持者，而且絕不可能同意逮捕他。耶穌受到大祭司的交互質問：他是否曾出言威脅要摧毀聖殿，並且在三天內重建它？他是否曾自稱是彌賽亞？耶穌什麼也不說，但最後他承認：「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他說了僭妄的話。」該亞法說。

「他是該死的。」群眾回答，儘管已是深夜，他們還是聚集於此。耶穌被蒙上眼，整夜在庭院裡遭受辱罵直到天明，屆時重頭戲才將上

場。彼拉多正等待著。

彼拉多：審判耶穌

在輔助部隊護衛下，群眾緊張地看著羅馬總督。總督府位於希律城塞外的一處隆起平臺，接近今日的雅法門，總督在此進行審判。彼拉多是一名行事大膽、但缺乏策略的軍人，他完全不了解猶大地區，而且已成為耶路撒冷不受歡迎的人物，「貪污、暴力、偷竊、攻擊、虐待、不斷殺人與野蠻暴行」使他招致了不少民怨。就連希律家族的貴冑也說他「挾怒報復」。

彼拉多曾下令軍隊開進耶路撒冷，士兵們手執繪有皇帝圖像的盾牌，此舉惹惱了猶太人。希律．安提帕率領代表要求他們移除，隨即遭「頑固而殘忍」的彼拉多峻拒。當更多的猶太人出面抗議時，他派出衛隊，但代表們躺在地上伸長了脖子。彼拉多於是移除這些冒犯的圖像。最近他還殺害了加利利反叛者，並且「使加利利人的血攙雜在他們祭物中」。

「你是猶太人的王麼？」彼拉多問耶穌。畢竟，耶穌的追隨者在他進入耶路撒冷時這麼稱呼他。耶穌回答「你說的是」，然後一句話也不說。但彼拉多清楚知道耶穌是加利利人。「既曉得耶穌屬希律所管」，彼拉多把犯人送到希律．安提帕那裡，表示對加利利統治者的尊重，而安提帕自己也對耶穌頗感興趣。前往安提帕宮殿的路程不遠。《路加福音》說，希律．安提帕「很歡喜」，因為他一直很想見見施洗約翰的後繼者，「並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蹟」。但耶穌對於這隻「狐狸」—殺害約翰之人—極為鄙視，甚至連話也不願說。

安提帕玩弄耶穌，要求他變戲法，為他披上王者的袍服，還叫他「國王」。這名地方領主不可能放過施洗約翰的後繼者，他只是藉這個機會看看這個人。彼拉多與安提帕長久以來一直是敵人，但從這天起他們卻「成了朋友」。儘管如此，耶穌仍是羅馬的問題。安提帕把耶穌送回總督府。彼拉多在此審問耶穌、兩名所謂的盜賊以及巴拉巴。《馬可福音》提到，「巴拉巴和作亂的人一同捆綁」。這表示有一群造反者

（或許包括這兩名「盜賊」）與耶穌一同接受審判。

彼拉多戲耍著說要放了其中一人。群眾中有些人喊放了巴拉巴。根據福音書的記載，巴拉巴獲得釋放。這則故事聽起來不太可能：羅馬人通常會處決殺人的造反者。《馬太福音》提到，耶穌被判處釘十字架，彼拉多「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

「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眾人說道。

彼拉多絕非心慈手軟之人，這位凶暴而頑固的總督從未為他先前的屠殺洗手。先前與猶太人有爭執的時候，彼拉多讓士兵喬裝成平民混入和平的耶路撒冷群眾中；他一聲令下，士兵們抽刀砍殺街頭的民眾，造成龐大的死傷。彼拉多這個星期才剛弭平巴拉巴的叛亂，他顯然對於希律死後讓猶大地區不堪其擾的一連串「國王」與「假先知」特別在意。耶穌模稜兩可的語言具有煽動性，而他無疑相當受歡迎。即使在多年之後，身為法利賽人的約瑟夫斯也形容耶穌是一名睿智的導師。

因此，傳統上對於判決的描述似乎不是事實。福音書提到祭司們堅持他們沒有判處死刑的權威，但此話的真假我們不得而知。約瑟夫斯寫道，大祭司「會審判爭端，懲罰犯罪者」。福音書是在西元七○年，也就是聖殿被摧毀後撰寫與增補的，它們指責猶太人，而為羅馬人脫罪，顯然是為了向帝國效忠。然而我們從對耶穌的指控，以及懲罰本身已經可以清楚看出，這是羅馬人主導的審判。

與大多數釘十字架的受害者一樣，耶穌要先被尖端纏著骨頭或金屬的皮鞭抽打，這種刑罰極為殘酷，許多受害者受刑不過，便在這個階段活活抽死。西元三十三年四月三日星期五早晨，猶太曆一月十四日，耶穌被帶往刑場，他戴著羅馬士兵──許多是敘利亞與希臘的輔助部隊──為他準備的牌子，上面寫著「猶太人的王」，而他在受鞭笞後已大量失血。耶穌與其他兩名犯人一樣，揹著自己釘十字架用的橫木，走出城塞監獄，走過上城街道。耶穌的門徒說服古利奈人西門幫他揹十字架，而他的女性支持者則在道旁哭泣。「耶路撒冷的女子」，耶穌說，「不要為我哭，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因為末日已經近了──「日子要到」。

耶穌最後一次離開耶路撒冷，他往左穿過花園門，走到山丘的果

園、切開岩石的墓地與耶路撒冷的行刑丘，這裡有個適當的名字—髑髏地，又叫各各他。[7]

耶穌基督：受難

跟隨耶穌出城的群眾中，有他的敵人，也有他的朋友，他們要去觀看這場恐怖而需要技術的處決，這個場景每次總能吸引許多人圍觀。耶穌走到行刑地時，太陽已經升起，直立的木柱早已等候多時：這根木柱在他之前已有人使用，在他之後仍會繼續使用下去。士兵按照慣例，拿葡萄酒與沒藥給耶穌飲用，以鎮定他的神經，但他拒絕了。接著，耶穌被固定在橫木上，然後再放到直立的木柱上。

約瑟夫斯說，釘十字架是「最悲慘的死刑」，[8] 是公開貶低受刑者的一種刑罰。正因如此，彼拉多才命令將耶穌的牌子安在他的十字架上—猶太人的王。受刑者被捆綁或釘住，這種做法是為了確保受刑者不至於流血過多而死。釘子通常由前臂—而非手掌—與足踝穿過：耶路撒冷北方墓地發現被釘十字架的猶太人骨骸，四．五英寸長的鐵釘還穿在足踝的骨頭上。從受刑人身上取出的釘子，猶太人與異邦人喜歡當成護身符穿戴在脖子上，據說可以消災解厄，顯示日後基督教對釘十字架遺物的崇拜，其實源自相當悠久的傳統。受刑者通常是赤身裸體受刑—男性面朝外，而女性面朝內。

行刑者是這方面的專家，他們知道怎麼做可以延長痛苦，怎麼做可以快速解脫。將耶穌釘十字架，目的在於慢慢讓他死亡，以此彰顯反抗羅馬權力的徒勞。耶穌很有可能像基督教藝術顯示的，雙臂展開釘在十字架上，臀部下方有一個小楔形物支撐，而腳下也有一個突出物支撐。這種做法是為了讓他存活數個小時，甚至數天。最快處死犯人的方法是打斷他的腿，如此一來身體的重量將由手臂來支撐，而受刑人將在十分鐘內窒息而死。

數小時過去了；敵人嘲弄他；路人譏笑他。耶穌的朋友抹大拉的馬利亞連同他的母親馬利亞，以及未提及名字的「他所愛的那門徒」（或許是他弟弟雅各）一直守候著。他的支持者亞利馬太的約瑟也來看他。

天氣越來越炎熱。「我渴了」，耶穌說。他的女門徒拿海絨蘸滿了醋，綁在牛膝草上，舉到他的唇邊讓他可以吸吮。有時他似乎陷入絕望：「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他呼喊著，引用適當的聖經，《詩篇》第二十二篇。但是，他說神離棄他是什麼意思？難道耶穌預期神會帶來末日？

耶穌越來越虛弱，他看著母親。「看你的兒子」，他說，並且要求他愛的門徒照顧他的母親。如果此人是他的弟弟，那麼相當合理，因為這名門徒帶著馬利亞離開歇息。群眾大概都離去了。夜晚已經來臨。

釘十字架是一種因中暑、饑餓、窒息、休克或脫水而造成緩慢死亡的刑罰，而耶穌或許是因為鞭笞造成流血過多而死。突然間，他嘆了一口氣。「成了」，他說完後便昏厥。鑑於耶路撒冷的緊張情勢，以及即將來臨的安息日與逾越節，彼拉多一定會命令行刑者加速讓犯人死亡。士兵打斷兩名盜匪或叛軍的腿，讓他們窒息而死，但當他們來到耶穌面前時，發現他似乎已經死了，於是「一個兵拿槍扎他的肋旁，隨即有血和水流出來」。實際上有可能是槍傷殺死了耶穌。

亞利馬太的約瑟急赴總督府，請求彼拉多將遺體交還給他們。受刑者通常會擱在十字架上任其腐爛，或成為禿鷹的食物，但猶太人希望能盡快下葬。彼拉多同意了。

西元一世紀的猶太人在死去之後，並不會埋在土裡，而是裹上屍布放在岩石墓室裡，家人會不斷前來檢視，部分原因是為了確認死者真的死了，而非只是昏睡：「死者」第二天早晨醒來的事雖然罕見，但絕不是沒有。遺體就這樣放置一年使其變乾，然後將遺骨放進藏骨罐內，上面通常會刻著死者姓名，再將罐子置入岩石墓穴裡。

約瑟與耶穌的家人及門徒將耶穌的遺體卸下來，很快在附近園子裡找到沒有人用過的墳墓，將他的遺體放在裡面。遺體塗上昂貴的香料，然後裹上細麻布━在耶路撒冷城牆南方不遠處的血田，人們曾在一座墳墓中發現類似一世紀的屍布，上面還附著著一團人類的毛髮（但這種屍布不同於著名的杜林屍布，後者的年代大約在一二六○年到一三九○年之間）。現在的聖墓教堂━它涵蓋了釘十字架與墳墓的地點━有可能是真正的遺址，因為在往後三個世紀，當地基督徒一直保留著這項傳統。在

該亞法的要求下，彼拉多在耶穌墳地周圍部署衛兵，「恐怕他的門徒來把他偷了去，就告訴百姓說，他從死裡復活了。」

到目前為止，這則耶穌受難（Passion，源自拉丁文patior，蒙受苦難之意）的故事來源只有一處，那就是福音書，沒有任何宗教信仰要求信徒相信一名猶太先知的生與死，以及他施展的神蹟。然而，在耶穌釘十字架的三天後，也就是星期日早晨，根據《路加福音》的說法，耶穌的一些女性家人與門徒（包括他的母親與希律．安提帕家宰的妻子約亞拿）前來探視墳墓：「看見石頭已經從墳墓滾開了，她們就進去，只是不見主耶穌的身體。正在猜疑之間，突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衣服放光。婦女們驚怕，將臉伏地，那兩個人就對她們說，『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這裡，已經復活了。」在逾越節期間，害怕的門徒躲藏在橄欖山，但耶穌好幾次出現在他們與母親面前，對他們說：「不要害怕。」當多馬對復活感到懷疑時，耶穌向他顯示手上與肋旁的傷口。幾天後，耶穌帶領他們到橄欖山他升天的地方。耶穌復活將悲慘的死亡轉變成生對死的勝利，這是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時刻，因此基督徒歡慶復活節這個節日。

對於非基督徒而言，這些事實是不可能檢證的。《馬太福音》描述的故事在當時顯然是另一種版本的事件內容，「這話就傳說在猶太人中間，直到今日」：大祭司立即付錢給士兵，要他們守在墓旁，並且命令他們告訴每一個人：「夜間我們睡覺的時候，他的門徒來把他偷去了。」

考古學家傾向於相信耶穌的遺體只是單純被朋友與家人移走，埋葬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某個岩石墓穴裡。他們挖掘了一些墓穴，裡面的藏骨罐上寫著名字，例如「耶穌的弟弟雅各」與「約瑟的兒子耶穌」。這些發現引發了媒體的關注。其中一些後來發現是贗品，但絕大多數確實是西元一世紀的墳墓，只是上面刻的都是些非常普遍的猶太名字—與耶穌沒有關係。[9]

耶路撒冷慶祝逾越節。猶大把他的銀錢投資在土地上—位於耶路撒冷南方阿克爾達瑪（Akeldama）窯戶的一塊田—結果他「身子仆倒，肚腹崩裂，腸子都流出來」。[10] 門徒不再躲藏，五旬節他們於錫安山的

晚餐樓見面，「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聖靈讓他們擁有說各國語言的能力，他們於是前往耶路撒冷，奉耶穌之名為人治病。彼得與約翰經過美門進入聖殿，準備每日要做的禱告，此時一名瘸腿向他們尋求周濟。「叫你起來行走」，他們說道，而他真的起來行走。

門徒推舉耶穌的弟弟擔任「耶路撒冷的監督者」與所有猶太人門徒（統稱為拿撒勒派）的領袖。拿撒勒派應該成長得相當迅速，因為耶穌死後不久，「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耶穌說希臘語的門徒中，有一位名叫司提反，他出言抨擊聖殿：「其實至高者並不住人手所造的。」司提反遭到猶太公會審判，並且在牆外（或許位於今日大馬士革門的北邊）被石頭擊死，這充分顯示大祭司確實有權宣判死刑。司提反成為基督教第一位「殉教者」，「殉教者」這個詞是希臘文「見證」的引申。至於雅各與他的拿撒勒派猶太人則仍然持續實踐，他們不僅忠於耶穌，往後三十年也繼續在聖殿傳道與祈禱。雅各在耶路撒冷獲得廣泛支持，人們稱他是猶太聖人。耶穌的猶太教顯然不比在他之前或之後許多傳道者傳布的猶太教來得特殊。

耶穌的敵人並未得勢。在耶穌釘十字架後不久，彼拉多被撒瑪利亞的假先知弄得精疲力盡。這名假先知到處傳道，煽動民眾相信他在基利心山找到摩西的墳墓。彼拉多於是派騎兵擊潰這些追隨者。儘管如此，這名羅馬總督先前已讓耶路撒冷處於反叛邊緣；現在他連撒瑪利亞人也得罪了。

敘利亞總督必須恢復耶路撒冷的秩序。他同時撤除該亞法與彼拉多的職位，後者被遣送回羅馬。此舉大快人心，耶路撒冷人莫不歡迎敘利亞總督的到來。彼拉多自此從歷史上消失。在此同時，提庇留也對希律．安提帕感到厭倦。但這不表示他的王朝走到了終點：此時幸虧有位最冒險進取的猶太王子，他與瘋狂的羅馬皇帝交好，因而重新取得耶路撒冷，希律家族也因此恢復往日的繁盛。

1　舞者撒羅米象徵了冷血的反覆無常與女性的墮落，但《馬可福音》與《馬太福音》從未寫出她的名字。約瑟夫斯在另一個脈絡裡告訴我們希羅底女兒的名字，但他表示安提帕下令處死約翰並非出於舞者的鼓勵。七面紗舞是日後的加添。希律家族叫撒羅米的女子不只一人（耶穌的妹妹也叫撒羅米）。但特拉可尼領主（Tetrarch of Trachonitis）希律．腓力的妻子最有可能是這名女子，腓力死後，她嫁給另一名親戚，這名親戚日後被任命為小亞美尼亞（Lesser Armenia）國王：舞者成了王后。約翰的頭最終成為基督教最重要的聖物。至少有五處聖地宣稱擁有他的頭顱，其中大馬士革烏瑪雅德清真寺（Umayyad Mosque）的施洗約翰墓受到穆斯林的謨拜。

2　沒有人知道耶穌來到耶路撒冷的確切時間。《路加福音》以耶穌於西元二十八年到二十九年接受約翰施洗做為他傳道的起點，他表示耶穌當時約三十歲，顯示耶穌去世的時間大概在二十九年到三十三年之間。《約翰福音》說耶穌傳道持續約一年的時間；《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與《路加福音》卻說三年。耶穌被殺的時間可能是三十年、三十三年或三十六年。耶穌在歷史上確有其人的證據不只是來自於福音書，還有塔西佗與約瑟夫斯的記載，後者還提到施洗約翰。我們至少知道耶穌在逾越節來到耶路撒冷，是在彼拉多上任總督（二十六年）之後與離任之前（三十六年），當時正值提庇留（三十七年去世）、安提帕（三十九年之前）與大祭司該亞法（十八～三十六年）在位期間：因此最有可能的時間是二十九年到三十三年。彼拉多的真實性已由約瑟夫斯、斐洛與該撒利亞的刻字證實。

3　例如愛色尼派（Essenes），愛色尼派或許是虔誠者哈西德派的分支，而哈西德派原本是馬加比家族的支持者。約瑟夫斯解釋他們是西元一世紀時猶太教的三個宗派之一，但我們從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發現更多。死海古卷於一九四七年到五六年在死海附近昆蘭（Qumran）的十一處洞窟被發現，當中包含最早的希伯來文版本聖經。基督徒與猶太人長久以來一直爭論七十士譯本（西元前三到一世紀，從現在已亡佚的希伯來文原始本，以及根據基督教舊約聖經翻譯而成）與現存最早希伯來聖經（西元七到十世紀的馬索拉文本〔Masoretic〕，其中最古老的是阿勒坡抄本，但不完整；聖彼得堡抄本溯自一○○八年，較為完整）的差異。古卷揭露了差異，但證實馬索拉文本相當精確。此外，古卷也證明許多聖經版本最晚到了耶穌時代已開始流通。愛色尼派是苦行的猶太人，他們發展了耶利米與但以理的末日觀念，把世界看成是善與惡的鬥爭，最後以戰爭與審判作結。愛色尼派的領袖是神秘的「義師」；他們的敵人是「邪惡祭司」—馬加比家族是其中之一。他們提出許多與基督教起源相關的詭異理論，但我們可以說，施洗約翰在沙漠時很可能跟這些人生活在一起，而他們對聖殿的敵視，以及對末日的想像很可能影響了耶穌。

4　這個位於伊拉克北部的王國直到西元二世紀為止仍信奉猶太教。王后海蓮娜與她的兒子們就葬在耶路撒冷舊城外的三座金字塔下；這些華麗的國王陵寢一直殘存至今，它們位於大馬士革門北方的那布魯斯道（Nablus Road）上，這條路會經過美利堅社群飯店（American Colony Hotel）。十九世紀，一名法國考古學家挖掘到這處遺址，並且宣布這是大衛王的墓。伊拉克北部的猶太人采邑除了阿迪亞巴內，還有其他：有兩名猶太人起而反抗安息，他們是阿息納烏斯（Asinaeus）與阿尼拉烏斯（Anilaeus），這些人在巴比倫附近建立獨立的猶太人國家，並且維持了十五年。

5　金門（Golden Gate）是傳統上耶穌進入聖殿的大門，在猶太教、穆斯林與基督教的神秘主義中，彌賽亞將從這道門進入耶路撒冷。但耶穌並未從這條路進城：這道門在往後六百年並未重建，而鄰近的書珊門也未向民眾開放，大祭司自己也很少使用。基督教另一派傳統認為，耶穌是從另一面的美門（Beautiful Gate）進城，它的位置或許靠近今日西側的鏈門（Gate of the

Chain）。這個說法的可能性較高。美門也是彼得與約翰在耶穌死後施展奇蹟的地方。金門這個名字可能是「美門」這個名字被混淆後出現的，因為「金」的拉丁文是aurea，而「美」的希臘文是oreia，兩者非常類似。耶路撒冷的神聖穿插了這類誤解，而多重的傳說交疊在相同地點之上，更加強與裝飾了它的神聖。

6 在這則故事裡，每個事件的發展都與耶路撒冷的地理息息相關，雖然許多地點或許就歷史來看是錯的。錫安山的晚餐樓是傳統上最後晚餐的地點；但真正的地點也許更接近西羅亞池子附近的廉價房舍，因為《馬可福音》提到那裡「有人拿了一瓶水」。最後的晚餐傳統在五世紀獲得發展，到了十字軍時期變得更加繁盛。另一個強大的傳統認為，最後晚餐的地點是耶穌死後聖靈於五旬節降臨在門徒面前之處：這裡顯然是最古老的基督教聖地之一。它的神聖性極具感染力，因此猶太人與穆斯林日後也跟著將此地奉為聖地。傳統看似合理的亞那宅邸遺址位於亞美尼亞區（Armenian Quarter）聖天使長教堂（Church of Holy Archangels）下方。一枚刻著亞蘭文「該亞法家之物」的石砝碼在耶路撒冷被挖掘出來，一九九○年，建築者發現一個密封的埋葬箱，裡面有一個藏骨罐，上面寫著「該亞法之子約瑟」──所以這些可能是大祭司的遺骨。擁有古老橄欖樹的客西馬尼園，一般相信地點正確無誤。

7 這條路線與傳統的苦難之路完全不同。約瑟夫斯提到的花園門，以色列考古學家阿維加德（Nahman Avigad）認為該門位於猶太區的北部，屬於第一城牆的一部分。在穆斯林時代，基督徒誤以為安東尼亞要塞是羅馬總督府，也就是彼拉多審判的地方。中世紀方濟會修士沿著苦難之路發展出十字架苦路（Stations of the Cross）的傳統，這段路從安東尼亞遺址到聖墓教堂──幾乎可以確定是一條錯誤的路線。Golgotha源自亞蘭文，髑髏的意思；Calvary源自拉丁文calva，也是髑髏的意思。

8 西元前七十四年，年輕的凱撒曾被海盜俘虜，他被贖回之後，隨即追剿這些海盜，並且將他們釘十字架──但有鑑於在被俘期間這些海盜對他還算有禮，於是他盡可能人道對待他們：凱撒法外施恩，將釘十字架改成割喉。釘十字架起源於東方，例如大流士曾將巴比倫反叛者釘十字架，而後這種刑罰被希臘人採用。我們曾經提過，亞歷山大大帝曾將推羅人釘十字架；神顯者安條克與猶太人國王亞歷山大．揚奈歐斯都曾將造反的耶路撒冷人釘十字架；迦太基人將不服從命令的將領釘十字架。十字架的木頭據說來自堡壘化的十一世紀十字架修道院（Monastery of the Cross），接近今日的以色列國會。這座修道院長久以來一直是格魯吉亞正教會（Georgian Orthodox Church）在耶路撒冷的總部。

9《彼得福音》──西元二到三世紀的格諾底抄本（Gnostic codex）□□於十九世紀的埃及被發現，裡面記載了耶穌遺體消失的不可思議的故事。最早的《馬可福音》成書於四十年後，也就七○年前後，書中以耶穌安放於墓穴做為結尾，從未提到復活的事。《馬可福音》描述的復活內容是後世添加的。《馬太福音》成書於八○年左右，《路加福音》則以《馬可福音》與其他不知名的資料為根據。因此，這三部福音書又稱為對觀福音書（Synoptics，希臘文的意思就是「彼此參照」）。《路加福音》大量縮減了耶穌家人在十字架前扮演的角色，但《馬可福音》提到馬利亞是雅各、約西與耶穌妹妹的母親。《約翰福音》是最後出現的福音書，可能成書於一世紀末，其描述的耶穌比其他福音書更具有神性，但它也參考了其他資料來源，對於耶穌早年造訪耶路撒冷的事記錄得較詳細。

10 《使徒行傳》講述了這則故事，但《馬太福音》有另一個版本：悔恨的猶大把銀錢丟在聖殿裡，大祭司（因為這是血錢，所以不能收入聖庫）將這筆錢買了窯戶的一塊田，「為要埋葬外鄉人」。而後猶大上吊自殺。阿克爾達瑪──血田──直到中世紀仍是用來埋葬的地方。

12　希律家族的終曲（西元四○～六六年）

希律．亞基帕：卡里古拉的朋友

年輕的希律．亞基帕成長於羅馬，與皇帝家人一起生活，而且成為皇帝提庇留的兒子德魯蘇斯最好的朋友。這名充滿魅力、生活奢侈、個性外向的男子──大希律王與米利暗的孫子，大希律王被處死的兒子阿里斯托布洛斯的孩子──為了結交德魯蘇斯與其他愛好聲色犬馬的朋友，他不惜花費鉅資，因而欠下大筆債務。

二十三年，德魯蘇斯英年早逝，心碎的皇帝不願再見到兒子的朋友，破產的希律．亞基帕只好回到安提帕統治的加利利，此時安提帕已娶了亞基帕的妹妹希羅底為妻。安提帕給了亞基帕一份在提比里亞的單調差事，但亞基帕受不了平凡無聊的生活，於是逃到以都瑪雅，也就是希律家族的故地，並且打算自殺。然而，天無絕人之路，這個揮霍無度的惡棍又找到了機會。

就在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統治希律家族北方領地的腓力去世了。安提帕向皇帝提出請求，希望能擴大自己的領地。提庇留向來喜愛亞基帕；所以亞基帕趕緊前往皇帝位於卡普里島的行宮，希望皇帝能將北方領地封給自己，而非自己的叔叔。他發現提庇留憂鬱地住在朱彼得別墅裡，根據史家蘇埃托尼烏斯的說法，皇帝食不下嚥，只能靠一群男孩餵他吃飯。這群男孩被稱為皇帝的「小魚」，他們接受訓練，要在皇帝於池子裡游泳時吸他的私處。

提庇留原本歡迎亞基帕的到來，然而當他聽聞亞基帕在地中海各地欠下大筆債務時，態度完全改變。但亞基帕這名天生的賭徒卻說服母親的朋友安東妮亞借錢給他，並且幫他在皇帝面前說情。嚴謹而貞潔的安東妮亞是馬克．安東尼之女，提庇留認為她是羅馬貴族的典範，對她相當尊敬。他接受安東妮亞的忠告，原諒了這名猶太惡棍。但亞基帕並沒有用這筆借來的錢還債，反而用來結交另一名破產的王子卡里古拉，卡

里古拉與亞基帕去世的朋友德魯蘇斯之子格梅魯斯（Gemellus），兩人是提庇留的共同繼承人。提庇留要求亞基帕照顧格梅魯斯。

然而，投機的亞基帕卻成了卡里古拉的好友。卡里古拉是受人民愛戴的將領格爾瑪尼庫斯（Germanicus）的兒子，因此連帶受到民眾的喜愛。他小時候身穿迷你合身的軍服隨父親參加軍團檢閱，他的腳上也穿著軍靴，卡里古拉這個名字其實就是小軍靴的意思。二十五歲的卡里古拉身材修長，已經開始禿頭，他在眾人寵愛下長大，生活放蕩，而且可能有精神失常的傾向，但他依然受到群眾歡迎，而且急於繼承皇帝的位子。卡里古拉與亞基帕大概一起過著聲色犬馬的生活，後者與他在耶路撒冷虔信的同胞相比，可說有著天壤之別。有一回他們搭乘戰車在卡普里島上閒遊，兩人突發奇想談起提庇留死亡的話題，這席話全被駕駛聽進去了。當亞基帕為了東西失竊而逮捕駕駛時，這名駕駛便將他們說過的話向皇帝告密。亞基帕被捕入獄，並且被上了鎖鏈，但在朋友卡里古拉保護下，他仍然可以沐浴、接見朋友與品嘗佳餚。

三十七年三月，提庇留終於去世，卡里古拉殺害年輕的格梅魯斯，然後繼任為帝。他立即釋放他的朋友，送給他黃金腳鐐當禮物，以紀念他身陷囹圄的日子，並且封他為國王，賜予他腓力的北方領地。這回亞基帕可說是鹹魚翻身。在此同時，亞基帕的妹妹希羅底與耶穌仇視的「狐狸」安提帕前來羅馬，他們希望卡里古拉收回成命，改將領地賜給他們。但亞基帕構陷他們，聲稱他們正計畫謀反。卡里古拉罷黜安提帕，也就是殺死施洗約翰的凶手──安提帕後來死在里昂──並且將安提帕的土地轉封給亞基帕。

新王鮮少待在國內，他似乎更喜歡待在卡里古拉身旁，但卡里古拉嗜殺的性格，很快地使羅馬人從喜愛他轉變成厭惡他。由於不像前兩任皇帝一樣以軍功得位，卡里古拉企圖以另一種方式來樹立個人威望，他下令帝國全境必須膜拜他的雕像──聖殿的至聖所也不例外。耶路撒冷群情激憤；猶太人準備反抗，他們的代表告訴敘利亞總督，要他們忍受這種褻瀆，那麼「他必須先滅掉所有的猶太人」。亞歷山卓也爆發希臘人與猶太人的種族衝突。當雙方派代表去見卡里古拉時，希臘人宣稱，猶太人是唯一不敬拜卡里古拉雕像的民族。

幸好國王亞基帕此時仍在羅馬，而且與日漸乖戾的卡里古拉更為親密。當皇帝起兵遠征高盧時，猶太人的國王也隨侍一旁。然而，卡里古拉並未真的打仗，他只是在海上宣稱自己已經戰勝，然後撿拾海貝參加自己的凱旋式。

卡里古拉命敘利亞總督佩特羅尼烏斯執行命令，打擊耶路撒冷。希律王室率領的猶太人使節團懇求佩特羅尼烏斯改變心意。總督也感到猶豫不決，他知道執行命令將導致開戰，但不執行他的性命就會不保。此時，向來揮霍無度、隨波逐流的國王亞基帕卻令人驚訝地突然支持猶太人，他鼓起勇氣上書卡里古拉，而這可能是為耶路撒冷發聲的書信中最震撼人心的一封：

如您所知，我生來是猶太人，我的家鄉是耶路撒冷，崇拜至高上帝的聖殿就在這裡。這座聖殿，我主蓋烏斯〔即卡里古拉〕，從未有過人手造的偶像，因為他是真神上帝的神聖之地。您的外祖父馬庫斯．阿格里帕曾來過聖殿，並行敬拜之禮，奧古斯都亦是如此。〔他接著感謝卡里古拉給予他諸多恩惠賞賜，但〕我寧可用所有〔這些賞賜〕換取一件事──懇求維持我祖先的制度。否則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成為族人的叛徒，另一則是無法繼續隨侍您的左右；我沒有其他選擇。[1]

即使「不自由，毋寧死」的說法只是一種誇飾的言語，這樣的信呈到卡里古拉面前仍是件十分危險的事──然而國王的調處顯然救了耶路撒冷。

在宴席上，皇帝感謝亞基帕為協助他得位所做的一切，他承諾給予亞基帕要求的一切事物。國王只要求他不要將雕像放在聖殿裡。卡里古拉答應了。

希律．亞基帕與皇帝克勞狄：刺殺、榮耀與蟲

三十七年年底，皇帝從一場怪病復原之後，變得有點精神錯亂。往

後幾年，史料記載他與三個妹妹亂倫，讓她們賣淫，而且任命一匹馬擔任執政官。我們很難判斷這些醜聞的真假，不過他的行為確實讓許多羅馬菁英感到詫異與恐懼。他娶了自己的妹妹，而且在她懷孕時硬是將孩子從子宮取出。卡里古拉親吻自己的情婦，若有所思地說：「只要我喜歡，隨時可以割掉這美麗的喉嚨。」他又對執政官說：「我只要點個頭，你的腦袋馬上就會落地。」他最喜歡的一句名言是，「如果羅馬只有一個脖子就好了」。然而他卻不智地揶揄身邊那群威武的禁衛軍，稱他們是「普里阿波斯」（譯註：Priapus，以陰莖巨大著稱的希臘生殖之神）。這回他的玩笑可開大了。

四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午，卡里古拉在亞基帕的陪同下離開劇場，行經廊道，此時禁衛軍隊長拔劍喊道：「看劍！」劍揮中卡里古拉的肩膀，差點將他劈成兩半，但卡里古拉卻喊說：「我還活著！」謀反者齊聲大叫：「再補幾刀。」終於結束他的性命。卡里古拉的日耳曼侍衛沿街搶劫，禁衛軍則劫掠位於帕拉蒂尼山上的皇宮，並且殺死卡里古拉的妻子，打碎他孩子的腦袋。在此同時，元老院則企圖恢復共和國的體制，以結束數任皇帝以來的專制統治。

亞基帕守護卡里古拉的遺體，為了爭取時間，他宣稱皇帝只是受傷，並未死亡，因此得以召來一小隊禁衛軍入宮守備。衛兵發現簾子後面似乎躲著人，掀開一看原來是全身癱軟、嚇得說不出話的學者克勞狄，他是卡里古拉的叔叔，也就是亞基帕家族的朋友安東妮亞的兒子。亞基帕與禁衛軍當下便擁立他擔任皇帝，並且護送他到營區。克勞狄是共和派人士，他拒絕登基，但猶太人的國王勸他接受大位，並且說服元老院接受這名繼任人選。在此之前或之後，政壇上沒有任何猶太人像亞基帕一樣掌握如此龐大的權力。新皇克勞狄是一名穩健而明理的統治者，為了酬謝，他把耶路撒冷與大希律王時代的王國領土全給了亞基帕，並且讓他擔任執政官。就連亞基帕的兄長也受封為王。

亞基帕離開耶路撒冷時是一文不名的無用之人；等到返鄉時卻成了猶大國王。他在聖殿獻祭，盡責地向民眾宣讀《申命記》。當他為自己融合不同家世的血統哭泣，並且將卡里古拉的金腳鐐──象徵他的好運──獻給聖殿時，在場民眾都深受感動。新任希律王贏得了「聖城」──在他

心中，這座「母城」不僅屬於猶大地區的猶太人，也屬於居住在歐洲與亞洲各地的猶太人──他的錢幣上稱他為「亞基帕大王，皇帝之友」。離開耶路撒冷，亞基帕過著羅馬──希臘式君主的生活，但當他回到耶路撒冷時，他又恢復猶太人的身分，每日到聖殿獻祭。他針對不斷擴大的耶路撒冷進行美化與增添堡壘，他修築第三城牆，將新的貝澤薩（Bezetha）郊區涵蓋在內──這個地區的北部已經被挖掘出來。

然而，就連亞基帕也為了化解耶路撒冷的緊張情勢而傷透腦筋：他在兩年之內，連續指派了三名大祭司，而且鎮壓猶太基督徒。這件事大概與克勞狄在羅馬鎮壓猶太基督徒發生於同時──克勞狄因為他們「奉基督之名進行煽動」，擾亂社會秩序，因而將他們逐出羅馬。「那時」，《使徒行傳》說，「希律王下手苦害教會中幾個人」，而且將雅各斬首（不是耶穌的弟弟，而是同名的門徒）。亞基帕也捉拿了彼得，打算在逾越節過後除掉他。但彼得還是保住性命：基督徒說這是神蹟，但其他的史料顯示，國王放了他只是為了向群眾示好。

因扶立兩任皇帝而立下大功的亞基帕，被自己的功勳沖昏了頭，他居然未得到羅馬允許就擅自在提比里亞召集當地的王公開會。羅馬人警覺到這一點，於是下令諸王返國。克勞狄也要求耶路撒冷不許再建城池要塞。之後，亞基帕仿傚希臘神王，穿著鑲金的袍子在該撒利亞廣場上炫耀，然而此時的他也開始苦於胃病，《使徒行傳》說「他被蟲所咬」。猶太人披上麻布坐下為他祈禱，但亞基帕毫無起色。亞基帕有著過人的魅力與機敏，因而能在猶太人穩健派、猶太人狂熱派與羅馬人之間進行折衝；他很可能是唯一能拯救耶路撒冷之人，但最終還是死去。

希律．亞基帕二世：尼祿的朋友

國王的死引發了暴亂。國王的兒子亞基帕二世只有十七歲，克勞狄仍打算讓他繼承王國，此時有人進言，認為這名男孩太年輕，恐怕無法鎮住猶大這一觸即發的火藥庫。皇帝於是恢復羅馬統治，指派羅馬總督，並且賦予去世的亞基帕的兄長卡爾奇斯的希律王，任命大祭司與管理聖殿的權利。往後二十五年，耶路撒冷由羅馬總督與希律王室共治，

但他們無法緩和當地出現的騷亂：接二連三的假先知，希臘人、猶太人與撒瑪利亞人的族群衝突，以及親羅馬的顯貴與虔誠猶太人之間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

猶太基督徒，也就是拿撒勒派，在耶穌的弟弟雅各以及他們所謂的「長老」領導下，繼續在耶路撒冷傳布。最初的門徒仍一如猶太人，在聖殿中進行崇拜。耶穌絕不是最後一名挑戰羅馬權威的傳道者：約瑟夫斯提到大量的假先知持續出現，其中絕大多數都被羅馬人捕殺。

總督的統治無事於補。與彼拉多一樣，這些總督面對大量出現的先知，反應都是屠殺追隨者，同時不斷榨取猶大的財富。有一年的逾越節，一名羅馬士兵在耶路撒冷對著猶太人露屁股，結果導致暴動。總督派軍隊前來鎮壓，造成恐慌性的逃亡，狹窄的巷弄居然活活悶死數千人。幾年後，猶太人與撒瑪利亞人發生衝突，羅馬人將許多猶太人釘十字架。猶太人與撒瑪利亞人都想爭取羅馬人支持，後者有一段時間占了優勢。但年輕的希律．亞基帕在羅馬受教育，他獲得克勞狄的幹練妻子阿格里皮娜（Agrippina）的支持，因此皇帝不僅轉而支持猶太人，甚至還讓犯錯的羅馬護民官在耶路撒冷遭受羞辱，然後處決。亞基帕二世的父親與卡里古拉交好，同樣地，亞基帕二世不僅受到克勞狄的喜愛，也與他的繼承人尼祿結為至交。當他的伯父卡爾奇斯的希律過世時，亞基帕就被封為黎巴嫩領地的國王，而且擁有管理耶路撒冷聖殿的特權。

在羅馬，老邁的克勞狄被阿格里皮娜下毒，[2] 他可能是在吃了一盤毒蘑菇後身亡。十幾歲的新皇尼祿賜予亞基帕二世更多領土，包括加利利、敘利亞與黎巴嫩。亞基帕心懷感激地將他的都城該撒利亞腓立比改名為尼祿尼亞斯（Neronias），並且大肆宣揚他與皇帝關係密切，甚至在錢幣上刻了「敬愛吾皇」的字樣。然而，尼祿派駐當地的總督依然腐敗而不得人心。其中最糟的是腓力斯，史家塔西佗寫道，這名貪污的希臘自由人「殘忍而多慾，手持國王的權柄，本性卻如低賤的奴隸」。由於腓力斯的兄弟是克勞狄與尼祿（一段短暫時間）的書記，因此猶太人的苦情總是無法上報羅馬。國王亞基帕行為不檢的妹妹更是體現了這名菁英的腐化。「美貌絕倫」的土西拉嫁給阿拉伯國王埃梅薩的阿吉祖斯（Azizus of Emesa）為妻，但腓力斯卻對她「魂牽夢繫。深感自己過得

不幸福的土西拉，為了擺脫姊姊百尼基的陷害」，於是與腓力斯私奔。百尼基是卡爾奇斯的王后（她嫁給自己的叔叔），她離開丈夫卡爾奇斯國王，與自己的兄長一起生活：羅馬人謠傳她與兄長亂倫。腓力斯在剝削猶大的同時，一批稱為西卡里派（Sicarii，以他們手持的羅馬短劍為名，這個字也是sickle〔鐮刀〕的字源）的「新盜匪」也開始利用節慶在耶路撒冷城內暗殺猶太顯貴──他們最早成功暗殺的是前任大祭司。面對層出不窮的種族屠殺與「假先知」，腓力斯在努力維持和平的同時，卻也不斷地搜括財富。

在這場末日的紛亂中，耶穌的小宗派開始一分為二，一個是位於耶路撒冷的猶太人領袖，一個是分布於廣大羅馬世界裡的外邦人信眾。而在所有耶穌的追隨者中，將出現一名最具活力的激進分子，他將超越所有人建立嶄新的世界宗教，並且擘畫基督教的未來。

大數的保羅：基督教的創建者

耶路撒冷才剛從最近的一場末日暴動中恢復。一名埃及猶太人率領暴民攻上橄欖山，宣稱他聽到耶穌的回音，表示他將拆毀城牆攻占耶路撒冷。這名假先知試圖衝進城內，但耶路撒冷居民站在羅馬人這一邊，將他的追隨者趕出城外。腓力斯的軍隊隨後將其殲滅大半。此外，還有人追捕「行法術者」，當時保羅剛好抵達耶路撒冷，對此事知之甚詳。

保羅的父親是法利賽人，他因為家道殷實而得以成為羅馬公民。他讓自己的兒子──他與耶穌生於同時，但他出生的地點是在基利家（位於今日的土耳其）──到耶路撒冷的聖殿學習。當耶穌被釘十字架時，掃羅（保羅當時的名字）贊成「威嚇凶殺」：「司提反被害流血的時候，〔掃羅〕也站在旁邊歡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這名說希臘語的羅馬法利賽人以製造帳棚為業，同時又幫大祭司做事，直到三十七年左右，有一回他在前往大馬士革路上親身得到「啟示」：「忽然從天上發光，四面照著他……聽見有聲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復活的基督讓他成為第十三位使徒，向外邦人傳福音。

可以想見，雅各與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一定對這名新改信之人充滿疑

慮，但保羅有著無窮的活力，他必須將自己得到的信息傳布出去：「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最後，「主的兄弟雅各」接受了這名新夥伴。往後十五年，這名無可扼抑的煽動者在東方旅行，他獨斷地傳布他認為的耶穌福音，反對福音只有猶太人才能知曉。「外邦人的使徒」相信，上帝「為了我們」而「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教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保羅把焦點集中在耶穌復活上面，他認為這構成了人類與上帝溝通的橋梁。保羅的耶路撒冷是天國，而非實際的聖殿；他的「以色列」是耶穌所有的追隨者，而不是猶太人。就某方面來說，保羅的思想極為現代，他一反古代世界的嚴酷，相信愛、平等與包容一切：希臘人與猶太人、女性與男性、所有人都是人類的一分子，只要信仰基督，每個人都能得救。保羅的書信是新約的主要部分，約占了所有篇章的四分之一。他的願景是無限的，因為他希望讓所有人都信仰基督。

耶穌的非猶太人追隨者少之又少，但保羅卻在外邦人與所謂的敬畏上帝者當中獲得極大的迴響，這些非猶太人願意信仰猶太教，只是不願接受割禮。保羅在安提阿的敘利亞改信者，就是第一批被稱為「基督徒」的信眾。五○年左右，保羅回到耶路撒冷說服雅各與彼得允許非猶太人加入宗派。雅各同意做出妥協，但往後幾年，他發現保羅成功說服猶太人不再遵循摩西律法。

保羅是一名未婚而禁慾的孤獨者，他在旅行時曾遭遇船難、搶劫、毆打，以及被扔擲石塊，但沒有任何事能動搖他的意志━將粗俗土氣的加利利猶太人改造成人類的救世主耶穌基督，祂很快就會再臨，而天國即將到來。有時，保羅仍是一名猶太人，他五次回到耶路撒冷，但有時他會把猶太教當成新的敵人。在最早的基督教文本，也就是《帖撒羅尼迦前書》（改信基督教的希臘外邦人）中，保羅怒斥殺死耶穌以及先知的猶太人。他認為割禮━猶太人與上帝立的約━是猶太人的責任，與外邦人無關：「應當防備犬類，防備作惡的，防備妄自行割的，因為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以神的靈敬拜，在耶穌基督裡誇口，不靠著肉體的。」他也指責那些打算接受割禮的外邦基督徒。

此時，雅各與耶路撒冷的長老開始反對保羅的說法。他們認識耶穌，但保羅堅持：「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他主張：「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雅各，這位受尊敬的聖人，此時也指責保羅違背了猶太教。即使是保羅也無法對耶穌的弟弟置若罔聞。五十八年，他與耶穌王朝重修舊好。

義人雅各：耶穌王朝

保羅陪雅各到了聖殿，不僅潔淨自己，也以猶太人的身分禱告，但他被一些猶太人認了出來，這些人曾在保羅旅行傳道時見過他。負責維持聖殿秩序的羅馬百夫長必須救他免於私刑。當保羅又開始傳道時，羅馬人以為他是亡命的埃及「行法術者」，於是將他上鎖帶往安東尼亞城堡，準備鞭打他。「人是羅馬人，又沒有定罪，你們就鞭打他，有這個例麼？」保羅問道。百夫長這才發現，眼前這名眼睛冒著怒火的空想家原來是羅馬公民，有權向尼祿上訴尋求審判。羅馬人於是把保羅交給大祭司與猶太公會，讓他們在憤怒的群眾面前質問他。保羅的回答相當侮辱人，因此他差一點又受到私刑。百夫長安撫暴民之後，便將保羅解送該撒利亞。

保羅的勇氣感染了猶太基督徒。六十二年，大祭司阿納努斯，也就是曾經審判耶穌的亞那之子，他逮捕了雅各，並且在猶太公會審判他，最後將他從聖殿牆上丟下，或許就是從魔鬼誘惑耶穌的殿頂扔下的。雅各當時曾受石擊之刑，最後用一根木鎚結束他的性命。[3] 當時人在耶路撒冷的約瑟夫斯抨擊阿納努斯是「野蠻人」，他表示，絕大多數的猶太人都對此感到震驚：耶穌的弟弟受到眾人的尊敬。國王亞基帕二世立即解除阿納努斯的職位。但基督徒已經由附庸蔚為大國：耶穌與雅各的領導地位由他們的親戚，或者是同母異父弟西門繼承。

在此同時，淪為犯人的保羅也被運抵該撒利亞，總督腓力斯與他的希律家族妻子（前王后土西拉）一同接見保羅，並且提出賄賂做為釋放他的條件。保羅拒絕了。腓力斯此時有更急迫的憂慮。猶太人與敘利亞人之間正爆發衝突。腓力斯屠殺大量的猶太人，並且被召回羅馬，[4] 他只能把保羅留在獄中。亞基帕二世與他的妹妹百尼基（前卡爾奇斯王后與前基利家王后，而且可能是與兄長亂倫之人）前往該撒利亞向新任總

督致意，總督於是讓這名基督教犯人與國王見面，就像當初彼拉多讓耶穌與安提帕見面一樣。

保羅向這對「大張威勢」而來的王族傳布基督的福音，他巧妙地使用自己的話語，將信息傳達給這名行事穩健的國王：「你熟悉猶太人的規矩，亞基帕王阿，你信先知麼，我知道你是信的。」

「你這樣勸我，幾乎叫我做基督徒了，」國王回道：「這人若沒有上告於該撒，就可以釋放了。」但保羅「已經」上告尼祿—於是他必須到尼祿那兒去。

約瑟夫斯：革命即將來臨

保羅不是唯一等著受尼祿審問的猶太人。腓力斯也解送幾名運氣不佳的聖殿祭司前往羅馬受審。這些祭司的朋友，一個名叫約瑟．本．馬提亞（Joseph ben Matthias）的二十六歲年輕人，決定搭船到羅馬解救他們。此人更常聽聞的名字叫約瑟夫斯，他擁有許多身分，是叛軍司令官、受希律家族保護之人與帝國廷臣，但他最突出的身分卻是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史家。

約瑟夫斯是祭司之子，源出馬加比家族，同時也是猶大地區地主，他在耶路撒冷長大，以學問淵博與才智出眾著稱。他在十幾歲時曾參與猶太教三大宗派，甚至在沙漠苦行，而後才返回耶路撒冷。

約瑟夫斯抵達羅馬之後，就與受皇帝寵愛的猶太演員接觸。這位皇帝既邪惡又帶有悲劇色彩。尼祿殺害自己的妻子，然後愛上了波帕埃雅（Poppaea）。波帕埃雅是有夫之婦，有著一頭紅髮與白皙的肌膚。波帕埃雅成為皇后之後，在她的激勵下，尼祿鼓起勇氣殺死自己惡毒的母親阿格里皮娜。不過，波帕埃雅自己也成為半猶太的「敬畏上帝者」。透過演員朋友的介紹，約瑟夫斯與皇后接觸，皇后於是協助釋放他的朋友。約瑟夫斯的援救行動相當成功，然而當他與朋友返國時，卻發現耶路撒冷瀰漫著「強烈反羅馬人的叛亂情緒」。但叛亂並非不可避免：約瑟夫斯與波帕埃雅的連繫顯示羅馬與耶路撒冷的溝通管道仍然是敞開的。耶路撒冷每年總會湧進大量的猶太朝聖者，這當中幾乎看不出有任

何麻煩，唯一可能造成騷動的源頭，其實是駐防在安東尼亞要塞的輔助羅馬步兵大隊（六百到一千兩百人）。猶太人國王任命的猶太人大祭司把這座富庶的聖殿城市管理得「和平而繁榮」。正是到了這個時期，聖殿才終於完工，但也造成一萬八千名建築工人失業。於是，國王亞基帕為他們創造了工作機會，要他們鋪設新的街道。 5

無論在什麼時期，只要有勤勉治國的皇帝與審判公正的總督，那麼就算猶太人出現派系糾紛也能很快恢復秩序。當帝國是由尼祿底下辦事極有效率的希臘自由人管理時，他喜歡擔任演員與運動員的癖好，乃至於血腥的整肅，都是可忍受的。然而一旦經濟開始衰退，尼祿的無能就會蔓延到猶大，羅馬總督就會成為「無惡不作」的惡棍。在耶路撒冷，新任總督表面上忠實地執行保護的任務，實際上卻收受顯貴的賄賂，任由顯貴的侍從到處殺人，其恐怖的程度與西卡里派沒什麼兩樣，因此使耶路撒冷人心惶惶。無怪乎此時出現另一名先知（諷刺的是他也叫耶穌）在聖殿大喊：「耶路撒冷有禍了！」由於這個人被認定是瘋子，因此只受了一頓鞭打，並未被處死。但約瑟夫斯認為這當中的反羅馬情緒並不強烈。

六十四年，羅馬發生大火。尼祿或許曾親自指揮救火，事後他也開放自己的庭園供無家可歸者居住。然而有陰謀論者指出，這是尼祿自己放的火，目的是為了擴充自己的宮殿，也有人說他根本沒在救火，只是在一旁撥著自己的七弦豎琴。尼祿指責火是人數激增的半猶太教宗派，也就是基督徒放的，因此他把許多基督徒活活燒死，或讓野獸將他們吞吃下肚，或者是將他們釘十字架。在這些受害者中，有兩名是早些年從耶路撒冷逮捕的：據說彼得是頭下腳上被釘十字架；保羅則遭到砍頭。尼祿對基督徒的屠殺使他在基督教《啟示錄》這部新約最後一部經典中獲得一席之地：撒但的「獸」是羅馬皇帝與666，這是獸的數量，或許也是尼祿的代碼。 6

尼祿為基督徒精心設計的「折磨方式」並未挽救他自己的命運。在宮裡，他踢了已經懷孕的皇后波帕埃雅的肚子，竟因此使她送命。正當皇帝殺害真實的敵人，或在戲劇裡殺死想像的敵人之時，他的新任猶大總督格希烏斯．弗洛魯斯（Gessius Florus）「也肆無忌憚地對猶太人施

加暴行」。這場災難始於該撒利亞：敘利亞希臘人在猶太會堂外獻祭一隻小公雞；猶太人表示抗議。弗洛魯斯因為收了賄賂，所以支持外邦人，並且進軍耶路撒冷，要求聖殿繳納十七塔倫的稅金。六十六年春，當弗洛魯斯出現在總督府時，一群年輕猶太人蒐集硬幣往他身上丟擲。他派出希臘與敘利亞部隊攻擊這些群眾。弗洛魯斯要求聖殿顯貴交出這些不良少年，卻遭到拒絕。他的軍團於是開始狂亂殺人，「侵入每一家民宅，見人就殺」。弗洛魯斯鞭打犯人，並且將他們釘十字架，其中包括擁有羅馬公民身分的猶太顯貴。這是最後一根稻草：弗洛魯斯地方輔助部隊的殘酷野蠻引發猶太人的反抗。他縱容騎兵在街上「狂奔」，他的士兵甚至也攻擊國王亞基帕的妹妹，百尼基王后。王后的衛兵連忙將她捆起來送回馬加比王宮避難，但王后決心要拯救耶路撒冷。

1 「這是我的責任，」亞基帕以身為馬加比家族與希律家族的一分子在信中說道：「如同我的父祖一樣，先王們，他們絕大多數身兼大祭司的頭銜，他們認為國王的地位尚在祭司之下。大祭司的責任遠逾國王，如同上帝遠超過凡人。因為大祭司的職責是崇拜上帝，國王的職責是照顧百姓。我既生在這樣的國家、城市與聖殿裡，我不得不為他們向您懇求。」

2 克勞狄的四段婚姻都不美滿，尤其是最後兩段：他殺了其中一名妻子，卻被另一名妻子所殺。他以叛國罪處死才十幾歲、對他不忠的妻子梅薩里娜（Messalina），然後娶了他的姪女阿格里皮娜，也就是卡里古拉的妹妹為妻。阿格里皮娜開始慫恿克勞狄立她前段婚姻所生的兒子尼祿為繼承人，於是克勞狄讓尼祿與他的親生兒子布里坦尼庫斯（Britannicus，為慶祝他成功征服不列顛而取名）成為共同繼承人。等到尼祿當上皇帝，他便殺了布里坦尼庫斯。

3 雅各的頭與另一名雅各的頭葬在一起──後者就是被亞基帕一世殺害的聖雅各──他們的墓地後來成為亞美尼亞區的主教座堂。因此這座教堂的名字是複數，也就是St Jameses’Cathedral。歐洲的聖骨甕裡裝的聖人頭似乎會不斷增加：另一個使徒聖雅各的頭（加上無頭的遺體）在十世紀的西班牙發現，它成為聖地牙哥（聖雅各）孔波斯特拉的崇拜聖地，至今仍有一處信徒眾多的神龕。

4 腓力斯與土西拉生了一個兒子，他住在龐貝。七十九年，當這座城鎮被火山摧毀時，這個兒子與他的母親土西拉也一同被埋在灰燼裡。

5 西牆旁留存的街道就是亞基帕國王的傑作──錫安山上還有一條。

6 如果Nero Caesar以希臘文表示，然後再轉譯成希伯來文的子音，而這些子音再轉譯成其代表的數字，那麼最後得出的數字加總起來將是６６６。《啟示錄》成書的年代可能是八十一年到九十六年皇帝圖密善（Domitian）的迫害時期。二○○九年，教廷的考古學家發現羅馬城外聖保羅教堂下方有一處隱藏的墓穴，一直有人認為這裡是保羅的埋葬地。裡面的骨骸經過碳定年法測

定後，推測年代是在一到三世紀──也許可能是保羅的遺骨。

13　猶太戰爭：耶路撒冷的死亡（西元六六～七〇年）

赤腳王后百尼基：革命

百尼基赤腳走到總督府。同樣的路，耶穌三十年前也曾走過，當時他從希律．安提帕那裡被帶回到彼拉多面前。美麗的百尼基──她是先王的女兒，今王的妹妹──到耶路撒冷朝聖，感謝上帝讓她從病痛中恢復，為此她齋戒了三十日，而且剃光了頭髮（對一名已經羅馬化的希律家族成員來說，這實在令人驚訝）。現在，她跪伏在弗洛魯斯面前，懇求他收回成命，但弗洛魯斯只想著復仇與奪取戰利品。當弗洛魯斯的援軍逼近耶路撒冷時，猶太人開始分成兩派，一派想與羅馬人和解，另一派則是準備作戰的激進分子。主戰派希望藉由戰爭，能在羅馬宗主權下獲得有限的獨立地位。

聖殿的祭司展示神聖的器皿，並且將象徵喪禮的塵土撒在自己頭髮上，企圖規勸年輕叛軍打消戰爭的念頭。主和的猶太人出城迎接羅馬軍隊，但弗洛魯斯卻命騎兵攻擊他們。民眾往城門方向奔逃，許多人在混亂中自相踐踏而死。弗洛魯斯於是下令朝聖殿山衝鋒，希望一舉拿下發號施令的安東尼亞要塞。為了反擊，猶太人從屋頂向羅馬人投擲槍矛，他們占領安東尼亞要塞，並且切斷通往聖殿的橋梁，使聖殿山本身成為一座堡壘。

正當弗洛魯斯退去之時，希律．亞基帕剛好從亞歷山卓返國。國王在王宮下的上城召集耶路撒冷人開會商議。百尼基在屋頂安全之處聆聽亞基帕懇求猶太人停止叛亂：「不要冒險跟整個羅馬帝國對抗。戰爭一旦爆發，將難以收拾。世界上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均不可能抵擋羅馬人的力量。如果你不在乎自己的妻兒，那麼至少憐憫這座城市──保全這座聖殿！」亞基帕與妹妹在眾人面前聲淚俱下。耶路撒冷人吶喊說，他們反對的是弗洛魯斯。亞基帕要求他們進貢。民眾同意了，亞基帕於是引領眾人進入聖殿，準備和談事宜。但到了聖殿山，亞基帕卻堅持在新任

總督抵達前，猶太人仍須遵從弗洛魯斯的命令，他的說法再度激怒民眾。

祭司們──包括約瑟夫斯──群聚聖殿，他們針對是否要停止每日向羅馬皇帝獻祭一事進行辯論，因為這決定了是否要繼續向羅馬效忠。結果這項決定性的造反行動獲得大家同意──這是「向羅馬宣戰的基礎」，約瑟夫斯寫道，他自己也參與了這場叛亂。結果，叛軍掌握聖殿，而溫和派的顯貴取得上城，猶太人派系於是開始彼此投擲石塊與長矛。

亞基帕與百尼基離開耶路撒冷，他們派遣三千騎兵來支援溫和派，但最後獲勝的卻是極端派。以聖殿周圍為據點受民眾支持的狂熱派，以及手持短劍的盜匪組成的西卡里派，他們衝入上城，將國王的部隊逐出城外。這些人放火焚燒大祭司與馬加比家族的宮殿，就連存放債務紀錄的檔案庫也付之一炬。他們的首領，一名「野蠻、殘酷」的軍事領袖短暫統治了耶路撒冷，後來遭到祭司暗殺，西卡里派於是逃到死海附近的馬薩達要塞，此後直到耶路撒冷陷落為止，這幫人馬一直未扮演重要角色。

祭司在名義上重新恢復了控制，但從此刻起，耶路撒冷的派系及其軍事領袖──這些人通常是偏鄉的投機分子、地方上的冒險家，以及宗教狂熱分子──卻開始進行野蠻而混亂的猶太內戰。就連約瑟夫斯，我們唯一的史料來源，也無法分清楚是誰組織了這些派系，以及他們的主張是什麼。不過，約瑟夫斯追溯某個反羅馬的宗教狂熱派系，發現他們的源頭是大希律王死後的加利利叛亂分子：「他們有著追求自由的熱情，而這股熱情幾乎是不可遏止的，因為他們相信上帝是他們唯一的領袖。」他們「播下了生命的種子」。約瑟夫斯說，往後數年，猶太人將陷入「無止盡的自相殘殺」。

六百名羅馬駐軍仍戍守在大希律王的城塞裡，他們同意放下武器投降以換取平安出城。然而，這些敘利亞人與希臘人屠殺了太多無辜的猶太人，因此他們也遭到「野蠻屠殺」。國王亞基帕不願再協調下去，他決定向羅馬投降。六十六年十一月，羅馬的敘利亞總督在亞基帕與其他同盟君主的支持下，率軍從安提阿出發，朝耶路撒冷前進。然而這名總督卻突然退休，或許是在途中遭人收買。在猶太人凶猛攻擊下，他的撤

退造成五千名以上的羅馬士兵陣亡，軍團鷹旗也遺失了。

耶路撒冷終將躲不過死亡的命運，因為羅馬無論如何必將湔雪它的恥辱。叛軍推舉前任大祭司阿納努斯擔任獨立以色列的領袖。阿納努斯鞏固城牆，整座城市迴盪著錘打與鍛造盔甲及武器的聲音。阿納努斯也任命幾名將領，其中之一就是未來的史家約瑟夫斯，此時他離開耶路撒冷，到加利利擔任司令官。但約瑟夫斯發現，他在加利利與一位名叫吉夏拉的約翰的軍事領袖交惡，他認為此人比他們兩人一同對抗的羅馬人更加邪惡。

新的猶太錢幣上頌揚著「錫安自由」與「聖城耶路撒冷」—然而這樣的自由似乎不是許多人想要的，而此時的耶路撒冷等待著，就像「一座注定要毀滅的城市」。尼祿在希臘演奏自己作的曲子，而且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參加戰車競速（雖然他從車上掉了下來，但還是獲得勝利），就在此時，他聽到以色列叛亂的消息。

約瑟夫斯的預言：騾伕當上皇帝

尼祿擔心將領功高震主，所以他從自己的侍衛裡挑出一名個性頑固的老兵擔任猶太戰爭的司令官。維斯帕先已年近六旬，而且經常在看戲時打瞌睡而惹惱皇帝。儘管如此，維斯帕先在征服不列顛時曾立下戰功，而他的綽號—騾伕—顯示他的可靠（儘管缺乏魅力）與他從販賣騾子給軍隊所獲得的財富。

維斯帕先派他的兒子提多到亞歷山卓尋求援軍，自己則糾集了六萬名士兵，包括四個羅馬軍團加上敘利亞投石兵、阿拉伯弓兵與國王希律．亞基帕的騎兵。然後，他率軍沿海岸南下到托勒梅斯（阿卡）。六十七年年初，維斯帕先依照計畫重新征服加利利，遭遇了約瑟夫斯與加利利人的瘋狂抵抗。最後，維斯帕先將約瑟夫斯圍困在約塔帕塔（Jotapata）要塞。同年七月二十九日，提多偷偷穿過粉碎的城牆，攻下這座城市。猶太人力戰至死，許多人自殺身亡。

約瑟夫斯與其他一些倖存者躲在洞穴裡。當羅馬人困住他們時，他們決定自殺，於是彼此抽籤決定誰殺死誰。「天意如此（或者說他耍

詐），約瑟夫斯最後才中籤，因此他得以活著走出洞穴。維斯帕先決定將此人當成戰利品送交尼祿處置，皇帝很可能用殘酷的方式將他處死。約瑟夫斯要求與將軍說話。當他站在維斯帕先與提多面前時，他說：「維斯帕先！我來到你面前，有重要的信息要告訴你。你要把我交給尼祿嗎？為什麼？是你，維斯帕先，你會而且終將成為皇帝，你跟你的兒子都將如此。」頑強的維斯帕先聽到此言也不禁動搖，他把約瑟夫斯關進牢裡，但不時送他東西。提多年紀與約瑟夫斯相仿，兩人成了朋友。

當維斯帕先與提多朝猶大挺進時，約瑟夫斯的對手吉夏拉的約翰也逃到耶路撒冷。此時耶路撒冷已成為「群龍無首的城市」，即將成為狂暴而自我毀滅的屠場。

妓院耶路撒冷：暴君約翰與西門

耶路撒冷城門仍然大開，供猶太朝聖者進出，於是宗教狂熱分子、好戰的殺人凶手與數千名難民紛紛湧進城市。叛軍在城內無處宣洩精力，只好群毆私鬥、狂歡縱欲，以及從事獵巫式的誣殺叛國者的邪惡行動。

現在，年輕無禮的盜賊對祭司的規矩構成挑戰。他們奪取聖殿，推翻大祭司，以抽籤的方式選出「一名鄉下人」來代替他。阿納努斯召集耶路撒冷人，並且攻擊聖殿，但他對於是否衝進內院與至聖所感到猶豫不決。此時，吉夏拉的約翰與他的加利利戰士發現他們有機會贏得整座城市。約翰找來以都瑪雅人，他們是「耶路撒冷南方最野蠻而嗜血的民族」。這些人攻進城市，席捲聖殿，廟宇內「血流成河」，然後沿街砍殺破壞，一共有一萬兩千人受害。他們殺死阿納努斯與其他祭司，剝光他們的衣服，踐踏他們赤裸的身體，再將他們推下城牆餵狗。「阿納努斯的死，」約瑟夫斯說，「是耶路撒冷毀滅的開端。」最後，飽嘗血腥滋味的以都瑪亞人滿載著戰利品離開，把耶路撒冷留給新任的強人一吉夏拉的約翰。

即使羅馬人已在不遠處，約翰仍任由加利利人與狂熱派人士享用他們的戰利品。聖所成了娼寮；約翰的一些支持者很快對他的暴虐行徑感

到失望，並且轉而投靠城外的新興力量，一位名叫西門．本．吉歐拉的年輕軍事領袖，他「不像約翰那麼狡猾，卻比他更富於力量與勇氣」。「人民懼怕西門更甚於羅馬人。」耶路撒冷人希望免於暴君的荼毒，卻招來第二個暴君西門．本．吉歐拉，他很快就占領了耶路撒冷。但約翰仍占有聖殿。此時狂熱派也背叛他，而自行盤踞內殿做為據點。用塔西佗的話說，「有三名將軍，三支軍隊」搶奪一座城市──即便羅馬人正不斷逼近。當鄰近的耶利哥被維斯帕先攻陷時，這三個猶太人派系終於停火，並且共同加強耶路撒冷的防務，他們挖掘壕溝，鞏固位於北方的希律．亞基帕一世興建的第三城牆。維斯帕先準備圍攻耶路撒冷。但此時他突然按兵不動。

羅馬失去了領袖。六十八年六月九日，尼祿在叛軍包圍下自殺，死前說道：「我死了，世上就少了一名偉大的藝術家！」這個時期，羅馬帝位快速遞嬗，就在羅馬城一連歡呼與毀滅了三名皇帝的同時，各省也興起與敗亡了三名假尼祿──彷彿一個真尼祿還不夠似的。最後，猶大與埃及軍團擁護維斯帕先擔任他們的皇帝。驕佚還記得約瑟夫斯的預言，於是釋放他，給予他羅馬公民的身分，並且任命他擔任謀臣（大概是把他當成吉祥物），先是協助他征服猶大，然後征服整個世界。百尼基變賣自己的珠寶做為軍費，協助維斯帕先取得羅馬帝位：驕夫心懷感激。新皇帝經亞歷山卓前往羅馬，至於他的兒子提多則率領六萬名士兵朝聖城前進，他知道自己的王朝興廢與耶路撒冷的命運緊緊相繫。

第二部：異教



先前滿有人民的城，現在何竟獨坐，先前在列國中爲大的，現在竟如寡婦，先前在諸省中爲王后的，現在成爲進貢。她夜間痛哭，淚流滿腮，在一切所親愛的中間，沒有一個安慰她的。

——《耶利米哀歌》1.1-2

即使耶路撒冷依然屹立而猶太人依然與我們和好，但他們行的神聖儀式與我們帝國的榮耀格格不入，與我們祖先的習俗不符。

——西塞羅，《爲弗拉庫斯辯護》

對一個人來說，居住在以色列之地，即使城市裡沒有猶太人，也比居住在非以色列之地，但城市裡全是猶太人來得好。埋葬在以色列之地的人，彷彿誕生在耶路撒冷，埋葬在耶路撒冷的人，彷彿誕生在榮耀的座位之下。

——猶大・哈納西，《塔木德》

世界若有十分美，九分給了耶路撒冷，一分給了其他地方。

——《米德拉什・坦胡瑪，聖篇 10》

爲了耶路撒冷的自由。

——西門・巴爾・科克巴，錢幣

因此，耶路撒冷在星期六這天被摧毀，即使現在，猶太人仍最崇敬這天。

——狄歐・卡西烏斯，《羅馬史》

14　阿埃里亞．卡皮托尼那（西元七○～三一二年）

提多的凱旋式：耶路撒冷在羅馬

幾個星期後，耶路撒冷已被摧毀，血腥的巡禮也已完成，提多再次穿過耶路撒冷，從可悲的廢墟中遙想已消逝的榮耀。然後他搭船返回羅馬，帶著被俘的猶太人領袖、他的王室情婦百尼基、他喜愛的猶太叛徒約瑟夫斯，以及聖殿的財寶──以慶祝他征服耶路撒冷。維斯帕先與提多頭戴桂冠、身穿紫袍在伊希絲神廟現身，他們接受元老院議員的致意，在廣場觀賞羅馬有史以來最奢華的凱旋式。

華麗的神像與鍍金的花車，花車有三到四層樓高，上面堆滿金銀財寶，令觀眾「既驚又喜」，約瑟夫斯語帶諷刺地說：「因為可以看見一個幸福的國家成了一堆瓦礫。」耶路撒冷的陷落以活人畫的方式重現──羅馬士兵衝鋒，猶太人被屠殺，聖殿起火──而在每輛花車的頂端站立著征服城市的羅馬司令官。接下來展示的事物，對約瑟夫斯來說是最難受的，那就是堂皇的至聖所：金桌子、燭臺與猶太人的律法。明星犯人西門．本．吉歐拉遊街示眾，脖子上套著繩索。

遊行行列停在朱庇特神廟前，西門與叛軍領袖遭到處決；群眾歡呼；獻祭。耶路撒冷死了，約瑟夫斯若有所思：「它的古老，它的龐大財富，它散布在所有可居住世界的民眾，以及它偉大而榮耀的宗教儀式，都不足以阻止它的毀滅。」

凱旋式之後，又建造了提多凱旋門以茲紀念，這道門至今仍矗立於羅馬。[1] 從猶太人奪來的戰利品足以支付競技場與和平神廟的興建費用，維斯帕先在這座神廟展示耶路撒冷的財寶──只有律法與至聖所的紫色帷幕放在帝國宮殿裡。凱旋式與羅馬市中心的改建，這些事件歡慶的不只是新王朝的誕生，也代表帝國再興以及對猶太教的勝利。所有猶太人向聖殿繳納的稅，從此改為猶太人稅，繳納的對象是羅馬帝國，用途是重建朱庇特神廟，這是一項嚴格執行的羞辱。[2] 然而絕大多數的猶太

人，無論生活在猶大與加利利，還是地中海與巴比倫人口眾多的聚居地，全都過著跟以前一樣的日子，他們完全接受了羅馬人或波斯人的統治。

猶太戰爭尚未完結。馬薩達要塞在加利利人以利亞撒的率領下，頑抗了三年，而羅馬人則堆起了攻城坡道，準備攻進要塞。七十三年四月，反抗軍領袖對屬下以及屬下的家人提到這個黑暗新世界的現實：「人們相信上帝住在那座城市裡，但那座城市如今安在？」耶路撒冷已被消滅，現在他們面臨遭受奴役的命運：

> 長久以來，我慷慨的朋友們早已下定決心，絕不淪為羅馬人的奴隸，除了上帝，我們不做任何人的奴僕。我們率先反叛羅馬；我們也是最後一個反叛羅馬，我不得不認為這是上帝賜予我們的恩典，因為我們還有力量勇敢地在自由的狀態下，以一種光榮的方式，和我們最親愛的朋友們一同死去。讓我們的妻子在受辱前死去吧，還有我們的孩子，讓他們在嘗到奴役的滋味之前死去吧。

於是「丈夫們溫柔地擁抱他們的妻子，將子女摟在懷裡，含淚給了她們最漫長的道別之吻」。每個男人都殺了自己的妻兒子女；有十個人被抽籤選中，他們負責將其餘的人殺死，直到九百六十人全部死亡為止。

對絕大多數羅馬人來說，馬薩達的集體自殺證明猶太人是精神錯亂的狂熱分子。塔西佗雖然寫作時已是三十年後，但他仍表達了傳統的看法，認為猶太人「是邪惡而容易反叛」的偏執狂，充滿古怪的迷信，包括一神教與割禮。他表示，猶太人蔑視羅馬諸神，「沒有愛國情操」，而且「讓自己生活在邪惡的想法之中」。然而，約瑟夫斯卻從幾個躲過自殺的生還者口中得知馬薩達的詳細歷史，他忍不住讚揚這群猶太人的勇氣。

百尼基：猶太人的克利歐佩特拉

約瑟夫斯住進維斯帕先的羅馬舊宅。提多給他一些聖殿的卷軸文書、一筆退休金與在猶大的一塊土地，並且委託他寫一本書，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猶太戰記》。皇帝與提多不是約瑟夫斯唯一的資料來源。「如果你來找我，」他「親愛的朋友」希律．亞基帕國王寫道：「我會告訴你許多事。」但約瑟夫斯知道，「我的特權地位難免招致嫉妒與危險」：他需要皇帝的保護，而圖密善也確實熱心地為他除掉敵人。然而，即使約瑟夫斯晚年──他於一○○年左右去世──在弗拉維王朝（譯註：指維斯帕先、提多與圖密善三任皇帝） 的庇蔭下過著舒適的日子，他仍希望聖殿能夠重建，而他也對於猶太人對文明的貢獻感到自豪：「我們把無數美好的觀念傳布到世界各地。有什麼比不可褻瀆的虔誠更美？有什麼比遵守律法更正義？」

希律家族的公主百尼基，她與提多一起待在羅馬，但她身上閃亮的首飾珠寶，她的王室派頭，以及她與兄長亂倫的傳言，使羅馬人深感冒犯。「她與提多同住在皇宮裡。她以為自己會嫁給他，因此在舉手投足間已經表現得像個皇后。」據說提多曾因為麾下的將領卡埃基納（Caecina）與百尼基調情而賜他死罪。提多喜愛百尼基，但羅馬人卻把她比擬成安東尼身旁的禍水克利歐佩特拉──更糟的是，猶太人既是失敗者，也是遭羅馬人鄙視的對象。提多因此不得不把她送走。當提多於七十九年繼承父親的帝位時，百尼基又回到羅馬，此時她已是年過五旬的婦人，但反對之聲仍舊不絕於耳，於是提多只好再度疏遠這名猶太人的克利歐佩特拉，此時百尼基也發覺弗拉維王朝的皇位並不穩固。她或許又回到兄長的身邊，他們幾乎可說是希律家族僅存的王室後裔。[3]

提多在位時間很短。他在兩年後去世時說了一句話：「我只做錯一件事。」摧毀耶路撒冷？猶太人相信他的早死是上帝的懲罰。四十年來對已成廢墟的耶路撒冷進行高壓統治，只是促使猶大地區再度爆發最後一場災難性的暴亂。

耶穌王朝的滅亡：被遺忘的釘十字架

耶路撒冷是第十軍團的總部，軍團營房設在今日的亞美尼亞區。亞美尼亞區圍繞著希律城塞的三座塔樓，其中最後一座塔樓希皮庫斯的地基至今仍清楚可見。營房使用的屋瓦與磚石，上頭總是裝飾著反猶太人的野豬紋章，這些瓦石在耶路撒冷城內到處可見。耶路撒冷並非完全遭到遺棄，一群敘利亞與希臘退役軍人來此定居，這些人向來仇視猶太人。這個堆滿巨大岩石，貧瘠如月球表面的地方，肯定讓人不寒而慄。儘管如此，猶太人仍希望能重建聖殿，恢復昔日的舊觀。

維斯帕先允許拉比本．撒該──他當初躲在棺材裡逃出耶路撒冷──在地中海沿岸的雅卜內（Yavneh，又叫雅姆尼亞〔Jamnia〕）傳授猶太律法，而官方也未禁止猶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事實上，許多富有的猶太人或許已加入羅馬人，約瑟夫斯與亞基帕就是一例。儘管如此，猶太人仍不許上到聖殿山。朝聖者悲苦地哀悼聖殿，在汲淪谷撒迦利雅（Zechariah）[4] 的墓旁祈禱。有些人期盼末日降臨，讓上帝的王國得以恢復，但在本．撒該的眼中，遭毀的耶路撒冷已然披上一層非物質的神秘面紗。他在斷垣殘壁之間逡巡，門徒叫喊著：「我們遭禍了！」「不要悲傷，」拉比回道（引自數世紀後編纂的《塔木德》）：「我們再次贖罪。這是愛和仁慈的施為。」當時沒有人了解他的話，但這卻是近代猶太教的開端──沒有聖殿。

猶太人基督徒在革羅罷的兒子西門（耶穌的異父同母弟或表弟）率領下，回到耶路撒冷，他們開始榮耀位於今日錫安山上的晚餐樓。今日的建築物底下是一座猶太會堂，或許是用希律時代聖殿的殘石建成的。此外，地中海地區有越來越多的外邦人成為基督徒，他們不再以實際的耶路撒冷做為崇拜對象。猶太人的挫敗使他們永遠與從古代傳承至今的宗教分離，耶穌的預言因而成真，而新的啟示也繼之而起。耶路撒冷只成了一個失敗信仰留下的蠻荒之地。《啟示錄》也以基督羔羊取代聖殿。到了末日來臨之時，黃金打造、鑲滿寶石的耶路撒冷將從天而降。

這些宗派必須小心謹慎，因為羅馬人一直留意各種跡象，提防彌賽亞藉機稱王。提多的繼任者是他的弟弟圖密善，後者認為課徵猶太人稅與迫害基督徒可以獲取支持，使蹣跚的羅馬帝國得以存續。圖密善遇刺身亡後，年長而崇尚和平的皇帝內爾瓦（Nerva）緩和了迫害與猶太

稅，然而這只是虛幻的曙光。內爾瓦無子，所以他選擇了一名傑出將領當他的繼承人。體格高大、健壯，要求嚴格的圖拉真是理想的皇帝人選，他或許是奧古斯都之後最偉大的羅馬皇帝。但圖拉真以新土地的征服者與舊價值的恢復者自居──這對基督徒來說是一項壞消息，對猶太人來說更是不幸。一○六年，他下令將耶路撒冷基督徒的領袖西門釘十字架，因為西門跟耶穌一樣，自稱是大衛王的後裔。耶穌王朝自此斷絕。

圖拉真因自己的父親曾追隨提多攻打猶太人而感到自豪，他因此恢復了猶太人稅。此外，圖拉真也是亞歷山大的崇拜者，於是他攻打安息，將羅馬帝國的力量擴大到伊拉克，也就是巴比倫猶太人的家鄉。在衝突的過程中，巴比倫猶太人一定曾向羅馬境內的猶太人求救。當圖拉真推進到伊拉克時，非洲、埃及與賽普勒斯的猶太人在叛軍「國王」的領導下，屠殺了數千名羅馬人與希臘人。這是一場報復行動，也許安息境內的猶太人也曾呼應他們的行動。

圖拉真擔心自己進攻伊拉克時，後方的猶太叛軍與巴比倫猶太人會繼續作亂，因此「他決定一有機會就要消滅所有的猶太人」。圖拉真下令殺盡從伊拉克到埃及的猶太人，史家阿庇安寫道：「圖拉真想剿滅所有的猶太人。」猶太人現在被視為羅馬帝國的仇敵；「我們視為神聖的事物，他們認為是褻瀆神明，」塔西佗寫道：「而我們厭惡的事物，他們卻奉行不輟。」

羅馬的猶太問題，在新任敘利亞總督哈德良眼中看得一清二楚。哈德良娶了圖拉真的甥孫女為妻。當圖拉真去世時，出乎意料地並未指定繼承人，但皇后宣稱圖拉真在臨終時已收養了一個兒子：這位新皇帝就是哈德良，而他想出了一勞永逸的辦法徹底解決猶太問題。哈德良是卓越的統治者、耶路撒冷的建造者，以及猶太人歷史上最龐大的巨獸。

哈德良：耶路撒冷解決方式

一三○年，皇帝親臨耶路撒冷，隨行的還有他的年輕愛人安提諾烏斯（Antinous），他決定廢掉這座城市，甚至連耶路撒冷這個名字也要一併除去。哈德良下令在舊城遺址上建立新城，並且命名為阿埃里亞．

卡皮托尼那（Aelia Capitolina），這個名字源自於哈德拉自己的族名以及朱庇特．卡皮托尼努斯（Jupiter Capitolinus，與羅馬帝國關係最密切的神祇）。此外，他還禁行割禮，也就是上帝與猶太人立約的象徵，違者一律處死。猶太人知道這意謂著聖殿沒有重建的機會，而這些打擊也令他們感到痛苦，反觀下了這道旨意的哈德良，則是不以為意地繼續前往埃及。

哈德良此時五十四歲，他生於西班牙一個生產橄欖油的富有家庭，彷彿經過量身訂作似的，他天生就是統治帝國的不二人選。哈德良擁有攝影般的記憶，他能同時口授、聆聽與商議事情；他親手設計建築，能夠作詩譜曲。哈德良持續來往各地，無休止地巡視各省以重組與鞏固帝國。他從圖拉真辛苦征服的達基亞與伊拉克撤軍，此舉使他飽受批評。哈德良設想一個由希臘文化做為凝聚元素的穩定帝國，由於他對希臘文化的熱愛，使他有了小希臘人的綽號。（他找來受過特別訓練的奴隸用捲髮棒幫他梳理出希臘式的鬍子與髮型。）一二三年，在巡視小亞細亞途中，他遇見此生的至愛，一個名叫安提諾烏斯的希臘男孩，他幾乎就像皇帝的配偶一樣。[5] 然而，這位完美的皇帝也有不可預測的控制癖。他曾在盛怒下，將筆插進奴隸的眼睛裡；而且他在統治初期與末期都曾發動血腥的整肅。

在耶路撒冷，在這座猶太人城市的廢墟上，哈德良打算以羅馬、希臘與埃及神祇的崇拜為中心，興建一座古典羅馬城市。一道壯麗的三門入口，又稱新城之門（Neapolis Gate，今日的大馬士革門），以希律時代的石塊建造，通往一處圓形空地，中間立了一根圓柱做為裝飾，從這裡延伸出兩條大街，卡爾丁（Cardines，南北中軸線）通往兩個廣場，一個在已被破壞的安東尼亞要塞附近，另一個則位於今日的聖墓教堂南方。哈德良在這裡興建朱庇特神廟，並且在耶穌釘十字架的岩石上立起阿芙蘿狄特（Aphrodite）神像，這可能是仔細考慮後做的決定，藉此抹除猶太基督徒的祭壇。但哈德良還不滿意，他計畫在聖殿山興建一座神龕，在上面立起一尊宏偉巨大的騎馬像，馬上的人當然是他自己。[6] 哈德良刻意去除耶路撒冷的猶太色彩。事實上，哈德良知道愛好希臘文化的神顯者安條克也曾做過相同的事，他在雅典建立了奧林匹亞神廟。

十月二十四日，埃及人在這一天舉行神祇歐西里斯死亡的祭典，但哈德良的愛人安提諾烏斯卻離奇溺死在尼羅河裡。他是自殺嗎？還是哈德良或埃及人把他當成祭品？抑或是一場意外？平常喜怒不形於色的哈德良心痛不已，他把安提諾烏斯神化為歐西里斯，建立一座以他為名的城市安提諾波利斯，並且為他設立祭典，在地中海各地立起臉孔優雅與體格美好的雕像。

從埃及返回羅馬途中，哈德良經過耶路撒冷，他或許曾繞行阿埃里亞．卡皮托尼那外圍一圈。猶太人對於羅馬人的壓迫、耶路撒冷的異教化，以及安提諾烏斯的裸體像感到憤怒，他們在猶大山區儲存武器，準備發動大規模的叛亂。

哈德良剛平安踏出耶路撒冷，一名自稱以色列王的神秘領袖便發動一場最恐怖的猶太戰爭。

西門．巴爾．科克巴：星辰之子

「起初，羅馬人對猶太人完全未加以留意」，然而這次猶太人在一名傑出的指揮官西門．巴爾．科克巴（Simon bar Kochba）的領導下，做好了萬全的準備。科克巴自稱是以色列王與星辰之子，與標誌耶穌誕生的神秘王者象徵完全一樣，《民數記》曾經預言：「有星要出於雅各，有杖要興於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許多人歡呼他為新大衛。「這是彌賽亞王」，受尊敬的拉比阿基巴（Akiba）堅稱（在四世紀的《塔木德》中）；但不是每個人都同意這種說法。「青草從你的下巴長出來時，」另一名拉比說道，「大衛之子恐怕還沒出現呢！」科克巴的本名叫巴爾．科西巴（bar Kosiba）：對他深感懷疑的人則用雙關語bar Koziba來稱呼他，意思是謊言之子。

科克巴很快就擊敗羅馬總督與他的兩個軍團。從猶大洞穴裡發現西門下的指令，顯示他極為嚴酷又很有能力：「我可以對付得了羅馬人」──而他確實做到了。他消滅了一整個軍團。「他跪立著接住對方的投射物，然後猛力地扔擲回去，殺死了幾個敵軍」。他無法容忍不同的聲音：「西門．巴爾．科克巴指示耶荷那坦與瑪薩巴拉。將你們在特科阿

與其他地方的人馬全帶來我這裡，不可遲延。若不遵命令，你們會受到懲罰。」根據當時一個名叫查士丁的基督徒的說法，科克巴是個宗教狂熱分子，「如果基督徒不否認耶穌是彌賽亞，他就會重重予以懲罰」。「只要基督徒拒絕協助他對抗羅馬人，他就予以殺害」，基督徒優西比烏日後寫道：「此人嗜殺無度，而且分明是個盜賊，但他靠著他的名聲，把底下的人長成奴僕，並且宣稱自己是帶來光明之人。」據說他為了測試戰士的決心，還要求他們砍下對方的一根手指。

科克巴以耶路撒冷南方的希律之丘要塞為據點，統治他的以色列國：他的錢幣上寫著「元年：以色列救贖」。然而，他是否再度到聖殿進行崇拜，並且恢復了獻祭的儀式？他的錢幣上誇耀地寫著「為了耶路撒冷的自由」，而且以聖殿做為紋章，但在耶路撒冷完全沒有他的錢幣的蹤跡。阿庇安寫道，哈德良與提多一樣，摧毀了耶路撒冷，暗示當地有東西可摧毀，而所向披靡的叛軍必然圍住了據守城塞的第十軍團，而他們如果有機會也必然會去聖殿山祭拜，但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否曾這麼做。

哈德良立即趕回猶大，並且把正在不列顛的大將塞維魯斯（Julius Severus）召回，他徵召七個乃至十二個軍團，「他們將毫不留情地打擊這群瘋狂的猶太人，」卡西烏斯．狄歐寫道，他是極少數曾記載這場名不見經傳的戰爭的史家。「他殺死成千上萬的男人、女人與孩子，而且依照戰爭的法律，將土地上的一切權充為奴隸與戰利品。」當塞維魯斯抵達時，他採取了猶太人的戰術，「逐步地切割敵軍，圍困他們，切斷他們的糧食供給」，然後再「擊潰殲滅他們」。當羅馬人逐步逼近時，科克巴以更嚴格的紀律統御他的部下：「如果你苛待身邊的加利利人，」他對一名軍官說，「我會給你上腳鐐，阿富魯爾就是個例子！」

猶太叛軍撤退到猶大的洞穴裡，這說明了為什麼洞穴裡發現了科克巴的信與看了讓人心痛的叛軍物品。這些難民與戰士儘管已經遺棄他們的家，卻還是帶了家中的鑰匙，做為永遠無法回家的安慰，此外還有一些奢侈品──玻璃盤子、收藏在皮箱裡的貴重鏡子、放置珠寶的木箱、香鏟。他們死在洞穴裡，這些財物全散置在他們骨骸的旁邊。殘缺不全的信件記載了短促的災難信號：「直到最後……他們毫無希望……我在南

方的兄弟……他們全死於劍下……」

羅馬人進逼到耶路撒冷南方六英里處，這裡已是科克巴據守的最後一座堡壘貝塔爾（Betar）。科克巴在最後一役中死亡，據說有一條蛇纏繞在他的脖子上。「把他的屍體帶來給我」，哈德良說，他很驚訝地看到科克巴的頭與蛇。「如果上帝不殺了他，誰能收服得了他？」哈德良或許已經先行返回羅馬，但無論如何，他已決定進行種族滅絕式的報復。

「幾乎沒有人活下來，」卡西烏斯．狄歐寫道，「五十個哨站與九百八十五個村落全夷為平地。五十八萬五千人死於戰爭，」但因「饑荒、疾病與大火」而死的人遠逾此數。有七十五處已知的猶太聚居地完全消失不見。大量的猶太人淪為奴隸，結果在希伯崙的奴隸市場上，他們的價格還比不上一匹馬。猶太人仍繼續居住在鄉野地帶，但整個猶大地區再也沒能從哈德良的摧殘中恢復。哈德良不僅禁止割禮，也禁止猶太人接近阿埃里亞（也就是耶路撒冷），違者一律處死。耶路撒冷就此消失。哈德良把猶大從地圖上抹除，並且重新命名為巴勒斯提那（Palaestina），故意以猶太人古代的敵人——非利士人來命名。

哈德良雖然沉浸在「最高統帥」的歡呼聲中，但他並沒有舉行凱旋式：皇帝在猶大的損失令他身心俱疲。當他向元老院報告時，他已失去往日的自信：「我很好，軍隊也是。」苦於動脈硬化（從他的塑像上裂開的耳垂可以看出）與水腫的哈德良殺死了所有可能的繼承人，就連他九十歲的姊夫也不放過，他的姊夫詛咒他：「願他求死不能。」這個詛咒成真了：無法解脫的哈德良試圖自殺。但沒有任何專制帝王像哈德良寫下如此機智而發人深省的死亡詩句：

虛無縹緲、充滿魅力的小小魂魄，
是寄宿在身體的客人與伴侶，
接下來要出發前往何處呢？
到陰暗、寒冷、沉鬱的地方——
屆時，你什麼玩笑也說不出口了。

當他終於撒手人寰之時—「在眾人的怨恨下」—元老院拒絕將他尊奉為神。猶太文學每次提到哈德良一定會加一句：「願他的屍骨在地獄發臭腐爛！」

哈德良的繼承者安敦（Antoninus Pius）稍微減輕對猶太人的迫害，他再次允許割禮，但他的雕像也跟哈德良一樣立在聖殿山上，7 以強調聖殿絕對不會重建。基督徒—現在已與猶太人完全分離—禁不住額手稱慶。基督徒查士丁在寫給皇帝安敦的信中表示：「聖所成了詛咒，我們的祖先辱罵的輝煌建築終於被大火燒了。」遺憾的是，對猶太人來說，往後這個世紀帝國的政局雖趨於平穩，卻沒有人認為哈德良的政策應該變更。

阿埃里亞．卡皮托尼那是一個小型的羅馬殖民地，人口一萬人，沒有城牆，城市只有原先的五分之二，從今日的大馬士革門延伸到鏈門，有兩個廣場，朱庇特神廟位於各各他遺址上，兩座浴場，一間戲院，一座寧法埃姆（nymphaeum，環繞在池邊的寧芙〔nymph〕雕像群）以及圓形露天劇場，這些建築全都裝飾著柱廊、四面門與雕像，包括第十軍團那隻未依照猶太教規潔淨的大型公豬像。隨著猶太人不再成為威脅，頂多只視為小小的刺激，第十軍團也被調離耶路撒冷。當皇帝奧理略為前往埃及而經過此地時，「經常對發出惡臭而毫無秩序的猶太人感到厭惡」，他開玩笑地比較猶太人與其他桀驁不馴的部族：「喔，夸第人（Quadi），喔，撒瑪利亞人，我終於找到比你們更難駕馭的民族！」耶路撒冷除了神聖，沒有任何自然產業—第十軍團的離開必定使此地變得更像一灘死水。

一九三年，羅馬帝位和平遞嬗的局面因內戰爆發而結束，猶太人—他們現在主要居住在加利利與地中海沿岸地區—也開始蠢蠢欲動，他們要不是與地方上的仇敵撒瑪利亞人互鬥，就是起而支持最終取得帝位的人：塞普提穆斯．塞維魯斯（Septimus Severus）。這使得反猶太政策得以軟化：二○一年，新皇帝與兒子卡拉卡拉造訪阿埃里亞，而且似乎曾與猶太領袖猶大．哈納西（Judah haNasi，Nasi有「王」的意思）見過面。當卡拉卡拉順利繼承帝位時，他把位於戈蘭與呂大（Lydda，離

耶路撒冷不遠）的地產賜給猶大，還給予他裁決宗教爭端與決定曆法的世襲權力，承認他是猶太人的領袖。

富有的猶大結合了拉比的學問與貴族的奢華生活於一身，他把宮廷設在加利利，找來哥德人擔任自己的貼身侍衛，在此同時也編纂《米什拿》，這是後聖殿時代猶太教的口述傳統。由於猶大與皇帝的關係，加上時光的流逝，猶太人終於（在賄賂羅馬駐軍之後）獲准在聖殿山廢墟對面的橄欖山與汲淪谷祈禱。猶太人相信，聖靈居住在這些地方。據說猶大為一小群「神聖社群」的猶太人爭取到允許，讓他們住在耶路撒冷，並且在今日錫安山上的一座猶太會堂裡祈禱。儘管如此，塞維魯斯王朝從未考慮更動哈德良的政策。

不過，猶太人對耶路撒冷的渴望未嘗稍減。在往後的幾個世紀裡，無論猶太人住在何處，他們每日都會祈禱三次：「上帝保佑，讓我們有生之年能看見聖殿重建。」在《米什拿》中，他們編纂了聖殿儀式的一切細節，為它的重建做準備。「一名婦人可以穿戴她所有的飾物，」另一部口述傳統編纂品《托瑟塔》（ *Tosefta* ）指示說：「但她必須留下一件小東西不戴，以紀念耶路撒冷。」逾越節家宴結束時一定要說：「明年我們耶路撒冷見。」如果他們能接近耶路撒冷，那麼他們會在看到這座已淪為廢墟的城市時，舉行撕裂衣物的儀式。就連住在遠地的猶太人也想埋葬在聖殿附近，這樣他們才能在審判日到來之時成為最早復活的人。因此，從這個時期開始，橄欖山逐漸成為猶太人的墓地。

聖殿一直有獲得重建的機會——事實上，過去有這樣的機會，而這樣的可能性隨時可能再度出現。雖然官方仍禁止猶太人進入耶路撒冷，但現在被羅馬人視為明顯而當前的威脅的，卻是基督徒。

二三五年以降，帝國經歷了長達三十年的危機，陷入內外交迫的局面。在東方，新生的波斯帝國取代安息成為羅馬人的威脅。在這段危機當中，羅馬皇帝指責基督徒是拒絕向神祇獻祭的無神論者，因此凶殘地迫害他們，即使這個時期的基督教與其說是一神教，還不如說它雜揉了各種不同的傳統。[8] 但基督徒同意基本的原則：受耶穌基督拯救之人將獲得救贖，死後亦得以復活；他們肯定古猶太教的某些預言，並將其據為己有。基督教的創始人被羅馬人當成叛軍而予以殺害，但基督徒並不

以羅馬人為敵，反而仇視猶太人。羅馬成為基督徒的聖城；巴勒斯坦絕大多數的基督徒都住在濱海的該撒利亞；耶路撒冷成為「天國之城」，至於實際存在的城市阿埃里亞，則只是耶穌的死亡之地，一個偏僻的小城鎮。不過當地的基督徒仍遵守著釘十字架與復活地點的傳統，這些地方如今已埋沒在哈德良的朱庇特神廟之下，但這些基督徒仍然匍匐地爬到底部，在裡面祈禱，並且在石壁上刻寫文字與圖畫。[9]

二六○年，羅馬帝國聲勢掉到了谷底，不僅波斯人擄獲了羅馬皇帝（他被迫喝下鎔金，然後內臟被挖出來，填入稻草），而且整個東方，包括沒有城牆的阿埃里亞，都被年輕女子澤諾比雅（Zenobia）建立的短命帕爾米拉帝國占領。但不到十二年的時間，羅馬又收復了東方。三世紀末，皇帝戴克里先重振羅馬威望，並且恢復對舊神祇的崇拜。但基督徒卻阻撓這項恢復。二九九年，戴克里先在敘利亞的閱兵典禮中向眾神獻祭，此時有些基督徒士兵做了十字架的標示，異教預言者宣稱此舉使預言無法應驗。當戴克里先的宮殿遭焚燬時，他認為禍首是基督徒，於是對他們進行殘酷的迫害。許多基督徒殉難，書籍遭到焚燒，教堂也受到破壞。

當戴克里先於三○五年退位時，他把帝國一分為二。加勒里烏斯（Galerius）擔任東羅馬帝國的新皇帝，他以斧頭、火烤與肢解之刑加強對基督徒的屠殺。西羅馬帝國皇帝則是康斯坦提烏斯．克羅魯斯（Constantius Chlorus），他是一名體格健壯的伊利里亞軍人，在約克被擁立為帝。不過此時康斯坦提烏斯已有病在身，才登基不久便離開人世。三○六年七月，不列顛軍團擁立康斯坦提烏斯的兒子君士坦丁為帝。他花了十五年的時間先征服西方，再征服東方，與大衛王一樣，君士坦丁的一項決定將改變世界歷史與耶路撒冷的命運。

1 至於維斯帕先，在義大利，人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創建了公共廁所，而公共廁所至今仍稱為vespasianos。

2 維斯帕先的錢幣上刻印著JUDAEA CAPTA（猶太俘囚）字樣，上面還有一名猶太女子坐著、綁縛在棕櫚樹下，羅馬則倚靠槍矛，俯視著她。耶路撒冷財寶的命運是個謎。四五五年，汪達爾

國王蓋薩里克（Genseric）劫掠羅馬，將聖殿財寶帶到迦太基。但迦太基後來又遭到查士丁尼皇帝的將領貝里薩里烏斯（Belisarius）攻陷，這些財寶又運往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把燭臺送回耶路撒冷，但六一四年，燭臺肯定遭到波斯人的掠奪；無論如何，它從此不見蹤影。提多凱旋門由提多的弟弟圖密善修建完成，它顯示的燭臺分枝變得更長，而且轉而朝上，就像三叉戟一樣：這可能經過修改，或是藝術家出了錯誤。諷刺的是，這種羅馬化的燭臺（除了上面的異教象徵）成了現代猶太教七燈乃至於九燈燭臺的基礎，猶太人不僅在光明節使用，也做為一種佩章衣飾。

3　在黎巴嫩，希律．亞基帕二世被賜予更廣大的王國領土。他或許已對殘破的猶大地區興趣缺缺，因此前往羅馬追求政治事業。當亞基帕於七十五年參加和平神廟（裡面展示了一些聖殿的器皿）的開幕式時，他被授予裁判官的榮銜。亞基帕擔任國王期間一共經歷了十名羅馬皇帝，他在一○○年左右去世。亞基帕的親族成為亞美尼亞與基利家的國王，最後甚至還有人當上羅馬的執政官。

4 這是一座未完成的家族墓穴。墓主的族人或許全死於圍城戰中，所以這裡成為猶太人聚集哀悼聖殿的適當場所。這些朝聖者刻下的文字，至今依然清晰可見。

5 此舉令羅馬人頗為不悅。這種希臘式的愛好已行之有年，人們並不認為這是喪失男子氣概的表現：凱撒、安東尼、提多與圖拉真都是我們眼中的雙性戀者。然而，與我們今日的道德觀相反，羅馬人認為與男孩性交是可接受的，但與成年男子性交則犯了禁忌。安提諾烏斯成年之後，哈德良依然冷落自己的妻子，把他的愛人視為他的伴侶。

6 哈德良的建築今日存在於一些奇怪的地方：位於漢札伊街（Hanzeit Street）九號的札拉提摩糕點店（Zalatimo's Sweet Shop），店鋪有部分結合了哈德良朱庇特神廟的廟門與主廣場入口的殘餘遺蹟。這家店是從在鄂圖曼軍中擔任中士的穆罕默德．札拉提摩於一八六○年開設，至今仍由這個巴勒斯坦糕點家族的大家長薩米爾．札拉提摩（Samir Zalatimo）主持。哈德良的城牆持續延伸到另一個歷史悠久的巴勒斯坦家族事業—阿布．阿薩伯（Abu Assab）的果汁店鋪—然後進入俄羅斯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教堂之中。哈德良較小的那個廣場拱門，至今仍存留在苦難之路上，許多基督徒誤以為這就是彼拉多指著耶穌對群眾說「你們看這個人」的地方。其實，這道拱門是在哈德良之後一百年才建成。大馬士革門的基座已經被挖掘出來，顯示出哈德良時代的輝煌。今日的大街哈蓋伊（Ha-Gai）或瓦德（El-Wad）是沿著哈德良時代的卡爾多（Cardo）鋪設，這條大街在西牆的廣場被挖掘出來。但最奇妙的異教遺蹟卻是位於聖墓教堂裡。史家卡西烏斯．狄歐與日後的基督教史料《復活節編年史》（ *Chronicon Paschale* ）提到朱庇特神廟建於聖殿山上。這是可能的，但至今未找到遺跡。

7　聖殿山南牆二重門上的裝飾部分上，有一塊碑文上下顛倒，上面刻著：「向皇帝提多、哈德良、安敦致敬」，幾乎可以確定這是樹立在聖殿山的安敦騎馬像底座。它必定是遭到劫掠之後，由建造二重門的烏瑪雅德哈里發重新拿來使用。

8 格諾西斯派（Gnostics）就是其中一項傳統：他們相信神聖之光只釋放給少數菁英，使他們獲得特殊知識。一九四五年，埃及農民發現藏在瓶罐裡的十三捲抄本，時間可以追溯到二～三世紀，這些抄本透露出更多的訊息，而且產生了許多拙劣的電影與小說。在《彼得啟示錄》與《雅各第一啟示錄》中，被釘十字架的是耶穌的替身。在《腓力福音》中，有片斷的文字提到耶穌吻了抹大拉的馬利亞，激勵出他們曾經結婚的想法。於二○○六年出現的《猶大福音》提到猶大幫助耶穌完成釘十字架的使命，因此他並非叛徒。這些文本可能是在四世紀基督徒皇帝開始鎮壓異端時藏匿的，但「格諾西斯」這個詞—源自希臘文「知識」的意思—是在十八世紀創

造出來的。猶太基督徒存續下來，但人數極少，他們組成了伊便尼派（Ebionites），又稱貧窮派。此派反對童貞女生子，而且尊奉耶穌為猶太先知，這個宗派一直沿續到四世紀。至於主流的基督徒，雖然數量上相對寡少，但他們的社群感與使命感，使他們越來越瞧不起他們口中稱為「鄉巴佬」（pagani，是pagan的字源）的異教徒。

9 亞美尼亞考古學家在挖掘古代亞美尼亞聖赫蕾娜禮拜堂（Armenian Chapel of St Helena）的時候，發現了一個房間（現在的維爾達禮拜堂〔Verda Chapel〕），裡面出現令人好奇的圖畫與文字——一艘船與一句拉丁文：「主啊，我們來了。」這句話來自於《詩篇》（122）的開頭：「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圖文的年代大約是二世紀，證明基督徒曾經秘密在異教的阿埃里亞朱庇特神廟下祈禱。

第三部：基督教



耶穌是大君的京城。

——耶穌，《馬太福音》5.35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裡來的人。

——耶穌，《馬太福音》23.37

你們折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

——耶穌，《約翰福音》2.19

當猶大行省的地位被抬高到其他行省之上時，耶路撒冷也被抬高到猶大所有城市之上。

——聖哲羅姆，《書信集》

耶路撒冷成爲眾所皆知的名勝，世界各地的朝聖者，無論男女，全蜂擁至此。

——聖哲羅姆，《書信集》

15　如日中天的拜占庭（西元三一二～五一八年）

君士坦丁大帝：基督，勝利之神

三一二年，君士坦丁入侵義大利，並且在羅馬城外向對手馬克森提烏斯展開攻擊。開戰前夕，君士坦丁看到「天空出現閃亮的十字」，另外有一行文字遮蔽了太陽：「憑此十字你將克敵制勝！」於是他命令士兵在盾牌刻上ＸＰ這兩個字母（即Christ的希臘文前兩個字母）。隔天，君士坦丁果然在米爾維安橋戰役中獲勝，成為羅馬帝國西部的主人。在那個迷信預兆與異象的時代裡，君士坦丁深信他的力量來自於基督徒「至高無上的神」。

君士坦丁是粗獷的軍人、神聖的異象者、殺人不眨眼的專制帝王與政治表演者。他雖然以武力奪取政權，但等到他成為最高的統治者時，便希望自己的帝國能統一在一個宗教與一個皇帝之下。君士坦丁是一連串矛盾的綜合體—他的脖子粗短，鷹鉤鼻，而且極其偏執，經常在盛怒之下殺死朋友與家人。他留著披肩長髮，以彩鐲珠寶華服示人，誇耀自己的權力，與哲學家和主教論辯，規畫美麗的建築，同時表現出大膽的宗教信念。沒有人知道君士坦丁當時為什麼選擇信仰基督教，不過就像許多自信的男性一樣，君士坦丁非常敬愛自己的母親海倫娜，而她就是個基督徒。如果君士坦丁個人的改信與保羅前往大馬士革路上的遭遇一樣具戲劇性，那麼他在政治上對基督教的支持則是漸進的。最重要的是，基督為戰爭帶來勝利，而這是君士坦丁所理解的語言：基督羔羊成了勝利之神。君士坦丁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不像是羔羊：他很快就以亞使徒（Equal of the Apostles）自居。他宣揚自己是神明保佑的軍事領袖，這種做法其實並不新穎。羅馬皇帝與希臘化時代的國王一樣，總認為自己有神明庇佑。君士坦丁的父親尊崇不可征服的太陽，這已經往一神教邁進一步。但選擇基督並非不可避免—這純粹是君士坦丁個人突發奇想。三一二年，摩尼教與米特拉教在民間的流行程度不下於基督教。

君士坦丁大可從這兩種宗教做一選擇──今日的歐洲可能就成為米特拉教或摩尼教世界。 1

三一三年，君士坦丁與羅馬東部皇帝李奇尼烏斯（Licinius）共同頒布米蘭敕令，決定寬容並給予基督徒特權。但這項敕令要等到三二四年，五十一歲的君士坦丁擊敗李奇尼烏斯統一帝國時才真正實現。他試圖把基督教的簡樸生活推廣到全國，禁止異教獻祭、神聖賣淫、宗教狂歡與角鬥表演，而代之以戰車競速。同年，他東遷首都，在歐亞門戶博斯普魯斯海峽邊的希臘城鎮拜占庭建立第二羅馬。這裡不久稱為君士坦丁堡，擁有自己的主教。君士坦丁堡主教也加入羅馬、亞歷山卓和安提阿三地主教成為基督教世界的領導權威。這個新信仰適合君士坦丁新的統治風格。基督教從最初的耶路撒冷監督者雅各開始發展出一套長老與監督者乀主教的階序以管理地方教區。君士坦丁認為基督教的階序類似羅馬帝國的組織：一個皇帝，一個國家，一個信仰。

然而，當他將自己的無上權威與帝國宗教連結在一起時，馬上就發現基督教內部存有裂痕：福音書對於耶穌的本質與耶穌和上帝的關係語焉不詳。耶穌是擁有神性的人，還是寄寓於人體的上帝？現在基督教會既已建立，基督論就變得至關重要，甚至比生命本身還來得要緊，因為正確定義基督將決定人是否能獲得救贖與能否進入天堂。在我們這個世俗的年代，裁減核武與全球暖化吸引了許多熱情與關注，同樣地，在當時那個年代，基督的本質就類似這樣的話題。基督教成為充滿狂熱信仰年代裡的群眾宗教，而這些問題不僅在帝國宮廷裡引起討論，也在市井街頭引發熱烈議論。亞歷山卓的僧侶阿利烏斯（Arius）用朗朗上口的詩文向廣大群眾傳教，他主張耶穌的位階在上帝之下，因此他的人性多於神性，此說惹惱了許多認為基督神性多於人性的信仰者。當地總督試圖打壓阿利烏斯，卻引發亞歷山卓信眾的暴亂。

三二五年，君士坦丁對於教義引發的騷動感到不悅與困惑，他於是找來主教召開尼該亞公會議（Council of Nicaea），並且提出他認為的解決方案：耶穌既具神性又具人性，與聖父「同質」。在尼該亞（今土耳其的伊茲尼克〔Isnik〕），阿埃里亞．卡皮托尼那（耶路撒冷）主教馬卡里歐斯（Macarius）使這座被忽視的小城鎮得到君士坦丁的注意。

君士坦丁知道阿埃里亞，他或許曾在八歲時跟隨戴克里先皇帝到過當地。現在，急欲慶祝尼該亞勝利，並且將神聖榮耀投射到全帝國的他，決定恢復這座城市並創造優西比烏（該撒利亞主教與皇帝的傳記作家）所謂的「在著名的舊耶路撒冷之上建築新耶路撒冷」。君士坦丁決定蓋一座能表現耶路撒冷是福音搖籃的教堂，但這項工作卻因為皇帝致命的家庭紛爭而加速進行。

君士坦丁大帝：家庭殺戮

尼該亞公會議才剛結束，君士坦丁的妻子法烏絲塔就指控他的長子（前妻所生）副皇帝克里斯普斯（Crispus）性侵她。她是不是想利用君士坦丁提倡基督教貞潔的機會，主張克里斯普斯引誘她，抑或他就是一名強姦犯？或者，這實際上只是一樁走味的外遇？克里斯普斯絕非第一個與他的繼母有染的年輕人，也不是最後一個，但皇帝或許早已對克里斯普斯的軍功有所忌憚。當然，法烏絲塔有充分的理由討厭這個擋住自己兒子登上大位的絆腳石。

無論真相是什麼，對於兒子的不道德感到憤怒的君士坦丁，下令將他處死。皇帝的基督教謀士感到厭惡，而此時皇帝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也就是他的母親出面干預。海倫娜曾是比提尼亞的酒館女侍，可能從未與君士坦丁的父親舉行婚禮，但她是基督教的改信者，現在則是名副其實的皇太后。

海倫娜說服君士坦丁相信自己遭到操弄。或許她透露法烏絲塔實際上曾試圖引誘克里斯普斯，而非後者引誘前者。君士坦丁以另一場謀殺來挽救已無法修補的謀殺，他下令處死自己的妻子法烏絲塔，罪名是通姦：她可能被開水燙死或在高熱的蒸汽室中悶死，一種處置極度非基督教困境的非基督教解決方式。但耶路撒冷卻得益於這兩件謀殺，[2] 然而困窘的基督教歌頌者卻鮮少提及此事。

不久，海倫娜獲得全權委任前去美化基督的城市，動身前往耶路撒冷。[3] 她的榮顯將成為君士坦丁用來贖罪的苦行。

海倫娜：最早的考古學者

海倫娜，年已七旬的皇太后，錢幣上的頭像顯示她有著一張輪廓分明的臉龐，編著髮辮，頭戴鑲著珠寶的小皇冠。她「充滿青春活力」地抵達阿埃里亞，同時也帶來豐沛的資金，她成為耶路撒冷最具紀念意義的建造者，同時也是不可思議的成功考古學者。

君士坦丁知道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與埋葬之地現已位於哈德良神廟的下方，上面矗立著「人稱阿芙蘿狄特的不潔惡魔，一座毫無生命的偶像，一座黑暗的神龕」，優西比烏說道。君士坦丁命馬卡里歐斯主教潔淨此地，拆毀異教神廟，挖掘出原本位於此地的墳墓，並且在上面建一座巴西利卡。它將是「全世界最好的巴西利卡」，有著「最美的結構、圓柱與大理石，它是最珍貴的與最適合使用的，而且飾以黃金」。

海倫娜決心找出原來的墳墓。異教神廟必須拆毀，鋪石必須全部翻起，覆蓋的土石要全部移除，然後找出聖地的原址。皇太后的要求肯定在小小的阿埃里亞引起人們興奮逐利的搜尋。一名猶太人，或許是殘存下來的猶太基督徒，他寫了一份文件，上面提到宣稱是耶穌墳墓的洞穴。海倫娜也搜尋釘十字架的遺址，她甚至還尋找當初用來釘耶穌的十字架。

沒有任何考古學家的成果能像海倫娜那樣豐碩。她發現三個木製十字架、一塊木牌，上面寫著「拿撒勒人耶穌，猶太人的王」，以及原來的釘子。但是哪一個十字架才是釘耶穌的十字架？據說皇太后與主教把這些木頭碎片放在臨終的婦人床邊。輪到第三個十字架時，病人「突然睜開眼睛，重新恢復了活力，並且下床」。海倫娜「把一部分木頭連同釘子交給她的兒子君士坦丁」，皇帝用這些釘子為馬匹製作馬轡。從此以後，整個基督教世界開始熱中追尋耶路撒冷的神聖遺物，而用來製作真十字架的那株生命之樹，也取代早先的ＸＰ，成為基督教的象徵。

海倫娜發現十字架的故事可能是後世虛構的，但她確實扭轉了耶路撒冷的命運。她在橄欖山修建了升天教堂與橄欖樹教堂。她的第三座教堂—聖墓教堂，不只是一座建築物，而是四座建築物構成的建築群。教堂面向東方，入口面對著羅馬大街卡爾多。（今日的教堂則是面向南

方。）造訪者沿著階梯走進中庭，穿過三個入口來到巴西利卡和殉教者紀念教堂，一座巨大「且美得不可思議的教堂」，五條側廊與柱廊依次引導著穿過半圓壁龕進入到神聖花園，這是一座圍著列柱的庭園，此處位於聖墓教堂的東南角，剛好坐落在各各他的山丘上，整個被一座開放的禮拜堂圍繞起來。金色圓頂的圓形建物（Rotunda，即復活教堂〔Anastasis〕）朝天空開啟，光線因此能往下照射耶穌的墳墓。壯麗的聖墓教堂主宰了耶路撒冷的神聖空間，反觀聖殿山則成了被嘲弄的對象，海倫娜夷平了所有異教神龕，並且「下令將穢物傾倒在此處」，以彰顯猶太人上帝的無能。[4]

幾年後，三三三年，第一批新朝聖者，一名來自波爾多的無名造訪者發現阿埃里亞已經轉變成熱鬧的基督教聖殿城市。「不可思議」的教會並未消失，反而欣欣向榮，至於哈德良的雕像依然矗立在聖殿山的廢墟裡。

皇太后海倫娜造訪了耶穌一生中到過的所有地方，她為朝聖者繪製了第一幅道路地圖，這些朝聖者正逐漸雲集於耶路撒冷，親身體驗這座城市特殊的神聖之處。海倫娜此時已年屆八十，她回到君士坦丁堡，她的兒子在此地收藏一部分的十字架。海倫娜把另一部分碎片與木牌送到她命名得恰如其分的一座羅馬教堂裡，位於耶路撒冷的聖十字教堂。

該撒利亞主教優西比烏對於耶路撒冷的地位再度提升感到嫉妒，他懷疑這座猶太城市，「在血腥殺害了主之後，其邪惡的居民已然為此遭受懲罰」，這樣的城市是否有資格成為上帝之城。基督徒忽視耶路撒冷已有三世紀之久。但優西比烏也認為，君士坦丁必須面對猶太人的遺產，新耶路撒冷的創造者必須將猶太人遺址的神聖性轉移到他的新神龕裡。

羅馬人崇拜多神，他們寬容其他崇拜，前提是這些崇拜不能威脅到國家，但一神教卻要求只有一個真理，一個真神。因此對殺害基督的猶太人加以迫害（猶太人遭遇的悲慘正可證明基督教的真理）就成了必然的結果。君士坦丁下令，凡是阻止教友改信基督教的猶太人將處以火刑。[5] 然而一小撮猶太社群早已在錫安山的猶太會堂祈禱了一個多世紀，另外還有零散的猶太人在聖殿山的廢墟禱告。現在，君士坦丁口中

的「這些討厭的猶太人」被限制一年只能進入耶路撒冷一次，並且在此時讓他們進入聖殿山。波爾多的朝聖者看到這些猶太人在聖殿山「穿孔的石頭」上，「一邊哀哭，一邊撕開身上的衣服」──這些石頭是聖殿的礎石，今日已被圓頂清真寺圍了起來。

君士坦丁決定在耶路撒冷慶祝自己即位三十週年，但此時的他仍對於僧侶阿利烏斯引發的宗教爭議感到頭痛──即使阿利烏斯已然因一場排泄物爆炸事件而離開人世。 [6] 當君士坦丁命令教會會議「讓教會免於褻瀆並且減輕我的關切」時，阿利烏斯派再次違逆了他，使耶路撒冷舉辦的第一次基督教節慶大失光彩，這是匯集了世界各地主教的一次集會。但皇帝因病重而無法親臨。最後，他於三三七年臨終前受洗，將帝國交給三個兒子與兩個姪兒，他們唯一的共識是基督教帝國的延續與更多反猶太法律的頒布：三三九年，他們禁止與猶太人通婚，這種行為是「野蠻而可憎的恥辱」。

君士坦丁的繼承人爭鬥了二十年，這場內戰最後由次子康斯坦提烏斯贏得勝利。這場騷亂令巴勒斯提那不得安寧。三五一年，耶路撒冷的一場地震讓所有基督徒「恐懼得」躲進聖墓教堂。當加利利猶太人在一名彌賽亞王的帶領下反叛時，他們遭到連羅馬人都厭惡的副皇帝加魯斯無情屠殺。加魯斯是皇帝的堂弟。但現在猶太人在令人意外的地方找到同情者：皇帝決定推翻基督教──並且重建猶太聖殿。

背教者尤利安：恢復耶路撒冷

三六二年七月十九日，新皇帝──也就是君士坦丁的姪子尤利安，他在安提阿，正準備進攻波斯。他問一名猶太代表：「你們為什麼不獻祭？」

「我們不被允許，」猶太人回道，「請讓我們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聖殿與祭壇。」

「我會竭盡至誠，」尤利安回道，「為至高無上的上帝重建聖殿。」皇帝令人驚訝的回應讓猶太人興奮莫名，「彷彿他們王國成立的日子已經降臨」。

尤利安一反哈德良與君士坦丁時代的迫害政策，他讓猶太人回到耶路撒冷，歸還他們的財產，廢止反猶太人稅，並且讓猶太公會領袖希雷爾（Hillel）擔任行政長官，擁有自徵稅收之權。猶太人肯定從羅馬與波斯世界湧入耶路撒冷來慶祝這項奇蹟。他們回到聖殿山，或許移除了哈德良與安敦的雕像，另外在波爾多朝聖者口中的希西家王宮殿周圍修建了猶太會堂。

尤利安多疑、理智而難以相處。一名帶有偏見的基督徒說他「有著歪脖子，身體總是弓著，肩膀常冷不防地抽動。他常惡狠狠地盯著別人，走路歪斜，突起的鼻子經常發出輕蔑的鼻息聲。他的笑聲神經質且難以控制。他會不由自主地點頭，說話也結結巴巴」。但這名滿臉鬍子、身材魁梧的皇帝具有決斷力與專注力。他恢復異教，信仰家族昔日的守護者太陽神。他獎勵異教神廟從事傳統獻祭，遣散加利利（他口中的基督徒）導師，以貶低他們遵奉的那些與羅馬不符的價值。

尤利安沒有預料到自己會成為帝國的統治者。康斯坦提烏斯殺害他的父親與家人時，他只有五歲；家人只剩下加魯斯與他。三四九年，康斯坦提烏斯任命加魯斯為副皇帝，最後卻將他砍頭，也許是因為他沒有能力鎮壓猶太人的叛亂。然而康斯坦提烏斯仍需要一名副皇帝統治西方，而現在只剩下一個人選。尤利安當時還是一名在雅典攻讀哲學的學生，他因此成了副皇帝，坐鎮巴黎。不難想見當喜怒難測的皇帝召見他時，他內心有多麼緊張。但夢裡宙斯給了他啟示，他將從軍隊手中接過帝國皇冠。當他東行時，傳來康斯坦提烏斯的死訊，尤利安就這樣成為全羅馬帝國的主人。

尤利安重建猶太聖殿，不只是寬容的象徵，它也取消了基督徒繼承真以色列的主張，同時推翻了但以理與耶穌聖殿將會傾頹的預言。更重要的是，尤利安是有意識地要破壞伯父君士坦丁推行的一切。因為對猶太人政策的反轉，尤利安在進攻波斯時，獲得巴比倫猶太人的支持。尤利安認為希臘的異教與猶太人的一神教並無二致，他相信希臘人崇拜的宙斯就是猶太人的「最崇高的神明」：耶和華並非猶太人獨有。

尤利安任命他的不列顛代表阿里皮歐斯（Alypius）負責重建猶太聖殿。猶太公會感到緊張，因為事情似乎順利得太不真實。為了讓猶太人

安心，尤利安在動身前往波斯前線時，寫下〈致猶太人〉一文，重申他的承諾。在耶路撒冷，歡欣鼓舞的猶太人「找來技術最高超的工匠，收集各種材料，清除地面，他們如此看重這項任務，就連女性也揹起土塊，典當她們的首飾做為工程經費」。建材全存放在所謂的所羅門馬廄裡。「當他們把前一棟建築物的殘餘清除乾淨之後，他們就開始清掃地基。」

當猶太人控制耶路撒冷之時，尤利安也率領六萬五千大軍入侵波斯。但三六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襲擊耶路撒冷的一場地震，不知何故引燃了建材。

基督徒對這場「不可思議的現象」感到喜悅，不過他們很可能有縱火的嫌疑。阿里皮歐斯還是能繼續進行，但在此之前，尤利安已渡過底格里斯河進入伊拉克境內。在氣氛緊繃的耶路撒冷，阿里皮歐斯決定等尤利安班師再說。然而皇帝這個時候已準備撤退。六月二十六日，在薩馬拉的一場不辨敵我的小衝突中，一名阿拉伯士兵（可能是基督徒）用矛刺進皇帝的體側。尤利安的肝臟遭到刺穿，他想拔出身上的矛，就連手的肌腱也被割斷了。基督教作家宣稱他臨終時說道：「你們贏了，加利利人！」尤利安死後，帝位由衛隊司令官繼承，他恢復了基督教，廢除了尤利安所有的施政，並且再度禁止猶太人進入耶路撒冷：於是，此後仍舊只有一個宗教，一個真理。三九一年到三九二年，狄奧多西一世定基督教為帝國的官方宗教，並且實際加以執行。 7

哲羅姆與帕烏拉：聖人、性與耶路撒冷

三八四年，一名易怒的羅馬學者名叫哲羅姆，他與一名富有的基督徒婦女來到耶路撒冷。儘管他們極為虔誠，卻還是身陷性醜聞的迷霧中。

年近四十的伊利里亞人哲羅姆，曾隱居於敘利亞沙漠，他的內心總是被性的慾念攪擾：「雖然我唯一的同伴是蠍子，但我總被跳舞的女孩糾纏著，我的心靈因欲望而抽痛。」哲羅姆之後擔任羅馬主教達瑪穌一世的秘書，在羅馬，貴族幾乎全信仰基督教。達瑪穌自信滿滿地宣稱羅

馬主教獲得神的祝福，這個職位是直接承襲自使徒聖彼得，而這個主張也往日後至高無上且無誤的教宗職位的出現邁進了一大步。但教會現在受到貴族如此的支持，達瑪穌與哲羅姆發現自己也捲入極其世俗的醜聞之中：達瑪穌被指控犯了通姦罪，他被戲稱為「給中年婦女耳朵搔養的人」，至於哲羅姆則被說成與有錢寡婦帕烏拉有關係，帕烏拉也是信仰基督教的貴族婦女。哲羅姆與帕烏拉被證明是清白的──但他們必須離開羅馬，於是他們在帕烏拉的女兒埃烏絲托奇烏姆（Eustochium）陪同下，一起前往耶路撒冷。

這名十幾歲的處女的存在，似乎撩撥著哲羅姆的慾火，他在每個地方都嗅到性的味道，並且在旅途中不斷寫文章警戒性的危險。「性慾，」他寫道：「對著你的感官搔癢，感受愉悅的溫火散發出迷人的光澤。」一到了耶路撒冷，哲羅姆與虔誠的女富翁馬上發現到這座新城市匯聚了神聖、貿易、網絡與性。虔信的氣氛極為熾烈，最有錢的貴婦梅拉尼亞（Melania，她的年收入有十二萬磅的黃金）在橄欖山建立了自己的修道院。但在這座充滿宗教激情與感官興奮的主題公園裡，哲羅姆發現大批彼此不認識的男女混雜在一起生活，他對於這其中可能產生的性機會感到吃驚：「這裡到處都是誘惑」，他寫道，所有的人都是「娼妓、演員與丑角」。事實上，「他們做盡了一切可恥的事」，另一名高尚但觀察敏銳的朝聖者尼撒的貴格利（Gregory of Nyssa）說道：「欺騙、通姦、偷竊、偶像崇拜、下毒、爭吵與謀殺，這些事每天都在發生。」

帝國的獎掖、紀念性建築與源源不斷的朝聖者，為耶路撒冷各處創造出新的節慶與儀式行事曆，並且以復活節為最高潮，而耶路撒冷的新精神地理學，也以耶穌的受難遺址為基礎而建立起來。名字改變了，[8]傳統混雜在一起，而在耶路撒冷真正要緊的，其實是你相信的就是真實的。另一名女性先驅艾潔麗亞（Egeria）是西班牙修女，她於三八○年代造訪時描述了聖墓教堂不斷增加的陳列品，[9]包括所羅門王的指環與用來為大衛塗油的油角。這些加入了耶穌的「荊棘王冠與用來刺他肋旁的槍」。

這些神聖的場所使一些朝聖者對耶路撒冷產生精神錯亂：真十字架

必須受到特別保護，因為朝聖者在親吻時會試圖咬下一塊來。脾氣暴躁的哲羅姆無法忍受這種戲劇性的呼喊聲──於是他搬到伯利恆住，並且在那裡完成他的大作，將希伯來聖經譯成拉丁文。但他經常回到耶路撒冷，而且毫不客氣地發表自己的評論。「在不列顛一樣也能找到進天堂的路，犯不著來耶路撒冷」，他提到那群庸俗的不列顛朝聖者時忍不住大吼著說。當他看著朋友帕烏拉在神聖花園的十字架前虔誠的祈禱時，他刻薄地說，她看起來「彷彿主就吊在那裡一樣」，她親吻墳墓「就像一名口渴的男子終於等到他要的水」。她的「眼淚與悲嘆響徹全城，我想連主也聽到她的叫喊」。

然而確實有一齣戲是哲羅姆能夠欣賞的，而這齣戲就發生在聖殿山上，正如耶穌的預言，聖殿山直到此刻仍是一片荒蕪。每年的猶太曆五月九日，哲羅姆總是高興地看著猶太人紀念聖殿被毀：「那些無信仰的人殺害了上帝的僕人──那些悲慘的暴民聚集起來，就在復活教堂發出光采而主的十字旗在橄欖山上飄揚之時，這些可悲之人開始在聖殿廢墟上哀哭。一名士兵要求更多的錢，這樣他才願意讓他們在聖殿山上多待一會兒。」儘管哲羅姆的希伯來語極為流暢，但他卻深恨猶太人，他認為猶太人把孩子「養育成像蟲子一樣的東西」，而他也對這場荒誕的表演頗為滿意，因為它應驗了基督勝利的真理：「當人們看到這個充滿磨難痛苦的景象時，還會心存懷疑嗎？」猶太人的悲劇與苦況，加深了他們對耶路撒冷的眷戀。對貝瑞卡拉比（Rabbi Berekhah）來說，這個場景是一個神聖的儀式，也是個酸楚的儀式：「他們安靜地來，安靜地走，他們哭著來，哭著走，他們在黑暗的夜晚來，在黑暗中走。」

然而現在，猶太人的希望又再度浮現，這回他們仰賴的是前來統治耶路撒冷的皇后。

巴爾索瑪與戰士僧侶

在沙文主義史家筆下，皇后要不是被形容成醜陋、邪惡的蕩婦，就是被說成是寧靜安詳的聖人，但埃烏多基亞皇后（Empress Eudocia）很不尋常，她不僅因外表出眾而受到讚美，也有著藝術的內在。四三八

年，皇帝狄奧多西二世的這位美麗皇后來到耶路撒冷，她放寬了迫害猶太人的規定。在此同時，一名焚燒猶太會堂的苦行者，尼西比斯的巴爾索瑪（Barsoma of Nisibis），也依照往例與他那些殺人不眨眼的戰士僧侶來到耶路撒冷朝聖。

埃烏多基亞是異教徒與猶太人的保護者，因為她自己就是個異教徒。她是雅典一名詭辯學派學者的女兒，從小接受修辭學與文學教育，表現傑出。由於她的遺產全遭兄弟侵占，於是她來到君士坦丁堡，希望能引起皇帝注意。狄奧多西二世是個溫順的男孩，完全受制於他那虔信卻邪惡的姊姊普爾克麗亞（Pulcheria）。她把埃烏多基亞介紹給狄奧多西，後者馬上受到吸引，並且娶她為妻。普爾克麗亞掌控了弟弟的政府，她加強對猶太人的迫害，不准他們加入軍隊或公職，把他們打成二等公民。四二五年，狄奧多西下令處死加麥里爾六世（Gamaliel VI），最後一任猶太公會領袖，他的罪名是興建太多猶太會堂，而皇帝也永遠廢除這個職位。漸漸地，埃烏多基亞開始掌握權力，狄奧多西封她為皇后，地位足以與他的姊姊平起平坐。君士坦丁堡教堂裡一顆鑲嵌著她的人像的彩石，可以看出她的王室風範，黑髮、穠纖合度、舉止優雅，鼻子也極為細緻。

在耶路撒冷，猶太人面對君士坦丁堡方面日漸加強的壓迫，他們向埃烏多基亞乞求更多接近聖城的機會，而她也同意讓猶太人在重要節日能公開地造訪聖殿山。這是個好消息，猶太人宣布他們將會「在住棚節時趕赴耶路撒冷，因為我們的王國將要建立」。

然而，猶太人的欣喜令另一位耶路撒冷的造訪者極為不悅，這個人就是尼西比斯的巴爾索瑪，這名敘利亞僧侶是新興的好戰修院僧侶領袖。四世紀時，有些苦行者開始反對世俗的社會價值與上層教士的奢華生活，於是在沙漠建立修院以返璞歸真，回歸基督徒最原初的價值。這些隱士（hermits，希臘文有蠻荒的意思）認為光是追尋基督的本質是不夠的，還必須活得正直正當，於是他們穿上剛毛襯衣，在埃及與敘利亞沙漠裡過著獨身的日子。[10] 他們為了追求神聖而自我鞭笞的行為受到廣泛的讚揚，他們的生平有人加以記錄（最初的聖徒傳），他們隱居的地方有人前去參觀造訪，而他們受到的磨難成為奇蹟的來源。兩名聖西梅

翁（St　Simeons）數十年來一直生活在三十英尺高的柱頂上，因此被稱為登柱者。其中一名登柱者丹尼爾被問到如何排泄：他冷冷地回道，就像綿羊一樣。事實上，哲羅姆認為這些人對骯髒事物比對神聖事物有興趣。但這些僧侶的生活並不安詳寧靜。耶路撒冷周圍出現許多修道院，城內也有不少，但這些狂熱分子卻經常在街頭鬥毆生事。

巴爾索瑪這個人據說極為神聖，因此他從不坐下或躺下，猶太人與撒瑪利亞人這些「偶像崇拜者」的死灰復燃令他感到冒犯，他決心將這些人從巴勒斯提那驅逐出去。他與他的僧侶殺害猶太人，而且焚燬猶太會堂。皇帝基於秩序的考量，禁止任何暴力行動，但巴爾索瑪忽視他的命令。現在，在耶路撒冷，巴爾索瑪的修士突擊隊把刀劍棍棒藏在僧袍裡，他們在聖殿山伏擊猶太人，用石頭擊打並且殺害他們，然後把他們的屍體丟到儲水池與庭院中。猶太人進行反擊，一共逮捕了十八名攻擊者，他們將這批凶手扭送拜占庭總督，後者指控他們犯下謀殺的罪行。「這群穿著僧侶服裝的盜匪」被送到朝聖者皇后埃烏多基亞的面前。這些人犯下殺人罪，然而當他們供出主謀是巴爾索瑪時，巴爾索瑪便散布謠言說這些高尚的基督徒將被處以火刑。暴民於是轉而聲援巴爾索瑪，特別是當他以正巧發生的地震做為上帝肯定他們的行為的徵兆時。

如果皇后打算處死這群基督徒，巴爾索瑪的追隨者叫道，那麼「我們將燒死皇后及所有支持她的人」。巴爾索瑪恐嚇官員，要他們做偽證說這些猶太受害者身上並無傷痕：他們完全是自然死亡。另一場地震使民眾更加恐慌，城市開始失去控制。埃烏多基亞別無選擇，只好屈服。「五百支」戰士僧侶在街頭巡行，巴爾索瑪宣稱「十字架已經勝利」，城內呼喊聲不絕於耳，「就像一波接著一波的吶喊」。巴爾索瑪的追隨者用極貴的香料來膏巴爾索瑪，而這些殺人者全獲得釋放。

儘管出現這些暴力事件，埃烏多基亞仍珍視耶路撒冷，她興建一連串的新教堂，也帶了不少新的聖物返回君士坦丁堡。然而，她的大姑普爾克麗亞正陰謀要毀滅她。

埃烏多基亞：耶路撒冷皇后

狄奧多西送了一顆弗里吉亞蘋果給埃烏多基亞，而埃烏多基亞又把這顆蘋果給了受她保護的資深官長帕烏里努斯（Paulinus），而帕烏里努斯又把這顆蘋果獻給皇帝。狄奧多西因此大受打擊，因為他發現妻子說自己絕不會把他的禮物送人而會自己吃掉，結果證明是謊言。這個善意的謊言使狄奧多西認為他的姊姊偷偷跟他說的話不完全是空穴來風：埃烏多基亞與帕烏里努斯有不倫關係。這則故事純屬虛構──蘋果象徵生命與貞潔──但從人性的本質來看，蘋果說明了一連串事件的推演最後可能導致專制帝王的猜忌，進而造成糟糕的結果。帕烏里努斯於四四○年遭到處死，而皇帝與皇后在協議之後，決定埃烏多基亞必須帶著榮銜離開首都。三年後，她抵達耶路撒冷，以自己的名義統治巴勒斯提那。

即便如此，普爾克麗亞還是不願善罷干休，她派了帝國侍衛隊隊長薩圖爾尼烏斯（Saturnius）前去殺害她的兩名隨從。埃烏多基亞隨即殺死了薩圖爾尼烏斯。一旦這些宮廷陰謀一一遭到破解，埃烏多基亞便可以騰出手來做她自己想做的事：她為自己與耶路撒冷主教興建宮室，並且在聖墓教堂旁興建收容所，這些建築物一直存續了數百年之久。她也是從提多以來，首次興建城牆的人，城牆將錫安山與大衛城包圍起來──她修建的城牆至今仍可在這兩個地方看到。埃烏多基亞的多層教堂的柱子圍繞著西羅亞池子，這些柱子一直留存到現在。 11

現在，帝國受到捲土重來的基督本質論爭的影響。如果耶穌與聖父是「同質」，基督如何同時具有神性與人性？四二八年，新任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聶斯托留（Nestorius）直率地強調耶穌的人性與兩性，他主張童貞女馬利亞不應該視為生神者（Theotokos），而應該視為生基督者（Christokos）。聶斯托留的敵人單性說（Monophysites）堅持基督只有單性，他同時具有神性與人性。兩性說（Dyophysites）在帝國宮廷與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的後街與單性說爭論，雙方為了基督本質而暴力相向。尼撒的貴格利提到，每個人都各有一套想法：「你要求一個人改變，他會告訴你有關被生下來與不被生下來的哲學；如果你詢問麵包的價錢，他會回答：『聖父比較高等，聖子比較低等』；如果你問洗澡水放好沒有，你得到的答案是聖子來自於虛無。」

狄奧多西去世之後，普爾克麗亞與埃烏多基亞彼此必須面對基督論

的分裂。普爾克麗亞掌握了君士坦丁堡的大權，她支持兩性說，但埃烏多基亞與絕大多數東方基督徒一樣，主張單性說。普爾克麗亞因此將埃烏多基亞逐出教會。耶路撒冷主教朱維諾爾（Juvenal）支持普爾克麗亞，主張單性說的耶路撒冷居民於是動員起來將他逐出耶路撒冷，但他卻利用這個困境反敗為勝。基督教長久以來一直受到四大城市主教區的統治──羅馬與東方三大教區。但耶路撒冷的主教一直爭取希望能與四大主教平起平坐。現在，朱維諾爾終於因為他的忠誠而獲得此一殊榮，儘管這幾乎要了他的性命。最後，在四五一年的迦克墩公會議（Council of Chalcedon）上，普爾克麗亞決定妥協：在兩性合而為一之下，耶穌「擁有完整的神性與完整的人性」。埃烏多基亞同意這項決議，並且與普爾克麗亞達成和解。這項妥協一直持續至今，成為正教、天主教與新教教會同意的結論，然而它有一項瑕疵：單性說與聶斯托留派（景教），基於完全相反的理由，反對這項決議，並且永遠脫離正教會。12

　　當西羅馬帝國正遭受匈人阿提拉的威脅並步向滅亡之時，年邁的埃烏多基亞寫下了希臘文詩句，並且興建聖司提反巴西利卡，這座建築如今已不存在，它就位於大馬士革門的北方。四六○年，埃烏多基亞與第一位殉教者的遺物一起埋葬在這座巴西利卡之下。

1 起初，君士坦丁把不可征服的太陽視為基督教的上帝，把十字架的圖案鑄在一些錢幣上，另一些錢幣則鑄著太陽，而他仍維持異教大祭司的身分。三二一年，君士坦丁宣布星期日（太陽日）相當於基督教的安息日。米特拉教是波斯的神秘宗教，在羅馬軍隊裡有一群信仰者。至於摩尼教，安息先知摩尼（Mani）認為存在就是光明與黑暗的永恆鬥爭，最終將接受耶穌基督的審判與啟發。摩尼教現在也僅剩摩尼這個詞來描述善惡鬥爭的世界觀。

2 由於殺死自己的兒子，君士坦丁加入了臭名遠播的王室殺子者行列，包括大希律王、恐怖伊凡（Ivan the Terrible）、彼得大帝、蘇雷曼大帝。希律、克勞狄皇帝與亨利八世也處死了自己的妻子。

3 但海倫娜不是君士坦丁家族最早造訪當地的女性。埃烏特洛皮亞（Eutropia）是法烏絲塔的母親，也是基督徒，她在女兒被殺時已去過耶路撒冷，或許是為了監督皇帝的計畫。她也因為女兒的失勢受影響，歷史幾乎把她的名字抹去。

4 我們不知道這些建築與發現的年代順序。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當時的紀錄，只提到皇帝的命令與馬卡里歐斯開始興建聖墓教堂（但沒有提到海倫娜發現了十字架）。不過優西比烏確實提到

了海倫娜在橄欖山上興建升天教堂。海倫娜與十字架的故事是日後當地基督徒索卓門（Sozomen）說的。君士坦丁的牆還能得見，有些位於俄羅斯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教堂之中：石頭裡面含有壁龕，君士坦丁的建築師把大理石直接填在上面。君士坦丁時期的教堂不是以異教神廟為基礎，而是世俗的巴西利卡，也就是歷代皇帝的會堂。教會的儀式與教士的服裝都以帝國宮廷為藍本，使天國國王代表的階序與皇帝代表的階序一樣。

5 直到尼該亞公會議之前，復活節總會適逢逾越節，因為耶穌是在逾越節那天釘十字架。君士坦丁仇視猶太人，因此決定永久改變復活節的日期。他敕令復活節應該定在春分後第一個滿月星期日。這個日期一直維持到一五八二年，直到復活節與西方曆法分離為止。

6 阿利烏斯與君士坦丁見面之後，在君士坦丁堡的街道上走著，他覺得「肚子有點不舒服」。他還沒來得及找到方便的地方，索克雷提斯（Socreates Scholasticus）寫道，他的肚子就在廣場當中爆了開來，腸子、肝臟與脾臟大量出血，充分顯示他的異端有多麼邪惡。但君士坦丁去世之後，阿利烏斯派依然健在，而且得到君士坦丁的繼承者康斯坦提烏斯二世的支持，直到受到狄奧多西一世的再度打壓為止。狄奧多西於三八一年敕令耶穌與聖父位階相同，聖父、聖子與聖靈三位一體，均屬同質。

7 這段為期短暫的猶太人繁盛時期並未留下任何重要遺跡，但依然有線索可循。在西牆的高處，有人發現了希伯來刻文，上面寫著：「當你看見這段話時，你的心將會喜悅，你的骨頭將如新生嫩草般茁壯。」牆上這個位置對第二聖殿來說太高，但這個時期的地表比較高。有些學者相信，這表達出猶太人對於恢復耶路撒冷一事的欣喜。但這更有可能是十世紀的墓地：就在刻文的下方挖掘到了骨骸。

8 錫安原本是大衛城城塞的名字，位於聖殿南方，但現在卻與聖殿山同義。「錫安」現在成為基督徒用來指稱西丘的名稱。早在三三三年，波爾多朝聖者已經把西丘稱為錫安。三九○年，耶路撒冷主教在晚餐樓的遺址建造華麗而巨大的錫安母教堂。耶路撒冷具有不斷創新與文化模仿的能力—但它確實讓名字變得混淆不清。舉例來說，哈德良的新城之門有一根巨大的圓柱矗立在前面，這道門後來改稱聖司提反門（St Stephen's Gate），幾個世紀後，阿拉伯人改稱柱門（Gate of the Column），之後又叫那布魯斯門（Nablus Gate，新城之門就是今日的那布魯斯門）；猶太人稱之為示劍門；鄂圖曼的名稱就是今日的名字：大馬士革門。（今日的聖司提反門位於城市的東側）。

9 拜占庭人把聖殿山許多猶太傳統物品搬到聖墓教堂裡。聖殿山的淺紅色石頭被稱為「撒迦利亞的血」（根據《歷代志下》（24:21）的記載，這名僧侶被石頭打死於此處），但這個遺址現在移到聖墓教堂裡，連同創世、亞當的埋葬地、麥基洗德與亞伯拉罕的祭壇，與所羅門捕捉魔鬼的銀碗一起。這些物品加入了盛裝施洗約翰頭顱的淺盤，讓十字架上的耶穌減輕痛苦的海絨，他被綁著鞭打的柱子，殺死聖司提反的石頭，當然還有真十字架。聖殿成了猶太人「世界的中心」；無怪乎這個一應俱全滿足所有聖經神聖性的神龕—聖墓教堂，被視為「世界的肚臍」。

10 修院的女性通常必須假扮成閹人，因此出現一些有趣的故事：一個名叫瑪麗娜的女子剃了頭，穿上男性服裝，加入了修院生活，然而卻被指控成了某個孩子的父親而遭到驅逐。她撫養孩子長大，直到她死，僧侶們才發現她根本無法犯下她被指控的罪。

11 埃烏多基亞受到《詩篇》（51）的啟發：「求你隨你的美意善待錫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牆。」她得到著名的亞美尼亞僧侶埃烏佛米烏斯（Euphemius）的建議，後者的受保護人薩巴斯（Sabas）日後建造了美不勝收的瑪爾薩巴修道院（Mar Saba Monastery），今日這裡仍居住著二十名僧侶，此地位於猶大山區，離耶路撒冷不遠。位於高加索的亞美尼亞於三○一年改信基督

教，是第一個信仰基督教的王國（在埃德薩的阿布加爾王〔King Abgar of Edessa〕神秘改信之後），之後則是三二七年鄰邦喬治亞也改信基督教（在伊貝里亞〔Iberia〕改信之後）。埃烏多基亞之後又有她的受保護人喬治亞的彼得，他是伊貝里亞國王的兒子，在耶路撒冷牆外建築修道院。這是高加索人在耶路撒冷出現的開端，並且一直持續至今。

12　聶斯托留派（景教）經由東方的亞述教會而流行於東方，亞述教會曾讓薩珊朝波斯的皇族改信，日後甚至也有許多成吉思汗家族的人信奉。在此同時，單性說的東方基督徒反對迦克墩公會議的決定，他們組成埃及科普特派、敘利亞正教會（又稱為雅各布派，以其創立者雅各布．巴拉德烏斯得名）與衣索比亞教會。後者發展出與猶太教的特殊連結──《列王榮耀記》讚頌所羅門王與示巴的結合，生下了「猶大之獅」孟尼利克王（King Menelik），他把約櫃運到衣索比亞，據說約櫃如今就安放在阿克蘇姆（Axum）。這個連結日後產生了以色列家族（貝塔以色列人）、法拉夏人（Falashas，流浪者之意）、黑種衣索比亞猶太人，他們最晚在十四世紀就已出現；一九八四年，以色列人用飛機載運他們回以色列。

16　日薄西山的拜占庭：波斯入侵（西元五一八～六三○年）

查士丁尼與舞女皇后：拜占庭耶路撒冷

五一八年，三十五歲的查士丁尼發現自己在伯伯查士丁登上王位之後，成了東羅馬帝國的統治者。這位年老的新皇帝是個不認識字的色雷斯農夫，他相當仰仗自己聰明的姪兒彼得，而彼得後來改名為查士丁尼。[1] 他不是獨自一人取得大權──他的情婦狄奧多拉（Theodora）是藍派戰車競速隊馴熊師的女兒，從小在滿身大汗的賽車手、淫穢的浴場與君士坦丁堡競技場血腥的熊坑當中成長。據說她在青春期之前就已經開始擔任脫衣舞孃，而且她天賦異稟，可以同時滿足好幾個男人的需要。狄奧多拉的色情宴會，壓軸好戲就是由她躺在舞臺上，伸開四肢成大字形，然後男人們就像鵝群啄食穀粒一樣的親吻「這朵熱情花朵的花萼」。這種鉅細靡遺的性描述，顯然是宮廷史家的誇大說法，這名史家肯定是厭倦了每日歌功頌德的工作，才寫出這麼極端的文字。無論這是不是實情，查士丁尼顯然無法拒絕她的活力，因此修改了法律，讓自己能娶她為妻。雖然狄奧多拉的陰謀詭計讓查士丁尼的人生變得曲折複雜，但她也協助堅定了後者的意志。當查士丁尼在尼卡暴動中差點失去君士坦丁堡，並且準備逃走時，狄奧多拉說，她寧可以穿著象徵帝室的紫袍而死，也不願平凡地苟活人世，於是她調兵遣將對叛軍無情地加以屠殺。

幸虧拉溫那（Ravenna）的聖維塔教堂（San Vitale Church）留下他們的寫實肖像，我們才得以知道查士丁尼是個臉孔瘦削，而且長了不討喜的紅臉頰的人，至於狄奧多拉則是五官細緻、皮膚白皙，她的表情冷淡，但目光炯炯有神，嘴唇微噘，她的眼睛直視著我們，令人感到不自在，在她的頭上與胸前都覆蓋著飾有珍珠的袍子。查士丁尼與狄奧多拉是政治夥伴，兩人同是最高的領袖。無論他們的出身為何，他們同樣

都是缺乏幽默感，以無情而嚴肅的態度面對帝國與宗教事務的領導者。

查士丁尼，最後一位說拉丁語的東羅馬帝國皇帝，他相信自己畢生的任務就是恢復羅馬帝國與重新統一基督教世界：就在他出生前不久，羅馬最後一位皇帝被日耳曼酋帥逐出羅馬城。諷刺的是，這反而提升了羅馬主教的威望，不久，羅馬主教被稱為教宗，而東西方也就此出現分歧。查士丁尼在推動普世基督教帝國上獲得驚人的成功，他的方式是透過戰爭、信仰與藝術。他收復義大利、北非與西班牙南部，不過他也遭遇波斯人好幾次的入侵，而後者曾有機會掌控整個東方。查士丁尼與狄奧多拉稱他們的基督教帝國是「人類最初與最偉大的祝福」，他們打壓同性戀者、異教徒、異端、撒瑪利亞人與猶太人。查士丁尼把猶太教從允許傳布的宗教中剔除，禁止慶祝逾越節（如果那一年的逾越節在復活節之前），將猶太會堂改為教堂，逼迫猶太人受洗，並且自行編寫猶太人的歷史：五三七年，當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堡完成驚人的圓頂聖索菲亞大教堂（Church of Hagia Sofia，「神聖智慧」）時，據說他的想法是：「所羅門，我已經超越你了。」然後他轉向耶路撒冷，對著所羅門的聖殿吹起勝利的號角。

五四三年，查士丁尼與狄奧多拉開始建造巴西利卡，也就是新的聖馬利亞上帝之母教堂，[2] 長將近四百英尺，高一百八十七英尺，牆壁厚度有十六英尺，這座教堂不面對聖殿山，旨在奪取所羅門遺址的光采。當查士丁尼的將領貝里薩里烏斯征服汪達爾人的首都迦太基時，他發現了當初提多從聖殿掠奪的分枝燭臺。當君士坦丁堡舉行過貝里薩里烏斯的凱旋式之後，分枝燭臺就被送到耶路撒冷，或許用來裝飾查士丁尼的新教堂。

聖城實施的是正教會的儀式。[3] 朝聖者從北方穿過哈德良的大門進城，然後沿著卡爾多大街前進。卡爾多大街是一條鋪設石板與兩旁立有列柱的街道，寬度四十英尺，足夠讓兩輛運貨馬車通行，街道兩旁林立著店鋪，沿著這條街走下去就可以到達新教堂。富人住在聖殿山南側與西南側的兩層樓宅邸裡，當中設有中庭。有人寫道，「能住在這樣的房子裡實在幸福極了」。房子、教堂乃至於店鋪全都裝飾著華麗的馬賽克：亞美尼亞國王或許曾經委託製作蒼鷺、鴿子與老鷹的明亮圖案

（「為了紀念與救贖所有的亞美尼亞人，他們的名字只有上帝知道」）。比較不可思議的是，在世紀之交於大馬士革門北方發現的生動半基督教馬賽克，內容是淘氣的俄爾甫斯（Orpheus）彈奏著豎琴。富有的拜占庭女性穿著長長的希臘袍子，金色、紅色與綠色滾邊，紅色鞋子、珍珠項鍊與耳環。耶路撒冷曾挖掘出一只金戒指，上面裝飾著金質的聖墓教堂圖案。

耶路撒冷可以容納數千名朝聖者：有頭有臉的人物可以跟猶太人宗教領袖住在一起；窮困的朝聖者則住在查士丁尼設立的收容所宿舍，裡面有三千個床位；苦行者則住在周圍山裡的洞穴，通常是過去的猶太人墳墓。有錢人死後，他們的屍體放在石棺裡；石棺兩側裝飾著壁畫與讓死者不受魔鬼干擾的鐘。窮人的遺體則放在血田的無名大眾墳墓裡。令哲羅姆不滿的各項誘惑一直存在著：競技場上的戰車競速，藍派與綠派的支持者為各自的隊伍叫囂。「藍派的幸運女神贏了！」在耶路撒冷發現的刻文這麼寫著：「萬歲！」

新教堂落成不久，狄奧多拉便因癌症病逝，但查士丁尼一直活到五六五年，直到他八十幾歲，統治了近五十年為止。他所拓展的領土僅次於奧古斯都與圖拉真，但到了六世紀末，帝國已因過度擴張而搖搖欲墜。六○二年，一名將領奪取了王位，為了掌握政權，他利用戰車競速的藍派人士來打擊敵人，後者的支持者是綠派，並且下令要猶太人全部改信。藍派與綠派各自結合了狂熱的支持者與政治暴力人士，並且在耶路撒冷出現嚴重衝突：「邪惡與懷有惡意的人們充塞了整座城市，他們犯下了殺人與其他罪行。」綠派贏了，但拜占庭軍隊重新掌控這座城市，並且鎮壓了這場暴亂。

這場騷動吸引了波斯沙霍斯勞二世（Khusrau　II）的注意。他在幼年時得到拜占庭皇帝莫里斯的協助得以登上王位，而當後者遭謀殺時，霍斯勞找到了入侵東方的理由，他希望就此一舉摧毀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即將迎來一段充滿動盪的時代，在二十五年間，它將受到四種不同的宗教統治：基督教、祆教、猶太教與伊斯蘭教。

沙與皇家野豬：瘋狗之怒

波斯人在重裝騎兵的領頭下，征服羅馬的伊拉克，然後攻下敘利亞。安提阿的猶太人，長久以來遭受拜占庭的壓迫，此時跟著叛亂。當傑出的波斯統帥夏爾巴拉茲（Shahrbaraz）□□皇家野豬─往南前進時，安提阿與提比里亞的兩萬猶太人加入他的行列，前去圍攻耶路撒冷。在城內，撒迦利亞主教試圖協商，但戰車隊的政治好戰分子走上街頭，拒絕與對方和議。於是波斯人與猶太人破城而入。

耶路撒冷，實際上是整個羅馬東部地區，現在完全在年輕的波斯萬王之王、沙中之沙霍斯勞二世的掌握下，他的新帝國從阿富汗延伸到地中海。這名波斯帝王是最偉大的薩珊統治者（曾在查士丁尼時代火焚安提阿）的孫子。但他幼年時曾在敵對的貴族家庭裡擔任人質，度過了一段屈辱的時光，最後成長為一名偏執而妄自尊大之人，特別喜歡誇耀自己的權力：他的虎皮旗幟有一百三十英尺長，二十英尺寬；他在帝王之泉建立宮廷，一千平方英尺的地毯，鑲以黃金與錦緞，繡以夢幻的皇室花園；他的地宮─涼爽的地下宮殿，沙的嬪妃住在這裡─住著三千多名妃子；這名波斯帝王可能也在首都泰西封（Ctesiphon，接近今日的巴格達）建立了巨大的宮室，擁有世上最大的會客廳。霍斯勞二世半夜騎著黑馬，他的袍子繡飾著金線，鑲以珠寶，就連盔甲也裝飾著黃金。

霍斯勞二世統治著多國的臣民，包括許多猶太人與基督徒，他自己信奉祆教，但他娶了一名可愛的景教基督徒希林（Shirin）為妻，聽說為了得到這名女子，霍斯勞二世把他的情敵差遣到遙遠的貝胡坦山修築石階，這是永遠也無法完成的任務。

征服耶路撒冷之後，夏爾巴拉茲又征服埃及，但他離開沒多久，耶路撒冷人又起而反叛波斯人與猶太人。夏爾巴拉茲迅速回師圍困耶路撒冷，前後達二十天，他毀滅了橄欖山與客西馬尼園的教堂。波斯人與猶太人從東北面的城牆挖掘地道，這個地方一直是耶路撒冷城防最脆弱之處，到了第二十一天，也就是五一四年五月初，波斯軍攻進耶路撒冷，目擊的僧侶斯特拉提戈（Strategos）說道：「他們滿腔怒火，宛如野獸一般。民眾躲藏在教堂裡，但波斯人在盛怒下摧毀教堂，他們齜牙咧嘴，見人就殺，像瘋狗一樣。」

三天後，數千名基督徒遭到屠殺。主教與三萬七千名基督徒被送往波斯。當倖存者站在橄欖山上「看著耶路撒冷時，宛如火爐竄出的火燄直沖雲端，他們不禁跪地哀號」，漫天的灰燼紛紛落在他們身上，聖墓教堂、新教堂、錫安山聖母教堂與亞美尼亞聖雅各大教堂，全在這座煉獄中焚燬。基督教的聖物──刺入基督肋旁的槍、海綿與真十字架──全送往霍斯勞的宮殿，他把這些物品賞賜給皇后希林。她將這些物品保存在泰西封的教堂裡。

於是，在提多摧毀聖殿的六百年後，皇室野豬又把耶路撒冷交還給猶太人。

尼希米二世：猶太人的恐怖

在數世紀的壓迫後，猶太人在一個難以捉摸的尼希米帶領下，急欲向基督徒展開復仇，因為直到耶路撒冷城破之前數星期，基督徒仍不斷迫害他們。波斯人在蓄水的瑪米拉池（Mamilla Pool）囚禁了數千名沒什麼價值的人犯，根據基督教的史料記載，這些人跟先前的猶太人一樣，他們只有兩種選擇：改信或死。有些僧侶改信猶太教，有些人則殉教。[4] 歡喜的猶太人開始重新為聖殿山祝聖，因為猶太人現在「獻祭」[5]，而且彌賽亞的狂熱充斥著整個猶太人世界，激起了《所羅巴伯書》的熱情。

霍斯勞二世征服了埃及、敘利亞、伊拉克與小亞細亞，一路直到君士坦丁堡。只有推羅城仍堅守著，波斯人於是命令猶太指揮官尼希米攻下這座城市。猶太軍隊非但未能破城，反而陣前逃跑。此時波斯人發現到基督徒人數越多，似乎對波斯人有利。六一七年，在猶太人統治的三年後，夏爾巴拉茲將猶太人逐出耶路撒冷。尼希米進行抵抗，但終告失敗，他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埃瑪斯遭到處決。

耶路撒冷又還給了基督徒。現在輪到猶太人受害。猶太人跟先前的基督徒一樣，從東門離開耶路撒冷，前往耶路哥。基督徒發現聖城飽受摧殘：在主教不在期間，負責管理聖城的僧侶莫德斯托（Modestos）努力地想恢復被破壞的聖墓教堂，但這座城市始終未能恢復君士坦丁與查

士丁尼時代的舊觀。

從提多以來，猶太人曾三度獲得在聖殿廢墟裡自由祈禱的機會——一次或許是在科克巴時代，另外兩次則是在尤利安與霍斯勞時代—但往後一千三百五十年間，猶太人未再控制聖殿。至於勝利的波斯人，他們現在面對一名積極進取的年輕拜占庭皇帝，他有個名副其實的名字—赫拉克利歐斯（Heraclius）。

赫拉克利歐斯：第一位十字軍戰士

金髮高大，他看起來就像帝國的拯救者。阿非利加總督之子同時流有亞美尼亞血統，赫拉克利歐斯於六一○年取得權力，當時東方絕大多數地區已落入波斯人之手，而且情勢似乎有越來越惡化的可能—事實上也是如此。當赫拉克利歐斯進行反攻時，他遭到夏爾巴拉茲擊敗。皇室野豬乘勝追擊，不僅攻下敘利亞與埃及，兵鋒也直指君士坦丁堡。赫拉克利歐斯只能羞辱地言和，為自己爭取時間重建拜占庭軍力與籌畫反擊。

六二二年，復活節星期一，赫拉克利歐斯以船艦載運軍隊，並非（如預期的）穿過黑海直抵高加索，而是繞過地中海的愛奧尼亞海岸，在伊索斯灣登陸，他從這裡進軍內陸，擊敗了夏爾巴拉茲。即便此時波斯人對君士坦丁堡造成威脅，赫拉克利歐斯依然繼續朝波斯腹地挺進。次年，他故技重施，穿過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朝霍斯勞位於岡薩克（Ganzak）的宮殿進攻。霍斯勞撤退。赫拉克利歐斯在亞美尼亞過冬，然後在六二五年以驚人的用兵技巧阻止三支波斯軍集結，並且將他們個個擊破。

在這場充滿豪賭與野心的戰爭中，霍斯勞再度逆轉了戰局。他派遣將領攻取伊拉克，又派夏爾巴拉茲聯合從事掠奪的游牧民族阿瓦爾人（Avars），圍攻君士坦丁堡。霍斯勞以「諸神中最高貴者，全世界的王與主宰」的頭銜寫信給赫拉克利歐斯：「你說你相信上帝；為什麼祂不從我手中解救該撒利亞、耶路撒冷與亞歷山卓？我難道不能也將君士坦丁堡夷為平地？我不是已經擊敗你們希臘人了嗎？」赫拉克利歐斯派

了一支軍隊到伊拉克應戰，另一支護衛首都，他自己則僱用四萬名游牧突厥騎兵，也就是可薩人（Khazars），組成第三支軍隊。

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另一邊，君士坦丁堡正受到波斯人與阿瓦爾人的圍攻，但此時霍斯勞二世卻開始猜忌夏爾巴拉茲。這位全世界的主宰，他的驕傲自滿與殘忍好殺已然離間了他與貴族間的關係。霍斯勞寫信給夏爾巴拉茲的副手，要他殺了主帥，改由他領導軍隊。副將與夏爾巴拉茲見面，並且出示信件；兩人於是秘密結盟。君士坦丁堡因而得救。

夏爾巴拉茲撤回到亞歷山卓，統治敘利亞、巴勒斯坦與埃及。赫拉克利歐斯率領艦隊經黑海到高加索，然後與他的可薩人騎兵一起進攻波斯。他的軍事才能遠勝過波斯軍，並且在三次與波斯將領的決鬥中獲勝，他擊潰波斯主力，最後在霍斯勞二世首都外停下。無法看清局勢的霍斯勞走上了毀滅之路。他遭到逮捕，並且被關押在地牢「黑暗之屋」裡，他最寵愛的兒子在他面前遭到殺害，而他自己則被拷打至死。波斯人同意回到戰前的狀態。夏爾巴拉茲同意迎娶赫拉克利歐斯的外甥女，而且說出了真十字架的收藏地。在經過一連串殘忍的陰謀之後，夏爾巴拉茲取得波斯王位—但不久他就遭暗殺身亡。

六二九年，赫拉克利歐斯與妻子（也是他的外甥女）從君士坦丁堡出發，護送真十字架返回耶路撒冷。他饒恕提比里亞的猶太人，並且住在當地一名猶太富人的家裡，這名富人名叫便雅憫，他陪伴赫拉克利歐斯前往耶路撒冷，並且在途中改信了基督教。猶太人得到承諾，接下來將不會有任何報復事件，他們可以安心居住在耶路撒冷。

六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五十五歲的赫拉克利歐斯身心疲倦，頭髮花白，他騎馬前往金門，這是他專為這個特殊場合而建的。對於亞伯拉罕三大宗教來說，這座美麗的大門成了耶路撒冷迎接審判日彌賽亞到來最神秘的通道。[6] 皇帝在這裡下馬，帶著真十字架進入耶路撒冷。據說當赫拉克利歐斯穿著拜占庭袍服準備進門時，門突然變成堅硬的牆壁，但當他表示內心的恭敬時，門又再度為他的王室行列開啟。當赫拉克利歐斯將真十字架送到聖墓教堂，所到之處，地面上鋪著地毯，遍撒香草，莫德斯托主教也將教堂內外打掃得乾乾淨淨。帝國曾經遭遇的災難

與皇帝的回歸為因時變化的啟示提供了全新的觀點，彌賽亞最後皇帝將粉碎基督教的敵人，並且將權力交給耶穌，耶穌將擁有權柄直到審判日那天。

基督徒要求報復猶太人，但遭到赫拉克利歐斯拒絕，直到有僧侶願意以齋戒來為皇帝違背與猶太人的誓言贖罪。赫拉克利歐斯於是驅逐剩下的猶太人：許多人遭到屠殺；他日後又下令強制所有猶太人改信基督教。

在遙遠的南方，阿拉伯人不認為赫拉克利歐斯已經勝利，反而認為他暴露了自己的弱點。「羅馬人已經輸了」，穆罕默德說道，這位領導者才剛把阿拉伯諸部統一在他新啟示的神聖文本之下，也就是《古蘭經》。當赫拉克利歐斯在耶路撒冷時，穆罕默德派人襲擊御道，以試探拜占庭的防衛能力。阿拉伯人遭遇拜占庭的一小隊士兵──但他們很快就撤退。

赫拉克利歐斯並沒有特別留意這件事：各自為政的阿拉伯部落騷擾巴勒斯提那已長達數世紀之久。拜占庭人與波斯人都僱用阿拉伯部族擔任彼此之間的緩衝國，而赫拉克利歐斯甚至在自己的部隊裡也部署了大批阿拉伯騎兵。

次年，穆罕默德又派了一小股部隊攻擊拜占庭領土。但赫拉克利歐斯年事已高，他輝煌的人生已接近盡頭。於是他離開耶路撒冷，返回君士坦丁堡。

一切看似高枕無憂。

1 查士丁尼的伯父在位時做的第一個決定，就是摧毀阿拉伯猶太王國葉門。在五世紀初，葉門國王（希姆雅拉）改信猶太教。五二三年，為了回應拜占庭的威脅，猶太國王約瑟屠殺葉門的基督徒，並且逼迫鄰近的公侯國改信猶太教。查士丁尼命令基督教國王阿克瑟姆（衣索比亞）的卡勒布進攻葉門。約瑟王於五二五年遭到擊敗，並且騎馬投海自盡。然而許多猶太人仍留在葉門，而且猶太教也未從阿拉伯半島消失：在穆罕默德時代，還是有許多部落信奉猶太教；葉門的猶太人開始在十九世紀移居耶路撒冷，並且在一九四八年定居以色列。二○一○年，葉門只剩一個猶太人村落。

2 數年來，這座巨大建築物的地點一直成謎，一九七三年，它的地基──從猶太區今日的城牆下方

一直延伸到舊城之外—被考古學家阿維加德挖掘出來。查士丁尼將這座教堂建築在斜坡的拱頂之上，利用這些拱頂來支撐建築物的重量。其中發現了一段刻文：「這是由我們最慈悲的皇帝查士丁尼慷慨建造完成。」

3 一八八四年，一塊華麗的馬賽克在馬達巴（位於約旦）的拜占庭教堂地板上被發現，上面寫著「聖城耶路撒冷」，這幅最早的耶路撒冷地圖顯示出拜占庭人眼中的耶路撒冷，該城有六個大門、教堂與聖殿山。拜占庭人認為聖殿山並無可觀之處，但聖殿山並非空無一物。這裡從未被考古學家挖掘過，但在一九四○年代，英國工程師為了找到伊斯蘭的神聖遺跡，於是使用了淺土的探測器，結果發現了拜占庭的遺跡。

4 基督教的文獻誇張地表示有一萬到九萬名基督徒被猶太人殺害，並且由掘墓人多馬埋葬他們。基督教的傳說提到，受害者葬在獅穴的瑪米拉墓地，之所以這麼命名是因為倖存者藏在洞穴裡，被一頭獅子所救。猶太人則宣稱，事實上是一名逃過基督徒屠殺的猶太人被獅子所救。

5 聖殿山西南角的建築遺跡顯示十字架上畫著七燈燭臺，可能是被猶太人繼承不久的基督教的神龕，但實際年代可能是伊斯蘭時代初期。

6 金門實際上有兩道門，它直接而且精準地與聖墓教堂（赫拉克利歐斯把十字架帶到這裡）的聖墓成一直線。如我們所見，這個地方還有更深刻的象徵性，因為拜占庭人誤以為這裡就是耶穌於棕枝主日進入的美門，也是他的使徒在他死後行奇蹟的地方。儘管如此，有些學者認為這道門實際建於烏瑪雅德哈里發時代。這道門很快在猶太人心目中獲得神秘意義，他們稱之為憐憫門（Gate of Mercy）。

第四部：伊斯蘭教



讚美眞主，超絕萬物，祂在一夜之間，使祂的僕人，從禁寺行到遠寺。

——《古蘭經》17.1

眞主使者，在加百列陪伴下，被送到了耶路撒冷，他在當地找到了亞伯拉罕、摩西與其他先知。

——伊本·易斯哈格，《眞主使者的生平》

一個統治者，如果無法同時統治神聖清眞寺〔參加〕與耶路撒冷清眞寺，就沒有資格稱爲統治者。

——西拔尼，《法達伊》

耶路撒冷一日宛如千日，一月宛如千月，一年宛如千年。死在耶路撒冷猶如死在天堂的第一層。

——阿巴爾，《法達伊》

〔在耶路撒冷〕犯罪等於犯了一千條罪行，行善等於行了一千件善事。

——卡拉伊，《法達伊》

阿拉，願祂的名廣受讚揚，祂說耶路撒冷是我的伊甸園，我神聖的應許之地。

——阿巴爾，《法達伊》

喔，耶路撒冷，我會差我的僕人馬里克進行重建與尊崇你。

——阿巴爾，《法達伊》

17　阿拉伯的征服（西元六三○～六六○年）

穆罕默德：夜行

穆罕默德的父親在他出生前就死了，而他的母親則是在他六歲時去世。之後叔叔收養他，帶他一起前往敘利亞的伯斯拉（Bosra）從事商旅。他在當地獲得一名僧侶的教導而得知了基督教，他研讀猶太教與基督教聖經，並且把耶路撒冷視為最神聖的地方。穆罕默德二十幾歲的時候，一個名叫海蒂徹（Khadija）的有錢寡婦（年紀比他大很多）僱用他幫忙處理商隊貿易的事務，之後便嫁給他。他們住在麥加，克爾白（Kaaba）及其中的黑石也位於此地，克爾白是崇拜異教神明的聖地。麥加因朝聖者與商隊貿易的關係而極為繁盛。穆罕默德屬於古萊什族（Quraysh），麥加最重要的商人全來自這個部落，而他們也是聖地麥加的保護者，但穆罕默德所屬的哈希姆家族在這個部落中實力並不強。

人們形容穆罕默德外表英俊、鬈髮與蓄鬍，他擁有融化人心的親切態度──據說他跟人握手時，一定等對方放手才放手──在精神面上也具有領導人心的力量。他的正直與聰明廣受讚揚──如日後他的戰士所言：「他是我們當中最傑出的戰士。」──而他也贏得「可靠者」（al-Amin）的美名。

與摩西、大衛或耶穌一樣，我們現在不可能將他成功的個人特質加以神聖化，但穆罕默德生存的年代，人們卻需要這樣一個能予以神聖化的人物。在蒙昧時代（Jahiliya），也就是穆罕默德尚未得到啟示的時期，日後他的一名士兵寫道：「全世界沒有人比我們更貧困。我們的宗教就是彼此殘殺與掠奪。我們當中有人活埋自己的女兒以避免多一張嘴吃飯。於是，上帝差遣了一個著名的人物給我們。」

在麥加之外，有一處希拉山洞（Cave of Hira），穆罕默德喜歡在此冥想。六一○年，根據傳統的說法，大天使加百列前來看他，告訴他真主的第一項啟示，那就是他被揀選為真主的使者與先知。當先知穆罕

默德接受真主的啟示時，據說他的臉孔發光，無法說話，他的身體跌在地上無法動彈，臉上全是汗水，整個人不斷地呻吟與看見異象—然後，他可以背誦如詩歌般的神聖啟示。起初，穆罕默德感到驚恐，但海蒂徹相信這是他的天職，於是他開始傳教。

在這個粗野的軍事社會裡，每個男孩與男人都隨身攜帶武器，沒有書寫的文字傳統，唯一存在的是豐富的口述詩歌，用來讚頌光榮的戰士、熱情的戀人與無畏的獵人。穆罕默德善用這項詩歌傳統：他的一百一十四章詩歌在整理成《古蘭經》之前，一直是靠朗誦傳布。《古蘭經》因此是精美的詩歌集，是神聖難解之物，它一方面是清楚的指示，另一方面又充滿令人困惑的矛盾。

穆罕默德是充滿啟示的異象者，他要求信眾「順從」（此即伊斯蘭一詞之義）一神，以獲得普世救贖、平等與正義的價值，以及純粹生活的美德，連同簡單易懂的儀式，出生與死亡的規定。穆罕默德歡迎改信者。他尊崇聖經，視大衛、所羅門、摩西與耶穌為先知，但他的啟示超越了他們。重要的是，關於耶路撒冷的命運，穆罕默德強調審判日的到來，而這種急迫性激發了早期伊斯蘭教的動力。「所有知識俱隨真主而來，」《古蘭經》說，「但什麼讓你了解審判日將至？」猶太教聖經與基督教聖經都強調，審判日只會在耶路撒冷發生。

有一晚，他的追隨者相信，當穆罕默德睡在克爾白旁時，他看見異象。大天使加百列喚醒他，他們一起乘著布拉克（Buraq，人面飛馬）夜行到不知名「最遙遠的聖地」。穆罕默德在那裡遇見了他的「先祖」（亞當與亞伯拉罕）與「兄弟」（摩西、約瑟與耶穌），而後登上天梯到了天國。與耶穌不同的是，他只稱自己是真主的使者或使徒，而且沒有宣稱自己具有行奇蹟的能力。事實上，夜行（Isra）與登霄（Ascension）是穆罕默德行的唯一一次奇蹟。耶路撒冷與聖殿從未實際被提及，但穆斯林卻相信「最遙遠的聖地」指的就是聖殿山。

穆罕默德的妻子與叔叔死後，穆罕默德受到麥加富有家族的排擠，這些家族的生計全仰賴克爾白的黑石。麥加人想殺死他。但來自葉斯里卜（Yathrib）的團體前來與他接觸。葉斯里卜位於麥加北方，是猶太人部族建立的棗椰綠洲，也是異教工匠與農民聚居之處。他們要求穆罕默

德來葉斯里卜調解各敵對氏族的仇恨。於是穆罕默德與一小群忠誠的追隨者「出走」到葉斯里卜，葉斯里卜於是成為先知之城（Madinat un-Nabi），也就是麥地那（Medina）。他在那裡將最初的追隨者（Emigrants，遷士）與新的追隨者（輔士），以及猶太盟友融合成一個新的社群，即烏瑪（umma）。時為六二二年，伊斯蘭曆紀年之始。

穆罕默德善於調和人群，精於融通觀念。在麥地那，穆罕默德與當地的猶太氏族共同創立的第一座清真寺 [1] ，以耶路撒冷的聖殿做為最初的禮拜方向。他在星期五日落時做禮拜──猶太教的安息日──在贖罪日齋戒，禁食豬肉與行割禮。穆罕默德的真主是純粹的一，因此他反對基督教的三位一體，但其他儀式，如平伏在地進行禮拜，則是受到基督教修道院的影響；清真寺的尖塔或許是受到登塔者在柱頂苦行的啟發；齋戒月相當於基督教的四旬齋。但伊斯蘭教仍具有自己的特色與風格。

穆罕默德創建了一個小國，擁有自己的法律，但卻面臨來自麥地那以及故鄉麥加的反抗。他的新國度需要自衛與對外征服：聖戰──奮鬥──既是一種內在的自我掌控，也是神聖的征服戰爭。《古蘭經》鼓吹的不只是消滅異教徒，還包括寬容願意順服的異教徒。這點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猶太部族抗拒穆罕默德的啟示與控制。因此，穆罕默德將禮拜方向改為麥加，而且否認猶太教的正當性：真主毀滅了猶太聖殿，因為猶太人犯了罪，所以「猶太人無法遵循你的禮拜方向，耶路撒冷」。

當穆罕默德與麥加人對抗之時，他顧慮麥地那可能有人對他不忠，於是他驅逐所有的猶太人，並且以某個猶太氏族做為殺雞儆猴的對象：全族七百名男子遭到斬首，婦女與孩子充當奴隸。六三○年，穆罕默德終於攻下麥加，透過信仰與力量，他把一神教傳遍阿拉伯半島。穆罕默德的追隨者努力過著正當的生活以面對審判日的來臨，而在準備的同時，他們也變得越來越好戰。如今，在征服阿拉伯全境之後，他們面對著境外的有罪帝國。穆罕默德早期的追隨者，遷士與輔士，成為他最忠誠的隨從，但他也歡迎過去的敵人與有才幹的投機分子，以相同的熱情加入他的行列。在此同時，穆斯林傳統也記述了他的個人生活：他有許多妻子──其中阿伊莎（Aisha），他的盟友阿布．伯克爾（Abu Bakr）的女兒，是他的最愛──還擁有無數嬪妃，包括美麗的猶太女子與基督徒

女子；他生下許多子嗣，其中最重要的是名叫法蒂瑪（Fatima）的女兒。

六三二年，穆罕默德去世，年六十二，死後由岳父阿布．伯克爾繼承他的領導地位，並且被稱為「信仰者的指揮官」（Amir al-Muminin）。[2] 穆罕默德建立的國家在他死後曾一度風雨飄搖，但阿布．伯克爾努力穩定阿拉伯局勢。而後他將目光轉向拜占庭與波斯帝國，穆斯林認為這兩個國家已經衰弱、充滿罪惡與衰敗。於是，穆斯林的領袖開始派出一小股駱駝兵前去騷擾伊拉克與巴勒斯坦邊境。

哈立德．伊本．瓦利德：伊斯蘭教之劍

就在加薩附近，「羅馬人與穆罕默德的游牧部族發生了戰爭」，教會監督者多馬（Thomas the Presbyter）寫道。多馬是基督徒，這名獨立史家於六四○年首次提到了穆罕默德。[3] 「羅馬人逃走了。」此時仍在敘利亞的皇帝赫拉克利歐斯準備打擊這些阿拉伯軍隊，於是阿拉伯軍隊趕緊向阿布．伯克爾求援。阿布．伯克爾找來他麾下最能幹的將領哈立德．伊本．瓦利德，而哈立德這時正率軍在伊拉克擾亂邊境。在連續六天穿過毫無水源的沙漠之後，哈立德終於及時抵達巴勒斯坦。

哈立德是麥加貴族，曾經反對穆罕默德，但等到他改信之後，穆罕默德把他當成得力的指揮官，並且稱他為伊斯蘭教之劍。哈立德的個性有如脫韁野馬，經常無視政治領袖的命令。事情的詳細經過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加入其他阿拉伯軍事領袖的陣容，取得了指揮權，然後在耶路撒冷西南方擊敗拜占庭一支分遣部隊，而後便揮師直奔大馬士革。此時遠在南方的麥加，阿布．伯克爾去世，歐瑪爾（Omar）繼位，歐瑪爾是最早的改信者之一，也是穆罕默德的知己。新任的信仰者指揮官對於集財富、傳奇於一身的哈立德存有疑慮，他將哈立德召回麥加，他說：「哈立德，帶著你的家財，遠離我們吧。」

赫拉克利歐斯派了一支軍隊前來阻擋阿拉伯的攻勢。歐瑪爾任命阿布．烏拜達（Abu Ubayda）擔任新指揮官，哈立德重新加入軍隊，擔任他的下屬。在經過幾個月的小戰鬥之後，阿拉伯人終於成功引誘拜占

庭人來到雅爾姆克河（Yarmuk river）的封閉峽谷，此地位於今日約旦、敘利亞與以色列戈蘭高地之間。「這是真主的戰爭」，哈立德對士兵說一六三六年八月二十日，真主颳起了沙暴，基督徒因此睜不開眼睛，他們陷入恐慌，倉皇中有人跌入雅爾姆克河的山谷中。哈立德切斷他們的退路，最後，基督徒體力耗盡，阿拉伯人發現他們全蒙著披風躺下，一副待宰的樣子。皇帝的弟弟也在這場戰役中喪生，赫拉克利歐斯一直未能從這場失敗中恢復，這場歷史上的決定性戰役，東羅馬帝國喪失了敘利亞與巴勒斯坦。拜占庭的統治受到波斯戰爭的削弱，此時似乎就像牌屋一樣一碰就倒，但我們不知道阿拉伯的征服是否不只是一連串成功的劫掠而已。無論這場征戰實際上有多麼激烈，它都是一項驚人的成就，數量不多的阿拉伯駱駝兵，大約只有一千人左右，居然擊潰了東羅馬帝國的軍團。但歐瑪爾不以此為滿足，他又派了另一支軍隊北上征服波斯，最後波斯也落在阿拉伯人的手裡。

在巴勒斯坦，索弗洛尼歐斯宗主教（Patriarch Sophronius）仍堅守孤城耶路撒冷。索弗洛尼歐斯是希臘知識分子，曾在詩裡讚美耶路撒冷，「錫安，在宇宙中大放光明的錫安」。他無法相信基督徒會遭此大難。在聖墓教堂佈道時，他指責基督徒的罪惡與阿拉伯人的殘暴，他稱阿拉伯人為Sarakenoi，這是希臘文，指薩拉森人（Saracens）：「我們為何遭逢如此的戰爭？為何有這麼多野蠻人入侵？令人討厭目中無神的薩拉森人攻下伯利恆。由於我們的罪，才使如野獸般左衝右突的薩拉森人入侵我們。讓我們痛改前非吧。」

然而為時已晚。阿拉伯人已經圍困這座他們稱為Ilya（也就是羅馬人口中的阿埃里亞）的城市。指揮官中最早圍住耶路撒冷的是阿姆爾．伊本．阿斯（Amr ibn al-As），他是繼哈立德之後、阿拉伯最優秀的將領，同時也是一位急欲建功立業的麥加貴族。阿姆爾與其他阿拉伯領袖一樣，對這個地區相當熟悉：他甚至在這附近擁有自己的土地，而且在年輕時造訪過耶路撒冷。因此阿拉伯人這場戰爭要的不只是戰利品而已。

「末日將至，」《古蘭經》說。早期穆斯林信仰者的軍事狂熱，由於審判日信仰而添力量。《古蘭經》雖未明言，但穆斯林從猶太教與基

督教先知得知，審判日必然發生在耶路撒冷。如果末日終將到來，那麼他們顯然需要耶路撒冷。

哈立德與其他將領也加入阿姆爾的圍城陣容，但阿拉伯軍隊的數量太少，無法攻進城內，而雙方似乎也未出現激烈戰鬥。索弗洛尼歐斯拒絕投降，因為他尚未獲得信仰者的指揮官親口保證要寬容基督徒。阿姆爾為了打破僵局，曾要哈立德假扮信仰者的指揮官，卻遭到識破，於是他只好請歐瑪爾從麥加前來耶路撒冷。

歐瑪爾在戈蘭的賈比亞（Jabiya）檢閱其餘阿拉伯士兵，耶路撒冷人或許利用這個機會來到此地與他協商投降事宜。主張單性說的基督徒在巴勒斯坦占大多數，他們與拜占庭的宗教觀點衝突，反觀早期的穆斯林信仰者卻允許單性說基督徒維持自身的崇拜方式。 [4] 根據《古蘭經》，歐瑪爾與耶路撒冷締結投降約定—「保護」（dhimma）約定—承諾對基督徒宗教寬容，而基督徒則必須繳納吉茲亞稅（jizya，人頭稅）以示順從。雙方同意之後，歐瑪爾便動身前往耶路撒冷，這位大國君主身上穿著補丁破舊的袍服，騎在騾子上，旁邊只跟著一名僕役。

公正者歐瑪爾：聖殿的恢復

歐瑪爾從斯科普斯山看著耶路撒冷，他命令宣禮員召喚大家進行禮拜。禮拜之後，他穿上朝聖者的白袍，騎上白駱駝，去見索弗洛尼歐斯。拜占庭的教士恭候征服者到來，但他們華麗的袍服與歐瑪爾簡單純潔的衣物形成強烈的對比。歐瑪爾，這名身材高大的信仰者指揮官，年輕時曾是摔角手，而且是一名毫不妥協的苦行者，身上經常帶著鞭子。據說當穆罕默德進到房間裡，婦女孩子還是照常聊天談笑，但只要歐瑪爾進了屋子，他們馬上就肅靜下來。而正是在歐瑪爾統治之時，《古蘭經》開始進入整理階段，穆斯林曆法與伊斯蘭教律法也開始編訂。他對女性加諸的法律限制遠比穆罕默德嚴格許多。當他的兒子喝得爛醉時，歐瑪爾下令鞭打八十下，他的兒子因此丟了性命。

索弗洛尼歐斯把聖城的鑰匙交給歐瑪爾。當這名宗主教看見歐瑪爾與他那一群衣衫襤褸的阿拉伯駱駝兵與騎士時，他低聲地說，這就是

「那行毀壞可憎的」。他們絕大多數是來自漢志（Hejaz）或葉門的部落民；他們輕裝行速，穿戴頭巾與披風，以ilhiz為食（把駱駝毛磨碎，與血混合後烹煮）。與重裝的波斯和拜占廷鐵甲騎兵不同，阿拉伯只有指揮官穿戴鎖子甲與頭盔，其餘的人則「騎著粗毛矮馬，他們的劍雖然磨得光亮，卻用破布包裹起來充當劍鞘」。他們攜帶弓與矛，以駱駝腱加以綁牢固定，此外還有紅色母牛皮製作的盾牌，看起來就像「厚實的紅色麵包」。他們愛惜自己的闊劍，不僅為它取名，還為它賦詩。

阿拉伯人為自己的粗鄙感到自豪，他們留著「四綹頭髮」，直立著就像「羊角」一樣。當他們看到美麗的地毯時，他們會直接騎著馬踩在上面，割下幾塊做為槍矛的套子，他們喜愛戰利品—無論是人還是物品—這點跟其他征服者無異。「突然間，我發覺眼前覆蓋的物品裡藏著一個人，」一名阿拉伯人說道，「我把覆蓋物撕開，你猜我發現什麼？一個像瞪羚一樣的女人，她明豔照人有如太陽。我抓住這名女子與她的衣物，我把後者當成戰利品交出去，但要求這名女孩歸我所有。我把她收為小妾。」 5 阿拉伯軍隊在科技上未占優勢，但他們卻具有狂熱的動機。

日後追記的穆斯林傳統史書記載，索弗洛尼歐斯護送薩拉森指揮官到聖墓教堂，希望這名訪客能讚美乃至於信仰這個完美的基督教聖地。當歐瑪爾的宣禮員召集士兵禮拜時，索弗洛尼歐斯也邀請指揮官直接在聖墓禱告，但據說遭到拒絕，歐瑪爾提醒他，這麼做將使此處成為伊斯蘭教的崇拜之地。歐瑪爾知道穆罕默德尊崇大衛與所羅門。「帶我到大衛的聖所」，他對索弗洛尼歐斯下了指令。他與他的戰士進到聖殿山，他們或許曾穿過南方的先知門。歐瑪爾發現聖殿山到處都是糞堆，原來這是基督徒為了冒犯猶太人而做的。

歐瑪爾要求向他指明至聖所的地點。一名猶太教改信者拉比卡布．阿巴爾（Kaab al-Ahbar）回答說，如果指揮官保存「這面牆」（他指的或許是希律時代最後的遺跡，包括西牆在內），「那麼我會為您指明聖殿的遺址」。卡布告訴歐瑪爾聖殿基石的地點，阿拉伯人把這塊磐石稱為薩克拉（Sakhra）。

在軍隊協助下，歐瑪爾開始清除殘磚破瓦，準備清出禮拜空間。卡

布建議他把禮拜地點設在基石北方，「如此你可以同時禮拜兩個地方，一個是摩西，一個是穆罕默德」。「你終究還是站在猶太人這邊」，歐瑪爾對卡布說。歐瑪爾最後把他的第一座禮拜堂設在基石南方，大概位於今日阿克薩清真寺坐落的地點，所以這座禮拜堂顯然面對著麥加。歐瑪爾遵循穆罕默德的期望，與過去的基督教連結起來，恢復並且吸收這個古老地點的神聖性，使穆斯林名正言順成為猶太聖地的繼承者，同時凌駕於基督徒之上。

歐瑪爾在耶路撒冷的故事，發生的時間已是伊斯蘭教儀式大體成形的一個世紀之後，此時的伊斯蘭教在各方面已與基督教、猶太教迥然不同。但卡布與其他猶太人的故事，日後形成伊斯蘭教Israiliyyat（即穆斯林對以色列歷史做的神學註解與評釋）的文學傳統，其中有不少提到耶路撒冷的偉大，這充分顯示有許多猶太人與基督徒加入了伊斯蘭教的行列。我們永遠不可能確切知道在伊斯蘭教創立的最初數十年發生了什麼事，但從耶路撒冷與其他地區寬鬆的宗教政策可以看出，這群聖經民族之間曾經令人驚訝地雜居與混同在一起。 6

穆斯林征服者起初樂意與基督徒分享聖地與神龕。在大馬士革，他們多年來一直與基督徒一起使用聖約翰教堂，而烏瑪雅德清真寺還供奉著施洗約翰的墳墓。在耶路撒冷，有文獻提到雙方分享教堂。城外的卡提瑪教堂（Cathisma　Church）裡面甚至還設了穆斯林禮拜的壁龕。與歐瑪爾的傳說相反，在新的宗教政策尚未施行於聖殿山之前，早期的穆斯林一開始只在聖墓教堂的裡面或旁邊禮拜。

經歷拜占庭數百年壓迫的猶太人也歡迎阿拉伯人的到來。據說，猶太人與基督徒也騎馬加入了穆斯林軍隊的行列。歐瑪爾對聖殿山的關切，可以想見一定點燃了猶太人的希望，因為這位信仰者指揮官不只邀請猶太人維護聖殿山，也允許他們在那裡與穆斯林一起禮拜。見多識廣的亞美尼亞主教塞波斯（Sebos）在三十年後寫道，「猶太人計畫興建所羅門聖殿，在安置至聖所的地方，他們建造（聖殿）時並未設置臺座」──他又說，歐瑪爾的首任耶路撒冷總督是猶太人。歐瑪爾當然也邀請提比里亞猶太社群的領袖（Gaon）前來耶路撒冷，有七十個猶太家族返回此地，他們居住在聖殿山以南的地區。 7

在飽受波斯人蹂躪之後，耶路撒冷一直是貧困與疫病橫行之地，而且居住的絕大多數是基督徒。歐瑪爾也讓阿拉伯人移居耶路撒冷，特別是知識水準較高的古萊什族。古萊什族喜愛巴勒斯坦與敘利亞，並且把這兩個地區合稱為Bilad al-Shams。穆罕默德一些最親密的追隨者，又稱「聖伴」，他們來到耶路撒冷，並且葬在金門之外，形成最早的穆斯林墓地，他們在此等待審判日的來臨。有兩個著名的耶路撒冷家族在二十一世紀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追溯他們的源頭，發現他們的祖先是這群最早來耶路撒冷居住的阿拉伯顯貴。 8

在耶路撒冷，陪同歐瑪爾前來的不只是他的將領哈立德與阿姆爾，還有一個愛好玩樂但能力傑出的年輕人，他與執鞭苦行的歐瑪爾可說是天壤之別。穆阿威亞．伊本．阿比．蘇富揚（Muawiya ibn Abi Sufyan）是麥加貴族阿布．蘇富揚（Abu Sufyan）的兒子，後者曾領導反對穆罕默德。穆阿威亞的母親在烏胡德之戰（Battle of Uhuh）後，吃了穆罕默德的叔叔哈姆札（Hamza）的肝。當麥加向伊斯蘭教投降時，穆罕默德任命穆阿威亞擔任他的書記，並且娶了他的姊姊。穆罕默德死後，歐瑪爾任命穆阿威亞為敘利亞總督。指揮官給了他一個意義不明的恭維：穆阿威亞是「阿拉伯人的凱撒」。

1 清真寺mosque一詞源自於阿拉伯文masjid，由此衍生出西班牙文mezquita與法文mosquée。

2 穆罕默德的繼承者使用「信仰者的指揮官」這個稱號。日後，國家的領袖就被稱為「真主使者的繼承者」或哈里發（caliph）。阿布．伯克爾曾使用這個稱號，但沒有證據顯示往後七十年這個稱號曾再度使用，這種狀況直到阿布達勒—馬立克才出現變化。因此兩個稱號是分別使用：前四任統治者被稱為正統哈里發（Righteous Caliphs）。

3 伊斯蘭教的早期歷史，包括耶路撒冷的投降，充滿了神秘與爭論。傑出的伊斯蘭史家完成作品的時間往往是在一到兩個世紀之後，而且寫作的地點也不在耶路撒冷或麥加：伊本．伊斯哈格（Ibn Ishaq）是穆罕默德第一位傳記作家，他在巴格達寫作，死於七七○年；塔巴利（al-Tabari）、拜拉祖里（al-Baladhuri）與雅庫比（al-Yaqubi）都是九世紀晚期生活在波斯或伊拉克的史家。

4 早期的穆斯林似乎以「信仰者」自稱—這個詞在《古蘭經》出現了一千次，反觀「穆斯林」只在《古蘭經》出現七十五次—而且我們將看到，早期穆斯林在耶路撒冷顯然並不敵視這些單性說信徒，無論他們是基督徒還是猶太人。唐諾教授（Professor Fred M. Donner）是早期伊斯蘭

教權威，他進一步表示：「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這些信仰者（即早期穆斯林）認為自己是嶄新而與眾不同的宗教團體。有些早期信仰者甚至是基督徒或猶太人。」

5 當時並未留下耶路撒冷陷落情況的描述，但阿拉伯史家曾記載同時期阿拉伯軍隊入侵波斯的情景，這段文字可能來自於這段史料。

6 猶太人與絕大多數基督徒對於穆斯林最初陳述的信仰內容應該不會有太大的質疑，穆斯林說的shahada（清真言），其讀法為「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直到六八五年，清真言才又增添了一句「穆罕默德，是主使者」。猶太人與穆斯林對耶路撒冷的稱呼有許多重疊：穆罕默德稱巴勒斯坦是猶太教基督教傳統的「聖地」。猶太人把聖殿稱為beyt ha-Miqdash（聖堂），穆斯林也接受這種說法：他們把耶路撒冷稱為Bayt al-Maqdis。猶太人把聖殿山稱為har ha-beyt（聖堂山）；穆斯林起初把聖殿山稱為masjid Bayt al-Maqdis，聖堂清真寺，日後又改稱Haram al-Sharif，神聖殿堂。穆斯林前後為耶路撒冷取了十七個名字；猶太人則是七十個，雙方都同意「這些名稱帶有偉大的象徵」。

7 傳統文獻提到，歐瑪爾與基督徒訂定的盟約或公約規定，歐瑪爾同意禁止猶太人進入耶路撒冷。這是基督徒一廂情願的看法或出自日後的偽作，因為我們知道歐瑪爾歡迎猶太人返回耶路撒冷，而他與早期的哈里發也允許在聖殿山上進行猶太教崇拜，而且在伊斯蘭教支配此地的時代，猶太人從未離開過耶路撒冷。亞美尼亞人已經在耶路撒冷形成大型的基督教社群，擁有自己的主教（日後還出現宗主教）。他們與穆斯林建立緊密的關係，而且接受了他們自己訂的盟約。往後一千五百年間，基督徒與猶太人是dhimmi（盟約之民），受到寬容，但地位較低，有時任其自理，有時則遭受惡意迫害。

8 歐瑪爾聽到某名詩人吟唱哈立德的英雄事蹟，其中有一段提到哈立德浸泡在倒滿葡萄酒的浴池裡恣意尋歡，於是他要求這名雅爾姆克之役的勝利者退役。哈立德死於瘟疫，不過在他身後留下了哈立迪家族。在穆罕默德早期的支持者當中，有個名叫努賽巴（Nusaybah）的女子，她在為穆罕默德戰鬥時失去了兩個兒子與一條腿。她的兄弟烏巴達．伊本．薩米特（Ubadah ibn al-Samit）與歐瑪爾一起來到耶路撒冷，據說歐瑪爾任命他擔任耶路撒冷的法官，以及聖墓與磐石的守護人。他的子孫，努賽巴家族（Nusseibeh family）至今（二○一○年）仍是聖墓教堂的守護者（見〈後記〉）。

18　烏瑪雅德王朝：聖殿的恢復（西元六六○～七五○年）

穆阿威亞：阿拉伯人的凱撒

穆阿威亞統治耶路撒冷四十年，一開始是擔任敘利亞總督，然後成為廣大帝國的統治者，此時的阿拉伯帝國正以驚人的速度分別往東西兩方拓展。但一連串的勝利中，因繼承問題而爆發的內戰差點毀了伊斯蘭世界，而這場紛爭所造成的裂痕也延續至今。

六四四年，歐瑪爾遭到暗殺，他的繼承者是歐斯曼（Othman），也就是穆阿威亞的叔父。十餘年後，歐斯曼由於用人唯親而廣招怨恨，最後也遭到暗殺，死後指揮官的地位由穆罕默德的堂弟阿里（Ali）繼承，而阿里也娶了穆罕默德的女兒法蒂瑪為妻。穆阿威亞要求阿里懲罰暗殺者，卻遭到後者拒絕。穆阿威亞擔心自己可能失去敘利亞總督的職位。但他在隨後的內戰中獲勝，阿里在伊拉克被殺，結束了所謂的正統哈里發時代。

六六一年七月，阿拉伯帝國顯貴群集於耶路撒冷聖殿山，擁立穆阿威亞擔任信仰者的指揮官，並且以傳統阿拉伯的方式向其效忠（bayah）。[1] 之後，穆阿威亞造訪聖墓教堂與童貞女馬利亞之墓，他不是以朝聖者的身分前去，而是為了彰顯宗教傳統的賡續，以及他身為聖地保護者的帝王角色。穆阿威亞把統治的根據地設在大馬士革，但他尊崇耶路撒冷，並且在錢幣鑄上Iliya Filastin的字樣，意思是阿埃里亞．巴勒斯提那。他打算以耶路撒冷為首都，而且可能經常住在聖殿南方他所興建的奢華宮室裡。穆阿威亞套用猶太人在聖殿山的傳統，他宣布耶路撒冷是「審判日收割與復活之地」，他又說：「這座清真寺牆壁所夾的地區，要比世界其他地區更受真主珍視。」

基督教作家讚揚穆阿威亞的統治是公正、和平與寬容的；猶太人稱他是「以色列的戀人」。他的軍隊包含了基督徒；事實上，他為了鞏固與基督徒阿拉伯部落的盟約，還娶了部落酋長（sheikh）的女兒梅森

（Maysun）為妻，而梅森也獲准繼續維持基督教信仰。此外，他也從赫拉克利歐斯那裡接收了一批基督徒官吏，其中珊朱恩（Mansur ibn Sanjun，Sanjun是Sergius轉成阿拉伯文之後的拼法）受到他的重用。穆阿威亞與阿拉伯猶太人一起長大，據說猶太人派代表與他見面的時候，他的第一個問題竟是問對方會不會做haris□□haris是他小時候在家鄉常吃的菜。穆阿威亞允許更多猶太人定居耶路撒冷，讓他們在至聖所的遺址禱告；聖殿山上的燈臺遺跡，時間可以追溯到七世紀，可以做為此事的明證。

穆阿威亞或許是今日伊斯蘭教聖殿山的實際創始者。是他在此地興建第一座清真寺，夷平昔日安東尼亞要塞的基石，擴大廣場空地，並且增建一座無牆的開放性六角形建築，也就是鎖鏈圓頂（Dome of the Chain）：沒有人知道這座建築物的功能，因為它位於聖殿山的正中央，或許是用來標舉此地是世界的中心。當時的人寫道，穆阿威亞「削平摩利亞山，以便在聖石上再建一座清真寺」。當高盧主教阿爾庫爾夫（Arculf）造訪耶路撒冷時，他看見「過去聖殿矗立的地方，現在用筆直的木板與粗大的橫梁在廢墟上蓋起了矩形的禮拜堂，據說能容納三千人」。這座建築物也許看不太出來是一座清真寺，但它坐落的地點可能就位於今日的阿克薩清真寺。[2]

穆阿威亞是希爾姆（hilm）的化身，希爾姆就是阿拉伯酋帥具有的智慧與耐心：「如果鞭子有用，我就不會動刀，如果花點唇舌有用，我就不會揮鞭子。我跟國人就算只有一根頭髮綁著，我也不會任其斷裂。當他們拉緊，我就放鬆，如果他們放鬆，我就拉緊。」這幾乎是政治家的定義，而穆阿威亞身為阿拉伯君主制的創建者與烏瑪雅德王朝的首任君主，他其實是絕對權力如何不必然造成絕對腐敗的良好典範，然而這項優點長久以來卻一直受到忽視。他把帝國的疆土擴展到波斯東部、中亞與北非，而且取得賽普勒斯與羅得島，他的新建海軍使阿拉伯人成為海上強權。他每年都會出兵圍攻君士坦丁堡，而且曾一度海陸包夾了三年之久。

穆阿威亞一直保有自嘲的特質，這點不僅在政治人物相當少見，更甭說征服者。他的身材肥胖（或許是因為如此，他才成為第一位橫躺在

王座上的阿拉伯君主），而且揶揄另一名年老肥胖的顯貴：「我想找一個腿長得跟你一樣的女奴。」

「然後屁股要長得跟您的一樣，信仰者指揮官。」老人反唇相譏。

「很好，」穆阿威亞笑道：「如果你想玩，最後輸了你可別哭。」他對於自己驚人的性能力一直充滿自信，然而即便在這方面，他還是受到嘲弄：他在後宮與一名呼羅珊女孩尋歡，此時來了另一名女子，他隨即與這名女子取樂。當這名女子離開時，穆阿威亞轉身對這名呼羅珊女孩語帶自豪地問她：「波斯語『獅子』怎麼說？」

「Kaftar。」她回道。

「我是kaftar。」穆阿威亞得意洋洋地向群臣說道，直到有人問他知不知道kaftar是什麼意思。

「不是獅子嗎？」

「不，是跛腳土狼的意思！」

「很好，」穆阿威亞笑著說：「那個呼羅珊女孩知道該怎麼反咬一口。」

穆阿威亞在八十幾歲時去世，他的繼承者雅吉德（Yazid）□□一名浪蕩子，走到哪裡總帶著他的寵物猴—在聖殿山被擁立為信仰者的指揮官，但他隨即要面對在阿拉伯與伊拉克發生的兩場暴亂，這是伊斯蘭世界第二次內戰的開端。他的敵人嘲弄他是：「酗酒的雅吉德，淫亂的雅吉德，狗一樣的雅吉德，猴一樣的雅吉德，貪杯的雅吉德。」

穆罕默德的外孫侯賽因（Hussein）起兵造反，宣稱要為自己的父親阿里報仇，但卻在伊拉克的卡爾巴拉（Karbala）被砍下腦袋，他的殉難造成伊斯蘭教的大分裂：多數的遜尼派，與支持阿里的什葉派。[3] 然而六八三年，雅吉德英年早逝，敘利亞軍隊擁立親族中精明而老邁的瑪爾萬（Marwan）擔任信仰者指揮官。六八五年四月，瑪爾萬去世，他的兒子阿布達爾—馬立克（Abu　al-Malik）於大馬士革與耶路撒冷就任信仰者指揮官。但此時他的帝國四分五裂：麥加、伊拉克與波斯全控制在叛軍手裡。然而，正是馬立克使伊斯蘭教下的耶路撒冷成為帝國王冠上的寶石。

阿布達爾—馬立克：圓頂清真寺

馬立克恥於與蠢人為伍。當臣子對他逢迎拍馬時，他會不悅地打斷他們的話：「不要灌我迷湯，我比你們了解我自己。」從罕能得見的錢幣人像上，可以看出他有著嚴肅、瘦削的臉孔，以及鷹鉤鼻。他有著一頭鬈髮，寬闊的肩膀，身穿錦繡緞袍，腰帶上佩著寶劍。不過，日後他的批評者卻說他有著大眼睛，兩邊的眉毛連成一直線，突出的鼻子、兔唇，以及嚴重的口臭—由於實在臭得讓人無法忍受，所以有人給他取了個綽號叫「蒼蠅殺手」。另一名關注王室的作家則喜愛情慾的記述：「他想找一名女奴尋歡，那麼讓他找柏柏人；要生孩子，找波斯人；需要家僕，找拜占庭人。」馬立克從小在艱困的試煉下成長。十六歲時，他統兵對抗拜占庭人；他親眼目睹親戚信仰者指揮官歐斯曼被殺；他長大之後成為一個不怕玷污自己雙手的神聖君主。他開始重新征服伊拉克與伊朗。當他抓住叛軍領袖時，他在大馬士革群眾面前公開拷問他，把銀製的項圈套在他的脖子上，然後把他當成狗一樣繞行全城，再「跨坐在他身上，屠宰他，把他的頭扔給他的支持者」。

此時麥加仍在馬立克的控制範圍之外，但他擁有耶路撒冷，而且他像穆阿威亞一樣崇敬這個地方。馬立克認為自己最終必能從第二次內戰中打造出統一的伊斯蘭帝國，而這個帝國的核心將是敘利亞與巴勒斯坦：他計畫在耶路撒冷與大馬士革之間興建道路。 [4] 穆阿威亞曾計畫在基石上建造：現在，馬立克決定將埃及七年的歲入用來建造圓頂清真寺。

這個計畫極為簡單：一個直徑六十五英尺的圓頂，以圓屋頂座支撐，坐落在八角形的牆上。圓頂的美麗、力量與簡潔，足以與它的神秘分庭抗禮。我們不知道馬立克興建這座清真寺的確切原因—他從未解釋。實際上，它不完全是一座清真寺，而應該說是一座神龕。它的八角形類似基督教的殉難者祠堂，而圓頂則呼應了聖墓教堂與君士坦丁堡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從另一方面來看，它的環形走道目的是用來繞行禮拜，這點不禁讓人想起麥加的克爾白。

基石是亞當伊甸園、亞伯拉罕祭壇、大衛與所羅門聖殿的所在，也

是穆罕默德夜行拜訪之地。馬立克重建猶太教的聖殿，為的是得到伊斯蘭教真主的真實啟示。

這座建築物沒有中軸線，卻重重圍繞了三圈──首先是外牆，其次是八角形拱廊，最後是位於圓頂正下方，沐浴在陽光下，環繞著圓頂本體的拱廊：這宣示了這個地方處於世界的中心。圓頂本身就是天國，是人類建築物與真主產生連結的地方。黃金圓頂、華麗裝飾與閃爍的白色大理石，這些都宣告了這裡是新伊甸園，是最後審判的地點，馬立克與他的烏瑪雅德王朝將在末日時刻把王國交給真主。圓頂清真寺豐富的圖像──寶石、樹木、果實、花朵與王冠──使它成為一座賞心悅目的建築物，就連非穆斯林也感到讚嘆，它的意象結合了伊甸園感官之美與大衛所羅門的莊嚴氣派。

因此，圓頂也傳遞了帝國的訊息：由於馬立克尚未從叛軍手中收復麥加，因此他要向伊斯蘭世界宣示他的王朝將是偉大而永恆的──另一種可能是，如果他無法收復克爾白，那麼他很可能會以耶路撒冷做為他的新麥加。黃金圓頂放射出他貴為伊斯蘭皇帝的金碧輝煌。然而，圓頂清真寺傳達的意義不僅如此：正如查士丁尼位於君士坦丁堡的聖索菲亞大教堂超越了所羅門，馬立克也超越了查士丁尼與君士坦丁大帝，這是對基督徒主張新以色列的反駁。諷刺的是，圓頂清真寺的馬賽克或許來自於拜占庭工匠之手，這是查士丁尼二世在兩國難得出現的和平時期借予馬立克使用的。

當圓頂清真寺於六九一年到六九二年完成時，耶路撒冷已成為截然不同的城市。馬立克的驚人願景為伊斯蘭教創造了耶路撒冷的天際線，他選擇拜占庭人鄙視的山頭大興土木，使其成為耶路撒冷最醒目的象徵。就外觀來看，圓頂清真寺完全支配了耶路撒冷，也使聖墓教堂相形失色──日後的耶路撒冷人，例如作家穆卡達西（al-Muqaddsi）都深信這就是馬立克的目的。而馬立克的做法的確奏效：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穆斯林仍嘲弄聖墓教堂（阿拉伯文是Kayamah）是糞堆（阿拉伯文是Kumamah）。圓頂不僅補足與超越了對手，同時也連結了猶太人與基督教徒的主張，因此，馬立克以更新穎的伊斯蘭教來面對這兩個對手。在建築物周圍，馬立克安放了八百英尺的刻文，直接抨擊耶穌的神聖

性，暗示兩種一神教信仰的緊急關係：它們有許多共有的特點，但不包括三位一體。這些刻文相當引人入勝，因為這是世人首次看到馬立克整理出來的《古蘭經》最終形式。

猶太人對阿拉伯帝國來說並不是那麼重要，但他們在神學上卻舉足輕重。在二十名猶太人與十名基督徒的資助下，由三百名黑奴負責維護圓頂清真寺。猶太人看著圓頂，心中禁不住燃起希望：這會是他們的新聖殿嗎？他們仍然可以在這裡禱告，而烏瑪雅德王朝創造的是伊斯蘭版本的聖殿，它結合了淨化、受膏與繞行聖石的儀式。[5]

圓頂清真寺的力量不僅如此：它是屬一屬二具有永恆價值的建築藝術傑作；無論在耶路撒冷的任何角落，都能感受到它的輝煌光采。它像一座從虛幻謐靜的空間中冉冉升起的神秘宮殿，霎時轉變成巨大的露天清真寺，它的神聖氣氛感染了鄰近周邊的空間。聖殿山隨即━而且此後一直是如此━轉變成消遣與休閒的地方。事實上，圓頂清真寺創造出一塊人間的天堂，它結合了此世的寧靜與美麗，以及來世的神聖，而這正是它的菁華所在。即使在完成後的最初時期，伊本．阿薩基爾（Ibn Asakir）寫道，「在圓頂清真寺的遮蔭下吃香蕉」已是人世間至高的享受。它與所羅門與希律的聖殿一樣，是最成功的神聖帝國建築。到了二十一世紀，它也成為最世俗的觀光景點、伊斯蘭教復興的神龕與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的圖騰：圓頂清真寺至今仍是耶路撒冷的地標。

圓頂清真寺落成後不久，馬立克的軍隊收復了麥加，並且打著聖戰的旗號，以擴張真主王國為名進攻拜占庭。馬立克繼續擴展這個龐大的帝國，他往西攻占北非，往東入侵信德省（Sind，今巴基斯坦）。但在帝國內部，他必須將伊斯蘭教統合成一個單一的穆斯林宗教，為此他必須強調，並且在各處刻上穆罕默德的清真言：「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先知穆罕默德的語錄━聖訓（hadith）□□被集結成冊，而馬立克編纂的完整版《古蘭經》也成為無可爭論的正當性與神聖來源。儀式的界定更加嚴謹；雕像遭到禁止━馬立克停止在錢幣上鑄造自己的人像。馬立克開始自稱是真主使者，此後，伊斯蘭的統治者成了哈里發。官方版本的穆罕默德最初生平與穆斯林的征服，將基督徒與猶太人排除於伊斯蘭教之外。帝國的行政組織也阿拉伯化。與君士坦

丁一樣，他結合了約西亞與聖保羅於一身，馬立克相信一個普世帝國只能有一個君王與一個真主，因此是他決定了穆罕默德的社群最後發展成今日的伊斯蘭教。

瓦利德：啟示與奢侈

耶路撒冷的圓頂清真寺有一座神龕，但它不是帝國的清真寺，所以馬立克與日後繼承帝位的兒子瓦利德（Walid）接著興建新清真寺，也就是阿克薩清真寺（al-Aqsa）。這是讓一般信眾在星期五從事禮拜的清真寺，位於聖殿山南側。哈里發認為聖殿山是耶路撒冷的中心，這個想法與過去的希律一樣。從七○年以來，這是第一次他們建造了跨越谷地的大橋，讓朝聖者從西面經過威爾遜拱門（Wilson's Arch），也就是今日的鏈門進入聖殿山。為了從南面進入聖殿山，他們建造了圓頂二重門，在風格與美麗上完全可以與金門並駕齊驅。 6

這是耶路撒冷充滿生氣的時刻。幾年之間，哈里發已經將聖殿山轉變成神聖的伊斯蘭教神龕，把耶路撒冷改造成烏瑪雅德的帝國城市，而這也再次引發了對神龕的競逐，同時也形塑了今日的耶路撒冷。過去，基督徒將許多猶太神話吸收融合成基督教的一部分，這些神話逐漸以聖墓教堂為中心匯聚起來。現在，隨著圓頂與阿克薩清真寺建成，這些舊的神話又再度復興：基石上的腳印原本在基督教朝聖者眼中是來自於耶穌，此時卻來自於穆罕默德。烏瑪雅德王朝以新的圓頂覆蓋聖殿山，此舉是為了上溯聖經傳統，使伊斯蘭教承接亞當、亞伯拉罕、大衛、所羅門直至耶穌。當最後審判的場景在聖殿山發生時，克爾白也將來到耶路撒冷。 7 不只是聖殿山：穆斯林尊崇一切與大衛有關的事物，因此他們把城塞（基督徒成為大衛塔）稱為大衛的米哈拉布（祈禱的壁龕）：他們把希律的宏偉，誤認為大衛的功蹟，但他們不是最後一個誤認者。烏瑪雅德王朝不只為真主建築，也為自己建築。

這些哈里發喜好逸樂，而且有文化素養，這是阿拉伯帝國的極盛時期—就連西班牙也成為帝國的一部分—雖然大馬士革是他們的首都，但他們絕大多數時間都待在耶路撒冷。就在聖殿山南方，瓦利德一世與他

的兒子興築大批宮室，直到一九六○年代晚期，這些宮殿才被挖掘出來：這些建築高三到四層，當中是涼爽的庭院，哈里發甚至可以經由天橋直接前往阿克薩清真寺。遺址只能讓人知道這些宮殿的面積大小，但從沙漠的宮殿可以看出，哈里發在這裡過著相當奢華的生活。

最奢華的沙漠宮殿或卡斯爾（qasr）出現在阿姆拉（Amra），它位於今日的約旦。哈里發在私人的宮殿與浴場中休憩放鬆，這裡的建築裝飾著馬賽克地板與各種圖畫，如狩獵、裸體或半裸的女郎、運動員、邱比特、薩提爾與彈奏魯特琴的熊。瓦利德一世出現在六王彩繪壁畫中，這幅畫顯示遭烏瑪雅德王朝擊敗的君主，例如君士坦丁堡皇帝與中國皇帝。這些頹廢的希臘化時代的繪畫似乎不屬於伊斯蘭文化，但與希律王一樣，這些哈里發或許私底下的生活完全與公開場合不同。瓦利德一世在大馬士革終止了與基督徒共享宗教建制的政策，他在當地興建雄偉的烏瑪雅德清真寺，政府的官方語言也從希臘語改成阿拉伯語。但耶路撒冷絕大多數仍是基督徒。穆斯林與基督徒自由雜居：他們都慶祝九月的聖墓教堂獻堂節，這個節日吸引了「大量的耶路撒冷民眾」，街上擠滿了「駱駝、馬匹、驢子與牛」。基督徒朝聖者——現在來自亞美尼亞與喬治亞的人數已超過希臘人——很少提及穆斯林的聖地，另一方面，猶太人也對基督徒絕口不提。因此，這群朝聖者頂多只是匆促觀看或走馬看花，無論他們看到什麼，總是解讀成自己的宗教聖地。

七一五年，瓦利德的弟弟蘇雷曼在眾人歡呼下於聖殿山登基：「新哈里發的登基儀式盛況空前。他坐在圓頂下方的美麗平臺，看著臺下的觀禮者。」坐在海洋般的地毯與軟墊上，在他身旁是堆積如山的珍寶，足以用來犒賞他的士兵。蘇雷曼對君士坦丁堡發動最後一次阿拉伯的全面攻勢（差點攻破城池），「他計畫在耶路撒冷生活，並且以此為都，他打算在此地匯聚龐大的財富與人口。」他以拉姆拉（Ramla）城做為行政中心，卻在準備遷都耶路撒冷前夕去世。

移居聖城的猶太人有許多來自於伊朗與伊拉克，他們大多居住在聖殿山的南方，並且獲准在聖殿山禱告，以及參與維護聖殿山。然而，到了七二○年左右，原本維持將近一個世紀的自由禮拜政策，卻因為新哈里發歐瑪爾二世的上臺而產生變化。雖然烏瑪雅德王朝正走向衰敗，但

這位新哈里發卻是個宗教苦行者，他堅持伊斯蘭正統觀念，因此決定禁絕猶太教崇拜—此後在伊斯蘭教統治期間，這項禁令都一直持續著。之後，猶太人只能在聖殿山的四牆禱告，或者到地下猶太會堂做禮拜。地下猶太會堂又叫ha-Meara（洞穴），位於沃倫門（Warren's Gate）附近，位置幾乎就在聖殿山至聖所的正下方。

正當烏瑪雅德哈里發沉溺於希臘化文化的宮殿，以及歌舞昇平的日子之時，帝國的發展也首次到了極限。西班牙的伊斯蘭軍隊首次入侵到法國境內，但在七三二年，卻被梅洛文王朝（Merovingian kings）宮宰查理於圖爾（Tours）擊敗。眾人歡呼查理為馬加比，他因此有了鐵鎚查理的稱號。

「王朝，」阿拉伯史家伊本．赫勒敦寫道：「就像人一樣有其天年，」現在衰敗而世俗的烏瑪雅德王朝已經到了壽終正寢的時候。在約旦東部的小村莊裡，住著阿拔斯的後代子孫。阿拔斯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叔叔，他一直秘密反對烏瑪雅德王朝的享樂主義傾向，同時也認為該王朝與穆罕默德完全沒有關係。「願真主降災給烏瑪雅德王朝，」領袖阿布．阿拔斯（Abu al-Abbas）宣布：「他們喜愛人世勝過天堂；犯罪迷亂了他們的心智，美色使他們沉淪。」民眾的不滿很快延燒開來。就連敘利亞核心地帶以往相當忠誠的部族也起兵反叛—耶路撒冷亦然。最後一任哈里發不得不發兵攻下耶路撒冷，拆毀城牆。突如其來的地震破壞了阿克薩清真寺與宮殿，民眾認為這是真主給烏瑪雅德王朝的警示。基督徒與猶太人以為末日即將來到。穆斯林也這麼想，然而烏瑪雅德王朝真正的威脅其實來自於遙遠的東方。

七四八年，呼羅珊（Khorasan）地區—今日的伊朗東部與阿富汗—出現一名甚孚眾望的領袖阿布．穆斯林，他主張遵守更嚴謹的伊斯蘭教義，而且認為帝國應由穆罕默德的後裔來領導。邊區的新穆斯林都加入了這場淨化大軍，他們身穿黑袍，高舉黑旗，疾呼伊瑪目—馬赫迪（Mahdi）的前驅 [8] —的降臨將解救伊斯蘭世界。阿布．穆斯林率軍西征且連戰連勝，但他無法決定該擁立阿里還是阿拔斯的後裔，此外，還有許多烏雅瑪德的貴冑。但最後是由阿布．阿拔斯擊敗烏雅瑪德的最後統治者，也確立了他的統治地位，而他解決問題的手段也為他贏得了稱

號。

1 也就是握手，這意謂著締結順從契約：bayah這個字源自於baa，出售的意思。

2 近代的清真寺包括了米哈拉布（mihrab，也就是面向麥加祈禱的壁龕）與敏拜爾（minbar，也就是講道壇）。穆阿威亞的禮拜堂有米哈拉布，但或許沒有敏拜爾，因為早期的伊斯蘭教太強調平等主義，因此不需要這種東西。然而，根據史家伊本．赫勒敦的說法，穆阿威亞統治期間做了改變。他的埃及總督阿姆爾（Amr）將軍率先在埃及的清真寺設立了講道壇，於是穆阿威亞也跟著設立，在星期五進行講道，旁邊圍起了格子狀的柵欄，以避免遭到暗殺。

3 伊朗一直是什葉派的神權國家。什葉派在伊拉克是多數，在黎巴嫩則是少數。侯賽因的兄長哈桑．伊本．阿里（Hasan ibn Ali）一直閉門不出，但也遭到殺害。侯賽因的後裔包括今日摩洛哥王室阿拉維（Alouite）與約旦的哈希姆王室。十二什葉派伊瑪目、法蒂瑪王朝、阿迦汗（Aga Khans）與耶路撒冷的侯賽尼家族，這些家族全可上溯到侯賽因。他們的子孫通常稱為聖裔子孫，即所謂的阿什拉夫（Ashraf，單數是Sherif，通常稱為Sayyid）。

4 一九○二年，馬立克的里程碑在耶路撒冷東部被發現，上面的刻文顯示哈里發如何看待自己的權力與真主的關係：「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阿布達爾—馬立克，信仰者的指揮官與真主的僕人，命令修繕這條道路與建造這塊里程碑。從Ilya〔耶路撒冷〕至此有七英里……」

5 「喔，信仰聖經的民族，不要越過你的宗教的界線，除了真理，不要談論任何有關真主的事」，圓頂外圍的刻文這麼寫著。「事實上，彌賽亞耶穌，馬利亞的兒子，只是真主的使者，因此相信真主，相信真主的使者，但不要說『三』……真主不可能有兒子。」這段話針對的似乎是三位一體，而非基督教。至於猶太人則是每兩個星期向猶太聖殿服勞役：「每個星期二與星期四，他們訂購番紅花，而且他們準備麝香、龍涎香與檀香，並使其充滿玫瑰香氣。然後這些僕役（猶太人與基督徒）飲食，並且進到池子裡潔淨自己。他們走到衣櫃前，穿出他們新的紅色與藍色衣服，細繩與腰帶。然後他們前往聖石處，並且受膏。」學者卡普羅尼（Andereas Kaplony）寫道，這是「穆斯林的儀式，是穆斯林規定的聖殿儀式。簡言之，這是昔日聖殿的重建，《古蘭經》是新的摩西五經，而穆斯林是真正的以色列民族。」

6 耶路撒冷一直是如此，建築者總是來自於外地，因此阿克薩的木梁取自基督教的遺址，上面還標記著六世紀大主教的希臘文姓名（現收藏於洛克斐勒與聖地博物館）。通往南方的二重門與三重門，與通往東方的金門相當，它們現在全是封閉的。這三道門是耶路撒冷最美的門，使用的是早期希律時代與羅馬時代的石材。這些門的牆上有著上下顛倒的安敦皇帝刻石，這是從聖殿山他的騎馬像臺基取下來的。

7 「每一個有息氣的，都要嘗死之滋味，然後，你們將被召歸於我」，《古蘭經》說。穆斯林以耶路撒冷為中心，創造了一個啟示地理學。邪惡的力量在金門遭到消滅。當約櫃出現在Mahdi（選民）面前時，他將死亡。一看到約櫃，猶太人將改信伊斯蘭教。麥加的克爾白與一切曾去麥加朝聖之人來到耶路撒冷。天國降臨聖殿山，地獄來到欣嫩谷。人們聚集在金門外的平原（al-Sahira）。死亡大天使伊斯拉菲爾（Israfil，圓頂有個門以他為名）吹響了號角：死人（特別是埋葬的地點靠近金門）復活走過金門，末日之門（兩個圓頂的憐憫門或悔罪門），在

鎖鏈圓頂祈禱所的正義天平接受審判。

8 伊瑪目是清真寺與穆斯林社群的領袖，不過在什葉派，伊瑪目卻是真主揀選的精神領導人，得到永不犯錯的祝福。伊朗什葉派的十二伊瑪目據說是穆罕默德女婿阿里與女兒法蒂瑪的後代子孫，他們被真主「隱藏」起來，但終將成為馬赫迪，也就是真主揀選的審判日救主彌賽亞。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就是建立在這個千禧年的期盼上：由教士統治，直到伊瑪目再臨為止。

19　阿拔斯王朝：遙遠的主人（西元七五○～九六九年）

薩法赫哈里發：屠夫

阿布．阿拔斯自稱為哈里發，並且邀請烏瑪雅德王室前來商談，以昭示他求和若渴的意願。在宴席中，侍者拿出棍棒與刀劍，一口氣屠滅了王族，並且把屍體扔到燉羊肉的鍋裡。薩法赫自己不久也離開人世，至於他的弟弟勝利者曼蘇爾（Mansur）則有系統地誅殺阿里家族，然後清算權力過大的阿布．穆斯林。他的香水商亞姆拉（Jamra）日後提到曼蘇爾保留了神秘儲藏室的鑰匙，並且交代必須等他死後才能打開房間。曼蘇爾的兒子後來發現這間地窖裡裝滿了屍體，每具屍體都經過細心分類標示，他們是曼蘇爾殺害的阿里家族成員，從老人到嬰兒全保存在防腐的乾熱空氣中。

曼蘇爾的身材結實健壯，皮膚被太陽曬得黝黑，頭髮則像被番紅花染過一樣。他是阿拔斯王朝真正的創立者，這個王朝往後延續數世紀，不過曼蘇爾的權力基礎位於東方：他把都城移到新建的巴格達圓城。

在掌握權力後不久，曼蘇爾造訪耶路撒冷。他重建遭到破壞的阿克薩清真寺，但為了募集重建資金，他把馬立克賜予圓頂清真寺的金銀大門予以熔解。曼蘇爾之後的哈里發不再留意耶路撒冷事務。正當這座城市逐漸在伊斯蘭世界隱沒之際，[1] 西方有個皇帝卻利用耶路撒冷來喚起基督徒的夢想。

皇帝與哈里發：查理曼與拉希德

八○○年耶誕節，查理大帝，又稱查理曼，法蘭克人的國王，他統治了今日的法國、德國與義大利大部分地區，於羅馬被教宗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這項舉動顯示教宗與西方拉丁基督教會的自信與日俱增，他們

將成為天主教會，與君士坦丁堡的希臘語正教會形成不同的教會系統。查理曼是無情的戰士國王，以刀劍開創自己的權力之路；他也醉心歷史，他的虔誠與他的野心相比毫不遜色：他以君士坦丁與查士丁尼的繼承者自任，決心成為普世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與古代的大衛王相輝映──為了實現這兩個願望，他把目光轉向聖城耶路撒冷。據說就在他加冕的那一天，耶路撒冷大主教已然差人送來聖墓教堂的鑰匙。在同一天取得羅馬與耶路撒冷，這可是一項非凡的功勳。

然而這種舉動顯然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大主教早已為耶路撒冷的統治者哈里發拉希德（Harun al-Rashid）祝福，據《一千零一夜》的描述，在他統治期間，阿拔斯帝國臻於極盛。查理曼與哈里發在三年前已互派使臣：拉希德或許急欲法蘭克人加入他的行列，一起對抗君士坦丁堡，此外，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也需要查理曼的協助。

哈里發送給查理曼一頭大象與一個星盤水鐘，這個精密儀器足以誇飾伊斯蘭文明的優越──但粗鄙的基督徒卻把它當成邪門巫術的玩意兒。哈里發與查理曼並未簽訂正式條約，但基督徒在耶路撒冷的財產卻予以造冊與受保護，查理曼每年則為該城基督徒繳付八百五十迪納爾（dianrs）的人頭稅。拉希德則允許查理曼在耶路撒冷以聖墓教堂為中心建立基督徒區，他在這裡設立了女修道院、圖書館與朝聖者的休息處，一共有一百五十名僧侶與十七名修女在此工作。「基督徒與異教徒，」一名朝聖者說道：「擁有著如此和平的關係。」雙方的慷慨產生了一則故事，據說查理曼曾秘訪耶路撒冷，使自己成為赫拉克利歐斯的繼承人，並且進一步衍生成神秘的傳說，緊接在末代皇帝統治之後的就是末日。這些街談巷議一直廣為流傳，尤其在十字軍時代，但實際上，查理曼從未到過耶路撒冷。

拉希德死後，諸子爭位，最後由瑪穆恩（Maamun）獲得勝利。新任的哈里發對科學頗為熱中，他建立了著名的文學科學學院，也就是智慧所（House of Wisdom）。他委託繪製世界地圖，並且要求學者計算地球周長。[2] 八三一年，瑪穆恩抵達敘利亞籌備進攻君士坦丁堡事宜，他或許曾利用這個時機造訪耶路撒冷，他在聖殿山建造了新門，但也將圓頂上馬立克之名抹去，目的在強調阿拔斯王朝的優越性，隨後他刻上

了自己的名字。瑪穆恩不只是刻上名字而已，他還盜取圓頂的黃金，因此往後一千多年，圓頂一直呈現灰鉛色。直到一九六○年代才重新恢復金色—但馬立克的名字自此未能恢復，反倒是瑪穆恩的名字一直留存至今。

然而，無論瑪穆恩的統治手段再怎麼巧妙，也無法挽回阿拔斯王朝的頹勢。兩年後，耶路撒冷爆發農民暴亂，三大宗教都支持這場亂事，直到八四一年，叛軍領袖劫掠耶路撒冷，許多居民紛紛逃出該城。聖墓教堂因為大主教行賄而得免於破壞。但阿拉伯的哈里發已失去對耶路撒冷的控制。八七七年，突厥奴隸之子伊本．圖倫（Ahmed ibn Tulun）尊奉有名無實的哈里發為共主，實際上自己成為埃及的統治者，他再度攻下了耶路撒冷。

卡富爾：香氣撲鼻的太監

伊本．圖倫是突厥人，在伊斯蘭帝國內部，突厥人有逐漸取代阿拉伯人掌握大權的趨勢。瑪穆恩的繼承者穆塔西姆（Mustasim）開始從中亞剛改信伊斯蘭教的馬弓兵中招募奴隸男孩—這些人稱為ghulam（侍童）。這些亞洲臉孔的戰士起初充當禁衛軍，之後成為阿拉伯帝國的強人。

伊本．圖倫的兒子與繼承人被太監暗殺後，突厥強人伊本．圖格吉（Muhammad ibn Tughj）□□中亞王公頭銜的稱呼是伊克希德（al-Ikhsid）□□統治了埃及與耶路撒冷。政治的不穩定加劇了宗教競爭。九三五年，聖墓教堂的一間附屬建築物被迫改為清真寺。三年後，穆斯林攻擊正在過聖枝主日的基督徒，劫掠並且破壞聖墓教堂。猶太人則分裂成兩派，一派是傳統的拉巴尼派（Rabbanites），由被稱為賢者的學者法官領導，他們以口述傳統的《塔木德》做為生活準則；另一派是卡拉伊派（Karaites），這個新宗派不承認任何律法，只接受《摩西五經》（因此他們的派別意思叫「讀者」）與相信回歸錫安。[3] 突厥統治者偏愛卡拉伊派，此外更複雜的是，還有一個新社群叫可薩人，[4] 他們在猶太區擁有自己的猶太會堂。當六十四歲的伊克希德於九四六年去世時，

他葬在耶路撒冷，而他的權力則落到一名黑人太監手裡，他的綽號來自於他對香水與化妝的愛好。

卡富爾（Abul-Misk Kafur）統治埃及、巴勒斯坦與敘利亞二十多年，他原是一名衣索比亞奴隸，在幼年時被伊克希德買下。畸形、肥胖與惡臭，卡富爾因此在身上潑灑大量的白樟腦油與黑麝香，因此他的主人便用樟腦與麝香來稱呼他。他的發跡始於一群異國珍獸被送到伊克希德面前時，所有的僕人都爭相讚賞這些動物，只有這名非洲男孩仔細端詳主人的臉，等待任何可能的指令。伊克希德於是讓他擔任兒子的老師，然後讓他統兵征服敘利亞與巴勒斯坦，最後以主人的頭銜擔任攝政。一旦掌握權力，這名太監便開始推展伊斯蘭教信仰，修復聖殿山的城牆，並且獎掖藝術。然而，北方的拜占庭人在新任的傑出軍人皇帝帶領下再度恢復元氣，他派兵南下攻擊敘利亞，對耶路撒冷構成威脅，並且在該地引發了反基督徒暴亂。九六六年，卡富爾的總督開始壓榨基督徒，要求約翰大主教繳交高昂的稅金，約翰因此向卡富爾求助。然而當約翰被查獲與君士坦丁堡有書信往來時，總督便在猶太人（他們痛恨拜占庭帝國）的支持下，攻擊聖墓教堂，並且將大主教處以火刑。

在開羅，全身充滿香氣的太監病篤。在伊克希德家族最後一人死去之後，卡富爾就名正言順成為統治者。第一位穆斯林國王出生時是奴隸—因此他也成了太監—他任用猶太人擔任大臣，此人後來成為伊斯蘭革命的策劃者，並且協助新帝國統治耶路撒冷。

1 耶路撒冷的重要性隨著麥加的崛起而消退：儘管耶路撒冷過去地位曾接近麥加與麥地那，是朝覲地點之一—「你應該去的清真寺只有三個，麥加、麥地那與阿克薩」，聖訓曾如此表示—但在阿拔斯王朝統治下，耶路撒冷卻逐漸淪落成一個虔信者順道拜訪的地方。

2 阿拔斯王朝，特別是瑪穆恩，總是定期向拜占庭求得希臘文經典複本，他們為後人保留了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希波克拉底、加倫、歐幾里德與亞歷山卓的托勒密等人的作品。阿拉伯發展出全新的科學詞彙，豐富了英語字詞：alcohol（酒精）、alembic（蒸餾器）、alchemy（煉金術）、algebra（代數學）、almanac（天文年曆），這些只是其中一部分。納迪姆（Al-Nadim）著名的索引也顯示阿拉伯人出版了六千多種新書。紙也取代了羊皮紙卷：在一場歷史的決定性戰役中，阿拔斯王朝擊敗了中國唐朝的入侵，除了確保中東繼續在伊斯蘭教的統治之

下，也取得了中國造紙的秘密。

3 世界上的猶太社群由兩個世襲賢者團體統治，一個是耶路撒冷學院，另一個是巴比倫╲伊拉克學院，後者位於巴格達。卡拉伊派傳布到整個猶太世界，從克里米亞到立陶宛，建立了大型的社群，直到大屠殺時代，絕大多數都遭到殺害。這導致納粹壓迫下一項最奇怪的異例：在克里米亞，有些卡拉伊派是突厥╲土耳其人而非猶太人，因此納粹甚至還下令保護這個猶太宗派。

4 在以色列建國之前，可薩人──信仰薩滿教的突厥游牧部落，統治從黑海到中亞的大草原地帶──是最後一個猶太國家。八○五年左右，可薩人的國王改信猶太教，取了像瑪拿西與亞倫這類的名字。當耶路撒冷作家穆卡達西遊歷可薩利亞時，他簡潔地評論說：「綿羊、蜂蜜與猶太人在這裡繁衍眾多。」到了九六○年代，這個猶太帝國步入衰微。然而，從庫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到最近的桑德（Shlomo Sand）都認為，歐洲猶太人絕大多數都是這些突厥部落的子孫。若是如此，這將顛覆錫安主義。然而現代的遺傳學駁斥了這項說法：最新的兩項調查顯示，現代猶太人，無論是塞法迪猶太人，還是阿什肯那吉猶太人，有七成是三千年前中東人的子孫，有三成來自於歐洲血統。

20　法蒂瑪王朝：寬容與精神失常（西元九六九～一〇九九年）

伊本．基里斯：猶太人大臣與法蒂瑪王朝的征服

本．尤蘇夫（Yaqub ben Yusuf）是巴格達猶太商人之子，又稱伊本．基里斯（Ibn Killis），他的事業曾經歷一段峰迴路轉的過程，從敘利亞破產的江湖術士，搖身一變成為埃及大臣卡富爾的財政顧問。「如果他是穆斯林，」卡富爾說，「他絕對可以擔任大臣。」伊本．基里斯得到這個暗示之後馬上改信，然而卡富爾剛好於此時身故，並且葬在耶路撒冷，[1] 而伊本．基里斯也因故遭到囚禁。他行賄獄卒，逃出牢獄，秘密西行到位於今突尼西亞的什葉派王國，這個王國的統治者是法蒂瑪家族。身段柔軟的伊本．基利斯馬上改信什葉派，並且上書法蒂瑪哈里發穆伊茲（Muizz），表示時機已經成熟，可以發兵攻打埃及。九六九年六月，穆伊茲的將領喬哈爾（Jawhar al-Siqilli）征服埃及，甚至還順利北上攻下了耶路撒冷。

帕爾提爾與法蒂瑪王朝：猶太醫生君主與活伊瑪目

彌賽亞法蒂瑪王朝成為耶路撒冷的新主人，不過與其他伊斯蘭王朝不同的是，法蒂瑪王朝不僅以哈里發自稱，他們也認為自己是聖王，是活伊瑪目，地位介於神與人之間。造訪法蒂瑪宮廷的人，可以看到庭院無數奢華物品。之後他們來到黃金簾幕隔開的王座前，在此地俯臥敬拜，此時簾幕拉開，出現在眼前的正是穿著黃金袍服的活伊瑪目。這個伊斯蘭教派隱微不為人知，他們的信仰充滿神秘主義、強調救贖且秘不外傳，他們的崛起不可思議、難以理解，而且充滿了冒險犯難的故事。八九九年，敘利亞一名富商烏拜德．阿拉（Ubayd Allah）宣稱自己是活伊瑪目，是阿里與法蒂瑪（穆罕默德的女兒）的後裔，承自伊瑪目伊

斯瑪儀（Imam Ismail），因此又稱伊斯瑪儀什葉派。他的秘密傳教者，即所謂的達瓦（dawa），向東成功征服了葉門，而且也讓突尼西亞的柏柏人改信；不過在阿拔斯王朝誓言殺死他的情況下，他只能隱姓埋名，消聲匿跡。數年後，他（或者是某個宣稱是他的人）在突尼西亞再度出現，並且自稱是馬赫迪（真主揀選之人）。他建立哈里發國，以神聖使命──推翻巴格達的偽阿拔斯王朝與拯救整個世界──為號召，四向征服創建新的帝國。九七三年，哈里發穆伊茲已成為北非狹長地帶、西西里島、埃及、巴勒斯坦與敘利亞的統治者，他把都城遷到al-Qahira al-Muizziyya，即穆伊茲征服之地，也就是今日的開羅。

穆伊茲的繼承者阿吉茲（Aziz）任命伊本．基里斯為帝國大臣，此後直到去世為止，伊本．基里斯總共統治帝國近二十年之久。伊本．基里斯除了擁有驚人的財富──擁有八千名女奴──他也是一名學者，曾與猶太教與基督教教士辯論教義。他的事業體現了法蒂瑪王朝（雖然他們仍具有強烈的宗派意識）對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寬容，而這樣的態度，不久耶路撒冷就能感受到。

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受到區隔，生活貧窮，毫無希望可言，反觀他們在埃及的同胞卻在法蒂瑪王朝治下繁榮茁壯。埃及猶太人開始為開羅的哈里發提供醫生：這些人不只是御醫，他們也是學者、商人，並且成為具影響力的廷臣。他們通常被任命為法蒂瑪帝國猶太人領袖，這個職位又稱nagid，有君主的意思。一個名叫帕爾提爾（Paltiel）出身神秘的猶太人，他或許是第一位身兼醫生、廷臣與猶太人君主身分的人物。帕爾提爾受到征服耶路撒冷的法蒂瑪大將喬哈爾的保護，並且隨即介入協助聖城的猶太人。

經過阿拔斯王朝數年的冷落與突厥統治者斷斷續續的接濟，耶路撒冷日漸衰微與混亂。開羅與巴格達兩地哈里發的連年征戰，使朝聖者裹足不前；貝都因人的侵襲有時還會攻入耶路撒冷；九七四年，進取的拜占庭皇帝約翰．茨伊米斯克斯（John Tzimiskes）攻陷大馬士革，並且疾馳到加利利，誓言將「我們的上帝基督的聖墓從穆斯林的奴役中解放」。他已經很接近了；耶路撒冷等待著，但他從未到來。

法蒂瑪王朝鼓勵伊斯瑪儀派與什葉派朝聖者前往耶路撒冷清真寺，

但與巴格達的戰爭使遜尼派朝聖者無法前來。耶路撒冷的孤立，某種程度上加強了它的神聖性：伊斯蘭作家編纂了一部文集《法達伊》（*Fadail*），內容全在讚頌耶路撒冷，而這群作家也給予耶路撒冷新的名稱：它依然是Iliya與Bayt al-Maqdis（聖堂），但它現在也成了al-Balat（聖殿）。但現在基督徒朝聖者要比統治的穆斯林更為富有，人數也更多──法蘭克人從歐洲跨海而來，富有的商隊每年復活節都從埃及前來。

猶太人也仰望他們在開羅的救星，帕爾提爾最後終能說服哈里發救濟貧困的耶路撒冷顯貴與學院。他為猶太人爭取到幾項權利：在橄欖山上購買猶太會堂，在鄰近阿波索姆之柱（Abolsom's Pillar）的地方集會，以及在聖殿山東牆金門禮拜禱告。在節慶時，猶太人可以繞行聖殿山七圈，但他們的主要會堂依然是「位於西牆聖所內的祭壇」：洞穴裡的地下猶太會堂。在阿拔斯王朝統治下，猶太人幾乎不受寬容，但現在他們雖然一樣貧窮，卻比過去兩世紀來得自由。遺憾的是，拉巴尼派與卡拉伊派──其中卡拉伊派特別受到法蒂瑪王朝的支持──在橄欖山上各行其是，而且時有爭執。不久，這些衣衫襤褸的學者便在滿是灰塵且破爛的會堂，以及耶路撒冷神聖的地下洞穴裡大打出手，情況宛如戰爭。猶太人的自由只為穆斯林帶來挫折感。

帕爾提爾於一○一一年去世，他的兒子把他的遺體運往耶路撒冷埋葬，但這個富有的送葬隊伍卻遭到穆斯林歹徒的攻擊。即使在帕爾提爾死後，開羅的猶太人仍繼續派遣商隊帶著錢財去資助學院與一支名叫錫安哀悼者（Mourners of Zion）的神秘宗派，他們祈禱以色列的復興，實際上這些人是宗教的錫安主義者。但這些資助只是杯水車薪──「這座城市只有幾名學者支撐，它是寡婦、孤兒，它遭人遺棄且陷入貧困，」一名耶路撒冷猶太人在募款信中寫著，「這裡的生活極為困苦，糧食缺乏。幫助我們，拯救我們，救贖我們。」現在，這些猶太人成了「可悲的集合體，持續遭受騷擾」。

然而，遜尼派穆斯林對於異教徒的逾矩與自由越來越反感。「每個地方，基督徒與猶太人都占了上風」，穆卡達西（al-Muqaddasi）抱怨說。這名旅行作家的名字，意思是「生於耶路撒冷」。

穆卡達西：耶路撒冷人

「一年到頭，它的街道總是看得到異邦人。」九八五年，正是法蒂瑪王朝臻於極盛之時，穆卡達西回到他稱為al-Quds的故鄉城市──聖城。[2] 年過四十的穆卡達西已經出外旅行了二十餘年，透過旅行來「尋求知識」，這是每個伊斯蘭學者必須接受的重要訓練，他們必須把虔信與智慧所的科學觀察結合起來。在大作《對各地知識的最健全分析》（*The Soundest Divisions for Knowledge of the Regions*）中，穆卡達西顯露了他那不可扼抑的好奇心與冒險感：

除了乞討與極嚴重的罪惡外，旅人會遇到的事我都遇到了。有時，我虔誠行事，有時，我吃下不潔的食物。我曾經差點溺死，我的商隊在路上遭到伏擊。我曾與國王及大臣說話，與放蕩者相伴而行，被指控為間諜，被關進監牢。我與神秘主義者喝過粥，與僧侶喝過湯，與水手吃過布丁。我曾在戰船上目睹與羅馬人〔拜占庭人〕作戰，我曾在夜裡聽到教堂鐘聲響起。我曾經穿上國王贈與的袍服，而有許多次我陷入極度的貧困。我曾擁有奴隸，而且曾用頭頂著籃子運送物品。我獲得的榮耀難以勝計。但我不只一次差點被害身亡。

無論穆卡達西到了哪裡，耶路撒冷永遠是他的驕傲：

一日，我參加了巴斯拉（位於伊拉克）的法官會議。提到了埃及（開羅）。我被問到：哪一座城市比較高貴？我說：「我們的城市。」他們說：哪一座城市最討人喜歡？「我們的。」他們說：哪一座城市比較好？「我們的。」他們說：哪一座城市最富足？「我們的。」法官們都感到驚訝。他們說：你這個人不老實。你說的東西我們完全無法接受。你就像朝覲時的駱駝主人一樣。

然後，穆卡達西倒是老實說出了耶路撒冷的壞處：他承認「軟弱的容易受欺負，富有的容易受嫉妒。你不會在別的地方找到比聖城還髒的浴池，以及比聖城還貴的入浴費。」但耶路撒冷出產最好的葡萄乾、香蕉與松；這座城市有許多宣禮員召喚信徒禱告──而且這裡沒有妓院。「在耶路撒冷，每個地方都取得到水，每個地方都聽得到宣禮員的呼喚。」

穆卡達西提到聖殿山上的聖地是用來崇拜馬利亞、雅各與神秘的聖人希爾（Khidr）。[3] 阿克薩清真寺「甚至」比聖墓教堂「更美麗」，但圓頂清真寺更是無與倫比：當第一道曙光照射圓頂，閃耀著燦爛的光線時，這座偉構也散發出異樣的光彩，那是我在伊斯蘭世界，乃至於異教世界所未見的。」穆卡達西很清楚他生活在兩個耶路撒冷中──真實的耶路撒冷與天國的耶路撒冷──而這座城市乃是啟示降臨之處：「這裡難道不是結合此世與彼世的地方？這裡難道不是審判日來臨的曠野，所有人都將聚集於此，而所有事都將注定發生？麥加與麥地那固然地位崇高，但到了審判日，它們都將來到耶路撒冷，與此結合為一。」

但穆卡達西仍抱怨遜尼派無法來到耶路撒冷，而猶太人與基督徒則太過自信：「學者所存無幾，而基督徒人數眾多，在公共場合大聲喧鬧。」法蒂瑪王朝畢竟帶有宗派偏見，而當地的穆斯林甚至跟著慶祝基督徒的節日。不過情勢即將出現恐怖的翻轉：一○○○年，穆卡達西去世，享年五十歲，在此之前一名孩子繼承了活伊瑪目的地位，他將試圖摧毀基督徒與猶太人的耶路撒冷。

哈基姆：阿拉伯的卡里古拉

哈里發阿吉茲臨終之際，他吻了自己的兒子，要他到別處去玩。不久，阿吉茲去世，大家遍尋不著十一歲活伊瑪目的蹤影。在拚命搜尋之後，發現他爬到小無花果樹頂端，情況相當危險。「下來吧，殿下，」廷臣在底下哀求著，「願真主保佑你還有我們。」

身穿華服的廷臣聚集在樹底下。「我爬下去，」新任哈里發哈基姆

（Hakim）回憶說：「廷臣以裝飾著寶石的頭巾包住我的頭，在我面前匍匐親吻地面，然後說：『向信仰者的指揮官致敬，感謝真主憐憫與賜福。』然後他讓我穿著那身衣服走到群眾面前，他們在我面前匍匐親吻地面，稱呼我哈里發。』」

哈基姆的母親是基督徒，兩個舅舅都是大主教。他長大之後成為一個肩膀寬闊的年輕人，藍色的眼珠帶有一點金黃的顏色。起初，在大臣的建議下，哈基姆賡續家族的伊斯瑪儀政策，寬容猶太人與基督徒。他熱愛詩歌，並且在開羅建立自己的智慧所來研究天文學與哲學。他自豪於自己的苦行生活，以簡樸的頭巾取代鑲滿鑽石的頭巾，他甚至在街頭與開羅的貧民互開玩笑。但當哈基姆親政之後，這些行為很快就成了這位神秘專制者精神失常的明證。他下令殺死埃及所有的狗，然後又下令殺死所有的貓。他禁止民眾食用葡萄、水田芹與無鱗之魚。他白天睡覺，晚上工作，但他命令所有開羅人作息都要跟他一樣。

一○○四年，哈基姆開始逮捕與處決基督徒，關閉耶路撒冷教堂，並且將其改為清真寺。他禁止過復活節與飲酒，這項措施針對的是基督徒與猶太人。他下令猶太人穿戴木製的牛項鍊，提醒他們金牛犢的事，並且在上面掛了鈴鐺以提醒穆斯林猶太人接近了。基督徒必須佩戴鐵十字架。猶太人被迫在改信與驅逐出境之間做選擇。埃及與耶路撒冷的猶太會堂都遭到摧毀。但真正讓哈基姆注意耶路撒冷的還是越來越昌盛的基督教儀式。每年復活節，來自西方與東方的基督徒朝聖者湧入耶路撒冷慶祝該城的復活節奇蹟：聖火降臨。

在聖週六，也就是耶穌受難日的隔天，數千名基督徒夜裡待在聖墓教堂裡。聖墓是封閉的，所有燈光都熄滅，直到大主教在黑暗中進入聖墓為止，此時信眾的情緒達到高潮。在經過一段長時間充滿驚懼與興奮的期盼之後，火花從天而降，忽隱忽現的火燄，搖曳著亮光，大主教出現，手上拿著神秘的燈光。神聖火燄透過一根根蠟燭在群眾中傳布開來，尖叫聲此起彼落，情緒也逐漸高漲起來。基督徒把這個相對較新的儀式──首次被朝聖者提到是在八七○年──視為耶穌復活的神聖確證。穆斯林相信這不過是像露天馬戲團耍的把戲──在綁著燈臺的線上塗上油脂。「這些討人厭的東西，」一名耶路撒冷穆斯林寫道，「只會裝神弄

鬼嚇人。」

當哈基姆聽說有這樣的儀式，又眼見基督徒商隊把大量的財富運到耶路撒冷，他於是放火燒了開羅的猶太區，並且下令徹底摧毀聖墓教堂。一○○九年九月，哈基姆的忠實追隨者「一個石頭一個石頭地」抹去聖墓教堂的痕跡，「把它徹底夷平，只留下那些不可能摧毀的部分」，並且開始破壞耶路撒冷的猶太會堂與教堂。猶太人與基督徒不得不做出改信伊斯蘭教的樣子。

哈里發的詭異行徑使一些伊斯瑪儀派人士相信，「哈基姆被真主附身」。在經歷狂亂的神聖啟示之後，哈基姆居然反過來開始迫害穆斯林；他禁止齋戒月，並且恐嚇什葉派與遜尼派。他遭受穆斯林的仇視，因此需要開羅基督徒與猶太人的支持，於是他又允許他們重建猶太會堂 4 與教堂。

到了這個階段，精神錯亂的哈里發經常恍惚地走在開羅街頭，醫生經常以很重的藥量治療他。哈基姆整肅他的宮廷，下令殺害他的老師、法官、詩人、廚子與親族，而且還砍下女奴的手，通常由他自己動手。

哈基姆：消失無蹤

最後，在一○二一年二月的深夜，發狂的哈里發（他才三十六歲）突然騎著驢子離開開羅，往山中而去，最後神秘地失蹤，他的支持者深信「哈基姆並非凡人所生，因此不可能死亡」。不過隨著他的驢子與沾血的破布陸續被發現，一般咸信他可能被自己的妹妹殺害，並且扶立哈基姆年紀還小的兒子札希爾（Zahir）為新任哈里發。哈基姆的支持者被法蒂瑪軍隊屠殺，但少數人逃走，並且建立了新宗派，這個派別一直存續至今，稱為黎巴嫩的德魯茲派（Druze of Lebanon）。

哈基姆瘋狂的傷痕在耶路撒冷從未癒合：君士坦丁教堂從未完全重建為原初形式。而彷彿哈基姆帶來的災難還不夠似的，一○三三年的地震毀滅了這座城市，破壞了拜占庭城牆與烏瑪雅德宮殿；舊烏瑪雅德阿克薩清真寺倒塌成為廢墟；猶太人的洞穴會堂也毀於一旦。

尊崇耶路撒冷的札希爾哈里發恢復了祖先的寬容政策，承諾保護猶

太教兩大宗派，而且他在聖殿山重建阿克薩清真寺，在細心裝飾的凱旋拱門上雕刻文字，將自己、耶路撒冷與先知夜行連結起來。不過札希爾的清真寺遠小於原來的清真寺。札希爾又重建城牆，但圍住的城區較過去小，大約等同於我們今日所見，錫安山與成為廢墟的烏瑪雅德宮殿都不包括在內。

札希爾與他的繼承者歡迎拜占庭資助重建教堂。皇帝君士坦丁九世興建新的聖墓教堂，完工於一○四八年，入口朝南：「空間最大的建築物，能容納八千人，以最高超的技術雕琢彩色大理石，上頭飾以拜占庭的錦緞，再用黃金鑲飾出圖案」，波斯朝聖者納西爾（Nasir-i-Khusrau）寫道。但新聖墓教堂的規模仍小於拜占庭的巴西利卡。猶太人並未設法重建已被摧毀的猶太會堂，即便開羅的猶太大臣圖斯塔里 5
願意支持猶太社群。

哈基姆的迫害似乎為耶路撒冷點燃新的熱情—現在成了人數多達兩萬的繁榮朝聖城市。納西爾指出：「希臘與其他地方的基督徒與猶太人大量來到耶路撒冷。」每年有兩萬名穆斯林不到麥加朝覲，反而來耶路撒冷。法國與義大利的猶太人朝聖者也來到此地。

基督教世界的變化使耶路撒冷對西方的法蘭克人與東方的希臘人產生強大的吸引力。羅馬天主教教宗治下的拉丁基督教，與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宗主教治下的希臘正教，兩者現在有著極大的差異。不只是祈禱的語言不同，以及在深奧的神學教理上存在著爭論。正教的圖像與戲劇色彩，顯然具有較濃厚的神秘主義與熱情色彩；天主教因為原罪概念，相信神人之間存在較大的區隔。一○五四年七月十六日，正當聖索菲亞大教堂進行聖事到了一半，一名教宗使者將拜占庭宗主教逐出教會（絕罰），反之，拜占庭宗主教也在憤怒之下將教宗逐出教會。這場大分裂（Great Schism）至今依然區隔著基督教世界，在當時，它激起東西方爭奪耶路撒冷的雄心。

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世支持以聖墓教堂為中心的第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區。事實上，耶路撒冷有太多拜占庭朝聖者與手工匠，因此納西爾曾聽到神秘的傳言，說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微服到耶路撒冷出巡。不過，耶路撒冷的西方朝聖者也很多—穆斯林將他們統稱為「法蘭克人」（即

查理曼的子民），實際上他們來自於歐洲各地—因此阿馬爾菲商人興建了旅社與修道院來容納這些人。當時的人相信，朝聖可以為戰爭的惡行贖罪，而且早在一○○一年，黑色富爾克（Fulk the Black）□□安茹伯爵（Count of Anjou）與安茹王朝（Angevin dynasty）的創立者，安茹王朝日後統治了英格蘭—前往朝聖，在此之前，他在婚禮當天活活將穿著婚紗的妻子燒死，因為她與一名養豬戶有染。他一共去了三次。同一個世紀稍晚，高德文森伯爵（Earl Sweyn Godwinson）□□英格蘭國王哈洛德（Harold）的兄長，他因為強姦還是處女的女修道院長艾德薇加（Edwiga）而赤足前往耶路撒冷朝聖；另一方面，諾曼第公爵羅伯特，征服者威廉的父親，放棄了他的爵位，前往聖墓教堂禱告。但這三個人全在途中就死了：死亡與朝聖相伴而行。

法蒂瑪王朝受到宮廷陰謀攪擾，在掌控巴勒斯坦上面越來越吃力，更甭說耶路撒冷，朝聖路上因此經常有攔路盜賊搶掠。朝聖之路充滿死亡危機，亞美尼亞人為在朝聖途中遇見死亡的朝聖者創了一個頭銜，叫mahdesi，相當於穆斯林的haj。

一○六四年，七千名日耳曼人與荷蘭人組成的富有朝聖商隊，在邦貝爾格主教阿諾德（Arnold Bishop of Bamberg）領導下前往耶路撒冷，卻在城牆外遭到貝都因部族攻擊。有些朝聖者吞下金塊以防盜匪搶走，後者卻剖開他們的內臟以取得黃金。五千名朝聖者遭到屠殺。即使聖城已受穆斯林統治四個世紀，這樣的殘暴行為仍讓聖墓教堂陷入危險。

一○七一年，東方的新強人阿爾普．阿爾斯蘭（Alp Arslan）□□英勇的獅子—在曼奇克特（Manzikert）擊敗而且俘虜了拜占庭皇帝。[6] 阿爾斯蘭是塞爾柱人的領袖，這群土庫曼騎兵曾經支配巴格達哈里發國，也曾獲得新的頭銜蘇丹—即「權力」之意。現在，英勇的獅子征服了從喀什到現代土耳其的整個帝國，而且派遣將領阿特希茲（Atsiz ibn awak al-Khwarazmi）南征—朝著陷入恐懼的耶路撒冷而來。

阿特希茲：野蠻的劫掠

耶路撒冷的顯貴與許多猶太人，他們過去在法蒂瑪王朝治下受到善待，此時他們逃出耶路撒冷前往法蒂瑪的據點推羅。阿特希茲在新牆王紮營，身為虔誠的遜尼派穆斯林，他宣稱不會傷害耶路撒冷。「這是上帝的神聖之地，」他堅持：「我不會攻打它。」但他用了另一種方法，一○七三年六月，他以饑餓的方式逼降耶路撒冷。阿特希茲繼續南征埃及，卻打了敗仗。這激勵了耶路撒冷人起而造反。他們包圍了城塞裡的土庫曼人（以及阿特希茲的後宮）。

阿特希茲回師，當他準備攻擊時，他的嬪妃偷偷溜出城塞為他開門。他的中亞騎兵殺死三千名穆斯林，連躲在清真寺的也不放過。只有隱藏在聖殿山裡的才逃過一劫。「他們搶掠、殺害、強姦與破壞府庫；他們是奇異而殘酷的民族，身上穿的衣服有著各種色彩，並且束著腰帶，戴著黑色與紅色頭盔，佩戴弓、矛與箭袋」，一名猶太詩人在埃及看到阿特希茲的軍隊時如此表示。阿特希茲與他的騎兵劫掠耶路撒冷：「他們焚毀成堆的穀物，砍伐樹木，踐踏葡萄園，掠奪墳墓，丟棄先人遺骨。他們不太像人，倒像是野獸、娼妓、通姦者，他們把男人的耳朵與鼻子割下來，並且偷走他們的衣服，讓他們赤身裸體，最後再放把火把他們燒死。」

阿爾斯蘭的帝國在他的家族與將領奪取自己的領土之後便分崩離析。阿特希茲遭到謀殺，而耶路撒冷落入另一名土耳其軍頭歐爾圖克（Qrtuq bin Aksab）之手。他一抵達耶路撒冷，就朝聖墓教堂的圓頂射了一箭，宣示他是這裡的主人。然而，歐爾圖克顯示自己是個寬容者，他甚至任命一名雅各派基督徒擔任總督，而且邀請遜尼派學者返回耶路撒冷。7

歐爾圖克的兒子蘇克曼（Suqman）與哈吉（Il-Ghazi）繼承了耶路撒冷。一○九三年，西班牙學者伊本．阿拉比（Ibn al-Arabi）寫道：「有人起兵反抗總督，並且據守於大衛塔。總督嘗試以弓箭手攻擊他。」當土庫曼士兵在城內進行巷戰時，「沒有人在乎這檔事。市場也不關門。苦行者繼續待在阿克薩清真寺裡；辯論者繼續爭論」。8 但哈基姆的殘暴、拜占庭皇帝的挫敗、耶路撒冷被土庫曼人攻陷，以及朝聖者遭到屠殺，這些都令基督教世界感到震撼：朝聖者正陷入危險。

一○九八年，埃及大臣驚訝得知有一支由歐洲基督徒組成的大軍正往聖地而來。他猜測這些人只是拜占庭帝國的傭兵，因此向對方提出瓜分塞爾柱帝國的計畫：基督徒可以取得敘利亞；他將收復巴勒斯坦。當他發現這些人的目標是耶路撒冷時，大臣「以四十輛投石機圍攻該城四十天」，逼迫歐爾圖克的兩個兒子逃往伊拉克。他任命麾下一名將領擔任耶路撒冷總督（iftikhar al-dawla），以阿拉伯人和蘇丹人組成的聯合軍戍守該地，而後他自己則返回開羅。與法蘭克人的協商一直持續到一○九九年夏天一基督徒的使臣在聖墓教堂慶祝復活節。

法蘭克人入侵的時點相當偶然：阿拉伯人的帝國已被塞爾柱人吞併。阿拔斯哈里發國的光榮已成為遙遠的記憶。伊斯蘭世界分裂成數個小侯國，由一些受土耳其將領（amirs）支配的小王公以及一些稱為阿塔貝格（atabegs）的攝政統治。即使當基督教大軍轉而向南時，一名塞爾柱的小王公也趁機攻擊耶路撒冷，不過遭到擊退。在此同時，大城安提阿已被法蘭克人攻陷，而法蘭克人進一步將領域延伸到濱海地區。一○九九年六月三日，法蘭克人取得拉姆拉（Ramla），並且逼近耶路撒冷。數千名穆斯林與猶太人到聖城牆內避難。六月七日星期二早晨，法蘭克騎士抵達那比（先知）撒母耳之墓，就在耶路撒冷北方四英里處。法蘭克人從西歐遠征此地，此時終於能從愉悅山（Montjoie）遠眺諸王之王之城。等到夜幕低垂之時，法蘭克人的軍隊已然在耶路撒冷周圍紮營。

1 當時的耶路撒冷統治者也葬在當地，他們跟猶太人一樣，相信葬在耶路撒冷可以讓自己在審判日最早復活。越接近聖殿，復活的時間就越早。伊赫席德王室的墳墓至今尚未發現，但一般咸信就位在聖殿山的北緣。一名巴勒斯坦史家告訴我，耶路撒冷的歷史經常基於政治理由而遭到三大宗教竄改，目的只為了創造屬於自己的神聖力量。這名史家說，以色列當局原本打算在聖殿山北側興建建築物，但只要立一張告示，說這裡是伊赫席德王室陵墓所在，那麼不久這裡就會成為人們認定的神龕。新建案就會取消。

2 Al-Quds最早出現在八三二年的瑪穆恩錢幣上。因此，耶路撒冷人又稱為來自Quds的人：qudsi，或者俚語utsi。

3 希爾是最引人入勝的伊斯蘭聖人，他與耶路撒冷有著緊密連繫，據說他曾在此地過齋戒月。綠

人希爾（Khidr the Green Man）是一個神秘的陌生人，他一直維持年輕，但長了一臉白鬍子，他引用《古蘭經》（18.65）做為摩西的指引。在蘇菲主義（Sufism）中──伊斯蘭神秘主義──希爾是神聖之路的嚮導與闡明者。綠人似乎啟發了亞瑟王史詩《高文爵士與綠騎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中的綠騎士。但綠人主要還是等同於猶太教的以利亞（Elijah）與基督教的聖喬治（St George），後者是被戴克里先處死的羅馬軍官。希爾的神龕位於伯利恆附近的貝特雅拉（Beit Jala），至今依然受猶太人、穆斯林與基督徒尊崇。

4 並非所有的猶太會堂都遭到摧毀。福斯塔特（Fustat，舊開羅）的猶太會堂有一項中世紀的關鍵歷史證據：開羅猶太會堂儲藏室（Cairo Geniza）。在當時那個時代，聖經民族尊崇書寫了神聖文字的紙張文件，因為文字跟人一樣擁有精神生命。猶太人把收到的文件收藏在會堂儲藏室或倉庫裡，七年後，他們會把這些文件埋在墓裡，或存放在特殊的閣樓裡。九百多年來，開羅猶太會堂儲藏室從未清空過，它保留了十萬份記錄猶太人埃及生活、猶太人與耶路撒冷的關係，以及地中海世界各個面向的文件。這些文件遭到塵封與遺忘，直到一八六四年，一名耶路撒冷學者首次發現它們。一八九○年代，儲藏室文件開始出現在世人面前，並且被英國、美國與俄國學者購得，但直到一八九六年，才有兩名不尋常的蘇格蘭女士將部分儲藏室文件交給謝希特（Solomon Schechter）教授，他辨識出這是最早的以希伯來文寫成的《便西拉智訓》。謝西特收集到這些無價的珍寶，而這些資料使得戈伊坦（S. D. Goitein）得以寫出六冊《地中海社會》（*Mediterranean Society*）。

5 這時期的伊斯蘭君主任用了許多猶太大臣。在埃及，波斯卡拉伊派的貿易家族後裔圖斯塔里（Abu Saad al-Tustari）成為札希爾奢侈品的提供者，之後他也將一名女黑奴賣給哈里發。一○三六年，哈里發去世，這名女黑奴成為瓦里達（Walida），也就是哈里發穆斯坦希爾（Mustansir）的母親，但朝中大權實際上掌握在圖斯塔里手裡。他累積了大量財富，曾給予瓦里達一艘銀船與一面銀帳，價值十三萬迪爾哈姆（dirhams）。他從未改信伊斯蘭教。詩人伊本．陶布（Rida ibn Thawb）寫道：「埃及人，我給你們忠告╲變成猶太人，因為天國已經變成猶太人的。」一○四八年，圖斯塔里遭土耳其軍隊殺害，耶路撒冷顯貴為他哀悼。在此同時，西班牙伊斯蘭格拉納達（Granada）大臣是耶路撒冷的另一個資助者：伊本．納格雷拉（Samuel ibn Nagrela），他是「王子」、博學的醫生、詩人、《塔木德》學者與將軍，或許是唯一曾統領過伊斯蘭部隊上戰場的猶太人。他的兒子繼承他，但在一○六六年格拉納達的猶太人大屠殺中遇難。

6 當被俘的皇帝被帶到勝利的阿爾斯蘭面前時，後者的鬍子非常長，因此不得不往後掛在肩膀上面，阿爾斯蘭問道：「如果我成了人犯被帶到你面前，你會怎麼做？」「或許我會殺了你，或者讓你在君士坦丁堡街頭遊街，」羅曼諾斯四世（Romanos IV Diogenes）回道。「我的懲罰比你重多了，」阿爾斯蘭回道。「我饒了你，而且放你自由。」但阿爾斯蘭並未維持太久。當他發現刺客逼近時，他揮手支開侍衛，以展示他的弓箭技巧。然而他腳底一滑，刺客順勢將他刺死。臨死前，他叮囑自己的兒子馬立克沙（Malik Shah），「記住這次教訓，不要讓你的虛榮心掩蓋了理智」。他位於梅爾夫（Merv）的陵寢，上面的刻文帶有雪萊詩作〈奧西曼迭斯〉的嘲諷：「喔，那些看到阿爾斯蘭如天般偉大功蹟之人，看著！他現正躺在黑土之下。」

7 法蒂瑪繼承權的爭議使伊斯瑪儀什葉派分離出哈桑．沙巴（Hassan al-Sabbah）領導的殺人宗派。他與他的尼薩里（Nizaris）逃到波斯，他占據了山地要塞阿拉姆特（Alamut），日後他們又取得位於黎巴嫩的堡壘。為了彌補人數的不足，他對敵人遜尼派發動恐怖主義攻擊。他的殺手令中東恐懼了一個世紀，而這些殺手似乎受到哈希什（hashish）的影響，因此他們又稱為哈

希什主義（Hashishism）或阿薩辛（Assassins）。不過穆斯林稱他們為巴提尼（Batini），即神祕知識的追求者。

8 一○九五年，遜尼派哲學家阿布．哈米德．加札利（Abu Hamid al-Ghazali）想到耶路撒冷避難，以躲避阿薩辛派的追殺。他說，「我躲在圓頂清真寺附近」，在金門上方的小房間撰寫《宗教學的再興》（*Revivification of the Science of Religion*）。藉由區隔哲學邏輯（希臘形上學）與宗教真理的狂喜啟示，來重新振作伊斯蘭教，同時也讓不同學科各有其研究的方式。最後，他毀壞科學因果（在他的《哲學家的矛盾》中）而主張神聖啟示，終結了巴格達阿拉伯學術的黃金時期，也削弱了阿拉伯的科學與哲學。

第五部：十字軍



走上通往聖墓教堂之路；從邪惡的種族手中將聖地奪來，並且牢牢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裡。

——教宗烏爾班二世，在克雷蒙的演說

耶路撒冷是我們崇拜的對象，哪怕是戰至最後一人都不能放棄。

——獅心王理查，給薩拉丁的信

耶路撒冷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事實上，在我們心中，它更爲神聖。

——薩拉丁，給獅心王理查的信

除了上帝的聖所，我們還有什麼遺產？
如此，我們怎能忘卻祂的聖山？
無論我們在東方或在西方，
我們可信賴的希望之地，
只有那布滿城門之處，
天國之門只在那裡開啓。

——猶大·哈勒維

當我找到主旨並且說話，
當我從西班牙流亡到錫安，
我的靈魂從深淵冉冉往天國上升，
那天我充滿無窮的喜悅，因爲上帝的山丘就在眼前，
從我來到人世起，我便渴望這一日的到來。

——猶大·哈里茲

21　大屠殺（西元一○九九年）

高弗瑞公爵：圍城

一○九九年盛夏，在不毛的猶大山區；聖城由埃及軍隊嚴密防守，另有耶路撒冷的猶太人與穆斯林民兵協同防守。城內已囤積充足的糧秣，水槽也儲滿了水，反觀城外乾枯的鄉野，水井都已下了毒。耶路撒冷裡的基督徒已全數驅離。城內民眾，最多約三萬人，他們聽說埃及大臣正率兵北上前來搭救，因此安心不少；此外，他們的武裝也相當齊全，甚至擁有神秘的噴火武器：希臘火。[1] 在耶路撒冷雄偉高牆的保護下，守軍肯定對進犯的敵人不屑一顧。

法蘭克軍隊人數太少，只靠一千兩百名騎士與一萬兩千名士兵將城池團團圍住。在開闊的戰場上，輕裝的阿拉伯與土耳其騎兵抵擋不住法蘭克騎士的衝鋒，他們騎在體型龐大的戰馬上，奔馳時身上的盔甲撞擊著發出雷鳴般的響聲，宛如一記巨大的鐵拳朝阿拉伯人打來。騎士戴著頭盔，身上穿著胸甲與鎖子甲，裡頭又穿了一層軟甲（裝填了許多墊料的貼身防護），他們的武器有長矛、闊劍、鎚矛與盾牌。

然而，西方的戰馬早已被饑餓的士兵宰殺食用。耶路撒冷周圍又環繞著峽谷，這種地形不可能進行衝鋒，不僅馬匹無用，天氣炎熱也不適合穿戴盔甲：疲憊不堪的法蘭克士兵只能步行作戰，而他們的領袖甚至陷入內訌。法蘭克軍隊沒有最高統帥，其中最傑出、同時也是最富有的領袖是土魯斯伯爵（Count of Toulouse）雷蒙。雷蒙富有勇氣，但缺乏鼓舞人心的特質，他頑固僵化，缺乏謀略。他原本在城塞的西面紮營，但數天後，他又移往南方圍攻錫安門。

北面一直是耶路撒冷城防最弱的地方：年輕能幹的法蘭德斯羅伯特伯爵（Count Robert of Flanders），他的父親曾經來耶路撒冷朝聖，此時他紮營在今大馬士革門的對面；有勇無謀的諾曼第羅伯特公爵（Duke Robert of Normandy，征服者威廉之子），綽號短腿或胖腿，圍攻希律

門。但真正能激勵大家作戰的卻是布雍的高弗瑞（Godgrey of Bouillon），高大魁梧、金髮的下洛林公爵（Duke of Lower Lorraine），年三十五歲，「北方騎士的理想典型」，以他的虔信與貞潔著稱（他終身未婚）。他駐紮的地點在今日的雅法門附近。在此同時，二十五歲的諾曼人歐特維爾的譚克雷德（Norman Tancred de Hauteville）急欲征服土地，創立屬於自己的公國，疾馳攻下了伯利恆。當他歸來之時，加入了高弗瑞的行列，攻打耶路撒冷的西北角。

法蘭克人喪師無數，而且跋涉千里橫亙歐亞來到聖城。他們知道，此次戰役可能成為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成果最豐碩的戰爭，但也可能成為後人憑弔的歷史。

教宗烏爾班二世：奉主之名

十字軍的構想成於一人。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教宗烏爾班二世在克雷蒙向一群顯貴與平民發表演說，要求征服耶路撒冷與解放聖墓教堂。

烏爾班把恢復天主教會的權力與聲望視為自己人生的使命。他提出了聖戰的新構想，來激勵基督教世界與教廷，主張把異教徒逐出耶路撒冷可以為自己的罪帶來救贖。這是一種首開先例的贖罪觀，形成基督教版本的聖戰，但它也呼應了一般民眾對耶路撒冷的尊崇。在這個充滿宗教熱忱與神聖預兆的時代，耶路撒冷是基督的城市，不僅被視為最崇高的聖地，也被當成天界的王國。教士的傳道、朝聖者的故事，耶穌受難的劇作、繪畫與遺跡，這些事物使每個基督徒對於耶路撒冷的一切深信不疑。此時烏爾班又煽風點火，他提到朝聖者遭到屠殺與土庫曼人的暴行，這些都讓基督徒對於聖墓的安全感到憂心。

終於，時機成熟了，數千名基督徒，無論地位尊卑，全起而回應烏爾班的號召；「暴力在各國橫行，欺詐、背叛與陰謀詭計讓一切事物蒙上陰影，」耶路撒冷史家泰爾的威廉表示：「美德懿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明目張膽地通姦、奢侈、酗酒與賭博。」十字軍提供人們冒險的機會，使數千名經常闖禍的騎士與劫掠者離開歐洲，同時也滿足某些

人遠離家鄉的欲望。好萊塢電影與二○○三年伊拉克戰爭的災難造成的反彈，使現代人產生一種錯誤觀念，以為十字軍只是一個致富的良機，而中途順便滿足某些人殘酷凌虐的喜好。有些王侯建立封國，少數十字軍開創自己的功業，但十字軍的代價也極為龐大，許多人丟了性命，財產有去無回，這是一場唐吉訶德式的冒險行動，但也帶有虔信的內容在裡面。一種現代人難以理解的精神：基督徒獲得一個能讓自己所有的罪惡得到原諒的機會。簡言之，這些戰士朝聖者清一色是想在耶路撒冷城垛上尋求救贖的信眾。

克雷蒙的群眾回應教宗的號召：「奉主之名！」土魯斯的雷蒙率先拿起十字架。八萬民眾，有些是王公所率領訓練有素的軍隊，有些是冒險家帶領的烏合之眾，還有一些是神聖隱士引領的虔誠農民，他們拿起了十字架。當第一波越過歐洲朝君士坦丁堡而去時，他們為了報復基督被殺，因此強迫數千名猶太人改信或予以屠殺。

拜占庭皇帝阿雷克希歐斯（Alexios）一方面提防著這些拉丁惡棍，一方面又歡迎他們──然後催促他們趕快前往耶路撒冷。一到了安那托利亞，歐洲農民隨即遭到土耳其人的殺害，但有組織、有信念且訓練有素的主力騎士擊潰塞爾柱人。這場東征是信仰勝過經驗與理性的明證：從一開始，大軍就擁有強烈的意志，隨著聖地一天比一天接近，他們的信念也逐漸增強，指導與激勵大軍作戰的不只是謀略，還有異象、天使造訪與神聖徵兆的顯現。幸運的是，歐洲人攻擊的地區當時正陷入致命的分裂，哈里發、蘇丹、軍事領袖彼此征戰，土耳其人與阿拉伯人把自身的利益看得比伊斯蘭整體團結的利益還重。

安提阿的陷落是基督徒第一場實質的勝利，但他們之後就遭受圍攻。十字軍在此絕糧又無法突圍，幾乎就要在此潰敗。就在安提阿被圍最危險的階段，雷蒙伯爵的部屬彼得．巴塞羅繆（Peter Bartholomew）夢見教堂底下埋藏著聖矛：於是他們挖掘，真的找到了聖矛。聖物的發現使守軍士氣大振。當巴塞羅繆遭指控欺騙時，他不得不接受火刑的考驗以確定他話的真假。他走過長九英尺燒紅的鐵塊卻平安無事，證明他說的全是真話。不過十二天後他卻死了。

十字軍幸運從安提阿逃出生天，當他們繼續南進時，的黎波里、該

撒利亞與阿卡的土耳其與法蒂瑪軍事領袖紛紛與他們締結約定。法蒂瑪放棄雅法，十字軍於是轉而往內陸耶路撒冷前進。當先頭隊伍在耶路撒冷城牆周圍紮營時，橄欖山上一名隱士看到了異象，他要求十字軍的軍事領袖立即發動攻擊。六月十三日，他們強攻城池，一下子就遭到擊退，損失慘重。領軍的各路諸侯這才了解應該要有更周詳的計畫與攻城梯、投石器與攻城器械，不過他們沒有足夠的木材製造這些武器。他們很幸運，十七日，熱那亞水手在雅法靠岸，他們把船拆解後，將木材運至耶路撒冷，並且建造了有輪子的投石器。

此時，大軍的各路領袖已開始為戰利品的分配起爭執，其中最能幹的兩名領袖已經擷取了他們自己的封國：塔蘭托的博希蒙德（Bohemond of Taranto）此時留在他覬覦的安提阿，而高弗瑞幹勁十足的弟弟鮑德溫則襲取了位於遙遠的幼發拉底河畔的埃德薩（Edessa）。貪婪的譚克雷德要求得到伯利恆，但教會主張這個聖誕之地必須由教會掌管。耶路撒冷的高溫令人難以忍受，乾熱的風吹著，水源短缺，士兵寡少，士氣低落，埃及人正在逼近。這場戰爭眼看就要失敗。

神聖的訊息挽救了他們。七月六日，一名看到異象的僧侶宣稱（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勒普伊的阿德瑪（Adhemar of Le Puy）來探視他，這位受人尊崇的主教在安提阿去世，但現在他的靈魂卻驅策著法蘭克人像約書亞圍攻耶利哥那樣圍攻耶路撒冷。大軍齋戒三天，然後到了七月八日，在持聖物僧侶的帶領下，他們赤腳圍繞耶路撒冷的城牆，「手裡拿著號角、旗幟與武器」，此時城垛的耶路撒冷人嘲笑他們，還出言污辱他們的十字架。圍繞城牆的約書亞儀式結束後，大軍集結於橄欖山，聆聽隨軍教士的教誨，各路領袖也在此和解。攻城梯、攻城器、投石器、標槍、箭矢、柴捆一樣樣齊備，這是每個人日夜趕製的成果。婦女與老人也一起努力，為攻城器縫製皮革。他們充滿決心：攻打聖城堡壘，不成功，便成仁。

譚克雷德：聖殿山上的屠殺

七月十三日晚間，十字軍已做好準備。僧侶對他們傳道，使他們內心充滿虛幻的聖潔感與肅殺的決心。十字軍用投石器對著城牆投射砲彈與標槍，守軍則在牆邊掛滿了棉花與乾草以為緩衝，整個堡壘看起來像個巨大的曬衣繩。穆斯林也使用投石器。當基督徒發現軍中有間諜時，他們將人活生生地用投石器射進城裡。

十字軍連夜用柴捆填滿壕溝。三具攻城器先拆解運過壕溝，然後如同家具一樣進行組裝，其中一具由錫安山上的雷蒙使用，另外兩具則配置在北方。雷蒙率先用攻城器攻城，但鎮守南面的埃及總督頑強抵抗。就在最後一刻，布雍的高弗瑞找到城防最弱的地方（今日希律門的東邊，洛克斐勒博物館的對面）。諾曼第公爵與法蘭德斯伯爵，連同譚克雷德，急忙率軍進攻東北角。當攻城塔推抵理想的進攻點時，高弗瑞一馬當先爬上攻城塔：他拿著十字弓出現在塔頂，此時兩軍箭矢齊飛，投石器也投射了大量標槍。

太陽升起之後，十字軍將領用鏡子反射日光向橄欖山上的部隊打信號，以協調各路軍隊的行動。於是雷蒙進攻城南，同時間諾曼人則進攻城北。十五日破曉時分，他們改變了進攻方式。高弗瑞乘著搖搖晃晃的木塔朝城內發射箭弩，守軍則發射希臘火──但這不足以阻止法蘭克人的進攻。

正午，高弗瑞的攻城器終於接近城牆。法蘭克人架上木板，有兩個兄弟攀登進城，高弗瑞也跟著登城。他們宣稱阿德瑪主教也跟著他們衝鋒陷陣：「很多人親眼看到他第一個登上城池！」死去的主教命令他們打開柱門（大馬士革門）。譚克雷德與他的諾曼人湧進狹窄的街道。在南方的錫安山上，土魯斯伯爵聽到歡呼聲。「你們在這裡磨蹭什麼？」雷蒙斥責他的屬下，「沒看到法蘭克人已經攻進城裡了嗎？」雷蒙的士兵於是衝進耶路撒冷，並且追逐總督與守軍直到城塞。總督同意向雷蒙投降以換取士兵一條生路。譚克雷德追逐的平民與守軍則逃到聖殿山。在混戰中，耶路撒冷人關上聖殿山大門，並且進行反擊，但譚克雷德的勇士硬是殺出一條血路來到神聖的休憩廣場上，這裡擠滿了絕望的民眾。

這裡的戰鬥持續了幾小時；法蘭克人殺紅了眼，無論在街頭還是巷

弄，見人就殺。他們不只砍下人頭，也砍下手腳，然後得意洋洋地在噴水池畔洗滌身上的血污。雖然城陷後進行屠殺已不是第一次，但這些加害者卻以自以為是的聖潔心態記載這一切。「真是美妙的景象，」土魯斯伯爵隨軍教士阿吉勒的雷蒙（Raymond of Aguilers）熱情澎湃地寫道：「我們的士兵砍下他們的頭，其他人則射中了塔上的守軍使他們墜落下，還有人被丟進火裡折磨。街上到處是成堆的頭顱與手腳。我們必須努力從人與馬匹的屍體中找出一條行走的路。」

嬰孩從母親手裡奪過來，將他們的頭往牆上砸個粉碎。隨著野蠻暴行日漸升溫，「薩拉森人、阿拉伯人與衣索比亞人—也就是法蒂瑪軍隊裡的蘇丹黑人—跑到圓頂清真寺與阿克薩清真寺避難。但當他們且戰且走準備逃往圓頂之時，卻在擁擠的休憩場遭到騎士圍堵。騎士在人肉堆裡瘋狂砍殺，甚至追逐到「聖殿裡〔所羅門聖殿，十字軍對阿克薩清真寺的稱呼〕，連馬鞍都濺滿了鮮血。事實上，這正是上帝公正而卓越的裁決，這個地方理應充塞不信者的血。」

十萬人，包括許多穆斯林教士與蘇菲派苦行者，在聖殿山被殺，其中有三千具屍體堆在阿克薩清真寺裡。編年史家夏特爾的富爾歇（Fulcher of Chartre）寫道：「我們的角鬥士」用弓箭把阿克薩屋頂的穆斯林射下來。「我能說什麼呢？不留任何活口，連婦女與孩子都無法倖免。」但譚克雷德把自己的旗幟送去給阿克薩屋頂殘存的三百人，表示願意保護他們。他停止殺戮，抓了幾名重要的人犯，然後展示聖殿的財寶。接著他搶奪了掛在神龕上的巨大黃金提燈。猶太人在猶太會堂裡避難，但十字軍卻對他們放火。猶太人被活活燒死，幾乎成了基督之名做的燔祭。布雍的高弗瑞收起寶劍，與少數幾名侍從巡視這座城市，然後祈禱，接著就前往聖墓教堂。

第二天早晨，雷蒙的手下瘋狂地爬上阿克薩的屋頂，突襲蜷縮的穆斯林，不論男女，一律砍下人頭，此舉激怒了譚克雷德。有些穆斯林一躍而下，當場摔死。一名來自波斯席拉茲（Shiraz）的知名女學者與一群婦女在鎖鏈圓頂祈禱所避難，她們也未能逃過一劫。許多人從肢解屍體中獲得樂趣，宛如這是一場聖事。「到處都是殘缺不全的屍體，無頭的軀幹、手腳，零亂地散置著。」這些十字軍「從頭到腳都沾附著血

塊，這副模樣任誰看見都會不寒而慄」。他們在市集到處搜尋，想找出更多的受害者，「像羊一樣宰了他們」。

每個十字軍只要用自己的「盾牌與武器」在任何一棟房子做標記，這棟房子就歸他所有：「結果，這群朝聖者仔細地搜查每一戶人家，把看得到的人都殺光」，他們找出「婦女、孩子，一整個家族」，許多人從高樓層的窗戶「丟下來摔死」。 2

十七日，朝聖者（這些屠夫如此自稱）終於殺夠了，「他們充分休息並且享用食物，以恢復精神」。王公與僧侶前往聖墓教堂，他們歌唱讚頌基督，愉快地鼓掌，整個祭壇沐浴在欣喜的眼淚中，而後他們沿著街道走到天主聖殿（圓頂清真寺）與所羅門聖殿。沿途經過的街道依然堆置著殘肢，在高溫下發出腐爛的惡臭。這些王公命令倖存的猶太人與穆斯林清除這些屍體，用柴堆加以焚燒，末了這些搬運者也會遭到殺害，然後跟他們的同胞一樣在大火中化為灰燼。死去的十字軍則葬在瑪米拉的獅子墓地或金門外的神聖墓地（這裡已是穆斯林的墓地），準備在末日來臨時復活。

耶路撒冷滿是財寶，「寶石、華服與金銀」，以及珍貴的人犯，法蘭克人花了兩天的時間將他們當成奴隸拍賣出去。一些有地位的穆斯林保住一命，準備用來換取贖金：例如夏菲學派（Shafii）學者安薩里（Sheikh Abd al-Salam al-Ansari）就被要求以一千迪納爾贖回，但因為沒人付款，所以他最後還是遭到殺害。倖存的猶太人與三百本希伯來書籍（包括阿勒坡抄本〔Aleppo Codex〕，這是最早的希伯來聖經抄本，目前有部分留存下來）被埃及猶太人贖回。犯人的贖買成了耶路撒冷王國最有利可圖的產業。然而許多人類內臟一時間未能撿拾乾淨，因此耶路撒冷有很長一段時間充滿了惡臭──甚至在六個月後，夏特爾的富爾歇重遊故地時：「喔，城牆內外都臭不可聞，只要是當初薩拉森人倒下的地方，臭氣便揮之不去。」耶路撒冷依舊不安穩：埃及軍隊仍步步進逼。十字軍急需一名最高統帥──第一任耶路撒冷國王。

高弗瑞：聖墓守護者

高級貴族與教士商討哪些人有資格擔任國王。他們覺得似乎必須讓大貴族雷蒙登基，但很多人不喜歡他。雷蒙因此假意辭讓，堅稱自己無法擔任耶穌之城的國王。眾人於是做出自己真正的選擇，那就是貞潔而令人崇敬的高弗瑞公爵，他接受了新創的頭銜：聖墓守護者。

憤怒的雷蒙覺得自己被耍，於是堅持不撤出大衛塔，直到主教介入。十字軍以武力取得耶路撒冷，但他們發現要以道德來治理耶穌之城並不容易。各路領袖選出諾曼人的隨軍教士阿爾努夫（Arnulf）擔任大主教，但阿爾努夫不久就陷入通姦的醜聞，據傳他與一名阿拉伯女性育有一子。

阿爾努夫在各個教堂掛鐘（長久以來穆斯林一直不許教堂敲鐘）。這將是拉丁天主教的耶路撒冷。現在，阿爾努夫充分展現大分裂邪惡的一面：他讓拉丁僧侶主掌聖墓，驅逐希臘正教會的宗主教與教士。他開始在基督教宗派間掀起衝突，而他的做法直到今日依然可以讓造訪耶路撒冷的觀光客感到既厭惡又可笑。然而阿努爾夫始終找不到真十字架的主要部分，而正教會的僧侶又堅不透露他們藏匿的位置。大主教於是拷問他們：基督徒拷問基督徒，以獲知上帝羔羊的生命樹。他們最後屈服了。

八月十二日，守護者高弗瑞任由耶路撒冷無人防守，率領全部的十字軍在亞實基倫擊敗埃及人。當亞實基倫向雷蒙投降時，高弗瑞拒絕接受，他堅持亞實基倫必須向他投降：亞實基倫陷落了──起初有許多不必要的傷亡是耶路撒冷各領導人之間的自相攻伐造成的。而耶路撒冷安全了──儘管不設防。

諾曼第公爵與法蘭德斯伯爵，以及許多十字軍紛紛返鄉，他們留給高弗瑞一座腐臭而飽受破壞的城市，只有三百名騎士與兩千名步兵，人口勉強只能住滿一區。土魯斯的雷蒙的怒氣已經消散，他準備前往黎巴嫩沿海地區，將當地收歸己有，最後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成為的黎波里伯爵。此時出現了四個十字軍國家──安提阿公國、埃德薩伯國、的黎波里伯國與耶路撒冷王國。這些各具特色而相互接壤的封建采邑又稱為海外領地。

然而伊斯蘭世界──分裂為衰弱的遜尼派的巴格達哈里發與什葉派的

開羅哈里發——對此事的反應卻異常平靜。只有少數傳道者號召發動聖戰以解放耶路撒冷，至於強大的土耳其軍事領袖則按兵不動，他們此刻在乎的只是各將領彼此間的仇恨。

十二月二十一日，高弗瑞的弟弟埃德薩伯爵鮑德溫與髮色淡黃的安提阿親王博希蒙德抵達耶路撒冷，準備在此過耶誕節。但高弗瑞努力向教會悍衛自己的權力。教宗的代表——不可一世的比薩人戴姆貝爾（Daimbert）□□現在被任命為大主教（取代了罪惡的阿爾努夫）。戴姆貝爾決心建立一個由他統治的神權國家，於是強迫高弗瑞將耶路撒冷與雅法讓渡給教會。一一○○年六月，高弗瑞於雅法病篤，原因可能是傷寒。在送回耶路撒冷之後，於七月十八日去世，五天後，與他的後繼者一樣，葬在聖墓教堂耶穌受難地旁。

戴姆貝爾控制了耶路撒冷，但高弗瑞的騎士拒絕交出城塞，他們決定找來已故守護者的弟弟鮑德溫。埃德薩伯爵此時正為守衛敘利亞北部而爭戰，然而，直到八月底他都未獲知任何訊息。十月二日，鮑德溫率領兩百名騎士與七百名步兵南下，發現在往耶路撒冷途中居然不斷遭受伊斯蘭的伏擊。十一月九日，在喪失大半軍力之後，他終於進到聖城。

1 七萬人，這是傳統認為的耶路撒冷人口數量，但這個數字過於誇大。十一世紀，君士坦丁堡有六十萬居民；巴格達與開羅這兩座伊斯蘭世界的大城：四十萬到五十萬人。羅馬、威尼斯與佛羅倫斯：三萬到四萬人。巴黎與倫敦約兩萬人。至於希臘火，「上帝的火燄」，一種以石油為基底的混合物，透過虹吸作用發射，曾經使君士坦丁堡免於城破的命運。現在穆斯林，而非基督徒，也擁有這項武器。

2 戰爭法提到，在艱苦的圍城戰之後，無法期待對敵人採取寬大的做法，不過法蘭克人的目擊者卻大張旗鼓地宣傳他們的屠殺，還表示他們未留下任何活口。然而，這些陳述有些可能是受到《啟示錄》的啟發。他們並未說明數字。穆斯林史家日後宣稱有七萬乃至於十萬人被殺，但最新的研究顯示實際數字少於此數，或許在一萬人左右，遠少於日後穆斯林在埃德薩與阿卡進行的屠殺。當時的傑出人物伊本．阿拉比（Ibn al-Arabi）先前曾住過耶路撒冷，一○九九年時他人在埃及，他認為阿克薩的死亡人數有三千人。奇怪的是，十字軍的編年史可能是為了宣傳還是宗教目的，極力地誇大他們的罪行。他們認為這是一場聖戰。

22　十字軍國家的興起（西元一一〇〇～一一三一年）

鮑德溫：第一任國王

兩天後，鮑德溫被擁立為王，戴姆貝爾只好承認他的地位。幾乎就在同時，鮑德溫出兵襲擊埃及。當他返回時，戴姆貝爾大主教在伯利恆的聖誕教堂（Church of Nativity）加冕他為「耶路撒冷的拉丁國王」。

第一任耶路撒冷國王不如他的哥哥神聖，但卻能幹多了。鮑德溫有著鷹鉤鼻，白皙的皮膚，深色的鬍鬚與頭髮，突出的上唇與稍微後縮的下巴。他從小熟讀神品聖事，始終帶有教士沉思冥想的氣質，肩上總是披著教士的披風。他基於政治的需要而結婚，基於權宜而甘冒重婚罪的風險，沒有留下任何子嗣，甚至於從來沒有與自己的妻子圓房。然而，雖然「他如此謹慎地不犯下任何肉體淫慾之罪，並以自己的潔身自愛為榮」，卻有人宣稱他是同性戀者，但這項過錯是否屬實，無人知曉。

無情的戰爭是他必須急迫面對的責任，而他對此也懷抱著真實的熱情。隨軍神父稱他是「人民的臂膀，敵人的恐懼」。這名擁有超人體力的狡猾戰士把所有精神都放在鞏固與擴張王國上面，並且不斷在拉馬拉（Ramallah）外圍地區與埃及人作戰。埃及人曾一度擊敗鮑德溫，但他騎著愛馬加札拉逃離戰場，直到沿海地帶，然後搭上經過的英格蘭海盜船，在雅法登岸，重新召集騎士，再度打敗埃及人。鮑德溫的軍隊人數極少，也許不超過一千名騎士與五千名步兵，因此他就地招募輔助部隊（其中有些可能是穆斯林），這支部隊稱為土耳科波爾（譯註：Turcopoles，土耳其人後裔）。他有著靈活的外交手腕，先是讓穆斯林各部落的酋長彼此間產生嫌隙，而後自己又與熱那亞、威尼斯以及英格蘭艦隊結為盟友，征服了從該撒利亞到阿卡與貝魯特的巴勒斯坦沿海地區。

在耶路撒冷，鮑德溫設法罷黜權力過大的大主教戴姆貝爾，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威。十字軍已然摧毀了耶路撒冷人，但他們保留了耶路撒冷聖地，並未將其夷平，或許是因為他們相信這裡的歷史可以上溯到聖

經時代。鮑德溫重新修築城塞──基督徒長久以來稱這個地方為大衛塔──將其轉變成宮室、寶庫、牢獄與駐軍設施：這座城塞的十字軍拱門至今仍在。一一一○年與一一一三年，埃及人兩度進犯耶路撒冷，大衛塔響起了號角要民眾拿起武器作戰。一一○四年，鮑德溫以阿克薩清真寺做為王宮。

許多十字軍士兵以為圓頂與阿克薩是所羅門王或至少是君士坦丁大帝所建，不過也有少數人很清楚，這兩座建築物其實是伊斯蘭教的清真寺。圓頂清真寺此時被稱為天主聖殿，而且在它的圓頂上方立起一根十字架。與先前的征服者一樣，法蘭克人也使用之前建築物殘留下來的建材，重新建立自己的紀念性建築：鮑德溫把阿克薩清真寺當成王宮使用，現在他又把上面的鉛質屋頂拆卸下來，用來整修聖墓教堂。

一一一○年，年紀才十幾歲的挪威國王西古爾德（Sigurd）在地中海地區征戰，到處屠殺異教徒，並且率領六十艘船在阿卡靠岸。鮑德溫護送西古爾德，他是第一位拜訪耶路撒冷（北歐人稱耶路撒冷為Jorsalaborg）的國王，所到之處地上全鋪滿了地毯與棕櫚葉。鮑德溫向西古爾德提出請求，如果他能用艦隊協助自己攻下賽達（Sidon），那麼他可以得到一塊真十字架的碎片。賽達終於陷落，於是挪威人在耶路撒冷過冬。

大馬士革與摩蘇爾兩地的阿塔貝格率軍來犯，鮑德溫一一將他們擊退：這裡充滿了無休止的戰爭，而國王似乎相當適應這種爭權奪利的生活。在十字軍東征初期，鮑德溫娶了亞美尼亞貴族之女阿爾妲（Arda）為妻，這個盟約使他能攫取埃德薩做為自己的國土。但阿爾妲在耶路撒冷的行為失當，鮑德溫將她囚禁在聖殿山北方的聖安娜修道院（St Anne's monastery），他宣稱阿爾妲在前往安提阿的路上引誘（或是被強姦）阿拉伯海盜，鮑德溫的做法顯然有損騎士精神。阿爾妲逃往君士坦丁堡，從她日後生活的愉悅來看，恐怕引誘是真，強姦是假。

鮑德溫商談了一樁有利可圖的婚姻，對方是富有的西西里諾曼伯爵遺孀阿德蕾德（Adelaide）[1]：鮑德溫同意阿德蕾德的要求，如果這段婚姻未生下任何子嗣（這很有可能發生，因為鮑德溫至今無子，而阿德蕾德也不年輕），那麼就由她的兒子西西里的羅傑二世擔任耶路撒冷國

王。海盜襲擊了她的小艦隊，但她最終還是抵達阿卡，並且帶來大量財寶，而她也表現出克利歐佩特拉般的風華。隨行的兩艘三列槳船，每一艘各裝載了五百名戰士，其餘七艘船則裝滿了珠寶與黃金。阿德蕾德自己搭乘的三列槳船，桅杆、船首與船尾都鍍了金，旁邊守衛著薩拉森弓箭手。日後，當鮑德溫拋棄阿德蕾德時，他也撕毀了自己要讓她的兒子羅傑二世繼承他的承諾。羅傑二世因此「對耶路撒冷及其民眾懷抱著強烈的仇恨」。

在此同時，鮑德溫找到了解決耶路撒冷人口稀少的方法。一一一五年，他襲擊約旦，在當地建立城堡時，發現有不少極度窮困的敘利亞與亞美尼亞基督徒，於是他讓這些人移居耶路撒冷，這些人就是今日巴勒斯坦基督徒的祖先。

耶路撒冷的十字軍在戰略上面臨兩難：他們應該往北擴張到敘利亞與伊拉克，還是往南攻打萎靡不振的埃及哈里發？鮑德溫與他的繼承者知道至少要征服其中之一，才能鞏固王國。於是在一一一八年，鮑德溫率軍進攻埃及，當他中途停下來，在尼羅河畔抓魚時，卻再度染病。鮑德溫被人抬了回去，最後死在邊境城鎮阿里什（El-Arish），這裡的巴爾達維爾潟湖（Bardawil lagoons）是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鮑德溫是個了不起的探險家，後來成了黎凡特國王（Levantine king），他的死令「法蘭克人、敘利亞人乃至於薩拉森人」大為震驚，大家紛紛為他哀悼。

在聖枝主日，耶路撒冷人拿著棕櫚枝葉，神聖而隆重地走在汲淪谷中，此時他們看到埃德薩伯爵從北方到來，因而大受鼓舞。然而這股情緒並未維持太久，他們看到從南方來了一支隊伍，那是他們去世的國王的靈車，在哀悼部隊保衛下，隊伍蜿蜒通過了猶大山地。

小鮑德溫二世

鮑德溫長眠於聖墓教堂之後，眾男爵開始討論誰是擔任國王的最佳人選。但其中有個派系不由分說地擁立埃德薩伯爵為王，而且占領了耶路撒冷。這個人選對王國來說是幸運的。鮑德溫二世是上一任國王的堂

弟，又稱小鮑德溫，主要是他與上一任國王瘦高的身材完全相反。在此之前，鮑德溫二世已經統治埃德薩十八年，他長年征戰，而且有四年的時間身陷土耳其人的牢籠。他的長鬍子留到胸前，金色的頭髮增添了些許銀絲。他在仔細考慮之後，娶了亞美尼亞的女繼承人莫菲亞（Morphia），生了四個女兒。他極為虔誠，膝蓋因時常跪地祈禱而長繭。小鮑德溫除了是法蘭克人國王，也比鮑德溫一世更具有黎凡特國王的架勢：他把中東當成自己的家鄉，上朝時穿袍子，盤腿坐在軟墊上。穆斯林說他「見過世面」「擁有國王的敏感度與天分」—對異教徒來說，這是很高的評價。

在耶路撒冷，小鮑德溫把所羅門聖殿借給一支新軍事教團使用。這個教團由「敬畏上帝」的騎士組成，「宣示終身守貧、貞潔與服從」，他們將以新居做為他們教團的名稱。聖殿騎士團（Templars）起初是九名從雅法出發的朝聖者，但很快就擴大成由三百名騎士組成的軍事宗教教團。他們身上穿著教宗賜與的紅十字，統率數百名軍士與數千名步兵。聖殿騎士團把伊斯蘭教的崇高聖所改成基督教的神龕、兵工廠與住宿地：[2] 阿克薩被隔成了房間與公寓，此外又在南牆增建了一間廣闊的聖殿大廳（遺跡至今尚存）。圓頂清真寺附近的鎖鏈圓頂祈禱所變成了聖雅各禮拜堂，位於地下的耶穌的搖籃清真寺成了基督徒的聖馬利亞教堂。希律的地下大廳，他們稱為所羅門的馬廄，裡面養了騎士團的兩千匹馬與一千五百頭駱駝，他們在南牆新開了一道門以便利出入，門外又建了一道甕城做為保護。在圓頂北方，騎士團興建了教規修道院、浴場與工匠作坊。一一七二年，一名日耳曼僧侶狄奧多里希（Theodorich）造訪耶路撒冷時提到，騎士團在阿克薩清真寺頂部布置了「大片花園、庭院、前廳、門廳與收集雨水的水槽」。

一一一三年初，教宗帕斯卡爾二世把聖墓教堂南邊的區域授予另一個新教團。這個教團稱為醫院騎士團，日後成為比聖殿騎士團更富有的神聖軍隊。起初，他們穿著黑色丘尼卡（tunics），配備十字弓。他們在自己的區域大興土木，包括一家擁有一千張床的旅舍，與一座大型醫院，每兩天有四名醫生診治病患，檢查他們的尿液並且放血。剛成為母親的婦女可以得到一張嬰兒床。不過這裡的設備也很有限，所以每個患

者在住院期間都會拿到一件羊皮外套與靴子，讓他們能外出上廁所。耶路撒冷可以聽到許多語言，包括法語、德語與義大利語，小鮑德溫授予威尼斯人貿易特權，但仍局限於基督徒：他允許穆斯林商人進入耶路撒冷，但他們不准在基督的都城過夜。

之後不久，曾經是耶路撒冷統治者的哈吉，現在成了阿勒坡的主人，他發兵攻擊安提阿，殺死親王。國王鮑德溫二世持真十字架率軍北上，[3] 擊敗了哈吉。然而，一一二三年，國王卻被哈吉的外甥巴拉克（Balak）擒獲。

正當小鮑德溫淪為歐爾圖克家族的階下囚，而十字軍正如火如荼地圍攻推羅之際，埃及人也從亞實基倫步步進逼，他們想趁國王與守軍不在，一口氣攻下耶路撒冷。

1 阿德蕾德是「歐特維爾的羅傑」的第三任妻子。羅傑是著名的諾曼兄弟之一，他們在羅傑．吉斯卡德（Roger Guiscard）的率領下征服了南義大利與西西里，建立了自己的帝國。現在，成為西西里伯爵的羅傑創建了獨一無二的世界主義王國，從西西里延伸到北非：十字軍屠殺穆斯林，羅傑卻實行寬容政策，他指揮一支薩拉森陸軍，在阿拉伯風格的宮殿治理國家，而且任用阿拉伯臣子。事實上，他還把龐大的艦隊交給大臣阿米爾斯的阿米爾（Amir of Amirs，即指揮官的指揮官）指揮：這就是admiral（海軍上將）這個字的起源。（無怪乎羅傑對於十字軍抱持保留的態度，儘管第一次十字軍有兩名指揮官—安提阿親王博希蒙德與年輕的加利利親王譚克雷德—是歐特維爾家族的人。）羅傑死後，他的義大利遺孀阿德蕾德成為攝政，扶養兒子羅傑二世。羅傑二世後來成為諾曼西西里王國的明君，在他治下，國家也達到極盛，他包容與融合了阿拉伯、諾曼與希臘文化，發展科學，建立海上霸權與地中海貿易。

2 倫敦的圓形聖殿教堂，由耶路撒冷大主教赫拉克利歐斯於一一八五年祝聖。這座教堂因丹．布朗的小說《達文西密碼》而聞名於世。聖殿教堂肯定是以天主聖殿（也就是圓頂清真寺）為藍本興建，主要是當時的人相信天主聖殿是所羅門所造。不過，也有學者指出聖殿教堂是以雙重圓頂的聖墓教堂為範本。

3 在這段危機時期，生命樹—由聖物保管人收藏在珠寶箱裡—由四個人抬到國王面前。

23　十字軍國家的黃金時代（西元一一三一～一一四二年）

梅莉桑德與富爾克：王室婚姻

耶路撒冷人在軍事長官格勒尼耶的尤斯塔斯（Eustace of Grenier）領導下，兩次擊退埃及人。令全城軍民高興的是，他們終於贖回鮑德溫：一一二五年四月二日，耶路撒冷人歡迎國王歸來。鮑德溫遭囚禁之後，深深體會預先選立儲君的重要。鮑德溫的繼承人是女兒梅莉桑德（Melisende），他把她許配給能力超群且經驗豐富的安茹伯爵富爾克。富爾克是邪惡的朝聖者—黑色富爾克伯爵的後裔，他曾參加過十字軍東征的父親有個有趣的稱號，叫「可憎的富爾克」。

一一三一年，鮑德溫在耶路撒冷病重，他決定像個卑微的懇求者，在大主教寢宮裡死去，同時他也把王位讓給富爾克、梅莉桑德，以及他們還在襁褓中的兒子，也就是未來的鮑德溫三世。這個時期的耶路撒冷已經發展出獨特的加冕儀式。富爾克與梅莉桑德來到所羅門聖殿，穿上刺繡的寬袖禮袍、披肩，頭戴寶石王冠，座騎也披上色彩繽紛的花布。領頭的宮廷總管意氣風發地揮舞著國王的寶劍，後頭的司庫捧著權杖，軍事總管舉著王旗，他們騎馬經過城內，群眾夾道歡迎—耶路撒冷王國最初的幾位君主都在聖墓教堂的圓形大廳加冕，而此時的聖墓教堂已然經過重建。

大主教主持王室宣誓儀式，然後連續三次詢問現場的群眾，他們是不是合法的繼承人：是的（Oill）！群眾喊道。[1] 兩名君主被引領到祭壇前面。大主教用角裡的膏油膏立他們，而後富爾克被授予象徵忠誠的戒指，象徵支配的寶珠，以及懲罰罪人的權杖，並且在腰上佩戴發動戰爭與主持正義的寶劍。然後，兩人接受大主教的加冕與親吻。在聖墓教堂外，軍事副長官扶國王上馬，他們騎馬返回聖殿山。在聖殿舉辦的宴席中，國王先辭退王冠，而後群臣勸進，這項傳統是根據耶穌行割禮的故事。據說馬利亞帶耶穌進入聖殿，將他獻給上帝，而後用兩隻鴿子的

代價將他買回。最後，耶路撒冷居民獻上食物與酒，由司庫與宮廷總管呈給國王，軍事副長官則在一旁舉著旗幟。在悠揚樂聲中，眾人盡情唱歌跳舞，之後由軍事長官護送國王與王后回寢宮。

梅莉桑德是不折不扣的女王，但富爾克起初還以為是由他來進行統治。他是一個矮胖的四十歲軍人，有著一頭紅髮，泰爾的威廉說他「像大衛王一樣」，但極糟的記性使他無法成為一名稱職的君主。雖然他在處理國政上逐漸駕輕就熟，但對於專橫跋扈的女王卻無計可施，更別說是打動她的芳心。梅莉桑德身材苗條、皮膚略黑、頗具才智，她很快就與遠親、同時也是幼年玩伴的雅法伯爵休（Count Hugh of Jaffa）過從甚密，後者是耶路撒冷最富有的權貴。富爾克指控他們有染。

梅莉桑德女王：醜聞

這件事一開始只停留在流言蜚語的層次，卻越演越烈轉變成一場政治危機。身為女王，她不可能刑罰加身；然而根據法蘭克人的法律，如男女通姦，那麼女方要受割鼻之刑，而男方受閹割之刑。想證明自己無罪，就必須接受決鬥：由一名騎士向休伯爵提出挑戰，來證明他的清白。但休卻逃往埃及，他一直待在當地，直到教會出面協商，達成他必須流亡三年的妥協方案，這個爭議才告一段落。

在返回耶路撒冷途中，休在富里耶街（Furriers Street）一家旅店裡歇腳，並且玩起了擲骰子，此時一名不列塔尼騎士冷不防地將他刺傷。休保住一命，但耶路撒冷卻「群情激憤；大批群眾聚集」，而且謠傳是富爾克下令殺死他的對手。現在輪到國王必須證明自己的清白：這名不列塔尼騎士受審，並且判決要受肢解與割舌之刑。但富爾克下令不准割掉他的舌頭，以證明他沒有故意封口。這名不列塔尼騎士即使已經砍下四肢，只剩下頭與軀幹（與舌頭），他還是堅稱富爾克是清白的。

十字軍國家的政治充滿了卑鄙齷齪的伎倆，其臭名不久便傳回歐洲。統治耶路撒冷是個挑戰：耶路撒冷國王究其實際只是排名第一順位的公侯，與其他貴族地位均等，他必須與十字軍各路領袖、野心勃勃的顯貴、謀財害命的冒險家、剛從歐洲前來的無知新人、獨立的軍事宗教

騎士教團，以及充滿陰謀詭計的教會人士周旋。之後，他甚至要面對伊斯蘭敵人的進逼。

這場王室婚姻陷入冰點，但梅莉桑德雖然失去愛人，卻再次取得權力。為了討女王歡心，富爾克送給她一份特別的禮物──以她為名製作了奢華的聖詠經。 [2] 然而當耶路撒冷王國正處於黃金時代之時，伊斯蘭教也動作頻頻。

血腥者贊吉：鷹王

一一三七年，摩蘇爾與阿勒坡（兩地位於今日的伊拉克與敘利亞）領主贊吉（Zangi）先是進攻十字軍城市安提阿，然後又入侵穆斯林城市大馬士革：不管是哪一座城市陷落，對耶路撒冷都是重大打擊。將近四十年的時間，耶路撒冷的喪失對於分崩離析的伊斯蘭世界來說，並未引起太多關注。在耶路撒冷的歷史上，宗教熱情經常是由政治煽動起來的。此時，贊吉開始在政治與宗教上撩撥民眾對失去耶路撒冷的憤怒，他自稱「聖戰的鬥士、無神論的馴服者與異端的毀滅者」。

哈里發授予這位土耳其阿塔貝格「總督王」（King of Amirs）的稱號，表揚他恢復了伊斯蘭世界的自尊。贊吉在阿拉伯人面前自稱為信仰的支柱；在土耳其同胞面前則自稱鷹王。詩人──在這個喜愛詩歌的社會裡，他們是每個統治者的門面──群集到贊吉的宮廷歌頌他的功蹟，然而贊吉不是個容易伺候的君主。他把重要的敵人處以剝皮之刑，把次要的敵人絞死，底下的士兵如果有人踐踏作物就釘十字架。他把自己喜愛的男童去勢，以保留他們美麗的容貌。當他流放自己的將領時，為了讓他們有刻骨銘心的記憶，他閹割了他們的兒子。贊吉因飲酒過度而精神錯亂，他與其中一名妻子離婚，然後讓他的馬伕在馬廄裡輪姦她──他則在旁邊觀看。如果有士兵開小差，軍官烏薩瑪．賓．蒙奇德（Usamah bin Munqidh）回憶說，他會把這名士兵左右兩名鄰兵腰斬。贊吉的殘暴記載於穆斯林史冊裡。至於十字軍，他們則給他取了綽號，叫血腥者贊吉（Zangi the Sanguine，這個雙關語可以當成小報標題）。

富爾克急忙領軍阻擋贊吉，但贊吉擊敗了耶路撒冷人，國王因此困

在鄰近的堡壘中。耶路撒冷大主教威廉帶兵前去解救富爾克，他還帶了真十字架振奮士氣。贊吉知道援軍即將來到，於是提出以富爾克交換堡壘的要求。在倖免於難之後，富爾克與梅莉桑德達成和解，但年過五十的贊吉仍持續施加壓力，他不僅對十字軍城市安提阿與埃德薩構成威脅，也再次出兵攻打大馬士革。大馬士革統治者烏納爾（Unur）不得不轉而求助於耶路撒冷的異教徒，並與其結盟。

一一四○年，大馬士革的烏納爾在世故的謀臣—敘利亞貴族，同時也是十二世紀最優秀的穆斯林作家—陪伴下，動身前往耶路撒冷。

烏薩瑪．賓．蒙奇德：大事與災難

這個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們熟知歷史上某個時間或地點的某個重要人物，而他們也總是身處於事件的中心，烏薩瑪．賓．蒙奇德就是這樣的人。在他漫長的生涯中，他曾以廷臣、戰士與作家的身分服侍所有偉大的伊斯蘭領袖，從贊吉、法蒂瑪朝哈里發到薩拉丁，而且他至少認識兩名耶路撒冷國王。

烏薩瑪原是統治敘利亞夏伊札（Shaizar）堡壘的王朝成員，但他喪失了繼承權，而且他的家族也在一場地震中受到重創。在經歷這些打擊之後，他成為一名騎士，只要有統治者願意給機會，他就前往投效。現在，四十五歲的烏薩瑪服侍的對象是大馬士革的烏納爾。烏薩瑪的一生主要就是三件事：戰鬥、狩獵與文學。他在追求權力、財富與榮耀時經常遭遇災難，因而使他的追求充滿血腥與滑稽：「又是一場災難」，這句話經常出現在他的回憶錄《大事與災難》（*Great Events and Calamities*）裡。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烏薩瑪因此是一名天生的史家：讀者可以感覺到，即使他追求名利的希望再度破滅，這位具有審美眼光的阿拉伯唐吉訶德，仍能用自己的生花妙筆與間或略帶憂鬱的筆觸記錄下龐大的歷史內容。烏薩瑪是一名adib大師—極富教養而卓越的美文作家—他的書籍與詩歌以女性的喜悅、男性的禮節（《教養的本旨》〔*The Kernels of Refinement*〕）、情色與戰爭為主題。在他的筆下，手杖的歷史實際上是一篇年華老去的隨筆。

烏納爾阿塔貝格與才氣縱橫的廷臣烏薩瑪來到了耶路撒冷：「我經常在停戰期間與法蘭克人的國王見面，」烏薩瑪寫道。他與富爾克的關係相當謙恭有禮，這點有點令人驚訝。 [3] 兩人一起開起騎士身分的玩笑。「他們告訴我你是一位偉大的騎士，」富爾克說，「但我還不太相信。」「主上，我是我的種族與我的人民的騎士，」烏薩瑪說。我們不知道烏薩瑪是何尊容，但法蘭克人似乎對他的外表印象深刻。

在旅居耶路撒冷期間，烏薩瑪喜愛研讀十字軍比穆斯林劣等的相關作品，他認為十字軍「就像野獸一樣，除了好勇鬥狠之外，沒有其他長處」—即使他的作品也寫了不少穆斯林野蠻而原始的傳統。如同一名公正的新聞記者，烏薩瑪總是好壞並陳，不偏頗任何一面。當他年老時在薩拉丁宮廷裡回顧過去，他肯定想起了耶路撒冷在十字軍王國時期的興盛情景。

梅莉桑德的耶路撒冷：上層生活與下層生活

在許多基督徒眼中，梅莉桑德時期的耶路撒冷確實是世界的中心，與四十年前法蘭克人剛征服時的十室九空與滿城惡臭大不相同。事實上，這個時期的耶路撒冷地區，可以看到一個圓形裡有兩條大街交會成一個十字，交會的中心是聖墓教堂，以凸顯聖城是世界之臍。

國王與女王在大衛塔與鄰近的宮殿會見群臣，至於大主教宮殿則是處理教會事務的地方。在耶路撒冷王國生活的貴族，顯然日子過得比歐洲的王室好，歐洲的貴族穿的是未洗熨的羊毛，住的是無裝飾的石砌屋，冬天冷風經常從石縫裡鑽進來，屋內擺設的是粗糙的家具。其中十二世紀末伊貝林的約翰（John of Ibelin）過的日子尤其奢華，他的貝魯特宮殿風格獨具：馬賽克地板、大理石牆、繪畫的天花板、噴泉與花園。就連市民的屋子也有足以傲人的昂貴地毯、大馬士革掛氈、精美的彩陶、雕刻與鑲嵌的桌子，以及瓷盤。

耶路撒冷結合了邊境城鎮的粗獷與王國首都的奢侈浮華。在耶路撒冷，就連名聲不佳的女子，例如大主教的情婦，也炫耀她們的珠寶綢緞，引起上流人士的非議。擁有三萬名居民與川流不息的基督徒，耶路

撒冷是聖城，它是基督徒的熔爐，也是軍事大本營──由戰爭與上帝支配的據點。法蘭克人，無論男女，現在懂得定期洗澡──在富里耶街有公共浴場；羅馬下水道仍然運作如常，可能大多數民宅都有廁所。即使是最懼怕伊斯蘭的十字軍也必須適應東方。戰時，騎士在盔甲外罩著亞麻袍子與阿拉伯頭巾，以避免鋼鐵在陽光下溫度升高。和平無事時，騎士的穿著就跟當地人一樣，絲質的連頭斗篷與頭巾。耶路撒冷婦女穿著長貼身袍子與短上衣或繡著金線的長外套；她們的臉上化著濃妝，在公共場合通常會把臉蒙上。男女在冬天都會穿上皮草，但過著簡樸生活的聖殿騎士團禁止這種奢侈品，他們是基督教聖戰之都的化身。教團的騎士各自擁有不同的服色：聖殿騎士團束上腰帶，大衣上有紅十字。醫院騎士團穿著黑色大衣，胸前有白十字。每日，三百名聖殿騎士團在盔甲的碰撞聲中離開所羅門馬廄，魚貫出城。步兵在汲淪谷練習箭術。

耶路撒冷不只擠滿了法國、挪威、日耳曼與義大利士兵及朝聖者，當中也來了不少東方基督徒──短鬚的敘利亞人與希臘人，長鬍高帽的亞美尼亞人與喬治亞人，他們住在修院的旅舍或小旅店裡。街頭生活主要以羅馬卡爾多為中心，這條大道從聖史帝芬門（今日的大馬士革門），經過右方的聖墓教堂與大主教區，最後分成三條彼此平行、設有遮頂的商店街。商店街有許多巷弄交錯著，在這裡可以聞到香料與食物的香味。朝聖者在美食街購買食物與飲料；在鄰近聖墓教堂的敘利亞金錢兌換街兌換金錢；在拉丁金匠街買小首飾，在富里耶街買皮草。

早在十字軍之前，據說「旅人中最邪惡者莫過於耶路撒冷的朝聖者」。十字軍國家是野蠻西方的中世紀版本：殺人犯、冒險家與妓女來此尋找發財的機會，但拘謹的史家鮮少記錄耶路撒冷的夜生活。然而，當地的混血士兵，土耳科波爾，第二代貧窮而東方化的拉丁人（稱為poulains），威尼斯與熱那亞商人與剛抵達的騎士需要任何軍事城鎮都要有的旅舍與聲色場所。每個旅店都在入口處上了鎖鏈，防止鬧事的騎士騎馬闖進酒館。到處可見士兵在店鋪門道賭博擲骰子。歐洲妓女被運來這些海外王國滿足這些士兵的需求。日後，蘇丹薩拉丁的書記以穆斯林的觀點愉快地描述這一船船運來的貨品：

可愛的法蘭克女子，邪惡而充滿罪惡，她們自豪地出現在公共場合，撕開身上的衣物，之後又縫補起來。她們與人做愛，販賣自己以交換黃金，頂著渾圓的屁股姿態優雅，像個喝醉的少女，她們把自己大腿之間的東西供奉給聖地，每個人都不由自主地跟在她們的袍子後頭，被迷得東倒西顛，像樹苗般搖頭晃腦，恨不得立刻脫掉她們的衣服。

這些妓女絕大多數都待在阿卡與推羅這兩個港口，街上經常滿是義大利水手。至於耶路撒冷則受到官員的監督，以維持基督教的道德，但這裡仍充滿了人性欲為之事。

當朝聖者生病時，醫院騎士團會在醫院照顧他們，這裡可以容納兩千個病人。令人驚訝的是，醫院騎士團也願意照顧穆斯林與猶太人，並且調製符合伊斯蘭教與猶太教規定的飲食供病患食用。但死亡的陰影終究揮之不去：耶路撒冷是個大墓地，年老或染病的朝聖者甘願在此死去，並且埋葬於此，等待復活的那天到來。對窮人來說，在瑪米拉墓地與地獄谷的阿克爾達瑪有不少空的藏骸所是可以讓他們免費使用的。在十二世紀晚期的瘟疫中，每天有五十名朝聖者死去，每天夜裡晚禱過後，就有貨車收集這些屍體運出城去。 4

耶路撒冷的生活以兩座聖殿（聖墓教堂與天主聖殿）為中心，周而復始地循環著，年復一年依照儀式曆法行禮如儀。在這個「具有強烈戲劇色彩的時代裡，每一種技術都透過展示表演來強化民眾的情感」，史家賴利—史密斯（Jonathan Riley-Smith）寫道，耶路撒冷的神龕類似舞臺布景，持續地重新架設與改進以強化戲劇效果。每年的七月十五日都要慶祝城市的收復，大主教會率領全市居民從聖墓教堂走到聖殿山。然後他會在所羅門聖殿外禱告，接著率領信眾穿過金門—六三○年，最早的十字軍，皇帝赫拉克利歐斯帶著真十字架穿過此門—來到北牆，北牆牆頭立著一個巨大的十字架，當初高弗瑞就是從這裡破城而入。復活節是最令人興奮的戲碼。在聖枝主日日出前，大主教與教士拿著真十字架，從伯大尼走向耶路撒冷，此時另一個行列則拿著棕櫚枝葉走出聖殿山，與大主教在約沙法谷（Valley of Jehoshaphat）會合。兩個行列合而為一，他們一起開啟金門 5 ，然後步向神聖廣場，最後在天主聖殿進

行禮拜禱告。

聖週六，耶路撒冷居民聚集在聖墓教堂，準備迎接聖火。一名俄羅斯朝聖者看到「群眾衝進裡面，彼此推擠」，流淚、號哭與喊叫，「我的罪會阻止聖火降臨嗎？」國王走出聖殿山，但當他抵達時，群眾已經堵得水洩不通，有些人甚至跨越到庭院裡，士兵因此不得不為國王清出一條路來。進到裡面之後，國王「淚流滿面」，他走上聖墓前的講道壇，周圍圍繞著哭泣的廷臣，等待著聖火。於是僧侶開始詠唱晚禱，在黑暗的教堂裡，狂喜的情緒不斷升高，直到突然間，「神聖之光照亮聖墓，光明燦爛令人瞠目結舌」。大主教出現，他揮舞著聖火，並且用聖火點燃了王燈。火在群眾中傳布開來，一個燈接著一個燈—然後就像奧林匹克聖火一樣傳布到整座城，越過大橋到了天主聖殿。

梅莉桑德美化了耶路撒冷，它不僅是聖殿聖地，也是政治首都，我們今日看到的耶路撒冷，泰半都在此時形成。十字軍已經發展出他們自身的風格，結合羅曼式建築、拜占庭式建築與黎凡特式建築，加上圓頂拱、巨大的柱頭，全都雕刻了細緻的花形圖案。女王建造了紀念性的聖安娜教堂，它位於聖殿山北方，畢士大池故地—它矗立到今日，成為十字軍建築最簡單與最突出的例子。教堂的修道院早已成了收容王室棄婦的地方，最近才剛成為梅莉桑德的妹妹伊薇特公主（Princess Yvette）的住處，這裡因此成為耶路撒冷獲得最多資助的修道院。商店街有幾家店鋪上面還標記著「安娜」，顯示他們的利潤最後到了哪裡；其他店鋪，或許由聖殿騎士團擁有，上面標誌著T，表示聖殿之意。

有一座名叫聖吉爾斯（St Giles）的小禮拜堂建在通往聖殿山的大橋上。在城外，梅莉桑德擴建約沙法聖母教堂，也就是童貞女馬利亞之墓，梅莉桑德死後葬在這裡（她的墓殘存至今），她建造了伯大尼修道院，並且任命伊薇特公主擔任修院院長。在天主聖殿，梅莉桑德增建了裝飾的金屬柵欄來保護中間的岩石（現在絕大多數位於聖殿博物館中，不過仍有一小部分留在原處，可能留有一部分耶穌的包皮，[6] 往後裡面還出現了穆罕默德的鬍子）。

在正式訪問富爾克與梅莉桑德時，烏薩瑪與他的主人—大馬士革的阿塔貝格，獲准到聖殿山禱告，他們在那裡看見了東道主法蘭克人的偏

狹與世界主義。

烏薩瑪與猶大．哈勒維：穆斯林、猶太人與法蘭克人

烏薩瑪與聖殿騎士團的一些成員成為朋友，他們過去曾在戰場與媾和時見過面。現在他們護送他與烏納爾阿塔貝格前往神聖廣場，此處已經徹底是基督教會，成為聖殿騎士團的總部。

有些十字軍現在說阿拉伯語，住的房子有庭院又有噴泉，就像穆斯林顯貴一樣；有些人甚至吃阿拉伯食物。烏薩瑪還遇到有法蘭克人不吃豬肉，而且「煮了一桌極乾淨而美味的菜」。絕大多數的法蘭克人不認為過度仿傚本地人的做法是好事：「上帝把西方人變成了東方人，」富爾歇寫道，「羅馬人或法蘭克人來到這片土地就成了加利利人與巴勒斯坦人。」同樣的，烏薩瑪對於聖殿騎士團以及他們的開放心胸也有所保留。一名聖殿騎士正要返鄉，他熱情地邀請烏薩瑪將自己的兒子送到歐洲去念書，「當他回來時就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理性的人」。烏薩瑪幾乎無法隱藏他的輕視。

當他們在圓頂清真寺禱告時，一名法蘭克人趨前詢問阿塔貝格：「您想看上帝年輕時的樣子嗎？」

「當然想。」烏納爾說，於是這名法蘭克人領著他與烏薩瑪來到馬利亞與男孩耶穌像前。

「這就是上帝年輕時的樣子。」法蘭克人說，烏薩瑪覺得又好氣又好笑。

烏薩瑪接著走到所羅門聖殿（先前是阿克薩清真寺）禱告，受到聖殿騎士團朋友的歡迎，即使他口裡誦念著《古蘭經》的經文。此時出現了一段令人不安的插曲，「一名法蘭克人衝著我來，一把把我抓住，硬是將我的臉向著東方，『要這樣禱告！』」「聖殿騎士連忙跑過來把他拉走。『這個人是新來的』，他們一邊致歉，一邊解釋：『他才剛從法蘭克王國那兒來。』」烏薩瑪這才了解，「凡是剛抵達此地的人」，「在性格上都相當粗魯，與已經適應這裡與穆斯林為友之人大不相同」。這些新來者「惹人討厭，而且無法與自己種族以外的人來往」。

不僅穆斯林領袖可以訪問梅莉桑德的耶路撒冷，穆斯林農民也每天進城販賣蔬菜水果，到了傍晚時出城。到了一一四○年代，禁止穆斯林與猶太人進入基督之城的規定已經鬆綁，因此旅行作家哈拉維（Ali al-Harawi）才說：「我住在耶路撒冷已經夠久了，我連聖火玩的是什麼把戲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有一些猶太人已經在耶路撒冷居住，不過朝聖仍是件危險的事。

就在一一四一年，猶大．哈勒維──一名西班牙詩人、哲學家與醫師，據說從西班牙來到耶路撒冷。在他的情歌與宗教詩中，他渴望著，「錫安，至美之地」，在「以東〔伊斯蘭教〕與以實瑪利（Ishmael）〔基督教〕的聖城暴亂中」受苦。這位流亡的猶太人是「異邦的鴿子」。哈勒維終其一生，寫的詩是希伯來文，說話是用阿拉伯語，他相信猶太人總有一天會回到錫安：

喔，世界之城，最貞潔的所在，
在遙遠的西方，遠望著，我為妳嘆息。
喔！若能讓我擁有鷹的雙翼，我將朝妳飛去，
用我的兩行淚水，濕潤妳的土地。

哈勒維的詩仍具有猶太會堂的禮拜傳統，他寫下的耶路撒冷作品傳達了猶太人的痛楚：「我夢見俘囚歸來，我願成為豎琴，為你唱和。」我們不確定哈勒維是否真的到了耶路撒冷，但根據傳說，當他走過城門時，一名騎士（可能是法蘭克人）把他踩倒在地，他因此死亡。哈勒維在詩裡已預見自己的命運：「我的臉摔在妳的土地上，我因妳的石子歡喜，我溫柔對待妳的塵土。」

這類死亡並不會讓烏薩瑪感到驚訝，他了解法蘭克法律的殘暴。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看到兩名法蘭克人以打鬥的方式來解決法律爭端，結果其中一人打碎了另一個人的頭。「他們的法學素養與法律程序，大概程度就是如此。」當一個人被指控殺害朝聖者時，所謂審判就是把他綁起來丟到水裡，沉下去就是無罪，浮上來就是有罪，烏薩瑪

說，「他們還把化妝墨弄到他眼睛裡」，結果這個人眼睛就瞎了。

　　談到法蘭克人的性風俗，烏薩瑪開心地提到有個法蘭克人發現一名男子跟他的妻子躺在床上，他只是口頭警告對方，就讓他走了。另一名法蘭克人則是要男性理髮師幫他的妻子剃陰毛。在醫療方面，烏薩瑪描述一名東方醫生正在為一名法蘭克人腿上的膿瘡敷藥時，一名法蘭克醫生拿了把斧頭衝進來，一下子就把病患的腿砍掉。他還問了一個令人難忘的問題──他是想靠一條腿活著，還是想保住兩條腿死去？但病人最後還是死了。當東方醫生為一名「體液乾涸」的婦人開立特殊的飲食處方時，同樣這名法蘭克醫生卻認為「魔鬼躲在她的腦袋裡」，於是把十字架釘到她的腦袋裡，這個婦人也死了。最好的醫生是說阿拉伯語的基督徒與猶太人：就連耶路撒冷國王也比較信任東方醫生。但烏薩瑪並未一面倒地說東方醫生好話──他提到兩個法蘭克醫學發揮神奇效果的例子。

　　穆斯林覺得十字軍是一群殘酷的掠奪者。但十字軍是野蠻人，而穆斯林是文明人，這種陳腔濫調顯然偏離事實。畢竟，烏薩瑪也曾在殘忍好殺的贊吉手下做事，如果好好閱讀他的描述，會發現伊斯蘭的殘暴也足以令現代人感到震驚：收集基督徒的頭顱，把士兵與異端釘十字架或從肩膀砍成兩半，還有伊斯蘭法律的酷刑──烏薩瑪提到自己的父親曾在盛怒下砍下侍從的手臂。無論是十字軍還是穆斯林，雙方的暴力與苛法均不相上下。法蘭克騎士與伊斯蘭騎士有許多共通點：他們跟隨的領袖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王國的冒險者，例如鮑德溫家族與贊吉，因此這些人建立的是戰士的王朝。兩方的體制都仰賴裂土分封或現金收入，使底下的戰士願意效命。阿拉伯人以詩歌來歌頌自己的功業，兼具娛樂與宣傳之效。烏薩瑪效命於大馬士革的阿塔貝格時，他以詩歌與埃及人進行協商，至於十字軍也以詩歌來表現殷勤有禮的愛情。兩方的騎士有著類似的貴族行為規範，同時有著相同的癡迷──宗教、戰爭、馬匹──與相同的運動競技。

　　幾乎沒有士兵與小說家能像烏薩瑪一樣捕捉到戰爭的亢奮與趣味，閱讀他的作品如同馳騁在耶路撒冷王國聖戰的戰陣裡。他讚揚騎士在戰場上大無畏的精神，神奇的逃脫，可怕的死亡，以及狂野衝鋒的快感，閃亮的刀光，汗水淋漓的戰馬，與噴濺的鮮血。但烏薩瑪也是沉思命運

與上帝憐憫的哲學家：「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會招致毀滅。」畢竟，雙方都相信，用烏薩瑪的話來說，「勝敗由上帝決定」。宗教是一切。烏薩瑪對某個朋友最高的禮讚就是：「真正的學者，真正的騎士與真正虔誠的穆斯林。」

現在，梅莉桑德的耶路撒冷享有的平靜即將被一場意外所粉碎，其源頭竟是穆斯林與法蘭克顯貴都喜歡的一項運動。

1 初期十字軍說的幾乎是法國北部的方言langue d'oie，與南方普羅旺斯的方言langue d'oc完全不同。但最後普羅旺斯方言還是成為十字軍國家的主要語言。

2 梅莉桑德聖詠經（Melisende Psalter），封面以象牙雕刻而成，裝飾著土耳其玉、紅寶石與翡翠，由聖墓教堂寫字房的敘利亞與亞美尼亞工匠製作。它的拜占庭、伊斯蘭與西方風格，顯示十字軍與東方藝術在這位亞美尼亞與法蘭克混血的女王統治期間融合為一。

3 富爾克不是烏薩瑪首次認識的耶路撒冷國王。一一二四年，鮑德溫二世被關押在夏伊札，也就是烏薩瑪家族的城堡。鮑德溫二世獲得殷勤的招待，因此十字軍相當尊敬烏薩瑪家族。夏伊札城堡的遺跡位於敘利亞境內，至今依然可見。

4 正教會與拉丁教會的教堂各自建立在阿克爾達瑪藏骸所上面，屍體就從屋頂的洞裡扔下去：一般相信二十四小時內腐爛的屍體不會有臭味。最後一次使用這些藏骸所是在一八二九年，拉丁教會教堂的藏骸所已經用土填實，但希臘正教會教堂的藏骸所至今仍然可見。從小小的開口往裡面看，可以發現白骨。這兩個教會的教堂已不存在，或許是被薩拉丁所毀滅。

5 神聖的金門一年開啟兩次。金門外的墓地──可能屬聖殿騎士團女修院所有──是一處特殊長眠之所。據說殺害托馬斯．貝克特（Thomas Becket）的凶手就葬在這裡。有幾名重要的法蘭克騎士葬在聖殿山。一九六九年，研究聖經的美國學生弗萊明（James Fleming）在拍攝金門時，土石突然鬆動，他跌入一個深八英尺的坑內。他發現自己站在一堆人骨上。這個洞原來是以希律方石建造的拱。這些人骨可能是十字軍（雷根斯堡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of Regensburg〕於一一四八年葬於此地；考古學家席克〔Conrad Schick〕於一八九一年在此發現人骨）。在十字軍時代前後，穆斯林把這裡當成特殊墓地。無論如何，弗萊明沒有機會一探究竟，因為穆斯林當局很快就用水泥把洞封起來。

6 聖包皮只是中世紀聖物的陳列品。查理曼在八○○年加冕之前，曾將一部分呈獻給教宗利奧（Pope Leo），但不久，在基督教世界就出現了八到十八個這類聖物。鮑德溫一世於一一○○年送了一件到安特衛普，但梅莉桑德又擁有一件。絕大多數的聖物都在宗教改革時遺失或遭到破壞。

24　僵局（西元一一四二～一一七四年）

贊吉：傲慢與復仇

烏薩瑪毋需打仗也不想讀書的時候就外出狩獵，他用印度豹、老鷹與獵犬來幫他獵捕鹿、獅子、狼與土狼—從這方面來說，他與贊吉或爾克沒什麼分別，他們一有空也會外出狩獵。當烏薩瑪與大馬士革的阿塔貝格一起去拜會富爾克時，他們忍不住讚賞一隻蒼鷹，於是富爾克就把這隻蒼鷹送給他們。

一一四二年十一月七日，也就是烏薩瑪訪問耶路撒冷後不久，國王富爾克騎馬來到阿卡附近，他發現一隻兔子，於是策馬追獵。此時馬鞍的束帶突然斷裂，國王因此落馬。掉落的馬鞍剛好擊中他的頭部，敲碎了他的頭骨。三天後，富爾克傷重不治。耶路撒冷人紛紛離家去護送國王遺體回聖墓教堂安葬。耶誕節當天，梅莉桑德讓自己的十二歲兒子加冕為鮑德溫三世，但實際權力仍掌握在她手裡。在一個由男人掌握權力的時代，梅莉桑德可說是一名「極為睿智的女性」，泰爾的威廉寫道，「她的能力遠超過一般女性，她敢於承擔重任，並且以完全不遜於先祖的統治手腕治理這個王國」。[1]

就在這個主弱國危的時刻，耶路撒冷又遭遇災難。一一四四年，血腥者贊吉攻下了埃德薩，屠殺法蘭克人，將法蘭克女子充為奴婢（雖然他們保障亞美尼亞基督徒的安全），第一個十字軍國家同時也是耶路撒冷王朝的搖籃就此滅亡。伊斯蘭世界因此歡欣鼓舞，他們發現法蘭克人並非不可戰勝，並且深信耶路撒冷就是下一個滅亡的目標。「如果埃德薩是外海」，伊本．凱薩拉尼（Ibn Qaysarani）寫道，「那麼耶路撒冷就是海岸」。阿拔斯哈里發賞賜贊吉國王伊斯蘭榮銜，「信仰者副指揮官，神助之王」。然而，贊吉的酒後亂性使得他禍起蕭牆。

在伊拉克圍城戰中，一名遭到羞辱的太監，他或許是贊吉取樂下遭到閹割的受害者之一，此時他偷偷潛入贊吉戒備森嚴的大帳裡，將這名

醉得不省人事、倒臥在床的君主刺成重傷。一名臣子發現贊吉血流不止，無助地討饒：「他以為我想殺他。他用食指指著我，向我求助。我因為懼怕他而不敢亂動，我說：『主上，是誰對你做了這種事呢？』」鷹王終於倒地不起。

他的臣下在微溫的屍體旁搜刮財物，他的兩個兒子則平分了他的土地：小兒子，二十八歲的努爾．丁（Nur al-Din），拔取了父親的印戒，取得了敘利亞。與贊吉相比，努爾．丁較為聰明且較不殘暴，他加強了對法蘭克人的聖戰。梅莉桑德對於埃德薩的陷落感到震驚，於是向教宗尤金三世（Pope Eugenius III）求助，由他召集第二次十字軍。

阿基坦的埃莉諾與路易國王：醜聞與敗仗

路易七世，聖人般的年輕法國國王，他與妻子阿基坦女公爵埃莉諾，以及曾到過聖地朝聖的日耳曼國王康拉德三世一起響應教宗的號召。但他們的日耳曼與法國軍隊在經過安那托利亞時，遭到土耳其人的襲擊。路易七世災難性地且戰且走之後，終於勉強抵達了安提阿，而飽受驚嚇的王后埃莉諾除了喪失大批行李外，也失去對外表看似虔誠，實則庸懦無能的丈夫的尊敬。

安提阿雷蒙親王催促路易協助他攻下阿勒坡，但路易決定先到耶路撒冷朝聖。世俗的雷蒙是埃莉諾的表親，也是「諸位親王中最英俊的一位」。在歷經這場可悲的旅程之後，根據泰爾的威廉的說法，埃莉諾「無視婚姻的誓言，做出對丈夫不忠的事」。她的丈夫像傻小子一樣迷戀著她，但他卻認為性（即使在婚姻中）是放縱慾望之事，因此興趣缺缺。無怪乎埃莉諾說路易是「僧侶而非男人」。埃莉諾極為聰慧，她有著深色的頭髮與眼睛，身材窈窕，是歐洲最富有的女繼承人，從小在多采多姿的阿基坦宮廷長大。僧侶史家宣稱，她的血管流著罪惡的血，因為她的祖父是吟遊詩人威廉（William the Troubadour），一名淫亂的戰士詩人，至於祖母則是她祖父的情婦，綽號是危險的女人。聽說他們是在準備兒女的婚禮時搭上線的，當時威廉正安排讓自己的兒子娶她的女兒。

無論埃莉諾與雷蒙是否通姦，他們的行為已足以讓丈夫蒙羞，並且造成國際醜聞。法國國王解決婚姻問題的方法就是綁架埃莉諾，然後加入已經抵達耶路撒冷的日耳曼國王的行列。當路易與埃莉諾接近耶路撒冷時，「所有的教士與民眾都夾道歡迎」，他們「唱著聖歌，一路護送國王抵達聖墓教堂」。這對法國夫妻跟康拉德一起待在所羅門聖殿，但埃莉諾顯然受到法國廷臣的監視。她就這樣被軟禁了數個月。

一一四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梅莉桑德與她的兒子鮑德溫三世在阿卡召開會議，同意十字軍以大馬士革為進攻目標。大馬士革最近原是耶路撒冷的盟友，但它仍是合理的目標，因為努爾．丁攻下這座城市是遲早的事。七月二十三日，耶路撒冷、法國與日耳曼國王率軍來到大馬士革西面的果園，但兩天後不知何故又將陣營搬到了東面。四天後，十字軍四分五裂，三位國王顏面喪盡地撤軍。

大馬士革阿塔貝格烏納爾可能用錢買通了耶路撒冷的男爵，讓他們相信西方十字軍想獨吞所有的戰利品。這種欺騙的方式雖然有可打動人心之處，但重點是贊吉的兒子努爾．丁正率援軍前來。災難當前，耶路撒冷搖搖欲墜。康拉德搭船返鄉；路易做了悔罪苦行之後，留在聖城慶祝復活節。他不打算急著回去好稱了埃莉諾的心：這場婚姻在他們回程時作廢。 2

當他們離開時，女王梅莉桑德慶祝她最大的勝利，同時也蒙受她最大的羞辱。一一四九年七月十五日，她與兒子一同為新聖墓教堂再祝聖，這座教堂成為十字軍耶路撒冷最眩目的神聖舞臺。建築師在整修時發現一○四八年的建築群，裡面是雜亂如迷宮的禮拜堂與神龕，此外還有一一一九年的修復部分，為了解決這些凌亂的建築，他們大膽地直接將這些建物覆蓋起來，然後在上面興建巨大的圓形大廳，把所有的遺跡全放進巨大華麗的羅曼性建築中，並且往東擴建到舊日的神聖花園。他們在圓形大廳的東牆開了一個口子，往外增建禮拜堂與巨大的迴廊。在君士坦丁巴西利卡的遺址上，他們興建了大型修道院。他們在南側保留了一千零四十八個入口，以兩道門（其中一道現在已經用磚石封死）上面安裝了雕刻楣石（現收藏於洛克斐勒博物館）來裝飾出羅曼式建築的外觀。階梯上到處是無與倫比的雕刻品，順著這道階梯可以走到各各他

山的禮拜堂，這些或許是十字軍藝術最巔峰的表現。整個外觀最令人驚訝的特徵是兩道精美的欄杆，位於頂部與中段，這大概是被十字軍發現並加以保留的：它們曾經矗立在哈德良的異教神廟裡，不過神廟已遭到君士坦丁大帝的破壞。

梅莉桑德的兒子痛恨自己的母親，他希望自己能獨攬政事。鮑德溫三世已經二十歲，他富於才智，有著淡黃色的頭髮，體格健壯，可以說是完美的法蘭克國王的典型—只有一些品德上的小缺失。據說他喜好賭博又性好漁色，喜歡勾引有夫之婦。但北方的危機顯示耶路撒冷需要一名能騎馬上陣的戰士國王：努爾．丁此時已經擊敗安提阿人，殺死了埃莉諾的表親雷蒙。

鮑德溫火速趕往北方，及時拯救了安提阿，但當他返國時，四十七歲的母親梅莉桑德竟拒絕讓他在復活節加冕。國王決定以武力解決這個問題。

母親對上兒子：梅莉桑德對上鮑德溫三世

梅莉桑德答應給鮑德溫富庶的推羅與阿卡，但自己保留了耶路撒冷。鮑德溫「怒火再度燃起」，他以軍力擷取了整個王國。梅莉桑德急忙從那布魯斯門進入耶路撒冷，鮑德溫則在後頭追擊。耶路撒冷開門迎接國王。梅莉桑德撤入大衛塔，鮑德溫從外頭團團圍住。他以攻城器攻城，連續數日發射弩箭與投石。最後女王終於交出權力—與耶路撒冷。

鮑德溫還沒完全掌握自己與生俱來的權利，安提阿就再度受到努爾．丁的攻擊。當國王再度率軍前往北方時，曾在一○八六年到一○九八年統治耶路撒冷的歐爾圖克家族，從他們的伊拉克封地率軍前來襲取耶路撒冷，他們陳兵橄欖山上，此時耶路撒冷居民自行挑選精壯應戰，並且在前往耶利哥的路上痛擊歐爾圖克軍隊。鮑德溫的士氣大振，於是率領軍隊與真十字架來到亞實基倫，在經過漫長圍城後終於攻下。但在北方，大馬士革終於向努爾．丁屈服，他成為敘利亞與東伊拉克的主人。

努爾．丁身材高大、皮膚黝黑，他留了鬍子，但不留髭鬚，他有著漂亮的額頭與賞心悅目的外表，尤其有著一雙動人的眼睛。他其實有可

能跟贊吉一樣殘酷，但他更懂得節制，心思也更細膩。就連十字軍也稱他「英勇睿智」。努爾．丁深受臣子喜愛，其中包括了政治風向球烏薩瑪。努爾．丁喜歡打馬球，即使在夜裡他也要點上蠟燭繼續打。努爾．丁藉由法蘭克人的征服來疏導伊斯蘭世界的憤怒，藉此重振遜尼派，同時也建立起伊斯蘭世界的軍事信心。新一批的《法達伊》作品頌揚著耶路撒冷，因此激勵了努爾．丁發起聖戰，他要把「被十字架污染的耶路撒冷清掃乾淨」—諷刺的是，十字軍也說穆斯林是「聖墓教堂的玷污者」。他已經委託了一群工匠，準備征服耶路撒冷之後，就在阿克薩清真寺興建講道壇。

鮑德溫與努爾．丁陷入僵局。他們同意暫時停戰，此時鮑德溫也向拜占庭帝國尋求幫助：他娶了皇帝瑪努埃爾（Manuel）的外甥女狄奧多拉（Theodora）為妻。在聖墓教堂的婚禮與加冕儀式上，「新娘戴著黃金與珠寶首飾，美麗的袍服與珍珠」使君士坦丁堡的異國風情傳入耶路撒冷。鮑德溫婚後尚未得子，就在安提阿染病，幾個星期之後，於一一六二年二月去世。

送葬隊伍從貝魯特前往耶路撒冷，「沉痛與悲傷的程度」可說是史無前例。耶路撒冷國王與其他長住此地的十字軍家族一樣，已然成為黎凡特地區的顯貴，泰爾的威廉說：「因此山裡面有不少異教徒也下到山來跟著送葬隊伍痛哭。」努爾．丁說：「法蘭克人喪失這樣的領袖，這個世界恐怕找不出第二人。」

阿莫里與阿涅絲：「沒有資格擔任聖城耶路撒冷的王后」

一名女性無可爭議的聲譽差點打亂了耶路撒冷的繼承。鮑德溫的弟弟雅法與亞實基倫伯爵阿莫里（Amaury）是繼承人，但大主教拒絕為他加冕，除非他廢止與阿涅絲（Agnes）的婚姻。大主教認為這兩個人是近親—即便他們已經生下一子。真正的問題是「她沒有資格擔任聖城耶路撒冷的王后」，一名拘謹的史家寫道。阿涅絲有私生活不檢的壞名聲，但事實如何沒人清楚，只知道所有的史家都對她存有偏見。儘管如

此，她顯然是眾人追求的戰利品，在不同的時期，據說她的愛人包括司庫、大主教與四名有婦之夫。

阿莫里恪守責任與她離婚，於二十七歲那年接受加冕。舉止已經相當令人吃驚的他──他有口吃，而且笑聲奇特──很快就變得「極度肥胖，他的胸部就像某些婦女一樣垂到腰部」。耶路撒冷人在街頭嘲弄他，但他充耳不聞，「彷彿他從沒聽說有這回事」。儘管有著一對女乳，阿莫里仍稱得上是智勇雙全，現在他面臨的是耶路撒冷王國創建以來最令人氣餒的戰略挑戰。敘利亞已經落入努爾．丁之手，而鮑德溫三世征服的亞實基倫也門戶洞開，隨時可能被埃及攻占。阿莫里需要以全副精神和軍力與努爾．丁對抗。

這是為什麼阿莫里歡迎當時最惡名昭彰的惡棍科姆內諾斯（Andronikos Komnenos）來耶路撒冷。科姆內諾斯是拜占庭親王，他「有許多騎士扈從」，對耶路撒冷來說，這些是極有用的援軍。起初，科姆內諾斯的騎士令耶路撒冷「安心不少」。這位皇帝瑪努埃爾的表親過去曾引誘皇帝的外甥女，差點遭到女方兄弟的殺害。科姆內諾斯在牢裡蹲了十二年，後來終於釋放擔任基利家的總督。他因為能力不足與不忠而丟了城池，他逃往安提阿，在那裡引誘親王的女兒菲利帕，然後又被迫逃亡──這回來到耶路撒冷。阿莫里的廷臣泰爾的威廉回憶說：「他就像女人胸襟裡的蛇，衣櫃裡的老鼠。他證明了這句話所言不虛：『即使希臘人帶著禮物前來，我還是得提防三分。』」

阿莫里給科姆內諾斯貝魯特做為封地，但此時年近六十的科姆內諾斯拋棄了菲利帕公主，轉而引誘鮑德溫三世的遺孀狄奧多拉，這位耶路撒冷的皇太后，此時才二十三歲。耶路撒冷群情激憤：科姆內諾斯又得逃亡。但他綁架了狄奧多拉，並且叛逃到大馬士革的努爾．丁陣營。[3]

沒有人對「這條蛇」的離去感到難過，特別是阿莫里寵愛的教士──泰爾的威廉，他出生於耶路撒冷。在求學於巴黎、奧爾良與波隆納之後，威廉返回耶路撒冷成為阿莫里最信任的謀士。二十多年來，威廉擔任過推羅（即泰爾）大主教與耶路撒冷大臣，他直接目睹了一連串令人難以忍受的王室悲劇，現在，耶路撒冷即將迎來最可悲的危機。

阿莫里國王委託威廉撰寫十字軍與伊斯蘭王國的歷史，這是相當宏大的計畫。要威廉撰寫十字軍王國的歷史並無問題，雖然他懂一點阿拉伯文，但要怎麼撰寫伊斯蘭世界的歷史呢？

此時的埃及法蒂瑪王朝正陷入四分五裂。敏銳的機會主義者可以在這場混亂中獲得豐碩的果實—因此很自然地，烏薩瑪此時人就在開羅。在當地，權力博奕可能會要你的命，卻也會帶來豐厚的利潤。烏薩瑪為自己賺進大筆財富，並且蓋了一棟圖書館；然而，情勢突然急轉直下，為了逃命，他連夜離開了埃及。但烏薩瑪已預先用船運走了自己的家人、黃金與珍貴圖書。不幸的是，他在阿卡外海遭遇船難，財寶完全遺失，圖書則被耶路撒冷國王充公：「聽到我的妻妾子女平安無事，那麼錢財一空似乎也就較能忍受。但書就另當別論了：四千卷。我這輩子都會為此心痛不已。」烏薩瑪的損失卻是威廉的收穫，因為他承接了這些書籍，使他可以好好運用這些資料撰寫伊斯蘭歷史。

在此同時，阿莫里也一頭鑽進爭奪埃及的戰爭之中，他前後發動了五次攻擊。阿莫里似乎征服了埃及。如果他能善用該國的財寶與資源，那麼基督教的耶路撒冷王國或許將持續下去，而這個地區的歷史也將完全改觀。然而，被罷黜的埃及大臣逃到努爾．丁陣營，後者命庫德族將領，精力充沛但矮胖的謝爾庫赫（Shirkuh）前去征服埃及。阿莫里擊敗謝爾庫赫，攻下亞歷山卓，但他並未試圖鞏固該地，反而在要求貢金之後就返回耶路撒冷。

有了這筆埃及的貢金，阿莫里的首都變得更加繁盛。錫安山晚餐樓高雅的哥德式房間就是在這個時期蓋的，而國王也興築新的宮室，門廊、山牆、小圓頂塔樓與大圓形塔樓，位置就在大衛塔的南方。[4] 但埃及並未就此屈服。

由於衝突的費用越來越高，阿莫里漸感不支，於是尋求君士坦丁堡皇帝瑪努埃爾的協助，同時娶了他的姪孫女瑪利亞為妻，另外他也派了史家威廉前去協商軍事合作事宜，然而戰事的出現與援助的到來總是無法完美搭配。在埃及，阿莫里與埃及盟友即將攻下開羅，但此時努爾．

丁的大將謝爾庫赫又回師來救。國王同樣在要求對方支付更高額的貢金之後撤軍。

當阿莫里在加薩病倒時，他要求埃及盟友找一名最好的醫生來醫治他—國王是東方醫學的推崇者。埃及人找哈里發的猶太醫生前來，他剛好在這個時候回到耶路撒冷。

邁蒙尼德：迷途指津

邁蒙尼德（Maimonides）拒絕醫治十字軍國王，或許他另有盤算，因為他才剛抵法蒂瑪王朝治下的埃及，而埃及與耶路撒冷的聯盟也只是不久前的事。邁蒙尼德是西班牙穆斯林迫害下出走的難民，猶太人與穆斯林共創的文明黃金時代已然是過去的事。現在的西班牙已分裂成北方具威脅性的基督教王國，與南方的穆斯林王國，而南方的王國已被狂熱的柏柏部族征服，成立了阿爾摩哈德王朝（Almohads）。他們要求猶太人改信，否則就處死。年輕的邁蒙尼德佯裝改信，但在一一六五年，他逃出西班牙，並且前往耶路撒冷朝聖。十月十四日，在提什里（Tishri）期間，也就是猶太曆的新年月份與贖罪日—這是朝聖者喜愛前往耶路撒冷的月份—邁蒙尼德與他的父親與兄弟站在橄欖山上。在那裡，他首次清楚端詳猶太聖殿山，並且儀式性地撕開自己的衣服—他後來清楚地提到猶太朝聖者撕了幾次衣服（之後又再縫補），以及該什麼時候撕衣服。

從東邊的約沙法門進入耶路撒冷，他發現基督教的耶路撒冷就官方來說，依然是禁止猶太人入內的—不過實際上，在大衛塔附近就有猶太人開了四間染房，他們受到王室的保護。[5] 邁蒙尼德為聖殿而悲哭：「在廢墟中，它的神聖仍在。」而後「我進到偉大而神聖的聖殿並且祈禱」。聽起來邁蒙尼德似乎獲准在天主聖殿[6]的岩石上禱告（正如穆斯林烏薩瑪所做的），不過日後他不准再進入聖殿山，即使是信仰正教會的猶太人也必須遵守這項規則。

之後，邁蒙尼德移居埃及，阿拉伯人叫他Musa ibn Maymun。他成為精通數門學問的學者，完成的著作各種各樣，有醫學，也有猶太法

律，其中包括他的大作《迷途指津》（ *The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裡面結合了哲學、宗教與科學；他也擔任宮中的御醫。但埃及逐漸陷入混亂，因為阿莫里與努爾．丁為了爭奪此地的控制權而大動干戈。阿莫里精力充沛，但他運氣不佳。

一一六九年，努爾．丁的將軍謝爾庫赫贏得埃及戰役，此時努爾．丁也完成耶路撒冷的合圍態勢。謝爾庫赫得到年輕侄兒薩拉丁的協助。當肥胖的謝爾庫赫於一一七一年去世時，薩拉丁自己接管了埃及，他任命邁蒙尼德為猶太人首領，以及他的個人醫生。回到耶路撒冷，王室繼承人的苦況使醫藥走到了舞臺中心。

1 梅莉桑德是第三位統治耶路撒冷的女王──在此之前是耶洗別的女兒亞他利雅，以及馬加比時代亞歷山大．揚奈歐斯的遺孀亞歷珊德拉。她曾被加冕三次，一次是一一二九年與她的父親，一次是一一三一年與富爾克，還有一次是一一四三年與她的兒子。儘管女性的地位不高，烏薩瑪仍提到伊斯蘭與十字軍的女性在危急時仍需穿上盔甲與敵人戰鬥。梅莉桑德並未忘記她的亞美尼亞血統。在埃德薩陷落後，她讓亞美尼亞難民居住在耶路撒冷，一一四一年，亞美尼亞人開始在王宮附近興建聖雅各主教座堂（St James’s Cathedral）。

2 埃莉諾一成為自由之身，馬上就嫁給諾曼第公爵及安茹伯爵亨利，他是耶路撒冷國王富爾克的曾孫，不久就繼承英格蘭王位成為亨利二世。他們的孩子包括約翰王，與未來的十字軍獅心王理查。

3 至少他對狄奧多拉的感情要比其他女子來得長久。當她被皇帝捕獲時，科姆內諾斯決定投降，並且獲得原諒。之後皇帝去世，這個荒謬的惡棍居然在一一八二年奪取了帝國權力，成為君士坦丁堡歷史上最卑劣的皇帝。在他恐怖統治期間，他殺死絕大多數皇族成員，連女人也不放過。六十五歲的他，還保有男孩般的英俊面容，居然娶了十三歲的公主為妻。當他遭推翻時，暴民以最可怕的方式折磨他，砍掉一條胳臂，挖掉一隻眼睛，拔光頭髮與牙齒，他的臉被滾燙的開水毀容，好讓他英俊臉孔就此消失。狄奧多拉的命運無人知曉。

4 這座宮殿非常寫實地出現於這個時期在康布雷（Cambrai）製作的耶路撒冷地圖裡。狄奧多里克在一一六九年看到這座宮殿。而這座宮殿又於一二二九年讓渡給日耳曼十字軍，但最後這座宮殿消失了，或許是在一二四四年被入侵的花剌子模土耳其人摧毀。考古學家於一九七一年與一九八八年，在亞美尼亞花園與土耳其軍營下方挖到宮殿的地基。

5 猶太旅行者圖德拉的便雅憫（Benjamin of Tudela）在邁蒙尼德之後造訪了耶路撒冷。當他在耶路撒冷的時候，工人清掃錫安山的晚餐樓，結果發現一個神秘的洞穴，眾人都歡呼是大衛王的墳墓。十字軍在此立了紀念碑，在耶路撒冷具感染性的宗教氣氛裡，這個基督教遺址很快也成了猶太人與穆斯林的聖地。便雅憫說他繼續旅行到伊拉克。無論如何，他記錄他在巴格達看到了一齣戲，有個年輕猶太人名叫大衛．阿爾洛伊（David　Alroy，即大衛王之意），他自稱是彌

賽亞，並且向大家保證他可以讓當地的猶太人飛去「征服耶路撒冷」。巴格達的猶太人於是爬到屋頂上去等著，但等了半天一點動靜也沒有，只是讓鄰居看笑話。阿爾洛伊後來遭到殺害。日後，當迪斯雷利於十九世紀造訪耶路撒冷時，他開始寫作小說《阿爾洛伊》。

6 伊斯蘭清真寺底下的猶太會堂一直維持了四個世紀，十字軍後來把這處西牆旁的水道「洞穴」封閉，把它變成貯水池。因此邁蒙尼德不可能在那裡禱告。

25　痲瘋國王（西元一一七四～一一八七年）

泰爾的威廉：皇家教師

國王阿莫里指派泰爾的威廉擔任他的兒子鮑德溫的家庭教師。威廉喜愛這位王子：

這個男孩，當時大約九歲，由我負責教導他人文之學。我對這名學生傾力教授。他的相貌清秀，在文學上持續進展，而且越來越能確定他會發展出一個受人喜愛的人格。他是個傑出的騎士。他的求知欲旺盛。他有絕佳的記憶力。

「跟他的父親一樣，」威廉說：「他渴望聆聽歷史，而且願意查納雅言。」──無疑地，這當然是威廉的忠告與建言。這個男孩喜愛嬉戲，而他的老師也從中發現他一些不尋常的地方。

他與玩伴一起玩耍，他們開始──就像一般頑皮的男孩一樣──用指甲擰對方的臂膀與手。但鮑德溫顯然忍痛忍得太過火，彷彿一點也不痛似的。這種狀況發生數次之後，我開始留意這件事。當我叫喚他時，我發現他的右手臂與右手特別呆板。我開始感到憂心。男孩的父親〔國王〕被告知此事，也看過醫生。在這段過程中，我們察覺到早期的症狀。想到這裡，淚水就難以止住。

鮑德溫四世的疾病

威廉可愛的學生是個痲瘋病患 [1] —而他未來還要繼承一個戰火頻仍的王國。一一七四年五月十五日，敘利亞與埃及強人，新聖戰的領導者努爾．丁去世。即使是威廉也忍不住讚揚他是「公義的國王與虔信之人」。

國王阿莫里急忙揮師北上，想利用努爾．丁去世的良機，但他卻染上痢疾。阿莫里才三十八歲，而就在阿拉伯與法蘭克醫生爭論療法之時，他於七月十一日病逝耶路撒冷。「可愛」的新王鮑德溫四世是威廉的得意門生，但他必須忍受各種治療—放血、抹薩拉森油膏與灌腸。他的健康由一名阿拉伯醫生達伍德負責照料，隨著病情日漸嚴重，達伍德的兄弟便教導鮑德溫如何單手騎馬。

這位遭逢不幸的年輕國王，在痛苦的試煉中，依然維持高尚的勇氣與優雅，天底下恐怕很難找到這樣的人物。他摯愛的老師也在一旁仔細看護：「日復一日，他的狀況越來越糟，臉的末端特別嚴重，他忠實的隨從看到他時，都深感同情。」他從小就被帶離他的母親，但此時邪惡的阿涅絲回到兒子身邊，形影不離地支持著他。阿涅絲不智地將國王交到高傲的大臣手中，此時他正擔任司庫的職務。當此人於阿卡被刺殺時，耶路撒冷政治開始帶有一種沒落黑手黨家族威脅恐嚇的氣味。

國王的表親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三世要求得到攝政的位子，並且恢復穩定，他任命皇家教師威廉擔任大法官。糾纏著耶路撒冷的戰略惡夢此時終於成真：開羅強人薩拉丁攻占大馬士革，他一步步地將敘利亞、埃及、葉門與伊拉克大部分地區統合成一個強大的蘇丹國，並且將耶路撒冷包圍起來。的黎波里的雷蒙德，黎凡特城市的統治者，說阿拉伯語的他為了爭取時間，於是與薩拉丁停戰。但這當然也給了薩拉丁準備的時間。

鮑德溫率軍進攻敘利亞與黎巴嫩，展示出他的勇氣，但隨著他染病臥床的時間越來越長，許多顯貴開始在他病榻旁爭執衝突起來。聖殿騎士團的領袖越來越不聽號令，而醫院騎士團則對大主教發動私人戰爭，甚至朝聖墓教堂發射火箭。在此同時，也有新人穿過約旦來到耶路撒冷，他是經驗老道的騎士夏提雍的雷納德（Reynald of Chatillon），克拉克與外約旦勳爵，擁有資產與債務，全身散發具威脅性的自信，昂首

闊步，動作大剌剌。

薩拉丁開始試探王國的虛實，他攻擊亞實基倫，並且騎馬朝耶路撒冷而來，居民在恐慌下紛紛逃往大衛塔。一一七七年十一月底，亞實基倫即將陷落，痲瘋王、雷納德與一百多名騎士在耶路撒冷西北方的蒙特吉薩德（Montgisard）向薩拉丁兩萬六千人的部隊發動進攻。在真十字架的激勵下，以及看到聖喬治出現在戰場上，鮑德溫贏得了這場著名的戰役。

壓力下的優雅：痲瘋王的勝利

痲瘋王凱旋而歸，而薩拉丁則是騎著駱駝逃離。但蘇丹仍是埃及與敘利亞的主人，而他很快就會再組一支新的部隊。

一一七九年，在入侵薩拉丁的敘利亞時，鮑德溫中了埋伏，他的馬慌亂跑走，鮑德溫多虧了王國老軍事長官犧牲自己的性命奮力搭救，才得以順利逃脫。他振作精神之後，再度領軍與薩拉丁對抗。在接近里塔尼河之處，鮑德溫並未乘馬，此時他的位置危險地暴露在敵方面前。一名騎士必須揹著他逃離戰場。年輕的國王從未結婚—當時認為痲瘋會透過性交傳染，而現在他又無法領軍打仗。鮑德溫向法國國王路易七世表達自己的氣惱，同時也表示需要從歐洲找一位雄才大略的新國王：「肢體不便，無助於治國。希望我能治癒這一身乃縵的疾病，但我找不到以利沙來治療我。當阿拉伯大軍朝聖城而來時，我的身體卻無法指揮作戰，這顯然不太合適。」國王的病情越嚴重，國內權力鬥爭的狀況越激烈。國王的衰弱伴隨著國內政治與道德的腐化。當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與安提阿博希蒙德親王領著騎兵隊朝城裡行進時，國王生氣地懷疑他們打算政變，他再一次與薩拉丁停戰以爭取時間。

當大主教去世時，皇太后阿涅絲略過泰爾大主教威廉，直接任命該撒利亞的赫拉克利歐斯為耶路撒冷大主教，據說此人是她的愛人。赫拉克利歐斯喜愛錦緞，閃亮的珠寶與昂貴的香料，這位教會裡的職業男伴還包養了那布魯斯布商的妻子里薇莉（Paschia de Riveri）當自己的情婦。她現在也跟著大主教搬到耶路撒冷，甚至為他生了女兒：耶路撒冷

人叫他大主教夫人。

國王不久人世，阿涅絲必須趕快解決繼承問題。

居伊：錯誤的繼承人

阿涅絲於是安排國王的妹妹西比拉與路西尼昂的居伊（Guy of Lusignan）結婚。居伊是一名具吸引力的二十七歲青年，是阿涅絲最新交往的愛人，王國軍事長官的弟弟。西比拉公主是個年輕寡婦，她在第一段婚姻生下一子，大概只有她對這段婚姻樂觀其成。對許多男爵來說，她的新任丈夫似乎既無經驗，出身又不高，不足以應付耶路撒冷的存在危機。居伊，現在已是雅法與亞實基倫伯爵，他是出身普瓦提耶的貴族，但他顯然缺乏權威。他在王國最需要統一的時候讓王國分裂。

克拉克的雷納德違反停戰協定，攻擊前往麥加的朝聖商隊。對穆斯林領袖來說，保護朝覲隊伍是他最重要的責任。薩拉丁非常憤怒。但雷納德下一步卻是準備船隻，然後沿著紅海海岸劫掠，並且在最接近麥加與麥地那的地方登岸。深入敵境，固然可以收奇襲之效，但也非常危險。雷納德最後陸海戰均敗，薩拉丁下令把俘獲的法蘭克水手在麥加民眾面前割喉。接著，薩拉丁從他廣大的帝國又招募了一支軍隊。對於雷納德，薩拉丁發誓，「要讓克拉克的暴君鮮血流盡」。

鮑德溫的「四肢全都染病，無法動彈」，此時他又染上熱病：他命居伊擔任攝政，以耶路撒冷做為他的王室采邑。 [2] 居伊於是慶祝自己榮陞高位，直到一一八三年九月，薩拉丁入侵加利利。居伊在瑟佛里亞噴泉旁召集了一千三百名騎士與一萬五千名步兵，但他既不敢又沒有能力攻擊薩拉丁，薩拉丁最後越過約旦，攻擊克拉克要塞。鮑德溫命令燃起烽火通知克拉克，援軍已在路上。英勇地，看了令人心痛的痲瘋王━此時的他被放在擔架上，眼盲、外表怪異，而且全身腐爛━領導軍隊前去解救克拉克。

在返國的時候，國王將居伊解職，並且任命雷蒙德擔任攝政，讓自己八歲的外甥，也就是西比拉的兒子，加冕為鮑德溫五世。在加冕典禮之後，孩子被帶離聖墓教堂前往聖殿，他被放在個子最高的貴族伊貝林

的巴里安肩上。一一八五年五月十六日，鮑德溫四世去世，年二十三歲。但新任的孩子王鮑德溫五世只當了一年國王，他葬在華麗的大理石棺裡，外表描繪基督旁邊護衛著天使，並且裝飾著葉形花樣。

耶路撒冷需要成年的指揮官。在那布魯斯，的黎波里的雷蒙德與各個男爵集合起來反對居伊回來，但在耶路撒冷，王位屬於西比拉所有，她現在是攝政王后──而她嫁給了人人輕視的居伊。西比拉說服大主教赫拉克利歐斯為她加冕，她承諾會與居伊離婚，另外找人擔任國王。然而，在加冕典禮上，她找來了居伊站在她的旁邊，也就是說，居伊也被加冕為王。西比拉的機智勝過每一個人，但新王與新女王無法讓克拉克的雷納德與聖殿騎士團的領袖聽令於他們，而這兩個人也自行搶掠財物，打算與薩拉丁一戰。在停戰期間，雷納德攻擊來自大馬士革的朝聖隊，他俘獲薩拉丁的妹妹，嘲弄穆罕默德，而且折磨人犯。薩拉丁向居伊國王提出賠償請求，但雷納德拒絕付款。

五月，薩拉丁的兒子入侵加利利。聖殿騎士團與醫院騎士團魯莽地對他發動攻擊，結果反而在克雷松池子旁遭到屠殺，只有聖殿騎士團領袖與三名騎士順利逃脫。這場災難帶來了短暫的統一。

居伊國王：中了圈套

一一八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薩拉丁率領三萬部隊朝提比里亞前來，他希望引誘法蘭克人出戰，這樣才能「打一場轟轟烈烈的聖戰，痛擊對方」。

居伊國王在加利利的瑟佛里亞召集了一萬兩千名騎士與一萬五千名步兵，然而，在耶路撒冷國王的紅色大帳裡開會時，居伊卻面臨他極不喜歡的選擇。的黎波里的雷蒙德希望按兵不動，儘管他的妻子正身陷於圍城之內。雷納德與聖殿騎士團領袖稱雷蒙德是叛徒，他們要求立即開戰。終於居伊還是中了圈套，他率領大軍越過烤炙的加利利山丘，途中遭受薩拉丁部隊的騷擾，最後他們終於被炎熱打倒，口渴使他們全身無力。居伊在雙峰哈丁角（Horns of Hattin）的火山高原上紮營。接下來他們開始尋找水源──但這裡的水井全都乾涸。「主啊，我的上帝，」雷

蒙德說：「戰爭已經結束；我們全要死在這兒；王國要滅亡了。」

七月四日星期六，當十字軍早晨醒來，他們可以聽到山下穆斯林軍營傳來的祈禱聲。在烈日下，十字軍感到口渴。穆斯林放火燒灌木叢。很快地，十字軍陷入火海之中。

1 痲瘋相當常見。事實上，耶路撒冷專為痲瘋騎士成立了一個聖拉撒路教團（Order of St Lazarus）。痲瘋不容易感染：孩子一定是經過數個月的接觸，或許是被擁有輕微症狀的奶媽傳染。這種病是細菌導致的，透過汗水與觸摸，細菌得以傳染到他人身上。鮑德溫到了青春期觸發了瘤型痲瘋。在電影《王者天下》中，鮑德溫戴著鐵面具，遮蓋他被破壞的容貌、無鼻的臉孔。但事實上，鮑德溫身為國王，他拒絕遮掩自己，哪怕是疾病即將毀滅他時亦然。

2 此時泰爾的威廉「對於可悲的災難感到憂心，他對當下的一切充滿厭惡，他決心放棄筆墨，至死保持沉默，因為所有的事件記載起來只會讓人感到悲傷流淚。我們缺乏繼續撰寫的勇氣。因此該是我們保持安寧的時候了。」威廉的十字軍歷史留存下來，他的伊斯蘭歷史則亡佚了。他與赫拉克利歐斯大主教爭辯，結果被逐出教會。威廉打算向羅馬上訴，但在動身前往義大利之前就死了。他可能是被毒死的。一一八四年，赫拉克利歐斯拿著耶路撒冷的鑰匙，前往英格蘭與法國，希望找到繼承痲瘋王的繼承人，或至少籌得更多資金與騎士。他試圖引起英格蘭亨利二世的興趣。亨利二世的小兒子約翰想接受耶路撒冷的王位，但他的父親不讓他這麼做。很難想像約翰—日後被稱為軟劍，而且是英格蘭史上最笨拙的國王—會如何拯救耶路撒冷。

26　薩拉丁（西元一一八七～一一八九年）

薩拉丁：戰爭

薩拉丁一夜未眠，他忙著組織部隊輜重，布置他的兩翼。他已經將法蘭克人團團圍住。這位統治埃及與敘利亞的蘇丹決心掌握這次機會。他的部隊是由各個民族組成的，包括庫德族、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亞美尼亞人與蘇丹人，遠遠看去，氣勢相當驚人。薩拉丁的書記伊瑪德．丁（Imad al-Din）興奮地說：

薩拉丁的大軍如同一望無際的海洋，嘶叫的戰馬，刀劍與胸甲，鐵製的槍尖宛若星辰，彎刀，葉門劍，黃旗，如海葵般火紅的軍旗，閃爍的鎖子甲如同水池，磨亮的刀劍泛著溪流般的白光，藍羽弓如同禽鳥，焦躁的戰馬蠢蠢欲動，騎在馬上的戰士，頭盔閃閃發亮。

拂曉時分，騎在馬上的薩拉丁居於中路，旁邊跟著他的兒子阿弗達爾（Afdal），四周有禁衛軍土耳其馬木魯克（奴兵）保護者。他發動攻擊，向法蘭克人灑上箭雨，騎兵與馬弓兵衝鋒以牽制法蘭克重裝騎兵的動向。對居伊來說，此戰的重點是如何讓步兵的盾牌周密地圍繞在騎兵的四周；對薩拉丁來說，要打贏這場仗就必須讓對方的步兵與騎兵分離。

阿卡主教在國王面前舉起了真十字架，居伊的軍隊擊退了第一波攻勢，但不久口渴的法蘭克步兵開始逃往高地，使騎士的位置完全暴露。當的黎波里的雷蒙德與伊貝林的巴里安疾馳到蘇丹陣前時，薩拉丁命令他的姪子──指揮右翼的塔基．丁（Taki　al-Din）讓防線大開，十字軍於是衝進陣中。但穆斯林的防線隨即閉鎖，十字軍騎士於是成了甕中之

繁。薩拉丁的弓兵絕大多數是由亞美尼亞人組成的，他們向法蘭克人的戰馬射箭，「箭矢既像烏雲又像蝗蟲」，困住了騎士，而「他們勇猛的坐騎頓時成了刺蝟」。「烈日當空」，失去騎兵，又無隱蔽，口乾舌燥，燃燒的灌木叢使他們身陷煉獄，加上居伊指揮大亂，士兵們不是死亡逃走，就是向敵軍投降。

居伊撤退到哈丁角的其中一個山峰，並且搭起了紅色營帳。他的騎士圍繞著他，準備做最後的抵抗。「當法蘭克國王撤退到山頂時」，薩拉丁的兒子阿弗達爾回憶說：「他的騎士奮勇抵抗，把父王的軍隊逐一擊退。」而法蘭克人的英勇甚至還一度危及薩拉丁。阿弗達爾看到父親極為驚慌：「他臉色大變，不斷地扯著自己的鬍子，然後衝上前去大叫：『給魔鬼一點顏色瞧瞧！』」於是穆斯林再度衝鋒，終於擊潰了十字軍，殘兵開始逃往山區。當我看到法蘭克人逃走時，我高興地叫道：『我們打敗他們了！』」然而，在「口渴的折磨下」，十字軍又「回過頭來衝鋒，我們的士兵不斷敗退，幾乎已經退到父王跟前」。薩拉丁再度集結士兵，擊退了居伊的反擊。「我們打敗他們了，」阿弗達爾再次大聲地呼喊。

「安靜，」薩拉丁厲聲說，他指著紅色帳篷。「只要那營帳還在，就表示我們還沒贏這場仗！」此時，阿弗達爾看見營帳倒了。阿卡主教被殺，真十字架被俘獲。在國王大帳附近，居伊與他的騎士力氣已經用盡，只能連人帶著盔甲倒臥在地上。「於是父王下馬，」阿弗達爾說，「匍匐在地，喜極而泣地感謝真主。」

薩拉丁在華麗的大帳裡，他的將領陸續將俘獲的人犯押送進來。薩拉丁見了耶路撒冷國王與克拉克的雷納德。居伊又熱又渴，於是薩拉丁給他一杯雪酪，上面覆上黑門山的雪。國王解渴之後，就將雪酪遞給雷納德，此時薩拉丁說：「你是唯一給他東西喝的人。我什麼都不讓他喝。」阿拉伯人願意善待戰俘，但雷納德是例外。

薩拉丁騎馬外出，嘉勉他的將士，同時巡視戰場。「散落的手腳，赤裸的死屍，零碎的屍塊，劈砍的傷口，不成人形的軀體，被挖出來的眼珠子，開腸剖肚，內臟散置，身體被攔腰砍斷」，中世紀戰場屠戮後的場景，大致如此。返回大帳之後，蘇丹又把居伊與雷納德叫來。他讓

國王在前庭等候，只讓雷納德一人進帳。「真主讓我得勝，」薩拉丁說：「你到底違背了幾次誓言？」

「我們貴族的行事規則就是如此。」雷納德目空一切地回答。

薩拉丁要他改信伊斯蘭教。雷納德輕蔑地拒絕了。於是薩拉丁起身，抽起短彎刀從肩膀砍下他的手臂，再由衛兵了斷他的性命。無頭的雷納德從腳跟被人拽著拖出去，先是經過居伊身旁，然後丟到帳門口。

耶路撒冷國王被引領入內。「傳統上國王不應該殺害國王，」薩拉丁說，「但此人做了太多逾矩之事，所以他的死是罪有應得。」

早晨，薩拉丁向他的臣下贖買了所有的聖殿騎士與醫院騎士共兩百人，每個人的價錢是五十迪納爾。這些基督教戰士被要求改信伊斯蘭教，但幾乎無人答應。薩拉丁找來蘇菲派神秘主義者與伊斯蘭學者，要他們殺了這些騎士。大多數人都懇求念在宗教與學者特權，不要讓他們做這種事，但還是有少數人另外找人代替他執行，因為他們不希望事後遭人嘲笑。薩拉丁坐在高臺上看著這場混亂而業餘的屠殺，耶路撒冷僅剩的一點尊嚴在此喪盡。屍體就這樣擱在他們倒下的地方，即使在一年之後，戰場上仍「堆滿他們的白骨」。

薩拉丁把耶路撒冷國王送往大馬士革，隨行的還有真十字架，它倒掛在槍尖上無力地搖晃著，此外還有大量戰俘。由於人數實在太多，薩拉丁的家臣甚至還看到「三十名犯人用帳篷的繩子綁著，前面交由一名犯人拉著他們前進」。這些法蘭克奴隸只值三迪納爾，用一只鞋子就能換一個奴隸。

薩拉丁自己繼續率大軍征服其他十字軍國家，他攻下濱海城市如賽達、雅法、阿卡與亞實基倫，卻未能攻下推羅，因為勇猛的蒙費拉特侯爵（Marquis of Montferrat）康拉德及時率軍前來，解救了這座關鍵的要塞港口。康拉德的兄長就是西比拉的第一任丈夫。此時，薩拉丁的弟弟—埃及總督薩法丁（Safadin）勸他把耶路撒冷當成首要目標，盡可能在自己的健康尚未出問題前攻下聖城：「如果你今天晚上突然因為腹痛而死，則耶路撒冷將繼續在法蘭克人的掌握之下。」

薩拉丁的圍城：屠城還是投降？

一一八七年九月二十日，星期日，薩拉丁圍攻耶路撒冷。他一開始是在大衛塔西側紮營，之後又移到東北方，也就是當初高弗瑞破城而入之處。

耶路撒冷擠滿了難民，但城裡只留下兩名騎士守城，指揮者則是大主教與兩位耶路撒冷王后，西比拉與國王阿莫里的遺孀瑪利亞，而後者現已嫁給伊貝林的巴里安。大主教赫拉克利歐斯勉強找了五十名男子協助守城。慶幸的是，伊貝林的巴里安於此時回城，他獲得薩拉丁的安全通行保證，回來解救他的妻兒。巴里安已經向薩拉丁承諾不會反抗，但耶路撒冷人卻再三懇求他擔任指揮官。巴里安無法推辭，於是以騎士對騎士的禮節修書一封向薩拉丁致歉，而薩拉丁也原諒他的失信。蘇丹甚至派人護送瑪利亞與孩子。給他們穿上華服，招待他們美食盛宴，蘇丹還讓孩子坐在他的膝上。他知道這是他們最後一次看到耶路撒冷，於是感傷地說：「世間的事物原只是暫借給我們使用而已。」

巴里安 [1] 為每個超過十六歲的貴族男孩以及三十名市民封爵，武裝每一名男子，讓他們發動突擊。當薩拉丁開始攻城時，婦女在聖墓教堂禱告，剃頭以示悔罪，僧侶與修女赤足在城牆下行進。九月二十九日，薩拉丁的坑道工兵已經挖到牆下。法蘭克人已準備好成為神聖的殉道者，但赫拉克利歐斯打消他們的念頭，他說這麼做只會讓城內的婦女成為蘇丹後宮的奴隸。敘利亞基督徒一向憎惡拉丁人，他們同意開城向薩拉丁投降。三十日，當穆斯林攻城時，巴里安親自去見薩拉丁進行協商。蘇丹的旗幟甚至已在牆上升起，但他的軍隊仍遭擊退。

「我們對待你們，應該像你們〔在一○九九年〕對待耶路撒人一樣，屠殺、奴役、無惡不作」，薩拉丁對巴里安說。

「敬愛的蘇丹，」巴里安回答說：「城內有許多居民。如果我們發現終將一死，那麼我們會親手殺死自己的妻兒，然後推倒圓頂與阿克薩清真寺。」

於是，薩拉丁答應巴里安的條件。他慷慨釋放了王后西比拉，甚至也放了雷納德的遺孀，但其餘的耶路撒冷人必須花錢贖回，否則就要當成奴隸賣掉。

薩拉丁其人

薩拉丁絕不像十九世紀西方作家所描繪的，是個自由派的紳士，舉手投足均遠勝當時粗魯野蠻的法蘭克人。然而以中世紀帝國創立者的標準來看，薩拉丁確實擔得起這種吸引人的名聲。當他告訴自己的兒子，他如何創建帝國時，他說：「我之所以富有四海，靠的全是籠絡人民。毋需嫉恨任何人，因為死神是公平的。好好經營與人民的關係。」薩拉丁貌不驚人，日常也很樸實。有一回在耶路撒冷，廷臣騎馬踩過水窪，濺污了薩拉丁的緞袍，但他一笑置之。他認為，命運既能讓他獲得成功，當然也能一夜之間讓他一敗塗地。薩拉丁崛起的過程充滿血腥，但他絕非好殺之人，相反地，他勸告他最喜愛的兒子札希爾：「我要提醒你，盡可能避免流血，絕不可耽溺其中視若平常，因為血腥只會招來更多血腥。」有一回，穆斯林入侵者偷了一名法蘭克婦女的嬰孩，這名女子顧不得禁令趨前向薩拉丁乞求，薩拉丁難過落淚，於是立即下令尋找嬰孩，歸還給這名婦人。還有一次，他的兒子要求准許殺害幾個法蘭克犯人，他拒絕兒子的要求，並且罵了他一頓，他不希望自己的兒子養成嗜殺的惡習。

尤蘇夫．伊本．阿由布（Yusuf ibn Ayyub）於一一三八年出生於提克里特（Tikrit，位於今伊拉克──薩達姆．海珊也在此地出生），他是富有的庫德族軍人之子。尤蘇夫的父親與叔父謝爾庫赫在贊吉與他的兒子努爾．丁底下任職。他在大馬士革成長，享受醇酒美人的生活。他陪著努爾．丁，在夜裡點燭火打馬球，而努爾．丁任命他擔任大馬士革的治安首長。他研讀《古蘭經》，但也鑽研名馬的血統。在爭奪埃及時，努爾．丁派謝爾庫赫前去作戰，而謝爾庫赫則帶上了姪兒尤蘇夫，當時他二十六歲。

這對庫德族叔姪將領一同率領人數僅達兩千人的異國騎兵，克服了艱難的命運，成功從法蒂瑪王朝與耶路撒冷的軍隊手中偷走了埃及。一一六九年一月，尤蘇夫取得薩拉丁這個榮銜，[2] 他暗殺埃及宰相，讓謝爾庫赫在埃及獨攬大權。但謝爾庫赫不久即因心臟病去世。三十一歲的

薩拉丁因此當上法蒂瑪王朝最後一任宰相。一○七一年，法蒂瑪最後一任哈里發去世，薩拉丁於是推翻埃及的什葉派哈里發國（此後埃及一直掌握在遜尼派手中），並且將開羅城內作威作福的蘇丹禁衛軍屠戮一空，此外又對外擴張，將麥加、麥地那、突尼西亞與葉門納入版圖。

努爾．丁於一一七四年去世，薩拉丁於是利用此時領軍北征攻占大馬士革。連同之前領有的埃及，此時的薩拉丁帝國已擴展到伊拉克與敘利亞。約旦剛好位於連接這三處領土的樞紐，然而偏偏掌握在十字軍的手裡。因此，攻打耶路撒冷不只基於名正言順的神學理由，也具有帝國擴張的戰略意義。相較於埃及，薩拉丁更喜歡大馬士革，他說埃及是他的金雞母，他也曾打趣說：「埃及就像妓女一樣，一直想方設法要我離開元配〔大馬士革〕。」

薩拉丁不是獨裁者。[3] 他的帝國就像拼布一樣，由貪婪的總督、專橫的貴族與充滿野心的兄弟、兒子與姪子共同組成。薩拉丁分封土地給他們，以換取忠誠、稅收與戰士。他總是抱怨自己沒有足夠的金錢與士兵。能維繫整個帝國的，只有他個人的領袖魅力。薩拉丁與十字軍作戰經常失敗，顯示他並非卓越的將領，但「遠離女色逸樂的他」總能堅持到底。他的人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與其他穆斯林爭戰，但到了晚年，發動聖戰收復耶路撒冷成了他熱中追逐的目標。他說：「我已放棄世俗的享樂，因為我已享盡我應得的部分。」

有一回戰爭時，他走在海邊，對大臣伊本．夏達德說：「我想，如果真主讓我征服這片海岸，那麼我會把土地分封出去，寫下遺言，然後出海去尋找是否世界上還有不信真主之人──也許我會在途中死去。」然而，薩拉丁對伊斯蘭教的推行遠較法蒂瑪王朝來得嚴厲。當他聽說有年輕的伊斯蘭異端在國內四處傳教時，他將此人釘十字架，並且曝屍數日。

薩拉丁最喜歡在夜裡與將領及知識分子聚會，並且在聊天之餘順便接見使者。他推崇學者與詩人，無論如何都希望把烏薩瑪．賓．蒙奇德請到宮中。此時的烏薩瑪已是九十歲的老人，他回憶薩拉丁「在國內到處打聽他的下落。由於他的好意，我才擺脫了惡運的糾纏。他待我就像家人一樣。」薩拉丁的腿已經瘸了，且經常生病，他有二十一名醫生照

顧他──八名穆斯林，八名猶太人（包括邁蒙尼德）與五名基督徒。當蘇丹起身禮拜或要求點燈之時，他的廷臣知道這一日已經結束。薩拉丁自己並未做過什麼可恥之事，但他那些貪圖享樂而野心勃勃的親族卻是讓他丟盡了臉面。

跳舞女郎與春藥：薩拉丁的宮廷

諷刺作家瓦拉尼（al-Wahrani）提到，年輕的王公縱慾狂歡，宴會主人學狗走路，啜飲歌女肚臍上的美酒，反觀清真寺則是結滿蛛網，彷彿從未有人禮拜。在大馬士革，阿拉伯人對於薩拉丁的規定感到不滿。作家伊本．烏奈恩（Ibn Unain）嘲笑薩拉丁的埃及官員，特別是皮膚黝黑的蘇丹人：「如果我是黑人，長著一顆象頭，前臂粗壯得跟什麼一樣，還有一根大屌，那麼你倒是可以來滿足我的需求。」薩拉丁因為這項無禮言詞而將他流放。

薩拉丁的姪子塔基．丁是他手下最傑出的將領，但他的野心也最大，行為也最不檢點。他的喜好惡名昭彰，聽說他講的話「比用妓女的便鞋輕拍更能撩撥情慾」。瓦拉尼嘲諷地說：「如果你辭掉官職，你可以不用再悔改自省，從此可以痛快地探訪摩蘇爾的娼婦、阿勒坡的皮條客與伊拉克的歌女。」

塔基恣意縱慾，使他體重減輕、精力衰減，最後導致陽萎。他尋求猶太醫生邁蒙尼德的診治。邁蒙尼德在醫治自己的族人時，會要求病人不要過度「飲食與交媾」，但面對這群王公貴族時，他有不同的做法。這位御醫為薩拉丁的姪子寫了一本特別的作品，書名叫《論性交》（*On Sexual Intercourse*）。裡面提到節制，限制飲酒，尋找的女性不能太老也不能太年輕，飲用以牛舌草混合葡萄酒而成的雞尾酒。最後，他傳授一帖「神秘的」中世紀威而鋼：在性交前用摻入橙黃色螞蟻的油按摩陰莖。邁蒙尼德保證，即使在完事後，陰莖仍將金槍不倒。

薩拉丁喜愛塔基，授予他埃及總督的高位，但塔基執意擁有自己的封國，激怒了薩拉丁。他把塔基轉調到伊拉克。而現在，這位精力充沛的姪兒與薩拉丁家族絕大多數成員全來到耶路撒冷，慶祝它的解放。

薩拉丁看著拉丁基督徒永遠離開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人必須支付贖金，男子十迪納爾，女子五迪納爾，孩子一迪納爾。沒有拿到繳付收據的人不許離城，但薩拉丁的官員藉由收賄而中飽私囊，此外有許多基督徒趁夜從牆頭吊下籃子離開，或喬裝改扮逃走。薩拉丁本身對金錢毫無興趣，雖然他名義上收到二十二萬迪納爾，但其中有許多去向不明。

有數千名耶路撒冷人繳不出贖金。他們要不是淪為奴隸，就是被充入後宮。巴里安付了三萬迪納爾贖買了七千名耶路撒冷窮人，蘇丹的弟弟薩法丁要了一千名不幸者，然後釋放他們。薩拉丁將其中五百人交給巴里安，五百人交給大主教赫拉克利歐斯。穆斯林驚訝地發現大主教為自己付了十迪納爾的贖金，然後留下好幾車的黃金與地毯。「有多少潔身自愛的婦女被玷污，適婚的婦女結婚，處女被羞辱，自重的女性顏面掃地，可愛女子的紅唇被吻，桀驁不馴者被馴服，」薩拉丁的書記伊瑪德．丁以令人不寒而慄的欣喜說著，「有多少貴族將她們納為妻妾，有多少貴婦廉價出售！」

在蘇丹的注視下，這兩位基督徒領袖看了耶路撒冷最後一眼，傷痛它的陷落：「她曾是其他城市的女主人，現在卻淪為奴隸與侍女。」

十月二日，星期五，薩拉丁進入耶路撒冷，並且下令異教徒不許進入聖殿山（穆斯林稱為Haram al-Sharif）。圓頂清真寺上的十字架在「至高無上的真主」呼喊聲中被拆了下來，拖行市內而後遭到粉碎，耶穌像遭到破壞，圓頂北方的修道院也被拆除，阿克薩清真寺裡的小臥房與隔間都予以移除。薩拉丁的妹妹用駱駝從大馬士革運來玫瑰水。蘇丹與姪子塔基親自用玫瑰水刷洗圓頂清真寺，其他王侯將領也一同加入。薩拉丁從阿勒坡運來努爾．丁命人雕刻的講道壇，把它安放在阿克薩清真寺，就這樣持續了七個世紀。

蘇丹並未大量摧毀與重建，頂多只是修飾與裝飾。他使用十字軍用過的華麗建材，保留了花草圖案、柱頭與葉飾板；因此，他的建築也實際運用了敵人的象徵物，從外表看幾乎分不出十字軍與薩拉丁的建築物

有什麼不同。

從開羅到巴格達，每個有地位的伊斯蘭教士與學者，都想在聚禮日時在阿克薩清真寺講道，但薩拉丁選擇了阿勒坡的法官，讓他穿上黑袍：他在阿克薩頌揚伊斯蘭教的耶路撒冷。薩拉丁成了「每天早晨為信眾帶來光明的亮光」，他「解放了麥加的兄弟聖地」。之後，薩拉丁走到圓頂清真寺，在這座「伊斯蘭圖章戒指上的寶石」頂禮祈禱。薩拉丁對耶路撒冷的喜愛「如山一樣崇高」。他的使命是建立伊斯蘭教的耶路撒冷，因此他開始思考是否要把聖墓教堂這個糞堆清掉。有些貴族要求拆掉它，但薩拉丁覺得無論此地有無教堂矗立，都無損於它的神聖。薩拉丁引用了公正者歐瑪爾的說法，於是在關閉教堂三天後，又將它交給了希臘正教會，但他封死了其中一道出口以利於控制朝聖者的移動（與獲利）。整體來說，薩拉丁對大多數教堂是寬容的，但他特別著意於去除基督徒區裡的非伊斯蘭色彩。教堂的鳴鐘就在禁止之列。往後直到十九世紀這數百年間，這裡只能聽見宣禮員的聲音，至於基督徒禮拜則是以敲木板或打鐃鈸來通知信眾。他拆毀了城外一些教堂，然後強行徵收許多知名的基督教建築物給穆斯林使用，美其名為他個人的捐贈──這些建築物今日依然存在。 4

薩拉丁把許多穆斯林學者與神秘主義者帶到這座城市；但光只有穆斯林，耶路撒冷仍顯得人口稀少。於是薩拉丁找回許多亞美尼亞人，他們成為一個特殊的社群，並且一直持續至今（他們自稱為Kaghakatsi）；此外還有許多來自亞實基倫、葉門與摩洛哥的猶太人──「以法蘭的整個種族」。

薩拉丁已身心俱疲，但他還是勉力離開耶路撒冷前去蕩平十字軍最後一座要塞。他取得了阿卡這座巨大的海軍基地。然而他未將十字軍完全消滅：他基於騎士精神釋放了居伊國王，同時也未攻下推羅，這為基督徒留下了一座重要海港，使他們能計畫反攻。或許薩拉丁低估了基督教世界的反應，耶路撒冷陷落的消息其實震動了歐洲，從國王教宗到騎士農民，全都動員起來組成了一隻強大的新十字軍，是為第三次十字軍東征。

薩拉丁的失誤將使他付出重大代價。一一八九年八月，居伊國王出

現在阿卡城門前，他率領一小股軍隊攻打此城。薩拉丁並未把居伊的英勇當一回事，他只是派一小隊人馬來殲滅居伊。結果，居伊居然成功擊退了薩拉丁的部隊，並且號召十字軍進行反攻。薩拉丁想圍攻居伊，但居伊卻跑去圍攻阿卡。當薩拉丁的埃及艦隊被擊敗時，好幾船的日耳曼、英格蘭與義大利十字軍也加入居伊的行列。在歐洲，英格蘭國王、法國國王與日耳曼皇帝取得了十字架，組成艦隊，召集軍隊來加入這場爭奪阿卡的戰役。這是為時兩年血腥鬥爭的開端，不久，歐洲最偉大的國王即將參與此役，他們決心要收復耶路撒冷。

首先到達的是日耳曼人。當薩拉丁聽說紅鬍子皇帝腓特烈．巴巴羅薩已帶領日耳曼大軍朝聖地進發，他趕緊召集他的軍隊，號召進行聖戰。此時，好消息傳來。

一一九○年六月，巴巴羅薩在基利家的河川溺斃；他的兒子，士瓦本公爵腓特烈將父親的遺體煮熟泡在醋罈子裡。他把父親的肉埋在安提阿，自己帶著父親的遺骨率軍直奔阿卡，他打算將骨頭埋葬在耶路撒冷。巴巴羅薩的死亡轉化成末日傳說，傳聞這位審判日皇帝只是陷入沉睡，終有一天會再度復活。士瓦本公爵因壞血病而死於阿卡城外，日耳曼大軍因此不戰而潰。但在經過數個月的戰鬥，加上瘟疫奪走數千條人命（包括大主教赫拉克利歐斯與耶路撒冷王后西比拉）之後，[5] 薩拉丁得到了壞消息，基督教世界最傑出的將領正朝耶路撒冷而來。

1 小說中的巴里安後來成為電影《王者天下》的主角，由奧蘭多．布魯飾演，片中巴里安與王后西比拉（伊娃．葛林飾演）有不倫之戀。

2 薩拉丁（Saladin）是十字軍對Salah al-Dunya al-Din這個頭銜的簡稱，意思是世界的善與信仰。薩拉丁的弟弟，十字軍稱他薩法丁，原名阿布．伯克爾．伊本．阿由布（Abu Bakr ibn Ayyub），他獲得Safah al-Din（宗教之劍）的榮銜，而後世史書多以另一個王室名稱阿迪爾（al-Adil，公正者）來稱呼他。薩拉丁有兩個臣子為他寫了傳記：書記伊瑪德．丁寫了《敘利亞的閃電》（*The Lightning of Syria*）與《關於征服聖城的西塞羅式雄辯》（*Ciceronian Eloquence on the Conquest of the Holy City*）。一一八八年，伊拉克學者巴哈．丁．伊本．夏達德（Baha al-Din Ibn Shaddad）造訪耶路撒冷，薩拉丁先是任命他為軍事法官，而後又命他擔任耶路撒冷的監督人。薩拉丁死後，他擔任薩拉丁兩個兒子的大法官。他的《蘇丹的軼事與約瑟的美德》（*Sultanly Anecdotes and Josephly Virtues*，約瑟就是薩拉丁的名字尤蘇夫）是一部

完整的薩拉丁傳記，描述軍事領袖承受壓力時的各種樣貌。

3 在耶路撒冷，一名老人不知哪來的勇氣，居然告蘇丹侵占了他的土地。薩拉丁只能下了王座，與老人一起站在法官面前接受審判，並且贏了官司。儘管如此，他還是送禮給老人，以示慰問。

4 薩拉丁有時以醫院騎士團昔日的醫院做為宮廷，有時選擇大主教的宮殿。大主教宮殿的屋頂有一棟小木屋，薩拉丁喜歡跟隨從在這裡待到深夜。他的弟弟薩法丁住在錫安山的晚餐樓。薩拉丁決定把大主教宮殿交給他自己擁有的薩拉蘇菲修院（Salahiyya Sufi covent，又稱khanqah）來使用。今日這座修院仍稱為Salahiyya khanqah（根據上面的碑文），當初薩拉丁曾睡過的臥房（裡面有精細的十字軍柱頭裝飾），今日已屬謝克阿拉米（Sheikh al-Alami）所有，後者是耶路撒冷的著名家族的成員。大主教有個秘密通道，可以從他的寢宮前往聖墓教堂，薩拉丁把這個通道封住，但從今日店鋪放置錢箱的後邊牆縫，仍隱約可見這個通道。薩拉丁也徵收了聖馬利亞教堂做為他的薩拉醫院，同時將聖安娜教堂改成他的薩拉學校（宗教學校）。現在，它又恢復為教堂，但上面仍留下薩拉丁的刻文：「帝國的恢復者與信仰者的指揮官。」

5 耶路撒冷的新王后是西比拉同父異母的姊姊伊莎貝拉，她是阿莫里國王與瑪利亞王后的女兒。伊莎貝拉與丈夫離婚，嫁給了蒙費拉特的康拉德。康拉德因此藉由婚姻而成為耶路撒冷名義上的國王。

27　第三次十字軍：薩拉丁與理查（西元一一八九～一一九三年）

獅心王：騎士精神與屠殺

一一九○年七月四日，英格蘭獅心王理查與法國國王菲利普二世．奧古斯都發起第三次十字軍，他們的目標是解放耶路撒冷。三十二歲的理查才剛繼承父親亨利二世留下來的安茹帝國，領土涵蓋英格蘭與半個法國。紅髮、身手矯健、精力旺盛的理查，個性莽撞而外向，與薩拉丁的耐心與謹慎大異其趣。理查是那個時代的典型人物，他能撰寫活潑俏皮的吟遊詩歌，但另一方面也是虔誠的基督徒，他會為了克服自己的罪惡而赤身裸體地站在教士前面鞭笞自己。

阿基坦的埃莉諾最疼愛的這個兒子，似乎對女人興趣缺缺，十九世紀有人宣稱他是同性戀者，這種說法並不可信。戰爭是理查的最愛，他無情地從英格蘭人民身上榨取金錢以支持他的十字軍。理查曾開玩笑說：「如果有買主的話，我會把倫敦賣了。」當英格蘭因十字軍而發展出信仰復興運動時，[1] 猶太人也成了眾矢之的，而迫害的高峰是約克郡的集體自殺，整起事件宛如英格蘭版的馬薩達。而在這個時候，理查已經出發。他搭船前往耶路撒冷，不管他在哪裡上岸，他都表現出王者的勇士風範。他總是穿著緋紅色，這象徵著戰爭的顏色，而他手中揮舞的寶劍，他宣稱是亞瑟王的石中劍。在西西里，理查從新王手中救出了他守寡的妹妹瓊娜王后（Queen Joanna），並且劫掠了梅西納（Messsina）。當他抵達拜占庭親王統治的賽普勒斯時，他直接征服該島，然後率領二十五艘賈列船（galleys）向阿卡前進。

一一九一年六月八日，理查上岸並且加入法王圍城的陣容，兩軍輪番攻打，表現出絕佳的友好與默契。薩拉丁與幾位大臣看到理查抵達，對於這位勇士的勇猛善戰感到印象深刻，同時也驚訝於他對「戰爭的熱情」。

戰場成了瘟疫橫行的簡陋營地，在這裡，無論是王室大帳、污穢的營房、施粥所、市場、浴場，還是妓院，都無法逃過一劫。妓女吸引了穆斯林的注意，顯然出於薩拉丁書記伊瑪德的記述，他曾造訪理查的營地，並且搜索枯腸找出任何與情色相關的字眼來描述他看到的一切。伊瑪德與這些「歌手與賣弄風情的女子四目相對，她們塗脂抹粉，一雙碧眼配上一對充滿肉慾的大腿」。這些女子「不斷熱鬧地做著交易，抬高她們的雙腿，讓腿上的銀鐲碰觸她們的金耳環，她們誘惑寶劍入鞘，讓標槍衝著盾牌而來，讓鳥兒能用喙子啄食，從洞裡抓出一隻隻的蜥蜴，把筆插進墨水池裡」。

如果伊瑪德坦承「有一些愚蠢的馬木魯克開小差」去找這些法蘭克女子求歡，那麼這就表示實際的人數相當多。理查的活力改變了戰爭的性質。薩拉丁已經臥病在床；不久，另外兩名歐洲來的國王也將染病，然而即使在病榻上，理查依然揮舞著他的十字弓，對著敵軍陣營射箭，而就在此時，一船接著一船的歐洲騎士菁英也陸續抵達。

薩拉丁像個「蒙受喪子之痛的母親」，在馬背上不斷鼓勵士兵盡到自己的聖戰責任」，此時他的軍隊人數已經不足，顯然已無戰勝的可能。在吃味的菲利普．奧古斯都提早率軍離開之後，改由理查指揮全軍—「由我發號施令，沒有人可以指使我該怎麼做」—然而理查的部隊此時也苦不堪言。理查於是決定開放協商，薩拉丁派他入世、但略嫌冷淡的弟弟薩法丁代表他前往，然而雙方談判時依然捕風捉影，協商因此少有進展。兩軍的實力不相上下，各自派出了兩萬人的軍隊，雙方都想將自己的意志加諸在自己不聽話的臣屬、惹麻煩的顯貴與說著各種語言的軍隊身上。

就在此時，阿卡已無法繼續堅守，阿卡總督於是開始協商投降事宜。「比害相思病的女孩還心煩意亂」，薩拉丁別無選擇，只能默許阿卡投降，承諾歸還真十字架與釋放一千五百名人犯。但他的首要重點是防衛耶路撒冷。他故意拖慢談判的過程，使十字軍內部產生矛盾，既能節省金錢，又能減緩他們的進逼。但理查嚴肅地看待此事，並且逼迫薩拉丁拿出誠意。

八月二十日，理查把三千名捆綁起來的穆斯林俘囚帶到一處平地，

當著薩拉丁軍隊的面殺死這些男人、女人與小孩。傳說中的騎士精神原來不過是如此！吃驚的薩拉丁派出他的騎兵，但已經太晚。之後，薩拉丁只要一抓到法蘭克人就砍掉他們的頭。

五天後，理查沿海岸南下朝耶路撒冷的港口雅法前進，他的軍隊詠唱著〈幫助我們，聖墓！〉。九月七日，獅心王發現薩拉丁與他的人馬在阿爾蘇夫阻擋他們。理查面對的挑戰是運用大量步兵來消耗薩拉丁一波又一波的騎兵與馬弓兵，然後再讓自己的騎士釋放雷霆力量。理查堅守陣地，直到有一名醫院騎士向前疾馳。於是他讓騎士全力衝鋒，粉碎穆斯林的防線。薩拉丁絕望地投入他的皇家禁衛軍馬木魯克。面對「全面潰敗」，蘇丹及時撤退，他的軍隊「仍維持一定實力以保護耶路撒冷」。薩拉丁曾一度身邊只剩十七個人保護。事後，他感到痛心與沮喪，乃至於食不下嚥。

薩拉丁到耶路撒冷過齋戒月，並且籌辦防務。理查知道薩拉丁的軍隊與帝國實力未損，十字軍就算攻下耶路撒冷也無法堅守──此時合理的做法就是談判。「穆斯林與法蘭克人都感到疲憊」，理查在寫給薩拉丁的信上說道：「這塊土地也在雙方手裡變成一片廢墟。我們必須討論的是耶路撒冷、真十字架與這些土地。耶路撒冷是我們崇拜的中心，我們絕不可能放棄。」薩拉丁解釋耶路撒冷在穆斯林心中的意義：「我們認為耶路撒冷是我們的，正如你們認為耶路撒冷是你們的一樣。事實上，對我們來說，耶路撒冷的意義更為重大，因為這裡是我們的先知夜行登霄之處。」

理查願意聆聽。具有彈性與想像力的他現在提出一項妥協方案：讓他的妹妹瓊娜嫁給薩法丁。基督徒取得濱海地區，而且可以進入耶路撒冷；穆斯林擁有內陸，以薩拉丁為最高領袖，耶路撒冷做為國王薩法丁與王后瓊娜的首都。薩拉丁為了脫身，同意了這項方案，但瓊娜感到憤怒：「她怎麼可能容許穆斯林碰觸她的肉體？」理查說這只是句玩笑話，於是他對薩法丁說：「我會讓你娶我的姪女為妻。」薩拉丁感到困惑：「我們最好的選擇是繼續進行聖戰，還是任由自己衰老死亡。」

十月三十一日，理查緩步朝耶路撒冷進發，同時也持續跟彬彬有禮的薩法丁協商。他們在華麗的大帳見面，交換禮物，而且彼此互訪。理

查堅持：「我們必須在耶路撒冷擁有立足之處。」當法國騎士批評這場協商時，理查砍下幾名土耳其人犯的頭，殘忍地將他們的頭放在營地的周圍。

在這個緊張時刻，薩拉丁接到壞消息：他那位放蕩的姪子，曾想自建帝國的塔基．丁死了。薩拉丁把信藏起來，下令所有人離開大帳，然後「痛哭哽咽」，之後他用玫瑰水洗臉，再回到指揮的崗位：此時不是軟弱的時候。他巡視耶路撒冷以及他的新埃及守軍。

十二月二十三日，理查挺進到托倫（Le Thoron des Chevaliers，即Latrun），他與妻子及妹妹在此盛大慶祝耶誕節。一一九二年一月六日，在下雨、寒冷與泥濘中，理查抵達離耶路撒冷十二英里的拜特努巴。法國與英格蘭貴族無論如何都想取得耶路撒冷，但理查告訴他們，他的人馬不足以圍城。薩拉丁在耶路撒冷裡等待著，他希望雨雪可以讓十字軍知難而退。一月十三日，理查撤兵。 2

這是個僵局。薩拉丁以五十名石匠與兩千名法蘭克犯人重新加強耶路撒冷城防，他拆除位於橄欖山山腳下的約沙法聖母教堂的高樓層與錫安山晚餐樓，藉此取得石材。薩拉丁、薩法丁與他們的兒子也加入修築城牆的行列。

就在此時，理查攻下了亞實基倫，這是通往埃及的門戶。他向薩拉丁提出將耶路撒冷分而治之的建議，讓穆斯林保留聖殿山與大衛塔。但這場會談就跟二十一世紀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之間的會談一樣複雜，最後是白費工夫：雙方還是希望完全擁有耶路撒冷。三月二十日，薩法丁與他的兒子卡彌爾（Kamil）拜會理查，他們提出讓基督徒前往聖墓教堂與歸還真十字架的建議：獅心王表現了騎士精神，他為年輕的卡彌爾封爵，並且為他繫上騎士腰帶。

然而，這齣騎士精神的戲碼未受到桀驁不馴的法國騎士青睞，他們要求即刻進攻耶路撒冷。六月十日，理查率軍回到拜特努巴，他們繼續在烈日烤炙下設立營帳，並且花了三個星期討論下一步該做什麼。理查為了抒解緊張，於是騎馬外出巡視，他走到了愉悅山，下馬禱告，但他用盾牌擋住耶路撒冷的光輝。他嘴裡念著：「天主，我向您祈禱，在我尚未從敵人手中解救聖城之前，不要讓我看見它！」

獅心王在蘇丹軍隊裡布置了間諜，他得知薩拉丁的親王正從埃及運送物資前來支援。理查於是喬裝成貝都因人，率領五百名騎士與一千名輕騎兵前去埋伏埃及人。他把軍隊散開，一舉俘獲補給隊伍。他收繳了三千頭駱駝與無數物資，足以讓他朝耶路撒冷或埃及進軍。「這令薩拉丁心痛不已，」他的大臣伊本．夏達德說：「但我試著安撫他。」在人心惶惶的耶路撒冷，薩拉丁已瀕臨恐慌邊緣，他的壓力也越來越大。薩拉丁在耶路撒冷周圍的水井下毒，並且將人數不足的兵力分派給幾個兒子指揮。他的軍隊看來難以應戰，於是他急召人在伊拉克的薩法丁前來。

七月二日，薩拉丁召開戰爭會議，但他麾下的將領就跟理查底下的貴族一樣不可靠。「我們最好的選擇，」伊本．夏達德在會中表示：「就是集結在圓頂清真寺，做好赴死的準備。」然後會議裡一片沉默，將領們呆坐著，「彷彿在他們頭上有鳥兒歇息著。」會議辯論著領袖是否該抵死守城，還是趁圍城前盡早離開。蘇丹知道，一旦他離開此地，守軍將不戰而降。最後薩拉丁說：「你們是伊斯蘭的軍隊。如果你們放棄此地，他們將會像卷軸一樣席捲整個伊斯蘭世界。這是你們的責任——這是為什麼你們多年來能榮華富貴的原因。」將領們同意抵抗，但第二天他們又說，他們擔心出現像阿卡那樣的圍城。在城外作戰難道不會比較好嗎？反正最糟也只是暫時失去耶路撒冷。將領們也堅持必須由薩拉丁或他的一個兒子坐鎮城內，否則土耳其人可能會與庫德族人自相衝突。

薩拉丁留在城裡，他的間諜帶來的情報使他明瞭理查面臨的問題。七月十五日是一○九九年攻陷耶路撒冷的百年紀念日，就在節日即將來臨之時，十字軍居然發現了真十字架的另一塊破片，這個及時的奇蹟振奮了全軍的士氣。但勃艮第公爵領導的法軍與理查領導的盎格魯安茹軍彼此間卻出現嫌隙，差點引發衝突。他們開始用愚蠢的口號與污穢的歌曲取笑對方。理查素來善於寫作詩歌，這時當然也寫了合轍押韻的打油詩來譏諷對方。

薩拉丁已經受夠了這樣的對峙：七月三日星期四晚間，伊本．夏達德感到十分憂慮，於是他做了禱告來安慰自己：「我們身處在人世間最

受祝福的地方。」在聚禮日，蘇丹應該做兩次儀式（raka）：彎腰鞠躬，然後兩次平伏於地。薩拉丁做這些儀式，並且毫無顧忌地啼哭。到了晚間，他的探子回報法蘭克人已經收拾行裝。七月四日，理查撤軍。

薩拉丁精神煥發，他騎馬出城去見他最疼愛的兒子札希爾，親吻他的雙眼之間，然後護送他回耶路撒冷。王子陪他的父親待在醫院騎士團領袖的宅院裡。交戰雙方都疲憊不堪：理查接到消息，他的弟弟約翰準備在英格蘭造反。如果他想保住他的土地，就必須盡快班師回朝。

理查國內生變，薩拉丁於是趁此良機於七月十八日突襲雅法，在投石機連番轟炸下，這座城池很快就攻陷了。另一方面，正當伊本．夏達德協商投降事宜時，薩拉丁的兒子札希爾在必須警戒時打瞌睡。此時獅心王理查掛著緋紅旌旗的艦隊突然靠近岸邊。他的抵達相當及時：有些法蘭克人仍在頑抗中。理查一邊發射大型弓弩，一邊涉水上岸──「紅髮，紅衣，紅色旌旗」。他還來不及脫下防水靴與穿上盔甲，就拿起荷蘭戰斧，在僅僅十七名騎士與數百名步兵陪伴下強行攻入城鎮，他與將士們英勇衝鋒，所向披靡。

之後，理查揶揄薩拉丁的大臣：「你的蘇丹也是當世偉人，何以看到我要來就急忙逃走？我甚至只穿了防水靴，連盔甲都來不及換上呢！」據說薩拉丁與薩法丁進獻阿拉伯馬給獅心王，然而這樣的禮數只是緩兵之計，很快地薩拉丁又組織反攻。理查擊退他們，並且向薩拉森人下戰書，要求一對一的比武決勝。他手持長槍在行伍之間來回奔馳，就是無人敢應聲。

薩拉丁下令進行另一波攻擊，但將領們抗命不從。薩拉丁感到憤怒，原本想像贊吉一樣將這些人釘十字架。然而，他還是按捺自己的怒火，邀請眾將享用剛從大馬士革運抵的多汁杏仁。

國王與蘇丹的戰鬥陷入停頓。「我們兩敗俱傷」，理查私下對薩拉丁說。當他們協商時，這兩名軍事領袖都已精疲力竭，染上重病，他們的資源與意志已經消耗一空。

1 英格蘭最古老的酒吧是諾丁罕的「老耶路撒冷之旅」（Ye Olde Trip to Jerusalem），時間可以追溯到理查十字軍時代。

2 一一九二年四月，理查終於察覺居伊是個無能之輩，他之所以能當上耶路撒冷國王，完全是夫以妻貴的緣故。因此，理查承認蒙費拉特的康拉德，也就是伊莎貝拉王后的丈夫為耶路撒冷國王。但幾天後，康拉德被阿薩辛派所殺。香檳伯爵亨利是英格蘭理查與法國菲利普的外甥，他娶了耶路撒冷的伊莎貝拉王后，此時王后才二十一歲，已經懷了康拉德的孩子，而這已是她的第三段婚姻。他成為耶路撒冷的亨利國王。為了補償居伊，理查把賽普勒斯賣給他，他的家族統治了三百多年。

28　薩拉丁王朝（西元一一九三～一二五○年）

蘇丹之死

一一九二年九月二日，蘇丹與國王簽訂雅法條約，巴勒斯坦首次一分為二：基督教王國得以延續國祚，並且以阿卡為首都，至於薩拉丁仍保有耶路撒冷，但允許基督徒到聖墓教堂禮拜。

在返回耶路撒冷途中，薩拉丁與弟弟薩法丁見面，薩法丁親吻土地感謝真主，然後他們一起到圓頂清真寺禱告。雖然理查拒絕前往在伊斯蘭控制下的耶路撒冷，但他的騎士卻雲集於此進行朝聖，而薩拉丁也接待他們。蘇丹向他們展示真十字架，但之後真十字架最大的破片卻遺失了，而且再也找不到。[1] 當國王的謀士沃特（Hubert Walter）在耶路撒冷時，他與薩拉丁討論了理查這個人，後者認為獅心王不夠睿智，行事也不夠穩健。而多虧沃特的三寸不爛之舌，薩拉丁終於允許拉丁僧侶回到聖墓教堂。當拜占庭皇帝伊薩克．安傑洛斯為正教會提出請求時，薩拉丁決定這座教堂由拉丁教會與正教會共享，但前提是在他的指導之下。薩拉丁也指派了卡拉吉（Sheikh Ghanim al-Khazraji）擔任聖墓守護人，這個任務至今仍由他的子孫努賽巴家族執行著。

理查與薩拉丁此後未再見面。十月九日，理查航向歐洲。[2] 薩拉丁任命伊本．夏達德──他的回憶錄有許多生動的紀錄──在耶路撒冷監督他的計畫是否切實執行。不久，薩拉丁就動身前往大馬士革。

在那裡，安逸的家庭生活正等待著他──他有十七個兒子──但他已經五十四歲，而且過度操勞。他的兒子札希爾不想離開父親，或許是意識到這會是他們的最後一面：令人動容的是，他不斷地道別，然後又折返回來親吻薩拉丁。在宮殿裡，伊本．夏達德發現蘇丹正在公園柱廊上與年紀尚幼的兒子玩耍，卻讓法蘭克貴族與突厥顯貴在一旁候著。

幾天後，在迎接從麥加前來的朝覲隊伍之後，薩拉丁感染了熱病，或許是傷寒。醫生為他放血，但症狀卻是越來越糟。當他要求溫水時，

水送來他還是嫌冷。「皇天在上！」他叫道：「難道沒有人能把水溫弄得剛剛好嗎？」一一九三年三月三日黎明，薩拉丁在《古蘭經》的誦念聲中死去。「我跟其他人把自己的人生奉獻給他」，伊本．夏達德說：

時光飛逝，引領風騷的人物相繼離世，
彷彿他們全是夢境裡的人物。

穆阿札姆．伊薩：另一位耶穌

薩拉丁的兒子們在往後六年間相互攻伐，合縱連橫，四處爭取奧援。他們的叔父薩法丁雖然從中協調，但未能成功。其中三個年紀最大的兒子，阿弗達爾、札希爾與阿吉茲分別得到了大馬士革、阿勒坡與埃及，至於薩法丁則統治外約旦與埃德薩。

二十二歲的阿弗達爾繼承了耶路撒冷，這是他最珍視的城市。他在聖墓教堂旁邊興建了歐瑪爾清真寺，並且將北非人移居到馬格里布區（Maghrebi quarter），他在距離西牆只有幾公尺的地方興建了阿弗達爾學校（Afdaliyya Madrassa）。

阿弗達爾嗜酒而無能，他發現自己難以獲得下屬的效忠，而耶路撒冷在兄弟鬩牆下又成了四戰之地。阿吉茲才剛奪得蘇丹之位，就在外出打獵時被暗殺身亡。剩下的兄弟阿弗達爾與札希爾則聯合起來對付他們的叔父，但薩法丁擊敗他們二人，得到了整個帝國，往後他當了二十年的蘇丹。冷漠、優雅而嚴厲，薩法丁與薩拉丁迥然不同：當時的人對他少有感情，但都尊敬他。他的「才能出眾，或許稱得上是家族中最能幹的成員」。在耶路撒冷，薩法丁委託興建二重門──鏈門與神顯門，或許就是十字軍美門的遺址──並且拆毀聖殿騎士團修道院，重新使用這些建材，完成雙圓頂拱門與動物和獅子雕飾的柱頭，至今這依然是聖殿山西側主入口的裝飾物。不過，在薩法丁還沒當上蘇丹之前，一一九八年，他的次子穆阿札姆．伊薩（Muazzam Isa，Isa就是阿拉伯文的耶穌之

意）已得到敘利亞做為他的封地。

一二○四年，穆阿札姆以耶路撒冷為都，阿莫里的宮殿為他的寢宮。這位繼伯伯薩拉丁之後，家族內最受歡迎的成員，是個隨和而心胸開放之人。當他向學者學習哲學與科學時，他就像一般學生一樣步行前往。史家伊本．瓦西爾（Ibn Wasil）回憶說：「我看到他在耶路撒冷。男人、女人與孩子都貼近與他交談，沒有人驅趕這些人。他個性大剌剌且富幽默感，毫無矯揉造作的樣子。他騎馬的時候旁邊沒有王旗跟著，只有幾名隨扈。他頭上戴著黃帽，就這樣穿過市場巷弄，從不派人為他開道。」

穆阿札姆是耶路撒冷最多產的建築者之一，他修復城牆，建造七座巨大的塔樓，並且將十字軍在聖殿山上建物改建為穆斯林神龕 [3] 。一二○九年，穆阿札姆從法國與英格蘭移入了三百戶猶太家庭到耶路撒冷。當西班牙的猶太詩人猶大．哈里茲前來朝聖時，他一方面讚揚穆阿札姆與薩拉丁的王朝，另一方面也對聖殿哀悼：「我們每天都出去為錫安流淚，我們為她毀壞的宮殿而悲傷，我們爬上橄欖山，匍匐在永恆者之前。看到神聖的庭院被改成異教的廟宇，還有什麼比這副景象更令人哀痛。」然而很突然地，在一二一八年，穆阿札姆的成就差點被毀於一旦，有名無實的耶路撒冷國王布里恩的約翰（John of Brienne） [4] 率領第五次十字軍攻擊埃及。十字軍圍攻杜姆亞特（Damietta）的港口。此時已經七十四歲的薩法丁發兵前去救援，卻在聽聞杜姆亞特的鏈塔陷落時去世。穆阿札姆急忙從耶路撒冷趕往埃及協助剛當上埃及蘇丹的兄長卡彌爾。但這對兄弟在驚慌之餘，兩次以耶路撒冷做為十字軍撤出埃及的條件。一二一九年春，在家族帝國遭遇危難之下，穆阿札姆做出痛心的決定，拆毀耶路撒冷的城防，他認為：「如果法蘭克人取得耶路撒冷，他們會殺掉所有耶路撒冷人，並且支配敘利亞。」

此時耶路撒冷完全不設防，而且人口少了一半──大批居民逃亡。「婦女、女孩與老人聚集在聖殿山，撕扯自己的頭髮與衣服，任其四散」，彷彿此時已是「審判日」。但十字軍居然愚蠢地拒絕了這對兄弟讓出耶路撒冷的提議──因為此時十字軍也陷入分裂。

一旦十字軍離開，原本密切合作度過這場危機的卡彌爾與穆阿札姆

卻陷入內鬥，兩人競逐最高的領導權。此後，耶路撒冷就陷入沒落的局面，直到十九世紀才重新振作起來。耶路撒冷的城牆一直是許多寓言的核心，但從這時起有三個世紀的時間，耶路撒冷沒有城牆。而這座城也將再度易手，但過程卻是出乎尋常的和平。

皇帝腓特烈二世：世界奇觀，啟示錄之獸

一二二五年十一月九日，在布林迪西（Brindisi）的主教座堂，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暨西西里國王腓特烈二世娶十五歲的耶路撒冷王后尤蘭德為妻。等到婚禮一結束，腓特烈就取得了耶路撒冷國王的頭銜，使他得以名正言順地發動十字軍東征。他的敵人宣稱他不僅引誘新婚妻子的侍女，同時也在自己的後宮裡向薩拉森奴婢求歡。此事令他的岳父布里恩的約翰十分震驚，同時也惹惱了教宗。但腓特烈此時已是歐洲權勢最大的君主—他日後被稱為世界奇觀—而他也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霍亨斯陶芬的腓特烈，綠眼、薑黃色的頭髮，日耳曼與挪威混血兒。他在西西里成長，他位於巴勒摩的宮廷也與其他歐洲宮廷大不相同。腓特烈的宮廷以獨特、融合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文化的方式結合了諾曼、阿拉伯與希臘文化，正是這種特殊的成長環境使腓特烈與眾不同。他的宮廷設有蘇丹式的後宮、動物園，五十名鷹匠（他自己寫過一本書，書名叫《鷹獵的技藝》），一名阿拉伯侍衛，猶太人與穆斯林學者，一名蘇格蘭魔術師與精神導師。腓特烈受黎凡特文化的薰陶遠超過基督教世界任何一名君主，但這並不能阻止他鎮壓西西里的阿拉伯反叛—他用自己的馬刺把被俘領袖開膛剖肚。他把西西里的阿拉伯人全趕出去，卻又在盧切拉（Lucera）為他們建立新的阿拉伯城鎮，使他們擁有自己的清真寺，而他也在當地擁有一座自己很喜愛的行宮。同樣地，他一方面實施反猶太人法，另一方面卻又資助猶太僕役，歡迎猶太移民，並且堅持公平對待他們。

然而腓特烈真正關切的不是異國風情而是權力，他畢生投注心力，設法守住他所繼承的財產，他的領土從波羅的海延伸到地中海；而且要對抗嫉恨他的教宗，他曾兩度被教會驅逐，教宗稱他是敵基督，而且用

最難聽的字眼誹謗他。他被說成是秘密的無神論者或穆斯林，而且聽說他曾表示摩西、耶穌與穆罕默德都是騙子。腓特烈被描繪成中世紀的法蘭克斯坦博士，據說他曾把一名將死之人封在木桶裡，以觀察他的靈魂是否會逃出；他曾經剖開一個人的肚子，以研究他的消化；而且曾將孩子關在與外界隔絕的斗室裡，以觀察他們如何發展語言。

腓特烈重視自己與家族的權利：他其實是一名傳統的基督徒，他相信身為皇帝，他應該如拜占庭皇帝一樣是一名普世神聖的君主；另一方面，身為十字軍的後裔與查理曼的子孫，他必須解放耶路撒冷。他曾經兩度取得真十字架，但卻一直延後出發的時間。

現在，他已經是耶路撒冷國王，他認真地計畫一場遠征——當然，一切都必須依照他的計畫來進行。他讓懷孕的耶路撒冷王后待在巴勒摩的後宮待產，並且承諾教宗他即將率領十字軍東征——但十六歲的尤蘭德卻在生下兒子後死亡。由於腓特烈是藉由婚姻取得耶路撒冷王位，所以現在這個頭銜就由他兒子繼承。但他不會讓這種瑣事阻礙他的新十字軍計畫。

皇帝希望利用薩拉丁家族內爭的機會來奪取耶路撒冷。事實上，卡彌爾蘇丹答應給他耶路撒冷，只要他能協助對抗擁有該城的穆阿札姆。腓特烈最後於一二二七年出發，但卻因病返回——教宗額我略九世因此將他逐出教會。對一名十字軍來說，這可不是件小事。腓特烈於是派遣條頓騎士團與步兵充當先頭部隊，等到他在一二二八年九月在阿卡加入他們的行列時，穆阿札姆已死，而卡彌爾已占領巴勒斯坦——卡彌爾已將之前的約定作廢。

然而，卡彌爾現在要對付的除了穆阿札姆的兒子，還有腓特烈的軍隊。他無法同時兩面作戰。皇帝與蘇丹都無力爭搶耶路撒冷，於是他們進行了秘密協商。

卡彌爾與腓特烈一樣，都是不拘一格之人。他小時候曾被獅心王封爵。當皇帝與蘇丹協商如何平分耶路撒冷時，兩個人卻突然討論起亞里斯多德的哲學與阿拉伯的幾何學。「我對耶路撒冷沒有野心，」腓特烈對卡彌爾的使臣說：「但我要維護我在基督徒眼中的名聲。」穆斯林不禁感到納悶，腓特烈是否把基督教當做「兒戲」。蘇丹送「舞女」給皇

帝，但皇帝卻讓這群舞女觀賞基督徒舞者跳舞。大主教傑洛德抨擊腓特烈的歌女與變戲法的人「在基督徒眼中都是些名聲敗壞、上不了檯面之人」，但腓特烈還是一意孤行。在談判期間，腓特烈繼續獵鷹、尋找情婦，同時找來吟遊詩人唱和：「唉，想不到與我的女人分離竟是如此煎熬，不禁讓我懷念起她的陪伴。快樂的歌曲啊，傳到敘利亞的花叢，傳揚到那個將我的心禁錮起來的女子耳邊。問問那位最可愛的女子，是否還記得為她受苦的僕人，除非做到她交代的每一項任務，否則這痛苦將永不停止。」

就在協商膠著之時，腓特烈率領軍隊沿海岸南下，走的路線就跟理查一樣，兵鋒直指耶路撒冷。這個舉動收到奇效，一二二九年二月十一日，腓特烈獲得了他作夢也想不到的東西：卡彌爾割讓耶路撒冷與伯利恆，以及一條通往海岸的走廊地帶，以換取十年的和平。在耶路撒冷，穆斯林保留聖殿山，基督徒可以自由進出崇拜，但必須受法官監督。這個條約忽視了猶太人（他們絕大多數已逃離耶路撒冷），但條約中的主權分享觀念卻是耶路撒冷歷史上最大膽的和平方案。

然而，兩方所屬的世界都感到吃驚。在大馬士革，穆阿札姆的兒子那西爾．多德（Nasir Daud）命令民眾哀悼。民眾聽到這項消息都啜泣不已。卡彌爾堅持：「我們只讓出了幾間教堂與毀壞的房屋。神聖的區域與受尊崇的圓頂清真寺依然是我們的。」而這個條約也對他有利──他可以重新統一薩拉丁的帝國。對腓特烈來說，大主教傑洛德禁止被逐出教會者進入耶路撒冷，而聖殿騎士團則指責他未能獲得聖殿山。

三月十七日星期六，腓特烈在阿拉伯禁衛軍與侍從、日耳曼與義大利部隊、條頓騎士團以及兩名英格蘭主教的護送下，在雅法門與蘇丹的代表那布魯斯法官夏姆斯．丁（Shams al-Din）見面，由他將耶路撒冷的鑰匙交給皇帝。

街上空無一人，許多穆斯林離開了，敘利亞正教會信眾對於拉丁教會的再臨感到不悅──而腓特烈的時間很短暫：該撒利亞主教正前往此地準備執行大主教的禁令，並且封鎖此城。

腓特烈二世的加冕：日耳曼的耶路撒冷

在醫院騎士團領袖宅院待了一晚之後，腓特烈在聖墓教堂參加彌撒，裡面沒有僧侶，反而擠滿了他的日耳曼士兵。他把皇冠放在各各他的祭壇上，然後再把皇冠放在自己頭上，這是他自己設計的加冕儀式，他讓自己成為基督教世界普世而最高的君主。腓特烈向英格蘭國王亨利三世解釋說：「我們是天主教皇帝，我們戴的皇冠是萬能的上帝從王座取下交給我們的，這裡面蘊含著祂的特別恩寵，在祂的僕人大衛屋內，祂將我們的地位抬高到世間王候之上。」腓特烈不曾低估他自身的重要性：他安排了一場詭異而神秘的舞臺劇，在這間他視為大衛王聖殿的教堂裡，一名神聖的國王，一名神秘的末日皇帝獲得加冕。

之後，皇帝巡視聖殿山，他讚賞圓頂與阿克薩清真寺，讚揚它美麗的壁龕，他還登上努爾．丁的講道壇。當他看見一名僧侶手持新約試圖進入阿克薩清真寺時，他一拳將他打倒，大吼說：「豬一樣的東西！上帝為證，如果你們還有人在未經允許下來到這裡，我會挖掉你們的眼睛！」

穆斯林守護人不知道該怎麼評價這名髮色薑黃的怪人。有人直率地說：「如果他是奴隸，他不值兩百迪爾哈姆。」當天夜裡，腓特烈注意到宣禮員並未發聲：「喂，法官，」他對蘇丹的代表說：「為什麼昨晚宣禮員沒有出來叫拜？」

「基於對國王的尊重，我建議宣禮員不要出來。」法官說。

「你這麼做就錯了，」腓特烈回答說，「我在耶路撒冷過夜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夜裡聽宣禮員大聲讚美上帝的聲音。」如果他的敵人認為這是對伊斯蘭教友善的表現，那麼腓特烈或許更有興趣的是確保他簽訂的獨特條約能夠運作。當宣禮員叫喚行晌禮時，「他的侍從與僕人乃至於他的老師全都匍匐禮拜」。

早晨，該撒利亞主教帶著禁令抵達耶路撒冷。皇帝在大衛塔留下駐軍，然後回到阿卡，他在那裡遭受貴族與聖殿騎士團的敵視。現在，在義大利教宗的攻擊下，皇帝計畫秘密離開，但在五月一日清晨，阿卡暴民收集了屠夫街的廢物，朝他丟擲牲畜的內臟。在他乘船返回布林迪西時，腓特烈為了他的「敘利亞之花」而憔悴：「自從我離開後，在船上

感受到的這種愁慮，是過去從未有過的。現在我相信，如果我不快點回到她的身邊，我必將憂愁而死。」

腓特烈待的時間不長，他也從未回到此地，但他有十年的時間名義上是耶路撒冷的主人。腓特烈把大衛塔與皇宮賜給條頓騎士團。他命令騎士團的領袖薩爾查的赫曼（Hermann of Salza）與溫徹斯特的彼得主教修繕大衛塔（有些部分留存至今）與加固聖司提反門（今日的大馬士革門）。法蘭克人重新拿回「他們的教堂，而且拿回自己昔日財物」。猶太人再次被禁止進入耶路撒冷。沒有城牆的耶路撒冷並不安全：幾個星期之後，希伯崙與那布魯斯的伊瑪目率領一萬五千名農民進入耶路撒冷，而基督徒全都躲進了大衛塔。阿卡派出一支軍隊驅散這些穆斯林入侵者，而耶路撒冷仍維持基督徒所有。 5

一二三八年，蘇丹卡彌爾去世，薩拉丁王朝再度陷入內戰，雪上加霜的是此時香檳伯爵提波特（Count Thibault of Champagne）發起了新的十字軍運動。當十字軍被擊敗時，穆阿札姆的兒子那西爾．多德疾馳到耶路撒冷，並且圍攻大衛塔達二十一天，直到一二三九年十二月七日城陷為止。那西爾．多德於是拆毀新堡壘，薩拉丁家族彼此爭戰的成員在聖殿上締結了和平的盟誓。但家族鬥爭與亨利三世的弟弟康瓦爾伯爵理查率領的英格蘭十字軍的抵達，再度迫使耶路撒冷向法蘭克人投降。這一回，聖殿騎士團驅逐了穆斯林，並且重新取得聖殿山：圓頂清真寺與阿克薩清真寺再度成為教堂。「我看到僧侶管理著聖石，」伊本．瓦西爾回憶說：「我看到有人拿著一瓶葡萄酒在主持彌撒。」聖殿騎士團開始加強聖城的防務，但還是來不及—為了打敗家族裡的敵人，新蘇丹薩利．阿尤布（Salih Ayyub）僱用了一群四處搶掠的韃靼人，他們是中亞的游牧騎馬民族，遭到新成立的蒙古帝國驅趕前來。令阿卡基督徒感到恐懼的是，一萬名花剌子模韃靼人正朝耶路撒冷而來。

巴拉卡汗與韃靼人：災難

一二四四年七月十一日，韃靼騎兵在巴拉卡汗（Barka Khan）的領導下攻進耶路撒冷，沿著街道巷弄一路砍殺搶掠，衝進亞美尼亞修道

院，殺光僧侶與修女。他們摧毀教堂與民房，掠奪聖墓教堂並且放火焚燒。看到僧侶正在舉行彌撒，韃靼人當場就在祭壇砍下他們的頭，開膛剖肚。耶路撒冷國王的屍體被挖了出來，而且加以焚燒，他們的大理石棺不知為何居然保留下來；耶穌墓室大門旁的石頭被敲個粉碎。法蘭克人被圍困在大衛塔，他們向那西爾．多德求救，於是他說服巴拉卡汗讓駐軍安全離開此地。

六千名基督徒逃往雅法，但看到城垛上飄揚著法蘭克旗幟，他們相信援兵將會到來，於是許多人又折返。韃靼人屠殺了兩千多人。只有三百名基督徒抵達雅法。韃靼人徹底摧毀耶路撒冷之後，馬上就離開了。[6]

經過祝融與人力的摧毀，耶路撒冷從此到一九一七年都不再是基督教的城市。

一二四八年，路易九世率領最後一次十字軍東征，他們希望先征服埃及，再取得耶路撒冷。一二四九年十一月，十字軍來到開羅，蘇丹薩利．阿尤布已經去世。他的遺孀夏甲．杜爾（Shajar al-Durr）掌控局面，她命人在敘利亞的繼子圖蘭夏（Turanshah）盡速返回。十字軍的戰線拉得太長，不久就被善戰的奴兵馬木魯克擊潰。路易被俘。但新蘇丹圖蘭夏忽視自己的士兵：一二五○年五月二日，他在舉辦慶功宴時，居然讓許多十字軍戰俘參與，馬木魯克在二十七歲、名叫拜巴爾的金髮巨人率領下帶劍衝入會場。

拜巴爾砍中蘇丹，蘇丹負傷沿尼羅河逃逸，此時馬木魯克朝他放箭。重傷的蘇丹站在河裡，乞求饒他一命，但馬木魯克涉水過去，砍掉他的頭，還將他開膛。他的心臟被挖了出來，在宴席上展示於法國國王路易面前；想必此時的他已無胃口吃飯。

埃及的薩拉丁王朝就此結束，帝國的傾覆使耶路撒冷──如今已是半荒廢狀態──在往後十年成為各路軍事領袖爭奪權力的戰場，[7] 就在此時，可怕的陰影逐漸籠罩著中東。一二五八年，蒙古人，這群來自遠東的薩滿教信眾，他們已經建立人類有史以來最遼闊的帝國，此時他們劫掠巴格達，屠殺八萬人，並且殺死哈里發。他們攻下大馬士革，而且長驅直入到達加薩，一路上也順便掠奪了耶路撒冷。伊斯蘭世界需要同樣凶殘的戰士才能擊敗他們。此時起而面對這項挑戰的人物就是拜巴爾。

1 一一八七年，薩拉丁自己用威尼斯船運了一小塊真十字架給皇帝伊薩克．安傑洛斯（Emperor Issac Angelos），但在途中卻被比薩海盜佛提斯（Fortis）殺死所有船員，真十字架也被搶走。佛提斯把聖物交給科西嘉的波納法修（Bonafacio of Corsica），但之後又被熱那亞海盜搶走。真十字架的各部分仍留存在歐洲各地的聖物箱裡。

2 在返鄉途中，理查被擒，並且被交給了日耳曼皇帝亨利六世，他將理查監禁了一年多，直到英格蘭支付大筆贖金為止。他返國與法王作戰，並且帶回了薩拉森士兵與希臘火的秘密。一一九九年，在圍攻法國一座小城堡時，理查中了弩箭死亡。蘭西曼（Steven Runciman）寫道：「他是個不孝子、差勁的丈夫與惡劣的國王，但卻是個英勇善戰的軍人。」

3 他的塔樓有六座的基礎至今尚能得見。在聖殿山，他建造了圓頂文法學校，而且為阿克薩清真寺興建了美麗的拱門與圓頂入口。他也許使用了法蘭克人用過的建材來興建八角形的所羅門圓頂，又稱Kursi Isa□□耶穌王座（這裡耶穌指的可能是伊薩自己）—以及升天圓頂清真寺（Dome of the Ascension）；升天圓頂上有銘文，其年代為一二○○年到一二○一年。然而無論是所羅門圓頂還是升天圓頂，兩者可能原本是十字軍的建築物—事實上，升天圓頂的洗禮盤形式以及它的法蘭克式柱頭，上面還裝飾著法蘭克假燈臺，這些很可能來自於天主聖殿。此外，穆阿札姆也將金門封死。

4 耶路撒冷王后伊莎貝拉的婚姻一直遭遇惡運：她的第三任丈夫—香檳的亨利以耶路撒冷國王的身分統治阿卡，與她生下兩名女兒。然而，一一九七年在檢閱日耳曼十字軍時，他因為分神注意一名侏儒而在倒退時從窗戶跌落身亡。之後，她嫁給賽普勒斯國王路西尼昂的阿莫里，他因食用過量的白鯔而於一二○五年過世。伊莎貝拉過世時，她的女兒瑪利亞—現在的耶路撒冷王后—嫁給騎士布里恩的約翰，他們生下一個女兒尤蘭德（Yolande）。

5 腓特烈與卡彌爾仍維持友誼：蘇丹送給皇帝一個以珠寶裝飾的天象儀，它既可以當鐘，又是移動的天象圖，他還送了一頭大象；腓特烈送給卡彌爾一頭北極熊。腓特烈的餘生都在與教宗鬥爭，以維護他在日耳曼與義大利兩地的繼承權。教宗將他污名化為啟示錄之獸。他的長子羅馬人的國王亨利背叛他；腓特烈將其監禁終身，並且任命耶路撒冷國王康拉德（也就是他與尤蘭德生的兒子）為繼承人。這位世界奇觀於一二五○年死於痢疾，並且葬於巴勒摩。康拉德英年早逝，耶路撒冷王位由康拉德還在襁褓的兒子康拉丁（Konradin）繼承，康拉丁在十六歲那年被斬首。腓特烈死後，世人對他的評價逐漸轉變：自由派讚揚他具有現代的容忍精神；希特勒與納粹則讚揚他是尼采式的超人。

6 這些韃靼人最後於一二四六年遭薩拉丁的子孫擊敗。巴拉卡汗在戰場上喝醉，結果遭到斬首，他的頭展示於阿勒坡。但他的女兒嫁給了馬木魯克強人拜巴爾（Baibars），未來的蘇丹；他的兒子成為強大的將領與總督，於一二六○年到一二八五年間興建了美麗的墳墓turba，至今仍矗立在鏈街上。他們將父親葬於此地：「這是需要真主憐憫的僕人巴拉卡汗之墓。」他的兒子日後也與他葬在一起。但當考古學家檢視此墓時，裡頭並沒有巴拉卡汗，或許他的屍體並沒有從阿勒坡運來。一八四六年到一八四七年，富有的哈立迪家族買下這個建築物，事實上是買下一整條街。巴拉卡汗的墳墓如今已成為一九○○年建立的哈立迪圖書館的閱覽室。它至今仍是哈立迪夫人的家，而且有著遠望西牆的好景觀。提供一則耶路撒冷歷史的冷僻知識，這棟大房子裡

還立著英國託管時期留下的郵筒。

7 有時候，耶路撒冷被敘利亞統治，有時候則是由開羅的夏甲．杜爾女蘇丹統治。這是伊斯蘭世界獨一無二的女主統治時期，許多傳說因此而生。當她還是個年輕嬪妃時，她以一襲鑲滿珍珠的服飾吸引了蘇丹的目光，而她也因此被稱為夏甲．杜爾，即珍珠樹的意思。現在她需要男性的支持，於是她嫁給馬木魯克軍官艾貝格（Aibeg），而後者因此成為蘇丹。但這對夫妻關係很快生變，她在浴池裡刺死自己的丈夫。在八十天的統治後，馬木魯克罷黜她。她在逃走之前，把自己著名的鑽石磨成粉，不讓其他女人穿戴。當她被抓時，艾貝格的嬪妃（或許是憤怒於她毀壞所有的珠寶）用她們的木屐活活將她打死──與馬木魯克被短劍刺死相當。

第六部：馬木魯克王朝



在世界末日之前，所有的預言必將實現——聖城必會回到基督教會。

——哥倫布，給西班牙斐迪南國王與伊莎貝拉女王的信

她〔巴斯太太〕曾經去過耶路撒冷三次。

——喬叟，《坎特伯里故事集》

在耶路撒冷，人們稱爲眞正神聖的地方一處也沒有。

——伊本．塔伊米亞，《耶路撒冷是虔誠的造訪》

〔聖火的〕儀式仍然存在。在穆斯林眼裡，這些是一連串可恨的事。

——穆吉爾．丁，《耶路撒冷與希伯崙的歷史》

希臘人是我們最糟糕與最殘暴的敵人，喬治亞人是最糟糕的異端，就像希臘人一樣，而且同樣邪惡；亞美尼亞人非常美麗、富有與慷慨，他們是希臘人與喬治亞人的死敵。

——蘇里亞諾，《論聖地》

我們看著這座令我們歡喜的名城，我們撕裂我們的衣服。耶路撒冷大部分地區都杳無人煙，一片廢墟，而且沒有城牆。至於猶太人，最窮的一群人仍生活在瓦礫堆中，因爲法律規定猶太人不許重建已經毀壞的房屋。

——貝爾提諾洛的歐巴迪亞拉比，《書信集》

29　從奴隸到蘇丹（西元一二五○～一三九九年）

拜巴爾：豹

拜巴爾是來自中亞的突厥人，金髮碧眼的他從小被賣給敘利亞親王。然而，儘管他身材高大、體格壯碩，卻有一項令人無法釋懷的缺點：他的一隻眼睛有白內障，因此他的買主把他轉賣給開羅的蘇丹。薩利．阿尤布，薩拉丁的姪孫，他像買沙雞一樣，大批地買進突厥奴隸，以此組成馬木魯克軍團。蘇丹不信任自己的家人，反而認為「一個奴隸要比三百個兒子來得忠心」。拜巴爾與所有的異教童奴一樣，先改信伊斯蘭教，然後再訓練成為奴兵，也就是所謂的馬木魯克。拜巴爾擅長使用大型鋼製十字弓，因此贏得了大弩箭手的綽號。他加入巴里軍團（Bahriyya regiment），這支勇猛之師曾擊敗十字軍，並且擁有突厥獅與伊斯蘭聖殿騎士團的稱號。

當拜巴爾贏得主人的信任後，他的奴隸身分也得到解放，從此便一路高昇。馬木魯克忠於他們的主人，甚至更忠於彼此—但最終來說，這些孤兒戰士最重視的還是自己與阿拉。拜巴爾殺害蘇丹之後，也在權力鬥爭中失敗，於是逃往敘利亞。他靠著高超的弓術，利用地方諸侯混戰的機會，從中取得晉身階。他甚至一度領兵攻陷與掠奪耶路撒冷。但權力中心還是位於埃及，拜巴爾最後仍被新近奪取王位的將領庫圖茲（Qutuz）召回。

當蒙古人襲擊敘利亞時，拜巴爾率領前鋒部隊迅速趕往北方阻止他們。一二六○年九月三日，拜巴爾在拿撒勒附近的歌利亞之泉（艾因札魯特〔Ain　Jalut〕）擊敗蒙古軍。蒙古人可能捲土重來，甚至再度抵達耶路撒冷，但這是第一次他們遭受挫敗。敘利亞大部分地區落入開羅的掌握，而拜巴爾也被歡呼為勝利之父與埃及之獅。他預期能得到賞賜—阿勒坡總督—但遭到蘇丹庫圖茲的拒絕。一日，當蘇丹打獵時，拜巴爾從背後刺死他。馬木魯克各軍事領袖於是擁立這名弒君者擔任蘇丹。

拜巴爾一掌握權力，就準備將殘存於巴勒斯坦濱海地帶的十字軍王國消滅。一二六三年，他在率軍前去攻打時來到耶路撒冷。馬木魯克尊崇這座城市，拜巴爾因此開始重新祝聖與裝飾聖殿山以及它的周邊地區，這個地區即為今日的穆斯林區。他下令整修圓頂與阿克薩，而為了與基督教復活節互別苗頭，他也推廣從薩拉丁時代開始的新節日，並且在耶利哥附近的先知摩西墓上興建圓頂。往後八百年間，耶路撒冷人為慶祝這個與摩西有關的節日，會從圓頂清真寺一路遊行到拜巴爾興建的神龕，他們會在那裡集合祝禱、野餐與舉行宴會。

在城牆的西北方，蘇丹特別為自己支持的蘇菲教派興建了聚會所。與許多馬木魯克一樣，拜巴爾是蘇菲派民粹神秘主義的支持者，這個教派相信熱情、詠唱、神聖崇拜、舞蹈與自我苦行比嚴謹的傳統禮拜更能使穆斯林接近真主。拜巴爾最親密的謀士是一名蘇菲派謝克，他會與這個人一起背誦蘇菲派經文與跳舞。拜巴爾私底下很信任這名謝克，凡事總先請示他的意見，同時也允許他搶掠教堂與猶太會堂，或者是讓他對猶太人與基督徒動用私刑。 [1] 這是個新時代：拜巴爾與他的馬木魯克繼承人將統治耶路撒冷三百年之久，而他們全是嚴酷、不寬容的軍事獨裁者或軍事政權。薩拉丁代表的伊斯蘭騎士精神已成為過去。馬木魯克是突厥主人種姓，他們逼迫猶太人纏黃色頭巾，而基督徒必須纏上藍色頭巾。對猶太人與基督徒來說（尤其前者），他們身為「盟約之民」而受保護的日子已經結束。說突厥語的馬木魯克也鄙視阿拉伯人，唯有馬木魯克能穿著皮草或盔甲，或在鎮上騎馬。在他們的華麗宮廷裡，蘇丹賜予廷臣各色各樣的頭銜稱號，例如皇家馬球竿持竿人與情歌將軍──政治上的遊戲不只致命，也有利可圖。

拜巴爾的象徵是一頭潛行的豹，他用這個象徵來標誌自己的勝利──從埃及、土耳其到耶路撒冷，一共出現了八十個石刻象徵，而且也出現在獅子門上。沒有別的象徵比豹更適合用來表現這位擁有白色眼珠的可怕掠奪者，對於征服，他現在可是樂此不疲。

當拜巴爾視察耶路撒冷時，他也開始攻擊阿卡，雖然遭受抵抗，但他仍反覆地發動攻擊。在此同時，他也逐一攻占其他十字軍城市，而且近乎癡迷地進行殺戮。他在基督徒頭顱的圍繞下接見法蘭克使臣，他將

基督徒釘十字架、斬成兩半與剝去頭皮，而他在攻陷城市之後，會在重建城牆時塞入人的頭顱。他喜歡冒險，例如隱姓埋名親自混入敵人城裡探查，喬裝改扮與敵人協商，甚至在開羅時，他曾在半夜跑去視察辦公地點。由於他的過度不安與偏執，因此出現了失眠與頭痛的症狀。

只有阿卡公然與拜巴爾對抗，[2] 但他卻往北去征服安提阿。他寫信威嚇安提阿親王：「告訴你我們剛做了什麼。死屍堆積如山，你應該看看你的穆斯林敵人踐踏你們做彌撒的地方，在祭壇上割掉僧侶的喉嚨，火燄在你的宮殿亂竄。如果你是在現場目擊這一切，那麼你應該會希望自己未曾活過！」他進軍安那托利亞，並且讓自己加冕為魯姆蘇丹（Sultan of Rum）。但蒙古人再度出現，於是拜巴爾趕緊回師保衛敘利亞。

一二七七年六月一日，拜巴爾成了自己恐怖天份的受害者，當他為賓客調製了一杯有毒的qumiz時──qumiz是發酵的馬奶，這是突厥人與蒙古人喜愛的飲品─居然一時間忘了而自己喝下毒奶。他的繼承人將完成他的工作。

一二九一年五月十八日，馬木魯克攻進法蘭克人首都阿卡，並且屠殺大多數守軍，剩餘的就充當奴婢（每個女孩只賣一德拉克馬）。耶路撒冷國王的頭銜現在與賽普勒斯國王的頭銜合而為一。但它的留存只做為一種生動的裝飾而存在，並且以這樣的形式存續至今。耶路撒冷王國滅亡。[3] 即使是真實的耶路撒冷也只是苟延殘喘──不像一座城市，倒像是衰老的村落、沒有城牆，而且處於半廢棄狀態，受到蒙古騎兵的恣意掠奪。

一二六七年，一名朝聖者，被稱為拉姆班（Ramban）的西班牙老拉比，他哀悼耶路撒冷的衰微：

我把妳，我的母親，比擬成一名兒子在她膝上死去的婦女，痛苦的是，她的乳房仍在泌乳，於是她哺育幼犬。儘管發生這些事，妳的愛人拋棄妳，妳的敵人摧殘妳，但無論多遠，他們仍記得與榮耀聖城。

摩西．本．那克曼拉比（Rabbi Moses ben Nachman），依首字母而被稱為拉姆班（RAMBAN）或那瑪尼德斯（just Nahmanides）。拉姆班驚訝地發現耶路撒冷只剩下兩千名居民，其中只有三百名基督徒與兩名猶太人，這對猶太人是兄弟，他們是開染坊的，就像十字軍時代的猶太人一樣。對猶太人來說，耶路撒冷越悲慘，它就越神聖，越詩意。拉姆班認為：「事物越神聖，就越殘破。」

拉姆班是當時最能啟發人心的知識分子，他是醫生、哲學家、神秘主義者與《摩西五經》學者。一二六三年，拉姆班為巴塞隆納的猶太人辯護，駁斥道明會褻瀆神明的指控。亞拉岡國王詹姆斯說：「我從未看過有人能為錯誤的理由做出這麼好的辯護。」於是他賞給拉姆班三百枚金幣。但道明會之後想盡辦法要致他於死地。最後達成妥協，這位年過七旬的老人遭到流放，於是開啟了他的朝聖之旅。

拉姆班相信猶太人不應該只是悼念耶路撒冷，而是應該回歸、定居與重建耶路撒冷，然後等待彌賽亞的來臨—我們也許可以稱此為宗教錫安主義。唯有耶路撒冷可以安慰他的思鄉病：

我離開我的家庭，我捨棄我的家、我的兒子與女兒。我把靈魂留在我撫養長大、甜蜜可愛的孩子身旁。但一切的失去都因有朝一日能站在妳的庭院裡的喜悅而得到補償，喔，耶路撒冷！我苦澀地哭泣，但我在淚水裡尋著喜樂。

拉姆班擅自使用一間「有著大理石圓柱與美麗圓頂的破房子裡。[4] 我們把它當成禮拜堂，因為耶路撒冷已經成了一片廢墟，想要從中找到適當棲身之所的人不得不這麼做。」拉姆班也找到當初為了避免遭蒙古人破壞而藏匿的《摩西五經》卷軸，但在他死後不久，入侵者又回來了。

不過這次情況有點不同，在入侵者當中，有些人是基督徒。一二九

九年十月，信仰基督教的亞美尼亞國王赫托姆二世（Hethoum II）率領一萬名蒙古軍來到耶路撒冷。全城都因即將再一次面臨蠻族劫掠而顫抖，原本人數已經很少的基督徒，此時全「害怕得躲在洞穴裡」。蒙古伊兒汗最近才改信伊斯蘭教，但蒙古人對於耶路撒冷興趣缺缺，因此他們把該城交給了赫托姆。赫托姆解救了基督徒，在「聖墓教堂慶祝節日」，並且下令修復聖雅各主教座堂與童貞女馬利亞之墓。不過奇怪的是，才過了兩個星期，他就返回大馬士革去見他的蒙古主子。然而，馬木魯克與蒙古人長達一個世紀的鬥爭已經結束，再一次，耶路撒冷神聖的磁性再度吸引世界前來。在開羅，新上任的蘇丹尊崇耶路撒冷，他還自稱是耶路撒冷蘇丹。納西爾．穆罕默德（Nasir Muhammad）自稱為鷹；他的人民稱他優雅者——當時的知名史家寫道：「他或許是最偉大的馬木魯克蘇丹」，但也是「最下流的」。

納西爾．穆罕默德：優雅的鷹

他從八歲起就被馬木魯克的軍事領袖當成王室玩偶一樣玩弄，受盡各種屈辱。他曾兩次被立為蘇丹，兩次被罷黜。他是一名奴隸的幼子，父親是偉大的蘇丹，兄長則是阿卡的征服者，最後遭到暗殺，因此當納西爾．穆罕默德於二十六歲那年第三度登上王位時，他決心保有這個位置。他的蘇丹鷹適合他的風格——美學的光采，對鷹的偏執與俯衝而下的死亡。當初跟隨他的夥伴一開始雖然飛黃騰達，但狡兔死走狗烹，他們的下場不外乎絞死、腰斬與毒殺，而且事前毫無徵兆。納西爾似乎把馬看得比人還重：這位走路一瘸一瘸的蘇丹對於自己擁有的七千八百匹賽馬的血統譜系如數家珍，他願意花更高的價格買一匹馬，也捨不得購入最美好的奴童。

一三一七年，納西爾抵達耶路撒冷進行朝聖，他向底下的將領顯示，他們的神聖責任是裝飾聖殿山與周邊街道。在他最好的朋友敘利亞總督坦吉茲（Tankiz）資助下，蘇丹重新強化了大衛塔，為守軍增建一間聚禮日清真寺，在聖殿山上增建紀念性柱廊與伊斯蘭學校，重鋪圓頂與阿克薩清真寺的屋頂，在鏈門與棉商門增建叫拜樓——這些建築物今日

仍可得見。

納西爾支持蘇菲派，他為這個神秘主義教團興建了五間修道院。在這些新穎的建築裡，蘇菲派再度將一些奇幻的宗教儀式帶回耶路撒冷，他們唱歌、跳舞、精神恍惚，有時甚至自殘。他們希望藉此獲得高昂的情緒，使自己能接近真主。

蘇丹的屬下了解他的意思：他與他的後繼者把失寵的顯貴放逐到耶路撒冷，讓這些人把自己的不義之財花在此地，興建奢華的建築物，包括宮殿、伊斯蘭學校與墳墓。墓地越接近聖殿山，到了審判日時他們就越快復活。他們興建巨大的拱形底層結構，然後在上面建築。這些建築物 [5] 盡可能利用聖地城門附近早期建物屋頂的狹小空間，做為增建的基礎。 [6]

納西爾在塵土與蜘蛛網中建立了耶路撒冷（或至少建立穆斯林區），在這裡留下了大理石的建築，因此，當伊本．巴圖塔（Ibn Battutah）造訪此地時，他看到的是一座「龐大而恢宏」的城市。伊斯蘭朝聖者湧入耶路撒冷，他們從格亨納（欣嫩谷）的地獄一路探索，終於來到圓頂的天堂，他們閱讀《法達伊》，書中告訴他們「在耶路撒冷犯罪，等於犯下一千條罪，在耶路撒冷立善功，等於立下一千件善功」。在耶路撒冷生活的人，「就像參與聖戰的戰士」，而在此地去世的人，「如同死在天堂」。耶路撒冷的神秘主義極其繁盛，穆斯林因此也開始繞行、親吻圓頂與在此受膏，這些是他們自七世紀以來從未做過的。基本教義派學者伊本．塔伊米亞對於納西爾與這些蘇菲迷信感到不滿，他提醒大家，耶路撒冷只能算是虔誠的造訪，比不上到麥加朝覲。蘇丹前後囚禁這位主張純粹的異議者六次，卻無法讓他改變心意，而伊本．塔伊米亞也啟發了沙烏地阿拉伯嚴厲的瓦哈比主義（Wahabiism）與今日的聖戰主義者。

優雅者蘇丹對於已經成為菁英階級的突厥馬木魯克感到不信任，因此他開始購買高加索地區喬治亞或切爾克斯（Circassian）的童奴，做為禁衛軍的骨幹，而這些人也影響了他對耶路撒冷的決策：他允許喬治亞人進入聖墓教堂。但拉丁人並未忘記聖墓教堂：一三三三年，他允許那不勒斯（兼耶路撒冷）國王羅伯特整修教堂部分建物，同時讓他取得

錫安山晚餐樓，並且在此建立方濟會僧院。

生病的老虎是最危險的。蘇丹臥病在床，但他授予朋友坦吉茲「太大的權力，以至於他開始產生疑忌」。一三四○年，坦吉茲被捕並且遭到毒殺。納西爾自己也在一年後去世，留下了許多兒子繼承。但最終是由新高加索奴隸推翻了王朝，他建立了新的蘇丹世系，推行許多有利耶路撒冷喬治亞人的政策。另一方面，天主教拉丁人──遭到敵視的十字軍後裔──一直忍受著馬木魯克的高壓政策，後者間歇性的暴力行為不僅令基督徒恐懼，也令猶太人存有戒心。當賽普勒斯國王於一三六五年攻擊亞歷山卓時，聖墓教堂被關閉，而在大馬士革，方濟會修士也被拖出來處死。方濟會後來允許繼續活動，但馬木魯克建造的叫拜樓卻令聖墓教堂與拉姆班猶太會堂相形見絀，藉此凸顯伊斯蘭教的高高在上。

一三九九年，正當馬木魯克年幼的蘇丹以及他的導師動身前往耶路撒冷朝聖時，令人聞之色變的中亞征服者帖木兒攻陷巴格達，入侵到敘利亞境內。

1 拜巴爾的蘇菲派導師謝克卡迪爾（Sheikh Khadir）變得極有權力，他能以恐怖統治的手法來引誘馬木魯克將領的妻子、兒子與女兒。直到有人提出充分的證據，證明卡迪爾確實犯了雞姦與通姦的罪名時，拜巴爾才下令逮捕他。他免於一死，因為他預言自己死後不久拜巴爾也會死去。

2 到了一二六八年，剩餘的耶路撒冷王國處境極為危險，因此教宗呼籲組織新的十字軍。一二七一年五月，英格蘭王位繼承人長腳愛德華（Edward Longshanks）抵達阿卡，協助抵抗拜巴爾。但當阿卡與蘇丹協商停戰時，愛德華反對，而似乎是拜巴爾找人行刺他，他被有毒的匕首刺傷。在僥倖逃過一死之後，他徒勞地想組織新的聯盟：十字軍將協助蒙古人擊敗拜巴爾，以收復耶路撒冷。當他返回英格蘭成為愛德華一世時，他又自稱為蘇格蘭人之鎚，並且在西敏宮的畫室展示馬加比家族的畫像。然而，愛德華一世逼迫英格蘭猶太人戴上黃色星星，最後還將他們逐出英格蘭。往後三個世紀，猶太人未再返回英格蘭。愛德華去世時，人們哀悼他是「耶路撒冷的騎士之花」。

3 歐洲許多皇室，包括波旁、哈布斯堡與薩伏伊，都宣稱擁有這項頭銜。一二七七年，安茹的查爾斯從安提阿的瑪麗（她其實是眾多主張者的其中一個）買下這個頭銜，之後，那不勒斯或西西里國王主張擁有這個頭銜，然後這個頭銜透過薩伏伊人傳到了義大利國王。西班牙國王仍使用這個頭銜。只有一個英格蘭國王使用這個頭銜。當亨利八世的女兒瑪麗一世於一五五四年在溫徹斯特嫁給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時，她就成了耶路撒冷女王（連同其他哈布斯堡頭銜）。直到

一九一八年，哈布斯堡皇帝仍使用這個頭銜。

4 耶路撒冷的命運訴說著耶路撒冷猶太人的故事。第一間猶太會堂可能位於錫安山上，但不久就遷移到猶太區。在馬木魯克統治時期，猶太會堂旁蓋起了清真寺與（猶太人）尖塔，並且於一三九七年擴建。當猶太會堂於一四七四年倒塌時，穆斯林將其拆除，而且不允許重建。但馬木魯克倒數第二任蘇丹卡伊特拜伊（Quaitbay）允許重建。到了一五八七年，鄂圖曼人又再度關閉猶太會堂。一八三五年，拉姆班猶太會堂與隔壁的猶太會堂合而為一，並且重新啟用，此時在鄰近的建築物也設了一間猶太會堂。一九四八年，猶太會堂遭阿拉伯軍團故意拆毀。一九六七年，猶太會堂又重啟。

5 聖殿西面的希律城牆絕大多數都已隱沒在馬木魯克建築物的後面，但在穆斯林區的內院或隱密的後巷，仍可以看到這些城牆的遺跡：這些是耶路撒冷的秘密地點。正如猶太人尊崇南方著名的西牆，自古以來一直有一小撮猶太人在此地──小牆──祈禱。

6 穆斯林區到處可見馬木魯克風格的房子：鐘乳石狀的梁托與明暗交錯的石頭。坦吉茲的坦吉茲宮殿學校或許可說是最美麗的馬木魯克建築，它就位在鏈門之上：這裡總共有二十七所伊斯蘭學校，這些學校都標誌著馬木魯克顯貴的紋章──坦吉茲身為斟酒人，他的建築物上標誌著一個杯子。在耶路撒冷，馬木魯克貴族一般都會捐出一筆錢成立慈善信託，部分可用來維持學校運作，部分則可為自己的後代子孫提供住居與工作，如此一來，即便自己的家族在頻繁的權力鬥爭中失勢，生活也不致成問題。墳墓通常位於樓下的房間裡，裝設綠格子狀的窗戶，如此，經過的行人就能聽到裡頭誦經的聲音，而且也能看到裡頭的狀況。這些建築物後來讓給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家族，他們也採用了信託形式，因此這些房子有許多至今仍是家族所擁有。

30　馬木魯克王朝的衰微（西元一三九九～一五一七年）

帖木兒與導師：朝聖城市

這位皇室導師是當時伊斯蘭世界最富盛名的學者。已經七十多歲的伊本．赫勒敦曾任職摩洛哥宮廷，在遭囚禁一段時間之後到了格拉納達、突尼西亞，最後（又被關了一段時間）來到馬木魯克蘇丹的宮廷。他曾數次得勢失勢，這段人生經歷的轉折使他寫成了名著《世界史序說》（*Muqaddimah*），這本書至今仍是極有價值的世界史著作。蘇丹於是任命他擔任兒子法拉吉（Jaraj）的老師，而法拉吉尚未成年就繼位成為蘇丹。

現在，當這名尖刻的史家向十歲的蘇丹講述耶路撒冷的歷史時，帖木兒也圍困了馬木魯克的大馬士革。瘸子帖木兒（Timur the Lame，又稱Tamurlane）於一三七○年成為中亞的地方軍事領袖。持續三十五年的征戰，這名嚴酷、優秀的突厥後裔已經征服大部分近東地區，他從馬上得天下，並且以成吉思汗的繼承者自居。在德里，他屠殺十萬人；在伊斯法罕，他殺死七萬人，用人頭堆起二十八座塔，每座塔有一千五百顆頭顱，而且他從未打過敗仗。

然而帖木兒不只是一名戰士，他位於撒馬爾罕的宮殿與花園顯示出他細膩的品味；他是一名優秀的棋手與歷史愛好者，喜歡與哲學家辯論。因此不意外地，他很希望能與伊本．赫勒敦見上一面。

但此時馬木魯克卻陷入恐慌：如果大馬士革陷落，巴勒斯坦乃至於開羅恐怕也很難保住。老教師與小蘇丹火速回到開羅，但馬木魯克官員決定送他們到敘利亞與帖木兒談判，以拯救帝國。在此同時，耶路撒冷人也爭論著該怎麼做：如何讓聖城免於受到這位人稱「上帝之鞭」的不敗掠奪者破壞？

一四○一年一月，帖木兒在大馬士革周圍紮營，他聽聞法拉吉蘇丹與伊本．赫勒敦正聽候他的要求。帖木兒對這名男孩沒有興趣，他的目

標是伊本．赫勒敦，於是馬上喚他前來。身為政治人物，伊本．赫勒敦代表蘇丹，但身為史家，他當然渴望見到當世最有權勢的人物──即使自己的生死未卜。兩人幾乎同樣年紀，頭髮灰白的征服者在他宮殿般的大帳中，接見這位受人尊敬的史家。

伊本．赫勒敦對於這位「最偉大與最有權力的國王」感到敬畏，他「睿智而富洞察力，熱愛辯論，對於自己所知之事有一套觀點，對於自己不知之事也存有想法」。伊本．赫勒敦勸帖木兒釋放馬木魯克囚犯，但上帝之鞭拒絕協商：大馬士革遭到攻陷與劫掠，伊本．赫勒敦認為帖木兒做了「極其卑劣而可恥的事」。通往耶路撒冷的路現在敞開了。城內的伊斯蘭學者決定向帖木兒投降，並且派了代表帶著圓頂清真寺的鑰匙前去談判。然而當耶路撒冷人抵達大馬士革時，這位征服者已經率軍北上，準備征討正在崛起的安那托利亞強權──鄂圖曼土耳其人。之後，一四○五年二月，帖木兒在征討中國的途中去世，耶路撒冷依然為馬木魯克所有。伊本．赫勒敦與帖木兒見面之後便返回開羅，一年後病逝。他的學生蘇丹法拉吉從未忘記那趟文化之旅：他經常回到耶路撒冷，在皇室華蓋下，在一片黃色的旗幟中，於聖殿山會見群臣，以黃金賑濟貧民。

耶路撒冷只有六千居民，其中猶太人兩百名，基督徒家庭一百戶，這是一座小城，卻擁有超乎尋常的熱情。這座城市危險而且不穩定：一四○五年，耶路撒冷人因反對重稅而暴動，而且趕走了馬木魯克總督。聖殿檔案呈現了當時的樣貌：耶路撒冷的宗教法官與蘇菲謝克王朝，被流放的馬木魯克顯貴，《古蘭經》世界裡的富商，書籍收藏，橄欖油與肥皂交易，十字弓與刀劍的使用。但現在十字軍已不再是威脅，基督教朝聖者成了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儘管如此，朝聖者並不是那麼受歡迎，他們經常被指控詐欺而被關進牢中，必須繳付罰款才能得到自由。「你不付錢的話，」一名通譯向被囚禁的基督徒被告解釋：「就等著被打死吧！」

我們很難說哪一種人比較危險：貪污腐敗的馬木魯克官員，惡名遠播的朝聖者，爭吵不休的基督徒或貪婪的耶路撒冷人。許多朝聖者有如地痞流氓，因此當地人與旅行者都收到警告：「提防那些來耶路撒冷的

人。」就連穆斯林也喜歡說：「你找不到比聖城居民還腐化的人。」

在耶路撒冷，基督徒與猶太人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遭受耶路撒冷群眾動私刑，更糟的是，馬木魯克蘇丹有時還會帶兵前來鎮壓他們。

腐敗與混亂從開羅朝廷開始：馬木魯克帝國仍統治在高加索蘇丹手裡，因此，即使天主教方濟會受到歐洲的支持，基督教耶路撒冷仍受到亞美尼亞人與喬治亞人的支配，而這兩個民族彼此仇視—當然他們也仇視天主教徒。亞美尼亞人以聖雅各主教座堂為中心，積極地擴張領域，他們試圖賄賂馬木魯克官員，好從喬治亞人手中奪得各各他，但喬治亞人開的價格比他們高，因此又奪回了各各他。但為期不久。在短短三十年間，各各他易手五次。

賄賂與獲利相當巨大，因為朝聖活動在歐洲變得很流行。歐洲人不覺得十字軍已經結束，在他們眼中，天主教對伊斯蘭西班牙的再征服就是一種十字軍。雖然已無遠征軍去解放耶路撒冷，但所有的基督徒卻覺得自己了解耶路撒冷，儘管他們從未去過。耶路撒冷出現在講道、繪畫與壁氈上。許多城鎮興建了耶路撒冷禮拜堂，多半是由曾去朝聖的人或無法成行的人組成的耶路撒冷兄弟會所建立。西敏宮有自己的耶路撒冷廳，而從西方的巴黎到東方的普魯士與利沃尼亞，許多地方現在都自豪地宣稱它們有自己的耶路撒冷。英格蘭唯一的耶路撒冷是位於林肯郡的小村落，它就是這段時期的產物。但每年確實有數千人前往此地，[1] 而許多人的行徑完全不像聖人，舉例來說，喬叟筆下莽撞的巴斯太太就去過耶路撒冷三次。

朝聖者必須繳交好幾次費用與通行費才能進入耶路撒冷，然後進入聖墓教堂，但裡面的聖墓仍由馬木魯克官員控制著。他們每天晚上關閉教堂，朝聖者可以花一筆錢，讓人依他的要求把他鎖在裡面幾晝夜。朝聖者發現聖墓教堂就像市集附帶理髮店一樣，裡面有攤販、店家、床鋪與大量的頭髮：許多人相信，如果他們剃掉自己的毛髮，然後留在聖墓教堂裡，他們的病就能治癒。許多朝聖者花時間在每個造訪的神龕刻上首文字，而狡猾的穆斯林也加入這項聖物產業：朝聖者宣稱有些穆斯林生下的死胎在經過防腐處理後，當成「屠殺幼兒」（譯註：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指《馬太福音》中記載的希律「將伯利恆城裡，並四境所有的男孩……凡兩歲以裡

的，都殺盡了」。）的受害者賣給有錢的歐洲人。

有些朝聖者相信，在聖墓教堂裡受孕生下的孩子特別能獲得祝福，當然，這裡頭有酒，所以在黑夜裡通常會變成點著燭光的酗酒狂歡大會，美善的聖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醜陋的喧鬧。一名對此感到作嘔的朝聖者說，聖墓教堂「完全是個妓院」。朝聖者阿諾德．馮．哈爾夫（Arnold von Harff），這位調皮的日耳曼騎士花時間學習阿拉伯語與希伯來語的詞彙，從他學習的內容可以看出他來聖地都做了些什麼：

妳能給我什麼？

我會給妳一基爾德。

妳是猶太人嗎？

我今晚就要。

夫人，我已經準備好了。

方濟會引領與歡迎天主教徒朝聖者：他們規畫的路線追溯基督的腳步，起點是他們認定的彼拉多總督府的位置，也就是馬木魯克總督府所在地。而這裡就成為主之路（The Lord’s Way），也就是日後「苦難之路」的第一站。朝聖者驚訝地發現，基督教的遺址已經伊斯蘭化，例如聖安娜教堂—童貞女馬利亞的母親的誕生地—已經成為薩拉丁伊斯蘭學校的校舍。日耳曼修士菲利克斯．法布里（Felix Fabri）偷偷潛入這座教堂裡，至於哈爾夫則是冒生命危險喬裝進入聖殿山—兩人都把自己的冒險過程記錄下來。他們的遊記嶄新而富娛樂性，不僅滿足讀者的好奇心，也具有崇敬的意味。

然而，基督徒與猶太人總是免不了受到善變的馬木魯克壓迫—而耶路撒冷聖地的感染力如此之大，以至於當兩大宗教開始爭奪錫安山上的大衛墓時，蘇丹必會介入，稱其屬於穆斯林所有。

現在這裡已經形成一個猶太社群，大約有一千名居民，構成所謂的猶太區。他們在拉姆班猶太會堂、聖殿山的城門附近（特別是西牆旁的研經所）以及橄欖山（他們開始在此埋葬死者，準備迎接審判日的到

來）上祈禱。但他們也尊崇基督教的聖地大衛墓（其實與真正的大衛毫無關係，它其實是十字軍時代的產物），部分的晚餐樓（被方濟會控制著）。基督徒試圖限制猶太人進出這些地方，於是猶太人向開羅申訴，最後造成基督徒與猶太人兩敗俱傷的結果。當時的蘇丹巴爾斯拜伊（Barsbay）聽到基督徒占據這個地點之後非常生氣，他立刻前往耶路撒冷，拆掉方濟會的禮拜堂，並且在大衛墓裡蓋了一座清真寺。數年後，巴爾斯拜伊的後繼者賈克馬克（Jaqmaq）占領整座錫安山，並且劃歸伊斯蘭教使用。雪上加霜的是，舊的法規繼續施行，新的法規又陸續增訂。基督徒與猶太人的頭巾受到限制；在浴場裡，男子必須像牛一樣戴上金屬頸環；猶太女子與基督徒女子不許一起進入浴場；賈克馬克禁止猶太醫生治療穆斯林。 [2] 拉姆班猶太會堂在一場暴亂中倒塌，之後，法官不准重建，宣稱這個地方屬於鄰近的清真寺所有。當猶太人用賄賂的方式扭轉這項決定時，當地的伊斯蘭學者還是拆毀了會堂。

一四五二年七月十日，耶路撒冷人發動一場反基督徒屠殺，他們挖出基督教僧侶的骨頭，並拆掉聖墓教堂的新欄杆，然後以勝利之姿將這些欄杆運往阿克薩。基督徒有時會做出瘋狂的挑釁。一三九一年，四名方濟會僧侶在阿克薩大喊，「穆罕默德是放蕩者、殺人凶手與貪食者」，而且喜歡「嫖妓」。法官給他們機會，要求他們收回這些指控。他們拒絕，結果遭到拷打，差點被活活打死。聖墓教堂的庭院裡立起了篝火，暴民「既醉又怒」，將他們砍成肉塊，「直到不成人形」為止，然後弄成肉串烤了。

而後，救星即將出現，當較寬容的蘇丹上臺時，一道法國菜將改變基督教耶路撒冷的命運。

蘇丹與基督徒的歐姆蛋

卡伊特拜伊最初是一名切爾克斯童奴，而後成為馬木魯克將軍，他有數年的時間流放於耶路撒冷。由於他不許進入穆斯林家庭，於是只能求助於方濟會修士，他們讓他吃了一道法國菜：當卡伊特拜伊於一四八六年登上馬木魯克王位時，他似乎仍對這道蔬菜歐姆蛋念念不忘，因為

他歡迎方濟會修士前來開羅，並且允許他們在聖墓教堂內部興建——而且將錫安山還給他們。方濟會想報復猶太人，卡伊特拜伊於是禁止猶太人接近聖墓教堂或錫安山的修院。猶太人例行性地遭到私刑，就連不小心經過聖墓教堂也會遭到殺害，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一九一七年。但蘇丹也允許猶太人重建拉姆班猶太會堂。而他也沒忘了聖殿山：當他在一四七五年造訪時，他委託興建了阿什拉夫伊斯蘭學校，這間極為美麗的建築物甚至被形容為「耶路撒冷的第三顆寶石」，它的噴泉仍在，鐘形的圓頂在紅色與乳脂色的阿布拉克建築（ablaq）中散發光采，至今仍是整座城市最美麗的景點。

但卡伊特拜伊最關注的仍是馬木魯克正逐漸失去對一切的掌控。耶路撒冷法官穆吉爾．丁（Mujir al-Din）看著大衛塔每日日落的衛兵行進，「它完全受到忽視而且缺乏組織」。一四八○年，貝都因人攻擊耶路撒冷，差點俘虜了總督，總督最後是騎馬穿過聖殿山，然後出了雅法門逃命。在貝都因入侵後不久，貝爾提諾洛的歐巴迪雅拉比（Rabbi Obadiah of Bertinoro）表示：「耶路撒冷一片荒蕪。」從遠處看，「我看到的是一座毀壞的城市」，歐巴迪雅的弟子同意地說，豺狼與獅子在山裡橫行。但耶路撒冷還是令人屏息。當歐巴迪雅的追隨者從橄欖山眺望耶路撒冷時，「我百感交集，深感哀悼，我坐下來哭泣，並且撕裂衣服」。穆吉爾．丁喜愛這座城市，他認為耶路撒冷「充滿了光輝與美麗，是著名的奇觀」。[3]

一四五三年，鄂圖曼人終於征服了君士坦丁堡，繼承了普世羅馬帝國的光榮與意識形態。有好幾代的時間，鄂圖曼人始終經受著一連串的戰爭與復興後的波斯形成的挑戰。一四八一年，卡伊特拜伊歡迎逃亡的鄂圖曼親王傑姆蘇丹（Jem Sultan）前來。他希望扶植異議的鄂圖曼王國成立，以削弱鄂圖曼王朝的力量，於是便把耶路撒冷王國封給傑姆。這枚棋子導致了十年毫無建樹的戰爭。在此同時，鄂圖曼與馬木魯克開始受到其他崛起的強權的威脅——葡萄牙人從印度洋進逼馬木魯克，新任的波斯沙伊斯瑪儀推行十二伊瑪目派而統一全國，這個教派至今仍受尊崇。這些威脅使得鄂圖曼人與馬木魯克基於現實而進行短暫合作：這證明是一場死亡之吻。

1 一三九三年，亨利．波林布洛克（Henry Bolingbroke）到耶路撒冷朝聖，當他登基成為亨利四世時，有人說他將回到耶路撒冷，並且在那裡去世。他在臨終時努力想實現這項預言：於是他命人將他搬到西敏宮的耶路撒冷廳。他的兒子亨利五世也有類似的執著：在臨終時，這位阿金庫（Agincourt）的勝利者希望他能前去朝聖與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

2 賈克馬克蘇丹雖然恐嚇拉丁人，卻保護亞美尼亞人：他在刻文中承諾自己支持亞美尼亞人，這個刻文就位在亞美尼亞僧院大門內側，仍可辨識。

3 馬木魯克王朝統治耶路撒冷的最後幾年，也就是在這些猶太旅人在橄欖山上哭泣的時期，穆吉爾．丁完成了他充滿情感且一絲不苟的耶路撒冷與希伯崙研究。他在當時肯定受到眾人的尊敬：他的墓地有一個高雅的圓頂紀念碑，至今仍矗立在童貞女之墓上。

第七部：鄂圖曼帝國



高貴的耶路撒冷一直是所有國家的國王渴望的目標，特別是基督徒，從耶穌在這座城市降生以來，他們爲了爭奪耶路撒冷而發起了無休止的戰爭……耶路撒冷是精靈族祈禱的地方……它一共擁有十二萬四千座先知祭壇。

——艾維亞・切勒比，《旅行記》

蘇雷曼夢見先知穆罕默德對他說：「喔，蘇雷曼，你應該裝飾圓頂清眞寺與重建耶路撒冷。」

——艾維亞・切勒比，《旅行記》

幾個教派爲了聖墓教堂這個珍貴之物爭論起來，他們爲了爭取特權而萌生憤怒與仇恨，最後引發肢體衝突與傷害。在聖墓教堂門口，到處都是鮮血與他們的「祭品」。

——亨利・蒙德瑞爾，《耶路撒冷之旅》

我們哀傷地告別這攪擾的世界，
到甜蜜的耶路撒冷歡喜相聚。

——威廉・莎士比亞，《亨利六世》第三部分

毋需親臨聖地，我們可以低頭沉思，審視自己的內心，那才是眞實的應許之地。

——馬丁・路德，《桌邊談話》

以色列的上帝就在我們當中……我們必須知道，我們是山上的城，所有人都注視著我們。

——約翰・溫斯洛普，《基督徒慈善的典範》

31　蘇雷曼大帝（西元一五一七～一五五○年）

所羅門第二與他的羅克瑟拉娜

一五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鄂圖曼蘇丹冷酷者塞利姆（Selim the Grim）在阿勒坡附近擊敗馬木魯克軍，這場戰爭決定了耶路撒冷的命運：往後四個世紀，中東絕大部分地區將掌握在鄂圖曼手裡。一五一七年三月二十日，塞利姆取得耶路撒冷。伊斯蘭學者把阿克薩與圓頂的鑰匙交給他，塞利姆在圓頂匍匐禮拜，他大聲地說：「我是第一個朝拜方向的擁有者。」塞利姆肯定傳統對基督徒與猶太人的寬容政策，而他也在聖殿山禱告。之後，他領軍繼續征討埃及。塞利姆擊敗了波斯，征服了馬木魯克，為了解決繼承的後顧之憂，他殺光了兄弟、姪子，甚至還殺了幾個兒子。因此，當他於一五二○年九月去世時，他只留下一個兒子繼承大位。

蘇雷曼即位時「只有二十五歲，他的身材高大修長，但體格結實，臉形瘦削」，此時掌握在他手中的，已是一個從巴爾幹到波斯邊境，從埃及到黑海的廣大帝國。「在巴格達，我是沙（Shah）；在拜占庭，我是凱撒（Caesar）；在埃及，我是蘇丹（Sultan）」，他如此宣告，同時又加了一個稱號：哈里發。無怪乎鄂圖曼的大臣稱他們的君主為帕帝沙（Padishah，皇帝），即「世界上最榮耀與最受尊敬的君主」。蘇雷曼說，他夢見先知穆罕默德命他「驅逐異教徒」，要他裝飾圓頂清真寺與重建耶路撒冷。但事實上就算先知沒這麼說，他也會這麼做。他很清楚自己身為伊斯蘭皇帝的角色，此外，他的斯拉夫妻子羅克瑟拉娜（Roxelana）也不斷在一旁催促著，並且稱他是「當代的所羅門」。

羅克瑟拉娜參與了蘇雷曼的計畫，而這也包括了耶路撒冷。羅克瑟拉娜據說是一名僧侶的女兒，在波蘭遭到綁架，而後賣到蘇丹的後宮。她吸引了蘇雷曼的注意，為他生了五個兒子與一個女兒。「年輕但不美麗，然而優雅而嬌小」，當時的肖像畫顯示她有一雙大眼、玫瑰色的嘴

唇與圓臉。從她寫給正在前線征戰的蘇雷曼的信中可以看出，她有著詼諧但不認輸的個性：「我的蘇丹，思念之苦令人難熬。希望撥冗回信，以解愁慮。每次閱讀陛下的信，你的兒子穆罕默德（Mir Mehmed）與女兒米利瑪（Mihrimah）往往忍不住思念啼哭。聽到他們的哭聲，我的心都碎了。」蘇雷曼將她改名為修蕾姆蘇丹（Hurrem al-Sultan，蘇丹的快樂）。他寫詩形容羅克瑟拉娜，「我的愛，我的月光，我的春天，我的美髮女子，我愛妳傾斜的額頭，我愛妳充滿淘氣的眼睛」，而且在正式場合稱她是「后妃的典範，為燦爛的哈里發國增添光采」。她成為一個詭計多端的政治人物，成功地讓另一名妃子生下的男子喪失繼承皇位的權利：這個兒子絞死在蘇雷曼面前。

蘇雷曼繼承耶路撒冷與麥加，而且認為他的伊斯蘭威望建立在對伊斯蘭聖地的美化上：與他有關的事物都必須宏偉龐大，他的野心是無限的，他的統治幾乎長達半世紀，他的領土極為廣大——他打的幾乎是跨洲的戰爭，從歐洲與北非，到伊拉克與印度洋，從維也納城門到巴格達。他在耶路撒冷的成就極為突出，今日的舊城幾乎絕大多數都是他的傑作：城牆看起相當古老，而對許多人來說，所謂的耶路撒冷指的就是圓頂、城牆或聖墓教堂——但這些建築物與絕大多數的城門都是成於這位與亨利八世同時代的偉大帝王之手，他不僅因此確保了耶路撒冷的地位，也增添了自己的威望。蘇丹為城塞增建了一座清真寺、一個入口與一座塔樓；他建造輸水道將水引入耶路撒冷，再建立九處水泉供人引用——其中三處在聖殿山；最後他把圓頂清真寺磨損嚴重的馬賽克拆掉，換上上釉的瓷磚，瓷磚上以藍綠色、深藍色、白色與黃色畫出百合與蓮花，也就是我們今日看見的圓頂模樣。[1]

羅克瑟拉娜喜歡附隨著丈夫的計畫成立慈善基金，她徵用一座馬木魯克宮殿來建立她的al-Imara al-Amira al-Khasaki al-Sultan，這是一個被稱之為繁盛建築的基金會，它包括清真寺、麵包店、擁有五十五間房間的招待所與貧民施粥所。因此，蘇雷曼與羅克瑟拉娜使聖殿山與耶路撒冷成為他們的私有物。

一五五三年，自稱「所羅門第二與世界之王」的蘇雷曼決定視察耶路撒冷，但各地的戰事使他分身乏術，與之前的君士坦丁一樣，這位改

變耶路撒冷的人未能親眼看見自己的傑作。蘇丹的事業具有帝國的規模，但他顯然是從遙遠的地方進行督導。城牆聳立起來，由敘利亞總督主持這項工程，蘇雷曼的帝國建築師希南（Sinan）或許遠從麥加前來此地視察：數千名工人在此工作，開採新的石頭，從淪為廢墟的教堂與希律宮殿偷取舊石材，仔細地將堡壘與城門與聖殿山周圍的希律和烏瑪雅德時代城牆融合為一體。圓頂需要鋪設的新瓷磚多達四十五萬塊，因此蘇雷曼的工作人員在阿克薩旁蓋了一間燒瓷工廠，而他的承包商也在耶路撒冷興建宅邸在此定居下來。當地的建築師建立了世襲的建築師王朝，統治了兩百多年。這座城市勢必迴盪著陌生的泥水匠鐵鎚聲與金錢的聲響。在西方難民持續湧入下，人口幾乎增加為原來的三倍，達到一萬六千人，而猶太人的數量則增加一倍，達到兩千人，猶太人巨大而痛苦的移動不斷進行著，有些新來者直接投入蘇雷曼的新事業中。

1 傳說蘇雷曼曾想把耶路撒冷夷為平地，但他夢見有獅子告訴他，如果他這麼做，獅子就會吃了他。於是他打消這個念頭，並且興建了獅子門。這其實是個誤解：蘇雷曼的確興建了獅子門，但這個獅子其實是三百年前拜巴爾蘇丹的豹，是從城市西北邊蘇菲派的khanqah借來的。蘇雷曼使用了耶路撒冷的舊建材：他的鏈門噴泉上面的玫瑰花飾是十字軍時代留下來的，而水槽則是十字軍的大理石棺。新牆並未將錫安山圍起來。據說當蘇雷曼看著神奇杯子，發現大衛墓位於城外時，他一氣之下處死了建築師。導遊指出他們的墳墓在雅法門附近──但這其實是神話。這些事實上是來自茨法特（Safed）的兩個學者的墓。

32　神秘主義者與彌賽亞（西元一五五○～一七○五年）

蘇丹的猶太公爵：新教徒、方濟會與城牆

蘇雷曼以埃及的稅收來支應重建耶路撒冷的費用，而負責籌措這筆收入的是亞伯拉罕．德．卡斯特羅（Abraham de Castro），他是鑄幣廠廠長與包稅人，因為通報地方總督計畫叛變有功而受到重用。從他的名字可以看出，卡斯特羅是來自葡萄牙的猶太難民，他的角色無法與那位極富有的葡萄牙猶太人相比，後者成為蘇雷曼的謀臣，最後還成為巴勒斯坦與耶路撒冷的保護者。

猶太移民是宗教戰爭最早產生的現象。亞拉岡和西西里的斐迪南國王與他的妻子──卡斯提爾（Castile）的伊莎貝拉女王，於一四九二年一月征服了伊斯蘭位於歐洲本土的最後一個小王國格拉納達。勝利帶來的自信，使這兩位天主教君主在成功完成十字軍征服後，又做了兩個改變世界歷史的決定。首先，他們找來一名白髮船員與夢想家。此人名叫哥倫布，是熱那亞旅店老闆之子，這位充滿吸引力與幻想的獨行俠，數年一直爭取他們的支持，希望能航越大西洋駛抵印度與中國。哥倫布的夢想之一是西航到西印度群島，另一個夢想則是解放東方的耶路撒冷：從一開始，他就想連結這兩者。「我向兩位殿下倡言這次航行帶來的一切好處，都將用來征服耶路撒冷，而兩位殿下笑了，他們說這個想法頗合他們的心意。」[1]

一四九二年四月十七日，兩位君主決定支持這項事業，任命哥倫布為大洋的海軍上將。十月十二日，在出發的兩個月後，哥倫布發現了西印度群島，而在第三次航行時，他發現了南美洲的海岸。他或許從未了解自己發現了新世界（一五○七年，一名佛羅倫斯船員發現了這一點，因此以他的名字亞美利哥．維斯普契〔Amerigo Vespucci〕為這個大陸命名）。數年後，隨著富含黃金的發現發展成西班牙帝國，哥倫布夢想著末日，並且在《預言書》裡向兩位君主預言，耶路撒冷與錫安山將由

西班牙人加以重建。俄斐（Ophir，或西印度群島）的黃金，可以在聖殿修復後為聖殿鍍金，使其成為「最後一位世界皇帝」的宮廷。哥倫布於一五○六年去世，他雖然家財萬貫，卻未必能得到安息。美洲與耶路撒冷最後確實連結在一起，只是方式跟哥倫布想的不太一樣。

四月二十九日，在同意哥倫布遠航的十二天後，伊莎貝拉與斐迪南開始留意他們的猶太問題。許多猶太人被迫改信天主教，但這些改信者令人無法信任：天主教徒擔心這些猶太人「邪惡的詭計與誘惑」可能會玷污基督教世界的純正血統。在斐迪南與伊莎貝拉的支持下，宗教裁判所已經判決一萬三千人有罪，並且燒死了兩千人。裁判官托爾克馬達（Tomás de Torquemada）建議兩位君主讓猶太人有選擇的可能，不是改信，就是驅逐。伊莎貝拉是十字軍女王，虔誠而意志堅強；斐迪南憤世嫉俗、善於欺詐且女性化，他善於操縱基督教的使命，是馬基維利眼中的理想君主。這對夫妻的結合締造了西班牙王國，而他們也是當時最成功的統治者。但在猶太人問題上，他們卻失算了。斐迪南原本希望猶太人會真誠改信，而令他驚訝的是，許多猶太人──從七萬五千人到十五萬人──選擇被驅逐出境。斐迪南也在那不勒斯下達禁令，於是在往後五十年間，西歐各國也群起效尤。七個世紀以來，西班牙一直是繁盛的阿拉伯猶太文化的搖籃，以及猶太人離散（Diaspora，指離開錫安散布於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的中心。

面對這場從聖殿陷落到最後解決方案之間最大的壓迫，這些塞法迪猶太人（Sepharad是希伯來文，指西班牙）往東逃到比較寬容的荷蘭、波蘭立陶宛與鄂圖曼帝國。猶太人受到蘇雷曼的歡迎，因為這不但能抬升經濟，也能顯示基督教對其猶太遺產的否定。從這時起到二十世紀初，伊斯坦堡、薩羅尼加與耶路撒冷的街頭將會聽到新的猶太西班牙語抒情的語調，也就是拉迪諾語（Latino）。

一五五三年，蘇雷曼的猶太醫生向他推薦約瑟．納西（Joseph Nasi）。納西的家族曾被迫改信基督教，然後他們經由荷蘭、義大利逃到伊斯坦堡。在伊斯坦堡，納西贏得蘇丹的信任，成為他的兒子與繼承人的密使。約瑟被歐洲外交圈稱為偉大的猶太人，他成功經營了一個複雜的商業帝國，同時也擔任蘇丹的使節與神秘的國際人士，戰爭與金融

的仲裁者，東方與西方的調解人。約瑟相信猶太人終將回到應許之地，於是蘇雷曼把加利利的提比里斯分封給他。約瑟讓義大利猶太人移居加利利，重建城鎮，種植桑樹以培養絲織產業。約瑟是第一個讓猶太人定居聖地的猶太人。他要在加利利建立他的耶路撒冷，因為這位對權力極為敏感的人物知道真正的耶路撒冷是蘇雷曼的禁臠。

儘管如此，約瑟還是資助耶路撒冷的猶太學者。蘇雷曼強化伊斯蘭教在耶路撒冷的優越地位，並且運用巧妙的方式來壓制其他兩個宗教，這樣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蘇雷曼當時正與皇帝查理五世作戰，因此他對基督徒的態度帶點歐洲外交上的嘲弄。至於猶太人則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猶太人仍然在聖殿山城牆周圍、橄欖山山坡，以及主要的猶太會堂拉姆班禱告，然而蘇丹希望一切照他的規矩來。為了讓伊斯蘭獨占聖殿山，蘇雷曼要求猶太人在希律聖殿牆邊的九英尺街道禱告。這項要求並非毫無依據，因為這個地方鄰近猶太人過去的洞穴會堂，而且就在猶太區旁，猶太人從十四世紀開始就在此地聚居。但這個祈禱地點與伊斯蘭馬格里布區相形見絀：猶太人在這裡進行崇拜受到詳細的規範；日後，猶太人甚至還需要許可證才能在這裡祈禱。不久，猶太人把這個地方稱為ha-Kotel，即城牆。外人稱之為西牆或哭牆，此後這道牆的金色方石成了耶路撒冷的象徵與神聖的焦點。

蘇雷曼為了打擊基督徒，於是將方濟會趕出大衛墓，他並且在此地刻文宣示：「蘇雷曼皇帝命此地不許有異教徒，並且將其興建為清真寺。」這個拜占庭十字軍遺址，是三大宗教的聖地，它是早期猶太教的會堂與基督教的晚餐樓，現在則成為伊斯蘭教先知大衛（Nabi Daoud, Prophet David）的神龕。蘇雷曼任命一個名叫達雅尼斯（Dajanis）的蘇菲派謝克家族做為此地的世襲守護者，這個家族一直執行這項職務直到一九四八年。

外在世界的政治經常反映到耶路撒冷的宗教生活裡：蘇雷曼很快就有了喜愛方濟會的理由。在中歐的戰爭中，蘇丹發現他需要基督教盟友—法國人—來對抗哈布斯堡，而方濟會的支持者正是法國國王。一五三五年，蘇丹給予法國貿易特權，並且承認方濟會是基督教神龕的守護

者。這是最早出現的投降協定（向歐洲大國讓步），而且日後將對鄂圖曼帝國造成不良的影響。

方濟會將總部設在聖救世主修道院（St　Saviour's），鄰近聖墓教堂。聖墓教堂最後成為巨大的天主教城中之城，但他們的興起妨礙了正教會。天主教會與正教會之間積怨極深，但雙方都宣稱自己是聖地的最高守護者：praedominium。聖墓教堂現在由八個教派共同使用，於是形成了達爾文式的鬥爭，只有最強者才能生存下來。有些教派蒸蒸日上，有些教派則日漸衰微：亞美尼亞人保持強大，因為他們在伊斯坦堡擁有勢力，塞爾維亞人與馬龍派（Maronites）則逐漸沒落──至於喬治亞人因為失去馬木魯克這個靠山，最後完全消失。 2

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皇帝的激烈衝突，西班牙人具侵略性的天主教，以及猶太人遭到驅逐，這些都激起了不安的情緒，人們對既有一切感到動搖：信徒質疑自己的信仰，尋找神秘的方式以接近上帝，而且期待末日的降臨。一五一七年，威騰堡的神學教授馬丁．路德抗議教會販售可以減少人們在煉獄待的時間的「贖罪券」，他堅稱上帝只存在於聖經裡，信徒不需透過僧侶或教宗的儀式才能跟上帝溝通。路德勇敢的抗爭開啟了對教會的廣泛憎恨，許多人相信教會已偏離耶穌的教誨。這些新教徒希望獲得直接而無中介的信仰，藉由擺脫教會，他們可以找出自己的路。新教的彈性很大，因此很快就產生大量的新教派，如路德派、改革派教會、長老教會、喀爾文派、再洗禮派。另一方面，對亨利八世來說，英格蘭新教則是一種主張政治獨立的方式。雖然派別繁多，但它們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尊崇聖經，這一點使耶路撒冷又成為他們信仰的中心。 3

蘇雷曼經過四十五年的統治，最後死在軍中，他的大臣把他像蠟像一樣支撐在馬車裡，讓士兵以為他還健在，直到帝位順利傳給了他與羅克瑟拉娜的兒子塞利姆二世，又稱醉漢，而這也歸功於他的朋友偉大的猶太人納西的協助。納西現在居住在華麗的眺望樓宮殿中，他因為獨占波蘭的蜂蠟與摩達維亞的酒而富有，此外他又被擢升為納克索斯公爵（Duke of Naxos）。他幾乎成了賽普勒斯國王。由於他對歐洲與耶路撒冷受壓迫與窮困的猶太人多方接濟，因此在他死前有傳言說，這位富有

的猶太公爵其實就是彌賽亞。但納西本人並沒有任何行動。在塞利姆及其後繼者統治期間，鄂圖曼帝國仍不斷擴張，而多虧了帝國豐富的資源與優秀的官僚，鄂圖曼的強大又維持了一個世紀──但不久，皇帝必須為了遙遠省分總督的坐大傷透腦筋，而耶路撒冷的平安歲月又將受到週期性的暴力攪擾。

一五九○年，當地的阿拉伯叛軍攻陷耶路撒冷並掌握該城，殺死總督。叛軍遭到擊敗並被驅逐。耶路撒冷受到一對巴爾幹兄弟里德萬與拜伊拉姆．帕夏（Ridwan and Bairam Pasha）的控制。他們原是基督教童奴，後來改信伊斯蘭教，在蘇雷曼宮廷裡接受訓練。與他們一起統治耶路撒冷的還有忠於他們的切爾克斯人法魯克（Farrukh）。他們的家族支配與荼毒耶路撒冷達一個世紀之久。一六二五年，法魯克的兒子穆罕默德發現自己被關在城外，他率領三百名傭兵攻進城內，然後關上城門，他折磨猶太人、基督徒與阿拉伯人，向他們勒索金錢。

這些暴行只是更激勵了基督教派中最強大的亞美尼亞人，他們遊說與賄賂蘇丹，在耶路撒冷的教堂裡爭吵，想盡辦法要擊敗天主教徒，以奪取最高守護者的位置。亞美尼亞人與基督徒一樣都是鄂圖曼人，也是善於影響蘇丹決策的廷臣。其他的教派都由歐洲大國支持，唯有亞美尼亞人獲得蘇丹本人的資助（這是為什麼他們可以一直在聖墓教堂裡持續到二十一世紀）。在十七世紀的前二十五年，蘇丹發布了三十三道命令，防堵蠢蠢欲動的天主教徒，而在短短七年間，最高守護者一職更替了六次。然而，基督徒一直是巴勒斯坦最重要的商業收入來源：每天，聖墓教堂的守護者，也就是努賽巴家族的領袖，必須端坐在庭院的寶座上，旁邊站立者衛兵，以此向參觀者收費──數千名朝聖者帶來的收入是非常可觀的。在復活節，也就是穆斯林說的紅蛋節，耶路撒冷總督會坐在寶座上，旁邊有法官、守護者與全副武裝的衛兵，他向兩萬名「注定要下地獄的異教」收費，每人十塊黃金，所得由鄂圖曼人與伊斯蘭學者分享。

在此同時，猶太人當中也出現一些變化。一名猶太朝聖者寫道，「自從第一次流亡後，耶路撒冷首次人口變得如此眾多」。而隨著耶路撒冷「名聲遠播，人們也知道此地的猶太人生活安定。學者聚集在城門

論道」。絕大多數的猶太人是說拉迪諾語的塞法迪猶太人，他們覺得已在此立定腳跟，於是興建了「四所猶太會堂」，而這裡也成為猶太區的生活重心。另外還有少數朝聖者是來自波蘭—立陶宛的東歐人，這些人又稱為阿什肯那吉猶太人（因亞實基拿〔Ashkenaz〕得名，根據《創世紀》的記載，亞實基拿是挪亞的後裔，據說他也是北方民族的始祖）。外在世界的騷亂促使猶太人走向神秘主義：一個名叫魯里（Isaac Luri）的拉比開始傳布卡巴拉（Kabbala），也就是研究《摩西五經》的神秘密碼，藉此拉近與上帝距離。魯里生於耶路撒冷，但他把根據地設在加利利具有神秘力量的山城茨法特。西班牙迫害的創傷迫使許多猶太人表面上做出改信基督教的樣子，私底下仍持續猶太教信仰—事實上，卡巴拉的神聖經典《佐哈爾書》（ *Book of Zohar* ）就是成書於十三世紀的卡斯提爾。卡巴拉派尋求威嚴、恐懼與顫抖—「狂喜的經驗，靈魂往上騰躍飛升，直到天國的最高層，與上帝合而為一」。每個星期五，卡巴拉派穿上白袍，前往城外迎接「上帝的新娘」，也就是聖靈，然後將其護送到信眾的家。卡巴拉派不可避免地對猶太人的創傷，連同密碼與魔法進行了聯結與想像，認為其中含有救贖的關鍵：彌賽亞真的很快就會來到耶路撒冷嗎？

儘管偶爾會有反基督教的暴亂、貝都因人的伏擊與鄂圖曼總督的勒索，耶路撒冷的居民至少還能舉行自己的宗教儀式。不過，就在鄂圖曼這處偏遠的小城市裡，正教徒、亞美尼亞人與天主教徒之間的敵視衝突，終究坐實了新造訪者對他們的偏見。這些半是朝聖者半是商人探險家的人物，首次來到了耶路撒冷，他們是新教徒。這些新教徒多半是英格蘭商人，對於天主教徒極為敵視，而且通常與美洲新殖民地存在著某種連結。

當英格蘭船長與商人提姆伯雷克（Henry Timberlake）抵達耶路撒冷時，鄂圖曼總督從未聽過新教徒或伊莉莎白女王，於是將他關在聖墓教堂旁的監獄裡，直到付了罰金才釋放他。提姆伯雷克生動的探險回憶錄，《一段真實而奇怪的經歷》（ *A True and Strange Discourse* ），成為詹姆斯一世時期倫敦的暢銷書。另一名大膽的英格蘭人桑德森（John Sanderson），他是黎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的代理商，付錢給

土耳其人以獲得進入聖墓教堂的機會，但他確遭到方濟會修士的攻擊，神父「指控我是猶太人」。於是土耳其人逮捕他，要他改信伊斯蘭教，並且把他帶到法官面前。法官詢問之後，發現他是基督徒，於是將他釋放。

狂熱的舉動──無論基督徒還是穆斯林都一樣──所產生的暴力，顯示鄂圖曼宣稱的宗教寬容其實有其局限：鄂圖曼總督在伊斯蘭學者的要求下，強迫關閉身受信徒喜愛的拉姆班猶太會堂：猶太人禁止在那裡祈禱，而會堂也被改成倉庫。當方濟會靜靜地擴展他們在錫安山的地產時，卻有謠言說他們正朝著馬爾他挖地道，好讓基督教軍隊進城──他們遭到法官與暴民的攻擊，最後是鄂圖曼的守軍救了他們。一名葡萄牙修女為穆斯林兒童施洗，而且抨擊伊斯蘭教，她最後在聖墓教堂庭院的柴堆上被活活燒死。 4

一六一○年的復活節那天，一名年輕的英格蘭人來到耶路撒冷，他不只代表新教前來，也代表了新世界。

喬治．桑迪斯：第一位英屬美洲人

喬治．桑迪斯（George Sandys），約克大主教之子，他是一名學者，曾將維吉爾（Virgil）的作品翻譯成英文。他對耶路撒冷的衰敗感到吃驚──「大部分都埋在瓦礫堆下，舊建築全成了廢墟，至於新蓋的則簡陋無比」。桑迪斯在西牆遇到說拉迪諾語的塞法迪猶太人，對於這些人，他一方面討厭，另一方面又對他們頗感興趣。「用粗野來形容他們狂熱的動作似乎未盡恰當，但他們倒是一股勁地點頭，看起來相當荒謬」，他覺得看到這些人的動作，「令人忍不住想笑」。敬畏上帝的新教徒對於正教徒與天主教徒粗俗的叫賣模樣更感到噁心。耶路撒冷「曾經充滿神聖與榮耀，上帝選擇此地做為他的住所」，但現在它只是一間「故弄玄虛的劇院」。

一六一○年的復活節，桑迪斯受到基督徒與穆斯林的驚嚇：他看到耶路撒冷帕夏（譯註：pasha，帕夏是鄂圖曼帝國高級文官或軍人的稱號。）坐在聖墓教堂外的寶座上。他看到數千名朝聖者帶著枕頭、毯子，聚集在聖墓教

堂過夜。耶穌受難日那天，桑迪斯跟在方濟會神父的行列後面，他們抬著真人大小的耶穌蠟像，一路沿著苦難之路行進，最後將蠟像釘上十字架。當數千名朝聖者聚集在教堂，並且在庭院紮營時，桑迪斯也觀看了聖火儀式，「野蠻的喧鬧聲」，鐃鈸的鏗鏘聲，「女人的口哨聲」──這幅場面「倒比較適合用在酒神祭典中」。當聖火出現時，朝聖者「像瘋子一樣譟動起來，他們把火丟到人群裡，往對方的胸上推，還對外地人說這火傷不了人」。

桑迪斯也譜寫聖歌，他是一名熱情的新教徒，他跟天主教徒及正教徒一樣尊崇耶路撒冷。他以聖經做為信仰的根本，並且向基督與十字軍諸王之墓虔誠祝禱。桑迪斯返國之後，把他的作品《一六一○年開始的旅程》（ *A Relation of a Journey begun AD 1610* ）獻給年輕的威爾斯王子查理，他的父親詹姆斯一世最近才委託五十四名學者編纂英文聖經，好讓每個英格蘭人都能閱讀。一六一一年，學者完成了欽定版聖經，它融合了廷代爾（William Tyndale）與其他人的早期譯本，透過優美的譯文與英語的韻文形式為神聖經文注入生命。欽定版聖經不僅成為英國國教會（Anglicanism）□□英格蘭唯一的新教派別──的精神與文學核心，也成為某位作家所說的「不列顛的民族史詩」，它把猶太人與耶路撒冷置於英國生活，以及日後美國生活的中心。

桑迪斯將真實的耶路撒冷與新世界的耶路撒冷連結起來。一六二一年，他前往美洲擔任維吉尼亞公司的財務主管。桑迪斯在詹姆斯鎮待了十年，曾經領導部下抵禦美洲原住民阿爾岡欽人（Algonquin），而且屠戮甚多：新教徒與其他十七世紀信仰一樣，對付不聽話的異教徒一點也不手軟。桑迪斯不是當地唯一的朝聖冒險者，當時提姆伯雷克也在維吉尼亞。他們前往美洲新應許之地朝聖，至少有部分是受到新教的天國耶路撒冷願景的激勵。

桑迪斯與提姆伯雷克底下的維吉尼亞居民都是保守的英國國教會信徒，他們是詹姆斯一世與他的兒子查理喜歡的臣民。然而，國王無法壓制新一批熱情而激進的新教的期望：這群清教徒以聖經做為最終真理的依歸，但也懷抱著彌賽亞即將降臨的期待。天主教徒與新教徒的三十年戰爭更是加深了末日已近的感受。在這個動盪的時代裡，特別容易激起

狂熱的神秘主義浪潮，而這股氣氛也影響了三大宗教。農作物歉收。舉著大鐮刀的收割者，以瘟疫、饑荒與宗教戰爭的形式，在歐洲四處橫掃，奪走了數百萬人的性命。

數千名清教徒為了逃離查理一世教會的掌控，在美洲建立了新殖民地。當他們橫越大西洋尋求宗教自由時，在聖經裡讀到了耶路撒冷與以色列人，於是他們把自己視為受上帝祝福的選民，準備在蠻荒的迦南建立新錫安。布萊德佛德（William Bradford）從五月花號下船後，祈禱說：「來吧，讓我們在錫安揭櫫上帝的話語。」麻薩諸塞灣殖民地第一任總督溫斯洛普相信「以色列的上帝就在我們當中」，他改述耶利米與馬太的話，歡呼他們定居的地方是「山上的城」──美洲就是新耶路撒冷。不久，這裡便出現了十八個約旦，十二個迦南，三十五個伯特利與六十六個耶路撒冷或撒冷。

對災難的恐懼與對救贖的期盼連袂而起：法國與英格蘭因內戰而滿目瘡痍，而在東歐，波蘭與烏克蘭的猶太人則成千上萬遭到赫梅利尼茨基（Hetman Khmelnytsky）率領的哥薩克人（Cossacks）屠殺。一六四九年，查理一世被斬首，克倫威爾成為護國公，這位相信千年至福的軍人深信他率領的清教徒與新英格蘭的教友一樣，是新的選民：

「你們就像猶大一樣，蒙上帝寵召，與祂一起統治與為祂統治，」克倫威爾說：「你們即將進入應許之地，而預言即將應驗。」克倫威爾相信，除非猶太人返回錫安，然後改信基督教，否則基督不會再臨。事實上，清教徒是基督教最早的錫安主義者。喬安娜與埃本內澤．卡特萊特（Joanna and Ebenezer Cartwright）甚至建議皇家海軍應該「將以色列的後代子孫運到他們祖先獲得應許的土地上，讓他們永遠保有這筆遺產」。

許多猶太人認真研讀卡巴拉，夢想彌賽亞能將他們的烏克蘭悲劇轉變成救贖。荷蘭拉比梅納瑟（Menasseh ben Israel）向護國主請願，他指出，聖經提到猶太人必須散布到世界各個角落，而後他們要返回錫安，屆時基督將會再臨──然而猶太人仍禁止進入英格蘭。克倫威爾於是召開白廳會議（Whitehall Conference），認為「不讓這群卑劣而受輕視的人民接觸光明，任由他們受到偽導師、教宗派與崇拜偶像者的影響

並非明智之舉」。克倫威爾允許猶太人回到英格蘭。他死後，王室復辟，他的清教彌賽亞主義也隨之失勢，但它傳遞的訊息卻在美洲殖民地持續發展，而且非英國國教派的信徒也於兩百年後的福音派覺醒中再度欣欣向榮。就在英格蘭王室復辟後不久，狂躁的興奮情緒撼動了整個猶太世界：彌賽亞出現在耶路撒冷—但他真是彌賽亞嗎？

彌賽亞：夏巴泰．茨維

他是末底改（Mordecai），斯米爾南（Smyrnan）一個賣家禽的人的兒子，他的精神錯亂，平日則研讀卡巴拉。一六四八年，他宣稱自己是彌賽亞，嘴裡不斷誦念耶和華之名。這是不可隨意說出的上帝名諱，它的來源是希伯來文字母ＹＨＷＨ，一年只有一次由聖殿大祭司於贖罪日說出上帝之名。現在，末底改自己改名為夏巴泰．茨維（Sabbatai Zevi），他宣稱審判日將於一六六六年來臨。夏巴泰被逐出斯米爾南，之後他開始在地中海地區經商，並且贏得許多富人的支持。一六六○年，夏巴泰首先前往開羅，然後再到耶路撒冷，他齋戒，唱歌，發放甜點給孩子，並且做出奇怪而令人不安的舉動。

夏巴泰全身散發著大膽而瘋狂的吸引力—他顯然是一名躁鬱症患者，擺盪在自信滿滿、沮喪鬱悶與欣喜愉悅之間，這使得他做出惡魔般，甚至於無恥詭異的猥褻動作。不管在什麼時代，他這種舉止絕對會被當成淫穢而有罪的行為，但在當時充滿災難的年代裡，許多猶太人開始對卡巴拉充滿憧憬。他的瘋狂行徑正可做為他的神聖標記。

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因為鄂圖曼的重稅而陷於貧困，於是他們要求夏巴泰向他的開羅金主籌措資金，而夏巴泰也真的籌到錢了。他成功達成使命，但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他自稱是耶路撒冷的彌賽亞。在經過激烈的辯論之後，拉比們決定禁止他進入耶路撒冷。夏巴泰一氣之下前往加薩，他選擇這裡做為他的聖城，然後在阿勒坡宣揚彌賽亞的消息。

夏巴泰起初的發展並不起眼，但現在他的名聲卻像野火一樣急速竄燒。離散各地的猶太人，從伊斯坦堡到阿姆斯特丹，全讚頌著彌賽亞的到來。在烏克蘭，一個名叫莎拉的美麗猶太女孩，哥薩克人的屠殺使她

成了孤兒。但她得到基督徒的搭救，把她帶到利佛諾（Livorno）。她在那裡從事賣淫的工作，但這並未動搖她的信念，她認為自己注定要嫁給彌賽亞。當夏巴泰聽聞她的事，便娶她為妻（這是為了仿傚先知何西阿娶了妓女為妻），然後兩人一起巡遊地中海。

此時全歐洲的猶太人分成兩派，一派是懷疑者，另一派則是狂熱的支持者。後者帶上自己的財產，想到耶路撒冷見彌賽亞，這些人鞭打自己、齋戒，而且赤身裸體地在泥濘與雪中打滾。一六六六年底，這對彌賽亞夫婦進入伊斯坦堡，猶太人向他們歡呼。在取得了帝王而普世的權威之後，這位猶太人的國王任命他的兄弟們擔任羅馬與土耳其的國王。現在，夏巴泰想穿上蘇丹袍服的野心終於讓他被捕。蘇丹向這位「猶太人的國王」提出了他無法拒絕的提案：他如果不想表演如何在箭雨下存活的奇蹟，就得改信伊斯蘭教。他選擇改信。

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這個叛教的行為 5 早在夏巴泰死於蒙特內哥羅流亡之前，就已經標誌著彌賽亞夢想的破滅——而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則是很高興能趕走這名造成紛亂的江湖術士。克倫威爾與夏巴泰的時代，也是耶路撒冷伊斯蘭教神秘主義的黃金時代，鄂圖曼蘇丹是所有蘇菲派重要教團的支持者，土耳其人稱這些教團是德爾維希（Dervishes）。我們已經知道基督徒與猶太人如何看待耶路撒冷。現在，有一名最不尋常的鄂圖曼大臣，他是德爾維希學者，不僅健談且講究美食與生活，這個人名叫艾維亞（Evliya）。艾維亞站在伊斯蘭教的角度，以他的生花妙筆與深厚情感描述耶路撒冷的特質，而這也使他成為最偉大的伊斯蘭旅行作家。

艾維亞：鄂圖曼的皮普斯與法斯塔夫

在那個時代，艾維亞算是極為獨特的人物：這名富有的旅人、作家、歌手、學者與戰士，是蘇丹金匠的兒子，生於伊斯坦堡，成長於宮廷，接受帝國伊斯蘭學者的教導，他還夢見穆罕默德要他到世界各地旅行。艾維亞說，他成為「世界的旅行者與愉快的人類夥伴」，他不僅踏遍廣大的鄂圖曼領土，也遊歷了基督教世界。他努力地記錄自己冒險旅

程中的所見所聞，結果完成了驚人的十鉅冊作品。正當皮普斯（Samuel Pepys）在倫敦寫日記時，艾維亞則是在伊斯坦堡、開羅或耶路撒冷編纂他的《旅行記》（ *Book of Travels* ）。這部作品是「伊斯蘭文學最龐大也最完整的旅行記述，或許就全世界的文學作品來說也是如此」。沒有任何一位伊斯蘭作家像艾維亞一樣以充滿詩意的文字來描寫耶路撒冷，而他們對生活的描述也不像艾維亞一樣機智風趣。

艾維亞可以說完全靠他的機智維生，他不僅以令人難以抗拒的笑話、雙韻詩、戲謔歌曲與摔角贏得穆罕默德四世的支持，也靠著他的宗教知識與娛樂價值獲得僱用，成為鄂圖曼顯貴的侍從，而得以跟隨前往到世界各地旅行。艾維亞的作品部分是記載大量事實的年曆，部分是有趣的故事集：艾維亞．切勒比（Evliya　Celebi，切勒比這個頭銜有紳士的意思）不僅與哈布斯堡作戰，也在維也納覲見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艾維亞對耶路撒冷聖墓教堂的瞭若指掌，令皇帝印象深刻。在戰爭中，他自貶地記錄自己像法斯塔夫（Falstaff）一樣逃之夭夭──「逃跑也是一種勇氣的表現」──而且這或許是軍事史上最「詭異而可笑」的污穢場景。 6

艾維亞終身未婚，他也拒絕接受帝國官職，怕因此影響了他自由的旅行精神。他經常獲得女奴做為賞賜，他對性的看法就跟他對其他事物的看法一樣機智──他說性是「甜蜜的災難」與「美妙的摔角比試」，他愉快地提到自己的性無能最後是靠埃及的蛇湯治癒。艾維亞大膽地開玩笑說，性是一場「大聖戰」。而最令現代讀者咋舌的是，身為虔誠穆斯林的他，居然不斷拿伊斯蘭教開玩笑，這在今日是無法想像的。

雖然艾維亞可以連續八個小時背誦《古蘭經》，並且擔任宣禮員，但不尋常的是，他並未蓄鬍，而且經常口出不敬之語，對他來說彷彿全無禁忌可言，而他也敵視宗教狂熱分子，無論他們是穆斯林、猶太人，還是基督徒。身為「四處漂泊的德爾維希」，艾維亞深受耶路撒冷吸引，「這個古老的禮拜方向」，「現在已成為窮人（或德爾維希）的克爾白」──是首都，是蘇菲派的麥加：他算出有七十座德爾維希修道院，其中最大的在大馬士革門附近，每個修院的起源從印度到克里米亞各自不同，他描述每個教團的信眾如何在靈修時表演狂喜的歌曲與舞蹈，持

續一整夜直到天明為止。

艾維亞寫道，耶路撒冷──據說擁有兩百四十個祈禱壇與四十個講道壇──是「所有國家的國王渴望的目標」，但最令他讚嘆的是圓頂令人屏息的美與神聖：「卑微的我已遊歷三十八年，走過十七個帝國，看過無數建築物，但我從未見過這麼像天堂的事物。走到裡面，人們總是瞠目結舌，驚訝地說不出話來。」在阿克薩，傳道者在每個聚禮日登上講道壇，手中揮舞著歐瑪爾哈里發的寶劍，這個儀式有八百名教士參與。艾維亞看著馬賽克反射日光，於是「清真寺變得璀璨輝煌，而信眾在禮拜時，眼睛也閃爍著崇敬的光芒」。

在圓頂清真寺，「所有的朝聖者在欄杆外繞行圓頂」，聖殿山成了一個「裝飾著玫瑰、百合、桃金孃的散步場，充滿了令人陶醉的夜鶯聲。艾維亞欣喜地接受絕大多數的耶路撒冷傳說──大衛王開始建築阿克薩，而所羅門「是所有生物的蘇丹，命令魔鬼前來完成這座建築物」。儘管如此，當他看到據說是所羅門在三千年前編織的繩索時，忍不住對伊斯蘭學者說：「你是說這條用來綁住魔鬼的繩子到現在都還沒爛掉？」

當然，當艾維亞於復活節造訪聖墓教堂時，他的反應跟英格蘭新教徒很類似。他發現了聖墓教堂的秘密，認為有一名僧侶躲起來，趁人不注意的時候將裝著揮發油的鋅罐滴在鐵鏈上，如此便能營造出一年一度的奇蹟。節慶本身就像「地獄」一樣，聖墓教堂缺乏「精神性，它根本就是個旅遊景點」。但他也跟在場的一名新教徒聊天，這個新教徒認為這一切都歸咎於希臘正教徒，「一群愚蠢而盲信之人」。

艾維亞在開羅退休潛心寫書之前，曾好幾次回到耶路撒冷，但他從未看過有任何建築物能與圓頂清真寺相比──「它真的稱得上是天國裡樓閣亭臺的複製品」。但不是每個人都同意他的話：保守的穆斯林對於艾維亞喜愛的蘇菲派舞蹈、奇蹟與聖人崇敗感到心驚。「有些婦女掀起了面紗，露出她們的美貌、首飾與香水。願真主饒恕，她們居然與男人平起平坐！」卡夏西（Qashashi）看到這幅景象，抨擊這些「興奮的喧鬧聲與舞蹈」，手鼓的表演與商人販售甜食。「這是撒旦結婚大喜日的景象。」

鄂圖曼人現在已完全處於衰退的狀態，歐洲大國需索無度，蘇丹只能左支右絀，而這些大國又各有支持的基督教派。當信仰天主教的奧地利人與法國人為方濟會贏得「最高守護者」的地位時，性急的俄國人──俄國在歐洲與耶路撒冷的力量正不斷提升──遊說並且賄賂鄂圖曼人，於是最高守護者的位置又被正教會搶走。不久方濟會又搶回來，如是三次之後，一場戰鬥終於在聖墓教堂爆發。 7 教堂每日的打鬥與其說是戳刺，不如說是掃地，他們手裡拿的不是棍棒，而是掃把：只有把教堂裡某個地方掃乾淨，就可以宣稱這個地方是他的，於是一寸接著一寸，教堂看守人拿著掃把試圖增加自己的領土，旁邊則有對手的神聖掃地人虎視眈眈地看著。一六九九年，戰敗的鄂圖曼人簽訂了卡爾洛維茨條約（Treaty of Karlowitz），允許列強保護他們在耶路撒冷的教友──一項災難性的讓步。

在此同時，伊斯坦堡的總督對巴勒斯坦的壓迫太重，因此導致了農民反叛。一七○二年，新任耶路撒冷總督擊潰叛軍，並且將受害者的人頭懸掛在城牆上。然而，當這名總督摧毀了耶路撒冷宗教領袖擁有的村落時，耶路撒冷的法官在聚禮日時，於阿克薩公然抨擊他，並且開城讓叛軍進來。

1 斐迪南日後取得耶路撒冷國王的頭銜，他對這個想法應該頗有興趣，因為這與他自己的彌賽亞十字軍異象不謀而合：他曾計畫沿著北非海岸前去征服聖城。他的馬格里布遠征軍，由一名強悍的樞機主教領軍，這位樞機主教騎著騾子，手裡揮舞著銀十字架，他們設法取得歐蘭（Oran），然後於一五一○年取得的黎波里（位於今日的利比亞）。斐迪南與伊莎貝拉的孫子，皇帝查理五世，他不僅繼承西班牙、新世界大部分地區、勃艮第與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土，也繼承了這份野心。查理五世談到要發動戰爭解放耶路撒冷，這也是蘇雷曼大帝想重建城牆的原因之一。

2 他們必須把聖救世主修道院賣給方濟會，而這還只是開始。一六八五年，貧困的喬治亞人把總部十字架修道院（據說是耶穌十字架木材的發源地）賣給正教會。一一八七年，十字軍的耶路撒冷陷落後，喬治亞的塔馬拉女王派遣官員魯斯塔維里（Shota Rustaveli）□□民族史詩《豹皮騎士》（ *The Knight in the Panther Skin* ）的作者──來裝飾修道院：他或許葬於該地，而他的肖像也呈現在壁畫上。但二○○四年，正當喬治亞總統薩卡什維里（Mikheil Saakashvile）進行國是訪問、準備參觀肖像時，魯斯塔維里白鬍高帽的肖像卻遭到破壞。有人懷疑是俄羅斯正教會

所為，但缺乏證據。十七世紀，塞爾維亞人把他們最後一座修道院交給他們的希臘教友。馬龍派在雅法門附近仍有一間修道院，不過喬治亞人、馬隆派與塞爾維亞人長久以來已喪失進入聖墓教堂的權利。

3　猶太人與基督徒都對末日懷抱期待。一五二三年，一名年輕的猶太侏儒勒維尼（David Reuveni）在耶路撒冷引起騷動，他自稱是領導十支派回到錫安的阿拉伯王子，但伊斯蘭法官把他當成傻子不予理會，於是他搭船前往羅馬，教宗接見了他，但最終基督教世界證明它們的包容力比不上伊斯蘭教，他最後在一五三○年代初死在西班牙的地牢。一五三四年，一個激進的再洗禮教派攻下了日耳曼城鎮明斯特（Munster），並且宣稱該鎮是新耶路撒冷。他們的領袖萊登的約翰（John of Leiden）是一個私生子裁縫師的學徒，他自稱是耶路撒冷國王，大衛王的子嗣。十八個月後，這個新錫安被攻陷，再洗禮派領袖遭到處決。

4 這種焚燒人類的場景在聖墓教堂的庭院裡並不少見。一五五七年，一名西西里僧侶朱尼伯弟兄（Brother Juniper）兩次闖進阿克薩，之後他遭法官殺死，然後在聖墓教堂前燒燬。一名西班牙方濟會修士在阿克薩裡辱罵伊斯蘭教，他在聖殿山被砍頭之後，也同樣被燒燬。然而，如勒文（Reuvent）的例子所顯示的，死亡不一定是故事的結束，而歐洲的基督教也沒有文明到哪裡去：在十六世紀，英格蘭有將近四百名異端被燒死。

5 有些追隨者把夏巴泰的叛教視為終極的神聖悖論。這群夏巴泰—猶太教—伊斯蘭教派人士，也就是所謂的Donmeh（背教者，不過他們還是以Mamin自許，也就是信仰者），尤其許多居住在薩羅尼加（Salonica）的信眾，他們在一九○八年到一次世界大戰之間，在青年土耳其革命中扮演一定的角色。這群人至今仍居住於土耳其。

6 在與哈布斯堡進行的外西凡尼亞（Transylvania）戰役中，艾維亞因為肚子不舒服，於是暫時離開戰場去紓解一番，結果居然中了奧國士兵的埋伏，「於是我一屁股坐在我的穢物上」。這兩個人在地上翻滾搏鬥，兩人都沾滿了糞便，「我差點就因拉屎而殉國」。艾維亞最後殺了這名異教徒，並且試圖將他的馬褲拉上來，「但我身上沾了血跟屎，我忍不住笑出來，想不到我成了全身是屎的伊斯蘭勇士」。之後，他把這名奧地利人的人頭獻給帕夏，他說：「艾維亞，你身上有屎的味道！」軍官們「莫不大笑」，於是帕夏賜給他五十塊黃金與一個銀製的頭巾頂飾。

7 亨利．蒙德瑞爾（Henry Maundrell）是英格蘭黎凡特公司的牧師，他於一六九七年造訪耶路撒冷，看到僧侶在「盛怒」下於聖墓教堂進行血腥戰鬥。他也描述了聖火的狂熱，其情況似乎比一個世紀前桑迪斯看的狀況還更瘋狂：朝聖者「開始做出失禮的舉動，他們甚至全身赤裸，臺上的人開始在地上打滾」，並且點火燒自己的鬍子，底下的人也跟著在聖墓教堂裡打滾—這裡「活像精神病院」。至於那些僧侶，蒙德瑞爾說他們是「販賣奇蹟的人」。

33　家族（西元一七○五～一七九九年）

侯賽尼家族：聖裔家族領袖的反叛與狗的大屠殺

武裝農民沿街搶掠。大法官在衛戍部隊的協助下攻進監獄，控制了耶路撒冷。就在局勢混沌不明的時刻，耶路撒冷突然發現自己處於獨立狀態。大法官由於收受了賄賂，於是任命穆罕默德．伊本．穆斯塔法．侯賽尼（Muhammad ibn Mustafa al-Husseini）擔任耶路撒冷的領袖。

侯賽尼是耶路撒冷的望族領袖，他的氏族在一個世紀前因追隨法魯克而崛起，不過侯賽尼自己也是聖裔家族的領袖（Naqib　al-Ashraf，即穆罕默德經由外孫侯賽因而流傳的後裔家族領袖）：只有聖裔家族才能裹綠色頭巾，以及被稱為「賽伊德」（Sayyid）。

鄂圖曼派遣軍隊前來鎮壓叛亂，但發現叛軍居然在城外紮營，認為侯賽尼已做好準備，於是先撤往加薩。在城內，叛軍趕走一名暴君，卻又換上另一名暴君。猶太人被禁止在安息日穿白衣，而且不許穿戴穆斯林的頭飾，鞋子上不許有鞋釘；基督徒也遭遇類似的服裝限制；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基督徒，在街上遇到穆斯林都必須讓路。大量罰金以暴力加以收取。來自格羅德諾（Grodno）的彌賽亞教派有五百名波蘭猶太人，他們在虔誠者猶大帶領下，才剛抵達耶路撒冷。然而他們的拉比死了，他們又只會說波蘭語或意第緒語，因此一群人在完全無助的狀況下，很快就陷入貧窮。

法官只是看到有一條流浪狗出現在聖殿山，就下令將全耶路撒冷的狗殺光。他還要求每個猶太人與基督徒必須把死狗送到錫安門外的集中地，做為對他們的羞辱。許多孩子殺了狗之後，就把屍體送給離他們最近的異教徒。

當鄂圖曼大軍逼近時，守軍與蘇菲派神秘主義便倒戈與叛軍對抗，並且奪取了大衛塔。侯賽尼以自己的家為據點，進行固守，雙方人馬弓矢相向，就這樣持續了三天。在隨後的戰鬥裡，舊城北面的街道屍體橫

陳──侯賽尼漸漸勢單力孤。在城外，鄂圖曼人持續轟炸聖殿山。一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深夜，侯賽尼自知敗局已定，於是連夜逃亡，鄂圖曼人則對他進行追捕。新上任的總督還是持續過去敲詐勒索的統治方式，許多猶太人不斷受到搶掠，於是決定離開耶路撒冷。來自波蘭的阿什肯那吉猶太人終於破產，他們於一七二○年面臨牢獄之災，而後遭到放逐，他們位於猶太區的猶太會堂也遭到焚燬。 [1] 猶太人中，只有塞法迪這一支在耶路撒冷殘存下來──這支人數不多的老猶太社群長久以來一直以阿拉伯與鄂圖曼世界為家。

侯賽尼被逮捕之後，遭到斬首。在經過無數次家族對抗後，侯賽尼家族終於被胡達亞（Abd al-Latif al-Ghudayya）取代，而胡達亞也襲取了聖裔家族領袖的名號。胡達亞家族在十八世紀的某個時點改變了自己的姓氏，他們盜取了素具威望的侯賽尼做為自己的家族之名。於是，胡達亞家族成了新侯賽尼家族，它同時也是耶路撒冷統治家族中力量最大的一支──其勢力一直延續到二十一世紀。

侯賽尼家族：家族的興起

十八世紀，重要人物來到耶路撒冷，一定想與侯賽尼家族的領袖暢談一番。這位大家長的宅邸總是門庭若市，不管是農民、學者還是鄂圖曼官員，他都來者不拒；據說他每天晚上都會宴請八十名賓客吃飯。一名曾經到過耶路撒冷的支配者胡達亞「宮殿」的賓客這麼寫著：「來拜訪他的人，有來自鄰近地區的，也有不遠千里而來的。異邦人可以來此尋求庇護，想住多久就住多久。」當這些訪客要離開耶路撒冷時，胡達亞會派一隊騎士護送他們出城。

侯賽尼家族的再起，標誌著幾個耶路撒冷大家族的興起。事實上，耶路撒冷的每個榮譽身分都是世襲的。許多家族都是曾受征服者重用的蘇菲派謝克（譯註：謝克，指部族的領袖、長老或賢者。）的後裔。這些家族許多都改換了姓名，捏造顯赫的家世，他們時而通婚，時而反目成仇──與西方的一些家族行徑一樣。每個家族都極力維護與努力擴張自身有利可圖的權力基礎。 [2] 但沒有學者身分緣飾的財富，看起來相當庸

俗；沒有財富支撐的世家大族，看起來弱不禁風；沒有鄂圖曼在後面撐腰，一切的身分地位都是假的。有時這些家族會為此大打出手：兩名努賽巴家族成員在阿布．霍什附近中了侯賽尼家族的埋伏而丟了性命，但隨後典型的做法是，家族之間言和，由努賽巴受害者的兄弟迎娶耶路撒冷穆夫提的姊妹。

這些家族雖然努力維持耶路撒冷的繁榮，但有時面對一些衝突也有無能為力的時候，例如鄂圖曼的五百多名衛戍部隊在城內違法亂紀、作威作福，前來掠奪的貝都因人，發起暴動的耶路撒冷人，以及貪贓枉法的總督。光是大馬士革總督每年固定帶一小股軍隊前來徵稅與勒索，就使得城市人口減少到八千人。[3]

猶太人在沒有任何歐洲國家支持下，受害尤深。來自波蘭的阿什肯那吉猶太人基大利寫道：「阿拉伯人經常公開地侮辱猶太人。如果阿拉伯人打了猶太人一拳，被打的人會一聲不吭地走開。如果憤怒的土耳其人用他的鞋子羞辱與痛打猶太人，當場不會有任何人去救這名猶太人。」猶太人居住在簡陋的房子裡，當局禁止他們修繕自己的屋子。有兩百戶猶太家庭離開耶路撒冷：「迫害與勒索一天比一天嚴重，」一七六六年一名猶太朝聖者寫道，「我必須趁夜逃離這座城市，因為每天都有人鋃鐺入獄。」

基督徒彼此仇恨的程度遠超過他們對異教徒的仇恨—事實上，方濟會的霍恩神父（Father Elzear Horn）直截了當地說希臘人是「嘔吐物」。各教派為敵對教派在聖墓教堂裡忍受著骯髒不適與貧困羞辱而竊喜。在鄂圖曼的控制與基督徒的競爭下，有三百名永久駐留教堂的僧侶每晚被反鎖在教堂裡；在艾維亞眼中，生活在這種永久圍困的環境裡，與其說他們是僧侶，「不如說更像是犯人」。食物從門上的小孔傳過去，或者是利用滑輪把食物吊到窗戶前面。這些僧侶—絕大多數是正教徒、天主教徒或亞美尼亞人—直接睡在狹窄而充滿濕氣的地板上，每個人都承受著「頭痛、熱病、腫瘤、腹瀉、痢疾之苦」。聖墓教堂的廁所更是痛苦（與惡臭）的根源：每個教派都有自己專屬的廁所，但霍恩神父表示，方濟會修士「受到惡臭的影響最大」。希臘人沒有廁所。此外，貧窮的小教派，如科普特人、衣索比亞人與敘利亞人，他們必須從

事一些奴僕的工作（例如幫希臘人清便桶），才能為自己賺取一點伙食費。難怪法國作家沃爾尼（Constantin Volney）聽說耶路撒冷人「有敘利亞地區最邪惡的人民的稱號，而且是名副其實」。

當法國再度為方濟會贏得「最高守護者」稱號時，希臘正教會也發動反擊。一七五七年聖枝主日前夕，希臘正教會在聖墓教堂的圓形大廳伏擊方濟會僧侶，他們以預先藏在柱子後與袍服裡的「棍棒、鎚矛、鐮刀、匕首與刀劍」破壞燈架、撕毀掛毯。方濟會僧侶逃往聖救世主修道院，並且在那裡遭到圍困。這種黑手黨的戰術奏效：蘇丹又將「最高守護者」的稱號授予希臘人，讓他們掌管聖墓教堂，一直持續至今。一七三○年代，貝都因人札希爾．烏瑪爾．札伊達尼（Zahir al-Umar al-Zaydani）在加利利為自己取得了北方采邑，據點設在阿卡—除了短命的叛亂外，這是唯一一次有巴勒斯坦當地的阿拉伯人統治巴勒斯坦的延伸部分。

「巴勒斯坦國王」的興起與衰亡

一七七○年，埃及將領阿里．貝伊（Ali Bey）□□他有「抓雲者」的榮耀稱號，因為他擊敗了貝都因人，而鄂圖曼人素來認為要抓到貝都因人就跟抓住雲一樣難—與謝克札希爾結盟。他們一起征服了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區，甚至攻下了大馬士革，但蘇丹的帕夏仍據守著耶路撒冷。俄國女皇凱薩琳大帝此時正與鄂圖曼人交戰，她派了一支艦隊進入到地中海，擊敗了蘇丹的海軍。抓雲者需要俄國的幫助，但俄國只對一件東西有興趣，那就是耶路撒冷。俄國船艦炮轟雅法，然後北上攻擊貝魯特。札希爾占領雅法—但他與抓雲者是否能攻下耶路撒冷？

謝克札希爾派軍隊去圍攻耶路撒冷，不過他們對城牆似乎一點辦法也沒有。至於鄂圖曼人則是在所有戰線都遭遇失敗，於是只能向俄國人乞和。在一七七四年的和約中，凱薩琳與她的夥伴波騰金公爵（Prince Potemkin）逼迫鄂圖曼承認俄國是正教會的保護者—俄國對耶路撒冷的執念，最終將引發一場歐洲戰爭。[4] 鄂圖曼人現在可以收復他們失去的省份：抓雲者已經遭暗殺身亡，謝克札希爾已高齡八十六歲，他離開阿

卡準備逃亡。當他騎馬離開時，卻不見寵妾的身影—「這時候可不能有人落單」，他說—於是趕緊回頭。當札希爾打算把她拉上馬時，女孩卻將老頭兒從馬上拽下來，於是刺客們一擁而上，把他的頭砍了下來。「第一任巴勒斯坦國王」的腦袋被送到了伊斯坦堡。此時，巴勒斯坦的無政府狀態也吸引了法國革命正在崛起的英雄目光。

拿破崙．波拿巴：「我自己編纂的《古蘭經》」

一七九八年五月十九日，二十八歲的拿破崙．波拿巴，臉色蒼白憔悴，留著筆直的長髮，率領三百三十五艘船艦、三萬五千名士兵與一百六十七位科學家組成的學術團隊前去征服埃及。「我會建立新的宗教，」拿破崙自滿而誇大地說：「我看見自己走在征服亞洲的路上，頭上纏著頭巾，一手拿著我自己編纂的新《古蘭經》。」

他的冒險行動受到革命科學、冷靜的政治與十字軍的浪漫所激勵。每個巴黎人都讀過哲士沃爾尼暢銷的旅行見聞，他描述「耶路撒冷破敗的廢墟」與鄂圖曼黎凡特地區的衰敗，認為此時正是啟蒙運動文明開化的理性征服這個地區的大好良機。法國大革命試圖摧毀教會，以理性、自由乃至於最高存有的新崇拜來取代基督教。然而，天主教依然屹立不搖，拿破崙希望將君主、信仰與科學三者融合在一起，以醫治革命的傷口—因此他帶了許多科學家上船。不過，這次行動也與帝國有關：法國此時正與英國打仗。遠征軍的點子是邪惡、瘸腿的前主教與外交部長塔列蘭（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想出來的，他希望藉此控制地中海以切斷英屬印度的連繫。如果拿破崙一戰成功，那麼當然皆大歡喜，如果他不幸失敗，塔列蘭也可藉機除去一個眼中釘。歐洲人經常有一種一廂情願的看法，認為東方人會感激他們善意的征服。

拿破崙成功在埃及登陸，當時埃及仍由混血的馬木魯克階級（鄂圖曼軍官）統治。他在金字塔戰役中迅速擊敗敵軍，但英國海軍少將納爾遜卻在阿布基爾灣殲滅了法國艦隊。拿破崙奪得埃及，但納爾遜卻將法軍困在東方，此舉激勵了鄂圖曼人在敘利亞進行抵抗。如果拿破崙想要存活，他必須揮軍北上，攻下敘利亞才行。

一七九九年二月，拿破崙以一萬三千人與八百頭駱駝進攻巴勒斯坦。三月二日，當他逼近雅法時，他的騎兵在達瑪將軍（General Damas）率領下，在距離耶路撒冷三英里處發動襲擊。拿破崙幻想自己能征服聖城，他向巴黎革命督政府回報時表示：「當諸位閱讀此信時，我大概已經站在所羅門聖殿的廢墟上了。」

1 這座會堂後來稱為廢墟會堂（Ruin Synagogue）或胡瓦會堂（Hurva Synagogue），往後一個多世紀一直未能修復。它在十九世紀重建，但在一九六七年遭約旦人摧毀。

2 這些氏族以英文表示是Notables，在土耳其人眼中他們是Effendiya，阿拉伯則稱他們是Aya。努賽巴家族是聖墓教堂的守護人；達雅尼斯家族管理大衛墓；哈立迪家族主持伊斯蘭法院；侯賽尼家族通常擔任聖裔家族領袖、穆夫提〔Mufti〕與聖殿謝克，同時也主持先知摩西的節慶。阿布．霍什（Abu Ghosh）、耶路撒冷附近山區的軍事領袖、從雅法前來的朝聖者之路守護者，這些都是侯賽尼家族的盟友。曼納（Adel Manna）教授最近的研究發現了胡達亞家族取得侯賽尼家族身分的原委。努賽巴家族從哈尼姆（Ghanim）改名；哈立迪家族從德伊里（Deiri）改名；雅拉拉家族（曾與侯賽尼家族角逐穆夫提的頭銜）從哈斯卡菲（Hasqafi）改名。約旦前外交大臣哈澤姆．努賽巴（Hazem Nusseibeh）在回憶錄《耶路撒冷人》（*Jerusalemites*）中表示：「即使姓氏的改換出現在七個世紀之前，但仍令人莫衷一是，無所適從。」

3 耶路撒冷通常是由大權在握的大馬士革省總督管轄，而該省總督也是一年一度朝覲麥加的隊伍指揮官，他通常會出資組織武裝部隊護衛眾人前往。在其他時期，耶路撒冷有時由據地在阿卡的賽達省統治。耶路撒冷是小區，由小區長官（又稱穆塔薩里姆）治理。但耶路撒冷在往後幾個世紀地位不斷改變，有時成為獨立的一區。鄂圖曼總督在伊斯坦堡任命派駐當地的城市法官協助下進行統治，而穆夫提（由帝國大穆夫提〔伊斯坦堡的伊斯蘭謝克〕任命的領導人，穆夫提會針對宗教問題寫下他們的裁斷與見解，又稱法特瓦〔fatwa〕）則由耶路撒冷大家族中拔擢。

4 波騰金設想了一個「希臘計畫」，並將其呈獻給凱薩琳—俄國征服君士坦丁堡，並將其改名為沙皇格勒，交由凱薩琳的孫子來統治，他的稱號就叫君士坦丁。凱薩琳瓜分波蘭之後，俄羅斯帝國境內首次出現數百萬猶太人，這些人絕大多數都被局限在「定居區」內過著貧困生活。但波騰金—他是俄國歷史上對猶太人最友好的領導人—是一名基督教錫安主義者，他把解放耶路撒冷列入他的希臘計畫之中。一七八七年，他創建猶太人的以色列騎兵團，打算以這支軍隊奪占耶路撒冷。曾親眼目睹這支部隊的利涅親王（Prince de Ligne）嘲弄這群鬈髮的騎兵是「騎在馬背上的猴子」。波騰金還未能實現他的理想便一命嗚呼。

第八部：帝國



我很想去耶路撒冷看看。

——亞伯拉罕・林肯，與妻子的對話

世界歷史上最令人難忘與最重大的事件，全在此地發生。

——巴克雷，《大君的京城》

沒有任何地方比自豪的錫安山更能望見如此純粹、鮮明而無雲的天穹。然而，如果我們不去掛念自己腳下踩的是創造基督宗教的先人埋骨之所，那麼這裡恐怕是最令人不想久留的城市。

——巴特雷特，《散步記》

是的，我是猶太人，當閣下的祖先在不知名的島上如野蠻人般活著時，我的祖先已經是所羅門聖殿的祭司。

——迪斯雷利，下議院演說

看看人們以宗教爲名在這裡幹了什麼好事！

——瑪蒂諾，《東方生活》

34　聖地的拿破崙（西元一七九九～一八○六年）

阿卡的藍鬍子

現在已經沒有任何事可以阻止拿破崙征服耶路撒冷──除了有屠夫之稱的賈薩爾．帕夏（Ahemt Jazzar Pasha），他是鄂圖曼派駐巴勒斯坦的軍事領袖。賈薩爾年紀輕輕就得到屠夫的稱號，他認為恐懼對人的驅動力遠大於任何事物，因此他以恐懼為圭臬，以此來開創自己的事業。

賈薩爾以恐怖來治理他的領地，只要有人露出一點不忠的樣子，他就處以肢解之刑。一名英國人前往賈薩爾的根據地阿卡訪問，發現他身邊的人「不是殘廢就是毀容。執行職務或立於門邊的人，全都肢體殘缺，或者是少了鼻子、耳朵或眼睛。就連他的猶太大臣法爾希（Haim Farhi）「也失去一隻耳朵與一隻眼睛」。「凡是來到敘利亞這個地區的人，一定會對少了鼻子與耳朵的臉孔數量印象深刻」。賈薩爾說這些人「被他做了記號」。他有時會在人的腳上釘馬蹄鐵。或者將當地基督徒的住家完全封住，把人活活堵死在屋內，他說這是為了「殺雞儆猴」。他曾經聚集了五十名貪官，要他們脫光衣服，然後命令士兵將他們砍成碎片。當他懷疑後宮有人背叛他時，他殺死七名妻子，成為惡名昭彰的「阿卡暴君，當代的希律，諸國眼中的恐怖之人，藍鬍子的故事在他身上實現了」。

賈薩爾留著長鬍，穿著簡單的袍服，腰帶插著裝飾寶石的短劍，奇妙的是，他居然有剪紙花送人的習慣，他的這些外表與行徑都讓歐洲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賈薩爾渾身散發陰森的魅力，他總是微笑對訪客說：「我相信，儘管我的作風嚴厲，但你們仍會覺得我的名聲值得尊重，甚至令人喜愛。」晚間，他把自己與十八名佩帶星章的斯拉夫金髮女子鎖在後宮裡。[1] 現在，這名老人面對的是年輕力盛的拿破崙。法國人圍困雅法，雅法是耶路撒冷的外港，兩者相距只有二十英里。耶路撒冷陷入恐慌：各大家族開始武裝耶路撒冷居民；暴民掠奪基督教修道院；僧侶

為了自身安全，索性將自己反鎖在修院內。在城牆外，達瑪將軍向拿破崙請求准許攻擊聖城。

拿破崙：「大本營，耶路撒冷」

拿破崙回答說，他必須先征服阿卡，然後「親自來此督戰，並在基督受難的地點種下自由之樹，在這場攻擊中第一個倒下的法軍士兵，將可葬於聖墓教堂」。但拿破崙與他的軍隊顯然認為這場與穆斯林的爭鬥不用遵守文明交戰的規定。當他攻進雅法時，他的「士兵濫殺無辜——場面煞是恐怖」，一名法國科學家寫道，震驚於「槍聲，婦女與父親的叫喊聲，成堆的屍體，女兒在母親的屍首上遭到強姦，血腥的氣味，傷者的呻吟聲，勝利者為了戰利品的爭吵聲」。最後，法國人停了下來，「在成堆的屍體上，對鮮血與黃金感到厭膩」。

在率軍前往阿卡之前，拿破崙冷血下令將俘獲的賈薩爾部隊殺光，估計至少有兩千四百四十人，但總數也許超過四千人的士兵遭到殺害，平均的殺害速度是一天六百人。一七九九年三月十八日，拿破崙圍困阿卡，阿卡的指揮官仍然是賈薩爾，傲慢的拿破崙說他是「我不認識的老頭」。儘管如此，藍鬍子與他的四千名由阿富汗人、阿爾巴尼亞人與摩爾人組成的守軍卻頑強抵抗。

四月十六日，拿破崙在塔波爾山之役（Battle of Tabor Mountain）擊敗賈薩爾的騎兵與鄂圖曼的陸軍。之後，拿破崙發現自己已到了拉姆拉，距離耶路撒冷只有二十五英里，他發表了一篇支持錫安主義的文告——〈告猶太人書〉，末尾還寫上假的地名：「大本營，耶路撒冷，一七九九年四月二十日。」

波拿巴，法蘭西共和國亞非陸軍統帥，致書巴勒斯坦的正統子嗣——獨一無二的猶太民族，數千年來不斷遭受外敵的征服與暴政的壓迫，失去了祖先的土地。現在，流亡的猶太人啊，展開歡顏，你們可以回到故土以色列。這支年輕的軍隊已將耶路撒冷設為我的大本營，並且將在

數日內遷移到大馬士革，因此你們可以待在耶路撒冷，成為耶路撒冷的統治者。

法國官方報紙《箴言報》宣稱，拿破崙「已經武裝了大量猶太人以重建古老的耶路撒冷」，然而除非阿卡先成為他的囊中物，否則拿破崙無法取得錫安，而此時賈薩爾已經得到援兵，一名特立獨行的英國海軍准將率領英國皇家海軍兩艘戰列艦前來增援。

席德尼．史密斯爵士──「最傑出的騎士」

席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私奔的女繼承人與冒險家之子，他的「容貌英俊，留著濃密的八字鬍，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他參加海軍時才十三歲，曾與美洲叛軍作戰，之後加入瑞典海軍與凱薩琳大帝的軍隊交火。瑞典國王封他為騎士，因此他在英國的反對者嘲弄他是「瑞典騎士」。法國大革命後，史密斯襲擊法國，但遭到俘虜，並且囚禁在可怕的巴黎聖殿塔。精力充沛的他逃獄成功，並且在一連串公開信中嘲弄他特別瞧不起的拿破崙。但沒有人理會史密斯的說法，一名觀察者表示：他「充滿熱情，不知疲倦，像無頭蒼蠅一樣四處亂竄，他只有一個目的，希望世人相信席德尼．史密斯是最傑出的騎士」。雖然史密斯平日的生活荒誕不經，但在遭遇危機時，他卻能有英雄式的表現。

史密斯與賈薩爾達成協議，賈薩爾從不離身的大馬士革劍閃爍著微光，令這名英國人稱羨不已，賈薩爾自豪地說：「我拿的這把劍鋒利無比，它已經取下數十顆人頭了。」史密斯要賈薩爾證明給他看，於是賈薩爾找來一頭牛，果然一劍就砍下牛的腦袋。史密斯讓他的八十八名水兵加入到賈薩爾的多國守軍中。拿破崙對阿卡發動三次攻擊，卻遭到擊退。隨著鄂圖曼援軍逐漸逼近，圍城戰又已進入到第三個月，法軍將領們開始感到不安。

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折損了一千兩百人，傷病者達到兩千三百人，拿破崙只能撤退回到埃及。然而，有八百名法軍士兵在雅法染上疾病。由於這些人可能會拖慢大軍撤退的速度，拿破崙於是要求醫師將

這些傷兵殺死。法國軍醫拒絕，於是改由土耳其醫生為這些士兵注射過量的鴉片酊。難怪法軍將領克雷伯（Jean-Baptiste Kléber）在回想此事時說：「我們在聖地犯下大罪與極端愚蠢的事。」兩千名猶太騎兵在總督率領下追逐並且騷擾撤退的法軍。當那布魯斯的農民戰士闖入雅法時，史密斯為了避免基督徒的屠殺，於是召來耶路撒冷人以恢復秩序。

在埃及，拿破崙面對慘敗，此時只有無恥地扭曲事實才能挽救自己，於是他拋下士兵，獨自搭船返國。留守埃及的克雷伯將軍咒罵拿破崙：「那個傢伙屁股沒擦乾淨就扔下大家跑了。」但在法國，拿破崙卻被當成凱旋返國的征服者，他很快就從督政府手中取得權力，當上第一執政，[2] 而且還有人譜寫浪漫的歌曲來歌頌他的遠征，這首〈到敘利亞去〉（Partant pour la Syrie）後來成為波拿巴主義者的頌歌。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尤其是天主教徒，有遭受穆斯林報復的危險。性喜浮誇的史密斯認為，唯有以英國人特有的冷靜沉著才能拯救這些教友。在得到賈薩爾與蘇丹的允許後，史密斯命水兵穿上制服，擂鼓踏著整齊劃一的步伐從雅法走到耶路撒冷。英軍走過耶路撒冷市街，來到聖救世主修道院，史密斯在修道院升起了英國國旗。方濟會的院長宣布：「耶路撒冷的每個基督徒都在英國，尤其是史密斯最周延的保護之下，由於史密斯的緣故，他們才得以從波拿巴無情的手裡解脫。」事實上，他們最怕的是穆斯林。史密斯與他的水兵在聖墓教堂祈禱，這是一二四四年以來，第一次有西方的部隊進入耶路撒冷。

蘇丹塞利姆三世為賈薩爾加官晉爵，任命他擔任故鄉波士尼亞的帕夏，同時兼領埃及與大馬士革兩地的帕夏。在與加薩的帕夏短暫交戰之後，他再次支配了耶路撒冷與巴勒斯坦。然而賈薩爾並未收斂他的殘虐本性，因為他把大臣的鼻子砍了下來，而在此之前，這名大臣已經失去一隻耳朵與一隻眼睛。一八○四年，賈薩爾去世，巴勒斯坦陷入混亂。

然而，拿破崙與史密斯使黎凡特成為時尚事物。許多探險家開始探索東方，並且將他們的見聞記錄下來，這些書籍都成為西方的暢銷書。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一名法國子爵，他於一八○六年發現耶路撒冷除了遭逢祝融之災，還遭受叛亂與搶掠的破壞，此時的聖城正處於蒙古人以來的最低潮。

1　賈薩爾原是來自波士尼亞的基督徒童奴，他在犯下殺人罪之後逃亡，並且在伊斯坦堡的奴隸市場出賣自己。埃及的統治者買下他，讓他改信伊斯蘭教，然後讓他擔任行刑者與殺手。他的發跡是從擔任開羅總督開始，之後因防守貝魯特，抵禦凱薩琳大帝的海軍而一戰成名。貝魯特在經過長期圍城後，光榮向俄國投降。蘇丹為了獎勵賈薩爾，於是提拔他擔任賽達總督，有時還兼任大馬士革總督。他曾經非正式地訪問耶路撒冷，而侯賽尼家族按理應該要向他表達效忠之意。

2　拿破崙將這場敗仗歸咎於史密斯，「我因此人而錯失天命」，但拿破崙在耶路撒冷留下了遺產。在攻下雅法之後，這些生病的法國士兵（他們日後被拿破崙下令處死）受到亞美尼亞僧侶的照顧，拿破崙為了感謝他們，將他的營帳送給這些僧侶。亞美尼亞人把營帳製成十字褡，現在耶路撒冷亞美尼亞區的聖雅各主教座堂仍使用這種東西。

35　新浪漫主義者：夏多布里昂與迪斯雷利

（西元一八○六～一八三○年）

聖墓騎士團子爵

夏多布里昂子爵（Vicomte de Chateaubriand）弗朗索瓦—勒內（François-René）說，雖然耶路撒冷這座「殺害神明的城市」已淪為「沙漠的瓦礫堆與雜亂無章的墓地紀念碑」，但「它仍令我驚訝不已」。這位頭髮蓬鬆的天主教保王派人士懷抱著浪漫主義憧憬，相信破敗的哥德式耶路撒冷正等待「基督教精神」來拯救。對夏多布里昂而言，耶路撒冷越悲慘，就越發神聖與詩意—然而這座城市現在卻陷入絕望。

存有叛心的帕夏與成群的巴勒斯坦農民，周而復始地反叛與攫取遭上帝遺棄的耶路撒冷，每年大馬士革總督都必須勞師動眾南下攻打這座城市，把耶路撒冷當成被征服的敵國領土。子爵抵達時發現大馬士革總督在雅法門外紮營，他的三千士卒威脅著居民的安危。當夏多布里昂寄宿於聖救世主修道院時，院內已被這群惡棍占住，他們還向修士強索現金。夏多布里昂隨身攜帶幾把手槍，趾高氣昂地走在街上，但一回到修道院裡，其中一名白吃白喝的傢伙居然趁他不注意想殺了他。夏多布里昂及時掐住這名土耳其人的脖子，這才撿回一命。街上「不見半個人影！多麼悲慘，多麼孤寂，因為絕大多數的住民都已逃到山裡。店鋪關門，百業蕭條，民眾不是躲在地窖，就是藏匿山中。」當帕夏離開耶路撒冷，大衛塔的駐軍也減少到只剩十二人，整座城市變得更為詭譎：「唯一的嘈雜聲是沙漠裡馬兒的奔馳聲—不是土耳其新軍提了顆貝都因人的人頭回來，就是他剛搶掠完某個不幸的農家。」

現在，這名法國人可以在骯髒而神聖的神秘聖地裡飲酒作樂。但這位曾經以自己的名字為一道牛排食譜命名的熱情美食家，卻願意與這些肥胖的方濟會修士共享大餐，他們吃的菜有「扁豆湯、小牛肉配黃瓜洋

蔥、烤小羊肉與米飯、鴿子肉、松雞肉、美酒」。夏多布里昂佩戴手槍，重新走過昔日耶穌經過的道路，他嘲弄鄂圖曼的紀念性建築（「不屑一顧」），瞧不起那些「衣衫襤褸，身上滿是錫安塵土與跳蚤肆無忌憚叮咬」的猶太人。他驚訝地「發現這些名正言順的猶大地區主人，現在卻像奴隸與異邦人一樣生活在自己的國度裡」。

在聖墓教堂裡，夏多布里昂跪下祈禱了半個小時，他的雙眼「凝視著耶穌的墓石」，焚香、衣索比亞鐃鈸的鏗鏘與希臘人的誦經令他頭暈腦脹。而後他又跪在高弗瑞與鮑德溫兩位法國勇士墓前，他們曾擊敗伊斯蘭「這個敵視文明，有系統地支持無知、專制與奴役的宗教」。

方濟會在一場神聖的典禮中封夏多布里昂為聖墓騎士團騎士。修士們圍繞著跪下的子爵，把高弗瑞的馬刺繫在他的腳後跟上，以十字軍的劍封他為騎士，夏多布里昂近乎狂喜：

> 只要想到置身於耶路撒冷，在各各他教堂裡，離基督墓不到十二步，離布雍的高弗瑞墓不到三十步，腳上繫著聖墓守護者的馬刺，雙手觸摸著長而寬大的闊劍，這是我從未拿過的神兵利器，胸口不禁為之一震。

一八○八年十月十二日，一名亞美尼亞管理員在聖墓教堂二樓的亞美尼亞長廊火爐旁睡著。火爐的火蔓延開來，燒死了管理員，而後繼續延燒。耶穌墓被焚燬。隨後引發的混亂，使基督徒找來穆夫提哈桑．侯賽尼（Hassan al-Husseini），讓他駐紮在教堂庭院裡以防掠奪。希臘人指控亞美尼亞人蓄意縱火。英國與奧國此時正忙於圍堵所向披靡的拿破崙皇帝，無暇他顧，因此希臘人便在俄國支持下鞏固了聖墓教堂的控制。他們興建的洛可可風格祭壇，至今仍矗立在聖墓附近。他們慶祝自己破壞了十字軍諸王美麗的大理石棺：已經返回法國的夏特布里昂竟成了最後一位看見這些石棺的異邦人。[1] 修復教堂的工人遭到穆斯林暴民攻擊；守軍譁變，賈薩爾的後繼者與女婿蘇雷曼．帕夏──人稱公正者（不過，與前任的殘暴相比，不管是誰繼任看起來都會比較仁慈）──攻

下耶路撒冷：他處死了四十六名叛軍，並且將他們的人頭掛在門上。

隨著真實耶路撒冷的衰微，想像的耶路撒冷也點燃西方的夢想，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素很多，包括拿破崙齷齪的小規模中東戰爭，鄂圖曼人的衰弱，以及夏特布里昂返國後完成的作品。他的《從巴黎到耶路撒冷》（*Itinerary from Paris to Jerusalem*）塑造了歐洲對東方的基本態度：殘忍而無能的土耳其人，嚎哭的猶太人，原始而殘暴的阿拉伯人聚集朝拜。這本書非常暢銷，甚至因此創造了新的文類，連夏特布里昂的貼身男僕朱里安也寫下此行的回憶錄。[2] 在倫敦，席德尼．史密斯爵士誇耀自己在黎凡特的功勞，使他的王室情婦充滿想像，同時激勵了這場極度荒謬的王室之旅。

布倫斯維克的卡洛琳與赫絲特．斯坦霍普：英格蘭王后與沙漠皇后

卡洛琳王妃是英國攝政王太子（日後的喬治四世）已分居的妻子，她迷上了幹勁十足的史密斯，而且定期邀請他的遠親、同時也是首相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外甥女的赫絲特．斯坦霍普夫人（Lady Hester Stanhope）來到家中，以掩護兩人之間不可告人的醜事。

卡洛琳王妃的猥褻、輕信與淫蕩令赫絲特夫人感到厭惡，她在史密斯面前搔首弄姿，「不斷地展示自己，宛如歌劇裡的女孩」，她的吊襪帶甚至掉到膝蓋下：「厚顏無恥的女人，不折不扣的蕩婦！低賤！俗不可耐！」卡洛琳與攝政王太子的婚姻是一場災難，當時進行的所謂「謹慎調查」，後來證實她至少與五名男子有染，包括史密斯、胡德勳爵（Lord Hood）、畫家勞倫斯（Thomas Lawrence）與不同的僕役。但至少史密斯的阿卡與耶路撒冷故事找到了它們的目標：這兩名女性各自下了決定，要前往東方旅行。

赫絲特有她自己的耶路撒冷天命。理查．布洛勒斯（Richard Brothers），前船員與激進喀爾文派，他自稱是大衛王的後裔，在基督再臨前，他將是世界的統治者。他的作品《新耶路撒冷的計畫》（*Plan*

for New Jerusalem ）認為上帝「已經預先指定我為猶太人的國王與恢復者」，而布洛勒斯也主張不列顛民族是失落的支派的子孫：他會領導他們回到耶路撒冷。他設計了聖殿山的花園與宮殿，以及新以色列的制服與旗幟，但他最後卻被當成瘋子關起來。這種盎格魯—以色列願景可以說是一種反常古怪的想法。然而此後不到三十年的時間，相信猶太人回歸耶路撒冷可以加快基督再臨的信念，卻幾乎成了英國政府的政策。

布洛勒斯期盼有一位天賜的女性來協助從事這項事業，他選中赫絲特夫人擔任他的「猶太人皇后」。當她到新門監獄探望布洛勒斯時，他預言「赫絲特有一天將會前往耶路撒冷，並且帶回選民！」赫絲特確實在一八一二年去了耶路撒冷，她穿上動人的鄂圖曼服飾，但布洛勒斯的預言並未實現。她留在東方—她的名聲有助於提升歐洲人的興趣。最令人欣慰的是，她比受人鄙視的卡洛琳早三年到了耶路撒冷。

一八一四年八月九日，四十六歲的王妃開始了她充滿醜聞的地中海之行。在史密斯、赫絲特與曾前往朝聖的十字軍列祖列宗激勵下，卡洛琳宣稱「耶路撒冷是我的雄心所在」。

在阿卡，王妃獲得公正者蘇雷曼的「首相」接待，他是少了一隻眼、一隻耳，而且鼻子也被削掉的猶太人—現任帕夏不只繼承賈薩爾的封地，也承接了他的猶太謀士法爾希。賈薩爾去世已經十年，但卡洛琳的臣子還是驚訝地發現「街上有許多人少了鼻子」。不過王妃倒是對「東方習尚帶有的野蠻浮誇」頗為欣賞。她帶著二十六名隨行人員抵達，其中一名是棄嬰奧斯丁（Willie Austin），她後來收養了他，不過這個棄嬰實際上可能是她的親生兒子；此外隨行的還有她的新歡，一個名叫佩爾加米（Bartholomeo Pergami）的義大利士兵，比她小十六歲。佩爾加米現在已成為男爵與卡洛琳的侍臣，他「有六英尺高，一頭美麗的黑髮，臉孔白皙，八字鬍可以從這裡延伸到倫敦！」一名被他迷得團團轉的貴婦這麼形容他。等到卡洛琳動身前往耶路撒冷時，她兩百名隨從的龐大陣仗，「看起來就像一支軍隊一樣」。

跟耶穌一樣，卡洛琳也騎驢進入耶路撒冷，但她實在太胖了，因此上下坐騎時需要有人扶著她。方濟會修士一路尾隨，送她到聖救世主修道院，她將在此落腳住宿。「很難描繪那個場景，」卡洛琳的廷臣回憶

說：「男人、女人與小孩，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亞美尼亞人、希臘人，天主教徒與異教徒全過來接待我們。『歡迎！』他們喊著！」在火炬照耀下，「許多人伸手要觸摸皇家的朝聖隊伍」，他們叫道：「是她！」這也難怪──卡洛琳經常戴著「假髮」（兩邊捲曲，幾乎跟繫帶軟帽一樣高）、「畫上眉毛（她天生眉毛極為稀疏）與戴上假牙」，穿著緋紅服裝，前後方各開了很深的切口，而且裙襬極短，完全藏不住「她肥大的肚子」。一名廷臣不得不承認，她的到來「既神聖又可笑」。

六百年來，這是首次有基督教王妃訪問聖地，卡洛琳對此深感自豪。她希望「自己的崇高能受人緬懷」，因此她成立了聖卡洛琳騎士團，旗幟是紅十字與紫銀飾帶。她的愛人佩爾加米是騎士團的第一任（與最後一任）「大團長」。她返國的時候，委託畫家為她的朝聖隊伍作畫：《卡洛琳王后進入耶路撒冷》。

這位未來的英國王后慷慨捐助金錢給方濟會，一八一五年七月十七日（也就是拿破崙在滑鐵盧戰敗的四個星期之後），她在「眾人的感謝與不捨中離開耶路撒冷」──從當地的窮困來看，不難想像會有這種反應。

一八一九年，大馬士革將稅率提高為三倍，耶路撒冷再度發生叛亂。這一次，阿布杜拉．帕夏（Abudullah Pasha）[3] □□巴勒斯坦強人，同時也是賈薩爾．帕夏的孫子──攻擊耶路撒冷，城陷之後，城市總督親手絞死二十八名叛軍──其餘的在次日斬首，所有的屍體全陳列在雅法門外。一八二四年，鄂圖曼帕夏犯罪者穆斯塔法（Mustafa the Criminal）的野蠻破壞激起了農民叛亂。耶路撒冷短暫獨立了幾個月，直到阿布杜拉從橄欖山炮擊城內，叛亂才被弭平。到了一八二○年代晚期，耶路撒冷「宛如死城，悽涼而杳無人煙」，一名勇敢的英國旅行家茱迪絲．蒙提費歐里（Judith Montefiore）寫道。茱迪絲與富有的丈夫摩西造訪此地，她說：「這座城市原本是塵世愉悅的來源，如今一處遺跡也沒剩下。」

蒙提費歐里家族是最早嶄露頭角的歐洲猶太人，他們強大而充滿自信，決心向處於困境的耶路撒冷同胞伸出援手。他們受到耶路撒冷總督的熱情款待，但卻與摩洛哥前奴隸販子同住在城內，而他們的慈善工作

也是從整修位於伯利恆附近的拉結墓開始，它是猶太教第三神聖之地，地位僅次於聖殿與位於希伯崙的先祖墓。不過拉結墓與其他兩處聖地一樣，也受到伊斯蘭教的尊崇。蒙提費歐里家族無子，而聽說拉結墓可以保佑女性懷孕。耶路撒冷的猶太人歡迎他們「就像歡迎彌賽亞一樣」，但也懇求他們不要捐太多，因為他們走了之後，土耳其一定會課他們重稅，把錢財榨取一空。

摩西．蒙提費歐里生於義大利，是一名白手起家的英國紳士與國際金融家，他的連襟是拿塔尼爾．羅特希爾德（Nathaniel Rothschild）。蒙提費歐里來到耶路撒冷，但他對宗教並無特殊的熱忱。儘管如此，這趟旅程卻改變他的一生。在耶路撒冷的最後一晚，他徹夜祈禱，當他離開時，他已是一名重生的猶太人。在蒙提費歐里眼中，耶路撒冷是「我們祖先的城市，是我們長久以來渴望的地方，是我們旅程最後的終點」。他相信，朝聖是每個猶太人的責任：「我卑微地向祖先的上帝祈求，希望我今後成為更正直與更好的人，同時也成為更好的猶太人。」[4] 蒙提費歐里後來又數次回到耶路撒冷，而他也努力結合英格蘭上流人士與正統猶太人這兩種角色。

蒙提費歐里才剛離開耶路撒冷，一名類似拜倫的裝模作樣之人就騎馬進了聖城：這兩個人都是義大利裔塞法迪猶太人，但兩人互不相識，儘管如此，他們有一天都將促使英國介入中東。

迪斯雷利：神聖者與浪漫主義者

「你應該看看我穿希臘海盜服裝的樣子。血紅色的襯衫配上一先令硬幣大的銀色飾鈕，巨大的頭巾，腰帶上插滿手槍與匕首，紅色便帽，紅色便鞋，藍色寬條紋外套與長褲。看起來壞透了！」這是迪斯雷利，二十六歲的流行作家（已完成作品《年輕公爵》）、失敗的投機者與充滿雄心壯志的政治人物，他在東方之旅的打扮。這種旅行是十八世紀大型旅遊的改良形式，結合了浪漫主義的故作姿態，古典時代遺址的觀光，抽水煙筒，嫖妓，造訪伊斯坦堡與耶路撒冷。

迪斯雷利雖是猶太人，但在十二歲就已受洗為基督徒。他曾對維多

利亞女王說，他覺得自己是「插在舊約與新約之間的空白頁」。他兩邊都沾了一點。削瘦、蒼白、一頭黑色鬈髮，迪斯雷利騎馬越過猶大山地，「他善於騎馬，身上的武裝也充足」。當他看到耶路撒冷的城牆時：

我嚇了一跳。出現在我面前的顯然是一座壯麗的城市。聖殿的遺址聳立著雄偉的清真寺，有著美麗的花園與大門，以及形式各異的圓頂與塔樓。無法想像有哪個地方比這座城市的周圍來得荒涼、恐怖與貧瘠。我從未見過如此吸引人的事物。

在寄宿的亞美尼亞修道院屋頂用餐時，迪斯雷利凝視著這座「耶和華失落的都城」，他對於猶太歷史的浪漫感到著迷，同時也對伊斯蘭的歷史感到好奇：他忍不住要造訪聖殿山。曾經有一名蘇格蘭醫師與英格蘭婦女喬裝進入聖殿山廣場。迪斯雷利的技術欠佳：「我被發現了，結果一群纏著頭巾的狂熱分子把我團團圍住，我差點脫不了身！」他認為猶太人與阿拉伯人是同一個民族—阿拉伯人一定是「騎在馬背上的猶太人」—而他問基督徒：「如果你不相信他們的猶太教，那麼你的基督教從哪裡來？」

迪斯雷利在耶路撒冷遊歷時，也開始動筆撰寫下一步小說《歐爾洛伊》（ *Alroy* ）。這部小說描寫十二世紀「彌賽亞」發動叛亂但終歸失敗的故事，迪斯雷利認為這是猶太人「這個神聖而浪漫的民族歷史上的重要事件」，而「我也傳承了這個民族的血脈與姓名」。

迪斯雷利的耶路撒冷之行使他進一步發展了自己身上彰顯的神秘色彩，即托利黨貴族與具異國風味架子十足的猶太顯貴的混合體，[5] 而這也使他深信英國能在中東扮演一定的角色，也讓他產生回歸錫安的夢想。在他的小說中，歐爾洛伊的謀士說：「你問我希望什麼，我的回答是民族的存續。你問我期盼什麼，我的答案是耶路撒冷。」一八五一年，迪斯雷利的政治事業蒸蒸日上，他考慮「讓猶太人回到他們的土地。至於這些土地可以向鄂圖曼人購買，不僅公允而且可行」。

迪斯雷利表示，歐爾洛伊的冒險是「他的理想野心」，但實際上，他因為野心太大而不願以自己的事業為賭注，從事任何與猶太人有關的事。三十年後，當迪斯雷利抵達「這根塗滿油脂的柱子的頂點」時，他確實把英國的力量引導至近東地區，不僅取得賽普勒斯，也買下蘇伊士運河。

就在迪斯雷利返國經營他的政治事業後不久，一名阿爾巴尼亞軍事領袖成為埃及的統治者，他征服了耶路撒冷。

1 高弗瑞的馬刺與劍，以及他的法國城堡石磚，今日全懸掛在聖墓教堂的拉丁聖器收藏室裡。至於十字軍的墳墓，在經過這場教派破壞後，只有幼主鮑德溫五世的石棺殘塊留存下來。

2 一八○四年，身兼詩人、畫家、雕刻家與激進分子多重身分的威廉．布雷克，在詩作《彌爾頓》（ *Milton* ）開頭的序詩寫著：「這些古代的腳……」最後則是「直到我們將耶路撒冷建立在英格蘭青翠怡人的土地上。」這部於一八○八年出版的詩作，讚頌天國耶路撒冷曾短暫而榮耀地出現在前工業時代的英格蘭，這種想法主要受到神話的說法啟發，有人提到耶穌曾與亞利馬太的約瑟視察後者的康瓦耳錫礦場。一九一六年之前，這首序詩罕為人知，之後桂冠詩人布里吉斯（Robert Bridges）為了一場愛國會議，而要求作曲家帕里爵士（Sir Hubert Parry）為這部詩作譜曲，因而廣為人知。後來艾爾加（Edward Elgar）又將其編寫成管弦樂曲。英國喬治五世喜歡這首曲子更甚於〈天佑吾王〉，而這首曲子也因為廣受熱血澎湃的愛國者、常上教堂做禮拜者、參加散步音樂會之人、運動迷、社會主義理想主義者、醉生夢死的酗酒者、頭髮鬆垮的大學生歡迎，而成為另一個版本的國歌。布雷克自己並未將這首序詩命名為〈耶路撒冷〉，因為他已經另外寫了一首史詩：《耶路撒冷：大阿爾比翁的發散》（ *Jerusalem : The Emanation of the Giant Albion* ）。

3 一八一八年，蘇雷曼．帕夏去世，阿布杜拉接掌阿卡，他處死了非常富有但只有一隻眼睛、一隻耳朵且沒有鼻子的法爾希，後者曾有效地管理巴勒斯坦三十年。阿布杜拉一直統治到一八三一年。至於法爾希家族至今仍生活在以色列。

4 在他搭船回國時，途中遭遇暴風雨的襲擊。船員擔心船會沉沒。蒙提費歐里為了得好運，將去年逾越節的無酵餅帶在身上，於是，在暴風雨最猛烈的時候，他將餅投入怒濤之中，海面立刻奇蹟似地恢復平靜。蒙提費歐里相信這是上帝對耶路撒冷朝聖的祝福。蒙提費歐里家族至今每年逾越節都會閱讀這篇故事。

5 他的理想人物是賽頓尼亞（Sidonia），這個人物來自於他最好的小說《康寧斯比》（ *Coningsby* ）。賽頓尼亞是塞法迪猶太人，這名百萬富翁與歐洲各國皇帝、國王與大臣往來密切。賽頓尼亞是萊恩尼爾．德．羅特希爾德（Lionel de Rothschild）與摩西．蒙提費歐里的混合體，這兩個人迪斯雷利都熟識。

36　阿爾巴尼亞人的征服（西元一八三○～一八四○年）

紅色易卜拉欣

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埃及軍隊進入耶路撒冷，「歡天喜地」的城內居民「唱歌跳舞，夾道歡迎。前五天，穆斯林、希臘人、方濟會、亞美尼亞人乃至於猶太人都感到高興」。但穆斯林發現埃及士兵穿著「合身褲子，手持可怕的火器，還有人吹奏樂曲，部隊的隊形完全仿造歐洲形式」時，心中開始產生疑慮。

耶路撒冷的新主人是阿爾巴尼亞軍人穆罕默德．阿里（Mehmet Ali），他創立的王朝在一個世紀後、以色列建國時依然存在著。很多人不知道，阿里曾主導國際的近東政策達十五年之久，幾乎征服了整個鄂圖曼帝國。阿里是菸草商之子，在今日的希臘境內出生，與拿破崙同年，當時的人稱他是東方拿破崙：「這兩個人都具有非凡的軍事才能，而且同樣擁有難以饜足的野心，總是不斷追尋下一個目標。」這名白鬍子阿爾巴尼亞人已經六十幾歲，總是纏著白色頭巾，穿著黃色便鞋與藍綠色長袍，甚至抽著長七英尺、由金銀製成鑲著鑽石的菸管。他的「顴骨高聳，長相像韃靼人，深灰色的眼睛裡透著一股奇異的野火，洋溢著天才與睿智」。他的力量來自於他腰際的彎刀。他及時抵達埃及，指揮阿爾巴尼亞部隊對抗拿破崙。當法軍撤離後，他利用法軍留下的權力真空，一舉占領埃及。阿里於是找來他能幹的兒子（一說是他的姪子）易卜拉欣（Ibrahim），後者引誘馬木魯克鄂圖曼菁英參加軍事典禮，然後全數予以撲殺。阿爾巴尼亞人於是向開羅前進，一路上燒殺擄掠，但蘇丹還是任命阿里為埃及總督。阿里每天只睡四個鐘頭，而且宣稱自己從四十五歲才開始學習認字。每天晚上，阿里的寵妃總會閱讀孟德斯鳩或馬基維利的作品給他聽，而這位冷酷的現代化人物也開始創建歐式陸軍，總數約九萬多人，此外還成立海軍艦隊。

起初，鄂圖曼蘇丹馬赫穆德二世（Mahmoud II）很高興地運用這股

新興的力量。主張禁慾苦行的瓦哈比教派在紹德家族（Saudi Family）率領下攻占了麥加，蘇丹在臉面無光之下請求阿里協助。阿爾巴尼亞人收復麥加，並且將阿布杜拉．紹德（Abdullah al-Saud）的頭送往伊斯坦堡。[1] 一八二四年，當希臘人反叛蘇丹時，阿里派出軍隊野蠻鎮壓了希臘人。此舉引起歐洲列強的警覺，一八二七年，英國、法國與俄國聯合出兵在納瓦里諾海戰（Battle of Navarino）中殲滅阿里的艦隊，支持希臘獨立。但這無法扼止阿爾巴尼亞人的發展：在耶路撒冷早期造訪者、現在已是法國外交大臣的夏多布里昂子爵支持下，阿爾巴尼亞人渴望建立自己的帝國。

一八三一年晚期，阿里征服今日的以色列、敘利亞與大部分土耳其，他擊敗蘇丹派來的每一支軍隊。很快地，他的軍隊已經做好直取伊斯坦堡的態勢。最後，蘇丹承認阿里是埃及、阿拉伯與克里特島的統治者，由易卜拉欣擔任大敘利亞總督。此時的鄂圖曼帝國已形同阿爾巴尼亞人的囊中物──「我已用寶劍征服了這個國家，」阿里說，「而我要用寶劍守護這個帝國。」他口中的寶劍就是他的統帥易卜拉欣，此人早在十幾歲的時候就領軍出戰，而且無情地進行屠殺。靠著易卜拉欣，阿爾巴尼亞人得以擊敗紹德家族、報復希臘、征服耶路撒冷與大馬士革，而且幾乎成功進逼伊斯坦堡城下。

一八三四年春，易卜拉欣，人稱紅色（不只是因為他鬍子的顏色），他在大衛墓的宮殿群建立大本營。他坐在歐洲寶座上，而非一般的座墊上，而且公然飲用葡萄酒，這些舉動嚇壞了穆斯林。易卜拉欣打算改革耶路撒冷，他減輕對基督徒與猶太人的壓迫，承諾在法律上給予他們平等的地位，而且廢止朝聖者向教會繳納規費的陋習：基督徒與猶太人也能穿上穆斯林服裝，可以騎馬上街，而且數世紀以來首次不用繳納人頭稅。然而這些說土耳其語的阿爾巴尼亞人對阿拉伯人特別輕視：易卜拉欣的父親稱他們是「野獸」。四月二十五日，易卜拉欣在聖殿山會見耶路撒冷與那布魯斯領袖，命令他們徵集兩百名耶路撒冷居民入伍當兵。「我希望這道命令從耶路撒冷開始，能切實執行，不能有任何拖延」，易卜拉欣說道。但耶路撒冷群情激憤，居民反駁說，「寧可死也不願讓我們的子孫淪為奴隸」。

五月三日，阿爾巴尼亞人主持正教會復活節：一萬七千名基督教朝聖者湧入耶路撒冷，他們的情緒激昂，幾乎已到了要公然造反的程度。到了耶穌受難日晚間，群眾擠進聖墓教堂觀看聖火。英國旅行家克爾軫（Robert Curzon）在回憶錄裡生動記錄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朝聖者聚眾鬧事。他們把聖墓教堂周圍當成賽跑場地，有些人幾乎全身赤裸，跳著狂亂的舞蹈，像瘋子一樣大吼大叫。」

隔天早晨，易卜拉欣來教堂觀看聖火，但群眾實在太多，衛兵不得不用「槍托與鞭子」清出一條道路，此時有三名僧侶「瘋狂地拉著小提琴」，而婦女則發出「刺耳的號叫聲」。

易卜拉欣：聖火，神聖之死

易卜拉欣就座。夜幕低垂，希臘宗主教在「華麗的行列」下走進祭壇，群眾等候神聖的火花出現。克爾軫先是看到火花，然後看到奇蹟的火燄傳給了朝聖者，「他們花了很高的代價才得以站在此地傳承聖火」，但此時突然有人因為爭搶聖火而爆發嚴重的肢體衝突；許多朝聖者因為過於亢奮而昏倒在地；此時教堂內部煙霧瀰漫，讓人眼睛都睜不開；有三名朝聖者因此從高處的走道不慎跌落摔死；一名亞美尼亞老婦人則是死在自己座位上。易卜拉欣想離開教堂，卻動彈不得。他的衛兵試圖以痛打民眾的方式清出一條道路，於是引發民眾恐慌驚逃。克爾軫站在「釘十字架時聖母站的位置，離混亂現場有一段距離」，他感覺腳下的石頭軟軟的。

> 我其實踩在一具具的屍體上。他們全死了。許多人臉色發黑，顯然是悶死的，有些人全身是血，身上覆蓋了腦漿與內臟，全被群眾踩成爛泥。士兵拿著刺刀殺死了一些昏倒的群眾，牆上濺滿了鮮血與腦漿，這些人就像牛群一樣紛紛倒下。

瘋狂的亂竄演變成「野蠻的拚死」求生──克爾軫發現周遭的人全死

了。易卜拉欣也僅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他昏倒了好幾回，但他的衛士拿劍砍出一條血路，這才使他順利脫困。

就連「塗油之石」（Stone of Unctin）上也堆了大批屍體。易卜拉欣站在庭院裡，「下令移走這些屍體，並且讓他的衛士拖出那些看起來還活著的人」。四百名朝聖者死亡。當克爾軫逃離時，許多屍體實際上「還直挺挺地站立著」。

易卜拉欣：農民叛變

這場災難震驚了基督教世界，耶路撒冷、那布魯斯與希伯崙的各大家族也藉此發動叛亂。五月八日，一萬名武裝農民攻擊耶路撒冷，但遭到易卜拉欣的部隊擊敗。五月十九日的事件令人想起大衛王攻下耶路撒冷的歷史，大衛城下方的希爾旺村民告訴叛軍一處秘密通道，穿過這條通道他們可以爬進城內，打開南牆的糞廠門（Dung Gate）。農民掠奪市集，軍隊攻擊他們，但最後也加入搶奪的行列。Bimbashi（駐軍指揮官，原意為千人之長）逮捕耶路撒冷家族（侯賽尼家族與哈立迪家族）領袖。但兩萬名農民如今已衝進市街，並且圍困了大衛塔。兩名年輕的美國傳教士，威廉．湯姆森（William Thomson）與他懷孕的妻子艾莉莎（Eliza）瑟縮地躲在家中：湯姆森離開妻子到雅法求援，而她則反鎖在房裡等待，置身於「轟隆炮聲、斷垣殘壁、鄰人的尖叫、僕人的恐怖與屠殺的預期」之中。艾莉莎生下一子，然而等到她丈夫回來時，艾莉莎已經死亡。湯姆森很快就離開這處「傷心地」。[2]

撤回到雅法的易卜拉欣，現在沿著山地行進，損失了五百名士兵。五月二十七日，在錫安山紮營，他下令攻擊，殺死了三百名叛軍。但他在所羅門池附近中伏，並且受困於大衛墓。叛軍在侯賽尼家族與阿布．霍什領導下重振聲勢。易卜拉欣只好向父親求援。

阿里於是親率一萬五千人從海路前往雅法：「一名相貌堂堂的老人」，騎在「寶馬上，弓著身子，但自然流露出王者的尊貴氣象，所謂偉人氣度也就是如此」。阿爾巴尼亞人擊潰叛軍，並且收復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侯賽尼家族流亡到埃及。叛軍再起，但紅色易卜拉欣在那布

魯斯城外屠殺他們，攻陷希伯崙，搶掠農村，將戰俘盡數斬首，並且在耶路撒冷施行恐怖統治。返回耶路撒冷之後，易卜拉欣任命原先造反的賈伯．阿布．霍什（Jaber Abu Ghosh）擔任總督，凡擁有武器的民眾一律斬首。牆上掛著這些人頭；任由犯人在雅法門附近的新基什雷（Kishleh）監獄腐爛，這座監獄此後由鄂圖曼人、英國人與以色列人加以使用。

阿爾巴尼亞人極熱中於現代化，如果他們想征服鄂圖曼帝國，那麼他們就需要歐洲的支持。易卜拉欣讓少數族群可以修復他們被破壞的建築物：方濟會恢復了聖救世主修道院；塞法迪猶太人開始重建本．撒該會堂，這是猶太區四大會堂之一；阿什肯那吉猶太人回到在一七二○年被摧毀的胡瓦會堂。雖然猶太區現在極為貧困，但仍有少數在俄國遭受迫害的猶太人移居此地。

一八三九年，易卜拉欣攻打伊斯坦堡，擊潰鄂圖曼陸軍。法王路易．腓力支持阿爾巴尼亞人，但英國擔心一旦鄂圖曼被消滅，法國與俄國將擴大它們的影響力。蘇丹與他的敵人易卜拉欣同時向西方求助。十幾歲的蘇丹阿布杜爾梅吉德（Abdulmecid）發布敕令，承諾將給與少數族群平等的權利，反觀易卜拉欣則是邀請歐洲各國在耶路撒冷建立領事館，而且允許教堂敲鐘──這是十字軍以來的第一次。

一八三九年，第一任英國副領事楊格（William Turner Young）抵達耶路撒冷，他不只代表倫敦的新權力，也要讓猶太人改信以加速基督再臨。

1 瓦哈比教派是十八世紀基本教義派薩拉菲（Salafi）傳道者瓦哈布（Muhammad ibn Abdul Wahab）的追隨者，瓦哈布在一七四四年曾與紹德家族結盟。儘管遭阿里擊敗，紹德家族仍很快就重建小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一九二○年代期間，紹德家族領袖阿布杜拉──阿吉茲．伊本．紹德（Abdul-Aziz ibn Saud）在英國與狂熱的瓦哈比陸軍支持下，再度征服了麥加與阿拉伯半島。一九三二年，他自稱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該國主要由瓦哈比派伊斯蘭教統治。伊本．紹德至少有七十名子女，他的兒子阿布杜拉於二○○五年登基。

2 威廉．湯姆森日後完成一部福音派經典，該書激起美國人對耶路撒冷的狂熱。《聖地與聖經》（ *The Land and the Book* ）發行了三十版，書中把巴勒斯坦形容為神秘的伊甸園，是聖經真實

存在之地。

37　傳遞福音者（西元一八四○～一八五五年）

帕莫斯頓與夏夫茨貝里：帝國主義者與傳遞福音者

與耶路撒冷有關的外交政策出於外交大臣帕莫斯頓勳爵（Lord Palmerston）之手，但與上帝有關的任務，則是由他的福音派繼女婿夏夫茨貝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完成。[1] 五十五歲的帕莫斯頓不是維多利亞時代那種道貌岸然之輩，也不是福音派人士，他是攝政時期的紈褲子弟。帕莫斯頓因為在性關係上不檢點，而被稱為邱比特勳爵（他自己倒是很愉快地在日記裡記錄這些事）；因為充滿輕快活力，而被稱為帕姆勳爵；因為主張炮艦外交，而被稱為浮石勳爵。事實上，夏夫茨貝里曾開玩笑說，帕莫斯頓恐怕連「摩西．蒙提費歐里與史密斯爵士誰是誰都搞不清楚」。他對猶太人的興趣完全是基於實用考量：法國人藉由保護天主教徒來施加影響力，俄國人則是藉由保護正教徒來介入中東，但耶路撒冷幾乎沒有新教徒。另一項任務──讓猶太人改信基督教──則是他的女婿夏夫茨貝里基於福音熱忱而產生的結果。

夏夫茨貝里，三十九歲，鬈髮，雙頰蓄鬍，他是新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縮影。這位心智純潔的貴族致力於改善工人、兒童與精神病患的生活，而他也是基本教義派人士，相信聖經「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音節都是上帝的話語」。他確信充滿活力的基督教可以讓全球的道德獲得復興，同時改善人性本身。在英國，清教的千禧年信仰在很久之前已被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推翻，但部分還殘存在非英國國教派當中。現在，它又重回主流：法國大革命及其斷頭臺，工業革命及其工人暴民，這些都形塑了英國中產階級，使他們歡迎虔信、尊重與聖經帶來的確定感，其中聖經可說是對抗維多利亞時代繁榮物質主義的利器。

倫敦猶太人佈道會成立於一八○八年，它的成功發展歸功於夏夫茨貝里。「所有的年輕人都充滿宗教狂熱」，另一名攝政時期的放蕩者墨爾本勳爵如此抱怨。墨爾本勳爵是維多利亞女王於一八三七年登基時的

首相。福音派人士深信永恆的救贖可以透過耶穌個人的經驗與福音（good　news，其希臘文為evangelion）而獲得實現，並因此而期待基督再臨。夏夫茨貝里就像兩個世紀前的清教徒一樣，相信猶太人的回歸與改信將創造出一個英國國教的耶路撒冷與天國。他準備了一份備忘錄給帕莫斯頓：「有一個沒有民族的國家，智慧與憐憫的上帝指引我們一個沒有國家的民族。」[2]

「那將是你的責任，」帕莫斯頓指示耶路撒冷副領事楊格：「你要一視同仁地保護猶太人。」同時，他告訴派駐鄂圖曼的大使，他應「強烈建議蘇丹鼓勵歐洲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一八三九年九月，楊格在耶路撒冷建立倫敦猶太佈道會的分會。楊格歡欣鼓舞，他在日記裡寫道：「上帝子民的古老城市即將在萬國之間擁有一席之地。我會永遠記住上帝要我構思一個能榮耀祂的計畫，祂賦予我影響帕莫斯頓的力量，而且為眼前的處境提供了一個適當人選，一個能以上帝之名重建耶路撒冷的人物。」夏夫茨貝里的圖章戒指上刻著「為耶路撒冷祈禱」，另一方面，我們曾經提到，另一名對耶路撒冷充滿執念的維多利亞時代人物摩西．蒙提費歐里爵士，則是在自家的新盾形紋章添上耶路撒冷，並且將其刻在馬車、圖章戒指乃至於床上當成護符。現在，一八三九年六月，蒙提費歐里與妻子茱迪絲回到耶路撒冷，他們佩帶手槍以保護他們從倫敦籌募到的資金。

耶路撒冷受困於瘟疫，蒙提費歐里於是在城外的橄欖山宿營，並且在這裡舉辦聚會，有三百多人前來參加。當疫情逐漸改善，蒙提費歐里騎著總督借他的白馬進城，並且聆聽苦情與賑濟貧困的猶太人。他與妻子獲得耶路撒冷三大宗教的歡迎，然而當他們造訪南方希伯崙的聖堂時，一群穆斯林暴民攻擊他們。幸虧有鄂圖曼軍隊的介入，他們才保住一命。但蒙提費歐里並不氣餒。這名重生的猶太人與充滿熱忱的帝國主義者在離開時，依然存有強烈的彌賽亞熱情，只是跟夏夫茨貝里略有不同，蒙提費歐里在日記裡讚頌說：「喔，耶路撒冷，願這座城能在我們這個時代重建。阿們。」

夏夫茨貝里與蒙提費歐里相信大英帝國有神恩庇佑，而猶太人終將返回錫安。福音熱忱的正當性與猶太人重新燃起的耶路撒冷之夢，彼此

連結構成維多利亞時代的一項執念。就在此時，一八四○年從巴勒斯坦返國的畫家大衛．羅伯茲向民眾展示了他極受歡迎的浪漫主義畫作，畫中呈現出耶路撒冷浮華的東方景象，顯示此時已是英國文明介入此地以及猶太人復國的大好良機。猶太人急需英國的保護，因為蘇丹與阿爾巴尼亞人爭相承諾的寬容政策，反而造成了致命的反應。

詹姆斯．芬恩：福音派領事

一八四○年三月，大馬士革有七名猶太人被指控殺害一名基督教僧侶及其穆斯林僕人，並且用他們的血做為逾越節的人類獻祭。這個想像的場景最早出現於十二世紀，第二次十字軍時期牛津的惡名昭彰的「血誹謗」事件。六十三名猶太兒童被抓起來拷問，以迫使他們的母親說出「血藏在什麼地方」。

蒙提費歐里爵士才剛回到巴黎，就在羅特希爾德家族的支持下積極救援這些大馬士革的猶太人，使其免於中世紀的迫害。他加入法國律師阿道夫．克雷繆（Adolphe Cremieux）的行列，急忙趕到亞歷山卓遊說阿里釋放這些人犯。但才過了幾個星期，羅得島也發生了「血誹謗」的案子。蒙提費歐里又從亞歷山卓趕到伊斯坦堡，他向蘇丹面陳，應發布敕令否定「血誹謗」的真實性。這是蒙提費歐里最活躍的時期，但他的成功主要歸功於他的國籍，而非他冗長沉悶的外交手腕。這個時期的英國人在中東有著崇高的地位。

蘇丹與阿爾巴尼亞人都極力討好英國，使他們能保持權力均衡。耶路撒冷此時仍在紅色易卜拉欣之手，他統治了泰半的中東地區。當法國人支持阿爾巴尼亞人時，英國人也試圖滿足他們的胃口，但同時也維護鄂圖曼人。英國表示，如果易卜拉欣願意撤出敘利亞，那麼他們就願意援助巴勒斯坦與埃及。這是個好條件，但阿里與易卜拉欣無法放棄至高無上的珍寶：伊斯坦堡。易卜拉欣拒絕英國的要求，於是帕莫斯頓締結了英國、奧地利與鄂圖曼同盟，由海軍准將納皮爾（Charles Napier）率領炮艦進行炮轟。易卜拉欣馬上在英國的力量前屈服。

紅色易卜拉欣過去開放歐洲人進出耶路撒冷，改變了耶路撒冷的面

貌，現在，為了保住統治埃及的世襲權利，他放棄了敘利亞與聖城。[3]
遭帕莫斯頓羞辱的法國人考慮「讓耶路撒冷成為基督徒的自由城市」，這是首次有人提出讓錫安交由國際共管的構想，但一八四○年十月二十日，蘇丹的軍隊又回到耶路撒冷。城牆內的市區有三分之一是荒地，長滿了霸王樹灌木，人口只有一萬三千人，不過其中的五千人是猶太人，他們主要是俄國移民與加利利茨法特的地震災民。

帕莫斯頓離開了外交部，接任的亞伯丁勳爵（Lord Aberdeen）反對副領事的福音派猶太人計畫，儘管如此，楊格還是持續進行。等到帕莫斯頓再度回任外交大臣時，他又命令耶路撒冷領事「只要有俄國猶太人提出申請，英國就要予以保護」。

在此同時，夏夫茨貝里也說服新任首相皮爾（Robert Peel）支持在耶路撒冷設立第一個英國國教會主教與教堂。一八四一年，普魯士（普王提議建立一個基督教國際耶路撒冷）與英國共同任命第一位新教主教亞歷山大（Michael Solomon Alexander），此人本身是一名改信猶太人—此時的日耳曼新教地區也正經歷一場福音派的覺醒。英國傳教士在對猶太人傳教時也越來越具有威脅性，他們創建了一個以教堂為中心的英國國教會區域，由猶太人佈道會主持。同時英國的領事館也設在雅法門附近，正對著城塞，這是一塊如孤立小島般的維多利亞哥德式建築與傳教的福音主義。然而，基督教會一直在新教世界處於獨特的地位：沒有十字架，只有猶太教的分枝燭臺；所有的經文都用希伯來文寫成，就連主禱文也是如此。這是為猶太人設計的新教教會。在一開始，就有三名猶太人在領事楊格之前受洗。猶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困境令人遺憾。美國小說家梅爾維爾提到，猶太人的生活「就像蒼蠅一樣，在人的頭蓋骨裡尋找住處」。人數不斷膨脹的猶太社群，生活在極度貧困的環境裡，沒有任何醫療，但現在他們接受倫敦猶太佈道會的免費醫療接濟。有些猶太人因此改信基督教。

「我可以歡喜期盼錫安成為一座都城，」夏夫茨貝里若有所思地說，「耶路撒冷出現基督教教堂，而希伯來人有自己的國王！」耶路撒冷在一夜之間，從居住在俗麗後宮的鄙陋帕夏統治的陰暗廢墟，搖身一變成為一座城市，裡頭住的都是一些以金色飾帶鑲綴、佩戴寶石的貴

人。耶路撒冷從十三世紀之後就沒有拉丁的大主教，而正教會的宗主教長久以來一直坐鎮伊斯坦堡，但現在法國人與俄國人都支持讓他們重回耶路撒冷。然而，七名歐洲領事，這些代表著帝國野心、趾高氣昂的小官員，他們完全掩飾不住自己的過度浮誇。在身穿亮紅色制服、手持寶劍與沉重金棍，一路敲擊路面鋪石以淨空道路的高大衛兵護送下，領事們莊嚴地在城內行進著，他們努力想找到藉口來為難鄂圖曼總督。鄂圖曼士兵甚至必須站在領事的孩子面前。奧地利與薩丁尼亞領事尤其目中無人，因為他們的君主自稱是耶路撒冷國王。但最傲慢的與心胸最狹窄的還是英國人與法國人。

一八四五年，芬恩（James　Finn）接替楊格的位子，二十年來，他的權力不下於鄂圖曼總督，然而這名假裝虔誠、好管閒事之人卻冒犯了每一位從英國前來的勳爵與鄂圖曼帕夏，甚至也惹毛了各國的外交使節。芬恩無視於倫敦的命令，他向俄羅斯猶太人提供保護，但從未停止讓猶太人改信基督教的行動。當鄂圖曼人允許外國人購買土地時，芬恩在塔爾畢（Talbieh）購買而且開墾自己的農產，然後又在切爾特納姆的庫克小姐與一群熱心的英國福音派婦女資助下，買下位於亞伯拉罕葡萄園的土地。他以此為手段，透過教導猶太人誠實工作的樂趣使他們改信基督教。

芬恩認為自己結合了帝國總督、神聖傳教士與地產大亨三重身分，不擇手段地以令人起疑的大筆金錢買下了土地與房子。他與他的妻子──也是一名狂熱的福音派人士──學會了流利的希伯來語，而且能廣泛地使用拉迪諾語。一方面，他們極為積極地保護過去在耶路撒冷受到嚴厲壓迫的猶太人。但在此同時，他帶有壓迫性的傳教方式也引發猶太人的強烈抗拒。當他讓一個名叫迪格尼斯（Mendel　Digness）的男孩改信基督教時，導致了猶太人的不滿，「他們翻過露臺，造成極大的破壞。」芬恩稱這些拉比是「狂熱分子」，但此時人在英國的蒙提費歐里聽說猶太人一直被要求改信，於是派了一名猶太醫生與藥師前往耶路撒冷與猶太人佈道會打對臺，之後這個醫療團在猶太區的邊緣設立了一家醫院。

一八四七年，一名基督徒阿拉伯男孩攻擊一名猶太孩子，猶太孩子反擊時扔了一顆石頭，剛好擦過阿拉伯男孩的腳。希臘正教會傳統上來

說是最反猶太人的，他們很快在穆斯林穆夫提與法官的支持下指控猶太人獲取基督徒的血來烘焙逾越節的餅乾：血誹謗來到了耶路撒冷，但蘇丹的禁令──在大馬士革事件後蒙提費歐里說服他頒布的──證明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在此同時，堪稱美國史上最不尋常的外交人員加入了耶路撒冷領事的行列。「我懷疑，」當時正訪問耶路撒冷的《浮華世界》作者薩克萊（William Thackeray）評論說：「會有任何政府接受或任命如此古怪的大使。」

克雷森，美國領事：美國的神聖異邦人

一八四四年十月四日，美國駐敘利亞與耶路撒冷總領事克雷森（Warder Cresson）抵達耶路撒冷──之所以能取得這份工作，主要是因為他確信基督再臨將於一八四七年發生。歐洲領事已經相當傲慢，但克雷森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騎馬奔馳繞著耶路撒冷，揚起了「大量塵土」，在他身旁有「一小群美國軍隊」，他們看起來就像司各特（Walter Scott）小說裡的「騎士與劍客」一樣──「一群武裝而閃閃發亮的騎士，由一名阿拉伯人率領，後面跟著兩名土耳其新軍，他門帶著銀色的鎚矛，在陽光下閃爍著光輝。」

克雷森與帕夏見面時，他解釋自己來此是為了再臨的天啟與猶太人的回歸。費城地主、富有的貴格派教徒之子，克雷森二十年來不斷地追尋啟示崇拜：在完成他的第一部宣言《耶路撒冷，全世界欣喜的中心》，並且拋棄了妻子與六名子女之後，克雷森說服國務卿卡爾霍恩（John Calhoun）任命他擔任領事：「我為了追求真理，捨棄了我最親近與最珍愛的東西。」美國總統泰勒很快就得到外交人員通報，他的首任耶路撒冷領事是一名「宗教狂熱分子與瘋子」，但克雷森已經抵達耶路撒冷。而且也不是只有他抱持著基督再臨的觀點：他反映了當時美國人的想法。

美國憲法是世俗的，謹慎地避免提及基督，同時也主張政教分離，然而在國璽上，開國元勳傑佛遜與富蘭克林，描繪了以色列的子民在雲

與火的帶領下走向應許之地。克雷森本身正可反映雲與火如何吸引許多美國人前往耶路撒冷。事實上，政教分離解放了美國的信仰，使許多新教派與千禧年預言如雨後春筍般快速興起。

早期的美國人繼承了英格蘭清教徒對希伯來文化的熱情，在巨大覺醒下產生了宗教的欣喜。現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第二次覺醒受到邊疆地區的福音力量所驅動。一七七六年，大約有百分之十的美國人上教堂；到了一八一五年，達到四分之一；一九一四年，達到一半。他們熱情的新教教義在性格上屬於美國──勇敢、生氣勃勃與神氣活現，而其中心思想則認為人類可以透過正直的行動與真誠的快樂，來拯救自己與加快基督再臨的速度。美國本身就是個佈道團，只是假扮成國家的樣子，它受到上帝祝福。這種想法和夏夫茨貝里與英國福音派人士看待大英帝國的方式並無不同。

在礦業小鎮的小型木造教堂裡，在一望無盡的大草原農場與閃爍微光的新工業城市中，美國新應許之地的傳教士如實地引用舊約聖經的啟示。羅賓森博士（Dr Edward Robinson）是耶路撒冷聖經考古學的創立者，是一名福音派學者，他寫道：「美國是最了解聖經的國家。」最初的美國傳教士相信，美洲原住民是失落的以色列支派，而每個基督徒必須在耶路撒冷表現正直的行為，協助猶太人回歸與復國：「我真心期望猶太人能再次回到猶大，建立獨立的國家」，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寫道。一八一九年，波士頓兩名年輕的傳教士準備將這個想法付諸實行。波士頓的帕森斯（Levi Parsons）在傳道時表示：「每隻眼睛都注視著耶路撒冷，它的確是世界的中心。」當費斯克（Pliny Fisk）說話時，信眾們都哭了：「我的精神與耶路撒冷同在。」他們到了耶路撒冷，而他們在東方的早逝並未打擊其他人的想法，美國傳教士湯姆森（William Thomson）的妻子雖然在一八三四年叛亂中死亡，但他仍堅持，「耶路撒冷是全基督教世界的共同財產」。

克雷森領事乘著這波來勢洶洶的預言浪潮：他曾是震教徒（Shaker）、米勒派教徒（Millerite）、摩門教徒（Mormon）與坎貝爾派教徒（Campbellite），而後賓州當地的拉比說服他相信，「救贖與猶太人有關」，他們的回歸將造成基督的再臨。[4] 哈莉葉特．李佛摩爾

（Harriet Livermore）是最早抵達耶路撒冷的美國信徒之一。身為新英格蘭國會議員的女兒與孫女，她於一八三七年開始向蘇族（Sioux）與夏安族（Cheyenne）傳教，她認為他們是失落的以色列支派，因此應該要隨她返回錫安。哈莉葉特在錫安租了房子，以容納她的教派異邦朝聖者（Pilgrim Strangers），她預期基督再臨將發生在一八四七年──但最後並未發生，於是她淪落到必須在耶路撒冷街頭行乞。在此同時，後期聖徒（Latter Day Saints）□□摩門教徒──的新天啟先知史密斯（Joseph Smith）派了他的使徒前往耶路撒冷：他在橄欖山興建祭壇，準備「恢復以色列，以耶路撒冷為其首都」。

等到克雷森成為美國領事之時，有越來越多的美國傳遞福音者訪問耶路撒冷，為末日做準備。美國政府決定將他免職，但他還是連續數年發放保護簽證給猶太人，然後改名為麥可．以色列（Michael Boaz Israel），並且改信猶太教。對於被他拋棄的妻子來說，這項天啟實在難以接受。她提出申請，希望法院宣告克雷森精神失常，她提出各項事由，例如揮舞手槍，在街頭高談闊論，缺乏理財能力，信仰各種宗教，計畫重建猶太聖殿，以及性行為異常。克雷森回費城接受精神失常審判，這是一件著名的案例，因為克雷森太太挑戰的是憲法中的信仰自由權利，這是傑佛遜自由的核心。

克雷森被判精神失常，但他提出上訴，而且也獲得再審的機會。克雷森太太要不是「否定她的救世主，就是否定她的丈夫」，至於克雷森要不是否定「唯一的上帝，就是否定他的妻子」。克雷森太太二審敗訴，美國的信仰自由獲得確認，克雷森返回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附近開闢了猶太模式農場，研讀《摩西五經》，與他的美國妻子離婚，娶了猶太人為妻，然後完成了《大衛的鑰匙》（*The Key of David*）一書。克雷森被當地猶太人尊稱為「美國的神聖異邦人」。他去世之後，埋葬在橄欖山上的猶太墓地。

耶路撒冷現在充斥著追尋天啟的美國人，《美國精神病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Insanity*）把這種歇斯底里的現象比擬成加州的淘金熱。當梅爾維爾造訪耶路撒冷時，他對於美國基督教千禧年信仰的「傳染」感到驚奇與厭惡──他說：「這種可笑的猶太狂熱，一半是憂

鬱，一半是鬧劇。」美國駐貝魯特領事問國務卿：「當這些瘋狂或憂傷的美國公民來到這個國家，我該怎麼做？最近就有幾位前往耶路撒冷的民眾，他們腦子裡存在奇怪的念頭，認為今年我們的救世主就要降臨。」但梅爾維爾認識到，這種崇高的、撼動世界的希望是不可能被滿足的：「沒有任何國家比巴勒斯坦，特別是耶路撒冷，更能快速地令這種浪漫的期望破滅。對某些人來說，這種失望足以令他們憂傷不已。」

耶路撒冷是英美福音派再臨願景的核心。然而，他們再怎麼急切，也無法與俄國人對耶路撒冷的執念相比。一八四○年代晚期，俄國沙皇的侵略野心將使耶路撒冷處於薩克萊所謂的「過去與未來世界歷史的中心」，並因此點燃歐洲戰火。

歐洲憲兵與聖墓教堂的槍戰事件：耶路撒冷的俄羅斯上帝

一八四六年四月十日，耶穌受難日，鄂圖曼總督及其士兵在聖墓教堂內進行警戒。這一年很不尋常地，正教會與天主教會的復活節剛好在同一天。僧侶們除了恭謹焚香祝禱，還走私了手槍與匕首，偷偷藏在柱子後方與袍子裡面。誰會先進行儀式呢？希臘人搶先把他們的祭袍放在各各他祭壇上。天主教徒緊追在後──但還是晚了一步。他們向希臘人提出挑戰：他們擁有蘇丹的權威嗎？希臘人也向天主教徒叫陣──他們有蘇丹的敕令，讓他們可以先做禮拜嗎？雙方僵持不下。神父在十字褡裡面的手指頭，肯定已準備扣下扳機。突然間，雙方開始扭打成一團，眼前能拿來當武器的東西全派上用場：他們手持十字架、燭架與燈臺應戰，最後終於拿起槍隻開火。鄂圖曼士兵趕來介入時，聖墓教堂周圍已躺了四十具死屍。

這場殺戮震驚了全世界，但最關注此事的還是聖彼得堡與巴黎：修士們這種好鬥的自信，不只反映出他們的宗教，也顯示為他們撐腰的帝國。新鐵路與蒸汽船使歐洲各地都能輕易抵達耶路撒冷，特別是從敖德薩到雅法的海路：現在每年都有兩萬多名俄國人前往朝聖。來到此地的俄國虔誠正教徒，有社會最底層的民眾，有來自遙遠西伯利亞小村落的

貧農，也有來自最頂層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本人。整個俄羅斯社會都分享了神聖俄羅斯的正教會使命。

當君士坦丁堡於一四五三年陷落時，莫斯科大公便以拜占庭最後一任皇帝的繼承者自居，莫斯科因此成為第三羅馬。俄羅斯君主採用拜占庭的雙頭鷹做為象徵，並且採取了新稱號：沙皇。在與伊斯蘭克里米亞可汗以及隨後的鄂圖曼蘇丹的戰爭中，沙皇把俄羅斯帝國提升成神聖的正教會十字軍。在俄國，正教會發展出獨特的俄羅斯性格，不僅是沙皇，連偏遠的小農也協助將正教傳播到遼闊的俄國領土上，而他們全對耶路撒冷有著特殊的尊崇。據說，俄國教會獨特的洋蔥式圓頂，是從描繪耶路撒冷的畫作中學習來的。俄國甚至建造了自己的小耶路撒冷，[5] 但每個俄國人都相信，前往耶路撒冷朝聖才是為死亡與救贖做好準備的核心的工作。詩人普希金是俄國靈魂的化身，他於一八三六年參加決鬥，結果因此喪命，他在死前不久曾說：「耶路撒冷難道不是我們俄羅斯人的搖籃嗎？」

尼古拉一世也吸收了這項傳統──他是凱薩琳大帝的孫子與彼得大帝的子孫，這兩個人以正教與聖地的保護者自居，而俄羅斯農民也連結了這兩者：當尼古拉的兄長亞歷山大一世突然於一八二五年去世時，許多農民都相信他是到耶路撒冷當隱士去了，這是現代版的末代皇帝傳說。

現在，尼古拉這位極其保守的人物，他站在藝術的立場（他任命自己為普希金的個人審查員）強烈反對猶太人與無恥的非利士人，並且要求自己只回應他所謂的「俄羅斯上帝」，只為「上帝交託給我們的俄羅斯」奮鬥。這名嚴格律己的人物，他只睡在士兵吊床上，他像一名教官一樣地統治俄羅斯。年輕的時候，高大魁梧、碧眼的尼古拉曾對英國社會感到豔羨，一名貴婦形容他「相貌堂堂，是全歐洲最英俊的男人！」到了一八四○年代，他已然童山濯濯，高腰緊身的軍褲使他的大肚子格外突出。在與體弱多病的妻子過了三十年快樂的婚姻生活之後──當中不乏拈花惹草之事──他看上了一名年輕侍女，從此她成為沙皇的情婦。雖然尼古拉獨攬俄羅斯的大權，但他害怕無能──無論是自己的身體，還是在政治上。

數年來，尼古拉一直小心翼翼地以他個人的魅力來說服英國同意瓜

分鄂圖曼帝國。他稱鄂圖曼為「歐洲病夫」，希望藉由瓜分鄂圖曼來解放巴爾幹的正教省份，同時掌控耶路撒冷。但英國對此毫無興趣。二十五年的專制統治使尼古拉變得冷漠無情，而且也讓他缺乏耐性。精明的維多利亞女王寫道：「很聰明，但我不會考慮，而且他的想法極不文明。」

在耶路撒冷，街上到處可見俄國王公與將軍，他們身穿裝飾著金穗與肩章的俄國軍服，但此外更多的是數千名穿著羊毛皮革與工作服的農民朝聖者，他們全在尼古拉的激勵下前來此地，而尼古拉也派了教會佈道團到這裡與其他歐洲國家分庭抗禮。英國領事警告倫敦，「俄國人可以在復活節當天在城內一口氣武裝一萬名朝聖者」，然後直接占領耶路撒冷。在此同時，法國人也設法保護天主教徒。一八四四年，美國領事芬恩在報告中指出：「耶路撒冷現已成為法國與俄國角逐利益的焦點。」

果戈理：耶路撒冷症候群

不是所有的俄國朝聖者都是士兵或農民，也不是所有人都找到了他們要的救贖。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一名俄國朝聖者進入耶路撒冷，從他高漲的宗教熱忱來看，他與一般俄羅斯人並無不同，但從他帶有點瑕疵的過人才華中，他又與一般俄羅斯人南轅北轍。小說家果戈理──以他的劇作《欽差大臣》（*The Inspector-General*）與小說《死魂靈》（*Dead Souls*）聞名於世──騎著驢子來到耶路撒冷，他想在此尋求精神的解脫與神明的啟示。他打算以三部曲的形式來寫作《死魂靈》，但他在第二部分與第三部分卻掙扎許久。上帝顯然堵塞了他的靈感，以懲罰他的罪惡。身為俄羅斯人，只有一個地方可以提供救贖。「在我抵達耶路撒冷之前，」果戈理寫道：「我寫不出任何東西來撫慰任何人。」

這趟旅行是一場災難：他一整晚都在聖墓教堂祈禱，但他發現這裡極為污穢而且粗鄙。「在我還沒來得及將巧思具體成形之前，它就已經悄然散去。」聖地的華麗與附近山嶺的荒涼令他感到震撼：「在探訪耶

路撒冷之後，我的心感到無比的失落。」果戈理返國之後，拒絕談論耶路撒冷，而且在一名神秘主義僧侶的影響下，他相信自己的作品是有罪的。果戈理發狂似地毀掉手稿，並打算把自己餓死—至少是昏死過去—二十世紀，當他的棺木被打開時，發現他的遺體是臉朝下。

耶路撒冷造成的特殊瘋症稱為「耶路撒冷熱病」，但在一九三○年代，則被認定為耶路撒冷症候群，「因接近耶路撒冷聖地而產生的宗教興奮，之後所引發的心理代償」。二○○○年《英國精神病學期刊》把這種精神錯亂的沮喪認定為「耶路撒冷症候群亞型二：對耶路撒冷的治癒力量存有不可思議的想法—例如作家果戈理。」

就某個意義來說，尼古拉也有他自己的耶路撒冷症候群。他的家族有精神病史。「在經過數年的統治之後，」法國駐聖彼得堡大使回報說：「（他的父皇）保羅的特質似乎在他身上浮現出來。」瘋狂的保羅被暗殺身亡（他的祖父彼得三世也是同樣下場）。就算尼古拉精神沒問題，至少也顯示出他父親頑固、衝動與過度自信的一面。一八四八年，他計畫到耶路撒冷朝聖，但全歐各地爆發的革命使他取消此行。他成功平定匈牙利叛亂，未讓他的鄰居哈布斯堡皇帝有可乘之機：他為自己獲得「歐洲憲兵」的稱號而沾沾自喜，但法國大使表示，尼古拉「沉溺在通姦、軍事成功與莫斯科國的宗教偏見裡」。

一八四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伯利恆聖誕教堂石室大理石地板上的銀星遭人挖掘盜取。銀星是十八世紀時法國捐贈的；現在，銀星顯然是被希臘人偷走的。在伯利恆，僧侶因此產生爭執。在伊斯坦堡，法國主張有權替換伯利恆的星星，並且修繕耶路撒冷聖墓教堂的屋頂；俄國人主張那是他們的權利；雙方都以十八世紀的條約為憑據。這場爭議持續加溫，直到爆發為兩名皇帝之間的決鬥。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法國總統路易．拿破崙—拿破崙一世的姪子，看似溫和，實則在政治上極為敏銳—在一場政變中推翻了第二共和，損失讓自己加冕為皇帝拿破崙三世。這名女性化的冒險家，留著尖銳上蠟的八字鬍，然而這無從遮掩他過大的頭部，從而也顯得他軀體過小。拿破崙三世是第一位現代意義的政治人物，他知道自己剛創立的新帝國極為脆弱，因此需要天主教聲望的加持與海外戰爭勝利的激勵。另一方

面，尼古拉認為這場危機是一個機會，若能為「俄羅斯上帝」保護聖地，將為他的統治增添光采。對於這兩名作風完全不同的皇帝來說，耶路撒冷成為天國與塵世光榮的關鍵。

詹姆斯．芬恩與克里米亞戰爭：遭謀殺的傳遞福音者與殺人越貨的貝都因人

遭受法國人與俄羅斯人壓榨的蘇丹，試圖用一八五二年二月八日的敕令來解決這項爭議，他確認正教會在聖墓教堂擁有最高權威，但必須向天主教徒做出一些讓步。但法國人對此事的重視不下於俄國人。他們認為自己的主張可以上溯到拿破崙一世入侵，與蘇雷曼大帝的盟約，法國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十字軍王國，以及查理曼。當拿破崙三世威脅鄂圖曼人時，他故意派了查理曼號炮艦前去威嚇。十一月，蘇丹讓步，將聖墓教堂的最高權威給了天主教徒。尼古拉勃然大怒。他要求恢復正教會在耶路撒冷的權利，並且主張鄂圖曼帝國與俄國「結盟」，但實際上是讓對方成為他的保護國。

當尼古拉無理的要求遭拒絕時，他便出兵入侵鄂圖曼的多瑙河流域領土—今日的羅馬尼亞—並且朝伊斯坦堡進逼。尼古拉自以為靠著自己的魅力已和英國達成協議，他否認自己將併吞伊斯坦堡與耶路撒冷，但他誤判了倫敦與巴黎的想法。面對俄國的威脅與鄂圖曼的崩潰，英國與法國揚言宣戰。尼古拉頑固地認為對方只是在虛張聲勢，他解釋說，他「是為了基督教而宣戰，是在聖十字架的旗幟下出兵」。一八五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法國與英國對俄宣戰。儘管大部分戰事都發生在遙遠的克里米亞，但這場戰爭卻讓耶路撒冷登上世界舞臺的中心，而且從此未再離場。 6

當耶路撒冷的駐軍準備出發去對抗俄羅斯人時，芬恩在雅法門外的瑪伊登（Maidan）閱兵場看著這群人展示武器，「敘利亞的陽光在這些移動的鋼鐵上閃閃發亮，因為他們上了刺刀行進著」。芬恩記得「最精良的軍隊仍駐守在聖地」，而尼古拉的「目標仍是占領神聖的耶路撒冷」。

與一般虔誠的俄羅斯人不同，歐洲戰爭爆發後，新一批對宗教抱持懷疑眼光的西方遊客—到了一八五六年，每年有一萬人—湧入了耶路撒冷來參觀聖地。然而，來耶路撒冷觀光仍算得上是一種冒險。這裡沒有馬車，住處也只是簡單的避風遮雨之處。耶路撒冷沒有旅館或銀行，遊客大部分住在修道院裡，最舒適的是亞美尼亞修道院，擁有高雅而通風的庭院。然而在一八四三年，一個名叫孟德爾（Menachem Mendel）的俄羅斯猶太人開了第一家旅館卡米尼茨（Kaminitz），不久英國人也開了一家旅館；一八四八年，塞法迪的瓦勒羅家族（Valeros）在大衛街附近，一個需爬幾個台階才能抵達的房間裡開設了第一家歐洲銀行。此時的耶路撒冷仍是鄂圖曼的一個偏遠小鎮，通常是由全身骯髒、住在搖搖欲墜的宮殿裡的帕夏來統治，他的住處包括寢宮、後宮與監獄，位置就在聖殿山的北方。 7 西方人對於「帕夏住在這麼簡陋的地方感到驚訝」，芬恩寫道，而且對於那些外表看起來相當骯髒的妃子與「衣衫襤褸的官員」感到厭惡。當訪客與帕夏喝咖啡時，還可以聽到地牢裡傳來犯人腳鐐的碰撞聲，以及遭到拷問的呻吟聲。

在戰爭期間，帕夏試圖確保耶路撒冷的平靜—但希臘正教會的僧侶卻攻擊剛上任的天主教大主教，並且將大批駱駝驅趕到他的住處之內。偉大的作家們來到聖地，他們想知道眾多士兵究竟是為了什麼而在絞肉機似的前線、乃至於克里米亞腐臭的醫院裡死去，原因就為了這些教堂與聖所。然而真實的聖地卻未能讓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家：梅爾維爾、福樓拜與薩克萊

三十七歲的梅爾維爾此時已因三部小說作品而聲名大噪，這些故事都是根據他在太平洋捕鯨的親身經歷寫成，內容驚心動魄，令人屏息。然而，他於一八五一年出版的《白鯨記》卻只賣出三千本。憂鬱而痛苦的梅爾維爾，與果戈理的狀況並無不同，他在一八五六年抵達耶路撒冷，希望能讓自己恢復健康，同時追尋上帝的本質。「我的目標是讓自己沉浸在耶路撒冷的氣氛裡，讓自己被動地留下不可思議的印象。」梅爾維爾受到耶路撒冷廢墟的刺激，陶醉於「赤裸裸毫不修飾的荒涼之

中」。我們先前曾經提過，許多「瘋狂的」美國人對於「猶太人極為癡狂」，他們展現的「狂熱活力與精神」令梅爾維爾深深著迷。這些現象啟發了他的史詩《克拉瑞爾》（ *Clarel* ）□□一萬八千行，最長的美國史詩，這是他返國後，在美國關稅局工作時利用閒暇完成的作品。

梅爾維爾不是唯一因文學事業遭遇瓶頸，而向東方尋求恢復與慰藉的小說家：福樓拜在富有的朋友杜坎普（Maxime du Camp）的陪伴下，以及在法國政府資助他來此報導貿易與農業之下，抵達耶路撒冷進行一趟文化與性的觀光之旅，同時也藉此讓自己走出第一部小說的挫敗。他眼中的耶路撒冷是一座「環繞著城牆的藏骸所，是在陽光下逐漸腐爛的古老宗教」。至於聖墓教堂，「恐怕狗會比我對它更有興趣。亞美尼亞人咒罵希臘人，希臘人討厭拉丁人，拉丁人憎恨科普特人。」梅爾維爾也認為聖墓教堂是一處「正在崩塌的洞穴，有一半像毀壞的瓦礫堆，散發出陣陣死亡的氣味」，但他也承認，戰爭始於他所謂的「耶路撒冷人滿為患的報紙販賣處與神學交流地點」。[8]

修士的打鬥只是耶路撒冷暴力場景的其中一個面向。新訪客之間的緊張感——一邊是英美福音派人士、俄羅斯猶太人與正教徒農民，另一邊則是歷史悠久的鄂圖曼人、阿拉伯家族、塞法迪猶太人、貝都因人與中東農民—也導致一連串的謀殺。芬恩率領的福音派信徒中，有一位名叫瑪提爾達．克里西（Mathilda Creasy）的女性，她的遺體被人發現時，頭部已被打碎；另外有一名猶太人被人刺死丟在井裡。富有的拉比赫歇爾（David Herschell）遭人毒死，在這起轟動社會的案子裡，涉嫌的人全是他的孫子，最後他們全因缺乏證據而無罪釋放。英國領事芬恩是當時耶路撒冷最有權勢的官員，因為當時鄂圖曼人在各方面都要仰仗英國，所以芬恩得以隨心所欲地介入他認為適合關切的事件之中。芬恩把自己當成是聖城的福爾摩斯，他著手調查每一起犯罪事件。然而，儘管他擁有調查的權力（以及六名非洲巫師的協助），還是未能找到任何凶手。

對猶太人來說，芬恩是個勇敢的支持者，他提出的改信要求雖然令猶太人不悅，但他們仍需要他的保護。猶太人在這個時期的處境越來越艱困。絕大多數的猶太人生活在「猶太區臭氣薰天的廢墟裡，環境髒亂

不堪」，薩克萊寫道，每到耶穌受難日的夜裡，就能聽到「猶太人慟哭與哀嘆他們的城市已榮耀不再」。「沒有人的悲傷與痛苦能與耶路撒冷的猶太人相比」，馬克思（Karl Marx）在一八五四年四月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中寫道：「他們居住在不寬容中，受到希臘人的侮辱，飽受拉丁人的迫害。」芬恩在報告中提到，一名猶太人走過一道通往聖墓教堂的門，結果就「遭受一群朝聖者的毆打」，因為猶太人經過這道門依然是非法的。另一名猶太人被鄂圖曼士兵刺死。某個猶太葬禮遭受阿拉伯人攻擊。在每個案子裡，芬恩都會馬上通知鄂圖曼總督，逼迫他介入或看看英國人如何進行審判。

帕夏本人對於控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較有興趣，因為阿拉伯人的叛亂與氏族戰爭有部分起因於鄂圖曼帝國集權中央的改革，而這些騷亂通常會在耶路撒冷城牆附近爆發，屆時你會看到駱駝奔馳、長矛揮舞，以及流彈四射。這些驚悚的景象成為歐洲人眼中的巴勒斯坦樣貌，宛如聖經場景與荒野西部舞臺的綜合體，而歐洲人也聚集到城牆上看著雙方的軍事衝突，對他們而言，整個過程就像是一場運動賽事，只是當中偶爾會出現重口味的死亡畫面。

作家：大衛．朵爾，一名旅遊的美國奴隸

在為改信的猶太人設立的塔爾畢福音派農場上，芬恩家族經常陷入交戰雙方的射程範圍之內。當槍聲大作之際，芬恩太太經常驚訝地發現，戰士中夾雜著女性的身影。她總是努力在謝克之間進行斡旋，希望讓他們言歸於好。但貝都因人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希伯崙與阿布．霍什兩地的謝克各自派出五百名戰士，與鄂圖曼人進行大規模的戰爭。當其中一名謝克被捕，並且被拷上鎖鏈帶往耶路撒冷時，這名衝勁十足的戰士還是想盡辦法脫逃，並且再度騎上馬繼續作戰，活像阿拉伯的羅賓漢。最後，年邁的耶路撒冷總督哈菲茲．帕夏（Hafiz Pasha）必須親率五百五十名士兵，與兩尊黃銅野戰砲來鎮壓希伯崙的軍事領袖。

儘管出現這樣的鬧劇，在夏日傍晚，耶路撒冷居民不分教派，無論是穆斯林、基督教阿拉伯人，還是塞法迪猶太人，都在通往大馬士革的

道路上野餐。美國探險家林奇中尉（Lieutenant William Lynch）看到一個「生動的景象，數百名猶太人享受著新鮮空氣，坐在城牆外巨大的橄欖樹下，女性穿著白色衣物，男性則戴著寬邊黑帽」。芬恩與各國領事在鄂圖曼士兵與手持銀邊官杖的警衛前導下，攜家帶眷在外頭散步。「日落之時，每個人都急忙進到城內，因為一到晚間，城門就會關閉。」

「啊，可悲的耶路撒冷，」芬恩嘆息說，他不得不坦承這座城市「對於已在別的城市養成逸樂習慣的人來說，就像修道院一樣無聊。法國遊客看到耶路撒冷與巴黎的對比，除了突然喊叫外，就只能無奈聳肩。」當然這裡指的突然喊叫絕非強調男性雄風的福樓拜所預想的那種叫聲，而他也在雅法門表達了他的挫折感：即使我對於「自個兒屁眼的反基督教傾向感到惱火」，但「當我經過這道門時，我還是忍不住放屁」。性好漁色的福樓拜為了慶祝從耶路撒冷解脫，特別在貝魯特一口氣找了五名女孩陪侍：「我跟其中三個做愛，一共高潮了四次──午餐前三次，吃甜點之後一次。年輕的杜坎普只高潮一次，他的小老弟仍因殘留未癒的下疳而感到疼痛，這是一名瓦拉幾亞的蕩婦送給他的禮物。」

一名獨特的美國遊客大衛．朵爾（David Dorr），他是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年輕黑奴，自稱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統。朵爾同意福樓拜的說法：在跟隨自己的主人旅行時，他是「帶著一顆順服的心」，以及對耶路撒冷的敬畏來到此地，但很快地他就改變了自己的想法：「當我聽到這些無知之人所做的諸多蠢事之後，我對這些神聖的遺體與景點便不再那麼恭敬，反而多了幾分奚落。在耶路撒冷待了十七天後，我毫無掛念地離開，而且不想舊地重遊。」9

儘管這些作家對耶路撒冷毫無崇敬之意，但他們仍不可避免地對耶路撒冷感到敬畏。福樓拜認為耶路撒冷的「雄偉帶有魔性」。薩克萊覺得「在耶路撒冷可以看到的不是景點，而是暴力行為，屠殺，遊客被殺，以及偶像的血祭崇拜」。梅爾維爾則是讚美耶路撒冷「宛若瘟疫肆虐過的壯觀景象」。站在金門旁，遙望穆斯林與猶太人的墓園，梅爾維爾看到的是「一座被亡者大軍圍困的城市」，他問自己：「這幅荒涼景象難道是遭上帝致命擁抱後的結果？」

俄軍在克里米亞連遭敗績，尼古拉也因此一病不起，最後於一八五五年二月十八日去世。九月，俄國位於塞瓦斯托波（Sebastopol）的海軍基地被英法聯軍攻占。俄軍在這場戰役中所顯示的極度無能，造成了七十五萬人的傷亡，新任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求和，放棄了對耶路撒冷的帝國野心，但至少保住了正教會對聖墓教堂的支配權利，這個狀態一直維持至今。

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四日，耶路撒冷城塞發射大炮，慶祝和約簽署。但十二天後，芬恩參加聖火儀式，看到「有人向希臘朝聖者發放棍棒石頭，讓他們預先藏在柱子後面，然後從樓上的走道往下丟擲」，攻擊亞美利亞人。「可怕的衝突於是展開，有人往樓上丟東西，破壞了一整排的燈臺，有人拿玻璃與燈油往人的頭上倒。」帕夏離開座位衝到走道上，但「他的腦袋卻挨了一記」，必須由手下扶他出去，之後他的士兵上刺刀衝了進去。幾分鐘後，正教會宗主教伴隨著聖火出現，現場群眾狂喜叫喊，捶打胸部，洋溢著興奮之情。

駐軍在瑪伊登遊行，慶祝蘇丹勝利，但諷刺的是，再過不久亞歷山大二世就會買下這塊曾是亞述人與羅馬人紮營處的閱兵場，用來興建俄羅斯的建築物。此後，俄國將尋求從文化層面支配耶路撒冷。

這場勝利對鄂圖曼人來說是苦樂參半，因為伊斯蘭國家居然孱弱到需要基督教士兵來拯救。為了表示感謝，同時也為了遏阻西方人的勢力，蘇丹杜爾梅吉德被迫採取一連串措施—又稱仁政改革—除了進行中央集權外，也發布敕令國內所有少數族群無論宗教一律平等，並且讓歐洲人享有各項過去無法想像的自由。蘇丹把聖安娜教堂—被改建為薩拉丁學校的十字軍教堂—送給拿破崙三世。一八五五年三月，布拉班特公爵（Duke of Brabant），也就是未來的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剛果的剝削者，成為第一位獲准踏上聖殿山的歐洲人—聖殿山的衛兵，來自達富爾的持棍蘇丹人，必須待在他們的區域不許出來，此舉是為了避免他們攻擊這位異教徒。六月，馬克西米連大公（Archduke Maximilian），哈布斯堡帝國的繼承人，後來成為命途多舛的墨西哥皇帝，他與旗艦的軍官一同來到聖殿山。在往後耶路撒冷的建築熱潮中，歐洲人開始蓋起了巨大的帝國風格基督教建築。鄂圖曼的

政治家對此感到不安，而穆斯林也出現暴力的反對行動，儘管如此，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後，西方在耶路撒冷已做了鉅額投資，想要脫身已不可能。

在克里米亞戰爭的最後幾個月，摩西．蒙提費歐里爵士買下了巴拉克拉瓦鐵路公司的火車與鐵路—原是為了將英軍運送到克里米亞而設—開始在雅法與耶路撒冷之間鋪設鐵路。克里米亞戰爭勝利後，摩西挾著英國財閥的威望與權力，回到了耶路撒冷，他的到來預示著這座城市的未來。

1 阿什利—庫伯（Anthony Ashley-Cooper）是第一代夏夫茨貝里伯爵的子孫，後者是一名精明的大臣，曾經服侍過從克倫威爾到威廉三世等君主。阿什利—庫伯依然保有阿什利勳爵這個禮貌上的爵位，在下議院擁有席位，並且於一八五一年成為第七代伯爵。但為了簡單起見，我們接下來都稱呼他夏夫茨貝里。

2 夏夫茨貝里向蘇格蘭大臣亞歷山大．基斯（Alexander Keith）借用了這句臭名遠播的話：「沒有人民的土地。」這句話後來被認為（或許是被誤認的）是以色列．贊威爾（Israel Zangwill）說的。贊威爾是錫安主義者，他不相信移民巴勒斯坦是可行的，因為當地已經住著阿拉伯人。

3 阿爾巴尼亞人再也無法拿回耶路撒冷，不過他們繼續統治埃及一個世紀，先是擔任khedives（名義上是鄂圖曼的總督，實際上已形同獨立），然後成為埃及蘇丹，最後成為國王。阿里年老，由易卜拉欣任攝政，然而他早父親一步在一八四八年去世。阿爾巴尼亞王朝的最後一任君主法魯克（Farouk）於一九五二年被推翻。

4 米勒（William Miller）是這群新美國先知當中最受歡迎的一位。他是麻州的前陸軍軍官，他計算基督將於一八四三年再臨於耶路撒冷：有十萬名美國人成為米勒派教徒。《但以理書》（8.14）「到二千三百日聖所就必潔淨」，米勒認為裡頭的日要改成年。因此，從西元前四、五千年算起，他相信波斯王亞達薛西命令修復聖殿的日子是一八四三年。等到當年什麼事也沒發生時，他又說是一八四四年。接續米勒派的教會，如基督復臨安息日會（Seventh Day Adventists）與耶和華見證人（Jehovah's Witnesses），至今仍有一千四百萬名信眾分布於世界各地。

5 一六五六年，宗主教尼孔（Nikon）在莫斯科附近的伊斯特拉（Istra）興建了新耶路撒冷修道院，以宣揚俄國正教與專制制度的普世使命。它的中心完全仿製耶路撒冷的聖墓教堂，由於原本的教堂已於一八○八年被大火焚燬而顯得份外珍貴。一八一八年，尚未登基的尼古拉一世造訪新耶路撒冷，而且深受感動，他下令重建教堂。納粹摧毀之後，現在也開始進行重建修復工作。

6 克里米亞戰爭使人感受到有武裝猶太人的必要。一八五五年九月，波蘭詩人米基維奇（Adam Mickiewicz）前往伊斯坦堡組織波蘭軍隊，稱為鄂圖曼哥薩克人，準備對抗俄羅斯人。這裡面

包括了以色列的輕騎兵，人員來自俄羅斯、波蘭與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米基維奇於三個月後去世，而以色列輕騎兵從未有上死亡之谷測試的機會。

7 鄂圖曼總督的住處是al-Jawailiyya，這是納西爾．穆罕默德底下的馬木魯克所建，位於希律時代安東尼亞要塞遺址，也是苦難之路的第一站。在十字軍統治時代，聖殿騎士團在此建了一座禮拜堂，其中部分圓頂一直存續到一九二○年代。今日這個地方蓋了一所現代小學。

8 這些作家跟上了東方遊記的寫作潮流。從一八○○年到一八七五年，英文世界大約出版了五千本與耶路撒冷有關的書。許多作品的內容極為類似，不是像福音派一樣千篇一律地重複聖經故事（有時還以考古學做為旁證），就是像一般遊記以嘲弄鄂圖曼人的無能、猶太人的慟哭、阿拉伯人的愚蠢與正教徒的庸俗為能事。金雷克（Alexander Kinglake）撰寫的充滿機智的《伊爾森》（Eothen）或許是其中最佳的作品，而金雷克日後也對克里米亞戰爭做了報導。

9 朵爾的年輕主人──種植園主費洛斯（Cornelius Fellowes），他決定進行為期三年從巴黎到耶路撒冷的觀光旅程。費洛斯與他聰明而識字的奴隸做了約定：如果朵爾願意隨侍旅程，那麼旅程結束時他將獲得自由。朵爾興高采烈地記錄了各種旅行見聞，從慷慨的巴黎女性，到耶路撒冷「珍奇的塔樓與燒黑的城牆」。然而旅行結束後，他的主人卻拒絕讓他自由，朵爾於是逃往北方，並且在一八五八年出版了《黑人遊世界》（*A Colored Man Round the World by a Quadroon*）。不久之後爆發了南北戰爭，終於給了他自由。戰爭的勝利者林肯總統其實並不是那麼具有宗教熱忱，但他仍渴望前往耶路撒冷，或許是因為他年輕時曾住在美國其中一處耶路撒冷──伊利諾州的新撒冷市；林肯能背誦聖經，而他或許聽過國務卿西華德（William H. Seward）造訪耶路撒冷的故事。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林肯與妻子在前往福特劇院途中，他提議「到耶路撒冷進行一場特殊的朝聖之旅」。在劇場中，就在他遇刺的前一刻，他低聲說：「我很想去耶路撒冷看看。」之後，林肯夫人認為，他「已經在天國耶路撒冷」。

38　新城市（西元一八五五～一八六○年）

摩西．蒙提費歐里：「這位克羅伊索斯」

一八五五年七月十八日，當蒙提費歐里終於看見失落的聖殿時，他儀式性地撕裂身上的衣物。之後，他在雅法門外紮營，數千名耶路撒冷居民圍住他，高聲歡呼並對空鳴槍。芬恩先前計畫讓猶太人改信，卻屢次受到蒙提費歐里的阻攔，因此這回芬恩接待他時多所冷落。反觀自由派總督基雅米爾．帕夏（Kiamil　Pasha）卻派禮兵舉槍向蒙提費歐里致敬。

當蒙提費歐里成為第一位造訪聖殿山的猶太人時，帕夏派了一百名士兵護送他──讓他坐上轎子，如此才不至於違反猶太人不得進入聖殿山與站立於至聖所的禁令。蒙提費歐里協助耶路撒冷猶太人的使命並不輕鬆。許多猶太人仰賴救濟維生，因此當蒙提費歐里決定結束救濟，好讓他們能獨立謀生時，這些猶太人在盛怒之下跑到他的營地鬧事。隨蒙提費歐里前來耶路撒冷的外甥女潔米瑪．席貝格（Jemima Sebag）寫道：「說真的，如果再這樣下去，就連我們的營帳也不安全！」蒙提費歐里不是每項計畫都能順利進行，他始終未能從雅法鋪設鐵路，但他這趟旅程確實改變了耶路撒冷的命運。他成功說服蘇丹讓他重建一七二○年被摧毀的胡瓦會堂，更重要的是，他獲准購買耶路撒冷土地讓猶太人定居。蒙提費爾里出資重建胡瓦會堂，並且開始物色要購買的土地。

梅爾維爾描述摩西．蒙提費歐里爵士時表示：「這位克羅伊索斯──一名高齡七十五歲的高大男人，他坐著由騾子載運的轎子從約帕動身。」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年紀還不到七十五歲，但要從事這趟旅行的確稍嫌年邁了些。蒙提費歐里已經有三次冒著生命危險前來耶路撒冷，他的醫生已經警告他不要再去耶路撒冷──「他的心臟虛弱，而且血中帶有毒素」──但他與茱迪絲無論如何還是繼續前往，隨行的還有他們的侍從、僕役，甚至有專門為他們烹飪符合猶太教教規食物的廚師。

對於耶路撒冷以及離散各地的猶太人來說，蒙提費歐里儼然成為一名傳奇人物，在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這位富有的維多利亞時代男爵除了擁有近似殖民地總督的威望，身為猶太人，他也義無反顧地援助同胞，絕不背棄猶太教。蒙提費歐里在英國的獨特地位，使他具有非凡的權力：他橫跨新舊兩個社會，既能與王室公爵、首相和主教相善，又和拉比與金融家交好。在莊重的道德觀與福音派希伯來文化居於主流的倫敦，蒙提費歐里是維多利亞時代猶太人的理想典型。夏夫茨貝里勳爵寫道：「這位偉大的老希伯來人，可比許多基督徒好多了。」

蒙提費歐里生於義大利利佛諾，但他的財富是在倫敦證交所擔任「猶太經紀人」賺來的。他身分的提升有賴於他與茱迪絲的幸福婚姻，茱迪絲同時也是拿塔尼爾．羅特希爾德的小姨子。他社會地位的提升與財富的增加，只是做為幫助他人的憑藉。一八三七年，他被維多利亞女王封為騎士，女王在日記裡說他是「一名猶太人，一名優秀人士」，而蒙提費歐里則是在日記裡祈禱這份榮譽「能成為猶太人日後得享福祉的前兆」。此外，我很高興自己的『耶路撒冷』旗幟能驕傲地飄揚在大廳裡」。蒙提費歐里富有之後，就開始減少對生意的投入，轉而致力於為英國猶太人爭取政治權利—在這方面，他的連襟拿塔尼爾或他的外甥萊恩尼爾也成了他的競爭對手。 1 不過，最需要蒙提費歐里的地方其實是海外，各國皇帝與蘇丹視他如英國大使，而他也表現出豪不疲倦的勇氣與能力，但過程中也經常遭遇危險。如我們所見，他到大馬士革和穆罕默德及蘇丹見面的事使他聲名大噪。

就連位高權重的反猶太人士也對蒙提費歐里讚譽有加：當尼古拉一世為正教會與專制統治發起聖戰時，他也開始壓迫數百萬俄國猶太人，蒙提費歐里前往聖彼得堡，他堅稱俄國猶太人是忠誠的、勇敢的與高尚的。「如果他們跟你一樣的，那當然無話可說」，尼古拉客氣地回答，但毫無收回成命的意思。 2 蒙提費歐里也會以嘲弄的方式來表明自己的立場：當他趕到羅馬去阻止一起反猶太人的圖謀時，一名樞機主教問他，羅特希爾德付了多少黃金讓蘇丹禁止「血誹謗」。「不會比你的僕人幫我把外套掛起來拿到的小費多。」蒙提費歐里回答。在倫敦的晚宴上，一名反猶太貴族當著他的面稱讚日本是個美好的國家，因為它「既

沒有猶太人也沒有豬」。蒙提費歐里回道：「那麼你跟我都應該去日本看看，這樣日本人就能看到猶太人跟豬了。」

蒙提費歐里長久以來的事業搭檔是他的妻子，活力充沛且擁有一頭鬈髮的茱迪絲。茱迪絲稱她的丈夫「蒙提」，夫婦感情甚篤，儘管他們曾在拉結墓祈願，卻未能生下一男半女。撇開他的猶太人身分與盾形紋章上以希伯來文寫的耶路撒冷字樣，蒙提費歐里的優點與缺點，與一般維多利亞時代顯貴並無不同。他住在公園巷的華麗豪宅，以及藍斯蓋特設有雉堞的哥德復興式建築裡，他在後者蓋了一間會堂與一座獨特而雄偉的陵寢，完全仿造拉結墓建造。他的語氣冗長而浮誇，他的正直少以幽默感修飾，他的專橫風格帶有某種虛榮，在他的雄偉建築外觀後藏著他的情婦與私生子。事實上，他的現代傳記作家揭露他在八十幾歲時，與一名十幾歲的女僕生下一個孩子，再次證明他的精力過人。

蒙提費歐里在耶路撒冷尋找適合購買的土地，此時一個與他有著長年交情的耶路撒冷家族願意協助：就連法官也稱他是「摩西民族的驕傲」。與他有著二十年交情的阿加（Ahmed Duzhdar Aga）賣給他位於城牆外介於錫安門與雅法門之間的土地，代價是一千金英鎊。蒙提費歐里立即把他的營帳移到新土地上，並且計畫在這裡設立醫院與興建一座肯特郡式風車房，這樣猶太人就可以自己製作麵包。在離開之前，他希望帕夏能幫他一個特別的忙：猶太區的惡臭在每個西方人寫的遊記中都曾提到，其原因來自於穆斯林的屠宰場，而且屠宰場的存在也反映出猶太人較為低等的地位。蒙提費歐里希望能遷移這座屠宰場，而帕夏也答應了。

一八五七年六月，蒙提費歐里五度來到耶路撒冷，這回他帶著風車房所需的物資前來，一八五九年，開始興建風車房。蒙提費歐里最後並未設立醫院，而是設立接濟貧窮猶太家庭的濟貧院，後來又稱為蒙提費歐里住宅。這棟建築物一眼就可看出屬於維多利亞時代風格，紅磚、雉堞、仿傚英格蘭郊區的中世紀俱樂部建築。當地人用希伯來文稱這棟建築為Mishkenot Shaanim□□快樂住宅—不過一開始他們便遭到盜賊的襲擊，居民們一點也不快樂，往往必須回到城裡才睡得安穩。風車房起初確實生產了廉價麵包，但很快就因為猶大地區少風與缺乏維修人員而故

障。

基督教的傳遞福音者與猶太教拉比都夢想著猶太人的回歸，而這是蒙提費歐里的貢獻。新猶太富豪的龐大財富，特別是羅特希爾德家族，激起了這樣的想法：如迪斯雷利所言，「希伯來資本家」將買下整個巴勒斯坦。羅特希爾德家族是國際政治與金融的仲裁者，他們在巴黎與維也納的影響力不下於在倫敦。雖然他們受人懷疑，但他們仍樂於捐助金錢與協助蒙提費歐里實現他「長久以來的夢想」：「耶路撒冷終將成為猶太帝國的首都。」[3] 一八五九年，鄂圖曼駐倫敦大使提出建議之後，蒙提費歐里討論了購買巴勒斯坦的可能，但他感到懷疑，因為他知道新興的英國猶太菁英忙於購買鄉村地產以實現他們在英國生活的美夢，對於購買巴勒斯坦的計畫興趣缺缺。最後，蒙提費歐里相信，他鍾愛的「以色列民族復興」並非政治所能解決，最好是聽任「神明安排」—但一八六○年，他的小蒙提費歐里區的成立，標誌著城牆外新猶太人城市的出現。此時距離蒙提費歐里上次訪問耶路撒冷已有一段時間，而且克里米亞戰爭也已結束，耶路撒冷再次成為列強競逐的焦點：羅曼諾夫王朝、霍亨索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與英國王公彼此競爭，他們在傳統的帝國遊戲中添入了新的考古科學。

1 一八五八年之前，信仰猶太教的猶太人無法成為下議院議員。之後，新國會法終於允許萊恩尼爾．德．羅特希爾德成為首位信仰猶太教的猶太人下議院議員。耐人尋味的是，夏夫茨貝里不斷發言反對─身為基督教錫安主義者，他的興趣是讓猶太人返回耶路撒冷與改信基督教，為基督再臨鋪路。但後來他又好心向首相格雷斯頓（William Gladstone）提案：「如果那位偉大的老希伯來人（蒙提費歐里）能成為英格蘭的世襲立法者，對上議院來說，那將是光采的一天。」但提出這個想法的時機太早。一八八五年，萊恩尼爾．羅特希爾德的兒子拿塔尼爾（與祖父同名）被封為第一位猶太貴族，此時蒙提費歐里已經過世。

2 在前往聖彼得堡途中，蒙提費歐里在維爾納（Vilna）受到歡迎，這座半猶太城市居住了許多塔木德學者，因此這座城市被數千名熱情的猶太人稱為「立陶宛的耶路撒冷」，但尼古拉並未放緩他的政策，而猶太人的生活也逐漸惡化。之後蒙提費歐里又去見亞歷山大二世。據說俄國境內每個猶太小屋裡都掛著為他們喉舌的蒙提費爾里肖像，他幾乎已成了猶太人的象徵。「吃早餐時，我的祖父總會告訴我一些偉人的故事，」未來的錫安主義領袖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寫道，「我對於摩西．蒙提費歐里爵士訪問俄國印象特別深刻。他在我出生前一代

訪問俄國，他的故事已經成了傳奇。而事實上，蒙提費歐里在世時就已經是個傳奇。」

3 蒙提費歐里是最知名的慈善家，但卻非最富有。他經常代表羅特希爾德捐助金錢，而他的濟貧院也有部分資金來自於美國紐奧良大亨圖洛（Judah Touro）。圖洛曾於一八二五年支持在紐約州北部的尼加拉河大島上建立猶太人的家鄉。這項計畫後來失敗，圖洛在遺囑表示，他留給蒙提費歐里六萬美元，這筆錢都將用於耶路撒冷。一八五四年，羅特希爾德家族設立了當地人急需的醫院。在一八五六年訪問耶路撒冷期間，蒙提費歐里設立了猶太女子學校，但遭到正統猶太人的反對，這所學校後來由他的外甥萊恩尼爾．德．羅特希爾德接管，他以去世的女兒艾芙里娜（Evelina）為這所學校命名。不過最大的計畫首推提弗瑞以色列會堂（Tiferet Israel Synagogue），這座會堂就在猶太區胡瓦會堂附近。興建會堂的資金來自於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但主要出資者是巴格達的羅本家族（Reubens）與薩森家族（Sassoons）。這座有著美麗圓頂的會堂，成為猶太區最高的建築物，直到一九四八年遭摧毀為止，它一直是巴勒斯坦猶太人的中心。在此同時，亞美尼亞人也有自己的羅特希爾德家族—因採油致富的古爾本奇安家族（Gulbenkian family）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到耶路撒冷朝聖，並且曾在亞美尼亞修道院設立了古爾本奇安圖書館。

39　新宗教（西元一八六○～一八七○年）

皇帝與考古學家：《傻子之旅》

一八五九年四月，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弟弟尼卡萊維奇大公，成為首位訪問耶路撒冷的羅曼諾夫王朝成員—「我終於成功進城了，」他在簡潔的日記中這麼寫著：「這裡滿是群眾與塵土。」當他走到聖墓教堂時，「充滿淚水與情感」；當他離城時，「我們忍不住哭泣。」皇帝與大公曾計畫進行一場俄國文化攻勢。「我們必須在東方彰顯我們的存在，但不是透過政治，而是透過教堂」，俄國外交大臣表示：「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我們的使命必定在那裡。」大公建立了巴勒斯坦學會與俄國汽船公司，負責將俄國朝聖者從敖德薩運往巴勒斯坦。他巡視了占地十八英畝的俄羅斯區，羅曼諾夫王朝正打算在此地建立一個小型的俄國城鎮。[1] 很快地，有許多俄國朝聖者來此，數量多到甚至必須在房屋旁搭帳篷才足以容納。

英國對耶路撒冷的投入不下於俄國。一八六二年四月一日，阿爾伯特．愛德華—肥胖的二十歲威爾斯親王，未來的愛德華七世—在一百名鄂圖曼騎兵的護送下，騎馬進入耶路撒冷。

威爾斯親王在牆外宿營，他在手臂刺上十字軍的圖騰，心情興奮不已，而他的訪問也在耶路撒冷當地以及國內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親王不僅讓人想起遭控財務不實的芬恩，此人二十年來的專橫跋扈使當地人萌生惡感，也加強了耶路撒冷屬英國所有的感受。親王在西敏寺院長斯坦利（Arthur Stanley）的帶領下遍覽各個遺址。斯坦利撰寫的聖經歷史與考古空想書籍，影響了一個世代的英國讀者，使他們深信耶路撒冷「從小時候就與我們極為親近，其關係之密切甚至超過我們生活的英格蘭」。在十九世紀中葉，考古學突然間不只成為研究過去的新歷史學，也成為一種主宰未來的方式。無怪乎考古學立即歸屬於政治—不只是文化的戀物癖、社會風尚與王室嗜好，而是建造帝國的手段之一，同時也

是軍事諜報的延伸。考古學成為耶路撒冷的世俗宗教，而且在帝國主義基督徒（如斯坦利院長）手中也成為服侍上帝的學科：如果考古學證實聖經與耶穌受難是真的，那麼基督徒就可以主張他們擁有聖地。

覬覦耶路撒冷的不只限於俄國與英國。列強派駐耶路撒冷的領事（其中許多身兼教士身分）也以考古學者自任，然而真正建立現代考古學的是美國基督徒。[2] 法國人與德國人也不落人後，他們憑藉著堅決的民族精神，希望藉由考古創造出豐功偉業，而他們的皇帝與首相也大力支持他們的挖掘工作。這就像二十世紀太空競賽裡的英雄太空人一樣，考古學很快就成了國家投射力量的重點，並且捧紅了不少考古學家，他們就像不可一世的征服者與科學的尋寶者一樣。一名德國考古學家說，這是「和平的十字軍」。

威爾斯親王的來訪激勵了考古學家威爾森上尉的考古探險，他在鏈街門下接近西牆的地道裡，發現了希律時代橫跨提羅平谷地連通聖殿的大橋拱門。這個拱門仍稱為威爾遜拱門，而這只是開始。

一八六五年五月，從羅素伯爵到外交大臣阿蓋爾公爵，有一群貴族合力創立了巴勒斯坦探險基金會（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其中維多利亞女王與蒙提費歐里也捐款資助。夏夫茨貝里日後擔任基金會主席，該組織的創辦計畫書提到，自愛德華一世以來，這是第一次有英國王儲訪問巴勒斯坦，而這也「使整個敘利亞成為基督教研究的焦點」。而在基金會的第一次會議中，約克大主教湯普森表示，聖經給予他「律法，做為他生活的依歸」，給予他「最高深的知識，使他能理解萬事萬物的真理」。湯普森又說：「巴勒斯坦這個國家屬於你我所有。它被賜給了以色列的先祖。它是傳布拯救福音的土地。如同親愛的老英格蘭一樣，我們對於這塊土地懷抱著真正的愛國情操。」

一八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歲的皇家工兵隊沃倫中尉開始參與基金會對巴勒斯坦的調查工作。然而，由於耶路撒冷居民對於聖殿山周圍的任何挖掘工作都嚴厲反對，沃倫只好在附近租了一塊地，往下挖了二十七口深達岩層的豎井。他在耶路撒冷挖掘出第一件真正的考古器物──希西家的陶器，上面標記著「國王所有」；此外也發現聖殿山底下有四十三座水槽。沃倫認為位於俄斐勒山的沃倫豎坑（Warren’s Shaft）是大衛

王通往耶路撒冷的暗渠，而西牆地道的沃倫門則是希律時代通往聖殿（日後的猶太洞穴）的主要入口之一。這位愛好探險的考古學家是新科學魅力的象徵。他的挖掘成果之一是他發現古代的斯特魯席恩池子，並且搭乘以門板製成的木筏在上面航行。時髦的維多利亞貴婦坐著吊籃，從沃倫的豎坑垂降下去，她們看到眼前的聖經景象，不禁狂喜而昏厥，往往必須解開束腹才能讓她們清醒過來。

粗魯的歐洲遊客嘲弄猶太人在城牆邊的「最神聖集會」，把他們當成「鬧劇」一樣，因而惹惱了猶太人。沃倫則同情猶太人，他認為「這個國家必須交由他們來統治」，因此最終「猶太公國很可能會在列強擔保下獨立成為王國」。 [3] 法國人也積極參與這場考古熱潮，然而他們的重要考古學家德索爾西（Félicien de Saulcy）卻是個無能之輩，他宣稱城牆北方的諸王墓屬於大衛王所有，其實卻是阿迪亞巴內女王的墓塚，時間比大衛王晚了一千年。

一八六○年，穆斯林在敘利亞與黎巴嫩屠殺基督徒，因為他們對蘇丹法律偏袒基督徒與猶太人感到憤怒，但殘殺行為只會引發西方的強力介入：拿破崙三世派軍隊保護黎巴嫩的馬龍派基督徒，並且再度主張法國擁有該區的主權，其根據可以上溯到查理曼、十字軍與十六世紀的法蘭西斯國王。一八六九年，埃及在法國資本支持下，舉行了蘇伊士運河通航典禮，親臨現場觀禮的有法國皇后尤珍妮（Eugénie）、普魯士王儲腓特烈與奧地利皇帝約瑟夫。為了不讓英國與俄國專美於前，普魯士的腓特烈搭船前往雅法，然後騎馬進入耶路撒冷，他充滿活力地將普魯士推向爭奪教堂與考古珍貴遺物的競爭舞臺──腓特烈（未來德皇威廉二世的父親）買下位於聖墓教堂附近的十字軍時代拉丁聖馬利亞教堂，而且支持幹勁十足的考古學家托布勒（Titus Tobler），後者宣稱：「耶路撒冷必定是我們的。」當腓特烈返回雅法時，與奧國皇帝約瑟夫不期而遇，兩人的態度十分冷淡，因為就在不久之前，普魯士在薩多瓦之役擊敗奧地利。

約瑟夫皇帝在一千名鄂圖曼衛兵護送下，疾馳進入耶路撒冷，這些衛兵包括持長矛的貝都因人、配備步槍的德魯茲派與駱駝兵，此外還運送了一張蘇丹送給他的巨大銀床。「我們下馬」，皇帝記錄說，「我跪

在路上，親吻土地」，此時大衛塔響起了禮炮。「看到眼前的景物與兒時故事及聖經帶給他的想像一樣」，他的內心感到震驚不已。與其他歐洲人一樣，奧國人也買下建築物以促使耶路撒冷轉化成基督教城市：皇帝親自視察在苦難之路上的巨大建築工地，他打算在這裡興建一間朝聖者的招待所。

「我絕不會任由這些瘋狂的基督徒進行任何道路改良，」鄂圖曼大宰相福瓦德．帕夏（Fuad Pasha）寫道：「他們將因此把耶路撒冷轉變成基督教瘋人院。」但鄂圖曼人確實鋪設了一條新雅法道路，而且是為了約瑟夫而建。顯然，「基督教瘋人院」的氣勢已難以抵擋。

馬克吐溫與「貧窮村落」

年輕的考古學家沃倫上尉經過雅法門時，驚奇地目睹了斬首的行刑場面。這場處決因劊子手技術的拙劣而變得更加可怕：「痛死我了」，受害者厲聲叫著，劊子手一連砍了十六次都未能將脖子砍斷，最後只好站在受害者的背上，活像獻祭羊一樣地把脊柱鋸斷。耶路撒冷至少有兩張臉孔與多重人格：閃亮而堂皇的建築物，這些都是由戴著防暑帽的歐洲人與英軍軍官建造的，他們很快就將穆斯林區基督教化，旁邊的鄂圖曼舊城則由蘇丹黑人衛兵保護聖地與看管死囚，這些人犯仍將於公開場合斬首。每天日落時，城門仍將關閉；貝都因人進城時要交出他們的矛與劍。耶路撒冷有三分之一是荒地，而照片（亞美尼亞宗主教拍攝）顯示城內的聖墓教堂，周圍全是空曠的鄉野。這兩個世界經常發生衝突：一八六五年，耶路撒冷到伊斯坦堡首度電報開通，攻擊電線桿的阿拉伯騎士遭到逮捕，並被吊死在電線桿上。

一八六六年三月，八十一歲的鰥夫蒙提費歐里六度造訪耶路撒冷，他不敢相信眼前的變化。看到西牆的猶太人必須忍受日曬雨淋，偶爾還要遭受上方聖殿山丟擲下來的東西，蒙提費歐里在獲得允許後在那裡設了篷子──他試圖購買西牆，但未能成功，不只是他，許多猶太人都想擁有自己的聖地。當他離開耶路撒冷時，他覺得自己「留下了遠比過去深刻的印象」。這不是他最後一次來耶路撒冷：當他一八七五年舊地重遊

時，他已九十一歲，「我看到建築物從各個地方冒出頭來，耶路撒冷幾乎有了全新的面貌，有些建築物與歐洲相比毫不遜色」。當他最後一次離開時，他忍不住想到，「我們顯然正邁進到一個新的時代，上帝對錫安的神聖應許似乎正逐漸實現」。 4

旅遊書裡警告要當心「骯髒的波蘭猶太人」與「惡臭」，然而對某些人來說，玷辱聖地的其實是新教徒朝聖者。「痲瘋病患、殘廢者、盲人與智能障礙者全伸出手來糾纏你」—克雷門斯（Samuel Clemens）寫道，他是來自密蘇里州的記者，以馬克吐溫為筆名寫下許多作品。馬克吐溫，人稱「狂野的幽默作家」，他搭乘貴格城號來到地中海，參加一個名為「偉大聖地愉快之旅」的朝聖行程，之後他戲稱為「偉大聖地的葬禮探險」。他認為這場朝聖完全是鬧劇，他嘲弄這些真心前來朝聖的美國人，說這是「傻子之旅」。「能夠偷空出來散個步，不用再看那些聖地遺跡，實在是太好了」，馬克吐溫寫道。聽說聖墓教堂有一根柱子使用的就是當初上帝用來造亞當的土，他覺得很可笑：「沒有人可以證明這根柱子不是用這裡的土製成的。」總之，馬克吐溫討厭聖墓教堂的「虛有其表、華而不實，以及俗氣裝飾」，他也討厭這座城市：「著名的耶路撒冷，它在歷史上擁有盛名，如今卻成了貧窮的村落，枯燥且毫無活力，令人可悲，我完全不想住在這種地方。」 5 然而，即使是狂野的幽默作家，也還是乖乖地為母親買了一本耶路撒冷聖經，而且有時想著：「我正坐在上帝站立的地方。」

到此的遊客，無論宗教還是世俗，無論夏多布里昂、蒙提費歐里還是馬克吐溫，都只注意上帝到過什麼地方，卻完全沒留意到當地居民生活的狀況。綜觀歷史，耶路撒冷一直存在於遙遠歐美虔信者的想像世界裡。如今，這些遊客搭乘汽船來到此地，人數達數千人。他們希望在此尋找他們過去藉由聖經建立的想像，印證維多利亞時代賦予他們的種族刻板觀點，他們想看到充滿異國風情而危險、生動而真實的世界。等到他們抵達之後，他們希望有翻譯與嚮導相陪。他們只看到街上多樣的服飾，輕視他們不喜歡的東方骯髒景象與貝德克爾（Baedeker）說的「狂野的迷信與盲從」。他們在此地建造他們原先期待看到的「真正」聖城。正是這種觀點促使帝國主義利益伸展到耶路撒冷。至於其他—充滿

生氣的、半遮掩著的古代阿拉伯人與塞法迪猶太人的世界──他們很少留意。但這才是耶路撒冷的真正面貌。

1 俄羅斯區包含了領事館、醫院、多圓頂且擁有四座鐘樓的聖三一教堂，修道院院長住宅、讓來訪貴族住的公寓，與朝聖者旅舍，一共可容納三千名以上的朝聖者。此處的建築物類似巨大但高雅的現代堡壘，在英國託管時期，這裡是做為軍事據點使用。

2 羅賓森是紐約聖經文學教授，他急欲揭露聖經的地理學秘密，運用自己對其他史料的知識（例如約瑟夫斯的作品）而得到驚人的發現。他在平地發現了他推測是越過谷地進入聖殿的紀念性拱門的頂端──此後稱之為羅賓森拱門。另一名美國人巴克雷博士，他一方面是向猶太人傳教的傳教士，另一方面則是指導鄂圖曼人保存馬木魯克建築的工程師，並發現希律門上方的楣石──今日的巴克雷門。這兩名美國人原本是基督教傳教士，但身為考古學家，他們卻證明了穆斯林的崇高聖所就是希律的聖殿。

3 在耶路撒冷之後，沃倫成為無能的倫敦警察廳廳長，始終未能抓到開膛手傑克，而後在波耳戰爭（Boer War）中擔任一無是處的軍事指揮官。他的後繼者康得（Charles Conder）與基臣納（Herbert Kitchener）兩名中尉（後者後來征服非洲的蘇丹）成功地調查了巴勒斯坦。一九一七年，阿倫比將軍（General Allenby）甚至利用他們的地圖征服了巴勒斯坦。

4 蒙提費歐里於一八八五年去世，享壽百歲有餘。他與茱迪絲葬在藍斯蓋特的仿拉結墓裡，覆以耶路撒冷運來的泥土。蒙提費歐里的風車房仍矗立在蒙提費歐里區，稱為Yemin Moshe，是耶路撒冷最優美的社區之一，此外，與這裡一樣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社區在耶路撒冷還有四處。蒙提費歐里的爵位由他的姪子亞伯拉罕爵士繼承，亞伯拉罕無子（他的妻子在新婚之夜發瘋）；蒙提費歐里的財產則由出生於摩洛哥的外甥約瑟夫．塞巴格繼承，他因此改名為約瑟夫．塞巴格─蒙提費歐里。藍斯蓋特的宅邸在一九三○年代的大火中焚燬。蒙提費歐里後來幾乎被人所遺忘（除了在以色列），他的墳墓長久以來一直無人探視，差點毀於城市擴張與塗鴉，但到了二十一世紀，他的墳墓成了聖地：每逢他的忌日，有數千名超正統派猶太人會到這裡朝聖。

5 諷刺的是，馬克吐溫住的穆斯林區地中海飯店，後來在一九八○年代晚期被以色列聯合黨（Israeli Likud）掌魁與將軍夏隆（Ariel Sharon）買下，準備將穆斯林區猶太化。今日，這棟建築物已經成為猶太學校。馬克吐溫的作品《傻子之旅》（*The Innocents Abroad*）隨即成為懷疑論者的經典：當美國前總統格蘭特（Ulysses Grant）訪問耶路撒冷時，他把這本書當成導覽書。

40　阿拉伯城市，帝國城市（西元一八七〇～一八八〇年）

尤蘇夫．哈立迪：音樂、舞蹈，日常生活

真實的耶路撒冷就像巴別塔一樣，充滿了花稍的服飾，反映出宗教與語言的階序。鄂圖曼軍官穿著刺繡的上衣，搭配歐式的制服；鄂圖曼猶太人、亞美尼亞人與阿拉伯基督徒、穆斯林炫耀著他們的大禮服或白色西服，連同新的帽飾，這類新的服飾象徵著鄂圖曼帝國已經歷新的改革：菲斯帽、穆斯林學者纏的頭巾與身上穿著的袍服，幾乎與塞法迪猶太人與正教會阿拉伯人的穿著完全相同；數量日漸眾多的貧困波蘭哈西德派猶太人 [1] 穿著軋別丁外套，頭戴軟呢帽；土耳其警衛──歐洲人的貼身護衛──通常是亞美尼亞人，他們仍然穿著緋紅色外套、白色馬褲並佩戴手槍。赤足的黑奴端上冰果子露給他們的主子，老阿拉伯或塞法迪家族男人的穿著，通常雜揉著以上提到的服飾特徵──頭巾或菲斯帽，長外套上綁著飾帶，寬鬆的土耳其長褲，上面搭配著黑色的西式外套。阿拉伯人說土耳其語與阿拉伯語；亞美尼亞人說亞美尼亞語、土耳其語與阿拉伯語；塞法迪猶太人說拉迪諾語、土耳其語與阿拉伯語；哈西德派猶太人說意第緒語，意第緒語是混合日耳曼語與希伯來語的一種中歐語言，有著偉大的文學作品。

如果以上的情況令外來者感到眼花撩亂，那麼接下來說的同樣令人頭暈腦脹。蘇丹哈里發統治著遜尼派帝國：穆斯林位於頂端，土耳其人是統治階級，然後是阿拉伯人。波蘭猶太人經常因為貧窮而受到嘲弄，他們在禮拜時「慟哭」，表現出精神恍惚的韻律，這些位於社會底層；在中間部分，民俗文化在這裡有一定的影響力，儘管每個宗教都有嚴厲的教規，但不可避免仍混合了各種民俗文化的要素。

在齋戒月結束時，所有宗教都會舉行宴會慶祝，城牆外也擺出市集，一連串娛樂活動以及賽馬，小販們展示淫穢的西洋鏡與販賣阿拉伯甜點、過壇龍與土耳其軟糖。在猶太人慶祝普珥節期間，穆斯林與基督

教阿拉伯人穿著傳統的猶太服飾，三個宗教的信徒全參與了在大馬士革門、北方義人西門墓舉辦的猶太野餐大會。猶太人拿無酵餅給他們的阿拉伯鄰人，並邀請他們參加猶太人的逾越節家宴，阿拉伯人則在節日結束之後，送猶太人新烤好的麵包做為回禮。猶太人的割禮師常常為穆斯林的孩子行割禮。猶太人也經常舉辦宴會為朝覲回來的穆斯林鄰居接風洗塵。阿拉伯人與塞法迪猶太人之間關係緊密。事實上，阿拉伯人稱塞法迪人為「猶太人，阿拉伯人之子」，是他們自己的猶太人，有些穆斯林婦女甚至會學息拉迪諾語。在乾旱期間，伊斯蘭學者會求塞法迪拉比一起禱告。會說阿拉伯語的塞法迪瓦勒羅家族是耶路撒冷數一數二的銀行家，他們是許多家族的生意夥伴。諷刺的是，阿拉伯正教會基督徒最仇視猶太人，他們以傳統復活節歌曲來侮辱猶太人，並在他們接近聖墓教堂時動用私刑。

雖然貝德克爾提醒觀光客，「耶路撒冷沒有公共娛樂場所」，但耶路撒冷卻是充滿了音樂與舞蹈之城。當地人在咖啡廳與地下室酒吧聚會，抽水煙斗，玩西洋雙陸棋，觀賞摔角與肚皮舞。遇上婚禮與節日，民眾會手牽手圍起圈圈跳舞，歌手則唱著情歌，例如〈我的愛，妳的美麗傷害了我〉。阿拉伯情歌與塞法迪的安達魯西亞拉迪諾情歌彼此交替唱著。德爾維希在鼓與鐃鈸的助興下狂野地舞動身軀。在私宅裡，猶太人與阿拉伯人音樂家拿著各種樂器一起演奏，包括魯特琴、提琴、雙豎笛與定音鼓。這些樂器的樂音也經常迴盪在六大浴場裡，這些浴場可說是耶路撒冷生活的中心。來這裡洗浴的人（使用時間從凌晨兩點到中午）可以享受按摩，並且有人可以幫他們修剪八字鬍；女性則可以在此染髮與喝咖啡。耶路撒冷的新娘在唱歌打鼓的女性朋友帶領下來到浴場，用一種類似瀝青的糖漿去除全身的體毛。新婚之夜事實上是從浴場開始，新郎與夥伴們從新娘家裡把新娘接來，如果這是大家族聯姻的話，他們步行的時候會有僕人撐起華蓋，用火炬照明，而且後頭跟著鼓手與吹笛手，一路走到聖殿山。

這些大家族是耶路撒冷社會的頂層。第一位城市領袖來自達雅尼家族，一八六七年，二十五歲的尤蘇夫．哈立迪（Yusuf al-Diya al-Khalidi）成為耶路撒冷第一任市長，而後市長一職就只在幾個大家族之

間輪替──有六名侯賽尼家族、四名阿拉米家族、兩名哈立迪家族、三名達雅尼家族。哈立迪的母親來自侯賽尼家族，哈立迪幼年時曾離開耶路撒冷到馬爾他的新教學校念書。之後，他在伊斯坦堡的大宰相手下做事。他認為自己首先是耶路撒冷人（他稱耶路撒冷為「祖國」），而後是阿拉伯人（也就是大敘利亞地區的居民），最後才是鄂圖曼人。他是一名知識分子，是阿拉伯文學復興運動的明日之星，他們開設文學俱樂部、籌辦報社與出版社。 2 然而第一任市長發現，他除了要管理市政，還要打仗：總督要他率領四十名騎兵，前去鎮壓克拉克的紛爭，他或許是現代史上唯一一位率領騎兵遠征的市長。

耶路撒冷的大家族各有自己的旗幟，在耶路撒冷的節日中也各自扮演一定的角色。在聖火儀式上，十三個阿拉伯基督教家族舉起自家的旗幟遊行，但最熱鬧的慶典還是先知摩西的節日。來自巴勒斯坦各地的數千名民眾，他們或乘馬或步行，一同接受穆夫提（通常由侯賽尼家族出任）與鄂圖曼總督的歡迎。大家應和著鼓聲與鐃鈸聲，盡情地唱歌跳舞。蘇菲派德爾維希不斷繞著迴旋──「有些人生吞煤炭，有些人則用尖鐵穿過自己的臉頰」，耶路撒冷人還與那布魯斯人打起群架。有時猶太人與基督徒還會被興奮過頭的阿拉伯人毆打。當群眾聚集在聖殿山，此時禮炮齊鳴，騎在馬上的侯賽尼家族揮舞著旗幟，引領著騎士們朝耶利哥附近的拜巴爾神龕而去。達雅尼家族則揮舞著自家的紫色大衛墓旗。這些大家族各有自己的世襲領域──侯賽尼擁有聖殿山，哈立迪擁有法院，而他們都競逐市長的寶座──但他們仍搶奪著至高無上的權力，並且在伊斯坦堡政壇上玩著危險的政治遊戲。

巴爾幹的正教會斯拉夫人，他們在俄羅斯的支持下希望爭取獨立；另一方面，鄂圖曼帝國則努力救亡圖存。新任蘇丹阿布杜爾──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 II）為了展示力量，對保加利亞基督徒進行屠殺。在俄國的壓力下，阿布杜爾──哈米德同意立憲，並且舉辦國會大選：在耶路撒冷，侯賽尼家族支持舊專制政權，哈立迪家族則是新自由派人士。哈立迪市長被選為耶路撒冷代表，前往伊斯坦堡開會，然而立憲證明是一場騙局。阿布杜爾──哈米德取消了憲法，並開始宣揚新鄂圖曼民族主義，要求民眾以泛伊斯蘭的精神向哈里發效忠。這位聰明但略帶神經質

的蘇丹，他說話的聲音極小，而且有突然昏厥的毛病，他暗地裡命令卡菲亞（Khafiya，秘密警察）暗殺前任大宰相以及他的一名女奴。雖然阿布杜爾━哈米德享受著傳統特權（他的後宮有九百名侍妾），但他每天都生活在恐懼中，就連睡前也要檢查床底下有沒有窩藏刺客。此外，他本人是個技巧純熟的木匠，是福爾摩斯的忠實讀者，同時也是自己劇團裡的演員。

蘇丹的高壓政策也波及到耶路撒冷：尤蘇夫．哈立迪被逐出伊斯坦堡，而且被剝奪了市長職位，市長一職轉由烏瑪爾．侯賽尼（Umar al-Husseini）擔任。哈立迪失勢，侯賽尼便代之而起。在此同時，俄國也準備給鄂圖曼最後一擊。英國首相迪斯雷利則準備介入挽救鄂圖曼。

耶路撒冷的刺青：英國親王與俄國大公

他才剛買下蘇伊士運河，這筆四百萬英鎊的款項則是向萊恩尼爾．德．羅特希爾德借來的。「誰為你作保？」羅特希爾德問。

「英國政府。」迪斯雷利的秘書回答。

「那就這麼說定了。」在一八七八年的柏林會議上，迪斯雷利與歐洲各國代表要求俄國收回成命，並且強迫訂定了和解方案，英國因此得以占領賽普勒斯。迪斯雷利的表現獲得德國宰相俾斯麥公爵的讚揚，他指著迪斯雷利說道：「這個老猶太人確實有一套。」鄂圖曼人被迫放棄大部分歐洲基督徒居住的領土，而且被迫承認猶太人與少數族群的權利。一八八二年，英國接管埃及，儘管它名義上還是阿爾巴尼亞王朝的領土。英國派駐中東的兩名前哨代表在遊歷世界時順道訪問了耶路撒冷：英國的年輕王子━十八歲的艾伯特．維克多親王，又稱艾迪親王，未來的克雷倫斯公爵，以及他十六歲的弟弟喬治，未來的喬治五世。[3]

他們露營的地方是橄欖山，「與爸爸露營的地方一樣」，喬治親王寫道，他認為「這個地方很不錯」。有十一座奢華的帳篷，由九十五頭馱獸運抵，有六十名僕役服侍━這些全由旅行社的龍頭湯瑪斯．庫克提供。湯瑪斯．庫克是浸信會的牧師，於一八六九年開始從事觀光業，並且在萊斯特與拉夫堡兩地之間宣揚禁酒運動。現在，庫克與他的兒子們

—其中一個兒子負責陪伴兩位親王—開創出新的觀光事業，他們僱用僕人、警衛與口譯員，以保護旅客不受貝都因人與阿布．霍許氏族的侵襲，他們此時仍掌控著從雅法到耶路撒冷的道路，庫克因此必須賄賂他們，有時還吸收他們入夥。這位旅行社老闆準備了奢華的絲質帳篷，上面裝飾著異國紅綠相間的阿拉伯圖案，裡面除了餐廳，還有會客室，甚至還提供熱水與冷水。他們希望將東方的幻想傳達給富有的英國觀光客—讓他們宛如置身於《一千零一夜》的場景裡。

庫克的辦公室位於雅法門，這裡已成為耶路撒冷推動觀光事業的中心，其指標建築物是新大飯店，它就位於拔示巴池子的上方，也就是當初大衛王看見烏里亞的妻子洗浴之處，[4] 而約阿希姆．法斯特（Joachim Fast）的飯店則位於門外。一八九二年，鐵路終於鋪設到耶路撒冷，讓這座城市的觀光業更為發達。

照相業也隨著觀光業一起發展起來。令人意外的是，耶路撒冷的照相風潮竟與亞美尼亞宗主教加拉貝迪安（yessayi Grabedian）有關，他「或許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統治者」，曾在曼徹斯特攻讀藝術。他底下的兩名教士放棄了亞美尼亞僧侶的身分，在雅法路上開了一家照相館，專門提供觀光客一連串阿拉伯人穿著聖經服飾、擺出聖經姿勢的照片。最典型的例子是，一群滿臉鬍鬚、穿著羊皮衣的俄國農民聚精會神地看著「一名碧眼金髮的英國女性」照片，她穿著緋紅繡花的服飾，頭上戴著銅環，緊身束縛凸顯出豐滿的胸型，在大衛塔前擺出引人注目的姿態。這些俄國人既是驚恐，又是入迷。

不斷擴展的新城在建築上兼容了各種風格，因此今日耶路撒冷的住宅與市郊的建築看起來與中東固有的風格完全不同。新基督教建築在十九世紀末開始增多，包括二十七座法國修院，十座義大利修院與八座俄羅斯修院。[5] 英國與普魯士後來決定教區各自獨立，英國國教會建立了專屬的、看起來相當堅固的聖喬治主教座堂，這裡也就成了英國國教會主教的轄區。但在一八九二年，鄂圖曼人也大興土木：阿布杜爾．哈米德增建新的噴泉，設立了新門，使民眾能直接進入基督徒區。一九○一年，為了慶祝登基二十五週年，他在雅法門上蓋了一座鐘樓，看起來就像是郊區的英國火車站。

在此同時，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希臘人與德國人也開始在牆外的新城殖民。一八六九年，七個猶太家族在雅法門外建立了七區（Nahalat Shiva）；一八七四年，超正統派猶太人定居Mea Shearim，也就是現在的哈西德區。到了一八八○年，一萬七千名猶太人構成了當地的多數，而此時市郊也設了九個猶太社區，此外，阿拉伯家族也在大馬士革門北部的謝克雅拉（Sheikh Jarrah）建立自己的侯賽尼區與納哈希比區。[6] 這些家族的阿拉伯宅邸，天花板混合了土耳其與歐洲的裝飾風格。一名侯賽尼家族成員興建了一座東方之屋，入口門廳畫著花卉與幾何圖案，而另一位拉巴．艾芬迪．侯賽尼（Rabah Effendi Husseini）的宅邸裡設了帕夏廳，上面有高聳的圓頂，畫上藍色的天體，旁邊框飾著金色的葉狀圖案。東方之屋後來成為旅館，在一九九○年代成為巴勒斯坦當局的總部；至於拉巴．侯賽尼的宅邸則成為耶路撒冷最知名的美國家庭的房子。

美國的得勝者派：一直溫著耶穌的牛奶

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安娜．斯帕福德（Anna Spafford）與四個女兒搭乘哈夫勒城號（Ville de Havre）客輪橫渡大西洋時，與另一艘船相撞。船隻沉沒，安娜獲救，但她四個女兒全部溺死。當她獲救後醒來，得知女兒全都死了，她當場想投海自盡。安娜發了一封電報給丈夫何瑞修，芝加哥一名成功的律師，裡面心痛地寫著：「只有我一人獲救，我該怎麼辦？」此時斯帕福德家做了一個決定，他們放棄原本的生活，來到耶路撒冷。但一開始他們就遭遇了悲劇：他們的兒子死於猩紅熱，原本六名子女的家庭只剩下一個女兒貝爾莎。安娜認為上帝這麼安排必有祂的目的，但他們也對自己所屬長老教會的言論感到憤怒，教會認為他們的命運是神的懲罰。斯帕福德家於是決定自組一個彌賽亞教派，美國新聞在報導時稱他們為「得勝者派」（Overcomer），他們相信在耶路撒冷的善功，以及猶太人回歸以色列——加上改信之後——可以促成基督再臨。

一八八一年，得勝者派——此時有十三名成人與三名小孩，這些人成

為美國區的核心—移居大馬士革門內的一間大房子，直到一八九六年，瑞典福音派的農民加入他們的行列，而後他們開始需要更大的根據地。於是，他們租用了位於通往那布魯斯路上謝克雅拉區拉巴．侯賽尼的大宅院。何瑞修於一八八八年去世，但傳布基督再臨的得勝者派卻蒸蒸日上，他們讓許多猶太人改信，而且也將美國區擴展成慈善的福音團體。他們興建醫院、孤兒院、施粥所、店鋪、照相館與學校。然而，他們的成功卻招來長久在當地任職的美國總領事梅瑞爾（Selah Merill）的敵視。梅瑞爾是個反猶太人的麻州公理會教士、安多佛的教授與無能的考古學者。二十年來，梅瑞爾試圖摧毀這些殖民者，指控他們是江湖術士、反美國主義者、淫穢下流與拐騙孩子。他還揚言叫衛兵把他們抓起來，用鞭子抽他們一頓。

美國新聞報導說，這群殖民者每天都在橄欖山泡茶，等待基督再臨：「他們一直溫著牛奶，」《底特律新聞報》解釋，「等待天主降臨，而他們的騾子也上好鞍具，以防耶穌突然出現，有人說，他們將會長生不死。」得勝者派也參與了耶路撒冷的考古活動：一八八二年，他們與一名英國帝國主義英雄來往甚密，他是大英帝國擁抱聖經與寶劍的縮影。

在協助平定中國拳亂與治理蘇丹之後，查爾斯．「中國人」．戈登將軍移居施洗約翰的村落恩卡倫。但他還是來到城裡研讀聖經，並且在得勝者派原本的屋子頂樓瞭望風景。他在瞭望時發現正對面有一座看似骷髏頭的山丘，他相信那裡就是真正的各各他。心裡一有了這個念頭，戈登便全心地去探索他所謂的花園之墓，並且認定這裡才是耶穌受難的地點，而非過去新教徒咸信的聖墓教堂。[7] 在此同時，得勝者派也慷慨接納許多心靈脆弱的朝聖者，貝爾莎稱他們是「阿拉花園裡的單純之人」。貝爾莎在回憶錄裡寫道：「耶路撒冷吸引了各種宗教狂熱者，以及擁有各種幻覺的怪人。」有些美國人認為自己是「以利亞、施洗約翰或其他先知，因此耶路撒冷一直有自稱彌賽亞的人物在各處遊蕩」，其中一名以利亞還曾試圖用石頭砸死何瑞修；一個名叫提多的德州人自稱是世界的征服者，卻因為性騷擾女僕而被捕；然後有一名富有的荷蘭女伯爵設計了一間宅院，說是要收容《啟示錄》（7.4）裡的十四萬四千名

被救贖的靈魂。然而不是所有在耶路撒冷的美國基督徒都能接受猶太人。總領事梅瑞爾不僅憎恨得勝者派，也憎恨猶太人。他認為猶太人是驕傲、愛錢如命的「軟弱種族，他們不堪造就，既不能擔任軍人、殖民者，也不能成為一般的公民」。

美國區愉快的讚美詩吟唱聲與慈善行動，逐漸使他們成為所有教團與宗教的朋友，每個交遊廣闊的作家、朝聖者與顯貴來到耶路撒冷，首先拜訪的就是美國區。瑞典作家拉格蘿夫（Selma Lagerlöf）曾借住在斯帕福德家，她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耶路撒冷》使美國區聞名於世。一九○二年，尤斯提諾夫男爵（Baron Plato von Ustinov，他是名演員彼得．尤斯提諾夫的祖父）在雅法開了一家飯店，當他問起是否能讓他的客人住在美國區時，不知不覺地開啟了將美國區改造成飯店的可能。 8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末，當耶路撒冷逐漸被西方人改變之際，這座城市也受到俄國的支配。俄國境內的正教會農民與遭迫害的猶太人大量湧入耶路撒冷—他們同樣從敖德薩出發，而且搭的還是同一艘船。

1 哈西德派（Hasidim，希伯來文「虔誠」的意思）在耶路撒冷的人數日漸眾多。這些十七世紀神秘主義的繼承者，他們仍然穿著那個時代特有的黑色裝束。一七四○年代，烏克蘭一名信仰醫治者名叫以色列．本．艾里埃澤（Israel ben Eliezer），他後來改用巴爾．謝姆．托夫（Baal Shem Tov，意為擁有善名的主人）這個名字，並且組織起龐大的群眾運動，對既有的塔木德學問提出挑戰。他主張禮拜祈禱時應該陷入恍惚狂喜的狀態，唱歌、跳舞與進行神秘儀式，以便更接近上帝。他們的主要反對者是加翁（Vilna Gaon），他認為這全是民間迷信，並且重申傳統塔木德學問的重要。這兩派的衝突，有點類似神秘的蘇菲派與嚴厲的伊斯蘭保守派（如紹德瓦哈比派）之間的對立。

2 從一七六○年代開始，哈立迪家族已經設立了一所圖書館—收集五千部伊斯蘭書籍，有些可以上溯到十世紀，此外還有一千兩百多件手抄本。一八九九年，拉希德．哈立迪（Raghid Khalidi）將自己的藏書與尤蘇夫及親戚們的收藏結合起來，於次年開設了哈立迪圖書館，地點在西爾西拉街的馬木魯克巴拉卡汗的墳墓附近，這座圖書館至今尚存。

3 在威爾遜與康得這兩位巴勒斯坦探險基金會的上尉考古學家帶領下，兩位親王參加了塞法迪猶太人的逾越節晚宴，他們對於這場「愉快的家庭聚會」所表現的「平安詳和的景象感到印象深刻」。更讓他們興奮的是家族的刺青。「我也有刺青，」喬治親王說道，「與幫爸爸〔威爾斯親王〕刺青的師傅是同一個。」

4 庫克辦公室外面的招牌寫著：「湯瑪斯．庫克父子擁有巴勒斯坦陣容最龐大的口譯人員與騾

夫，有最好的蘭道馬車、各式馬車、營帳與鞍具！」新大飯店的建築可以看到羅馬時代的遺蹟：一部分的第二城牆，刻著第十軍團佩章的磚瓦，以及奧古斯都時代的總督署立的柱子，數十年來一直被當成街燈的基座。

5 德國建築師與考古學者席克是當時最多產的建築師，但他的建築物絕非鴿籠式的形式。他的住宅──塔伯宅（Thabor House），以及禮拜堂，都保有部分日耳曼、阿拉伯與希臘羅馬風格。

6 侯賽尼家族與其他家族，例如新興的納哈希比家族（Nashashibis）因為跟上了這波商業景氣，而變得更加富有；侯賽尼家族的某個成員為新鐵路提供枕木。一八五八年，鄂圖曼土地法讓許多古老的「瓦克夫」（譯註：waqf，將土地捐獻出來做為宗教用途，這類捐獻者稱瓦克夫）得以私有化，因此這些家族突然間成為富有的地主與商人。而輸家則是阿拉伯農民，他們現在只能任由不住當地的封建領主宰割。因此，最後一任哈米德總督勞夫．帕夏（Rauf Pasha）稱這些家族為「寄生蟲」。

7 由於蘇丹爆發馬迪（Mahdi）叛亂，戈登因此不得不提早離開耶路撒冷。他在重返蘇丹後，馬上遭到圍困，最後在喀土穆被殺，據說死前手中仍握著聖經。得勝者派不只挖掘了花園之墓：我們之前曾經提過，艾里亞胡這名猶太小孩，原本在猶太人佈道會影響下改信，後來又轉而改信得勝者派，他在西羅亞地道裡發現工人遺留下來的碑文。

8 一九○四年，美國區創立者的女兒貝爾莎．斯帕福德嫁給了同區的居民韋斯特（Frederick Vester），他們的子孫至今仍擁有飯店。

41　俄國人（西元一八八〇～一八九八年）

謝爾蓋大公與艾拉大公夫人

俄國農民──其中許多是婦女，經常以步行方式從自己的村莊一路往南走到敖德薩，然後啟程前往錫安。他們穿著「填了厚厚一層墊料的大衣與皮草內襯的外套，戴著羊皮帽」，婦女還會多帶「四到五件襯裙，並且用灰色的頭巾裹住自己的頭」。英國記者格拉罕（Stephen Graham）留著一臉鬍子，喬裝打扮成俄國農民，他寫道，這些農民隨身帶著他們的壽衣，以為「自己一旦去了耶路撒冷，人生的一切重擔將就此終結。因為前往耶路撒冷的農民，就某方面來說，他們在俄國的人生已經『死亡』──正如新教徒的所有關切完全以『生命』為中心一樣」。

他們塞在「陰暗而污穢的船艙」裡：「在一場風暴中，當船桅斷裂，農民像屍體一樣在艙裡翻滾著，或者如瘋子一樣緊緊抓著彼此，這裡的景況比任何想像的地獄還要惡劣，惡臭比火燄更來得令人難忍！」在耶路撒冷，俄國農民受到「俄國巴勒斯坦學會一名身材高大、穿著華麗制服（緋紅色與乳脂色的披風及騎馬用的燈籠褲）的蒙特內哥羅嚮導的接待，他帶領著這群農民走過耶路撒冷的街道」，街道兩旁全是「赤裸醜得無法形容的阿拉伯乞丐，他們號叫著乞討要錢」，最後他們抵達了俄羅斯區。俄國農民住在寬闊但擁擠的宿舍裡，「一天三便士」，在餐廳裡吃著甘藍菜湯與克瓦斯啤酒。由於到耶路撒冷的俄羅斯人實在很多，因此「阿拉伯男孩經常尾隨著用俄國話喊著：『俄羅斯人真棒！』」

在旅程中，流傳著這樣的謠言：「船上有一名神秘旅客。」當農民們抵達時，他們喊著：「榮耀歸於上帝！」他們說，「有個神秘朝聖者來到耶路撒冷」，並且宣稱他們在金門或希律城牆旁看見耶穌。格拉罕解釋：「他們會在基督聖墓教堂裡待上一晚，然後接受聖火，用自己的

皮帽熄滅聖火，最後他們會戴著這頂皮帽進棺材。」但農民們也驚訝於「耶路撒冷原來是富有觀光客追尋世俗逸樂之地」，尤其震撼的是「聖墓教堂原來是個巨大詭異而且污穢的廢墟，宛如死亡的發源地」。他們會安慰自己：「只要我們停止注視耶路撒冷，讓《福音書》觀照我們的內心，我們就能真的找到耶穌。」然而，農民心中的神聖俄羅斯也在改變。亞歷山大二世於一八六一年解放農奴，燃起了改革的期望，然而他卻無法滿足這份要求：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恐怖分子在國內暗殺他。在一場攻擊中，沙皇掏出身上的槍，朝著凶手開火。但在一八八一年，他終於在聖彼得堡遭到殺害，丟擲炸彈的激進分子炸斷了他的雙腿。

接下來很快就出現這樣的傳言，說是猶太人涉入了這場陰謀（恐怖分子集團中有一名猶太女子，然而其他人全不是猶太人），因此引發全俄各地對猶太人的血腥攻擊，其中看得見政府推波助瀾的影子。這些掠奪行為給予西方一個新的詞彙：pogrom，源自俄文gromit，摧毀的意思。新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滿臉鬍鬚、身材高大，他抱持著褊狹而保守的觀點，認為猶太人是「社會之癌」，猶太人遭誠實的正教會俄羅斯人迫害完全是罪有應得。他的一八八二年五月法實際上使得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1] 成為由秘密警察執行的國家政策。

亞歷山大三世相信，神聖俄羅斯的穩固取決於專制統治與正教會，而前往耶路撒冷朝聖可以鞏固正教會的地位。因此，他任命弟弟謝爾蓋．亞歷山大德羅維奇大公擔任帝國正教會巴勒斯坦學會會長，以「鞏固正教會在聖地的地位」。

一八八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謝爾蓋與二十三歲的妻子艾拉（維多利亞女王的美麗外孫女）在橄欖山為抹大拉的馬利亞教堂祝聖，這座教堂以白色石灰石建成，擁有七個金光閃閃的洋蔥狀圓頂。夫妻兩人對耶路撒冷充滿感動。艾拉向維多利亞女王提及此行時表示：「妳無法想像進入聖墓教堂時內心的震撼。在這裡，令人感受到一股強烈的欣喜，不禁讓我想起了外祖母。」出生於黑森──達姆史達特（Hesse-Darmstadt）大公國的艾拉，熱情擁抱她改信的正教會。「從幼弱的嬰孩時期，我們就被教導著要熱愛聖地，如今親眼得見，不禁讓人潸然淚下。」謝爾蓋與沙皇謹慎地監督教堂的設計，而艾拉則委託畫家完成抹大拉的肖像。

位於金門對面的教堂，美麗的俄式風格與光彩奪目的布置令人眩目，大公夫人有感而發地表示，她死後想葬在這裡──如此她才能在最後審判時首先復活。艾拉對維多利亞女王說：「來到天主為我們受難之處，宛如進入了夢境，我在這裡祈禱，內心受到充分的撫慰。」艾拉確實需要撫慰。

三十一歲的謝爾蓋，在軍中是個紀律嚴明的指揮官，在家裡則是個暴君。有傳言說他過著秘密的同性戀生活，完全違反了他恪守的專制主義與正教信仰。「他沒有足以彌補缺點的特質，頑固、傲慢與脾氣暴躁，而且志得意滿」，一名皇室成員說道。謝爾蓋與艾拉的婚姻使他成為歐洲皇室的中心人物，艾拉的妹妹亞歷珊德拉也即將嫁給未來的沙皇尼古拉二世。

在離開之前，謝爾蓋關心的重點──帝國、上帝與考古學──逐漸與他的新教堂聖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結合在一起，這座教堂就位於聖墓教堂旁邊。當他買下這塊珍貴的土地時，謝爾蓋與建築師發現這裡埋藏著哈德良神廟與君士坦丁巴西利卡的遺蹟，於是他在建造教堂時，便將這些考古發現與建築物融合在一起。在俄羅斯區，他委託建造了謝爾蓋宅，這是一棟奢華的旅館，有著新哥德風格的角塔，專供俄國貴族住宿。 [2]
謝爾蓋與艾拉的生活是一場悲劇；除了這些建築物與其吸引的數千名俄國朝聖者之外，謝爾蓋的明確貢獻是身為反猶太主義的官方支持者，他迫使俄國的猶太人遷徙到錫安聖地。

謝爾蓋大公：俄國猶太人與大屠殺

一八九一年，亞歷山大三世任命謝爾蓋為莫斯科總督。他立刻將兩萬名猶太人趕出莫斯科，在逾越節的第一天夜裡，他命令哥薩克人與警察將猶太人社區團團圍住。「我不相信我們未來不會因為此事而遭受審判」，艾拉寫道，但謝爾蓋「相信這都是為我們的安全著想。我不認為如此，我只感到羞愧。」[3]

六百萬俄國猶太人崇敬耶路撒冷，他們會對著家中的東牆禱告。然而大屠殺迫使他們選擇革命──許多人支持社會主義──或逃亡。因此引發

了大規模的出逃，第一次阿利亞（Aliyah），這個詞意謂著逃往更崇高的地方，也就是耶路撒冷的聖山。從一八八八年到一九一四年，有兩百萬猶太人離開俄羅斯，但百分之八十五不是前往應許之地，而是前往美國的黃金之地。儘管如此，仍有數千人前往耶路撒冷。到了一八九○年，俄國猶太移民開始改變耶路撒冷的風貌：四萬名耶路撒冷居民中，竟有兩萬五千名是猶太人。一八八二年，蘇丹禁止猶太人移入，一八八九年又下令猶太人不能在巴勒斯坦待超過三個月，但這些措施鮮少執行。阿拉伯家族在尤蘇夫．哈立迪領導下向伊斯坦堡請願，希望禁止猶太移民，但猶太人還是源源不斷地遷入。

自從聖經作者創造了他們的耶路撒冷敘事以來，這座城市的傳記就成了普世性的故事，她的命運總是遭受遙制──巴比倫、蘇薩、羅馬、麥加、伊斯坦堡、倫敦與聖彼得堡。一八九六年，一名奧地利記者出版一本書，它定義了二十世紀的耶路撒冷，這本書就叫做《猶太國》（The Jewish State）。

1 一八七九年，德國記者威廉．瑪爾（Wilhelm Marr）在他的作品《猶太教戰勝德意志精神》（*The Victory of Judaism over Germandom*）中，首次提出反猶太主義一詞，反映當時帶有仇恨性質的新種族觀點正逐漸取代舊宗教觀點。

2 謝爾蓋宅技術上來說仍由謝爾蓋擁有，俄國總統普丁於二○○五年訪問以色列時，曾讚美這棟宅邸，據說他曾感動落淚。二○○八年，以色列將這棟建築還給俄羅斯。

3 亞歷山大三世於一八九四年去世，繼位的是他無經驗、無能且運氣不佳的兒子尼古拉二世，他跟父親一樣相信專制主義。他喜歡而且信任「謝爾蓋叔叔」。身為莫斯科總督，謝爾蓋負責籌辦在莫斯科的加冕慶典，然而在過程中，有數千名參與慶祝的農民在混亂中彼此踩踏死亡。謝爾蓋勸他的姪子繼續這項慶典，並且規避責任。

第九部：錫安主義



喔，耶路撒冷：拿撒勒可愛的夢想者曾在這裡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然而此地所招致的卻只有怨恨。

——提奧多爾·赫茨爾，《日記》

耶和華憤怒的臉孔凝望著這處炎熱的岩石，此地以神聖爲名而進行的謀殺、強姦與掠奪，遠非其他地方所能比擬。

——庫斯特勒

如果土地也有靈魂，那麼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之地的靈魂。

——戴維·本—古里安，新聞訪談

對全人類而言，沒有任何城市比雅典與耶路撒冷來得重要。

——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六卷〈勝利與悲劇〉

當個耶路撒冷人並不容易。通往愉悅的路上總是滿布荊棘。偉大的人物進到城內也頓覺渺小。教宗、宗主教、國王全得脫下頭上的冠冕。因爲這是萬王之王的城市；世間的國王與領主沒有資格成爲它的主人。沒有任何凡人能擁有耶路撒冷。

——約翰·特里爾，〈我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季刊》

非猶太人擔此重任
便須承受以色列的恨，
因爲他無法讓
耶路撒冷再度得勝。

——拉德雅德·吉卜林，〈耶路撒冷的負擔〉

42　德皇威廉（西元一八九八～一九○五年）

赫茨爾

提奧多爾．赫茨爾（Theodor Herzl）是維也納的文學批評家，據說他的「相貌極為出眾，一對杏核眼，加上烏黑濃密的睫毛，散發著憂鬱氣質，側影宛如亞述帝國的皇帝」。他的婚姻生活並不幸福，育有三名子女，他是個徹底同化的猶太人，穿著翼領襯衫與大禮服：「他看起來不像猶太人」，也與猶太小鎮裡污穢、鬈髮的猶太人無關。他是一名受過訓練的律師，不會說希伯來語或意第緒語，他會在家裡立起耶誕樹，而且完全沒想過給兒子行割禮。然而俄國在一八八一年對猶太人進行的屠殺卻令他大為震驚。一八九五年，當維也納選出反猶太煽動者卡爾．魯格（Karl Lueger）擔任市長時，赫茨爾寫道：「猶太人普遍感到絕望。」同年，他前往巴黎採訪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一名無辜的猶太軍官被構陷為德國間諜。他發現在這個已經解放猶太人的國家裡，民眾居然在巴黎高喊「處死猶太人」。赫茨爾因此相信，同化不僅是失敗的，而且還引發更強烈的反猶太主義。他甚至預言，有一天德國會將反猶太主義合法化。

赫茨爾斷言，猶太人必須擁有自己的國家才可能得到安全。起初，兼具實用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傾向的赫茨爾，夢想建立一個德意志貴族共和國，一個由元老院統治的猶太威尼斯，由羅特希爾德家族成員擔任統領，赫茨爾自己則擔任議長。赫茨爾構想的國家是世俗的：高級教士「穿著華麗的祭袍」；騎兵穿著銀色的胸甲；猶太市民則在現代的耶路撒冷鬥蟋蟀與打網球。羅特希爾德家起初對於猶太國的構想感到懷疑，他們反對赫茨爾的提案，儘管如此，這些初具雛型的念頭不久就發展為成熟而可行的方案。一八九六年二月，赫茨爾在《猶太國》裡提到：「巴勒斯坦是我們永遠不會忘懷的歷史故鄉。馬加比家族將會再起。我們最終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像自由人一樣生活，可以在自己的故鄉安詳

地死去。」

錫安主義本身並不是什麼嶄新的觀念──這個詞在一八九○年就已經出現──但赫茨爾卻為這個古老情感注入了政治觀點與組織內容。猶太人習慣從自己與耶路撒冷的關係來審視自己的存在，這種特質可以上溯到大衛王時代，特別是巴比倫俘囚時期。猶太人朝著耶路撒冷禱告，每年逾越節祝禱彼此「來年在耶路撒冷相聚」，並且在婚禮時打碎一片玻璃，以及讓家中某個角落完全不做裝潢以紀念傾頹的聖殿。他們到耶路撒冷朝聖，希望死後葬在那裡，而且一有時間就在聖殿周圍的城牆禱告。即使猶太人在耶路撒冷遭受悲慘迫害，他們依然居住在當地，除非他們遭受死亡的禁令。

新興的歐洲民族主義，使猶太人這個超國界的世界主義民族遭受各個種族的敵視──然而在此同時，民族主義加上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自由，也激勵了猶太人。不僅波騰金公爵、拿破崙皇帝與美國總統亞當斯深信猶太人應回到耶路撒冷，連波蘭與義大利民族主義者，以及英美的基督教錫安主義者也這麼想。不過，錫安主義的先驅主要是正統的猶太教拉比，他們把回歸耶路撒冷與彌賽亞連繫在一起。一八三六年，普魯士的阿什肯那吉拉比卡利舍爾（Zvi Hirsch Kalischer）向羅特希爾德與蒙提費歐里家族尋求資金，援助建立猶太國，他日後完成一部作品《追尋錫安》（*Seeking Zion*）。在大馬士革「血誹謗」事件結束後，塞拉耶佛的塞法迪拉比阿爾切萊（Yehuda Hai Alelai）呼籲伊斯蘭世界的猶太人選出自己的領袖，買下巴勒斯坦的土地。一八六二年，馬克斯的同志摩西．赫斯（Moses Hess）在《羅馬與耶路撒冷：最後的民族問題》（*Rome and Jerusalem: The Last National Question*）中，預言民族主義將會導致反猶太的種族主義，他並且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社會主義猶太社會的構想。然而真正具決定性的，卻是俄國屠殺猶太人。

敖德薩醫師平斯克爾（Leo Pinsker）在作品《自力解放》（*Auto-Emancipation*）中寫道（與赫茨爾寫作時間大致相同）：「我們必須重建我們的國家。」他激勵俄國猶太人展開新的運動，組成「愛錫安者」，前往巴勒斯坦進行屯墾。即使這些人是世俗人士，年輕的信仰者魏茨曼解釋說：「但我們的猶太精神與錫安主義是可以彼此相通的。」

一八七八年，巴勒斯坦猶太人在沿海地區建立了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h，希望之門），不過此時就連羅特希爾德家族—在法國的艾德蒙男爵主持下—也開始出資讓俄國移民建立農業聚落，例如里雄勒錫安（Richon-le-Zion），先至錫安者，總計捐助了六百六十萬英鎊的鉅額捐款。與蒙提費歐里一樣，他企圖買下耶路撒冷城牆。一八八七年，穆夫提穆斯塔法．侯賽尼（Mustafa al-Husseini）同意這項交易，但這後這項交易卻未能實現。當羅特希爾德於一八九七年再次嘗試時，卻遭到侯賽尼．謝克．哈拉姆（Husseini Sheikh al-Haram）回絕。

一八八三年，早在赫茨爾的作品出版之前，第一波為數兩萬五千名的猶太移民抵達了巴勒斯坦—即第一次阿利亞。但耶路撒冷也在一八七○年代與一八八○年代分別吸引了波斯人與葉門人前來。這些移民傾向於集體聚居於一處，組成自己的社區：來自布哈拉（Bokhara）的猶太人，包括珠寶商穆薩耶夫家族（Moussaieff family），他們的祖先曾為成吉思汗處理鑽石，此時他們移居到耶路撒冷的布哈拉區。這裡被仔細地規畫為方格狀，區內的宅邸蓋得相當宏偉，而且採用新哥德與新文藝復興的建築樣式，有時還帶有一點摩爾人的風格，這是為了仿傚布哈拉猶太人中亞老家的城市樣貌而做的設計。 1

一八九七年八月，赫茨爾在巴塞爾（Basle）主持第一次錫安主義會議，之後他在日記裡誇耀說：「朕即國家。在巴塞爾，我建立了猶太國。如果我在今日大聲說出這種話，我將換來眾人的笑聲。或許五年後，甚至於五十年後，每個人才會知道我所言不假。」他們確實發現赫茨爾是來真的，而且只花了五年的時間。赫茨爾成為新類型的政治人物與政論家，利用新鋪設好的歐洲鐵路周遊列國，遊說君主、大臣與新聞大亨。他馬不停蹄地四處奔走，加重了他原有的心臟痼疾，嚴重的話，可能隨時奪走他的性命。

赫茨爾信仰錫安主義，但他的錫安主義並非由下而上、由移民建立起來，而是由上而下、由皇帝批准與財閥資助而成。羅特希爾德家族與蒙提費歐里家族起初鄙視錫安主義，但首屆錫安主義會議卻因法蘭西斯．蒙提費歐里爵士（Sir Francis Montefiore）的參與而增色不少。法蘭西斯是摩西的姪子，是一名「相當愚蠢的英國紳士」，他在「瑞士夏

天的高溫下仍帶著白手套，因為他想到自己可能要跟很多人握手」。儘管如此，赫茨爾仍需要一名有力人士來幫他向蘇丹說項。他認為他的猶太國家必須是德語系國家—因此他轉而從現代君主國中尋找學習的範本，而他的目標顯然是德國皇帝。

威廉二世計畫進行一趟東方之旅，除了會晤蘇丹，也準備到耶路撒冷為他父親獲贈的一塊土地上蓋的教堂進行獻堂儀式，這座教堂就緊鄰在聖墓教堂旁邊。不過威廉還有別的計畫：他對於自己與蘇丹的會談結果感到自豪，而且認為自己是一名前往聖地的新教朝聖者。最重要的是，他希望由德國來保護鄂圖曼人，提升他的新德國地位與削弱英國的影響力。

「我要去覲見德皇，告訴他，『讓我們的人民離開』，」赫茨爾說道，他決心以「這個偉大、強盛、道德、治理完善、組織井井有條的德國做為猶太國的模範。透過錫安主義，猶太人將會再度喜愛德國。」

威廉：我的帝國的寄生蟲

德皇威廉不可能支持猶太人建國。當他聽聞猶太人移居阿根廷時，他說：「要是我們也讓德國人移居那裡就好了。」而當他得知赫茨爾的錫安主義時，他寫道：「我很高興這些討厭的猶太人要搬去巴勒斯坦。希望他們越快越好！」雖然威廉定期與德國的猶太實業家聚會，而且也是猶太船主巴林（Albert　Ballin）的朋友，然而他打從心裡討厭猶太人，經常痛罵猶太資本主義是有毒的禍害。猶太人是「我的帝國的寄生蟲」，他認為猶太人正在「扭曲與腐化」德國。過了幾年，當威廉遭到罷黜之後，他提出以瓦斯來大規模滅絕猶太人的計畫。然而赫茨爾卻認為「這名反猶太人人士會成為我們最可靠的朋友」。

赫茨爾必須滲透到德皇的宮廷中。首先，他設法見到皇帝的叔叔，即深具影響力的巴登大公弗里德里希，大公對於尋找約櫃的計畫頗有興趣。他寫信給姪兒威廉，威廉於是要求歐伊倫堡伯爵菲力普向他報告錫安主義計畫。歐伊倫堡伯爵是德皇最好的朋友，也是派駐維也納的大使與政治智囊。伯爵深受赫茨爾計畫的吸引，相信德國可以利用錫安主義

來拓展自己的勢力範圍。德皇也認為「閃族的活力、創意與效率，要比腸枯思竭的基督徒更能找出有價值的目標」。威廉與當時絕大多數的統治階級一樣，相信猶太人擁有主導世界運轉的神秘力量：

親愛的上帝遠比我們清楚，猶太人殺死我們的救世主，因此祂懲罰了猶太人。但我們也不該忘記國際猶太資本擁有廣大且極為危險的力量，如果能讓希伯來人對我們感恩懷德，那麼對德國來說將是極為有利的事。

對赫茨爾來說，這也是好消息：「反猶太的呼聲在各地不斷高漲，猶太人在驚恐中不斷地尋找保護者。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會尋求蘇丹協助。」赫茨爾狂喜地叫道：「太好了，太好了。」

一八九八年十月十一日，德皇與皇后搭乘御用列車，隨員包括外交大臣、二十名廷臣、兩名醫生，以及八十名侍女、僕役與侍衛。為了讓全世界注意他這次旅行，威廉特別自己設計了一套白灰色的軍服，以及等身的十字軍風格白色罩紗。十月十三日，赫茨爾與四名錫安主義同志搭乘東方快車從維也納出發，隨身帶著需要的服裝，包括白色領帶與燕尾服，以及防暑帽、狩獵裝。

在伊斯坦堡，威廉終於接見了這位錫安主義者，他認為赫茨爾是個「理想主義者，有著貴族般的人品，聰明，與伶俐的雙眼」。德皇表示，他會支持赫茨爾，因為「已經有一些放高利貸的人蠢蠢欲動。如果這些人能移居到巴勒斯坦，將會更有用處。」但赫茨爾反對這樣的誹謗。德皇問赫茨爾，需要他向蘇丹要求些什麼。「一個在德國保護下的特許公司」，赫茨爾回答。德皇於是邀請赫茨爾在耶路撒冷與他見面。

赫茨爾感到印象深刻。這位霍亨索倫王室權力的化身，有著「像大海一樣湛藍的眼睛，細緻嚴肅的臉孔，坦率、和藹但卻大膽的態度」，但事實並非如此。威廉無疑相當聰明，也擁有充足的知識與精力，然而他卻容易不安與前後不一，有時嚴重到連歐伊倫堡伯爵都懷疑他是不是患有精神疾病。在剝奪了俾斯麥首相職位之後，威廉獨攬大權，但他沒

有能力提出一貫的政策。他的外交方針是一場災難；他寫給大臣的便箋慘不忍睹，大臣們為了不讓別人窺見，只好將這些文件鎖進保險箱裡；他在公開演說屢屢發出驚人之語，例如他鼓動軍隊對德國工人開槍，或者要像屠殺匈人一樣地對付敵人，這些話讓聽者感到困窘不已。 [2] 早在一八九八年，威廉已經被人認為是半個丑角，半個戰爭販子。

儘管如此，威廉還是將赫茨爾的提案轉告阿布杜爾—哈米德。蘇丹馬上就拒絕了，他對女兒說：「猶太人大可把他們的錢省下來。當我的帝國分裂時，或許他們可以不花一文錢得到巴勒斯坦。但他們得先把我的屍體大卸八塊才行。」在此同時，對伊斯蘭的活力感到讚嘆的威廉，也對赫茨爾失去了興趣。

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三點，德皇騎著白馬，從雅法門旁一個特別鑿開的缺口進入耶路撒冷。

德皇與赫茨爾：最後的十字軍與最初的錫安主義者

德皇誇示著他的白色軍服，等身的金絲罩紗從頭盔尖端的金鷹垂了下來，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在他身旁護衛、戴著鋼盔、身形高大的普魯士輕騎兵隊，他們手持十字軍風格的旗幟，還有蘇丹長矛輕騎兵，身穿紅色背心、藍色馬褲，頭上纏著綠色頭巾，手中持著長矛。皇后穿著有圖案的絲質衣裳，戴著飾帶與草帽，乘坐馬車跟在皇帝後面，身旁坐著兩名侍女。

赫茨爾從擠滿德國軍官的飯店裡看著皇帝的行列。皇帝認為耶路撒冷是個絕佳的舞臺，可以用來宣揚他新打造的帝國，然而不是每個人都吃他這一套。俄國皇太后就認為德皇的做法「荒謬得令人作嘔！」德皇是第一位任命官方照相師在國是訪問時進行拍攝的國家領袖。十字軍的軍服與大批照相師顯示了歐伊倫堡伯爵曾經說過德皇的「兩種全然不同的特質—具有騎士風格，令人想起中世紀的黃金時代，以及現代的風格。」

《紐約時報》報導說，群眾「穿上假日的服裝，城市居民纏著白頭巾，華麗條紋上衣，土耳其軍官的妻子穿著美麗絲質的米拉耶

（milayes），富裕的農民穿著火紅飄逸的長袍，至於貝都因人則騎在駿馬上，「穿著簡陋的紅靴，上衣圍著一條皮腰帶，佩戴著一大堆小型武器」，頭上纏著阿拉伯頭巾。謝克手持長矛，矛尖上綁了一團鴕鳥羽毛。

在猶太凱旋門，年過九旬、滿臉鬍鬚的塞法迪大拉比，身穿土耳其長袍，頭纏藍頭巾，而另一名阿什肯那吉拉比則向威廉獻上《摩西五經》複本。而威廉也受到耶路撒冷市長雅辛．哈立迪（Yasin al-Khalidi）的歡迎，後者披著莊嚴的紫披風，纏著金色滾邊的頭巾。威廉在大衛塔下馬，他與皇后從這裡走進城內，為了預防無政府主義者行刺（最近曾發生奧地利的伊莉莎白皇后遇刺事件），於是淨空了民眾。宗主教穿上最華麗的服飾，戴上象徵教會權力的配件，引導威廉走進聖墓教堂。當德皇循耶穌昔日的腳步前行時，他的內心「澎湃不已」。

當赫茨爾等待德皇的召喚，並且探索耶路撒冷這座城市時，皇帝將他自己「特別用心」設計建造的羅曼式塔樓獻給救主教堂（Church of Redeemer）。當威廉造訪聖殿山時，他的考古熱忱使他詢問穆夫提是否能在此地進行挖掘，後者客氣地拒絕他。

十一月二日，赫茨爾終於得到皇帝召喚—這五名錫安主義者異常緊張，其中一人甚至提議服用鎮靜劑。他們穿著適當的服裝、白領帶、燕尾服與禮帽，來到大馬士革門北方的德皇營地。這是奢華的湯瑪斯．庫克（Thomas Cook）村，擁有兩百三十個營帳，用一百二十輛馬車運送，一千三百匹馬駄運，一百名馬伕照管，動用六百名駕駛，十二名廚子與六十名侍者，四周則有鄂圖曼士兵保護。觀光大亨約翰．庫克說，這是「自十字軍以來，前來耶路撒冷的人數最龐大的一次。我們幾乎蒐羅了這附近所有的馬匹、馬車與糧食。」英國畫報《笨拙》（*Punch*）嘲笑威廉是「庫克的十字軍」。

赫茨爾看到皇帝穿著「灰色殖民地軍服，戴有罩紗的頭盔，褐色手套，手上拿著馬鞭（這真是夠奇怪的了）」。這名錫安主義者趨前，「停下腳步，然後鞠躬。威廉殷勤地伸出手來」，然後對他說：「這片土地需要水源與遮蔭。這裡充滿了機會。你的想法是可行的。」當赫茨爾解釋供應飲用水雖然可行、但非常昂貴時，皇帝回答：「關於這一

點，你們有的是錢，你們比我們都要來得富有。」赫茨爾提議建設一個現代的耶路撒冷，但皇帝卻終止了這場談話，而且「不置可否」。

諷刺的是，德皇與赫茨爾都不喜歡耶路撒冷：「一處陰鬱不毛的石頭堆，」威廉寫道，「猶太人聚居的現代市郊讓這一切顯得更為糟糕。這六萬名猶太人，油膩而污穢、阿諛而卑鄙、不事生產，只想著占鄰居便宜—他們是一群夏洛克。（譯註：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中的放貸者。）」[3] 威廉寫信給沙皇尼古拉二世，提到現在的他比過去更厭惡基督徒「徒務外表的裝飾」—「離開聖城時，我覺得自己在穆斯林面前抬不起頭來」。赫茨爾跟德皇的想法幾乎一樣：「日後當我回想起來，喔，耶路撒冷，我將不會感到喜悅。在臭氣薰天的巷弄裡，陳腐沉澱了兩千年的不人性、不寬容與卑鄙無恥。」他認為，西牆到處都是「骯髒、可悲、無孔不入的乞丐」。

赫茨爾夢想著，「如果耶路撒冷成為我們的城市，我會清除一切不神聖的事物，拆毀所有藏污納垢的事物」，保存舊城做為遺跡，就像盧爾德或麥加一樣。「我會興建讓空氣不再惡臭的污水道，我要在聖地周圍建造全新的城市。」赫茨爾後來又認為，耶路撒冷應該讓所有人共享：「我們不應該讓耶路撒冷成為某個國家的領土，它不屬於任何人所有，卻又屬於所有人所有，聖地應該由所有信徒共有。」

德皇離開耶路撒冷前往大馬士革，並且在當地宣稱自己是伊斯蘭的保護者，打算為薩拉丁修建一座新墳。此時，赫茨爾則是從三名身穿土耳其長袍的健壯猶太挑夫看到未來：「如果我們能讓三十萬名跟他們一樣的猶太人來此地定居，整個以色列就是我們的。」

然而耶路撒冷已經是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聚居地：在四萬五千三百名居民中，有兩萬八千名是猶太人，這個數字令阿拉伯領導人感到憂心。「誰能與猶太人爭奪巴勒斯坦的權利呢？」老尤蘇夫．哈立迪於一八九九年對他的朋友法國大拉比撒督．卡恩（Zadok Kahn）說。「上帝知道，歷史上它的確是你們的國家」，但「現實的殘酷力量」使「巴勒斯坦現在屬於鄂圖曼帝國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這裡住的不只是以色列人。」這封信已然預示了巴勒斯坦建國的觀念—哈立迪是耶路撒冷人、阿拉伯人、鄂圖曼人，而最終是世界的公民—而且提出了否認猶太人對

錫安的主張的必要，他已經看出猶太人的回歸，古老而具正當性，將與同樣古老而具正當性的阿拉伯人起衝突。

一九○三年四月，在沙皇內政大臣維雅切斯拉夫．馮．普勒維（Viacheslav von Plehve）的支持下，在基希內夫（Kishinev）對猶太人進行了無節制的屠殺，這項行動擴展到整個俄國。 4 赫茨爾在驚慌之下前往聖彼得堡與極端反猶太主義者普勒維協商，然而在無從連繫德皇與蘇丹之下，他只能在聖地外尋找猶太人臨時的棲身之地。

赫茨爾需要新的支持者：他提議在賽普勒斯或西奈的阿里什（屬於英屬埃及的一部分）建立猶太國家，這兩個地方都接近巴勒斯坦。一九○三年，第一任羅特希爾德勳爵那提（Natty）終於傾向於錫安主義，他引薦赫茨爾與殖民地大臣約瑟夫．張伯倫見面，張伯倫排除了賽普勒斯的可能性，但同意考慮阿里什。赫茨爾委任一名律師草擬猶太人定居的特許章程。這名律師是四十歲的自由黨政治人物勞合．喬治，他將做出自薩拉丁以來，影響耶路撒命運最大的決定。令赫茨爾失望的是，這項請求被回絕了。張伯倫與首相貝爾福（Arthur Balfour）提出另一個地區—他們提供烏干達或肯亞的一部分做為猶太人立國之地。沒有選擇的赫茨爾只好暫時應允。

儘管赫茨爾未能成功說服任何皇帝與蘇丹，但他的錫安主義卻激勵了俄羅斯境內受迫害的猶太人，特別是普翁斯克（Płońsk）一個富裕律師家庭的男孩。十一歲的戴維．格林（David Grün）認為赫茨爾是彌賽亞，他能領導猶太人回到以色列。

1 耶路撒冷所謂的「波蘭猶太人」，主要是來自俄羅斯帝國的哈西德派，但其中有些教團是錫安主義的反對者，他們認為擅自以人力來決定上帝再臨與審判日的時間，是一種褻瀆的行為。

2 威廉難以預測的行為令他的隨員提心吊膽。他早期怪誕的性生活，包括戴著套子以及沉溺於施虐被虐的遊戲，這些全都被掩蓋下來。一名廷臣，中年的普魯士將領，因為只穿著芭蕾短裙與羽毛圍巾在德皇面前跳舞而心臟病發死亡，另一名廷臣為了娛樂他，裝扮成搖尾乞憐的貴賓犬，「他穿著緊身衣，在狗尾巴下方的肛門位置，剪了個明顯開口」。他的朋友歐伊倫堡伯爵因性醜聞而毀於一旦，他的秘密同性戀生活遭到揭露。然而在談到別人的道德時，威廉卻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他從此再也沒跟歐伊倫堡伯爵說過話。

3 德皇崇尚巨大的條頓風格，改變了現代耶路撒冷的天際線。他的奧古斯塔．維多利亞旅客招待所──一座中世紀日耳曼堡壘，其貌不揚的塔樓極為高聳，從遠處的約旦即可瞧見──與他位於錫安山的天主教長眠教堂（Catholic Dormition Church），外表以沃姆斯主教座堂（Worms Cathedraql）為範本，裡面則以阿亨（Aach）的查理曼禮拜堂為仿傚對象，兩者擁有的「巨大塔樓比較適合於萊茵河谷」。

4 就在這段時期，此時人正在巴黎的沙皇秘密警察首長及保衛部部長拉奇科夫斯基（Piotr Rachkovsky）下令偽造一部作品，宣稱是一八九七年赫茨爾在巴塞爾會議上的秘密紀錄：《錫安長老議定書》（*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改編自（絕大部分是完全引用）一八六四年法國諷刺拿破崙三世的小說，與一八六八年戈德舍（Hermann Goedsche）的反猶太小說。《議定書》是個荒謬卻又可怕的計畫，提到猶太人要滲透到政府、教會與媒體中，煽動戰爭與革命，以創造一個由大衛專制君主統治的世界帝國。《議定書》出版於一九○三年，用意是為了引發俄國內部的反猶太主義，使人相信沙皇已經受到猶太革命分子的威脅。

43　耶路撒冷的烏德琴手（西元一九○五～一九一四年）

戴維．格林成為戴維．本—古里安

格林的父親是錫安主義運動的先驅愛錫安者的地方領袖，而且是個熱情的希伯來主義者，正因如此，格林從小就接觸希伯來文。與許多錫安主義者一樣，當格林得知赫茨爾接受烏干達方案時，心中大感震驚。在第六次錫安主義會議中，赫茨爾試圖推銷他所謂的烏干達主義，但唯一的成果卻是造成錫安主義運動的分裂。赫茨爾的對手，英國劇作家贊威爾——他創造了「熔爐」一詞來形容美洲移民的同化——退出錫安主義會議，另起爐灶成立猶太領土主義組織（Jewish Territorialist Organization），並且追求一種唐吉訶德式的非巴勒斯坦錫安。奧地利富豪希爾施男爵（Baron Maurice de Hirsch）資助阿根廷的猶太人殖民地，而紐約金融家席夫（Jacob Schiff）則推動加爾維斯頓計畫（Galveston Plan），讓俄國猶太人在德州建立孤星錫安（Lone Star Zion）。較多人支持阿里什，因為此地接近巴勒斯坦，而錫安主義如果沒有錫安，還有什麼意義呢？儘管如此，這些計畫都未獲得發展，[1] 而赫茨爾也因為長年奔走而累倒，不久便撒手人寰，享年四十四歲。赫茨爾成功建立了錫安主義，而且使其成為猶太人擺脫困境的一項方案，特別是俄國猶太人。

年輕的格林對於英雄赫茨爾的死表示哀悼，儘管如此，「我們認為對抗烏干達主義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移居以色列」。一九○五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遭遇一場險些讓他丟了皇位的革命。許多革命分子是猶太人——其中最知名的是托洛斯基（Leon Trotsky）□□但他們實際上是國際主義者，對於種族與宗教嗤之以鼻。儘管如此，尼古拉覺得偽造的反猶太文件《錫安長老議定書》似乎即將實現：「預言何其準確！」他寫道，「一九○五年確實被猶太長老們支配了。」尼古拉被迫接受憲法，但之後他試圖恢復受損的專制統治，於是他鼓勵民族主義式的復仇——又稱黑

色百人隊（Black Hundreds）□□因而造成反猶太屠殺。

這場屠殺激勵格林──此時他已成為社會主義政黨錫安工人黨（Poalei Zion）的黨員──從敖德薩登上朝聖船前往聖地。這名來自普翁斯克的男孩是典型的第二次阿利亞，與第一次阿利亞相比，這波往更崇高地方的遷徙帶有更濃厚的世俗性，其中許多人是社會主義者，他們把耶路撒冷視為中世紀迷信的巢穴。一九○九年，這些移民在鄰近古代港口雅法的沙丘上建立了特拉維夫；一九一一年，他們在特拉維夫北部創設新的集體農場，即第一個基布茨（kibbutz）。

格林抵達後的一段時間都未曾造訪耶路撒冷；相反地，他一直在加利利的田野工作，直到一九一○年代中期，二十四歲的他才搬到耶路撒冷為一份錫安主義報紙寫稿。矮小、瘦弱、鬈髮，以及總是穿著俄式工作服來強調自己的社會主義屬性，格林取了筆名本─古里安（Ben-Gurion），這是借用自西門．巴爾．科克巴底下軍官的名字。舊襯衫與新名字，呈現出這位即將興起的錫安主義領袖的兩面性。

本─古里安與大多數錫安主義同志一樣，他們相信要創建社會主義猶太國家，不需使用暴力，也不需要支配或取代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是兩個民族可以和平共存。他深信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工人階級可以彼此合作。畢竟，鄂圖曼的賽達與大馬士革省與耶路撒冷小區（巴勒斯坦當時的名稱）都是極度貧困的窮鄉僻壤，在這片區域裡稀疏散布著六十萬阿拉伯人。這裡還有許多空間可以開墾，錫安主義者希望阿拉伯人能與猶太移民分享經濟利益。然而這兩個民族之間鮮少混居，而且錫安主義者也沒有想到，阿拉伯人並不想得到猶太人屯墾的利益。

在耶路撒冷，本─古里安租了一間沒有窗戶的地下室，但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舊城的阿拉伯咖啡館裡，聆聽留聲機播放著最新的阿拉伯歌曲。在此同時，一名基督徒阿拉伯男孩，他是耶路撒冷人，此時已很懂得美麗與愉悅之物，他也在同一家咖啡館聆聽同一首樂曲，並且試著用自己的烏德琴跟著彈奏。

烏德琴手：瓦希夫．賈瓦利葉

瓦希夫．賈瓦利葉（Wasif Jawhariyyeh）從小開始學習烏德琴，很快地，他成為鎮上最好的烏德琴手，並以此為生：音樂給了他接觸三教九流的機會。生於一八九七年，瓦希夫是人們敬重的希臘正教徒鎮議員之子，他們家與耶路撒冷大家族相善。然而瓦希夫傾心於藝術，因此未成為地方上有權勢的人物。他一開始在理髮店擔任學徒，但不久就違背父母的意思，成為一名音樂家。瓦希夫見過不少事，也看過各色各樣的人，從耶路撒冷的顯貴與鄂圖曼的帕夏，到埃及的歌手、抽大麻的音樂家與淫穢的猶太女子，這些經驗或許對他有益，但也不能說沒有壞處。總之，他從七歲就開始寫日記，這部作品後來成為耶路撒冷的文學傑作。 2

當瓦希夫開始寫日記時，他的父親仍騎著白色驢子上班，但他已經看到第一輛不用馬拉的交通工具，那是美國區居民行駛在雅法路上的福特汽車；過去向來過著沒有電的生活，此時瓦希夫很快就喜歡上了到俄國區觀賞新電影（「入場費在門口支付一鄂圖曼比什里克〔bishlik〕」）。

瓦希夫陶醉於這種混合的文化氛圍裡。他是基督徒，在英國聖喬治公立學校念書，研讀《古蘭經》，而且喜歡在聖殿山野餐。由於把塞法迪猶太人視為「猶太人，阿拉伯人之子」，瓦希夫會在猶太人普珥日盛裝打扮，參加一年一度在義人西門墓舉辦的猶太野餐，他會在烏德琴與鈴鼓伴奏下唱著安達魯西亞歌曲。在蒙提費歐里區的一名猶太裁縫家裡，瓦希夫甚至為阿什肯那吉合唱團彈奏猶太版本的著名阿拉伯曲子。

一九○八年，耶路撒冷慶祝青年土耳其人革命推翻暴君阿布杜爾──哈米德與他的秘密警察。青年土耳其人──統一與進步委員會──恢復一八七六年憲法，而且召開國會選舉。地方商人阿爾伯特．安特比（Albert Antebi）在興奮之下──喜歡他的人稱他是猶太帕夏，不喜歡他的人稱他是小希律──在雅法門朝著慶祝群眾丟了數百個麵包。孩子們在街上玩起青年土耳其人政變的扮演遊戲。

阿拉伯人相信最後他們可以從鄂圖曼專制統治中解放。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不確定他們想把王國建立在哪兒，阿拉伯半島與大敘利亞都是考慮的範圍，但黎巴嫩作家那吉布．阿祖里（Najib Azouri）在此

之前，已經提到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的期望都同時在醞釀之中，而注定將發生衝突。耶路撒冷推舉顯貴烏斯曼．侯賽尼（Uthman al-Husseini）與尤蘇夫．哈立迪的姪子魯西（Ruhi）擔任國會議員，魯西是一名作家、政治人物與見多識廣之人。在伊斯坦堡，魯西．哈立迪當上副議長，他利用自己的職位反對錫安主義與猶太人購地案。

耶路撒冷的大家族越來越富有，也越來越顯赫。他們的男孩跟瓦希夫一樣，就讀於英國聖喬治學校，女孩則就讀於侯賽尼女子學校。現在，女性不僅穿著阿拉伯服飾，也接受西式服裝。英國學校將足球引進耶路撒冷，每個星期六下午在沙漠門外場地踢球。侯賽尼家族的男孩對比賽尤其熱中──有些人還戴著塔布什帽踢球。在大戰爆發前，瓦希夫仍是個學童，但他已經過著波希米亞式的雙重生活。他彈奏他的烏德琴，充當可信任的調停者與宴會舉辦者，他甚至可能幫大家族媒合一些見不得光的事，並且住在城牆外謝克雅法區的新住宅裡。這些顯貴總會租一間小公寓（odah或garçonnière），做為玩牌或金屋藏嬌之用，而他們通常會讓瓦希夫保有他們的備用鑰匙。瓦希夫的金主，市長的兒子侯賽因．艾芬迪．侯賽尼（Hussein Effendi al-Husseini），將他最美麗情婦波瑟芬妮（Persephone）包養在雅法路旁的一棟小公寓裡。波瑟芬妮是一名希臘阿爾巴尼亞裔女裁縫師，深具事業心的她在這裡買賣牛隻，並且販售自己製作富有療效的百里香油。波瑟芬妮喜愛唱歌，她總是找來年輕的瓦希夫在一旁彈琴，好讓她盡情歌唱。當侯賽尼於一九○九年當上市長時，他馬上就將波瑟芬妮嫁出去。

顯貴的情婦傳統上都是猶太人、亞美尼亞人或希臘人，但現在數千名俄羅斯朝聖者成了耶路撒冷享樂主義者取得女子的豐沛來源。瓦希夫記錄他為未來的市長拉希布．那夏希比（Ragheb al-Nashashibi）與伊斯瑪儀．侯賽尼（Ismail al-Husseini）安排了一場秘密宴會，裡面全是「俄羅斯女子」。就在此時，一名前來耶路撒冷朝聖的俄國人，少見地抱怨自己的同胞在耶路撒冷墮落賣淫的駭人面貌。一九一一年三月，這名奢侈淫亂的僧侶抵達耶路撒冷，他是俄國沙皇與皇后的精神導師，也為他們帶來心靈的安適，他們患有血友病的兒子阿雷克塞（Alexei）只有他能醫治。

拉斯普廷：俄國的修女們當心了

「我無法描述這股快樂的感受，當你的靈魂歡快地唱著『願上帝讓死者復活』時，再多的筆墨都無法形容」，拉斯普廷（Grigory Rasputin）寫道。這名四十四歲的西伯利亞農民在偶然機緣中，搖身一變成了巡迴各地的聖人。一九○三年，他以不知名的朝聖者身分來到耶路撒冷，他還記得從敖德薩搭船前來時的艱苦，「一群人像牛群擠在獸欄裡一樣，船上至少塞滿了七百人」。但沒沒無聞的拉斯普廷在結束耶路撒冷之旅以後，就一躍成為當世的紅人。到了這次朝聖，稱拉斯普廷為「我的朋友」的尼古拉二世，資助他來到耶路撒冷，順便讓他遠離聖彼得堡，躲避眾人對這名神聖罪人的批評，例如他嫖妓、公然裸露與在餐廳便溺。現在，拉斯普廷置身於耶路撒冷正教會宗主教的豪宅裡，他行事闊綽，但也認為自己與一般的朝聖者無異，他表達了對復活節來臨「難以言喻的喜悅」：「一切就跟過去一樣──你看到人們穿著聖經時代的衣服，外套與奇異的服飾一如舊約。我不禁感動落淚。」此外，耶路撒冷有的是醇酒美人，而拉斯普廷可是箇中好手。

到了一九一一年，超過一萬名俄國人，其中絕大部分是桀驁不馴的農民，前來耶路撒冷慶祝復活節，他們住在俄國區不斷擴充的旅舍裡，在謝爾蓋大公的抹大拉的馬利亞教堂，以及位於聖墓教堂旁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教堂禱告。[3] 這些民眾的表現使人們對俄國充滿惡感：在早期，俄國駐耶路撒冷的領事已經批評諾莫夫主教（Bishop Cyril Naumov）是個「酒鬼與丑角，他整天與阿拉伯的喜劇演員及女人為伍」。至於俄國的朝聖者，「很多人在耶路撒冷的生活方式完全與聖地格格不入，也與他們朝聖的目的不符，他們完全沉溺在各種誘惑中」。

隨著俄國朝聖者人數不斷上升，朝聖者經常發生鬥毆與喝酒鬧事的事件，情勢似乎越來越難控制，而拉斯普廷也顯露出他對天主教徒與亞美尼亞人的厭惡，穆斯林更是他痛恨的對象。一八九三年，一名富有的朝聖者的俄籍保鑣，因為有一名天主教徒在聖墓教堂裡要求他讓路，他便持槍殺害了教堂看守人與其餘三人。「酒到處都買得到，而且價錢便

宜，絕大多數是雅典修女釀製的」，拉斯普廷解釋。更糟的是雜交的問題：如我們所見，俄國朝聖者很輕易就被媒介到耶路撒冷顯貴的宴會裡，有的就成了這些人包養的小妾。拉斯普廷相當認真地提出警告：

修女不應該去耶路撒冷！許多人賴以為生的方式根本與聖城無關。毋需多說，凡是到過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年輕的弟兄與姊妹做了多少錯事！對女孩來說尤其艱難，她們被迫待得更久，而誘惑無所不在，敵人〔天主教徒？穆斯林？〕在旁邊虎視眈眈。許多人成了小妾或娼妓。你會聽到她們對你說，「我們有乾爹供養」，而且她們還會將你列在她們索求的名單上！ 4

娛樂的提供是雙向的。英國記者格拉罕跟著農民朝聖者進城，當時拉斯普廷應該也在耶路撒冷，他提到，「儘管法律禁止，但阿拉伯婦女還是在聖週（Holy Week）期間潛入旅店裡，向農民兜售琴酒與白蘭地。耶路撒冷開始充斥著朝聖者與觀光客，此外也不乏江湖術士、表演者、小販、蒙特內哥羅警察、騎馬的土耳其憲兵、騎驢的朝聖者以及搭乘馬車的朝聖者」，英國人與美國人，但「真正掌控聖城的是俄羅斯人、亞美尼亞人、保加利亞人與基督徒阿拉伯人」。

俄國小販向遊客兜售。菲力普，「一名身材高大的農民，他的肩膀寬闊，但身形肥胖，他有著一頭深色髒污的頭髮，任由臉上的鬍鬚胡亂生長，他未經修剪的八字鬍垂掛下來，隱約可見他暗沉的厚唇」，這種模樣的人到處可見—「向僧侶拉生意的皮條客，向教會店主兜售物品，走私貨物，從事不道德的買賣，販售宗教物品」—許多俄國人（心滿意足地）死在耶路撒冷。在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宣傳者也在雜亂的人群中宣傳他們的革命理念與無神論，企圖影響俄國農民。

在格拉罕參與的那個聖枝主日，土耳其士兵攆開朝聖者，「群眾在正教徒阿拉伯人狂熱的嘶吼聲中從聖墓教堂蜂擁而出」，但他們突然遭受「一群戴著紅帽的土耳其人與纏著頭巾的穆斯林攻擊，他們大聲咆哮，沿路追打信眾，並且朝拿橄欖枝的人撲過去，整個人像著魔了一

樣，把橄欖枝折成數段，然後自顧自地走開。一名美國女孩不斷拿著手上的柯達相機拍照。基督徒阿拉伯人誓言復仇。」之後，俄羅斯人在金門等待「偉大征服者」的再臨。但真正的高潮依然是聖火儀式：當火燄出現時，「欣喜的東方人把滑輪上點燃的燭火擁入自己的胸懷，他們喜極而泣，陷入狂喜。他們開心地唱著歌，彷彿受到某種不尋常藥物的影響」，他們「高聲尖叫：上帝垂憐！」但跟往年一樣，這樣的儀式「少不了自相踩踏的場面」，最後都要靠著皮鞭與槍托才能制止。

當晚，格拉罕記錄他的同伴──跟孩子一樣地興奮、狂熱、全身顫抖──在袋子裡裝進了滿滿的耶路撒冷泥土、約旦河的水、棕櫚枝、裹屍布、立體鏡，然後「每個人彼此再度親吻祝福！」

這一晚大家都在擁抱親吻；我也大概知道了真誠的嘴唇與糾結的鬍鬚是什麼感覺。喧囂的節慶就從這一天開始。大量的葡萄酒、白蘭地與亞力酒（茴香酒），相信絕大多數的英國人無法拒絕。這種醉酒跳舞的場景，想必耶穌一定感到非常陌生！

那一年，復活節剛好與逾越節及先知摩西的節日同一天。當拉斯普廷留意正教徒修女的道德是否有虧時，瓦希夫則是反過來不斷引誘這些修女，這時一名英國貴族引發了暴亂，此事也成了世界各報章雜誌的頭條焦點。

蒙提．帕克上尉與約櫃

蒙提．帕克（Monty Parker）是一名二十九歲的貴族，留著濃密的八字鬍，以及跟愛德華七世一樣的尖鬍子，他的嗜好昂貴，但收入微薄；他是個生性投機卻又輕信的惡棍，總是在尋找輕鬆賺錢的方法──或至少不斷在尋找幫他支付奢侈品的貴人。一九○八年，這名格雷斯頓最後一任政府大臣與伊頓公學校友之子，同時也是莫里伯爵、波耳戰爭退伍軍人前擲彈兵衛隊軍官的弟弟，遇上了一名芬蘭的神職人員，後者說

服他，只要兩人聯手，必能在耶路撒冷尋得世界史上價值連城的財寶。

這名芬蘭人是尤維里烏斯博士（Dr Valter Juvelius），他是老師、詩人與降神師，喜歡穿著聖經袍服與解讀聖經密碼。在瑞典巫師進行的降神會鼓勵下，尤維里烏斯研究了好幾年《以西結書》，他相信自己已經發現他所謂的「以西結密碼」。從密碼可以看出，在西元前五八六年，當尼布甲尼撒即將毀滅耶路撒冷時，猶太人把尤維里烏斯所稱的「聖殿檔案」（也就是約櫃）藏在聖殿山南方的地道裡。尤維里烏斯需要一個行動力強的人幫他籌募資金以進行挖掘。關於這點，誰會比這位沒落但精力充沛，在愛德華時代的倫敦擁有大量人脈的英國貴族更合適呢？

尤維里烏斯讓帕克觀看自己未公開的計畫書，他對於自己看到的一切感到興奮：

現在，我相信我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通往聖殿檔案的入口就是阿克爾達瑪，而聖殿檔案長久以來一直原封不動埋藏在那裡。要將檔案從藏身兩千五百年的地方移出似乎不是件難事。密碼的存在證明至今還沒有人發現聖殿檔案。

帕克對於這個怪人的主張深信不疑，儘管他的說法聽起來並不會比《達文西密碼》的情節更合理。在連德皇都參加降神會，以及許多人都相信猶太陰謀的時代裡，尤維里烏斯不難找到信仰者。某個專家寫信給他：「猶太人是帶點神秘的種族」—他們理所當然會把約櫃藏起來。

帕克把尤維里烏斯的芬蘭文作品翻譯成英文，然後裝訂成精美的小冊子。接著他把此事轉告給他那一幫狐群狗黨，也就是一些聲名狼藉的欠債貴族與到處行騙的軍人，[5] 有這麼一個撈錢的大好機會：說真的，這筆財寶真的值兩億美元嗎？帕克是個能言善道的推銷員，他很快就拉攏了數量遠超過他所能應付的投資人。英國、俄國與瑞典貴族紛紛出資，還有富有的美國人，例如馬博羅公爵夫人康絲埃洛．范德比爾特（Consuelo Vanderbilt）。帕克組織起來的財團必須要能進入聖殿山與

大衛城才行，他相信「只要使上一點小錢」就能做到！一九○九年春，帕克、尤維李烏斯與他們的瑞典保鑣兼圍事霍芬斯塔爾上尉（Captain Hoffenstahl）參觀耶路撒冷遺跡，然後搭船到伊斯坦堡，帕克以財寶的五成加上預付現金來籠絡大臣，打算從大宰相開始，從上到下買通整個新青年土耳其人政權，同時讓財政大臣貝伊（Djavid Bey）與「倫敦特夫俱樂部的帕克閣下」簽約。

鄂圖曼政府要求帕克僱用一名人稱馬卡薩達先生（Mr Macasadar）的亞美尼亞人，由他來排解一切困難，並且排了兩名官員前去監督挖掘工作。一九○九年八月，霍芬斯塔爾上尉取得尤維里烏斯的「密碼」之後，便前往耶路撒冷與帕克及朋友會合，他們把總部設在橄欖山的德皇奧古斯塔．維多利亞堡壘上，並且住宿於法斯特飯店，耶路撒冷最好的旅館。帕克與朋友看起來就像一群結婚前夕準備徹夜瘋狂的男子，他們吃了一頓「愉快的晚餐」，然後用橘子充當靶子玩起了射擊遊戲。「某天早晨，我們聽到不尋常的噪音，」美國區的貝爾莎．斯帕福德回憶說，「我們看見那幾個有身分地位的考古學家正在模仿趕驢的男孩，他們跟著驢子跑，然後學驢叫，這通常是英國人僱用的趕驢男孩在做的事。」帕克一幫人買通了耶路撒冷的重要人物，也賄賂了總督阿茲梅．帕夏（Azmey Pasha），他們僱用大批工人、嚮導、女僕與保鑣，然後開始在俄斐勒山進行挖掘。這是追尋古老耶路撒冷的考古支點，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早在一八六七年，沃倫就已經在此進行挖掘。往後美國考古學家布里斯（Frederick Bliss）與迪奇（Archibald Dickie）在此發現了更多地道，他們認為這就是大衛王耶路撒冷的遺址。帕克受到尤維里烏斯遙遠的精神指引，以及探險隊另一名成員，會讀心術的愛爾蘭人李的引導，即使一無所獲，帕克依然相信尤維里烏斯是對的。

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在艾德蒙．德．羅特希爾德男爵的授意下（他自己也在進行挖掘約櫃的工作），宣稱帕克的行為侵犯了猶太人的聖地。穆斯林也感到焦慮，但鄂圖曼人要求穆斯林不要插手這件事。為了化解眾人的疑慮，帕克僱用了聖經考古學校的學者文森神父（Père Vincent）前來監督挖掘—但他們確實因此挖掘到更多證據，證明該地是非常早期的聚落。文森神父完全不知道帕克進行挖掘的真正目的。

一九○九年年底，大雨耽擱了帕克的挖掘，但一九一○年他搭乘威爾遜的遊艇睡蓮號回到雅法，然後又繼續進行挖掘。阿拉伯工人罷工了好幾次。當法院威脅要支持阿拉伯人時，帕克與朋友們決定，只有擺出英國軍隊的陣仗才能嚇唬當地人：他們決定「穿著一整套軍服」與市長（烏德琴手瓦希夫的金主）對抗。德夫上尉穿上英國御林軍騎兵隊的制服，頭盔、胸甲與白色臂鎧，帕克穿上緋紅色外套與熊皮帽，佛利少校回憶說，他們這些「主要演員，確實架勢十足」！

當罷工群眾解散後，這場鬧劇遊行以勝利之姿朝舊城走去，佛利說，這支隊伍由「土耳其的長矛輕騎兵領頭，然後是市長與指揮官，一些聖人，然後是德夫、帕克、我、威爾遜、馬卡薩達，最後則是土耳其憲兵」。突然間，德夫的騾子發了瘋似地朝市集狂奔，上尉一直掛在騾背上，到最後才被摔進店鋪裡，整個人被花生埋住，朋友看到他這麼一副窘樣，不由得哈哈大笑。「一名老猶太人，」佛利說，「還以為世界末日到了，一邊哭，一邊叨念著意第緒語。」

這種虛張聲勢（或者應該說是用錢買通）的做法暫時有用。帕克謹慎地寄了一份秘密報告回去給財團，他以成員的名字為報告取了ＦＪＭＰＷ的代號，報告中提到了賄賂金額。他第一次造訪時花了一千九百英鎊。等到第一年結束，總共花了三千四百英鎊。到了一九一○年他必須返回時，他的報告顯示「支付給耶路撒冷官員的金額達到五千六百六十七英鎊」。市長侯賽因．侯賽尼每個月拿一百英鎊。這些巨額的賄賂對耶路撒冷的顯貴來說是一項福音，但帕克知道青年土耳其人政府正處於變動時期，而耶路撒冷又是個敏感的地方，他在報告裡指出：「必須極其小心，哪怕是一丁點錯誤都不能犯，否則將對後續工作造成極大的困難！」然而即便如此，恐怕連帕克也沒有真的明白自己面對的風險有多大。當帕克於一九一一年春繼續進行挖掘時，他支付了更多的金錢，而此時的他開始心急：他決定在聖殿山進行挖掘，於是他賄賂世襲的聖地守護人謝克卡里爾．安薩里（Sheikh Khalil al-Ansari）與他的弟弟。

帕克一行人穿上阿拉伯人的裝束，默不作聲地潛入聖殿山，並在圓頂清真寺附近的步道開挖，打算挖出清真寺底下的秘密地道。然而，四月十七日晚間，一名穆斯林守衛在擁擠的屋內睡不著覺，打算在聖地外

面宿營，結果驚訝地發現英國人正在挖掘，於是他跑上大街，大聲喊著有喬裝的基督徒正在挖掘圓頂清真寺。

穆夫提停住整個摩西朝聖隊伍，並且抨擊這個邪惡的鄂圖曼與英國陰謀。暴民在摩西朝聖者的吶喊助威下，趕去護衛聖地。帕克上尉與他的朋友騎馬逃到雅法。群眾罕見地結合了穆斯林與猶太人，他們同仇敵愾，想對謝克卡里爾與馬卡薩達施以私刑，但鄂圖曼守軍及時介入將他們兩人逮捕。這兩個人與帕克的警衛都被囚禁在貝魯特。在雅法，帕克即時上了睡蓮號。但當地警察懷疑他可能攜有約櫃，於是搜索他的身上與行李，但一無所獲。帕克知道自己非逃走不可──於是他裝出一副英國紳士的樣子，打開船上的照明，哄騙鄂圖曼憲兵他打算在船上「宴請雅法當地的官員」，然後趁他們不注意，馬上駕船逃離。

回到耶路撒冷，當傳言帕克偷了所羅門王冠、約櫃與穆罕默德的寶劍時，群眾鼓譟地表示要殺死總督與屠殺所有的英國人。總督為了保命而藏匿起來。到了四月十九日早上，倫敦《泰晤士報》報導「耶路撒冷全城陷入動盪。店鋪關門，農民四處奔逃，謠言滿天飛」。基督徒聽說「穆罕默德的摩西朝聖者」打算「殺死所有的基督徒」，因此終日魂不守舍。在此同時，穆斯林則是聽說有「八千名俄羅斯朝聖者」全副武裝要屠殺穆罕默德的信徒，因此陷入恐慌。而幾乎所有人都相信「所羅門的寶物」已經「被運到帕克上尉的遊艇上」。

歐洲人門戶深鎖，足不出戶。「耶路撒冷人的憤怒達到極點」，貝爾莎．斯帕福德回憶說：「因此每一條街都要有人站哨以防有事發生。」到了摩西節日的最後一天，聖殿山上有一萬名耶路撒冷人，這群民眾「突然自相衝撞踩踏」。隨後引發了恐慌，農婦與朝聖者紛紛從舊城奔逃離開，他們一邊跑向城門，一邊喊著：「大屠殺！」家家戶戶都準備了武器，閂牢了門窗。「帕克醜聞，」斯帕福德說，「是我們待在耶路撒冷這麼長一段時間以來引發的最大一起反基督徒屠殺事件。」《紐約時報》報導說：「除了財寶之外，連所羅門的遺物也不翼而飛。英國人在歐瑪爾清真寺底下進行挖掘之後，就跟著遊艇一起消失：據說他們挖到了國王的王冠。土耳其政府已派了高級官員到耶路撒冷進行調查！」

對於事態的嚴重性渾然不知的帕克於秋天駕船返回雅法，但有人勸他不要上岸，「以免引來更多的麻煩」。帕克告知財團，他要到貝魯特探視犯人。他打算繼續進行計畫：「前往耶路撒冷，向新聞媒體做出說明，然後與當地重要人物見面，尋求一定的諒解。等到事情平息之後，請總督寫信給大宰相，說明現在已經很安全了，請讓我們回來繼續挖掘！」此事在耶路撒冷完全沒有平息的跡象，但帕克仍持續嘗試到一九一四年為止。 6

倫敦與伊斯坦堡在外交上因此出現了小爭執，耶路撒冷總督遭到撤職。帕克的夥伴遭到起訴，但最後無罪釋放（因為沒有任何東西失竊），花了大量的金錢，但什麼財寶也沒挖到，「帕克醜聞」也為五十年來的歐洲考古與帝國主義劃下句點。

1 至少出現過三十四個猶太人移民計畫，地點分布在阿拉斯加州、安哥拉、利比亞、伊拉克與南美洲。二次大戰期間移居阿拉斯加的計畫被謝彭（Michael Chabon）的驚悚小說《消逝的六芒星》（*The Yiddish Policeman's Union*）諷刺了一番。政治人物從邱吉爾、小羅斯福，到希特勒、史達林，追求的是另一套計畫：在一九四一年攻擊蘇聯之前，希特勒計畫把猶太人驅逐到馬達加斯加的死亡殖民地。一九三○與一九四○年代，邱吉爾研議在利比亞建立猶太國，但到一九四五年，他的殖民地大臣莫恩勳爵（Lord Moyne）建議將東普魯士交給猶太人。我們將會看到，史達林確實建立了猶太人的家園，而且在一九四○年代稱之為猶太克里米亞。

2 諷刺的是，西方人反覆閱讀膚淺的歐洲遊客回憶錄，但這部傑出的耶路撒冷編年史作品，涵蓋四十年時間直到以色列建國之後，至今卻只有阿拉伯文的版本。

3 謝爾蓋在耶路撒冷大舉擴張俄國的勢力，不過他早已長眠地下。一九○五年，他終於辭去莫斯科總督一職，卻在克里姆林宮被恐怖分子炸成碎片。他的妻子艾拉衝了出去，在地上爬行著撿拾丈夫的屍體，不過只剩下沒有手臂的驅體與零碎的頭骨與下顎。她在行刑前曾到獄中去見凶手。之後，艾拉繼承謝爾蓋的巴勒斯坦學會主席的職位，不過實際督導的是尼古拉二世自己。艾拉與她的妹妹亞歷珊德拉皇后，為了拉斯普廷權力的擴大而起爭執。悲慘的是，她將返回耶路撒冷（見五七一頁註⑥）。

4 拉斯普廷回到俄國之後，繼續在皇室家庭裡擔任重要角色。他在一九一五年大戰期間出版了他的作品《我的思索與反省：簡述聖地之行》，當時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拉斯普廷的勸說下，親率大軍出征，留下亞歷珊德拉主掌國政—此舉招致災難性的後果。拉斯普廷不識字，這本書讀起來像是口授之作，據說由皇后本人進行校對。這本書是為了幫他塑造一個受人尊敬的朝聖者形象，以挽救正處於權力高峰的他所招致的怨恨，然而為時已晚；不久，拉斯普廷就遭到暗殺。

5 帕克的朋友有威爾遜上尉（Captain Clarence Wilson）、佛利少校（Major Foley），他們曾經

參與德蘭士瓦（Transvaal）的詹姆森攻擊行動（Jameson Raid），杜德利伯爵的第三子沃德（Cyril Ward）、費夫公爵（Duke of Fife）的表親德夫上尉（Captain Robin Duff），以及傑西伯爵（Earl of Jersey）的表親維里耶上尉（Captain Hyde Villiers），還有斯堪地那維亞的蘭格爾伯爵（Count Herman Wrangel）與某個名叫范伯格（van Bourg）的神秘主義者，這位范伯格還因為認為約櫃可能位於亞拉臘山（Mount Ararat）而非耶路撒冷，觸怒了大家。

6 帕克的故事是首次在這裡完整陳述，我根據的不只是他的信件與報告，還有尤維里烏斯的預言。一直到了一九二一年，帕克在耶路撒冷的代理人仍控告他支付未繳的費用。至於帕克則在大戰期間躲在他的總部裡而未被徵召參與壕溝戰，他終身未婚，但擁有許多情婦，他於一九五一年繼承了莫里伯爵這個爵位與一棟豪宅。他自豪地對家人說，他打算把繼承的所有金錢全花掉。即使到了晚年，他在家族裡的名聲仍是「害群之馬，丟人現眼，招搖撞騙的傢伙」。他一直活到一九六二年，但他從未提起耶路撒冷，而報紙上也未登出他的訃聞──直到一九七五年，帕克的律師發現一份歸還給第六代莫里伯爵的檔案。許多年來，這份文件一直塵封著，但伯爵與他的弟弟尼格爾．帕克（Nigel Parker）非常慷慨地讓我檢視。尤維里烏斯後來在維堡（Vyborg）擔任圖書館員，曾經將這個故事寫成小說，然後於一九二二年因癌症過世。這則故事在耶路撒冷並未留下什麼影響，但在俄斐勒的地道中，現在已成為朗尼．萊希挖掘巨大迦南塔樓的地點，其中有個小洞穴裡面放著廢棄的桶子，最早擁有它的主人就是帕克。

44　世界大戰（西元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

傑馬爾．帕夏：耶路撒冷的暴君

帕克的冒險事業揭露了青年土耳其人在耶路撒冷的統治實況：他們並不會比前任政府更不貪汙腐敗與無能，我們可以毫不過分地說，他們的統治其實讓阿拉伯人產生自治的願望。一份民族主義報紙《巴勒斯坦》（ *Filastin* ）在雅法成立，正是這種新意識的展現。但不久情勢逐漸明朗，青年土耳其人只是徒具民主外觀，骨子裡仍是無情而不公開的組織。他們是土耳其民族主義者，不僅堅定地壓制阿拉伯人的期望，甚至也禁止教授阿拉伯文。阿拉伯民族主義者開始成立秘密俱樂部，計畫爭取獨立，就連侯賽尼與其他家族也加入他們的行列。在此同時，錫安主義領袖鼓勵新移民建立「猶太城鎮，特別是在耶路撒冷，它是整個民族的表率」，而且猶太人也在斯科普斯山買了土地，準備成立希伯來大學。這引發了大家族的戒心──就連侯賽尼家族與其他大地主如黎巴嫩的塞爾索克家族（Sursocks）也悶不吭聲地賣地給錫安主義者。

魯西．哈立迪是說法語的知識分子，現居伊斯坦堡國會副議長一職，他是鄂圖曼自由派人士，而非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然而他仔細研究錫安主義，甚至寫了一本討論錫安主義的作品，他認為錫安主義是個威脅。在國會中，他試圖禁止猶太人購買巴勒斯坦土地。耶路撒冷大家族的首富是拉希布．那夏希比，這位紈褲子弟也進了國會，他承諾：「我將盡全力消除錫安主義可能帶來的危險。」《巴勒斯坦》社論表示：「如果這個情況持續下去，錫安主義者會主導我們的國家。」[1]

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三十一歲的青年土耳其人軍官伊斯瑪儀．恩維爾（Ismail Enver）□□他曾參與一九○八年革命，並且在利比亞與義大利人作戰時立下戰功──突然衝進鄂圖曼中央政府部門，射殺戰爭大臣，並且奪取權力。他與另外兩名同志塔拉特（Mehmet Talaat）與傑馬爾（Ahmet Jemal）共同組成三帕夏三頭政權。恩維爾在第二次

巴爾幹戰爭中贏得小勝，這使他深信自己是土耳其的拿破崙，他終將恢復帝國往日的榮光。一九一四年，恩維爾成為鄂圖曼強人與戰爭大臣，甚至娶了蘇丹的姪女為妻。三帕夏相信，唯有讓整個帝國土耳其化才能避免國家的腐化。他們的計畫為日後的法西斯主義與大屠殺鋪路，從而造成了野蠻暴行、種族主義與戰爭。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塞爾維亞恐怖分子刺殺奧國王儲斐迪南大公，各個大國在又驚又疑之中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恩維爾．帕夏急欲加入戰局，他極力促成對德同盟以取得必要的軍事與財政援助。德皇威廉對於東方之旅記憶猶新，因此支持對土同盟。恩維爾自命為副總司令，以蘇丹為傀儡領袖，下令以剛從德國取得的戰艦砲轟俄國港口，以此做為鄂圖曼參戰的序曲。

十一月十一日，蘇丹穆罕默德五世．拉希德向英國、法國與俄國宣戰──而在耶路撒冷，聖戰也在阿克薩清真寺昭告開啟。起初，民眾對戰爭充滿了熱情。當鄂圖曼駐巴勒斯坦軍司令官，來自巴伐利亞的將軍弗里德里希．克雷斯．馮．克雷森史坦男爵抵達時，耶路撒冷的猶太人熱烈歡迎他的部隊。德國人從英國人手中接手了保護猶太人的責任。在此同時，耶路撒冷則等待著新主子的到來。

十一月十八日，烏德琴手瓦希夫．賈瓦利葉只有十七歲，他看到三帕夏之一，海軍大臣傑馬爾驅車來到耶路撒冷，成為大敘利亞實際的獨裁者與鄂圖曼第四軍團最高司令官。傑馬爾把總部設在橄欖山上的奧古斯塔．維多利亞堡壘。十二月二十日，一名年老的謝克搭乘華麗的馬車抵達大馬士革門，他從麥加取來先知穆罕默德的綠旗。他進城時造成「無法形容的騷動」，「井然有序的士兵尾隨在旗幟之後，浩浩蕩蕩地經過舊城」，沿路圍觀民眾紛紛對他們灑上玫瑰水。耶路撒冷居民全跟在他的後頭「唱著真主至大，這是我見過最美麗的遊行行列」，瓦希夫．賈瓦利葉寫道。在圓頂清真寺外，傑馬爾宣布進行聖戰。「歡欣的氣氛瀰漫全市」，克雷斯．馮．克雷森史坦同意這點──直到年老的麥加謝克突然在耶誕節前夕死去，對鄂圖曼聖戰構成令人困窘的惡兆。

四十五歲的傑馬爾，矮胖且蓄鬍，他身旁一直有駱駝兵保護，他的統治手段帶著殘酷與偏執，卻又充滿魅力、智慧與令人不寒而慄的滑

稽。講究美食享受，同時又對「浮誇的派頭」與美麗的猶太女子缺乏抵抗力，傑馬爾對於自己的偉大與愚蠢心知肚明。他一方面在耶路撒冷進行恐怖統治，另一方面則喜愛玩牌、在猶大山地賽馬、喝香檳，以及與朋友西班牙領事巴洛巴爾伯爵（Count Antonio de Ballobar）一起抽雪茄。巴洛巴爾是年近三十的優雅貴族，他形容傑馬爾行事污穢，但本性不壞。貝爾莎．斯帕福德認為傑馬爾是個「令人恐懼的怪人」，但他也「擁有另一面的性格」，具有一定的魅力，同時也有仁慈的時候。有一回，在沒人看到的情況下，他將一枚鑲著鑽石的獎章給了一個小女孩，她的父母在帶她返家時才發現了這件東西。他底下的德國軍官帕本（Franz von Papen）認為他是「極聰明的東方專制者」。

傑馬爾在自己的封地幾乎擁有獨立的統治權：「這名擁有無窮影響力的男人」享受著權力的滋味，他曾愉快地問道：「法律是什麼？法律就是我制定與廢除的東西！」三帕夏都有充分的理由懷疑阿拉伯人的忠誠。阿拉伯人的文化正在復興，民族主義的渴望也與日俱增，他們因此極為厭惡土耳其的沙文主義。然而，阿拉伯人構成鄂圖曼人口的四成，鄂圖曼軍隊裡有很多阿拉伯人。傑馬爾的任務是鞏固鄂圖曼對阿拉伯省份的控制，並且壓制任何阿拉伯（或錫安主義）的騷動，先以威脅性的語氣示好，如果沒用才赤裸裸地進行威嚇。

傑馬爾抵達聖城後不久，他把可能抱持民族主義信念的阿拉伯代表找來。他仔細端詳這些人，只見他們臉色越來越蒼白。最後，他問道：「你們知道你們犯的罪有多重嗎？」他不等他們回答：「閉嘴！你們知道懲罰是什麼嗎？處死！處死！」他看著這群人全身顫抖，然後靜靜地說道：「但我願意大發慈悲，只判你們跟家人流放到安那托利亞。」當這群恐懼的阿拉伯人魚貫而出，傑馬爾轉身笑著對他的副官說：「他們現在還能做什麼？我們用這種方法就把事情擺平了。」當他需要建設新道路時，他告訴工程師：「如果這條路沒能在期限內完成，我會在目前鋪好的最後一塊石頭旁處決你！」他曾驕傲地嘆氣說：「因為我的緣故，到處都可以聽到嘆息聲。」

當傑馬爾召集軍隊（主要由德國軍官指揮）準備進攻英屬埃及時，他發現敘利亞各地似乎蠢蠢欲動，而耶路撒冷則成了「間諜的巢穴」。

傑馬爾的政策很簡單：「對巴勒斯坦使用流放；對敘利亞使用恐怖統治；對漢志（Hejaz）使用軍隊。」在耶路撒冷，他的做法是找來「宗主教、貴族與謝克讓他們排成一排，然後絞死顯貴與代表」。當他的秘密警察追捕叛徒之時，傑馬爾則是將任何涉嫌煽動民族主義之人予以流放。他強行徵收基督教的土地，例如聖安娜教堂，當他準備攻擊埃及時，也著手驅逐基督教的神職人員。

帕夏讓他的兩萬士兵先在耶路撒冷全城行進，然後再讓他們開赴前線。傑馬爾誇言道：「我們要不是在蘇伊士運河對岸會合，就是在天堂相聚！」然而，巴洛巴爾侯爵看見一名鄂圖曼士兵推著一輛偷來的牛奶手推車，裡面裝著軍隊需要的飲水，顯然，這並不是一支足以令人膽寒的軍隊。另一方面，傑馬爾則是攜帶「華麗的營帳、立式衣帽架與衣櫥」。一九一五年二月一日，傑馬爾因為士兵唱著「我們的紅旗在開羅飄揚」而大受振奮，他以一萬兩千名士兵進攻運河，卻輕易遭到擊退。他宣稱這只是試探性的攻擊，但夏日的攻勢依然遭遇敗績。軍事失敗、西方的封鎖與傑馬爾日漸嚴苛的打壓，讓耶路撒冷因絕望轉而一味享樂。不久，殺戮開始。

恐怖與死亡：屠夫傑馬爾

傑馬爾抵達後一個月，瓦希夫．賈瓦利葉看見雅法門外的樹上吊著一具穿著白色披風的阿拉伯人屍體。一九一五年三月三十日，帕夏在大馬士革門以「英國間諜」的罪名絞死兩名阿拉伯士兵，然後又處死加薩的穆夫提父子，他們在雅法門被絞死時，圍觀的群眾紛紛以默哀來表示敬意。絞刑選在聚禮日在大馬士革與雅法門進行，為的是盡可能讓群眾看到。很快地，幾個城門似乎掛滿了擺盪的屍體，傑馬爾特別下令讓這些屍體掛久一點。有一回，瓦希夫還被殘酷的無能所驚嚇：

> 行刑的過程並未經過科學的研究或醫學上的評估，因此受刑人依然活著，承受極大的痛苦，我們只能看著，什麼也不能做。一名軍官命令

士兵爬到受刑人身上，希望讓他快點斷氣，結果只是讓受刑人的眼睛爆了出來。這是傑馬爾．帕夏的惡行。每次回想這幅景象，我的心就嘶吼著。

一九一五年八月，在破獲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陰謀之後，「我決定，」傑馬爾寫道，「以無情的行動來對付這些叛徒。」他在貝魯特附近絞死了十五名有身分地位的阿拉伯人（包括一名來自耶路撒冷的那夏希比家族成員），然後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又在大馬士革與貝魯特絞死了二十一人，為他贏得屠夫的稱號。他跟西班牙人巴洛巴爾開玩笑說，搞不好他也會把巴洛巴爾絞死。

傑馬爾也懷疑錫安主義者叛國。然而戴著塔布什帽的本–古里安為鄂圖曼人招募猶太士兵。傑馬爾還沒完全放棄使用自己僅剩的一點人望：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他召開兩次獨特的會議，與會者有侯賽尼家族與錫安主義領袖，包括本–古里安，傑馬爾希望雙方團結起來在鄂圖曼人領導下保護故土。然而之後傑馬爾卻流放了五百名異邦猶太人，逮捕錫安主義領袖，並且禁止他們使用任何象徵。流放在德國與奧國報紙引發一連串報導與不滿，傑馬爾則是找來錫安主義者，警告他們不許輕舉妄動：「你們可以選擇。我已經準備好要像流放亞美尼亞人那樣流放你們。如果你們要搞破壞，只有死路一條。如果你們想有別的路走，那麼維也納與柏林的報紙必須閉嘴！」之後，他又大聲叫囂：「我不信任你們的忠誠。如果你們心中沒有任何陰謀詭計，為什麼要來這個窮山惡水之地跟這群仇視你們的阿拉伯人住在一起。我們認為錫安主義者都應該絞死，只不過我已經厭倦了。但我們還是可以把你們流放到土耳其各地。」[2]

本–古里安遭到放逐，於是他把希望寄託在協約國身上。阿拉伯人被徵召從軍；猶太人與基督徒則被迫進入勞動營負責造橋鋪路，許多人因饑餓與曝曬而死。此外還有疾病與蚊蟲的侵擾。「蝗蟲厚得跟雲一樣」，瓦希夫一邊回憶，一邊嘲弄傑馬爾解決瘟疫的方式竟是「命令超過十二歲的人都要撿拾三公斤的蝗蟲卵」，這只會造成荒謬的蝗蟲卵交易。

瓦希夫「看到饑荒蔓延到全巴勒斯坦」，此外還有「斑疹傷寒、瘧疾，許多人因此死亡」。到了一九一八年，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口因瘟疫、饑餓與放逐而減少了兩萬人。然而瓦希夫的歌聲，他的烏德琴聲以及他湊集美麗賓客在野外聚會的本領，則受到大家的器重。

耶路撒冷中的戰爭與性：瓦希夫．賈瓦利葉

正當耶路撒冷居民努力在戰禍中求生之際，傑馬爾、他的軍官，以及大家族的顯貴卻過著酒池肉林的生活。赤貧迫使戰爭產生的年輕寡婦以肉體掙錢，她們遊蕩於舊城，一次只能賺得微薄的二披亞斯德（piastres）。一九一五年五月，有些教師因為在教學時間嫖妓而被剝奪教職。婦女甚至賣掉自己剛生下的孩子。「老人與婦女」──特別是住在梅亞．謝阿里姆（Mea Shearim）的貧窮哈西德派猶太人──「因為饑餓而腫脹。在他們的臉上與身體，充滿了濕黏、污穢、疾病與疼痛」。

瓦希夫每晚都是一場冒險：「我回家只是為了換衣服，我每天晚上睡在不同的屋子裡，我的身體因為狂飲與尋歡而疲憊不堪。早上，我與耶路撒冷的大家族野餐，接下來我到舊城與一群不務正業的人狂歡。」一天晚上，瓦希夫發現自己坐上了四輛大轎車的其中一輛，這裡頭有總督、總督來自薩羅尼加的猶太情婦、幾名鄂圖曼上流社會的先生與大家族的顯貴，包括市長侯賽因．侯賽尼，車子浩浩蕩蕩地開往伯利恆附近的阿爾塔斯（Artas），準備在拉丁修道院裡舉行「國際野餐」：「當饑餓與戰爭使人苦不堪言時，這樣的安排讓每個人都高興極了。沒有人拘執於禮節，大家都開懷暢飲，當晚女士們顯得特別漂亮，大家開心得顧不得吃，而是聚在一起像唱詩班一樣唱起歌來。」

總督的猶太情婦「非常喜愛阿拉伯音樂」，於是瓦希夫同意教他烏德琴。他似乎與他的金主們置身於令人昏眩的雜交派對中，參加者有「最美麗的猶太女子」，有時還有因戰爭而流落在耶路撒冷的俄國女孩。第四軍團的軍需官勞申．帕夏（Raushen Pasha）因為「喝得太醉，結果美麗猶太女子還讓他昏了過去！」

瓦希夫不需要工作，因為耶路撒冷的顯貴，先是侯賽因．侯賽尼，

然後是拉希德．那夏希比，他們為他在市政府安排了一個領乾薪的職位。侯賽尼是紅新月會慈善組織的會長。通常這些慈善組織只是一種無恥的託詞，讓人藉機過著奢華的日子與提升社會地位：耶路撒冷「具吸引力的女士」被要求穿上貼身引人遐想的鄂圖曼軍服，軍服上裝飾著紅色新月，這樣的打扮最能吸引傑馬爾的目光：他的情婦是莉亞．坦能鮑姆（Leah Tennenbaum），瓦希夫認為「她是巴勒斯坦數一數二的美女」。另一名猶太女子西瑪則成了守軍司令官的情婦；科布小姐是英國人，她負責服侍總督。

有時，烏德琴手自己也能在貴賓席享受到一小塊珍饈。當他與他的樂師受邀到一間猶太人的屋子裡演奏時，他發現在「大廳裡，一群鄂圖曼軍官四處搜尋著女子」，其中包括一位瑞秋小姐。突然間，喝醉的土耳其人扭打在一起，他們拔出手槍，先是對著燈光射擊，之後又對著彼此射擊。妓女與樂師紛紛逃命。瓦希夫鍾愛的烏德琴損壞了，但美麗的瑞秋小姐把他拉進碗櫃裡，這裡剛好位於通往另一個房間的隱密走道上──「她救了我」，而另一件同樣值得開心的事是「我和她共度春宵」。

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是蘇丹穆罕默德登基紀念日，傑馬爾邀請鄂圖曼與德國司令官，以及耶路撒冷顯貴到新門外的總部（其實是強徵聖母院設立的）參加宴會：五十名「妓女」陪同鄂圖曼軍官出席，至於顯貴們則是帶著自己太太來到現場。

即使耶路撒冷已殘破不堪，巴洛巴爾伯爵邀請傑馬爾前來參加的晚宴依然相當豐盛：一九一六年七月六日的宴席菜單包括土耳其湯、魚、牛排、豬肉派與填充的火雞，餐後還有冰淇淋、鳳梨與水果。用餐時，傑馬爾談到了女人、權力與新耶路撒冷。他想像自己是一名城市計畫者，他想拆除耶路撒冷的城牆，鋪設一條穿過舊城的道路，從雅法門直通聖殿山。然後，他誇稱自己已經娶了莉亞為妻。[3] 傑馬爾經常無預警地拜訪巴洛巴爾──隨著情勢越來越絕望，這名西班牙領事也不忘運用自己的影響力來限制這位屠夫的專制統治。

當傑馬爾統治下的耶路撒冷日朘月削之際，他的同志副總司令恩維爾也在他無能的對俄攻勢中喪失了八萬士兵。他與塔拉特把戰事失利歸咎於基督徒亞美尼亞人，他們對亞美尼亞人進行有系統地離放與屠殺。

有一百萬人在這場野蠻罪行中喪生，此舉鼓勵了日後希特勒進行的大屠殺—「現在沒有人記得亞美尼亞人」，希特勒回憶說。傑馬爾宣稱他反對這場屠殺。當然，他允許難民移居耶路撒冷，而亞美尼亞在耶路撒冷的人數也在戰爭期間增加了一倍。

與英國之間也出現了秘密協商：傑馬爾告訴巴洛巴爾，倫敦方面希望他暗殺自己的同志塔拉特．帕夏。在某個時期，傑馬爾曾秘密與協約國接觸，他要求進軍伊斯坦堡，推翻恩維爾，解救亞美尼亞人，而他自己則想成為世襲蘇丹：由於協約國未認真看待他的提案，於是傑馬爾只能繼續作戰。他在耶路撒冷絞死了十二名阿拉伯人，他們的屍體展示在城牆上，反觀恩維爾則是巡視東方以強化他在伊斯蘭世界的權威，除了威嚇阿拉伯異議分子，也監視他的同志的一舉一動。瓦希夫看到這位鄂圖曼強人與傑馬爾一同乘車進入耶路撒冷。在巡視了圓頂清真寺、大衛墓與聖墓教堂之後，恩維爾主持了傑馬爾帕夏大街的開通典禮，然後在市長侯賽因．侯賽尼的安排下下榻法斯特飯店，隨行的有瓦希夫，由他負責安排娛樂晚宴。

這兩位帕夏隨後前往麥加視察，了解可能出現的阿拉伯暴亂。但恩維爾的聖地朝覲之旅無法為鄂圖曼人挽回阿拉伯半島。

1 同年，魯西．哈立迪因傷寒過世，但許多人相信他是被青年土耳其人毒死的。

2 傑馬爾痛恨猶太民族主義或任何可能威脅土耳其宰制的事物，但在此同時，他也試圖爭取猶太人的支持：他提供美國駐伊斯坦堡大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anthau）一個購買西牆的機會，而且不斷向耶路撒冷的猶太人提出這樣的邀約。

3 莉亞後來嫁給一名基督徒律師阿布卡里烏斯．貝伊（Abcarius Bey），他為她在塔爾比（Talbieh）蓋了一棟豪宅，名叫莉亞別墅；她足足比他小了三十歲。後來她離開了貝伊，而貝伊把莉亞別墅租給流亡的衣索比亞皇帝塞拉西（Haile Selassie）。之後這棟房子歸達揚（Moshe Dayan）所有。

45　阿拉伯叛亂，貝爾福宣言（西元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

勞倫斯與麥加的謝里夫

在大戰開始之前，麥加的一名小王公阿布杜拉．伊本．侯賽因（Abdullah ibn Hussein）從伊斯坦堡返鄉，他拜訪了陸軍元帥基臣納勳爵（當時坐鎮開羅的英軍代表），要求英國派兵協助他的父親。

阿布杜拉的父親是侯賽因，他是謝里夫中的謝里夫（Sherif）以及麥加的統治者，他也是阿拉伯半島最強大的顯貴，先知穆罕默德直系後裔哈希姆家族的一員。哈希姆家族傳統上一直是麥加的統治者，但鄂圖曼蘇丹阿布杜爾──哈米德卻刻意把侯賽因留在伊斯坦堡，讓他過著錦衣玉食、但毫無權力的生活，反而任命哈希姆家族其他成員統治麥加。之後，到了一九○八年，青年土耳其人在缺乏其他人選下，只好讓他返回麥加（他的電話號碼是Mecca 1）。面對恩維爾．帕夏具威脅性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與紹德家族及其他阿拉伯酋帥的競爭，侯賽因只有兩個選擇，要不是準備在阿拉伯半島發動戰爭，就是公然反抗伊斯坦堡。

阿布杜拉自豪地向基臣納展示他與南方阿拉伯謝克作戰時受的傷，而基臣納也展示了他在蘇丹得到的傷疤。「勳爵閣下，」這名矮胖的阿拉伯人對高大的基臣納說，「您是個不可能射偏的目標，但像我這麼矮小的人，貝都因人居然能打中我。」儘管阿布杜拉妙語如珠，基臣納還是拒絕支援謝里夫的部隊。

幾個月後，大戰改變了一切。基臣納返回倫敦擔任戰爭大臣，而且製作了目光炯炯有神的徵兵海報，上面寫著「你的國家需要你」──但他仍是英國數一數二的東方專家。當鄂圖曼蘇丹哈里發向協約國發動聖戰時，基臣納想起了侯賽因，他於是提議任命侯賽因擔任英國扶植的哈里發，並且在阿拉伯半島發動叛亂。他命令開羅方面與謝里夫接觸。

起初謝里夫侯賽因沒有任何回音。但在一九一五年八月，侯賽因突

然提議在阿拉伯發動叛亂，並以此向英國索取一定的回報。此時的英國在遠征加利波里（Gallipoli）失敗後，仍主張先擊敗鄂圖曼人以打破西線僵持的局面。然而英軍卻在伊拉克的庫特（Kut）遭遇災難性的圍困，若要防止傑馬爾．帕夏直撲埃及而來，必須讓阿拉伯人在鄂圖曼的側背發動叛亂才行。倫敦因此命令駐埃及高級專員亨利．麥克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只要能讓阿拉伯支持協約國，任何必要的條件都可接受，但前提是承諾的內容不可損害英法的利益。

謝里夫侯賽因已經六十幾歲，阿拉伯的勞倫斯形容他「驕傲自滿、貪婪而且愚蠢」，「遺憾的是，他不適合擔任一國之君」，但「這麼一位親愛的老人」，英國卻非常需要他的幫助。在精明的次子阿布杜拉建議下，侯賽因要求建立領土涵蓋阿拉伯半島、敘利亞、巴勒斯坦與伊拉克的哈希姆帝國，[1] 這項過分的要求令人無法接受，一旦成真，這個地區將出現阿拔斯王朝以來最大的帝國。但做為回報，侯賽因將起兵反抗鄂圖曼人，而且不只在他的故鄉阿拉伯，他也會透過秘密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組織（如法塔特〔al-Fatat〕與阿德〔al-Ahd〕）在敘利亞起事。不過現實跟他說的有一段差距：侯賽因只有數千名戰士，甚至未能統治整個漢志地區。阿拉伯半島大部分掌握在敵對的酋帥手中，例如紹德家族，而侯賽因的地位也岌岌可危。這些秘密組織規模很小，只擁有數百名積極成員，而且不久就被傑馬爾消滅。

麥克馬洪不確定該對這些「悲喜劇的裝腔作勢」讓步多少，正當他感到苦惱之際，侯賽因也找上鄂圖曼三帕夏，讓他們有出價擊敗英國的機會。侯賽因要求世襲漢志地區，並且停止傑馬爾恐怖統治。他派第三子費薩爾（Faisal）與傑馬爾協商，但這名暴君卻逼他觀賞阿拉伯民族主義者處以絞刑。

謝里夫與英國人較有進展。倫敦的東方專家以開羅為基地，上個世紀考古獲取的諜報，使他們對巴勒斯坦地形瞭若指掌，基臣納本人曾在耶路撒冷拍攝照片與繪製鄉野地圖，有時甚至還喬裝成阿拉伯人。此外也有許多人流連於開羅俱樂部，對大馬士革的露天市場興趣缺缺：他們與阿拉伯人相善，對猶太人存有偏見，認為後者與敵人勾串在一起。當倫敦採取與謝里夫協商的政策時，英國的印度總督卻推行另一項政策，

支持謝里夫的敵人紹德家族。英國這些業餘專家發現自己置身於布臣（John Buchan）小說《綠披風》（*Greenmantle*）的真實版本中，他們漂浮在廣大的鄂圖曼海洋上，面對著洶湧不可測的阿拉伯政治暗流。

慶幸的是，麥克馬洪有一名熟知敘利亞的軍官。二十八歲的勞倫斯——同是阿拉伯專家格特魯德．貝爾（Gertrude Bell）說他「極為聰明」——是個古怪的局外人，他是英國制度模稜兩可的精神產物，而且始終在苦惱該效忠哪個主子，儘管這兩個主子（大英帝國與阿拉伯人）都有著難以磨滅的缺點。勞倫斯是個私生子：他的父親是湯姆斯．查普曼（Thomas Chapman），這位男爵繼承人拋棄自己的妻子與情婦莎拉．勞倫斯共組家庭，而後他們生下的兒子便從了母姓。

「幼年時，勞倫斯總想著闖出一番事業，他進取而反思，而且決心兼具這兩項特質。」他在鍛鍊身體耐受力的同時，也著手在牛津大學的論文，內容是十字軍的堡壘。之後，勞倫斯到敘利亞旅行，順便磨練他的阿拉伯語，並且在伊拉克的西臺遺址從事考古工作，這時他認識了年輕的阿拉伯助理達胡姆（Dahoum），此人是他的夥伴，或許也是他人生的熱情來源。勞倫斯這個人充滿謎團，他的性傾向也令人費解。勞倫斯曾嘲弄「滑稽的繁殖過程」，而他的朋友羅諾德．斯托爾斯（Ronald Storrs）則說：「他不是個厭惡女人的人，然而如果告訴他，他這輩子都不能再碰女人，他也能神態自若。」在伊拉克時，勞倫斯計畫撰寫一本到耶路撒冷與其他六座阿拉伯城市「冒險」的書籍，他決定取材《舊約．箴言》的句子做為書名，稱為《智慧七柱》（*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他從未出版這本書，但他後來把這個書名用在另一本書上。

「個子矮小，體格結實，黃褐色的臉龐，典型的在沙漠曬黑的英國臉孔，湛藍的雙眼」，一名美國人日後這麼形容勞倫斯。勞倫斯身高五英尺五英寸，格特魯德．貝爾戲稱他小頑童。勞倫斯寫道：「我的腦袋就像野貓一樣敏捷而冷靜。」他對人性細微之處極為敏感，是優秀的作家與敏銳的觀察者，而且對於自己討厭的事物會突然變得粗魯。勞倫斯承認自己被「成名的渴望」所糾纏，「而且害怕自己想要成名的想法被人發現」。他一切的追求「完全是為了自己」。這位騎士精神與正義的

信仰者，同時也是蛇蠍般的陰謀家與自我造神者，新聞記者洛威爾．湯瑪斯（Lowell　Thomas）稱勞倫斯是「善於引人注目的天才」。說是虛榮也好，被虐待狂也好──「我喜歡事情在我的支配下，然後抓著我的快樂與冒險急轉直下。在墜落中，似乎還能得到一點確定感。」

在開羅，麥克馬洪求助於這名年輕軍官，他「來回奔走與謝里夫進行協商」。勞倫斯在報告中寫著，他發現自己時常「想起薩拉丁與阿布．烏拜達」，但他與許多英國的阿拉伯專家一樣，認為這群沙漠中的阿拉伯人是純粹而高尚的，與巴勒斯坦人完全不同。當勞倫斯認定大馬士革、阿勒坡、霍姆斯（Homs）與哈馬（Hama）是阿拉伯敘利亞的核心地帶時，他並不認為耶路撒冷真能算是阿拉伯的城市──這是一座「污穢的城鎮」，他寫道：「居民像旅館雜役一樣毫無特色，靠著來往的觀光客為生。對他們來說，阿拉伯人的問題與他們的國籍，如同複本位制與德州生活一樣毫無瓜葛。」耶路撒冷或貝魯特是「陳舊無人聞問之地」──說它是敘利亞的代表，就好像說倫敦蘇活區可以代表倫敦周邊各郡一樣荒謬。

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麥克馬洪回覆侯賽因。他故意留下了模糊空間，讓雙方以不同的角度各自解讀。麥克馬洪同意侯賽因的帝國構想，勞倫斯列出的敘利亞東部城市歸阿拉伯所有，但不包括西部的模糊地帶。他未提到巴勒斯坦，也未提到耶路撒冷。謝里夫不可能接受耶路撒冷遭到排除，但英國在當地擁有利益，因此不提及耶路撒冷可以暫且規避這個問題。此外，麥克馬洪堅持不能觸及法國的利益──而法國對耶路撒冷的權利主張由來已久。事實上，麥克馬洪計畫讓耶路撒冷名義上歸埃及阿爾巴尼亞王朝管轄，如此一來聖城將屬於穆斯林所有，但實際的控制者卻是英國。

英國需要阿拉伯人造反，而且是越快越好，因此它盡可能做出必要但模糊的承諾。然而麥克馬洪的承諾不夠曖昧，所以在英法開始進行瓜分鄂圖曼帝國的實質協商前夕，阿拉伯人突然對日後的發展產生期待。

英國的協商者賽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是國會議員與約克郡從男爵，他是一名有創意而難以指揮的業餘人士，過去曾經到東方旅行，因此成為傑出的專家──不過勞倫斯說他「充滿了偏見、直覺與半調

子」。賽克斯其實只會故作姿態，裝出一副雄心萬丈的樣子，他的長官以為他真有兩把刷子，於是讓他參與各項東方決策。賽克斯與曾擔任駐貝魯特領事的法國協商者皮寇（François Georges-Picot）同意由法國取得敘利亞與黎巴嫩，英國取得伊拉克與一部分巴勒斯坦。日後成立的阿拉伯邦聯將接受英法兩國指導，至於耶路撒冷則由法國、英國與俄國共同管理。[2] 這個安排對這三個帝國來說再自然也不過，畢竟他們為了爭取控制耶路撒冷已努力了七十年之久。此外，他們也允許成立某種形式的阿拉伯國家。然而這個決定不久就被拋諸腦後，因為英國想秘密獨占耶路撒冷與巴勒斯坦。

一九一六年六月五日，謝里夫侯賽因在不知道賽克斯—皮寇的秘密協議下，察覺到鄂圖曼人準備要推翻他，於是在麥加舉起紅色旗幟，發動阿拉伯叛亂。他自稱「阿拉伯人的國王」，這個頭銜讓英國人大為緊張，他們說服他降格為「漢志國王」。這只是開始：歷史上幾乎沒有任何家族在這麼短的時間獲得這麼多王國的王位。國王侯賽因把自己人數寡少的軍隊分配給每個兒子，但軍事結果令人沮喪，而且他們也未能成功在敘利亞引發叛亂。英國搞不清楚謝里夫家族是否能構成有效的反對力量。於是在十月時，斯托爾斯（他後來成為耶路撒冷總督）與他的部屬勞倫斯抵達阿拉伯。

阿拉伯的勞倫斯：謝里夫家族—阿布杜拉與費薩爾

勞倫斯仔細端詳國王的四個兒子，想找出理想的阿拉伯統治者，而他很快就發現真正具影響力的是第二與第三個兒子，也就是阿布杜拉與費薩爾。勞倫斯認為阿布杜拉「太賣弄聰明」，而阿布杜拉則覺得勞倫斯是「怪人」。當勞倫斯看到費薩爾時，他驚為天人：「高大、優雅、充滿活力、氣宇軒昂。三十一歲，有著求新求變的想法。皮膚像切爾克斯人一樣白皙，黑髮，黑色的眼珠炯炯有神。看起來像歐洲人，如同楓特夫洛（Fontevraud）的理查一世雕像一般。一個受歡迎的偶像。勞倫斯裝腔作勢地說，「此人必能幹出一番大事！」但費薩爾也是一名「勇敢、脆弱、無知之人—我服侍此人是出於憐憫」。

即使在謝里夫自己的封地漢志，阿拉伯叛亂也無法成功，勞倫斯發現「一個連的土耳其士兵」就能擊退費薩爾的數千駱駝兵。然而，如果他們襲擊哨站並破壞鐵路，他們就能困住土耳其大軍。當勞倫斯被分派到費薩爾麾下時，他把這個構想付諸實踐，而且創造出現代暴亂的原型。但費薩爾卻讓勞倫斯穿上傳奇的、「華麗的白色絲綢與金色刺繡的婚禮服飾」。如勞倫斯在引領阿拉伯人叛亂時說的──二十一世紀的伊拉克與阿富汗美軍軍官恐怕需要閱讀這一段──「如果你要穿阿拉伯服裝，就穿最上等的。把自己打扮成謝里夫。」勞倫斯沒受過軍事訓練，他也沒有苦行詩人的精神，但他了解「操縱阿拉伯的秘訣就在於不間斷地研究他們。藉由聆聽與間接地探詢來了解他們的家族、氏族與部落、朋友與敵人。」他學會騎駱駝與像貝都因人一樣生活，但他從未忘記分送大筆英國黃金是維繫軍隊士氣的方式──「這是各部族從未有過的美好時光」──而且即使過了五十年，阿拉伯人仍記得這位「分送黃金的男人」。

戰爭的屠殺與勇氣令他既驚恐又興奮。「我希望這聽起來與實際一樣有趣，」勞倫斯在一場成功的攻擊後，熱情地寫道：「這是最業餘的與最水牛比爾式的表現，唯一能做好這件事的就是貝都因人。」當他的一名手下殺死另一名手下時，他必須親手處死這名凶手，以避免相尋的血仇報復。在屠殺土耳其人之後，勞倫斯希望「當我醒來之後，這場惡夢已經結束，而我將重新展開新的一天。不斷殺戮土耳其人實在太可怕了。」

勞倫斯知道賽克斯─皮寇瓜分中東的秘密協定，這令他感到羞恥：「我們要求他們為我們而戰，而這一切全基於謊言，我無法忍受這點。」他曾在絕望中冒著生命危險，「希望就這樣死在戰場上」。勞倫斯形容自己是「強烈支持英國也強烈支持阿拉伯」，但他輕視帝國主義征服，他傾向於讓獨立的阿拉伯成為英國保護下的自治領地。「我想我會存活下來，不僅能在戰場上擊敗土耳其人，也能在會議室裡擊敗自己的國家及其盟友。」

勞倫斯向費薩爾透露賽克斯─皮寇的秘密協定，同時提出一套挽救的方案。如果阿拉伯人要避免出現法屬敘利亞的局面，那麼阿拉伯人必

須靠自己的力量，以輝煌的軍事勝利解放敘利亞，如此才能讓阿拉伯人在敘利亞問題上獲得發言權—勞倫斯率領費薩爾的軍隊穿過危險的約旦沙漠，迂迴了三百英里，最後攻下了港口阿卡巴（Aqaba）。

佛肯海因接手指揮：德國的耶路撒冷

傑馬爾第三次進攻埃及失敗後，英國越過西奈展開反攻。一九一七年春天，英軍在加薩兩度遭一萬六千名德軍與奧匈炮兵痛擊。傑馬爾認為他們可以再度發動攻擊。此時巴勒斯坦充滿了推翻鄂圖曼統治的陰謀。帕夏的秘密警察破獲一個親英的猶太間諜集團，裡面的成員遭到拷問—他們的指甲被拔掉，頭骨被鉗子夾著直到碎裂為止—最後處以絞刑。在耶路撒冷，傑馬爾的警察正在追捕另一名猶太間諜勒文（Alter Levine），他是出生於俄國的詩人、商人與調停者，警方宣稱他開設好幾家妓院，用來掩護他的諜報行動。勒文出現在他的朋友薩卡基尼（Khalil Sakakini）的家裡，後者是耶路撒冷一名受尊敬的老師，他同意保護勒文。錫安主義間諜集團惹惱了屠夫傑馬爾，他在四月把駐耶路撒冷的外國領事找來奧古斯塔．維多利亞堡壘，然後一個人自說自話地發表威脅性的言詞：他威脅要流放所有的耶路撒冷人—衡諸亞美尼亞人的放逐經驗，此舉可能造成數千人死亡。

「我們將不得不為耶路撒冷戰鬥」，傑馬爾向恩維爾表示。他們邀請埃里希．馮．佛肯海因（Erich von Falkenhayn）元帥前來耶路撒冷，針對如何擊敗英國提供意見。佛肯海因是德國前參謀總長，曾指揮凡爾登作戰。然而恩維爾卻越過傑馬爾，直接將最高指揮權交給這名德國人。「佛肯海因的凡爾登戰役對德國來說是一場災難，」傑馬爾警告恩維爾：「他的巴勒斯坦攻勢作戰將為我們帶來災難。」

一九一七年六月，氣餒的傑馬爾與佛肯海因在耶路撒冷車站見面，他們在圓頂清真寺的階梯上擺出奇怪的姿勢。佛肯海因在德皇的奧古斯塔．維多利亞設立大本營。耶路撒冷的咖啡館到處都是德國亞洲兵團的士兵，而他們的軍官則包下整棟法斯特飯店。「我們來到聖地，」耶路撒冷一名典型的年輕德國士兵荷斯（Rudolf Hoess）寫道：[3]「宗教史

與聖人故事中古老而熟悉的名字圍繞在我們身邊。這跟我的年輕夢想差別實在太大！」奧國的軍隊在耶路撒冷行進；猶太裔奧國士兵在西牆祈禱。傑馬爾．帕夏離開耶路撒冷，到大馬士革統治自己的省份。德皇終於控制了耶路撒冷，但為時已晚。

六月二十八日，艾倫比爵士（Sir Edmund Allenby）抵達開羅擔任英軍新司令官。一個星期後，勞倫斯與謝里夫家族攻占阿卡巴。勞倫斯只花四天的時間，騎駱駝、搭火車與乘船抵達開羅向艾倫比報告勝利的消息，艾倫比雖然是傳統的騎兵，卻立刻對眼前這名身穿貝都因人服裝的枯槁英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於是將勞倫斯與他的謝里夫駱駝兵團部署在軍隊右翼，做為特殊部隊來使用。

在耶路撒冷，英國飛機轟炸橄欖山。佛肯海因的副官帕本上校安排防務，而且計畫反攻。德國人低估了艾倫比，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艾倫比發動突襲，攻占了耶路撒冷。

勞合．喬治、貝爾福與魏茨曼

正當艾倫比集結他的七萬五千名步兵、一萬七千名騎兵與一些新式坦克時，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則是與俄國出生的科學家魏茨曼協商新的政策。這是一則引人注目的故事：一名俄羅斯移民頻繁地造訪白廳與世界上最有權力的政治家的辦公室，他透過古以色列與聖經的浪漫對話，設法讓大英帝國支持他的政策，而這項政策將如同君士坦丁或薩拉丁的決定一樣激進，它將徹底改變耶路撒冷與界定到今日為止整個的中東局勢。

貝爾福與魏茨曼初次見面是在十年前，但之後他們的關係卻沒什麼發展。貝爾福因為臉頰紅潤與四肢瘦弱而被取了Niminy Piminy（過分細心）與Pretty Fanny（指外表柔弱的意思）的綽號，但他也因為就任愛爾蘭長官期間的嚴酷而被稱為血腥的貝爾福。他是蘇格蘭富商與英格蘭貴族的子孫，母親是維多利亞時期的首相索爾斯伯里侯爵塞西爾（Robert Cecil）的妹妹。一八七八年，貝爾福跟隨他的舅舅與迪斯雷利參加柏林會議，當他於一九○二年接續索爾斯伯里侯爵、擔任首相時，

有人見了他就語帶諷刺地說：「鮑伯（指索爾斯伯里侯爵）是你舅舅！」貝爾福是哲學家與打油詩人，而且熱中於打網球，他是個矯揉造作的浪漫主義者，終身未婚，而且即席演說時經常表現出輕佻的態度，他常說：「天底下真正重要的事並不存在，要緊的事也很少。」勞合．喬治尖刻地說，「就像手帕的氣味一樣」，歷史只會對貝爾福輕描淡寫，然而事實上，歷史對貝爾福大書特書的部分，就在於他與魏茨曼的關係，以及以他為名發表的宣言。

貝爾福與魏茨曼來自兩個迥然不同的世界。魏茨曼是平斯克附近一處猶太村落的木材商人之子，他從小就支持錫安主義，並且逃離俄羅斯，到德國與瑞士攻讀科學。三十歲時，他移居曼徹斯特，在大學教授化學。

魏茨曼「既有波希米亞的個性，又有貴族的氣質，看起來像個大家長，卻像俄國知識分子一樣經常自嘲」。他是「天生的領袖，能與各國君主及貴族交遊」，而且贏得各種人物的敬重，例如邱吉爾、勞倫斯與杜魯門總統。妻子薇拉是沙皇軍隊中為數極少的猶太軍官的女兒，她以貴族自居，視絕大多數俄國猶太人為平民，因此她喜歡與英國貴族來往，而且要求她的「小哈伊姆」在穿著上能像個愛德華時代的紳士。魏茨曼是熱情的錫安主義者，他憎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瞧不起反錫安主義的猶太人，他看起來像「吃好穿好的列寧」，而且確實有人把這兩個人搞混。他的「口才便給」，完美的英語帶著俄國口音，「陰柔的特質結合了貓科動物狡黠的攻擊、熾烈的熱情與先知般的願景」。

老伊頓校友與平斯克猶太人畢業生首次見面是在一九○六年。他們的談話簡短但令人無法忘懷。「我記得貝爾福以他一貫的姿勢坐著，雙腿伸展，看起來沉著冷靜。」貝爾福於一九○三年擔任首相，他曾向錫安主義者提出烏干達方案，不過此時他已失去權力。魏茨曼懷疑他那無精打采的樣子只是個「煙幕」，因此他解釋如果摩西聽到烏干達主義，「他一定會再度摔碎那兩塊石版」。（譯註：指摩西得到上帝賜的兩塊石製法版後，下山看見猶太人祭拜異教神明，氣得將法版摔碎的故事，見《出埃及記》31&32。）貝爾福聽了一臉茫然。

「貝爾福先生，假如我給你巴黎，而不是倫敦，你能接受嗎？」

「但是，魏茨曼先生，我們擁有倫敦。」貝爾福說。

「當然，但我們也有耶路撒冷，」魏茨曼回答，「而且早在倫敦還是一片沼澤時我們就擁有耶路撒冷。」

「像你這麼想的猶太人多嗎？」

「我說的是數百萬猶太人的心聲。」

貝爾福感到驚奇，但他又說：「很有趣，我遇到的猶太人可不是如此。」

「貝爾福先生，」魏茨曼回答，他知道絕大多數盎格魯猶太上流人士都輕視錫安主義，「你遇到的是有問題的猶太人。」

這場對話無疾而終，但魏茨曼見到了第一位帝國政治家。貝爾福敗選，而且有數年的時間遠離權力。這段期間，魏茨曼到處奔走，在耶路撒冷設立希伯來大學，這是在他見過貝爾福後不久，首度造訪耶路撒冷之後的事。巴勒斯坦充滿活力的錫安主義農場令魏茨曼感到振奮，但耶路撒冷的景象卻讓他啞口無言：「一座靠施捨為生的城市，可悲的貧民窟。」「猶太人一棟像樣的房子也沒有──世界各國都在耶路撒冷設有據點，只有猶太人沒有。這讓我感到沮喪，於是在日落之前，我離開了耶路撒冷。」回到曼徹斯特，魏茨曼成為一位知名的化學家，而且與編輯史考特（C. P. Scott）成為朋友。史考特是《曼徹斯特衛報》的經營者，支持錫安主義，他本人像極了聖經裡的先知。「魏茨曼先生，」史考特於一九一四年說道：「告訴我，你希望我怎麼幫你。」

一次大戰爆發時，魏茨曼被大臣叫到海軍部，「氣宇軒昂，看起來活力充沛」的邱吉爾說：「魏茨曼先生，我們需要三萬噸丙酮。」魏茨曼發現製造丙酮的新配方，而丙酮是用來製造線狀無煙火藥的溶劑。「你能製造得出來嗎？」邱吉爾問道。魏茨曼確實做到了。

幾個月後，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史考特找魏茨曼與勞合．喬治，以及赫伯特．薩謬爾（Herbert Samuel）共進早餐，勞合．喬治時任財政大臣。魏茨曼注意到大臣們用輕鬆的幽默感討論戰爭，藉此掩蓋內容的嚴肅，但「我非常羞怯，而且努力按捺內心的興奮」。他驚訝地發現這些政治人物同情錫安主義。勞合．喬治坦承，「當魏茨曼談到巴勒斯坦時，相較於西線戰場的要地，他對當地地名如數家珍，遠比我熟悉得

多」，而他也表示要介紹魏茨曼給貝爾福認識，渾然不知他們已經見過面。魏茨曼原本對薩謬爾有所提防──他來自盎格魯猶太銀行世家，與羅特希爾德家族及蒙提費歐里家族有親戚關係，也是首位入閣的猶太教猶太人──直到薩謬爾表示他正準備一份猶太人回歸耶路撒冷的備忘錄，魏茨曼才鬆了一口氣。

一九一五年一月，薩謬爾把備忘錄呈交給首相阿斯奇斯（Herbert Asquith）。「散布各地的一千兩百萬猶太人引頸期盼，」薩謬爾寫道，「許多人都支持讓希伯來人返回故土。」阿斯奇斯對於猶太人「回歸」嗤之以鼻，而且不認為「猶太人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對於薩謬爾來說，他的備忘錄「讀起來就像新版的《譚克雷》（ *Tancred* ）。 [4] 我對這項提案不感興趣，但它很有意思地表現了迪斯雷利那句名言，『種族是一切』，連平日一板一眼的薩謬爾都會寫出如此情感豐富的方案，可見得這句話說得挺有道理。」阿斯奇斯比較驚訝的一點是，「薩謬爾只找到勞合．喬治支持這項提案，耐人尋味的是，勞合．喬治對猶太人毫無興趣，他只是不願意讓聖地落入『不可知論與無神論』的法國人手裡。」勞合．喬治希望英國擁有耶路撒冷，阿斯奇斯對這點的判斷是對的，但他沒搞清楚勞合．喬治對猶太人的態度。

勞合．喬治是藍眼的威爾斯浸信會校長之子，他愛好女色，一頭蓬亂的白色長髮讓人以為他是藝術家而非政治家。勞合．喬治十分關注猶太人，在十年前，他曾以律師的身分代表錫安主義者發言。「我在學校裡學的猶太人歷史遠多於本國歷史」，這名口若懸河、善於表現的演說家說道，他原本以激進的改革者身分脫穎而出，同時也是反帝國主義的和平主義者與壓迫貴族者。然而一旦大戰爆發，勞合．喬治搖身一變成為充滿活力的戰爭大臣與浪漫的帝國主義者，深受希臘古典作品與聖經的影響。

勞合．喬治再度為貝爾福引見魏茨曼。「魏茨曼不需要介紹，」貝爾福潦草地寫道：「我還記得一九○六年跟他說過話。」他問候這名錫安主義者時說：「你沒什麼變，」然後若有所思，眼神略帶感傷地說：「你知道，當槍炮聲中止之時，你們可以得到你們的耶路撒冷。這是你一直在努力的目標。你必須常來。」之後，他們開始定期聚會。晚間，

在白廳散步討論如何讓猶太故土，在命運的轉折下能符合歷史的正義與英國的權力。

此時，科學與錫安主義也交疊得更緊密，因為貝爾福已經當上了海軍大臣，而勞合．喬治則成了軍需大臣，這兩位大臣最關切的是魏茨曼在炸藥上的進展。魏茨曼發現自己與世界最廣大的帝國的官員「產生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使他想起自己的卑微出身：「我，哈伊姆．魏茨曼，是家無恆產的猶太人，在名不見經傳的大學教書，而且還未完全升上教授！」對於這些大臣來說，魏茨曼則符合他們想像的猶太人形象：「他就像是舊約裡的先知。」邱吉爾日後這麼說，雖然他穿著大禮服、戴著高帽。勞合．喬治雖然在回憶裡瑣碎地表示他因為感謝魏茨曼在戰時的貢獻而支持猶太人，但事實上早在之前整個內閣就有這種傾向。

聖經，這部耶路撒冷的書籍，在成書兩千年後再度影響了耶路撒冷。「英國是一個聖經國家，」魏茨曼寫道，「這些老派的英國政治家帶有宗教情操。他們把猶太人回歸的想法視為現實，認為這符合他們的傳統與信仰。」勞合．喬治的一名隨員表示，與美國一樣，「閱讀與思索聖經的英國，是唯一認為猶太人回歸故土完全合乎情理而不該加以拒絕的國家」。

這些大臣對於猶太人的態度，背後其實潛藏了一些東西：英國政治領袖確實對俄國猶太人的困境感到同情，而沙皇在戰時對猶太人的壓迫也更變本加厲。但歐洲上層階級對於猶太富豪（如羅特希爾德家族）耀眼的財富、驚人的權力與奢華的宅邸，感到瞠目結舌。這種兩極的現象令歐洲人感到困惑，他們不確定猶太人是高尚的種族，是被迫害的聖經英雄（大衛王與馬加比家族的後裔），還是包藏禍心、精於算計、長著鷹鉤鼻與擁有超自然力量的哈比人。處於種族優越論盛行的時代，貝爾福深信猶太人「是西元前五世紀希臘時代以後最優秀的人種」，邱吉爾則認為猶太人是「最令人畏懼與最聰明的種族」，然而他也稱猶太人「極其神秘，他們是最能展現神聖與邪惡的人種」。勞合．喬治私底下批評赫伯特．薩謬爾有著「猶太民族最糟糕的一面」。儘管如此，這三個人都是徹頭徹尾的傾猶太主義者。魏茨曼認為存在於種族陰謀論與基督教希伯來主義之間的界線十分微妙：「我們固然厭倦反猶太主義，但

對於傾猶太主義也不敢領教。這兩種思維都帶有墮落的性質。」

然而政治最重要的就是時機。一九一六年十二月，阿斯奇斯政府倒臺，勞合．喬治當上首相，他任命貝爾福擔任外交大臣。勞合．喬治被稱為是「查塔姆（Catham）以來英國最偉大的戰時領袖」，他與貝爾福將盡一切力量贏得這場戰爭。在長期對抗德國的恐怖戰爭中，他們對猶太人的態度，以及一九一七年一連串新情勢的出現，使他們不得不認為錫安主義是協助英國取得勝利的關鍵。

「魏茨曼博士，孩子生了」：貝爾福宣言

一九一七年春，美國參戰，而俄國革命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顯然，國王陛下的政府最關心的是如何讓俄國繼續留在協約國陣營」，一名英國重要官員表示，而對美國來說，「如果讓猶太人回到故土能成為英國的政治目標，那麼應該能對美國輿論產生正面的影響」。貝爾福在訪美前向同事提到：「俄國與美國的猶太人似乎絕大多數傾向於錫安主義。」如果英國可以提出支持錫安主義的宣言，「這應該可以成為對俄國與美國極為成功的宣傳」。

如果再不快點針對俄國與美國進行宣傳，恐怕德國人將會宣布他們擬定的錫安主義宣言：畢竟錫安主義最早源自於德奧，而且直到一九一四年為止，錫安主義總部一直設在柏林。當耶路撒冷暴君傑馬爾．帕夏於一九一七年八月訪問柏林時，曾與德國的錫安主義者會面，而鄂圖曼的大宰相塔拉特．帕夏勉為其難地答應成立「猶太民族的家園」。在此同時，在巴勒斯坦邊境上，艾倫比將軍正秘密發動攻勢。

這些（而不是光靠魏茨曼的魅力）才是英國支持錫安主義的真正原因，而此時將是決定成敗的關鍵。「我是錫安主義者」，貝爾福公開表示，錫安主義很可能是他這一生中唯一真正投入的事業。勞合．喬治與擔任軍需大臣的邱吉爾也成了錫安主義者，而如牛虻般奔忙的賽克斯爵士此時也已進入內閣，他突然發現英國需要「全世界猶太人的支持」，因為「與所有的猶太人為敵，不可能搞定眼前這檔事」──也就是打贏這場戰爭。

並非所有內閣閣員都同意這種看法，雙方因此引發論戰。「這個國家的民眾將會如何？」前印度總督寇松勳爵（Lord Curzon）問道。勞合．喬治表示：「猶太人比阿拉伯人更能協助我們。」印度事務大臣艾德溫．蒙塔古（Edwin Montagu），這名深感苦惱的猶太人出身銀行世家，是赫伯特．薩謬爾的親戚，他強烈主張錫安主義只會引起更強烈的反猶太主義。英國許多猶太大亨同意他的說法：克洛德．蒙提費歐里（Claude Goldsmith Montefiore）是摩西爵士的姪孫，他在羅特希爾德家族一些成員支持下，公開反對錫安主義。魏茨曼指責他「一方面認為自己是英國人，另一方面又認為猶太民族主義只是猶太教的附屬物」。

蒙塔古與蒙提費歐里拖延了宣言的發布，但魏茨曼發動反擊，他征服了猶太上流人士與英國貴族的客廳與鄉村別墅，並且在白廳內閣會議室占有一席之地。他贏得二十歲的朵利．德．羅特希爾德（Dolly de Rothschild）的支持，介紹他與阿斯特家族（Astors）和塞西爾家族見面。在晚宴上，有人聽到克魯侯爵夫人對塞西爾勳爵說：「在這間屋子裡的人全都支持魏茨曼。」羅特希爾德勳爵沃特，英國珠寶界的無冕王，他的支持，協助魏茨曼擊敗他的猶太對手。在內閣裡，勞合．喬治與貝爾福則順利進行著。「我要羅特希爾德勳爵與魏茨曼教授提出文件」，貝爾福在紀錄中寫道，他讓賽克斯負責協商。

法國人與美國人都同意了，於是十月底終於可以做出決定：艾倫比將軍攻下別是巴的當天，賽克斯走出去，看見魏茨曼在內閣辦公室的候見室緊張地等候著。「魏茨曼博士，」賽克斯叫道：「孩子生了。」

十一月九日，貝爾福向羅特希爾德勳爵發布宣言：「國王陛下的政府贊成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園……但要清楚說明的是，此舉不得傷害既存的非猶太民族的公民與宗教權利。」阿拉伯人日後指控英國背叛他們—英國同時承諾將巴勒斯坦給予謝里夫、錫安主義者與法國人，背信棄義因此成為阿拉伯叛亂神話的一部分。這顯然是損人利己的行為，英國同時給予阿拉伯人與猶太人承諾，是戰時基於急迫而權宜為之的政治手法，如果不是這場大戰，則無論是阿拉伯人還是猶太人，都不可能獲得巴勒斯坦。賽克斯還愉快地表示：「我們追求錫安主義、亞美尼亞人的解放與阿拉伯人的獨立。」然而這些目標彼此間充滿嚴重的

矛盾：尤其敘利亞還同時承諾給予了阿拉伯人與法國人。如我們所見，在寫給謝里夫的信中，根本沒有提到巴勒斯坦與耶路撒冷，也沒有承諾要將耶路撒冷給予猶太人。賽克斯—皮寇明確提到讓耶路撒冷成為國際城市，而錫安主義者也同意了：「我們希望讓聖地交由國際共管」，魏茨曼寫道。 5

貝爾福宣言用意是讓俄羅斯猶太人不支持布爾什維克，但就在宣言出版的前一天，列寧卻在聖彼得堡取得政權。如果列寧早個幾天成功，貝爾福宣言就不會公布了。諷刺的是，錫安主義在俄國猶太人的活力—從白廳的魏茨曼，到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與基督徒對猶太人困境的同情推動下，此時已能脫離俄國猶太人的影響獨立發展，直到一九九一年蘇聯崩潰為止。

這份宣言其實應該以勞合．喬治來命名，而非貝爾福。實際決定英國必須占有巴勒斯坦的是勞合．喬治—「喔，我們必須抓住它！」他說。—而這也是猶太人建國的先決條件。勞合．喬治不打算與法國或任何人分享巴勒斯坦，而耶路撒冷則是他最想得到的戰利品。當艾倫比攻入巴勒斯坦時，勞合．喬治誇張地表示，要取得耶路撒冷「做為英國的耶誕節禮物」。

1 他們的王朝名稱來自哈希姆（Hashem），也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曾祖父。他們是穆罕默德的後裔，主要承繼他的女兒法蒂瑪與外孫哈桑的血脈，而他們也因此擁有謝里夫這個榮銜。他們自稱為哈希姆家族，英國人則稱他們為謝里夫家族。

2 起初，賽克斯打算把耶路撒冷交給俄國，因為在大戰爆發前，俄國朝聖者已構成城市的主幹。俄國已獲得占有伊斯坦堡的承諾，賽克斯與皮寇又額外給予安那托利亞東部、亞美尼亞與庫德斯坦之地。

3 荷斯後來成為納粹親衛隊駐奧許維茨司令官，有數百萬猶太人在此被送進了毒氣室，最後加以火化，然而荷斯的初衷卻是擔任天主教教士。耶路撒冷「使我放棄了信仰。身為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我對於許多教會代表在聖地從事交易的醜態感到作嘔。」膝蓋受傷而且獲頒鐵十字勳章的荷斯「很少表露情感」，但在耶路撒冷時，他卻受到一名德國護士的引誘：「我中了愛情的神奇咒語。」他於一九四七年四月被絞死。巧合的是，一名「桀驁不馴」的德國年輕人，在聖母教堂附近的美國區野戰醫院幫忙，他是德國副領事之子赫斯（Rudolf Hess），也就是日後納粹德國的副元首，他於一九四一年飛往蘇格蘭進行一項瘋狂的和平任務，而後餘生都在監獄

中度過。

4 《譚克雷》是迪斯雷利最受歡迎的小說之一，當中提到公爵的兒子到耶路撒冷旅行，一名猶太人預言：「英國人將取得這座城市；他們將保有這座城市。」

5 勞合．喬治的任務是贏得戰爭，至於其他都是次要的。因此不意外地，他還想到了第四種中東方案：他曾間接而秘密地與三帕夏進行協商，準備與鄂圖曼單獨締和，此舉不僅背叛猶太人、阿拉伯人與法國人，而且也將耶路撒冷交給了蘇丹。「就在同一個禮拜，我們還保證讓猶太人擁有巴勒斯坦做為民族家園，」寇松惱怒地說：「我們難道打算讓耶路撒冷飄揚著土耳其旗幟嗎？」這場會談無疾而終。

46　耶誕節禮物（西元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

市長試圖投降

艾倫比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取得加薩；雅法於十六日陷落。耶路撒冷出現絕望的景象。坐鎮大馬士革的屠夫傑馬爾打算讓耶路撒冷「玉石俱焚」。首先，他下令流放所有的基督教教士。基督教建築物，包括聖救世主修道院，全予以炸燬。大主教與宗主教被送往大馬士革，但身為天主教徒的帕本上校救了拉丁大主教，並且將他安置在拿撒勒。傑馬爾在大馬士革絞死了兩名耶路撒冷間諜，然後他宣布要流放耶路撒冷所有的猶太人：屆時耶路撒冷將沒有任何猶太人留下來歡迎英國人。「我們正處於反猶太人的狂熱中」，巴洛巴爾伯爵在日記裡寫著，之後他便跑到佛肯海因元帥面前抱怨。控制耶路撒冷的德國人都感到沮喪。傑馬爾的反猶太人威脅是「瘋狂的」，克雷斯將軍這麼認為，他因此下令保護猶太人。這是傑馬爾與耶路撒冷的最後一次牽連。[1]

十一月二十五日，艾倫比取得聖城外的小村落先知撒母耳（Nabi Samuel）。德軍六神無主。「我懇求佛肯海因撤出耶路撒冷──這座城市已無戰略價值，」帕本回憶說：「我們會因為讓耶路撒冷遭受直接攻擊而受到指責。」他想像報紙頭條寫著：「德佬毀了聖城！」「我已經在凡爾登失敗，」佛肯海因叫道：「現在你要我放棄這座世界矚目的城市。辦不到！」帕本打電話給駐伊斯坦堡大使，大使承諾與恩維爾溝通。

英國飛機轟炸位於奧古斯塔．維多利亞的德軍總部，而艾倫比的情報長官則空投鴉片菸到鄂圖曼軍隊裡，讓他們精神瘓散，無法防守城市。難民爭相出城。終於，佛肯海因從奧古斯塔．維多利亞禮拜堂取下德皇肖像，離開耶路撒冷，並將司令部設在那布魯斯。英國與德國飛機在耶路撒冷上空進行激烈空戰。榴彈炮轟炸敵軍陣地；鄂圖曼人向先知撒母耳村三度展開反擊；激烈戰鬥持續了四日。「戰爭進入了高潮，」

老師薩卡基尼寫道：「到處都是彈殼，一片混亂，士兵四處奔跑，人們驚惶失措。」[2] 十二月四日，英國飛機轟炸設在俄國區的鄂圖曼總部。在法斯特飯店，德國軍官飲盡他們的最後一瓶酒，然後開懷大笑，等待最終時刻的來臨，此時鄂圖曼將領也爭論著是否應該投降；侯賽尼家族在自家大宅秘密會商。土耳其士兵紛紛開小差逃跑。一車車的傷兵與破碎的屍體散落在街頭。

十二月七日傍晚，英軍先頭部隊已能看到耶路撒冷。濃霧掩蓋著城市；山嶺籠罩在陰雨之中。次日早晨，總督伊札特．貝伊（Izzat Bey）用鐵鎚敲毀電報設施，然後將降書交給市長，從美國區「借了」一輛馬車與兩匹馬，並且保證他一定會歸還，[3] 然後一路直奔耶利哥而去。一整個晚上，數千名鄂圖曼士兵出城，鄂圖曼對耶路撒冷的統治因而走入歷史。九日凌晨三點，德軍撤離耶路撒冷，巴洛巴爾伯爵稱為「震驚而美好」的一天。最後一名土耳其人離開聖司提反門是在早上七點。巧合的是，這天剛好是猶太光明節的第一天，是慶祝馬加比解放耶路撒冷的日子。有人開始打劫雅法路上的店鋪。八點四十五分，英軍已接近錫安門。

耶路撒冷市長侯賽因．侯賽尼──享樂主義者，同時也是烏德琴手瓦希夫的金主──在美國區的歡欣群眾中努力前進著，此時虔誠的美國區民眾高唱著「哈利路亞」。市長在尋找白旗──儘管白旗在他的社會裡指的是適婚的處女。一名婦女給他一件白色女用上衣，但這似乎不太得體，侯賽尼最後終於在美國區借到一張床單，他將它綁在掃帚上，並且找來幾名代表，其中有些是侯賽尼家族的成員，他騎上馬，出了雅法門，揮舞著這面可笑的旗幟，準備向英軍投降。

想交出耶路撒冷似乎還頗為困難。市長拿著隨風飄揚的床單，首先在西北邊里夫塔（Lifta）的阿拉伯村落遇到兩名倫敦來的伙伕，他們正在雞圈裡找雞蛋。市長表示耶路撒冷要向他們投降。但他們拒絕了；床單與掃把，這該不會是什麼黎凡特詭計吧，而且少校還等著他們的蛋呢；於是他們趕緊回到自己的部隊上。

市長遇到朋友的兒子梅納徹．艾里雅夏（Menache Elyashar），他還是個青少年，而他的朋友來自一個受尊敬的猶太家族。市長對少年

說：「來吧，你會目睹一場令你終身難忘的歷史大事。」就像《綠野仙蹤》的場景一樣，艾里雅夏也加入他的行列，現在他這一行人有穆斯林、猶太人與基督徒。「不要動！」牆後頭傳來命令聲，隨後出現了兩把槍的扳機，同樣是從倫敦調來的團，兩名中士拿槍指著他們；市長趕緊揮舞床單。瑟吉維克與赫孔姆兩名中士拒絕接受他們投降，「嘿，你們這些人難道都不會說英語嗎？」他們叫道。市長其實能講流利的英語，不過他打算等到階級更高的人出現時再講。兩名中士同意讓一名美國區的瑞典人，為他們與市長以及跟在市長背後一行人合照一張相，而他們也拿到一些菸做為酬謝。

這群耶路撒冷人又遇到兩名炮兵軍官，他們也拒絕受降，但願意幫他轉告司令部。市長接著遇到了巴利中校，他轉告了第一八○旅旅長華生准將。准將又通知了一六○師師長席亞少將，少將此時正騎著馬趕來。「他們來了！」市長一行人叫道，他們此時正坐在大衛塔外的階梯上。[4] 貝爾莎．斯帕福德親吻了將軍的馬鐙。席亞代表艾倫比將軍接受降書，後者是在雅法附近的帳篷內聽到這個消息，當時他正跟阿拉伯的勞倫斯談話。但市長侯賽尼還必須再投降一次。

公牛艾倫比：最感榮耀的時刻

當艾倫比將軍騎馬走在雅法路上朝雅法門前進時，槍炮聲仍隆隆作響。在他的鞍囊裡，艾倫比放著一本書，書名叫《聖地的歷史地理學》（*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作者喬治．亞當．史密斯，這是勞合．喬治送他的禮物。在倫敦，首相得意洋洋。幾天後，他慷慨陳詞：「攻占耶路撒冷可以讓整個文明世界對我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這座世界最著名的城市，幾個世紀以來一直陷入徒勞的混戰，現在落入英軍手中，從此它將不再是用來對抗基督教世界的棋子。圍繞耶路撒冷的群山都將為此城過往的神聖記憶感到興奮震顫。」

外交部拍發電文給艾倫比，要他進城時避免做出任何讓人聯想到德皇或基督的動作：「最好是能夠下馬！」艾倫比於是跟美國、法國與義大利代表步行通過城門，接受主教、拉比、穆夫提與領事的歡迎，並且

讓市長接待他們。市長已經是第七次投降，「許多人喜極而泣」，「連陌生人也彼此擁抱、互道恭喜」。

艾倫比旁邊有阿拉伯的勞倫斯作陪，後者才剛從人生最大的磨難中倖存。前一年十一月，勞倫斯隻身一人到敵後進行偵查，卻在敘利亞的德拉（Deraa）被鄂圖曼總督哈基姆．貝伊（Hajim Bey）所擒，性好男色的哈基姆連同幾名部下雞姦了這名「看似男孩」的英國人。勞倫斯設法逃脫，而且看似已經恢復，但心理的創傷相當嚴重，戰後，他覺得自己已經「殘缺、不完整、只剩半個自己。或許那場狂暴的蹂躪已然擊碎我的靈魂，使我墮入獸性的層次，這份創痛將永遠跟隨著我，連同各種奇想、恐怖與病態的慾望。」勞倫斯逃出後，抵達阿卡巴，艾倫比召見他時，正好是攻下耶路撒冷的時刻。

進城這天，勞倫斯脫下貝都因人的衣服，換上上尉軍服。勞倫斯在《智慧七柱》裡寫道：「能參與雅法門的儀式，是我參戰以來最感榮耀的時刻，基於歷史的理由，我想在這世上再也沒有任何事物比這更吸引我。」他仍認為耶路撒冷是「污穢的城鎮」，居民就像「旅館雜役」，但他現在向「此地的主宰靈魂」鞠躬。當然，此時瓦希夫．賈瓦利葉也必然夾雜在群眾中觀看著。

艾倫比因為他的力量、威嚴與身材，而被取了血腥公牛的綽號—「最後的勇士」—就連傑馬爾．帕夏也稱讚他「機警、具決斷力而聰明」。身為業餘的自然學者，他熟知「當地的鳥獸」，而且「無所不讀，曾在晚宴時背誦冷僻的布魯克（Rupert Brooke）十四行詩」。他的幽默感令人難以領會—他的馬與他的寵物蠍子都取名叫興登堡，也就是德國軍事最高統帥—然而就連難以討好的勞倫斯也崇敬這位「身材高大、臉色紅潤、心情愉快」的將軍，他的「人格極其高尚，相較之下，渺小的我們只能緊隨於後。他確實是眾人崇拜的偶像」。

艾倫比走上階梯，來到講臺前，他閱讀文告：〈有福的耶路撒冷〉，然後以法語、阿拉伯語、希伯來語、希臘語、俄羅斯語與義大利語複誦一遍—他謹慎地不使用「十字軍」這個詞，以免觸動每個人心中的敏感地帶。然而，當侯賽尼市長交出城市鑰匙時，艾倫比應該說了「十字軍到此結束」這句話。市長與穆夫提，兩人都是侯賽尼家族成

員，靜悄悄但忿忿不平地走開。然而，對於相信千禧年的美國區居民來說，意義卻大不相同：「我們認為自己親眼目睹了最後一次十字軍的勝利，」貝爾莎．斯帕福德說，「基督教國家征服了巴勒斯坦！」當勞倫斯聆聽艾倫比的演說時，沒有人能體會他內心的感受，他想到自己幾天前的遭遇：「站在如高塔般雄偉的指揮官前聆聽他的文告，心裡想著幾天前站在哈基姆〔雞姦他的人〕面前的自己，那感覺奇怪極了。」

艾倫比於是走出雅法門，騎上他的坐騎興登堡。 5 「耶路撒冷向我們熱烈歡呼，這的確是令人難忘的一刻，」勞倫斯寫道，不過鄂圖曼人仍未放棄反擊，「飛機持續在我們上空盤旋，不斷發射機關槍。耶路撒冷已經許久未曾如此歡欣鼓舞，過去也從未如此溫和地被接收。」至於他自己，勞倫斯則覺得「羞恥而無法坦然擺出勝利的姿態」。

勞倫斯回憶說，後來在席亞將軍的總部有一場午宴，但法國公使皮寇卻做了煞風景的事，他提出平分耶路撒冷的構想。皮寇用「長笛般的聲音」對艾倫比說：「明天，親愛的將軍，我將採取必要的步驟，在耶路撒冷建立文人政府。」

現場一陣沉默。沙拉、雞肉美乃滋與鵝肝醬三明治掛在我們油亮的嘴邊，每個人都停止咀嚼，眼光不約而同地望向艾倫比。只見將軍脹紅了臉，他吞下嘴裡的食物，下巴往前（我們很喜歡看他擺出這種表情），冷冷地說：「這裡能做主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總司令，也就是我！」

勞倫斯回去與費薩爾及謝里夫的駱駝兵團會合。守衛聖墓教堂的責任由法國人與義大利人共同分攤，但教堂的鎖鑰則仍由世襲看守人努賽巴家族負責。 6 艾倫比派印度穆斯林部隊駐守聖殿山。

在倫敦覲見國王喬治五世之後，魏茨曼穿著白西裝與他的錫安主義委員會（Zionist Commission）抵達聖城。他們此行得到賈伯欽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的資助，此人是來自敖德薩的民族主義者與知識分子，曾在當地組織猶太民兵反抗大屠殺。艾倫比才稍稍往耶路撒冷

以北推進就遭遇抵抗。鄂圖曼在巴勒斯坦仍有一定實力，艾倫比因此花了近一年的時間重新籌組軍隊發動攻勢，因此這段時間耶路撒冷成了前線城市，到處都是英軍與殖民地部隊，他們準備從此地發動大規模的攻擊。賈伯欽斯基與詹姆斯．德．羅特希爾德少校協助招募猶太軍團，另一方面，謝里夫家族在勞倫斯與費薩爾親王的率領下，正等待良機攻占大馬士革一並且粉碎法國的野心。

耶路撒冷俗氣而寒冷；一九一四年之後，人口減少了三萬人，大約只剩五萬五千人；許多人瀕臨餓死與罹患瘧疾，有些人則受性病之苦（城內大約有五百名年紀只有十幾歲的娼妓）；猶太孤兒約有三千人。魏茨曼與勞倫斯一樣，都對城市的污穢感到驚訝：「所有褻瀆聖地的行為他們都做了。難以想像這裡有這麼多虛妄瀆神之事。」但是，與先前的蒙提費歐里及羅特希爾德一樣，魏茨曼現在兩度試圖以七萬英鎊的代價向穆夫提購買西牆。這筆錢會支付在重建馬格里布區住宅上。馬格里布區的居民雖然感興趣，但侯賽尼家族卻阻止了這場交易。

艾倫比任命蒙提費歐里的姪孫擔任耶路撒冷治安長官的副手，如果他不是猶太人，絕不可能獲得這個職位。「耶路撒冷性病橫行」，喬弗瑞．席貝格．蒙提費歐里表示，他在聖地周圍部署了衛兵。他派人搜查從事特種行業的場所，發現經常可見澳洲士兵的蹤影，他因此必須浪費許多時間偵訊他們，而這些人也被指控與當地女孩上床。一九一八年六月，他稟報艾倫比：「耶路撒冷妓院依然惹了不少麻煩。他把妓院集中到瓦札（Wazzah），讓治安維護變得容易一點。十月，喬弗瑞寫道：「還是無法阻止這些澳洲人去逛妓院，只好加派一點人手在瓦札巡邏。」席貝格．蒙提費歐里少校的報告裡經常這麼寫著：「性病猖獗，此外就沒有別的事。」

在雅法門附近的咖啡館裡，阿拉伯人與猶太人討論著巴勒斯坦的未來：雙方提出的意見，範圍相當廣泛。在猶太人方面，從超正統派（他們輕視褻瀆神明的錫安主義），到認為猶太殖民地應該完全整合到阿拉伯統治的中東裡，再到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希望以武裝的希伯來國家來統治臣服的少數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方面則從想驅逐所有猶太人的民族主義者與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到歡迎猶太人一起來共建阿拉伯國家的

民主自由派人士。阿拉伯知識分子討論巴勒斯坦是否屬於敘利亞或埃及的一部分。大戰期間，一名年輕的猶太人，名叫伊桑．圖吉曼（Ihsan Turjman），他認為「埃及總督應該成為巴勒斯坦與漢志兩帝的國王」，但薩卡基尼卻認為「巴勒斯坦與敘利亞合併的觀念較為盛行」。那夏希比建立自由學會，要求與敘利亞合併；侯賽尼家族建立阿拉伯俱樂部。兩者都敵視貝爾福宣言。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斯托爾斯爵士抵達耶路撒冷擔任軍事總督──或者如他所言的，他的職位「就跟彼拉多一樣」。

東方的斯托爾斯：行善的專制者

在法斯特飯店大廳，斯托爾斯剛好遇見前任總督巴爾頓將軍（General Barton），後者還穿著晨袍。巴爾頓說：「耶路撒冷唯一能讓人忍受的兩件事是浴缸與床。」斯托爾斯喜歡穿著白色西裝上面附著誇張的鈕孔，他發現「耶路撒冷的糧食供給不足」，也發現「這裡的猶太人生活沒有多大改善」。對於自己能夠來到耶路撒冷這座世界名城，斯托爾斯感到相當興奮，然而，與許多新教徒一樣，他對於聖墓教堂的誇大感到不滿，[7] 而且認為聖殿山與「聖馬可廣場及三一學院巨庭一樣光輝榮耀」。斯托爾斯覺得自己生來就是為了統治耶路撒冷：「能以文字或口頭的命令賞善罰惡，能禁止一切褻瀆神聖之事，能提升能力與善意來操持權力，當個亞里斯多德所說的行善的專制者。」

斯托爾斯不是尋常的殖民官員。這位喜愛炫耀的帝國官員是牧師之子與劍橋的古典學者，他「抱持著驚人的世界主義立場──就一名英國人來說」。他的朋友勞倫斯向來輕視官員，但勞倫斯卻認為斯托爾斯「是近東最優秀的英國人，儘管他容易分神於音樂與文學，對雕刻、繪畫乃至於一切世界上美好的事物都有興趣，但他做起事來卻相當有效率」。勞倫斯記得斯托爾斯以阿拉伯語、德語與法語討論華格納與德布西的優點，而他「固執的個性不容許他卑躬屈膝地求取勝利」。在埃及，斯托爾斯以工於心計和陰謀出名，這使得他有了東方的斯托爾斯的稱號，得名於開羅一家最不誠實的商店。這位不尋常的軍事總督於是著手恢復滿

目瘡痍的耶路撒冷，而他仰賴的是他底下這一群雜牌軍：

仰光銀行的一名收納員，一名演員經紀人，兩名湯瑪斯．庫克的助手，一名畫作交易商，一名軍事教官，一名小丑，一名土地估價人員，一名來自尼日河的水手長，一名格拉斯哥蒸餾酒業者，一名風琴手，一名亞歷山卓的棉花仲介商，一名建築師，一名倫敦郵局的下層官員，一名埃及的計程車司機，兩名學校老師，一名傳教士。

幾個月內，斯托爾斯建立了傾耶路撒冷學社，資金由亞美尼亞軍火商札哈洛夫爵士（Sir Basil Zaharoff），以及美國百萬富翁卡內基夫人與小 J. P. 摩根提供。該學會的目標是阻止耶路撒冷成為「二流的巴爾的摩」。

斯托爾斯對於耶路撒冷的頭銜、服飾與顏色非常著迷。他一開始不僅跟侯賽尼家族來往，[8] 也與魏茨曼乃至於賈伯欽斯基交好。斯托爾斯認為賈伯欽斯基是他所見過「最豪邁、具吸引力，而且有教養的軍官」。魏茨曼同意賈伯欽斯基「在外表儀態上的確不太像猶太人，甚至可以說有點醜，但他非常有魅力，口才便給，深具騎士風範」。

不過斯托爾斯也發現錫安主義者的策略是一場「惡夢，讓他想到土耳其的諺語：『不會哭的孩子沒奶喝。』」錫安主義者很快就懷疑斯托爾斯不支持他們。許多英國人瞧不起賈伯欽斯基，而俄國猶太人配戴著類似軍服的卡其腰帶，大搖大擺地在耶路撒冷街頭走著，而且認為貝爾福宣言不可行。一名同情錫安主義的英國將領把一本書拿給魏茨曼—這是這位錫安主義領袖首次看到《錫安長老議定書》[9] —「你會發現到，這裡有許多英國軍官背袋裡都有這本書，而且他們相信裡面的說法」，將軍警告說。在尚未被揭露是偽造文件之前，《議定書》似乎言之成理，因為英國支持錫安主義，而布爾什維克的俄國顯然也由猶太人民委員支配。

斯托爾斯「心思細膩」，魏茨曼說。「他是每個人的朋友。」但這位總督卻抱怨自己遭到「大屠殺」，這些吵鬧的「喝著俄國茶的錫安主

義者」與迪斯雷利並無共通點。當總督向首相報告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的怨言時，勞合．喬治只是冷冷地說：「如果他們不停止抱怨，你這個總督就別做了。」

儘管阿拉伯對於貝爾福宣言存有警惕，耶路撒冷依然維持了兩年的平靜。斯托爾斯監督城牆與圓頂的修復工程，安裝街燈，創設耶路撒冷棋會，把阿布杜爾—哈米德設於雅法門的瞭望塔炸燬。他特別喜歡利用自己的權力為耶路撒冷重新命名：「當猶太人希望把法斯特飯店改成所羅門王時，阿拉伯人卻希望改成蘇雷曼蘇丹，這兩者都無法代表整個耶路撒冷，但我可以下令將它改名為艾倫比飯店。」艾倫比甚至成立了修女唱詩班，由他自己擔任指揮。他試圖解決聖墓教堂內基督徒的爭吵，於是他採納蘇丹在一八五二年的區域畫分。這讓正教會感到滿意，但卻令天主教徒不滿。當斯托爾斯訪問梵蒂岡時，教宗指控他引進了不信神的電影與五百名妓女，污染了耶路撒冷。艾倫比始終無法解決邪惡而小規模的血仇問題。[10]

巴勒斯坦的實際地位仍懸而未決，更甭說耶路撒冷。皮寇再度提出法國領有耶路撒冷的主張。他堅稱，英國人不了解法國人對於取得耶路撒冷有多麼高興。「你應該先考慮實際攻下這座城的人的想法」，斯托爾斯反唇相譏。皮寇又試圖主張法國人要保護天主教徒，因此法國人有權在聖墓教堂裡王座上主持讚歌儀式，但當方濟會拒絕合作時，這個計畫也泡湯了。

當市長意外因肺炎（或許因為在雨中投降了太多次所致）過世時，斯托爾斯任命他的弟弟穆薩．侯賽尼（Musa Kazem al-Husseini）繼任市長。但這位令人矚目的新市長，過去曾擔任鄂圖曼總督，統治過安那托利亞與雅法，他逐漸成為反錫安主義的領袖。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逐漸將他們的希望放在勞倫斯的朋友費薩爾親王統治的大敘利亞王國上。在第一次穆斯林會議上—在耶路撒冷成立的基督教協會代表投票加入費薩爾的敘利亞。錫安主義者仍不切實際地堅持絕大多數阿拉伯人應接受他們在此地屯墾，但他們也試圖安撫當地人的恐慌。英國鼓勵雙方能採取友善的態度。魏茨曼與大穆夫提見面，他保證猶太人不會威脅阿拉伯人的利益，並且獻上一部古老的《古蘭經》給穆夫提。

一九一八年六月，魏茨曼越過沙漠到阿卡巴附近的宿營地與費薩爾見面，勞倫斯也在那裡。這是魏茨曼所誇稱的「終生友誼」的開始。他解釋說，猶太人會在英國的保護下發展國家。私底下，費薩爾看到了勞倫斯所說的「巴勒斯坦猶太人與殖民者猶太人之間的巨大差異：對費薩爾來說，重點在於前者講的是阿拉伯語，後者講的是意第緒語」。費薩爾與勞倫斯希望謝里夫家族與錫安主義者可以一起合作建立敘利亞王國。勞倫斯解釋說：「我把猶太人看成是自然進口、促進漸變的西方力量，這對近東國家是必要之物。」魏茨曼回憶說，勞倫斯「與錫安主義的關係是非常正面的」，他相信「阿拉伯人可以從猶太人建立家園中獲得更多」。

在這場綠洲高峰會中，費薩爾「接受未來猶太人主張在巴勒斯坦擁有土地的可能」。日後，當這三人再次於倫敦見面時，費薩爾同意巴勒斯坦可以吸收「四到五百萬名猶太人而不致影響阿拉伯農民的權利。他一時沒有想到巴勒斯坦是否還有可用之地」，就同意（倘若日後他真能成為國王的話）讓大批猶太人出現在敘利亞王國內的巴勒斯坦。敘利亞這個戰利品使費薩爾樂於做出各種妥協來確保它。

魏茨曼的外交起初獲得了成果。他開玩笑說：「沒有大學的猶太國，猶如沒有賭場的摩納哥」，於是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艾倫比用勞斯萊斯載魏茨曼來到斯科普斯山。由穆夫提、英國國教會主教、兩名大拉比與魏茨曼為希伯來大學立下礎石。但觀察者注意到穆夫提甚為不悅。在遠處鄂圖曼的炮聲下，與會者合唱「天佑國王」與錫安主義的希望曲（Hatikvah）。「耶路撒冷在我們的腳下」，魏茨曼說道：「它就像寶石一樣閃閃發光。」

鄂圖曼人仍在巴勒斯坦頑抗，至於在西線戰場，仍看不到勝利的徵兆。在這幾個月，斯托爾斯有時會得到僕人的通報，說是有「一名貝都因人」等著見他。然後他會看到勞倫斯坐在那裡讀他的書。這名英國貝都因人不久又神秘消失。五月，在耶路撒冷，斯托爾斯介紹勞倫斯給美國記者洛威爾．湯瑪斯認識。湯瑪斯覺得「勞倫斯宛如復活的年輕使徒」，日後湯瑪斯將創造出傳奇的阿拉伯的勞倫斯。

直到一九一八年九月，艾倫比才重新發動攻勢，在米吉多擊敗了鄂

圖曼人。數千名德軍與鄂圖曼戰俘在耶路撒冷遊街示眾。斯托爾斯為了慶祝，親自在史坦威鋼琴前彈奏各種組曲，如拉托斯卡的〈維多利亞〉、韓德爾的〈以弗他與西比奧進行曲〉，帕里的〈婚禮進行曲〉（取材自亞里斯多芬尼斯的劇作《鳥》）。十月二日，艾倫比允許費薩爾（此時已指派他擔任敘利亞國王）與勞倫斯上校率領謝里夫軍隊前去解放大馬士革。但是，如勞倫斯所懷疑的，真正的決策過程其實是來自遠方。勞合．喬治決心保有耶路撒冷。寇松勳爵埋怨說：「首相談論耶路撒冷的熱情，宛如那是他故鄉的山丘一樣。」

甚至在德軍終於要戰敗之前，遊說團體已經開始行動。十一月十一日停戰協定簽署當天，魏茨曼早在之前就已經排好約定，等到他到了唐寧街十號時，發現勞合．喬治一邊讀著《詩篇》一邊哭泣。勞倫斯則在倫敦遊說官員支持阿拉伯。費薩爾在巴黎請求法國人協助。但當英法兩國在巴黎對於東方土地的分割問題起爭執時，勞合．喬治抗議說，是英國征服了耶路撒冷：「其他的政府只能派一些皮膚黝黑的殖民地警察，監督我們有沒有偷了聖墓教堂的東西。」

1 傑馬爾於一九一七年回到伊斯坦堡，但隔年鄂圖曼投降，他逃往柏林，並且在當地寫下他的回憶錄。一九二二年，他在提比里斯（Tbilisi）遭亞美尼亞人暗殺身亡，做為對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的報復。不過傑馬爾曾表示：「我深知流放亞美尼亞人勢將造成極大的苦難」，而他說的應非虛語：「我把近十五萬名亞美尼亞人帶到貝魯特與阿勒坡。」塔拉特也被暗殺；恩維爾則是戰死沙場，他曾在中亞率領土耳其叛軍對抗布爾什維克。

2 十二月三日，鄂圖曼秘密警察突然侵入薩卡基尼的家，他藏匿著猶太探險家與間諜勒文，這是老一輩鄂圖曼主義者的最後風範，表現出民族間的寬容。薩卡基尼與勒文均遭逮捕，並且被送往大馬士革。他們必須靠自己步行前往。

3 兩年後，美國區居民仍試圖要回他們的馬車或賠償金額，他們寫信給軍事總督斯托爾斯：「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八日，前任總督借用我們的馬車，還有油、布蓋與座墊、馬鞭、竿子與兩匹馬。」

4 這名阿拉伯男孩拿著具歷史價值的床單，然後把掃帚柄插在地上，不過這把掃帚柄後來被瑞典的攝影師偷走了。英國人威脅要把他抓起來，他只好把柄交給了艾倫比，現收藏於帝國戰爭博物館。

5 艾倫比底下有一名上尉軍官威廉．席貝格．蒙提費歐里，三十二歲，是摩西．蒙提費歐里的姪孫，他曾經提過他在耶路撒冷時，曾被一名美麗的阿拉伯女子引誘，她帶著他來到一處洞穴，

結果發現裡頭藏著好幾個鄂圖曼軍官，於是便把這些人全部逮捕。

6 當努賽巴家族向艾倫比介紹聖墓教堂時，他們表示艾倫比曾想一睹鑰匙的樣子。「十字軍既然已經結束，」他說，「我看了鑰匙之後自當歸還，但請記住這不是歐瑪爾或薩拉丁返還的鑰匙，而是艾倫比。」哈澤姆．努賽巴，一九六○年代成為約旦的外交大臣，他在二○○七年出版的回憶錄裡提到這件事。

7 斯托爾斯在聖墓教堂有令人興奮的發現。令希臘教士憤怒的是，他在南門發現了最後一座十字軍墳墓—大憲章的簽署者，也是亨利三世的導師，菲利普．多本尼（Philip d'Aubeny），他參加了三次十字軍，在腓特烈二世統治期間，於一二三六年死於耶路撒冷。斯托爾斯命英國士兵守衛這座墳墓。

8 侯賽尼家族非常繁榮，他們在巴勒斯坦擁有一萬兩千五百英畝以上的土地。侯賽尼市長不僅受阿拉伯人支持，也受到猶太人歡迎。斯托爾斯欣賞穆司提卡彌爾．侯賽尼。當時，穆夫提其實只是伊斯蘭教哈納菲派的領袖（受鄂圖曼人支持）；總共有四個派別。斯托爾斯自稱大穆夫提，不只以耶路撒冷四個學派的領袖自居，也是所有巴勒斯坦的領導者。穆夫提希望攻下大馬士革之後，能讓他的弟弟阿敏加入費薩爾親王麾下；斯托爾斯同意了。

9 當《議定書》的英文版發行時，在英美頗為熱銷（在亨利．福特支持下），直到一九二一年八月，倫敦《泰晤士報》揭穿它是偽造文件為止。《議定書》德文版於一九一九年發行，希特勒相信裡面說的都是真的，他在《我的奮鬥》裡解釋說，偽造文件的主張「更證明它是真的」。當這本書的阿拉伯文版於一九二五年發行時，耶路撒冷的拉丁大主教還推薦這本書給信眾閱讀。

10 希臘人與亞美尼亞人針對童貞女馬利亞之墓的區域畫分爭論不休。亞美尼亞人與敘利亞雅各派則針對錫安山墓地與聖墓教堂中的聖尼科德穆斯禮拜堂的所有權起衝突，正教徒與天主教徒對於各各他北面階梯的使用權，以及正教會和拉丁禮拜堂之間的帶狀走廊所有權出現爭議。亞美尼亞人與正教徒對於入口東面的樓梯所有權（以及誰該掃那塊地）大打出手。科普特派與衣索比亞人則搶著使用屋頂搖搖欲墜的修道院。

47　勝利者與戰利品（西元一九一九～一九二○年）

凡爾賽會議上的伍德羅．威爾遜

幾個星期後，在倫敦的會議上，勞合．喬治與法國總理克雷蒙梭針對中東問題討價還價。為了取回敘利亞，克雷蒙梭提出了各種條件：

克雷蒙梭：「告訴我，你要什麼。」
勞合．喬治：「我要摩蘇爾。」
克雷蒙梭：「你可以擁有摩蘇爾。還有什麼？」
勞合．喬治：「我還要耶路撒冷！」
克雷蒙梭：「那也是你的了。」

一九一九年一月，威爾遜──首位在任內出國的美國總統抵達凡爾賽，準備與勞合．喬治及克雷蒙梭訂定和約。中東的主要人物都來遊說勝利者，包括費薩爾與陪他前來的勞倫斯，他們努力想阻止法國染指敘利亞；而魏茨曼則希望英國能繼續留在巴勒斯坦，並且希望國際能承認貝爾福宣言。勞倫斯身為費薩爾的謀士，他穿著英國軍服，頭上卻纏著阿拉伯頭巾，這身裝扮激怒了法國人。他們試圖禁止勞倫斯參加會議。

威爾遜是一位理想主義的維吉尼亞州教授，後來成為民主黨的政治人物，現在則是一位國際仲裁者，他宣布「與這場大戰相關的一切領土解決方式，都必須考慮該地居民的利害關係及其利益」。威爾遜拒絕支持帝國主義對中東進行分贓。三巨頭很快就變得水火不容。威爾遜認為勞合．喬治「捉摸不定、不可信任」。七十八歲的克雷蒙梭夾在追求正義的威爾遜與貪圖土地的勞合．喬治之間，他抱怨說：「我發現自己面對著耶穌基督與拿破崙。」愛開玩笑的威爾斯人與內斂的美國人逐漸修

復了關係：勞合．喬治稱讚後者的理想主義──但前提是英國必須得到它想要的。在巴黎一間鑲滿木板的房間裡，周圍全擺滿了書，奧林匹亞眾神將形塑這個世界，貝爾福興味十足地思索前景，並且嘲弄地說：「這三位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卻又極其無知的人物將要分割世界各大陸。」

克雷蒙梭的野心與勞合．喬治一樣寡廉鮮恥。當克雷蒙梭與勞倫斯見面時，他說明法國對敘利亞的權利是從十字軍統治巴勒斯坦時所留下來的──「是的，」勞倫斯回答，「但十字軍失敗了。」此外，十字軍從未取得大馬士革，也就是克雷蒙梭的主要目標與阿拉伯民族渴望的核心。法國人仍希望在賽克斯─皮寇協定下與英國分治耶路撒冷，但英國現在全盤否認這個協定。

美國總統，長老教會牧師之子，他支持貝爾福宣言。威爾遜說：「我是牧師之子，我應當讓聖地回到它的人民手中。」威爾遜除了受到新教希伯來主義的感染，也受到他的顧問路易斯．布蘭戴斯（Louis Brandeis）的影響，後者是來自肯塔基州的猶太人，曾被威爾遜提名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蘭戴斯有「人民律師」之稱，他是美國學術界與公職潔身自愛的模範人物，但在一九一四年，全美國三百萬猶太人中，只有一萬五千人加入他組織的美國錫安主義聯盟。到了一九一七年，已有數十萬名美國猶太人加入；福音派基督徒為錫安主義進行遊說；而前總統老羅斯福曾在幼年時與父母遊歷聖城，他支持「以耶路撒冷為中心建立一個錫安主義國家」。

儘管如此，威爾遜卻面臨錫安主義與阿拉伯民族自決的痛苦矛盾。英國曾建議由美國託管──託管地是介於保護國與省份之間的新制度。威爾遜也實際考慮過這種可能。但面對英法兩國對巴勒斯坦與敘利亞土地的爭奪，他決定派美國調查團前去了解阿拉伯的意願。金恩─克蘭委員會（King-Crane Commission）在芝加哥活門製造商與歐伯林學院校長的率領下進行調查，他們回報絕大多數巴勒斯坦與敘利亞阿拉伯人，希望在美國保護下接受費薩爾大敘利亞王國的統治。但這些發現證明是毫無意義，因為威爾遜未能約束他的帝國主義盟友。還要兩年的時間等待國際聯盟確認英國取得巴勒斯坦與法國取得敘利亞──勞倫斯稱為「託管

騙局」。

一九二○年三月八日，費薩爾成為敘利亞國王（包括黎巴嫩與巴勒斯坦），他任命耶路撒冷的薩伊德．侯賽尼（Said a-Husseini）為外交大臣，至於穆夫提的弟弟阿敏則暫時在宮廷服務。新王國成立所產生的興奮，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大膽挺身反對錫安主義的威脅。魏茨曼警告，這麼做可能會引發麻煩。賈伯欽斯基與前俄國革命分子平卡斯．盧騰伯格（Pinkhas Rutenberg）創立了猶太人自衛隊，[1] 約有六百餘人。但斯托爾斯忽視了警鐘的響聲。

斯托爾斯：先知摩西暴亂，最初的槍響

一九二○年四月二十日星期日早晨，在擠滿猶太教與基督教朝聖者的城市裡，六萬名阿拉伯人集結起來，在侯賽尼家族率領下準備慶祝先知摩西的節日。日記作家瓦希夫．賈瓦利葉看著他們一邊唱歌，一邊抗議貝爾福宣言。穆夫提的弟弟阿敏煽動群眾，拿著費薩爾的肖像：「這是你們的國王！」暴民叫囂著：「巴勒斯坦是我們的土地，猶太人是我們的狗！」並且湧入舊城。一名猶太老人被人用棍棒痛毆。

薩卡基尼回憶說，「這場喧鬧突然失控」。許多人拿著短劍與棍棒，大聲叫嚷：「穆罕默德的宗教是用刀劍建立的！」賈瓦利葉發現，這座城市「成了戰場」。群眾高唱「殺光猶太人！」薩卡基尼與瓦希夫憎惡暴力，但他們現在除了討厭錫安主義，也開始痛恨英國人。

斯托爾斯外出到英國國教會教堂行晨禮，發現耶路撒冷已失去控制。他立刻趕到設於奧地利旅館住宿處的司令部，感覺好像有人「拿一把劍插在我的心窩」。斯托爾斯在耶路撒冷只有一百八十八名警察。第二天，當暴亂加劇時，猶太人擔心他們可能會被殺光。魏茨曼衝到斯托爾斯的辦公室請求協助；賈伯欽斯基與盧騰伯格拿了手槍，在俄國區的警察局召集了兩百多人。當斯托爾斯禁止他們行動時，賈伯欽斯基於是在舊城外巡邏，與阿拉伯的槍手交火──這是真正響起槍聲的日子。在舊城，猶太區有些街道遭到圍困，阿拉伯入侵者輪姦了一些猶太女子。在此同時，英國人正試圖維持聖火典禮的秩序，但當一名敘利亞人移動科

普特座椅時，「火舌突然往四面八方竄出」，教堂的門著火，場面一片混亂。當一名英國官員離開聖墓教堂時，一名阿拉伯女孩被流彈射中，從鄰近的窗戶摔落下來。

賈伯欽斯基的一名部下內希米亞．魯比卓夫（Nehemia Rubitzov），與一名同志將手槍藏在白色的醫療袍子下，搭乘救護車進入舊城，準備在當地組織防務。魯比卓夫出生於烏克蘭，他是本－古里安招募到猶太軍團的成員，並且改名為羅賓。此時，他要求恐慌的猶太人鎮靜下來，他遇見並且解救了「紅色羅莎」柯亨，一名充滿活力的前布爾什維克分子，最近才從俄羅斯來到此地：他們後來結了婚。「我出生於耶路撒冷」，他們的兒子伊札克．拉賓（Yitzhak Rabin）說，許多年後，他成為以色列的參謀總長，攻下了耶路撒冷。

赫伯特．薩謬爾：巴勒斯坦，共計一個，點交完畢

到了暴亂停止的時候，五名猶太人與四名阿拉伯人死亡，兩百一十六名猶太人與二十三名阿拉伯人受傷。三十九名猶太人與一百六十一名阿拉伯人，因為他們在先知摩西日做出的行為而遭到判刑。斯托爾斯命令搜索魏茨曼與賈伯欽斯基的住宅：賈伯欽斯基被搜出槍枝，於是判刑十五年。年輕的阿敏．侯賽尼—用斯托爾斯的話說，是暴動的「主謀」—被處刑十年，但他逃離了耶路撒冷。斯托爾斯搜索了市長穆薩．侯賽尼的住宅，不過英國人天真地指責來自俄國的猶太布爾什維克分子要為此次事件負責。

自由派的魏茨曼與社會主義的本－古里安仍希望採漸進的方式建國，並且與阿拉伯人和平共處。本－古里安不承認阿拉伯民族主義，他希望阿拉伯與猶太工人能一起過著「和諧與友誼的生活」，但有時他也大聲喊著：「這條路無解！我們想建立自己的國家。阿拉伯人想建立他們的國家。」錫安主義者現在開始重組舊有的守望人組織，將其改造成更有效率的民兵，也就是國防軍。

每發生一次暴力衝突，就讓雙方的極端分子更受一次滋養。賈伯欽斯基承認阿拉伯民族主義與錫安主義一樣真實。他斬釘截鐵地認為，猶

太國──他認為應該包括約旦河兩岸──將受到暴力地反對，而且只能用「鐵牆」來防守。到了二十世紀中期，賈伯欽斯基脫離原組織，自組錫安主義修正派聯盟，以及稱為貝塔爾（Betar）的青年運動，他們會身穿制服上街遊行。他想創立新型的猶太活動分子，不再仰賴魏茨曼那種彬彬有禮的遊說方式。賈伯欽斯基堅決主張他的猶太國將建立在兩個民族「絕對的平等」上，不會排除阿拉伯人。當墨索里尼於一九二二年掌權時，賈伯欽斯基嘲弄對元首（Il Duce）的崇拜──「leader，這是所有英文字中最荒謬的一個。水牛跟隨領袖。文明人沒有『領袖』。」然而魏茨曼稱賈伯欽斯基是「法西斯主義者」，而本─古里安也給他取了「元首」的綽號。

費薩爾國王，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希望──他的理想因法國決心占有敘利亞而遭到破滅。法國強行驅逐國王，粉碎了他孱弱的部隊，也徹底破壞了勞倫斯的計畫。大敘利亞與暴亂的結束，有助於形成巴勒斯坦的民族認同。[2]

一九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在聖雷莫會議（San Remo Conference）中，勞合．喬治同意基於貝爾福宣言對巴勒斯坦進行託管統治，並且任命赫伯特．薩謬爾爵士為第一任高級專員。六月三十日，薩謬爾抵達耶路撒冷車站，他身穿白色軍服，頭戴羽飾防暑帽，腰間佩劍，耶路撒冷以十七響禮炮歡迎。薩謬爾雖然是猶太人，而且是錫安主義者，但他並非夢想家──勞合．喬治認為他「嚴肅、冷淡」。一名記者說他像「緊閉的牡蠣一樣毫無熱情」，他的下屬說他「一絲不苟──似乎永遠不會忘了公事的內容」。當軍事總督將巴勒斯坦的控制權移交給薩謬爾時，不苟言笑的他破天荒地說了一個笑話，他簽署了一行短信，上面寫著「茲收得少將路易斯．伯爾斯爵士移交之巴勒斯坦，共計一個，點交完畢。」然後他加註「無錯誤遺漏」字樣，但實際上錯誤與遺漏均不少。

起初，薩謬爾的冷靜確實安撫了先知摩西日暴亂帶來的震撼。他在橄欖山奧古斯塔．維多利亞設立官署，釋放賈伯欽斯基，赦免阿敏．侯賽尼，暫時限制猶太移民，並且向阿拉伯人提出保證。英國此時的利益已與一九一七年大不相同。擔任外交大臣的寇松反對全力支持錫安主義，而且企圖沖淡貝爾福宣言的影響。這裡會有猶太人的家園，但不一

定會有國家。魏茨曼覺得自己遭到背叛，但阿拉伯人也認為這是一場災難。到了一九二一年，已有一萬八千五百名猶太人抵達巴勒斯坦。在往後八年，薩謬爾將再允許七萬名移民入境。

一九二一年，薩謬爾的長官殖民地大臣溫斯頓．邱吉爾抵達耶路撒冷，旁邊還跟著他的顧問阿拉伯的勞倫斯。

邱吉爾創造了現代中東：勞倫斯的謝里夫解決方案

「我喜歡溫斯頓這個人，」勞倫斯日後說道，「而且很尊敬他。」此時的邱吉爾已經以他誇大的探險故事、自我炫耀與令人矚目的成功事業聞名於世。年近五十的他，此時擔任殖民地大臣，他要面對新帝國對外駐兵所需的高昂成本，無論人力還是金錢均捉襟見肘：英國統治下的伊拉克接二連三地發生流血暴亂。邱吉爾於是在開羅召開會議，打算在英國的影響力之下，轉移一部分權力給阿拉伯的統治者。勞倫斯提議將新成立的伊拉克王國交給費薩爾。

一九二○年三月十二日，邱吉爾召集阿拉伯專家在塞米拉米斯飯店（Semiramis Hotel）開會，討論時，有一對索馬利亞的幼獅在他們的腳邊玩耍。邱吉爾對於飯店的豪華感到滿意，不用忍受「討厭的沙漠」，但勞倫斯不喜歡這樣的安排。「我們住在大理石青銅飯店裡，」他寫道，「非常昂貴而奢華─真是可怕的地方。讓我覺得自己像布爾什維克。中東每個人物都在這裡。後天，我們將前往耶路撒冷。我們相處得很融洽，每一件重要事宜都獲得了共識。」換言之，邱吉爾同意「謝里夫解決方案」：在英國毀約之後，勞倫斯終於看到謝里夫與他的諸子恢復了名譽。

老謝里夫，漢志國王侯賽因，不是紹德酋帥伊本．紹德（Ibn Saud）率領的瓦哈比勇士的對手。 [3] 當他的兒子阿布杜拉率領一千三百五十名戰士試圖驅逐紹德家族時，卻遭到擊潰：阿布杜拉甚至來不及收拾自己的貼身衣物，只能拚命逃跑，他能倖存已算是「奇蹟」。他們原本計畫由費薩爾統治敘利亞巴勒斯坦，阿布杜拉出任伊拉克國王。現在費薩爾卻成了伊拉克國王，阿布杜拉則一無所有。

當邱吉爾的會議在開羅召開時，阿布杜拉率領三十名軍官與兩百名貝都因人來到今日的約旦──技術上來說是英國託管地的一部分──為自己攻取貧瘠的領地，就連寇松勳爵也認為「這麼大的公雞，恐怕無法在這麼一小塊污穢之地待下」。出逃的消息在邱吉爾聽來，已然是個既成事實。勞倫斯勸邱吉爾支持阿布杜拉。邱吉爾於是派勞倫斯邀請阿布杜拉親王到耶路撒冷見他。

三月二十三日午夜，邱吉爾與妻子克蕾門汀搭乘火車前往耶路撒冷，在加薩受到熱情群眾的歡迎，他們高呼「歡迎大臣」與「打倒猶太人！割了他們的喉嚨！」邱吉爾不明就裡，仍然裝作沒事地友善向群眾揮手。

在耶路撒冷，邱吉爾與薩謬爾待在奧古斯塔．維多利亞堡壘，他與「溫和而友善」的阿布杜拉見了四次面，這位外約旦的占領者在勞倫斯護送下前來。阿布杜拉希望建立哈希姆帝國，他認為讓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和平共存的最好方式，是讓敘利亞也併入他的王國。邱吉爾說，如果阿布杜拉願意承認法屬敘利亞與英屬巴勒斯坦，那麼他就願意承認外約旦。阿布杜拉勉為其難地同意了，邱吉爾於是建立了一個新國家：「外約旦酋長國，」他還記得，「在耶路撒冷的某個星期天下午我這麼告訴他的。」勞倫斯終於將費薩爾與阿布杜拉送上王位，他的牧羊人任務終告完成。 4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向邱吉爾請願，他們以偽造的《錫安長老議定書》傳統為由，宣稱「猶太人是終結世界的猶太人」，「猶太人在許多國家都是最積極造成毀滅之人」，而且錫安主義者想「控制世界」。邱吉爾在前任市長穆薩．侯賽尼引見下接見了這群耶路撒冷人，但他堅持「猶太人理應擁有民族家園，這是天經地義，也是世界命運的大事」。

邱吉爾的父親 5 灌輸邱吉爾猶太人有許多值得讚揚之處，而邱吉爾也認為，在歷經兩千年的苦難之後，錫安主義的出現是符合公義的結果。列寧死後，紅色恐慌創造了蘇維埃俄羅斯，邱吉爾相信「腐臭醜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就是邪惡的牛鬼蛇神領導的「猶太人運動」，而這群妖魔就是「國際猶太人」，唯有錫安主義猶太人才能解開國際猶太人的毒。

邱吉爾喜愛耶路撒冷，他在斯科普斯山英軍公墓啟用典禮中表示，「哈里發、十字軍與馬加比家族的塵土在此安息」。他也受到聖殿山的吸引，只要一有機會，他就會到此處走動，每次離開時都不勝欣羨之情。在他返回英國之前，他仍在橄欖山上開會，此時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突然去世。斯托爾斯過去已奪去侯賽尼家族的市長職位，現在如果貿然拔掉穆夫提一職，恐怕會引起眾怒。此外，英國人對於耶路撒冷大家族的興起也有同病相憐之感，因為英國的士紳階級也有類似的發展過程。薩謬爾與斯托爾斯於是決定，市長與穆夫提這兩個職位就由兩大家族各自推選決定—然而這兩個家族的血仇，卻使他們成為耶路撒冷的蒙太玖與凱普雷特。（譯註：指莎士比亞《羅密歐與朱麗葉》裡水火不容的兩大家族。）

1 盧騰伯格是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分子，克倫斯基（Kerensky）於一九一七年任命他為聖彼得格勒的副總督。斯托爾斯稱他是「最突出的人物」。他曾領導冬宮進行反擊，之後冬宮被托洛斯基的紅衛兵攻陷。盧騰伯格「身材矮胖、強而有力，總是黑色穿著，他冷酷無情、說話低沉，而且具威脅性，才能出眾，充滿魅力」，但「性格善變而且暴力」。一九二二年，邱吉爾支持工程師盧騰伯格在巴勒斯坦建立水力發電設施。

2 「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這個字指的是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但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當地的猶太人也稱為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猶太人；至於阿拉伯人則被稱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魏茨曼的回憶錄裡（於一九四九年出版），當他寫到「巴勒斯坦人」這個字時，指的是猶太人。錫安主義報紙又稱Palestine，阿拉伯報紙則稱為Filistin。

3 年老的侯賽因成了阿拉伯的李爾王，遭受子女不孝與英國背信棄義的折磨。勞倫斯在最後一趟任務中，負責說服這名苦澀的國王接受英法的霸權，否則他將失去英國的金援。他啼哭、動怒，並且拒絕。不久，侯賽因被伊本．紹德擊敗，而且被長子罷黜，長子成為國王阿里。但紹德家族征服了麥加，阿里遭到驅逐，伊本．紹德於是自稱為漢志國王，而後又稱沙烏地阿拉伯國王。這兩個王國仍由他們的家族統治著—沙烏地阿拉伯與哈希姆約旦。

4 二十五歲來自科羅拉多州的美國人洛威爾．湯瑪斯完成了他的暢銷作品《最後的十字軍》，這本旅行作品講述了「阿拉伯的勞倫斯」的傳奇冒險故事。光是倫敦就賣出一百萬本，在美國數量更多。勞倫斯自己就看了五遍以上，他對本書既愛又恨。「我看著你的作品，但感謝老天，燈光突然暗了」，他寫道。「他捏造了一些愚蠢的想像，一個穿著炫目服飾的偶像。」勞倫斯後來完成了回憶錄，使用舊的書名：《智慧七柱》，這部帶有華麗巴洛克式雕飾，卻又充滿詩意的作品，混雜了歷史、告解與神化的內容—「我喜歡謊言更甚於真實，特別是跟我有關的事」，勞倫斯開玩笑說。儘管這本書有許多瑕疵，仍算是一部經典之作。之後，勞倫斯改名換姓，參加空軍，退伍之後便隱遁不出，於一九三五年死於一場摩托車車禍。

5 蘭道夫．邱吉爾勳爵與羅特希爾德家族是朋友關係，當時，與猶太家族結為朋友對貴族來說是

有傷名譽的。當蘭道夫出席一場家宴時，一名貴族跟他打招呼：「我說是誰啊，原來是蘭道夫勳爵，怎麼沒帶你的猶太朋友來呢？」蘭道夫回答：「不，我不認為你們這些人能為他們提供消遣。」

48　英國託管時期（西元一九二○～一九三六年）

穆夫提對上市長：阿敏．侯賽尼對上拉希布．那夏希比

被選為市長的男子是典型的阿拉伯名流：拉希布．那夏希比抽菸時使用菸嘴，隨身帶著手杖，而且是最早擁有美國加長型禮車綠色帕卡德（Packard）的耶路撒冷人，他總是讓他的美國司機載他出遊。溫文有禮的那夏希比是最晚發跡與最富有的大家族繼承人，擁有柑橘果園與豪宅，[1]　他說著一口流利的法語與英語，曾代表耶路撒冷進入鄂圖曼國會。他僱用瓦希夫幫忙安排宴會，並且讓瓦希夫教他與他的情婦彈奏烏德琴。現在，當上市長的他一年只辦兩次宴會，一次是朋友聚會，另一次宴請的是英國高級專員。那夏希比一直致力於對抗錫安主義，他在這方面經驗豐富，而他也認真扮演耶路撒冷領主與巴勒斯坦領袖的角色。

被選為大穆夫提的是那夏希比的有錢遠親阿敏．侯賽尼。斯托爾斯將這名年輕的先知摩西日暴動煽動者引薦給高級專員，而薩謬爾對此人感到印象深刻。侯賽尼「溫和、聰明、受過良好教育、穿著體面，臉上掛著笑容、金髮碧眼、紅鬍子，富於幽默感」，市長的姪子納瑟勒丁．那夏希比（Nassereddin　Nashashibi）回憶說：「但他開玩笑時，眼神卻相當冷漠。」侯賽尼問薩謬爾：「公然的反對者或不可靠的朋友，你比較喜歡哪一種？」薩謬爾回答：「公然的反對者。」魏茨曼諷刺地評論：「雖然諺語這麼說，但是找小偷來抓賊，怎麼想都不是件好事。」以黎巴嫩史家吉爾伯特．阿希卡（Gilbert Achcar）的話來說，侯賽尼變成「一個妄自尊大之人，他以全伊斯蘭世界的領袖自居」。

傷腦筋的是，侯賽尼並未贏得第一次穆夫提選舉，勝選的是雅拉拉家族的成員。他之所以能出線，只是因為英國人──他們對於自己能在當地「隨心所欲地施行所謂的善政」而沾沾自喜──宣布選舉無效而直接任命他為穆夫提，而當時侯賽尼只有二十六歲，甚至還沒完成他在開羅的宗教學業。薩謬爾支持他參選新設立的最高穆斯林議會主席，藉此增強

他的政治與財政權力。

侯賽尼恪守伊斯蘭傳統；那夏希比偏向鄂圖曼人。兩人都反對錫安主義，但那夏希比認為，面對英國的權力，阿拉伯人應該妥協；侯賽尼曾歷經一段屈折而不安的生涯，最後成了一名強硬的民族主義者，反對任何妥協。起初，侯賽尼只是消極地與英國結盟，但他最後不僅像許多阿拉伯人一樣採取反英的立場，他也成為反猶太人的種族主義者，支持希特勒的「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薩謬爾最不朽的成就，是培養出最活躍的與錫安主義及英國對抗的敵人。然而我們也可以說，侯賽尼恰恰是造成他的民族分裂的元凶，也是促進錫安主義鬥爭的最大資產。

穆夫提：西牆戰爭

第一代英國總督慶祝自己馴服了耶路撒冷。一九二五年六月，薩謬爾回到倫敦，他充滿妄想地宣稱：「違法亂紀的態度已然止息。」一年後，斯托爾斯離開和平且市容已遠較過去美觀的耶路撒冷，他被擢升為賽普勒斯總督，而後轉而擔任北羅德西亞總督，然而斯托爾斯嘆氣說：「離開耶路撒冷，就不能說是升官了。」新任高級專員是普盧默子爵（Viscount Plumer），一名留著海象鬍的陸軍元帥，綽號是老普盧姆或普盧默老爹。由於經費削減，老普盧姆無法維持與薩謬爾時代同樣數量的士兵，但他散發出令人安心冷靜的神態，人們經常可以看到他愉快地走在耶路撒冷街頭。當官員向他報告政治情勢緊張時，他總是自欺地說：「這裡沒有政治情勢，不要無中生有！」

老普盧姆因身體不佳而退休，但新任高級專員尚未抵達，「政治情勢」就浮上檯面。一九二八年，在Kol Nidre這一天，也就是猶太人贖罪日前夕，猶太教執事在西牆設了一道小簾幕，根據猶太律法，男女禮拜者必須分開不能相混。簾幕與供年長禮拜者歇息的椅子是每年都會準備的，但今年穆夫提卻提出抗議，認為猶太人違反規定。

穆斯林認為西牆是穆罕默德夜行時繫上神獸布拉克的地方，然而在十九世紀，鄂圖曼人卻把鄰近的地道當成養驢子的畜舍。法律上來說，

西牆是阿布．瑪伊登捐獻的建築物，其時間可上溯到薩拉丁的兒子阿弗達爾。因此西牆「完全是穆斯林的財產」。然而，穆斯林擔心的是猶太人在西牆膜拜，最後可能導致猶太人在伊斯蘭的聖地建設第三聖殿。另一方面，西牆是猶太教最神聖的地方，巴勒斯坦猶太人認為，英國的限制，以及狹小的禮拜空間，正顯示了數世紀以來穆斯林對猶太人的壓迫，也證明了錫安主義的必要性。英國人甚至禁止猶太人在聖潔日吹羊角號。

第二天，斯托爾斯的繼任者，以耶路撒冷帕夏自居的基斯—羅奇（Edward Keith-Roach），在猶太人一年中最神聖的贖罪日下令警察搜捕西牆。警察毆打祈禱的猶太人，抽走年長禮拜者坐的椅子。這絕不是英國最好的時刻。穆夫提雖然感到高興，但他警告「猶太人的目標是漸進地奪取阿克薩清真寺」。於是他發動了反猶太禮拜者的行動，向這些祈禱者丟擲石塊、毆打他們，並且用嘈雜的聲音干擾他們祈禱。賈伯欽斯基的貝塔爾青年發起抗議，主張他們有權到西牆祈禱。

雙方都想改變鄂圖曼時期的現狀，因為所謂的現狀已不能反映現實。猶太移民與土地購買引發阿拉伯人的焦慮，這點不難理解。自從貝爾福宣言宣布以來，約有九萬名猶太人抵達巴勒斯坦。光是一九二五年，猶太人就從大家族手中購買了四萬四千英畝的土地。極少數猶太宗教民族主義者確實夢想要建立第三聖殿，但絕大多數猶太人只想在自己的神聖場所禱告。新任高級專員約翰．錢斯勒（John Chancellor），據說他長得很像一名「英俊的莎劇演員」，他要求穆夫提把西牆賣給猶太人，讓他們在那裡建一個庭院。穆夫提拒絕了。對猶太人而言，西牆是他們自由祈禱與身處故鄉的象徵；對阿拉伯人而言，布拉克則是抵抗與國家的象徵。

不祥的預感與幽閉恐懼威脅著這座城市。「這座沙漠中的要塞，城牆圍繞的山城，充滿艱苦卓絕的悽涼之美，它是一場悲劇，可惜未能滌淨人心」，年輕的匈牙利錫安主義者庫斯特勒這麼寫著，此時他住在耶路撒冷，為賈伯欽斯基的報紙撰稿。「悲劇的美」與「野蠻氣氛」，為他帶來「耶路撒冷式的傷感」。庫斯特勒想逃往庸俗的特拉維夫。在耶路撒冷，他可以感覺到「耶和華憤怒的臉龐，在滾燙的岩石上憂愁地沉

思著」。

一九二九年夏天，穆夫提下令開啟一條門道，讓猶太人的西牆成為阿拉伯人用來通行驢子與行人的大街，同時也讓宣禮員的叫拜與蘇菲派的詠唱聲音能大過猶太人的祈禱聲。猶太人在鄰近的巷弄內遭到攻擊。在巴勒斯坦各地，數千名猶太人發起遊行示威，他們高喊口號「西牆是我們的」。八月十五日，歷史學家克勞斯納（Joseph　Klausner）□□以色列作家阿摩斯．奧茲（Amos　Oz）的叔公—率領三百多名錫安主義者進行抗議，其中包括了貝塔爾成員，他們在英國警察警戒下，沉默走向西牆，一邊高舉著錫安主義旗幟，一邊唱著歌，不過此時錢斯勒已離開了耶路撒冷。次日，聚禮日的儀式結束後，兩千名阿拉伯人從阿克薩清真寺下來，攻擊猶太禮拜者，將他們驅離西牆，看到人就予以痛毆。十七日，一名猶太男孩把足球踢進一名阿拉伯人的菜園裡，他跑進去拿，結果遭到殺害。在葬禮上，猶太青年試圖攻擊穆斯林區。

八月二十三日聚禮日，在穆夫提鼓動下，數千名禮拜者離開阿克薩清真寺，前去攻擊猶太人。穆夫提與他的對手那夏希比，一個是煽動，另一個則是扼止群眾鬧事：有些勇敢的阿拉伯領袖阻擋在暴民前面，但毫無效果。他們攻擊猶太區、蒙提費歐里區與市郊，有三十一名猶太人被殺。在某一戶猶太人家，同一個家族有五名成員被殺；在希伯崙，有五十九名猶太人被殺。哈加納（Haganah）□□一九二○年建立的錫安主義民兵—進行反擊。整個巴勒斯坦只有兩百九十二名英國警察，因此要從開羅調來軍隊。總計，有一百三十一名猶太人被阿拉伯人殺害，有一百一十六名阿拉伯人被殺，主要是死在英軍的槍口下。

這場暴亂，阿拉伯人稱為布拉克暴動，令英國人不知所措。「除了上帝，沒有人能成為好的巴勒斯坦高級專員」，錢斯勒對他的兒子說。貝爾福政策遭到破壞。一九三○年十月，殖民地大臣帕斯費爾德勳爵（席德尼．韋布〔Sidney　Webb〕，費邊社社會主義者）的白皮書提案限制猶太移民，與放棄猶太民族家園的想法。錫安主義者感到絕望。布拉克暴動點燃了兩方的極端主義。暴力與帕斯費爾德的白皮書使人們不再信任魏茨曼的親英路線：錫安主義者不能再仰賴英國，許多人因此轉而投向賈伯欽斯基較強硬的民族主義路線。在第十七屆錫安主義會議

中，賈伯欽斯基攻擊魏茨曼，後者正在遊說英國首相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nald）推翻白皮書。麥克唐納寫信給他，這封信在國會中宣讀，重新肯定貝爾福宣言，並且重新開放猶太移民。阿拉伯人稱這封信為「黑信」，但這已無法挽救魏茨曼的頹勢，他不能再擔任錫安主義主席。魏茨曼受到很大的打擊，他暫時回到了研究崗位。

哈加納仍把重點放在鄉村屯墾區的防守上，但也開始進行武裝。有些好戰的民族主義者對於限制感到挫折，於是他們分裂出去，在賈伯欽斯基激勵下建立了國家軍事組織（Irgun Zvai Leumi），不過他們的人數相當少。賈伯欽斯基由於挑釁的言論而被逐出巴勒斯坦，但他在巴勒斯坦與東歐猶太青年中越來越具聲望。不過取代魏茨曼的卻不是賈伯欽斯基，而是大衛．本−古里安，他一躍而成為猶太社群的強人，正如穆夫提成為阿拉伯人的強人一樣。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穆夫提出現在世界舞臺上，他以泛伊斯蘭與民族領袖名義在聖殿山召開世界伊斯蘭會議：這是他最風光、也是最難忘懷的時刻。他仍然激烈地反對巴勒斯坦的錫安主義殖民地，但他的競爭者那夏希比市長、達雅尼斯家族與哈立迪家族都認為，對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來說，和解是比較好的做法。穆夫提不容忍任何反對聲音，他指控他的對手是傾錫安主義的叛徒，並且指控那夏希比有猶太血統。那夏希比企圖奪去他在最高穆斯林議會的主席之位，但未能成功，於是穆夫提開始將他的對手從自己控制的組織中排除出去。軟弱而不確定的英國人傾向於激進派而非穩健派：一九三四年，新任高級專員沃袞普爵士（Sir Arthur Wauchope）放棄對那夏希比的支持，轉而支持哈立迪家族競選市長。侯賽尼與那夏希比家族的敵對變得更白熱化。

全世界正逐漸走向黑暗，危險也逐漸升高。法西斯主義的成長使妥協的氣勢日益減弱，而暴力不只是可接受，而且具吸引力。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2] 三月三十一日，就在兩個月後，穆夫提秘密訪問駐耶路撒冷的德國領事沃爾夫（Heinrich Wolff），宣稱「巴勒斯坦的穆斯林歡迎新政權，希望法西斯反民主的領導能對外傳布」；他又說：「穆斯林希望杯葛德國的猶太人。」

歐洲的猶太人對希特勒存有戒心。原本減緩的移民潮，此時開始加

速，這個過程將永遠改變人口的平衡。一九三三年，三萬七千名猶太人抵達巴勒斯坦；一九三四年達到四萬五千人。到了一九三六年，耶路撒冷有十萬名猶太人，相較之下，基督徒與穆斯林阿拉伯人只有六萬人。正當納粹與反猶太人主義威脅歐洲時，巴勒斯坦的緊張也在升高，[3] 沃裘普爵士掌管的新耶路撒冷，此時正經歷一段短期的英國託管時期黃金時代。

沃裘普的首都：狩獵、咖啡館、宴會與白西裝

沃裘普是一名黃金單身漢，愛好各種娛樂。在兩名身穿緋紅服裝、手持金色權杖的衛兵隨侍下，戴著羽飾頭盔的將軍在新總督府歡迎賓客的到來。總督府位於耶路撒冷南方的陰謀山（Hill of Evil Counsel），是一座融合西方與摩爾人風格的宮殿，府內有一座八角形的塔樓，旁邊圍繞著噴泉，遍植金合歡、松樹與灌木。這棟宅邸是具體而微的英國世界，拼花地板的舞廳、水晶枝形吊燈、內勤室、餐廳、撞球房、英國人與當地人分開使用的浴室──以及耶路撒冷唯一的狗墓園，這是專為愛狗的英國人準備的。賓客穿著軍服或禮帽與燕尾服。某人回憶說：「金錢與香檳就像水一樣源源不斷地流著。」

英國人在極短的時間內創造出現代主義風格的耶路撒冷，而沃裘普的官邸則是這座城市的中心。年老的貝爾福伯爵曾親自來到斯科普斯山主持希伯來大學的啟用典禮，附近則新蓋了一家哈達薩醫院。基督教青年會如陽具般的高塔是由帝國大廈的建築師所建。洛克斐勒家族在城牆北方興建了外型融合哥德式與摩爾人風格的博物館。國王喬治五世大道兩旁是「五光十色的商號、吊著枝形吊燈的咖啡館與奢華的名店」，日後成為以色列名作家的年輕猶太耶路撒冷居民阿摩斯．奧茲，想起「電影裡看到的繁華倫敦市街，想開眼界的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夾雜在文雅的英國人當中，走在街上的英國女性穿著晚禮服，露出吸引人的頸項」。這是耶路撒冷的爵士時代，美女、跑車加上千禧年的福音主義。《波士頓先驅報》在訪問貝爾莎．斯帕福德時表示：「聖地美女開著福特在耶路撒冷呼嘯而過。」該報又說，貝爾莎「引進了廉價的美國車與熱水瓶

給土耳其人，她認為將猶太人送回巴勒斯坦的是上帝而不是貝爾福」。

耶路撒冷仍然缺乏大城市應有的奢侈品，但在一九三○年，耶路撒冷已有了第一家世界級的飯店。這座雄偉的大衛王飯店是由富有的埃及猶太人與英國猶太金融家戈德史密斯（Frank Goldsmith，詹姆斯爵士的父親）共同出資興建，而且立即成為耶路撒冷的時尚中心。它以融合了聖經時代、亞述、西臺與穆斯林的裝飾風格著稱，而飯店裡「身材高大、穿著白色馬褲、戴著紅色菲斯帽的蘇丹侍者」也成了知名賣點。一名美國遊客還以為這是整修後的所羅門聖殿。拉希布．那夏希比每天都到這裡理髮。大衛王飯店有助於讓耶路撒冷成為黎巴嫩與埃及富有的阿拉伯人眼中的奢侈度假勝地，一些沒落的王室家族也經常在此住宿。外約旦國王阿布杜拉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來此──大衛王飯店總能將他的駱駝與馬匹照顧得很好。一九三四年十月，邱吉爾偕妻子與朋友莫恩勳爵住進飯店，後者日後成了巴勒斯坦衝突的受害者。為了互別苗頭，穆夫提也找了猶太承包商，在古老的瑪米拉墓園興建了宮殿飯店。

當一名曾當過護士的美籍猶太女子在耶路撒冷開了第一家美容院時，農民們站在店前品頭論足，他們一直期待著櫥窗裡的人體模型開口說話。耶路撒冷最好的書店是布洛斯．薩依德（Boulos Said，他是知識分子艾德華．薩依德的父親）與弟弟合開的，地點在雅法門附近；最好的高級女子時裝店則是庫爾特．邁伊（Kurt May）與妻子開設的，他們是典型的躲避希特勒的德國猶太人。當他設立這家服飾店時──May這個名字書寫成希伯來文、英文與阿拉伯文的形式，然後組成紋章放在店門正上方──所有的設備都從德國進口，很快就吸引了猶太富商與英國官員的妻子前來光顧，其中甚至包括約旦國王阿布杜拉的妻子。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Haile Selassie）與他的隨從曾經包下了整家店。邁伊家族與其說是錫安主義者，不如說是有教養的德國人──庫爾特曾在一次大戰中獲頒鐵十字勳章──而且他們完全不信宗教。邁伊家族住在店鋪樓上，當他們的女兒米利暗（Miriam）出生時，他們將她交給阿拉伯奶媽照顧；她長大之後，雙親不希望她與隔壁的波蘭猶太人玩耍，因為這些人「缺乏教養」。不過，耶路撒冷仍是一座小城。春天，米利暗的父親有時會帶她走到城外，在綻放花朵的猶大山地撿拾櫻草。每個星期五晚

上是他們最重要的社交時間：當超正統派猶太人禱告之時，邁伊家跑到大衛王飯店跳舞。

英國人似乎把巴勒斯坦當成帝國的一省：陸軍准將安格斯．麥克尼爾（Angus McNeil）組織了拉姆勒谷胡狼狩獵會，他們會帶著一群獵犬追逐狐狸與胡狼。在軍官俱樂部，作客的錫安主義者發現所有人的談話要不是圍繞著獵鴨，就是與最近的馬球比賽或賽馬有關。此外，還有年輕軍官搭乘自己的私人飛機進入耶路撒冷。

英國的公學學生從小深受貴族制度繁文縟節的陶冶，他們陶醉於耶路撒冷的身分階序之中，特別是總督府晚宴的社交禮儀，錢斯勒的副手魯克爵士（Sir Henry Luke）記得司儀歡迎高級專員、大拉比、大法官、市長與大主教時使用了各種尊稱與頭銜：「專員閣下，法官大人，宗主教閣下，主教閣下，拉比閣下，市長閣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繁盛的新巴勒斯坦，此時已有十三萬兩千六百六十一名居民，證明英國的統治與錫安主義移民確實有助於繁榮經濟—以及增加阿拉伯人口移入：移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比猶太人更多，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增加了一成，是移入敘利亞或黎巴嫩的阿拉伯人口的兩倍。[4] 十年間，耶路撒冷吸引了兩萬一千名新阿拉伯人與兩萬名新猶太人—而這段期間也是大家族的鼎盛時期。英國人同情阿拉伯大家族，如努賽巴家族與那夏希比家族，他們仍擁有巴勒斯坦百分之二十五的土地，而他們也能與「英國引進的社會秩序天衣無縫地結合在一起」，薩里．努賽巴（Sari Nusseibeh）寫道，他日後成為巴勒斯坦哲學家。「他們屬於同樣的紳士社會，而英國官員私底下也比較喜歡與這些人接觸，而不喜歡與俄國猶太暴發戶來往。」

大家族的生活極其奢華：哈澤姆．努賽巴的父親擁有兩棟「宮殿般的宅邸，每一棟都有二十到三十個房間」。上一代是在君士坦丁堡受教育，到了下一代則是在謝克雅拉聖喬治公學念書，然後進入牛津大學。哈澤姆．努賽巴是薩里的叔叔，他回憶說：「看到阿拉伯耶路撒冷的艾芬迪貴族在夏天時穿著熨得平整的白色絲質西裝與光亮的鞋子，打著絲質領帶，感覺十分有趣。」哈澤姆的兄長安沃爾．努賽巴（Anwar

Nusseibeh）開著亮晃晃的別克轎車在耶路撒冷巡遊，這是這座城市的第一輛別克。

阿拉伯中產階級，包括穆斯林與正教徒，許多人為託管政府工作。這些人住在粉紅色的石砌別墅裡，生活在謝克雅拉、塔爾畢、巴卡（Bakaa）與卡塔門（Katamon）的鄂圖曼世界中。這裡屬於耶路撒冷的郊區，阿摩斯．奧茲將其形容為「蒙上面紗的城市，到處都是十字架、角塔、清真寺與神秘」，充斥著「僧侶與修女、卡迪與宣禮員、顯貴、戴著罩紗的婦女與戴著僧帽的僧侶」。當奧茲拜訪某個富裕的阿拉伯家庭時，他讚美「留著大八字鬍的男主人、珠光寶氣的女主人」，以及「充滿魅力的年輕女孩，苗條的臀部，紅指甲，搭配高雅的髮型與輕便的裙子」。

「豪華的宴會、午宴、晚宴與招待會」，史家喬治．安東尼爾斯（George Antonius）一整年都在忙這些事。安東尼爾斯是一名講究審美的「敘利亞愛國主義者，他有著劍橋導師特有的明晰」，他的妻子凱蒂，「美麗動人，令人難以抗拒」，是黎巴嫩報業大亨（在埃及擁有數家報社）的女兒。 [5] 他們位於謝克雅拉的別墅，屋主是穆夫提，裡面收藏了一萬兩千本圖書，是阿拉伯上流人士、英國菁英與名人訪客的社交場所，此外也是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政治沙龍。「美女、美食、睿智的言談：無論是誰都會認為這裡舉辦的宴會是全耶路撒冷最好的」，納瑟勒丁．那夏希比回憶說：「而且總是充滿愉快而邪惡的氣氛。」據說安東尼爾斯的婚禮完全對外開放，而凱蒂的打扮極盡挑逗之能事，尤其迎合英國軍官的口味。「她淘氣，對一切都感到好奇，」一名老耶路撒冷人回憶說，「她會閒話家常，總是能搭上別人的話題。」安東尼爾斯跟女兒說，他曾參加當地菁英舉行的舞會，他提議在耶路撒冷舉行雜交派對，讓其他賓客感到震驚—他會邀請十對伴侶，但每個人都只能帶不是配偶的異性前來—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英國對錫安主義的熱情逐漸減退，因而使英國和猶太人漸行漸遠。或許最典型的就是高級專員錢斯勒爵士，他抱怨猶太人都是些「知恩不報的傢伙」。每個猶太社區反映出不同的文化：雷哈維亞（Rehavia）是世俗德國教授與英國官員的住宅區，這裡是最受人喜愛的市郊，文化

氣息濃厚、安靜而且充滿歐洲色彩；布哈拉區（Bokharan Quarter）屬於中亞風格；哈西德梅亞．謝阿里姆（Hasidic Mea Shearim）破落而貧困，讓人想起十七世紀的波蘭；吉赫隆．錫安（Zikhron Zion）瀰漫著「窮苦阿什肯那吉猶太人烹調的味道，羅宋湯、蒜頭、洋蔥與德國酸菜」，阿摩斯．奧茲回憶說。塔爾皮歐（Talpiot）「複製了柏林的花園市郊」，而奧茲自己則住在克倫．阿夫拉罕姆（Kerem Avraham），這個地區的中心是英國領事詹姆斯．芬恩的舊宅，看起來像極了俄國房子，「屬於契訶夫的風格」。

魏茨曼說耶路撒冷是「現代巴別塔」，但這些不同的世界持續在融合，儘管這當中有時會出現暴力，或籠罩著不祥的陰霾。哈澤姆．努賽巴表示，世界主義的耶路撒冷是「住起來最令人感到愉快的城市」。咖啡館全天候營業，聚集了知識分子、社會名流與浪蕩不羈之人，他們將家族果園的收入、報刊文章的稿費，以及擔任公務員的薪金捐輸於此。咖啡館裡有肚皮舞表演，有時會出現傷風敗俗的演出，此外還有夜總會歌手與傳統民謠演唱，爵士樂團與埃及流行歌曲。在託管初期，進了雅法門不遠，在帝國飯店旁邊，浮誇的知識分子薩卡基尼在懶散者咖啡館（Vagabond Café）聚了一幫人，大家一起抽著水菸筒，喝著黎巴嫩亞力酒，這位自命的「懶散王子」討論著政治，並且解釋自己的享樂哲學，「懶散者宣言」—「懶散是我們這群人的座右銘。每天工作兩小時」—之後他便縱情於「吃喝玩樂」之中。然而，當薩卡基尼成為巴勒斯坦的教育督察時，他不得不收斂自己的懶散。

瓦希夫．賈瓦利葉，在市府擁有一份閒差的烏德琴手，他似乎一直過著懶散的生活：他的兄長在俄國區雅法路上開了一家賈瓦利葉咖啡館，裡頭有歌手與樂團表演。附近的郵政咖啡館一名常客回憶店裡經常坐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客人；一名白鬍子擁護沙皇的軍官，一名年輕的辦事員，一名移民畫家，一名優雅的女士一直談著她在烏克蘭的地產，此外還有許多年輕的移民男女」。

許多英國人很喜歡這種「真實文化混合的感覺」，魯克爵士尤其如此，他的家庭是一個典型的耶路撒冷家庭：「保姆來自英格蘭南部，管家是白俄人，[6] 僕役是賽普勒斯土耳其人，廚師阿米德是黝黑的柏柏

人，在廚房跑腿的男孩是亞美尼亞人，不過我們後來驚訝地發現他其實是女孩；女僕是俄羅斯人。」但不是每個人都受人喜愛。「我討厭他們，所有的人，」沃特．「爆竹」．康格瑞夫將軍（General Sir Walter「Squib」 Congreve）表示：「這些人像畜牲一樣，他們所有的人加起來還比不上一條英國人的命。」

本—古里安與穆夫提：縮小的沙發

穆夫提的威望正處於巔峰，但他仍努力控制多數阿拉伯人的想法。這當中有自由主義的西化派，如喬治．安東尼爾斯，有馬克思主義者，有世俗的民族主義者，還有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厭惡穆夫提的阿拉伯人不在少數，但絕大多數深信只有武裝鬥爭才能阻止錫安主義。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前市長穆薩．侯賽尼——他不完全支持姪子穆夫提——在耶路撒冷發起抗議遊行，並因此引發暴亂，造成三十名阿拉伯人死亡。第二年，穆薩．侯賽尼去世，阿拉伯人頓失受眾人仰望的年長政治家：「民眾為穆薩痛哭」，後來成為巴勒斯坦領袖的艾哈邁德．舒凱里（Ahmed Shuqayri）寫道，「阿姆（穆夫提）則讓民眾痛哭。」託管時期第二個十年，超過二十五萬名猶太人抵達巴勒斯坦，是第一個十年的兩倍。阿拉伯人，無論他們是文化修養深厚的耶路撒冷菁英，在牛津受過教育，抑或是穆斯林兄弟會的伊斯蘭主義激進分子，現在都察覺到英國人沒有禁止猶太人移民的意思，他們也不打算扼止組織更完善的伊修夫（Yishuv，猶太人共同體）出現。阿拉伯人已經沒有時間。移民的高峰出現在一九三五年，有六萬六千名猶太人抵達巴勒斯坦。在病態的時代裡，戰爭被視為淨化民族的儀式，即使是知識分子薩卡基尼與審美家賈瓦利葉也相信，唯有暴力能拯救巴勒斯坦。哈澤姆．努賽巴寫道，解決的方法就是「武裝暴動」。

年邁的魏茨曼此時再次成為錫安主義的主席，但實權則由本—古里安掌握，後者最近被選為猶太機構執行部（伊修夫最高權威）主席。魏茨曼與本—古里安都獨斷獨行，思考風格也頗為類似，他們都致力於錫安主義與西方民主，但這兩個人也處於對立。本—古里安是粗線條的工

人階級人物，具有行動力，無論在戰爭與和平時期都適合擔任領袖。他不喜歡閒聊（除了歷史與哲學），而且缺乏幽默感——矮小的本－古里安說的唯一一個笑話與拿破崙的身高有關。而這個笑話的笑點在：「沒有人比拿破崙巨大，他們只是比他高。」婚後育有兩名子女的本－古里安不是個忠實的丈夫，他在倫敦有一名高碧眼的英國情婦。但他也是個獨立思索、考慮周詳的戰略家，他總是沉思各種原因，並且喜歡收集書籍，只要一有時間就會去逛二手書店。他學習西班牙文以閱讀唐吉訶德，學習希臘文以閱讀柏拉圖；當他計畫建國時，他閱讀希臘哲學；當他打仗時，他閱讀克勞塞維茨。

魏茨曼是錫安主義的「大家長」，他身穿薩維爾街的西裝，比較常待在梅費爾（Mayfair）自宅的沙龍裡，鮮少出現在烈日曝曬的加利利農場，現在的他靠著席夫家族（Sieff family）捐贈的馬莎百貨（Marks & Spencer）創辦人股本而得以過富足的生活。「你現在是以色列的國王」，本－古里安對他說，但本－古里安不久將反對「魏茨曼以個人崇拜為中心的政權」。對魏茨曼來說，他知道（這點與本－古里安不同）自己不是領兵打仗的料，他對於本－古里安的軍事才能既敬佩又輕視。在長達六百頁的回憶錄裡，魏茨曼只提了兩次本－古里安的名字。魏茨曼也許與列寧長得很像，但本－古里安卻不折不扣地學習了布爾什維克無情的實用主義。

本－古里安一開始是一名社會主義者，他從勞工運動中發跡，而且並未拋棄自己的信念，那就是新巴勒斯坦應該由猶太與阿拉伯工人階級合力創建。他夢想的猶太國似乎是遙遠而難以實現的願景。本－古里安對於「與政治錫安主義同時出現的阿拉伯民族運動頗具好感」，他相信阿拉伯與猶太聯盟是猶太人當時可以選擇的最佳方案。他與穆夫提彼此試探共建國家的可能性：回想起來，妥協是有可能達成的。一九三四年八月，本－古里安與為英國人做事的律師穆薩．阿拉米（Musa al-Alami）[7] 以及作家喬治．安東尼爾斯見面，這兩個穩健派是穆夫提的顧問。本－古里安提出兩個方案，一個是猶太人與阿拉伯共組政府，另一個是猶太人自建政治實體參與在阿拉伯聯邦中，而這個聯邦將包括外約旦與伊拉克。當然，本－古里安認為，巴勒斯坦就像一張沙發；雙方

都有位子坐。穆夫提感到印象深刻，但未做任何承諾。阿拉米日後回憶說，穆夫提與本─古里安曾就民族主義有過一陣唇槍舌劍，但猶太人領袖較有彈性與技巧。他感到遺憾的是，阿拉伯人沒有像本─古里安這樣的領袖。在此同時，穆夫提與他的貴族夥伴卻逐漸對民族主義運動失去控制。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敘利亞一名宣傳者謝克．伊札特．丁．卡薩姆（Sheikh Izzat al-Din al-Qassam）□□此人在穆夫提的海法（Haifa）伊斯蘭教法法院擔任下級官員，並且持續敦促穆夫提拒絕任何政治妥協──發起了反英暴亂。卡薩姆比穆夫提更為激進，他是一名禁慾的基本教義派，相信殉道具有神聖意義，從這個意義來看，他可以說是今日蓋達組織與聖戰主義者的先驅。他率領黑手組織十三名聖戰士成員進入山區，十一月二十日，他遭受四百名英國警察圍困，最後被殺。卡薩姆的殉道，使穆夫提的叛心更加熾烈。[8] 一九三六年四月，卡薩姆的後繼者在那布魯斯城外發動攻擊，殺死兩名猶太人，但釋放了一名德國人，他宣稱自己是納粹，「為希特勒前來」。這場攻擊點燃了衝突的火花。猶太民族主義者為了報復，也殺死兩名阿拉伯人。正當雙方槍聲大作之時，沃裘普爵士卻沒有能力做出任何回應。一名年輕軍官發現，他已經「六神無主」。

1 那夏希比家族宣稱自己是十三世紀馬木魯克納西爾．丁．那卡希比（Nasir al-Din al-Naqashibi）的後裔，後者曾是兩聖地（耶路撒冷與希伯崙）的看守人。事實上，那夏希比家族是十八世紀商人的後裔，先祖專門為鄂圖曼人製造弓箭。拉希布的父親賺取了大量財富，而且娶了侯賽尼家族女子為妻。

2 希特勒得到帕本的協助，後者曾於一九一七年極力想挽回德國的名譽。而曾經擔任過總理的帕本，建議總統興登堡任命希特勒，他相信自己與幾名貴族可以控制得了納粹。「兩個月內，我們會把希特勒推到角落，他只會大聲討饒。」帕本成為希特勒的副總理，但不久他就辭職，成為德國駐伊斯坦堡大使。他在紐倫堡大審中受審，坐了幾年牢，死於一九六九年。

3 當英國考慮限制猶太人移往錫安時，史達林也建立了他自己的蘇維埃耶路撒冷。他宣布：「沙皇不給予猶太人土地，但我們給。」他對猶太人的觀點充滿矛盾。在一九一三年論民族的著名文章中，史達林宣稱猶太人不是一個民族，而是「神秘的、難以確定的與彼世的」。掌權之後，史達林禁止反猶太主義，他稱這種主義是「人吃人」。一九二八年，他同意建立世俗的猶

太人家園，以意第緒語與俄語為官方語言。一九三四年五月時，史達林的錫安，也就是猶太自治區仍是一片荒地。這個自治區位於比羅比詹（Birobidzhan），在中蘇邊境上。二次大戰與大屠殺之後，史達林的外交部長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與其他人支持在較具吸引力的克里米亞創立另一個猶太家園──史達林式的加州──而此舉最終引發了史達林邪惡的反猶太主義。一九四八年，比羅比詹已住了三萬五千名猶太人。今日，當地只剩幾千名猶太人，而所有的標示全是意第緒語。

4 一九三八年成立的伍赫德委員會（Woodhead Commission）表示，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八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增加了四十一萬九千人，猶太人口增加了三十四萬三千人。

5 安東尼爾斯是富有的黎巴嫩基督徒棉商之子，生於亞歷山卓，先後就讀過維多利亞學院與劍橋大學，他是佛斯特（E. M. Forster）的朋友，也是託管政府的教育次長。他在《阿拉伯的覺醒》（*The Arab Awakening*）中記述了阿拉伯叛亂與英國的背信棄義，這本書是阿拉伯民族主義萌芽的作品。安東尼爾斯曾擔任穆夫提與英國高級專員的顧問。安東尼爾斯的女兒索拉亞（Soraya）後來寫了一部描述那個時期的最佳小說，這部作品以父母的周遭世界為基礎，書名叫「*Where the Jinn Consult*」。

6 耶路撒冷仍有許多白俄人，但有一名大公夫人卻是死後才回到耶路撒冷。一九一八年，已經成為修女的謝爾蓋大公遺孀艾拉，遭布爾什維克逮捕。她的頭骨被打碎，屍體被丟入阿拉帕耶夫斯克（Alapaevsk）的礦井裡，幾個小時之前，布爾什維克已然殺死她的妹妹皇后亞歷珊德拉、沙皇尼古拉二世與他們所有的子女。當白俄攻占阿拉帕耶夫斯克時，他們發現了屍體：艾拉的屍體幾乎沒有腐爛。艾拉以及她喜愛的另一名修女芭芭拉，兩人的遺體經由北京、孟買與塞德港（Port Said）而運抵耶路撒冷。一九二一年一月，魯克爵士接到兩人的遺體，他必須改變在耶路撒冷城內的運送路線，以避免親布爾什維克猶太移民的抗議。「兩副不受喜愛的棺材從火車卸下。人數寡少的送葬行列悲傷而迂迴地走著，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走向橄欖山」，米爾佛德哈芬侯爵（Marquess of Milford Haven）路易斯寫道，他與妻子維多利亞也協助抬棺。「俄國農婦、六神無主的朝聖者，他們一邊哀悼，一邊爭著觸摸棺材。」米爾佛德哈芬夫婦是菲利普親王暨愛丁堡公爵的外祖父母。新殉道者伊莉莎白被封為聖徒，她的遺體置於白色大理石棺中，上覆以玻璃罩，長眠於她與丈夫興建的抹大拉的馬利亞教堂裡。如她所願，她的遺體包覆著屍布，放著白色輕巧的拖鞋，她靜靜地躺在金門對面，準備在審判日那天死而復活。她的聖物被送回到過去她待過的莫斯科馬大馬利亞修道院（Martha and Mary Covent）。

7 阿拉米是最顯赫的大家族的成員。阿拉米家族的房舍仍是耶路撒冷最醒目的建築：西元七世紀，阿拉米家族買下聖墓教堂旁邊的土地，事實上，教堂有部分的屋頂屬阿拉米家族所有；從這裡可以看到令人震撼的景色。這棟建築物歷經拜占庭、十字軍與馬木魯克各時代的修補，至今仍由穆穆罕默德．阿拉米所擁有。一名遠親仍擔任隔壁薩拉丁學校的謝克。

8 哈馬斯（Hamas）是設於加薩的伊斯蘭巴勒斯坦組織，這個組織是受卡薩姆的激勵而成立的，因此它將自己擁有的武裝組織命名為卡薩姆旅，使用的飛彈稱為卡薩姆火箭。

49　阿拉伯叛亂（西元一九三六～一九四五年）

穆夫提的恐怖行動

一九三六年初一個帶有涼意的夜裡，「在晴朗的夜空下，耶路撒冷零零落落響起了槍聲」，哈澤姆．努賽巴知道，「武裝暴動開始了」。暴亂緩慢地加溫。同年四月，阿拉伯人在雅法殺害十六名猶太人。巴勒斯坦各黨派在穆夫提率領下組成阿拉伯高級委員會（Higher Arab Committee），並且發動全國性大罷工，但不久活動便失去控制。穆夫提宣布這是一場神聖的鬥爭，而且稱從敘利亞、伊拉克與外約旦前來與英國人及猶太人戰鬥的志願者為聖戰軍。

五月十四日，兩名猶太人在猶太區遭槍擊身亡，穆夫提堅稱，「猶太人試圖將我們趕出這個國家，殺死我們的子孫與焚燒我們的房舍」。兩天後，阿拉伯槍手在愛迪生電影院殺害三名猶太人。

伊修夫開始感到恐慌，但本—古里安主張自我克制。在此同時，英國大臣開始對託管的基礎有所質疑，於是委任前內閣大臣皮爾伯爵（Earl Peel）進行報告。穆夫提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停止罷工，不過他拒絕承認皮爾。反觀魏茨曼則是努力討好這些委員。另一方面，外約旦國王阿布杜拉強調，穆夫提表明了巴勒斯坦人要求獨立，廢除貝爾福宣言以及（預示了未來不祥的結果）移除所有的猶太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皮爾提出兩國解決方案，將巴勒斯坦分割成阿拉伯區（占百分之七十），阿拉伯區併入阿布杜拉的外約旦，以及猶太區（占百分之二十）。此外，他建議猶太區裡的三十萬阿拉伯人遷出。耶路撒冷將做為一個特別區，繼續由英國控制。錫安主義者接受這個方案—他們早已體認到自己不可能得到一個被分割的耶路撒冷。魏茨曼對於猶太國領土的狹小並不感到沮喪，他若有所思地說，「大衛王的〔王國〕更小」。

皮爾抱怨說，相對於錫安主義者，「一九一九年以來，沒有任何一

名阿拉伯領袖願意與猶太人合作」。只有外約旦的阿布杜拉熱情支持皮爾的計畫，而回想起來，皮爾的計畫要是真的實現，也就沒有今日的以色列了。當時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對伯爵創立猶太國的想法感到憤怒：穆夫提與他的對手那夏希比都反對這項計畫。

暴亂再次爆發，但這次穆夫提支持而且組織了暴動；他的重點似乎是殺死巴勒斯坦對手，至於英國人或猶太人則屬於次要對象。最近一位研究侯賽尼家族的史家表示，「穆夫提要為這種以鏟除異己來建立控制的手段負責」。在享用他最喜愛的扁豆湯時，穆夫提──他旁邊總是站著蘇丹保鑣，這些人是聖地傳統守衛者的後裔──就像黑手黨老大一樣一邊下達暗殺的指令。兩年內，他把同胞中最正派而穩健的人士消滅殆盡。在皮爾提出方案的九天後，穆夫提拜訪德國駐耶路撒冷總領事，表示他對納粹的支持與合作的意願。次日，英國企圖逮捕穆夫提，但他卻躲藏到阿克薩清真寺。

英國人不敢貿然衝進聖地，於是他們將侯賽尼圍困在聖殿山，指控他是叛亂主謀。但不是所有阿拉伯人都聽他的指揮：卡薩姆的聖戰追隨者也熱中於誅殺任何涉嫌與英國當局合作的阿拉伯人。事情發展至此，說這是一場阿拉伯人的內戰亦不為過。穆夫提確實讓許多阿拉伯家庭痛哭。

拉希布．那夏希比起初支持叛亂，但後來反對穆夫提的恐怖行動與策略。那夏希比的別墅遭機關槍掃射；一名年輕親戚在看足球賽時被殺身亡。當拉希布的姪子法赫里．那夏希比（Fakhri Bey Nashashibi）指控穆夫提的行為是自取滅亡時，報紙上居然刊登了處決他的命令：他後來在巴格達被暗殺。那夏希比武裝自己的手下，稱為「那夏希比部隊」或「和平團」，他們與穆夫提的人馬交火。阿拉伯的頭飾成了叛亂時辨識彼我的標誌：侯賽尼的支持者纏著格子花紋的阿拉伯頭巾；那夏希比家族則戴著象徵妥協的菲斯帽。穆夫提建立了叛軍法院，用來審訊叛徒與發行叛軍郵票。

在耶路撒冷，叛軍由三十歲的聖戰軍司令官阿布德．卡迪爾．侯賽尼指揮。他是已經去世的穆薩．侯賽尼的兒子（他另外取了阿布．穆薩做為自己的名字），曾在錫安山的英國國教會主教戈貝特學校接受最好

的教育，也曾在開羅大學的畢業典禮上公然抨擊英國的背信棄義與錫安主義的陰謀。被逐出埃及之後，他組織了穆夫提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黨，發行黨報，並且以成立童子軍為名，暗地裡組織綠手民兵，做為黨的軍事力量。

在家裡，阿布德．侯賽尼看起來像是一般的高雅顯貴，留著像鉛筆一樣細的八字鬍，穿著英國西裝。然而實際上他一刻也不閒著，他會拿著槍，實際在戰場上與人駁火。他經常「在耶路撒冷附近痛擊殖民地軍隊」，烏德琴手瓦希夫．賈瓦利葉說道。一九三六年，他在希伯崙附近與英軍坦克戰鬥時受傷，但在德國接受治療後，又返回恩卡倫的施洗約翰村繼續作戰。在耶路撒冷，他策劃暗殺了英國警察首長。阿布德．侯賽尼後來在英國皇家空軍的低空掃射下再度受傷，其崇拜者視他為阿拉伯騎士，他放棄奢華的生活，願意與阿拉伯農民同甘共苦對抗異教入侵者—但他的巴勒斯坦敵人則認為他是穆夫提底下最糟糕的軍事領袖，他的追隨者經常以恐怖威脅不支持侯賽尼家族的村落。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英國駐加利利地區專員安德魯斯（Lewis Andrews）遭暗殺身亡。十二日，穆夫提喬裝成女性逃出耶路撒冷，有失尊嚴地出逃使他在耶路撒冷的威望大減。在黎巴嫩流亡期間，他仍持續指揮正在升溫的戰事。他無情地要求屬下對他個人宣誓效忠，同時也要求絕對遵從他的不妥協政策。

英國人仍努力要控制巴勒斯坦：那布魯斯、希伯崙、加利利地區經常失去控制—而且他們甚至曾有一段時間失去舊城。英國人從哈加納招募猶太輔助部隊，讓他們加入所謂的猶太殖民警察，但後者其實沒有能力保障分散在廣大區域的村落的安全。錫安主義民族主義者對於本－古里安的自我克制政策大感不滿。國家軍事組織在阿拉伯叛亂開始的時候，只召集了約一千五百人，他們以殘殺阿拉伯民眾、向耶路撒冷的咖啡館丟擲手榴彈來回應阿拉伯人的攻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黑色星期日，他們在好幾個地點同時引爆炸彈，此舉震驚了魏茨曼與本－古里安，但國家軍事組織卻因此源源不斷湧入新血。正如阿拉伯穩健派被穆夫提的惡棍殘殺殆盡，阿拉伯叛亂也使溫和派的猶太人不再具影響力，例如希伯來大學的美籍校長馬格尼斯（Judah Magnes），他希望建立擁

有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國會的兩院制雙民族國家，而非建立猶太國。本-古里安的自我克制不久便無以為繼，英國人現在已準備放開手好好整頓阿拉伯人：他們以集體的方式懲治整個村落，而且曾將雅法的某個社區完全摧毀。一九三七年六月，英國人宣布凡持有武器者一律處死。十月，曾嚴厲統治加爾各答三十年的特加爾特爵士（Sir Charles Tegart）抵達耶路撒冷。他設立五十座「特加爾特堡壘」，在邊境圍上安全圍籬，進行反暴動與情報蒐集任務，同時建立了阿拉伯調查中心。特加爾特在西耶路撒冷設立學校，指導調查人員如何拷問嫌犯──包括「灑水壺」的技巧，也就是用咖啡壺強行將水灌入嫌犯的鼻子，這種方法現在稱為「坐水凳」──直到耶路撒冷總督基斯─羅奇（Keith Roach）禁止他們這麼做為止。英國皇家空軍軍官亞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日後他曾命令轟炸德勒斯登──要求空軍攻擊叛軍村落。不過，隨著希特勒在歐洲造成的危機日益擴大，英國人無法派足夠的軍隊前來剿滅叛軍，於是他們需要更多猶太人的協助。

交遊廣闊的年輕反暴動專家歐德．溫蓋特（Orde Wingate）此時派駐於耶路撒冷，高級專員沃袞普邀請他到官邸住下。溫蓋特發現沃袞普雖然願意「聆聽每個人的意見，但卻缺乏決斷力」。他建議沃袞普訓練猶太戰士，並且對叛徒以暴制暴。溫蓋特日後將成為錫安主義的勞倫斯──連魏茨曼也曾說他是「猶大的勞倫斯」。而巧合的是，這兩名行事不拘常軌的英國阿拉伯主義者其實是遠親。

歐德．溫蓋特與莫歇．達揚：舊城的陷落

溫蓋特的父親是一名富裕的殖民地上校，他身負福音派的使命要讓猶太人改信基督教。溫蓋特因此從小在聖經與帝國的環境下長大，他能說流利的阿拉伯語，而且也跟勞倫斯一樣，因率領阿拉伯非正規軍──在蘇丹的東阿拉伯人部隊──作戰而立下大功。「在他身上，」魏茨曼寫道：「融合了學生與實踐者的特質，不禁讓我想起了勞倫斯。」但當溫蓋特抵達耶路撒冷時，他經歷了一場類似掃羅在大馬士革改信的事。他對於錫安主義者的活力感到印象深刻，並且對穆夫提手下的做法與英國

軍官的反猶太主義感到厭惡，他宣布：「每個人都反對猶太人，所以我決定支持他們！」

溫蓋特視察被圍困的英軍與猶太農場。深夜，他們看到有個「毫不起眼的人物」前來造訪，他頭戴波薩里諾的帽子或防暑帽，身上穿著起皺的棕櫚灘西裝，打著皇家炮兵領帶，看起來「就像在特拉維夫一些相當可疑的咖啡館閒晃的來歷不明人物」。三十三歲的溫蓋特上尉總是全副武裝，「他有著銳利的藍色眼睛、鷹鉤鼻，看似經過苦行的面容，以及學者的氣質」，他搭乘斯圖貝克（Studebaker）轎車前來，「裝備了完整的武器、地圖、李．恩菲爾德步槍、米爾型手榴彈──以及一本聖經」。溫蓋特認為「猶太人將會表現得比我們更團結」。一九三八年三月，對這位「個性特異」的軍官感到印象深刻的英軍司令官韋維爾爵士（Sir Archibald Wavell），命令溫蓋特培訓猶太特種部隊，並且部署這些特種夜戰小隊來對付叛軍。韋維爾不知道他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問題：「我當時還沒察覺到這件事跟勞倫斯有什麼關係。」

溫蓋特把總部設在雅法門附近的法斯特飯店，他學會了流利的希伯來語，而且很快被錫安主義者視為「朋友」──相反地，他也被阿拉伯人視為敵人，被自己的袍澤當成莽撞的怪胎。溫蓋特搬出總督府，與妻子蘿爾娜在塔爾皮歐住下。露絲．達揚（Ruth Dayan）回憶說，蘿爾娜「年輕漂亮，就像瓷娃娃一樣，人們總是目不轉睛地看著她」。露絲的丈夫莫歇．達揚（Moshe Dayan）當時二十二歲，是俄羅斯移民之子，出生於最早設立的基布茨，他（秘密）加入哈加納，而且（公開）擔任猶太殖民警察。「有天晚上，來自海法的一名哈加納成員突然出現，身旁還跟著一名奇怪的訪客。溫蓋特身材修長，腰間有一把加強型左輪手槍，手上拿著一本袖珍的聖經。在行動之前，他會念一段聖經上與行動地點有關的文字。」這位崇拜聖經的福音派軍人之子，率領夜戰特種部隊襲擊阿拉伯槍手，「逼得他們找不到安全的藏身之處：幾乎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突襲。」在阿拉伯叛亂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人訓練了兩萬五千名猶太輔助部隊，包括由前俄國紅軍伊茨哈克．薩德（Yitzhak Sadeh）率領的突擊隊員，薩德後來成為哈加納的參謀長。「你們是馬加比的子孫」，溫蓋特勉勵他們：「你們是未來猶太軍隊的

骨幹！」日後他們的戰技與精神將成為以色列國防軍的基礎。

一九三八年九月，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簽訂的慕尼黑協定，不僅姑息希特勒的侵略行徑，也允許他分割捷克斯洛伐克，但英國軍隊也因此騰出手來派出兩萬五千名部隊增援巴勒斯坦。然而叛軍卻在耶路撒冷發動大膽的奇襲：十月十七日，叛軍奪取整座舊城，封鎖城門，驅逐英軍，甚至發行耶路撒冷郵票。住在雅法門附近的瓦希夫．賈瓦利葉自豪地看著阿拉伯旗幟飄揚在大衛塔上。西牆一名遭圍困的拉比受到阿拉伯槍手的恐嚇。但是，十月十九日，英軍分別從好幾個門攻入，重新占領舊城，殺死十九名槍手，這一切全被待在家裡的瓦希夫看在眼裡。「我無法形容英軍與叛軍交戰當晚的景象。我們看到爆炸的火光，聽見炸彈與子彈震耳欲聾的炸裂聲。」

雖然溫蓋特是猶太人眼中的英雄，但英國軍官卻認為他的軍事行動對英方日漸不利。他們聽說溫蓋特曾全裸開門迎接賓客，而且與一名猶太女歌劇歌手有婚外情。就連達揚也坦承：「從一般的標準來看，他確實不太正常。〔在軍事行動結束後〕他全裸地坐在角落讀聖經，嘴裡啃著生洋蔥。」溫蓋特的師長蒙哥馬利少將（Major-General Bernard Montgomery）不喜歡他在軍事上的冒進，也不滿他與錫安主義者過從甚密。蒙哥馬利後來對達揚說，溫蓋特的「精神不太穩定」。溫蓋特銜命返回位於耶路撒冷的英軍總部。現在英軍部隊已到，他們已不再需要猶太突擊隊。

「我不管你們是猶太人還是非猶太人，」蒙哥馬利對雙方代表說道，「我的職責是維護法律與秩序，而我也打算這麼做。」蒙哥馬利宣布叛軍已經「確定完全遭到殲滅」。五百名猶太人與一百五十名英國人死亡，而叛軍則遭受了巴勒斯坦社會最慘重的傷亡，其損失至今仍無法恢復：二十歲到六十歲的男性有十分之一死亡、受傷或流亡。一百四十六人被判處死刑，五萬人被逮捕，五千戶民宅被毀。叛亂的平定相當及時，因為歐洲即將需要英軍的投入。「我對離開巴勒斯坦感到遺憾，」蒙哥馬利說，「因為我在這裡打了一場美好的戰爭。」[1]

內維爾．張伯倫的父親曾提議在烏干達建立猶太人的家園，張伯倫

自己則推翻了貝爾福宣言。如果勢必一戰，那麼猶太人別無選擇，只能支持英國對抗納粹。「如果我們必須得罪其中一方，」張伯倫說，「那麼讓我們得罪猶太人，而不要得罪阿拉伯人。」他因此邀請雙方，以及阿拉伯國家，前來倫敦開會。阿拉伯人提名穆夫提擔任代表團團長，但因為英國人不接受他出席，因此改由他的親戚賈馬爾．侯賽尼（Jamal al-Husseini）率領阿拉伯代表團前來；那夏希比率領穩健派人士。侯賽尼家族待在多徹斯特（Dorchester），那夏希比家族待在卡爾頓（Carlton）。魏茨曼與本–古里安代表錫安主義者。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張伯倫必須在聖詹姆士宮召開兩次會議，因為阿拉伯人與錫安主義者拒絕直接對談。

張伯倫希望說服錫安主義者同意停止移民，但未能成功。三月十五日，希特勒入侵殘餘的捷克斯洛伐克，張伯倫的綏靖政策證明是一場空。兩天後，殖民大臣麥克唐納（Malcolm MacDonald）發表白皮書，提議限制猶太人購地，往後五年，每年猶太移民人數不得超過一萬五千人；五年後，阿拉伯人擁有否決移民的權利，十年內巴勒斯坦獨立，不成立猶太國。這是巴勒斯坦人在整個二十世紀能從英國人或其他人身上得到的最好提案，但流亡黎巴嫩的穆夫提在政治上的無能與妄自尊大，使他拒絕了這個方案。

本–古里安準備讓他的哈加納民兵對抗英國人。猶太人開始在耶路撒冷暴動。六月二日，國家軍事組織在雅法門外引爆炸彈，炸死九名阿拉伯人。一名年輕美國遊客在耶路撒冷過復活節假期，六月八日，在假期的最後一晚，這位名叫約翰．甘迺迪的遊客，他是美國駐倫敦大使之子，聽到國家軍事組織引爆的十四次爆炸聲響，整座聖城隨即失去電力。許多人現在同意蒙哥馬利將軍的觀點，「猶太人殺害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殺害猶太人，這種情況很可能延續五十年」。

穆夫提與希特勒：耶路撒冷的世界大戰

當希特勒在歐洲勢如破竹時，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看到了打擊他與希特勒的共同敵人—英國人與猶太人的機會。法國已經崩潰，德國國防軍

轉而攻打莫斯科，而希特勒已經開始以最終解決方案殺害六百萬名猶太人。 [2] 穆夫提前往伊拉克密謀反英，但數次起事失敗之後，他被迫逃往伊朗，而後又在英國特工的追捕下，冒險逃到了義大利。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墨索里尼在羅馬的威尼斯宮接見穆夫提，支持他創立巴勒斯坦國。墨索里尼說，如果猶太人想建立自己的國家，「那麼他們必須在美國建立特拉維夫。我們義大利有四萬五千名猶太人，歐洲沒有他們待的地方。」穆夫提「非常滿意這次會議」，然後便飛往柏林。

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四點三十分，心情緊繃的希特勒接見了穆夫提，因為蘇聯人在莫斯科外圍擋住了德國人的攻勢。穆夫提的口譯向元首表示，根據阿拉伯的傳統，此時應該端上咖啡。希特勒神經質地回答說，他不喝咖啡。穆夫提探詢是否有什麼問題。口譯先是安撫穆夫提，然後又向元首解釋，客人仍然希望能喝到咖啡。希特勒回說，即使是最高統帥部也不許在他面前喝咖啡──他於是離開房間，回來的時候旁邊跟著一名端著檸檬水的親衛隊。

侯賽尼希望希特勒支持「將巴勒斯坦、敘利亞與伊拉克統一起來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並且創設阿拉伯軍團與德國國防軍並肩作戰。穆夫提向世界未來的主人提出的要求不只是巴勒斯坦，而是由他統治的阿拉伯帝國。

希特勒很高興自己與穆夫提有相同的敵人：「德國正與兩座支撐猶太力量的城塞──英國與蘇聯──進行生死之爭」，巴勒斯坦理所當然不會有猶太國。事實上，希特勒暗示了他的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德國有決心一步步要求一個接一個的歐洲國家解決它們的猶太人問題。」只要「德軍抵達高加索南端，」希特勒說：「屆時德國的目標就只剩摧毀居住在阿拉伯領域內的猶太人。」

然而，除非擊敗俄國與英國，否則穆夫提獨吞中東的野心不可能實現。希特勒說他「必須像個理智的人一樣思考，說話也必須冷靜而審慎」，小心別冒犯了盟友維琪法國。「我們都為你的事擔心，」希特勒對侯賽尼說道，「我知道你的生平。我興致盎然地看著你從事漫長而危險的旅程。我很高興你終於加入我們。」之後，希特勒讚美侯賽尼的碧眼與紅髮，認為他絕對有雅利安人的血統。

然而穆夫提不只贊同希特勒在戰略上敵視英國，也支持以最致命的方式推動種族上的反猶太主義──他日後甚至在回憶錄中寫道，他記得自己崇敬的親衛隊最高領袖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曾在一九四三年夏天向他透露，納粹「已經處死超過三百萬名猶太人」。穆夫提自滿地說出令人不寒而慄的話──他支持納粹，「因為我當時相信，現在也依然相信，如果德國成功，那麼巴勒斯坦將不會留下任何錫安主義者的痕跡」。[3]

穆夫提大老遠地從多民族共存的耶路撒冷來到柏林，不意外地，猶太人對於他的出現感到失望。穆夫提的觀點明顯站不住腳──但如果因此認為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全支持希特勒的反猶太主義，那可就大錯特錯了。瓦希夫．賈瓦利葉就是一個例子，我們將會看到，他其實非常同情猶太人的困境。他在日記裡提到，耶拉撒冷的阿拉伯人憎恨英國人，因為他們「不公正、不誠實，同時也不滿貝爾福宣言，阿拉伯人希望德國打贏這場戰爭。他們會坐著聆聽新聞，期盼出現德國獲勝的頭條，聽到英國的好消息就面露愁容」。

「聽起來有點奇怪」，哈澤姆．努賽巴回憶說，戰時的「耶路撒冷反而享受了一段和平繁榮的時光」。英國人壓制了猶太民兵的行動：莫歇．達揚與他的哈加納同志被逮捕，並且拘禁於阿卡要塞裡。但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當英屬巴勒斯坦可能遭受北非軸心國部隊與維琪法屬敘利亞夾攻時，英國決定組織帕爾馬赫（Palmach），也就是小型的猶太人突擊隊，由溫蓋特與薩德的部隊組成，由他們來對抗納粹。

達揚獲釋，並且被派去進行襲擊，為英國入侵維琪敘利亞與黎巴嫩鋪路。在黎巴嫩南部交火時，達揚使用雙筒望遠鏡觀察維琪陣地，「此時一枚步槍子彈打中了望遠鏡，破碎的鏡片與金屬破片插進了我的眼窩裡」。他不喜歡戴眼罩，因為那讓他感覺自己像個殘障。「要是我能擺脫這黑色眼罩就好了。它所引起的關注，令人難以忍受。我寧願足不出戶，也不願走在街上讓人品頭論足。」達揚與他的年輕妻子移居耶路撒冷以接受適當的治療。他「喜歡在舊城隨意散步，尤其是走在圍繞城市的狹窄城牆頂上。新城對我來說有些格格不入，但舊城則深深吸引著我」。在英國協助下，哈加納已經做好準備，一旦德軍攻占巴勒斯坦，

他們便轉入地下作戰。

耶路撒冷是流亡貴冑喜愛的避難處—希臘的喬治二世、南斯拉夫的彼得與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都住在大衛王飯店。皇帝赤足走在街上，並且把他的皇冠放在聖墓教堂的祭壇腳下。他的祈禱得到回應：復辟成功。 4

無論日夜，大衛王飯店的走廊與酒吧總是擠滿了埃及、黎巴嫩、敘利亞、塞爾維亞、希臘與衣索比亞的王公貴族、詐騙者、廷臣、游手好閒者、大亨、皮條客、吃軟飯的人、交際花、電影明星，以及同盟國、軸心國、錫安主義者與阿拉伯間諜，此外還有身穿法國、英國、澳洲與美國制服的軍官與外交人員，觀光客必須在走廊上和這些人爭先恐後才能在酒吧找到位子，喝到自己期望已久的乾馬丁尼。一九四二年，一名新房客住進了大衛王飯店，她是當時最知名的阿拉伯明星，她的一舉一動反映出做為地中海東部貿易中心的耶路撒冷正步向衰微。這位歌手的藝名叫阿絲瑪罕（Asmahan）；所到之處，無人能抗拒她危險的魅力，她是德魯茲公主、埃及電影明星、阿拉伯流行歌手、高級妓女與來自各方的間諜，而她也有意掀起屬於她特有的混亂與神秘。

身為沒落貴族的子孫，阿瑪爾．阿爾特拉什（Amal al-Altrash）於一九一八年逃往埃及。她在敘利亞出生時屬德魯茲派，十四歲時被發掘成為歌手，十六歲錄製第一張唱片，因廣播與電影而一夕成名，她最引人注目的焦點就是她美麗的下巴。一九三三年，她嫁給遠親德魯茲山的埃米爾，這是她第一次結婚（這兩個人結婚兩次，又離婚兩次）。即使在丈夫的山城宮殿裡，她也仍堅持做個解放的西方女性，不過她絕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大衛王飯店。一九四一年五月，這名公主—或埃米爾夫人—被英國情報單位吸收，回到維琪敘利亞去迷惑與收買敘利亞領袖，轉而支持同盟國。當盟軍再次取得敘利亞與黎巴嫩時，阿絲瑪罕獲得戴高樂將軍親自致謝。在動人的歌聲、難以抗拒的容貌，以及無法控制的性吸引力（無論異性還是同性，都為她癡狂）之下，阿絲瑪罕很快就迷倒了貝魯特的自由法國與英軍將領，眾人為了得到她的芳心而內訌，甚至有人付錢給她套取情報。邱吉爾的公使斯比爾斯將軍（General Louis Spears）被阿斯瑪罕迷得神魂顛倒，他說：「她是我這輩子見過最美麗

的女人。她的眼神深邃，如大海般碧綠，而在大海的對岸，就是人人渴望的天堂。她像機關槍一樣快速而精確地迷倒許多英國軍官。當然，她需要錢。」據說，即使你成為她的愛人，你也不可能是她深閨裡唯一的男人，你會看到有一名將軍躲在床底下，一名躺在床上，至於斯比爾斯則是攀在左右搖晃的吊燈上。

由於盟軍違背承諾，未立即允許阿拉伯獨立，憤怒的阿絲瑪罕於是從英國愛人身上偷取軍事秘密，打算交給德國人；當她在土耳其邊境被攔下來時，她還咬了逮捕她的軍官一口。自由法國後來停止發薪給她，於是她搬到耶路撒冷。此時阿絲瑪罕仍只有二十四歲，成了大衛王飯店的「大廳之花」，徹夜喝著她最喜愛的威士忌香檳雞尾酒，誘惑巴勒斯坦名流、更多的英國軍官（包括他們的妻子）以及阿里汗親王（Prince Aly Khan）。有位法國朋友回憶說：「她是蛇蠍美人。」由於她姓阿爾特拉什（Altrash），於是有英國婦女叫她垃圾公主（Princess Trash），而她也令其德魯茲同胞極為驚駭，以至於她的第一部電影在電影院放映時，居然有人對著大銀幕開槍──她遠遠領先她的時代。阿絲瑪罕最大的敵人是自己：她曾試圖擺脫埃及王太后娜茲莉（Nazli），而與宮廷內侍另譜戀曲。她也曾與一名男子爭奪一名埃及舞孃的歡心，事件的高潮是兩人爭搶撕破對方的衣物。她把錫安主義當成一種時尚的選擇：「感謝上帝賜給我們這些皮草商──至少這意謂著妳可以在耶路撒冷買到像樣的皮草大衣。」在耶路撒冷待了一年多之後，阿絲瑪罕嫁給第三任丈夫，來自埃及的一名紈褲子弟。一九四四年，她前往埃及拍攝電影《愛與復仇》，但在電影拍完之前，她卻因一場車禍而離奇溺死在尼羅河裡，據說殺死她的是M 16 、蓋世太保、（吃了她的閉門羹的）法魯克國王或她的情敵埃及名歌手烏姆．庫勒蘇姆（Umm Kulthum）。如果她的哥哥是阿拉伯世界的法蘭克．辛納屈，那麼她就是瑪麗蓮夢露。阿絲瑪罕天使般的嗓音，特別是她最紅的歌曲〈維也納的神奇夜〉，至今依然膾炙人口。

街上擠滿了美國與澳洲士兵。「耶路撒冷帕夏」，基斯──羅奇總督面對的主要挑戰是約束澳洲人，他們在新城市中心舊亨斯曼斯飯店（Hensmans Hotel）的澤娜布夫人的介紹下，沒事就去尋花問柳。而醫

療檢查無法完全控制性病的傳布，於是基斯──羅奇把「澤娜布與她的手下全趕出城外」。

一九四二年，德國人已推進到高加索地區，另一方面，隆美爾將軍的非洲軍也直指埃及。巴勒斯坦的伊修夫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在地中海另一頭的希臘，親衛隊中校勞夫（Walter Rauff）指揮的親衛隊非洲特遣隊則奉命殺光非洲與巴勒斯坦所有的猶太人。「猶太人的臉孔顯露出悲傷、難過與恐懼，特別是當德國人抵達托布魯克（Tobruk）的時候」，瓦希夫．賈瓦利葉做了這樣的紀錄。一名阿拉伯小販大聲地叫賣──阿拉伯文的ramel聽起來很像隆美爾──使猶太人更加擔心德國人的逼進。「他們開始哭泣而且準備逃亡」，瓦希夫回憶說。他的醫生是猶太人，他表示，如果納粹抵達，他願意窩藏醫生跟他的家人。但醫生自有打算：他向病人展示他的兩個毒藥注射器，他與妻子一人一個。

一九四二年十月，蒙哥馬利將軍於阿拉曼（El Alamein）擊敗德國人，魏茨曼將這場奇蹟比擬成西拿基立神秘地撤離耶路撒冷。但在十一月，首次有恐怖的大屠殺消息傳至耶路撒冷：「波蘭猶太人大屠殺！」《巴勒斯坦郵報》報導。耶路撒冷的猶太人致哀三日，並且在西牆舉辦儀式。

英國一九三九年白皮書對猶太移民的限制，剛好發生在最糟糕的時間點：當歐洲猶太人遭納粹屠殺之際，英國船仍把一船船充滿絕望的難民遣返。阿拉伯叛亂、希特勒的最終解決方案與白皮書使許多錫安主義者相信，暴力是唯一能讓英國兌現承諾的方式，使猶太人能建立自己的家園。

猶太機構控制著最大的民兵組織哈加納，連同其兩千多人的特種部隊帕爾馬赫，以及兩萬五千名由英國人訓練的民兵。本─古里安現在已是無可匹敵的錫安主義領袖，阿摩斯．奧茲說：「這名矮胖的男子，在他光禿的頭頂周圍，長滿了先知般蓬亂的白髮，粗厚濃密的眉毛，寬廣粗糙的鼻子，古代船員般突出而目空一切的下巴。」和「充滿願景的農民」一樣有著堅苦卓絕的意志力。然而，真正向英國人開戰的卻是另一個更為好戰的機構──國家軍事組織，領導者是一名不願妥協的新領袖。

1 溫蓋特在巴勒斯坦成名。邱吉爾讚美他，而且對於他的事業多所襄助。一九四一年，溫蓋特的基甸軍（Gideon Force）從義大利手中解放了衣索比亞，他也因此晉升為少將。他創立並且指揮戰時盟軍規模最大的特種部隊欽迪特（Chindits），在緬甸的日軍後方進行作戰。一九四四年，溫蓋特因空難喪生。

2 在希臘，一名與耶路撒冷有著特殊關係的公主勇敢地保護猶太人。希臘安德魯公主—出生時為巴騰貝爾格愛麗絲公主，她也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外曾孫女—冒生命危險藏匿三名柯亨家人，在當時，希臘有六萬名猶太人遭到殺害。一九四七年，她的兒子菲利普王子，當時為英國皇家海軍中尉，娶了伊莉莎白公主，後者於四年後繼任成為英國女王。安德魯公主與她的姑姑艾拉大公夫人一樣，成為修女，並且創立自己的教團。她住在倫敦，但決定葬在耶路撒冷。她的女兒抱怨這會讓要去墓前憑弔的人舟車勞頓，但公主反駁說：「怎麼會，從伊斯坦堡就可以搭巴士過去！」她於一九六九年去世，但到了一九八八年，被移葬到抹大拉的馬利亞教堂與她的姑姑艾拉做伴。一九九四年，菲利普王子暨愛丁堡公爵參與了耶路撒冷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的典禮，這座紀念館是為了表彰她的母親為「國際義人」。

3 「他跟納粹罪犯一樣說著有關『猶太人』的囈語，」阿希卡教授在《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大屠殺》（*Arabs and the Holocaust*）中寫道，「而這些精神錯亂的說詞居然成為違反人性的最大罪行。」阿希卡又說：「穆夫提支持納粹的反猶太學說，這點不難理解，因為在泛伊斯蘭世界早已存在著狂熱的反猶太主義。」一九四三年，在柏林的一場貝爾福宣言週年演說中，穆夫提指出：「猶太人就像寄生蟲一樣寄居在諸民族間，吸吮他們的血，敗壞他們的道德……德國有決心找到解決猶太危險的方法，這種方法將可徹底解決猶太人為這個世界帶來的災難。」穆夫提在黎巴嫩流亡期間寫的回憶錄裡提到，當他得知「猶太人在二次大戰期間人口損失了三成以上時」，整個人簡直是欣喜若狂，反觀德國人的損失則輕微得多。他引用《錫安長老議定書》與一次大戰猶太人的「背叛」傳聞，做為猶太人大屠殺的藉口，因為已經找不到科學的方式來改善猶太人。

4 一九三○年代，當時還未登基的皇帝仍叫做拉斯．塔法（Ras Tafar），他激勵了拉斯塔法里派的出現。拉斯塔法里派建立於牙買加，因雷鬼樂手巴布．馬利（Bob Marley）而聲名大噪。巴布．馬利讚揚拉斯．塔法是猶大之獅與耶穌基督再臨。衣索比亞與非洲是新錫安。海爾．塞拉西於一九七四年被馬克思主義協調委員會殺害。

50　骯髒的戰爭（西元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

梅納赫姆．貝京：黑色安息日

「我戰，故我在。」梅納赫姆．貝京修改笛卡兒的話說。這名出生於布列斯特—利夫斯托克（Brest-Litovsk）猶太人聚居地的孩子，在波蘭參加了賈伯欽斯基的貝塔爾運動，但他與他的英雄不同的是，他少了賈伯欽斯基的敏銳，而另外添入自己的好戰錫安主義意識形態—「這是針對那些侵占我們祖先土地的人所發動的解放戰爭」，它結合了極大主義政治與宗教情感。二次大戰爆發後，納粹與蘇聯瓜分波蘭，貝京被史達林的內務人民委員會（ＮＫＶＤ）逮捕，他被認定是英國間諜而被流放到古拉格：「這名英國間諜將會如何？」他開玩笑說，「再過不久，他的腦袋將被英國警察狠狠招呼個幾下。」

一九四一年，史達林與波蘭的西科爾斯基將軍（General Sikorski）簽署協定，貝京於是獲釋。此後他加入波蘭陸軍，千里迢迢地經由波斯來到巴勒斯坦。在黑暗歐陸經受過史達林絞肉機與希特勒屠宰場的洗禮之後—他的父母與兄弟因此喪命—貝京的性格顯得比魏茨曼或本–古里安來得嚴酷。他說：「希伯來叛亂的象徵不是馬薩達，而是摩丁〔馬加比家族起事的地方〕。」賈伯欽斯基於一九四○年因心臟病去世，一九四四年，貝京被任命為國家軍事組織司令官，統率六百名戰士。老一輩的錫安主義者覺得貝京像個「普通老百姓或鄉下人」。貝京戴著無框眼鏡，有著「柔軟而持續不輟的雙手、稀疏的頭髮與濕潤的嘴唇」，[1] 與其說他是一名革命領袖，不如說他更像是一名波蘭偏鄉的教師。然而他如同「埋伏的獵人，擁有驚人的耐心」。

雖然國家軍事組織加入了盟軍陣營共同對抗納粹，但還是有一些極端主義分子在亞伯拉罕．史登（Abraham Stern）率領下脫離組織。史登於一九四二年被英軍擊斃。但他的派系，也就是利希（Lehi，以色列自由戰士），俗稱史登幫，仍繼續發起暴亂對抗英國人。隨著盟軍勝利

在握，貝京也開始測試英國人對耶路撒冷的決心：在贖罪日吹羊角號，這違反了英國從一九二九年不准猶太人在西牆吹號的禁令。賈伯欽斯基每年都會挑戰這項規定。一九四三年十月，貝京下令吹羊角號，英國警察立刻攻擊正在禮拜的猶太人；但在一九四四年，英方卻做了克制。貝京認為這是英國統治力減弱的徵兆。

於是，這位暴力領袖向英國宣戰，一九四四年九月，國家軍事組織攻擊耶路撒冷的英國警察局，然後暗殺了一名巡城的英國刑事調查局警官。貝京的綽號叫老人（跟本─古里安的綽號一樣），即使他只有三十歲。起事之後，他轉入地下，持續地更換住所，並且喬裝改扮成滿臉鬍子的塔木德學者。英國懸賞一萬英鎊的賞金要他的項上人頭，生死不論。

猶太機構譴責恐怖主義，但當盟軍於D日登陸德國占領的歐洲時，
2 利希兩次在耶路撒冷街頭暗殺高級專員麥克邁可（Harold MacMichael）未果。十一月，利希在開羅殺死莫恩勳爵沃特．吉尼斯（Walter Guiness），他是埃及常駐公使，也是邱吉爾的朋友，在此之前他曾不智地告訴本─古里安，同盟國應該在東普魯士，而非在錫安建立猶太國。邱吉爾痛斥這些錫安極端主義分子是「喪心病狂的匪徒」。本─古里安在譴責這些謀殺案的同時，也於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協助英國獵捕猶太「異議」民兵─有三百名叛亂分子遭到逮捕。錫安主義稱這段時期為la saison，即狩獵季節。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歐洲勝利日，新任高級專員陸軍元帥戈特子爵（Field Marshal Viscount Gort）在大衛王飯店外致意，並且在耶路撒冷人歡慶之際，赦免了猶太與阿拉伯政治犯。然而，派系傾軋的政治現實隨即在第二天捲土重來：猶太人與阿拉伯人都上街遊行，而且猶太人與阿拉伯人都有效地杯葛了耶路撒冷市長行使職權。

在英國，邱吉爾在大選中失利。新首相艾德禮（Clement Attlee）採用威廉．布雷克的讚美詩做為工黨的選戰歌曲，他承諾英國人一個「新耶路撒冷」─然而，他連舊耶路撒冷都治理不好。

英國人急欲下定決心面對即將來臨的挑戰。這座擁有十萬名猶太人、三萬四千名穆斯林與三萬名基督徒的城市，應該成為英國管理的耶

路撒冷國（麥克邁可的提案），還是予以分割，只留下聖地讓英國人控制（戈特子爵的提案）？無論哪一種方案，英國人都會停止讓猶太人繼續移入巴勒斯坦—即使這些移民絕大部分是希特勒死亡營的生還者。一船船的猶太難民遭到英軍的監控與驅逐，只能如同監禁般地困在歐洲各地的難民營裡。《出埃及記》遭英國人粉碎，他們毆打難民，這些人當中有許多是死亡營的倖存者（造成三人死亡），而後英國人又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冷漠將他們送回德國的難民營。就連穩健派的猶太機構也認為此舉在道德上應受譴責。

本—古里安、貝京與利希因此同意組成聯合抵抗司令部，協助歐洲的猶太移民偷渡到巴勒斯坦，並且協調對抗英國人，攻擊巴勒斯坦各地的火車、機場、軍事基地與警察局。然而兩個小派系對於較穩健的哈加納只給予口頭上的幫助。在俄國區，原來的雄偉旅舍如今已被當成警察大樓使用，這棟建築物於是成為國家軍事組織的首要目標。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們摧毀了刑事調查局總部，也就是前尼古拉朝聖者旅社。貝京從特拉維夫搭巴士到耶路撒冷觀看他的成果。一九四六年一月，國家軍事組織攻擊位於俄國區的監獄，這座監獄其實是以前的瑪麗安絲卡亞旅舍（Marianskaya Hostel），專供女性朝聖者住宿。[3]

英國人在飽受攻擊下，打算把美國人拉進來蹚這場渾水。美國的猶太人社群越來越傾向支持錫安主義，但小羅斯福總統從未公開贊成猶太國。在雅爾達，小羅斯福與史達林曾就大屠殺一事交換意見。「我是錫安主義者」，小羅斯福說。「我也是，原則上」，史達林回答，他表示自己曾「嘗試讓猶太人在比羅比詹（Birobidzhan）建立家園，但猶太人只在當地待兩、三年就四散各地」。這位骨子裡討厭猶太人的蘇聯領導人又說，猶太人是「掮客、奸商與寄生蟲」—但私底下，他希望猶太國能成為蘇聯的衛星國。

一九四五年四月，小羅斯福去世。他的繼任者杜魯門總統希望讓大屠殺的倖存者定居巴勒斯坦，所以他希望英國能允許猶太人移民。杜魯門從小在浸信會的家庭中長大，他當過農夫、銀行職員、堪薩斯城服飾店老闆。擔任密蘇里州參議員時，他的表現並不突出，但他同情猶太人，而且有一定的歷史素養。當這位新任總統在一九四五年來到被炸得

宛如月球表面的柏林時，他「想到了迦太基、巴爾貝克（Baalbek）、耶路撒冷、羅馬與亞特蘭提斯」。杜魯門的顧問克拉克．克里福德（Clark Clifford）回憶說，總統與先前開服飾店的猶太合夥人傑寇布森有長久的交情，他的隨員也多半是錫安主義的支持者，再加上「總統有閱讀上古史與聖經的習慣，這些影響都使他傾向於支持猶太人建國」。然而杜魯門面對國務院的阻力，且對錫安主義者頻繁進行遊說感到惱怒，他擔心這些猶太敗犬已經搖身一變成了盛氣凌人的惡犬。杜魯門不悅地說：「耶穌基督在世時尚且無法讓他們滿意，你們憑什麼期望我有這等好運？」但杜魯門還是同意設立一個英美調查委員會。

委員會成員住在大衛王飯店裡，其中一名委員克羅斯曼（Richard Crossman）是工黨議員，他覺得「這裡的氣氛實在太可怕了，私家偵探、錫安主義的特工、阿拉伯謝克、特殊通訊記者，他們無不豎直了耳朵，偷聽他人的談話」。晚間，阿拉伯顯貴與英軍將領群聚於凱蒂．安東尼爾斯的別墅。現在的她是孤家寡人。在阿拉伯叛亂期間，安東尼爾斯夫婦原本已在走下坡的婚姻終告破裂。二次大戰時，凱蒂與病弱的丈夫離婚──之後才過兩個星期，她的丈夫就突然過世。他埋葬在錫安山，墓石上寫著：「起來吧，阿拉伯人，覺醒吧。」但凱蒂的社交聚會依然光鮮亮麗。克羅斯曼欣賞著「晚禮服，享用敘利亞飲食，並且在大理石地板上翩翩起舞」，他說，阿拉伯人的宴會是最棒的：「英國人為什麼喜歡阿拉伯上層階級更勝於猶太人，答案不言可喻。這些阿拉伯知識分子帶有法國的文化風格，趣味、文明、悲劇與愉悅，令人目不暇給。與阿拉伯人相比，猶太人似乎是緊繃的、資產階級的，而且帶有中歐的色彩。」

艾德禮原本希望杜魯門能支持他的禁止猶太移民政策，但英美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卻與他的期望相左，他們要求英國立刻開放十萬名猶太難民移入巴勒斯坦：杜魯門也公開支持他們的建議。艾德禮憤怒地拒絕美國的干預。猶太機構擴大大屠殺難民的偷渡行動，三年內一共讓七萬名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在此同時，帕爾馬赫也持續騷擾英國人，其中最大的一起攻擊事件是一連串的炸橋行動──炸橋之夜。

英國人已經擊潰阿拉伯人；現在他們要擊潰猶太人。一九四六年六

月，阿拉曼的蒙哥馬利子爵，現在已是陸軍元帥與英國參謀總長，他回到耶路撒冷，並且抱怨說：「英國的統治有名無實，在我看來，這裡真正的統治者是猶太人，他們有句未說出口的口號，『你們不敢動我們』。」但蒙哥馬利就敢這麼做，他要求加派援軍前來巴勒斯坦。

六月二十九日星期六，蒙哥馬利麾下指揮官艾弗林．巴克爾將軍（General Evelyn「Bubbles」 Barker）發起阿加薩作戰（Operation Agatha），對錫安主義組織發動攻擊。他逮捕了三千名猶太人──本−古里安因為人在巴黎而逃過一劫。巴克爾在耶路撒冷建立三個「安全區」，把俄國區變成一座要塞──猶太人因為英國外交大臣貝文（Ernest Bevin）的緣故，把俄國區稱為貝文格勒（Bevingrad）。阿加薩作戰後來被猶太人稱為黑色安息日，而巴克爾也馬上成為英國迫害的象徵與猶太人仇視的對象。巴克爾是凱蒂．安東尼爾斯宴會的常客。現在，女主人已成了他的情婦；他的情書充滿熱情、輕率與敵視，洩露了英國的軍事秘密，同時也口沫橫飛地大罵猶太人：「我們為什麼不敢大聲地說我們討厭猶太人？」利希企圖暗殺巴克爾，他們曾把炸彈放在嬰兒車裡，打算炸死他。國家軍事組織的貝京，在利希的協助下，計算發動一場震驚世界的反擊巴克爾黑色安息日的行動。在未得到本−古里安與猶太機構同意下，哈加納決定支持這項計畫。

大衛王飯店是託管地耶路撒冷的世俗聖殿，它的側廳被英國徵用供政府機構與情報單位使用。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國家軍事組織假扮成阿拉伯人與穿著努比亞服飾的飯店工作人員，將裝了五百磅炸藥的牛奶桶放置在飯店地下室。

蒙哥馬利的鎮壓：法蘭少校案

國家軍事組織分別向飯店、《巴勒斯坦郵報》與法國領事館打了匿名電話，警告即將發生爆炸攻擊，要求飯店應緊急疏散。但沒有人把這些警告電話當一回事，等到發現時已經太晚。我們不知道當中的陰錯陽差是純屬意外，還是有意為之。貝京在附近等待著：「每一分鐘宛如一天。十二點三十一分，三十二分。眼看引爆時間將至，半小時即將過

去。十二點三十七分。突然間，整個耶路撒冷都為之震動！」炸彈炸毀了飯店整個側廳，造成九十一人死亡，包括了英國人、猶太人與阿拉伯人。[4] 死者中有五名英國軍情五處人員，但秘密探員「倫敦女士」僥倖未死，蹣跚地步出斷垣殘壁，頭髮覆蓋了白色塵土，「宛如上帝震怒之日」。本–古里安抨擊這起爆炸案；他認為貝京是猶太人社群的威脅，而猶太機構也退出了聯合抵抗司令部。

大衛王爆炸案使英軍加強反擊的力道，但同時也加速了倫敦當局撤離託管地。在耶路撒冷，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不再混居。阿摩斯．奧茲覺得：「整個局勢突然急轉直下。每個人都認為戰爭無法避免。一道簾幕降下，區隔了耶路撒冷。」猶太人對於大屠殺即將來臨的傳聞感到恐懼。英國民眾也紛紛離開耶路撒冷。

十月，國家軍事組織炸燬英國駐羅馬大使館。十一月，蒙哥馬利飛回耶路撒冷。「我在凱蒂．安東尼爾斯的一場宴會中看到蒙哥馬利」，納瑟勒丁．那夏希比回憶說。陸軍元帥打算毫不留情地向國家軍事組織的暴行發動反擊。新任警察首長格雷上校（Colonel Nicol Gray）招募了冷酷無情的人士、前警察與前特種部隊成員組成反暴亂特種部隊。曾榮獲傑出服役勳章與軍事十字勳章的法蘭少校（Major Roy Farran）是典型的復員士兵，他原是愛爾蘭空降特勤隊隊員，戰功彪炳。

一抵達耶路撒冷，法蘭就被載往俄國區進行簡報，然後再到大衛王飯店參加晚宴。法蘭與其他特種部隊成員開始駕車巡視耶路撒冷，尋找可疑人士進行偵訊，必要時可就地處決。這些隊員沒有隱蔽作戰的經驗，語言不通，而且對當地的認識不足，因此法蘭一開始幾乎一無所獲，直到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日，他們開車經過雷哈維亞，隊員發現一名無武裝的學童盧伯維茨（Alexander Rubowitz）正在張貼利希的海報。法蘭劫持了這名男孩，但在扭打中，他掉了自己的呢帽，上面標記著他拼錯的姓名「FARAN」。他希望這名恐懼的少年能洩露更多有關利希的情報。於是他將盧伯維茨載離耶路撒冷，沿著耶利哥公路進入山區，把他綁在樹上，足足毆打他一個鐘頭，他下手太重，居然用石頭敲碎了他的頭骨。屍體被刺了幾下，然後衣物全被剝光，最後或許被胡狼吃掉了。

當耶路撒冷的猶太人焦急地尋找這名失蹤的男孩之時，法蘭少校在卡塔門警察食堂向長官坦承此事，然後他突然消失，逃離了耶路撒冷。英國當局先是掩飾，而後遭遇來自世界各地的指責。利希開始隨機地殺害英國士兵，最後，法蘭終於回到耶路撒冷，到艾倫比營區投案。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法蘭在重重戒護下於塔爾畢軍事法庭受審，卻因為缺乏證據而無罪釋放。盧伯維茨的屍體從未找到。法蘭被兩名軍官匆匆帶走，他們上了裝甲車，連夜送往加薩。利希決心殺死法蘭。一九四八年，有一件署名寄給「R. FARRAN」的包裹，但打開包裹的卻是法蘭的兄弟，因為他們兩人名字的起首字母相同，結果他的兄弟被當場炸死。[5]

這件案子證實了伊修夫對英國人的仇視並非空穴來風。當英國當局以恐怖攻擊的罪名判處國家軍事組織的成員死刑時，貝京便以炸彈攻擊位於戈德斯米德大樓的英國軍官俱樂部，造成十四人死亡，同時還成功突破阿卡監獄。當他的人被處以鞭刑時，他就鞭打英國士兵；當他的人在阿卡監獄因恐怖主義的罪行被絞死時，他就隨機絞死兩名英國士兵，罪名是「反希伯來活動」。

在野黨領袖邱吉爾抨擊艾德禮對「猶太人發動毫無道理的骯髒戰爭，最終只會將巴勒斯坦奉送給阿拉伯人或天知道是什樣的人手裡」。甚至在戰爭期間，邱吉爾曾考慮制裁「反猶太主義者以及英國在巴勒斯坦的行政官員」。然而事情發展至此，國家軍事組織與利希的暴力已然引起眾怒，加上傳統阿拉伯主義與反猶太主義的推波助瀾，使英國更加堅定地反對猶太人。甚至有英國逃兵，有時還包括現役部隊，願意支援阿拉伯的軍隊。

新任高級專員康寧漢爵士（General Sir Alan Cunningham）曾私底下形容錫安主義是一種「帶有猶太人特殊心理的民族主義，不僅反常，而且不講道理」。巴克爾將軍禁止英軍士兵到猶太餐廳用餐，他解釋這麼做是用「猶太人最不喜歡的方式懲罰他們，讓他們口袋空空」。巴克爾遭到首相斥責，然而仇恨的種子早已深植於內心。在寫給凱蒂．安東尼爾斯的情書中，巴克爾說他希望阿拉伯人能多殺幾個「血腥的猶太人……這個令人憎惡的民族……凱蒂，我好愛妳」。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四日，被無休止的流血事件攪得心煩意亂的艾德禮，終於在內閣會議中同意撤出巴勒斯坦。四月二日，他要求新成立的聯合國組成巴勒斯坦特別委員會來決定巴勒斯坦的未來。四個月後，巴勒斯坦特別委員會提議將巴勒斯坦分割成兩個國家，耶路撒冷成為聯合國託管地。儘管疆界仍未明確畫定，但本─古里安仍同意這項提案。他了解耶路撒冷是「猶太民族的心」，但「為了建國，這樣的代價是可以承受的」。阿拉伯高級委員會在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與敘利亞支持下，反對分割案，他們要求建立一個「統一而獨立的巴勒斯坦」。十一月二十九日，聯合國針對這項議案進行投票。午夜過後，耶路撒冷人聚集在收音機旁，精神緊繃安靜聆聽著。

阿布德．卡迪爾．侯賽尼：耶路撒冷陣線

三十三個國家投票贊成美國與蘇聯主導的一八一號決議，十三個國家反對，十個國家（包括英國）棄權。「有兩分鐘的時間大家都震住了，雙唇不自覺地張開，眼睛也睜圓了，」阿摩斯．奧茲回憶說：「遙遠的耶路撒冷北區突然傳來一陣喧嘩，與其說是歡聲雷動，不如說是驚疑的吶喊，令人為之動搖。」然後才是「激昂的歡呼聲」與「眾人的歌聲」。猶太人甚至親吻「驚魂未定的英國警察」。

阿拉伯人不承認聯合國有權分割巴勒斯坦。一百二十萬巴勒斯坦人仍擁有巴勒斯坦百分之九十四的土地；猶太人則有六十萬人。雙方已做好戰爭的準備，至於猶太與阿拉伯極端主義分子則早已開始無情地互相殘殺。耶路撒冷「已陷入內戰」。

阿拉伯暴民湧入市中心，對猶太人施以私刑，向猶太郊區開火，搶掠猶太人商店，嘴裡高喊著「殺光猶太人！」繼承大片果園與豪宅、在劍橋接受教育的律師安沃爾．努賽巴難過地看著這一切化為「塵土、嘈雜與混亂」，「兩邊的教授、醫師與店鋪主人彼此駁火，然而在局勢未惡化至此之前，這些人都曾是他的座上賓」。

十二月二日，三名猶太人在舊城遭到槍擊；三日，阿拉伯槍手攻擊蒙提費歐里區，一個星期之後，又攻擊猶太區，此時該區一千五百名猶

太人在兩萬兩千名阿拉伯人環伺下，緊張得無法入睡。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紛紛遷離兩個民族混居的地帶。十二月十三日，國家軍事組織在大馬士革門外向巴士站丟擲炸彈，炸死了五名阿拉伯人，傷者無數。安沃爾．努賽巴的叔叔差點死於國家軍事組織的炸彈攻擊，他看見「城牆上黏著炸碎的肢體」。不到兩個星期，已有七十四名猶太人、七十一名阿拉伯人與九名英國人喪生。

十二月七日，本─古里安從特拉維夫出發，要到耶路撒冷會晤高級專員時，他的車隊在路上中了埋伏。哈加納動員所有十七歲到二十五歲的後備軍人。阿拉伯人則準備戰爭。各個非正規民兵部隊紛紛自願求戰：伊拉克人、敘利亞人、波士尼亞人，有些人是先前參戰過的民族主義退伍軍人；有些人則是聖戰基本教義分子。最大一支民兵部隊是阿拉伯解放軍（Arab Liberation Army），號稱有五千名戰士。理論上，阿拉伯軍力在七個阿拉伯國家正規軍的支持下，對猶太人具有壓倒性的優勢。此時已離開巴勒斯坦的巴克爾將軍開心地向凱蒂．安東尼爾斯預言：「從軍力來看，猶太人會被徹底消滅。」事實上，阿拉伯國家聯盟──一九四五年，新獨立的阿拉伯國家共同組成的組織──彼此間由於領土野心與王朝對立而分崩離析。剛成為約旦哈希姆朝國王的阿布杜拉，仍然想將巴勒斯坦併為王國的一部分；大馬士革當局則垂涎於大敘利亞的美夢；埃及法魯克國王認為自己才是阿拉伯世界真正的領袖，並且敵視約旦與伊拉克的哈希姆朝，至於哈希姆朝則痛恨伊本．紹德國王將他們趕出阿拉伯半島。所有的阿拉伯領袖都不信任已返回埃及的穆夫提，後者決心讓自己成為巴勒斯坦國的領導者。

雖然存在著腐敗、背叛與無能，耶路撒冷還是出了幾名阿拉伯戰爭英雄。安沃爾．努賽巴對於「骯髒的陰謀與可悲的失敗」感到厭惡，他在其他大家族如哈立迪家族與達雅尼家族的支持下，建立了希律門委員會以購買武器。安沃爾的親戚阿布德．卡迪爾．侯賽尼曾在一九四一年在伊拉克與英軍作戰，在猶太人反抗英國人期間低調隱居於開羅，此時的他負責指揮阿拉伯總部，該總部又稱「耶路撒冷陣線」。

侯賽尼成為阿拉伯英雄的象徵，總是纏著阿拉伯頭巾，穿著卡其色上衣，斜背著子彈帶，他是耶路撒冷貴族的革命子孫，兩任市長的兒子

與孫子，先知的後裔，擁有化學學位，業餘詩人，報紙編輯與勇氣十足的戰士。「小時候，」他的親戚薩依德．侯賽尼（Said al-Husseini）說：「我記得曾看見他抵達家族擁有的某間安全的公寓，我記憶猶新的是他的魅力與優雅，以及他所到之處引發的激情與英雄式的興奮。他深受社會各階層的愛戴。」一名年約十幾歲、來自加薩的學生，名叫雅瑟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他對於自己的母親與侯賽尼家族有親戚關係感到自豪，此時的他也加入成為阿布德．卡迪爾的幕僚。

猶太區的錫安主義槍手對著聖殿山開槍；阿拉伯人則從卡塔門射擊猶太平民。一月五日，哈加納攻擊卡塔門，而且摧毀了塞米拉米斯飯店，殺死了十一名無辜的基督教阿拉伯人。這起暴行加速了阿拉伯人逃離耶路撒冷。本–古里安將負責此次攻擊的哈加納軍官解職。兩天後，國家軍事組織以炸彈攻擊雅法門一處阿拉伯哨站，因為該站不讓日常補給品進入猶太區。二月十日，一百五十名侯塞尼民兵攻擊蒙提費歐里區；哈加納發動反擊，卻遭到附近大衛王飯店英軍狙擊手的壓制，一名年輕的猶太鬥士陣亡。雖然離英國結束統治還有四個月，耶路撒冷已經陷入全面、但不對稱的戰爭泥沼。在此之前的六個月，已有一千零六十名阿拉伯人，七百六十九名猶太人與一百二十三名英國人被殺。每次有事件發生，必定還以兩倍的報復。

耶路撒冷的錫安主義者處於容易遭受攻擊的處境：特拉維夫通往耶路撒冷的公路，須經過三十英里的阿拉伯領土，率領一千多名穆夫提聖戰軍耶路撒冷旅的阿布德．卡迪爾．侯賽尼持續在此進行攻擊。「阿拉伯人的計畫，」出生於聖城的帕爾馬赫軍官伊茨哈克．拉賓（Yitzhak Rabin）回憶說：「是扼住耶路撒冷九萬名猶太人的咽喉，使其不戰而降。」──而這項計畫就快奏效。

二月一日，侯賽尼的民兵在兩名前英國士兵的協助下，炸燬了《巴勒斯坦郵報》的辦公室；十日，他再度攻擊蒙提費歐里區，但在與哈加納交戰六小時後遭到擊退。英軍在雅法門下建立指揮所以防衛蒙提費歐里區。二月十三日，英軍逮捕四名哈加納戰士，在解除他們的武裝後，把他們丟給阿拉伯暴民，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二日，侯賽尼派前英國士兵以炸彈攻擊本．耶胡達街，這起暴行造成五十二名猶太平民喪生。國

家軍事組織於是射殺十名英軍士兵。

「想防守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區域，」努賽巴回憶道，「就像修補一條磨損嚴重的水管，補了一個洞，另一個地方又裂了兩個洞。」哈加納炸燬了舊努賽巴城堡。前任阿拉伯市長侯賽因．哈立迪（Hussein Khalidi）抱怨說：「每個人都離開了，我大概也撐不了多久。耶路撒冷已經失去，沒有人留在卡塔門，謝克雅拉也人去樓空。有支票或有點積蓄的人紛紛逃往埃及、黎巴嫩與大馬士革。」不久，難民大量離開阿拉伯郊區。凱蒂．安東尼爾斯前往埃及；她的宅邸被哈加納炸燬，但他們也因此發現巴克爾將軍寫給她的情書。儘管如此，阿布德．卡迪爾．侯賽尼還是成功切斷西耶路撒冷猶太人與沿海地區的連繫。

諷刺的是，猶太人跟阿拉伯人一樣，也認為他們失去了耶路撒冷。一九四八年初，舊城猶太區遭受圍困，不屬於交戰人員的超正統派猶太人難以進行防守。「耶路撒冷情況如何？」三月二十八日，本─古里安在設於特拉維夫的總部向幾名將領問道。「這是一場決定性的戰役。耶路撒冷失守將對伊修夫構成致命的打擊。」將領們只能撥出五百名士兵。從聯合國通過決議以來，猶太人一直處於守勢，但現在本─古里安下令進行納赫雄作戰（Operation Nachshon），打通通往耶路撒冷的公路，開始進行廣範圍的攻勢作戰──即D計畫──除了確保聯合國分割出來的猶太區域，也要進一步占有西耶路撒冷。「這項計畫」，史家班尼．莫里斯（Benny Morris）寫道：「明確要求摧毀抵抗的阿拉伯村落，並且驅逐其居民」，但「文件中並未提及要驅逐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在某些地方，巴勒斯坦人依然可以住在原地；在另一些地方，則是全數遭到驅逐。

卡斯特爾村落是濱海地區通往耶路撒冷的要衝。四月二日深夜，哈加納攻下這處據點，但侯賽尼隨即集結民兵（包括伊拉非正規軍）要進行反攻。然而他與安沃爾．努賽巴知道，他們需要增援。兩人於是趕往大馬士革要求炮兵支援，但卻被阿拉伯聯盟將領的無能與詭計所激怒。「卡斯特爾失守，」伊拉克總司令說，「收復它是你的責任，阿布德．卡迪爾。」

「給我需要的武器，我們就能收復它。」侯賽尼憤怒地回答。

「你在說什麼，阿布德．卡迪爾？沒有大炮？」將軍說，最終他還是沒有提供任何援助。

侯賽尼奪門而出：「你們這些叛徒！歷史會記下一筆，是你們丟失了巴勒斯坦。我要不是奪回卡斯特爾，就是與我的聖戰士一同戰死！」當晚，他寫了一首詩給七歲的兒子費薩爾，後者數十年後將成為雅瑟爾．阿拉法特的耶路撒冷事務部長。

這是勇者之地，也是祖先之地，
猶太人無權擁有。
異族統治下，誰能安睡？
故土的召喚，令人傷痛。

隔天早晨他回到耶路撒冷，並且召集他的戰士。

聖地的禮炮：阿布德．卡迪爾．侯賽尼

四月七日，阿布德．卡迪爾率領三百名戰士與三名前英國士兵前往卡斯特爾。晚間十一點，他們攻擊村落，但遭到擊退。次日清晨，侯賽尼親上前線頂替受傷的軍官，但當他在霧中前進時，一時不知是誰控制著村莊。此時一名哈加納哨兵以為接近的人是猶太援軍，於是用阿拉伯語說道：「喂，我們在這裡，過來吧！」

「好的，我們來了。」侯賽尼用英語回答。猶太人通常是講阿拉伯語，但英語絕無可能。這名哈加納哨兵心知有變，於是亂槍掃射，擊中了侯賽尼。他的屬下紛紛逃跑，扔下他一個人在地上呻吟著：「水，水。」儘管猶太軍醫設法急救，他還是不治身亡。金錶與象牙裝飾的槍柄顯示他的身分是指揮官，但他到底是誰？

透過無線電，疲憊不堪的哈加納守軍竊聽到焦急的阿拉伯人談起如何奪回指揮官遺體。他的弟弟哈雷德（Khaled）接下了指揮權。消息傳

開後，阿拉伯民兵從四面八方搭乘巴士、驢子與卡車來到前線，他們攻下了村落，死守的帕爾馬赫全數陣亡。阿拉伯人殺死五十名猶太戰俘，肢解他們的遺體。阿拉伯人再度控制了通往耶路撒冷的要道，以及侯賽尼的遺體。

「這是舉國同悲的一日！他的死令人心灰意冷，」瓦希夫．賈瓦利葉寫道，「他是一名愛國的戰士，是阿拉伯人高尚的象徵！」四月九日星期五，「沒有人待在家裡，每個人都走上街頭。我也參加了他的葬禮。」瓦希夫說。有三萬人前來送葬──揮舞步槍的阿拉伯戰士、來自約旦的阿拉伯軍團、農民、大家族──他們看著侯賽尼安葬在聖殿山，長眠於父親的墓旁，附近就是阿拉伯偉人祠堂侯賽因國王的陵墓。現場響起了十一響禮炮；槍手對空鳴槍，目擊者宣稱現場死亡的人數比攻占卡斯特爾死傷的人數多。「這裡看起來就像在進行一場大戰。教堂鐘聲齊鳴，到處有人高喊復仇；每個人都擔心錫安主義者將發動攻擊。」沮喪的安沃爾．努賽巴回憶說。但阿拉伯戰士由於渴望參加侯賽尼的葬禮，結果居然無人駐守卡斯特爾。帕爾馬赫於是摧毀了這處據點。

就在舉辦侯賽尼葬禮之時，國家軍事組織與利希的一百二十名戰士，聯合進攻耶路撒冷西邊一座名叫迪爾．雅辛（Deir Yassin）的村落，他們在這裡犯下猶太人在戰時最令人髮指的殘暴罪行。他們已經受命不許傷害婦女、兒童與戰俘。當他們進入村子時，遭到對方開槍攻擊。四名猶太戰士遭擊斃，數十人受傷。當他們攻進迪爾．雅辛時，他們朝住宅丟擲手榴彈，並且屠殺男人、婦女與幼童。實際的受害者人數仍有爭論，但死者大約在一百到兩百五十四人之間，其中包括全家被殺的例子。生還者被送上卡車，運到耶路撒冷遊街，然後哈加納才釋放他們。國家軍事組織與利希顯然知道這場可怕的屠殺可以震懾許多阿拉伯民眾，驅使他們自動逃離。國家軍事組織司令官貝京一方面否認曾經發生這起殘暴屠殺的事件，另一方面也誇耀此事的效果：「〔迪爾．雅辛的〕傳言，效果相當於六個營的以色列軍隊。阿拉伯人因此陷入恐慌。」但本－古里安向阿布杜拉國王致歉，卻遭到後者的拒絕。

阿拉伯人的復仇來得非常快。四月十四日，一列救護車與食物補給車隊出發前往斯科普斯山的哈達薩醫院。貝爾莎．斯帕福德看見「有一

百五十名暴亂分子，攜帶雷筒、燧發槍與現代的斯登衝鋒槍等各式武器，躲藏在美國區一塊長滿仙人掌的土地上。他們的臉孔因仇恨與報復的欲望而扭曲」。「我跑出去，擋在他們前面。我告訴他們：『在美國區開槍，就好像在清真寺開槍一樣』」，但他們不顧貝爾莎六十年來對慈善事業的奉獻，竟揚言如果她不讓開就要殺了她。在英軍趕到之前，已有七十七名猶太人被殺，主要是醫護人員，此外有二十人受傷。「要不是軍隊介入，」阿拉伯高級委員會宣稱：「否則不會有任何猶太人生還。」槍手肢解死者，而且每個人都抓了一具屍體，擺出可怕的動作合影留念。這些照片被大量沖洗後，印成明信片在耶路撒冷販售。

迪爾．雅辛是這場戰爭的一個轉捩點：它成了阿拉伯媒體宣揚猶太人暴行的最佳題材。此舉雖能激起同仇敵愾的情緒，但也醞釀出惶恐不安的驚悚。三月，在迪爾．雅辛事件發生之前，有七萬五千名阿拉伯人離開他們的家園。兩個月後，離開的人數竟達到三十九萬人。瓦希夫．賈瓦利葉與妻子兒女住在西耶路撒冷，離大衛王飯店不遠，他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在日記裡寫下自己的想法與行動，這些是獨一無二的珍貴史料，可惜迄今未獲應有的重視。

四月中的事件發生之後，瓦希夫「感到極為沮喪，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都受到很大的打擊」，他甚至因此放棄了託管政府的工作，「待在家裡思考接下來該怎麼做」。最後，這位日記作家列了幾個「離家的理由」。首先，「我的住家所在的位置相當危險」，這裡剛好是雅法門的阿拉伯人、蒙提費歐里區的猶太人，以及貝文格勒安全區的英國人交火的中心地帶：「這裡日夜都有零星的槍聲，光是回家就是一件極困難的事。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的戰鬥，建築物的爆炸，不分日夜在我家附近出現。」英國人向蒙提費歐里區開火，炸燬摩西爵士的風車房頂端，但無濟於事。瓦希夫寫道，蒙提費歐里區的猶太狙擊手，「只要看到有人在街上走動，就予以射殺，我們能活著實在是奇蹟」。他思考著如何保住自己收藏的陶器、日記與珍愛的烏德琴。在此同時，他的健康也不斷惡化：「我的身體變得非常虛弱，無法承受壓力，醫生也建議我離開為妙。」瓦希夫一家爭論著：「託管政府結束後將會如何？我們將被阿拉伯人還是猶太人統治？瓦希夫的鄰居──法國總領事承諾會保護他的房子

與收藏品。『即使我們永遠不會回來』，瓦希夫仍覺得應該打包行李以『保護我們自己與我們的子女』：我們認為頂多離開兩個星期，因為我們知道七個阿拉伯國家的聯軍很快就要到來，他們不是要占領耶路撒冷，而是要將耶路撒冷還給居民，而我們就是這裡的居民！」瓦希夫在託管政府的最後幾天離開，而且從此未再返鄉。瓦希夫的故事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寫照。有些人遭到強制驅逐，有些人為了躲避戰爭而遠走他鄉，他們都希望日後能夠回來——將近一半的巴勒斯坦人未離開家園，並且成為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也就是錫安主義民主下的非猶太公民。然而還是有總數從六十萬到七十五萬的巴勒斯坦人離開（與失去）他們的家園。他們的悲劇是Nakhba：大災難。

本－古里安把耶路撒冷緊急委員會主席伯納德．約瑟夫（Bernard Joseph）找來特拉維夫，商討如何補給缺糧的耶路撒冷。四月十五日，補給車隊終於突破封鎖，糧食開始源源不斷地運進城市。二十日，本－古里安堅持前往耶路撒冷與軍隊一起慶祝逾越節：帕爾馬赫哈勒爾旅（Harel Brigade）指揮官向本－古里安抗議，他認為此舉是譁眾取寵。本－古里安上了裝甲車輛，車隊出發沒多久就遭到阿拉伯人的攻擊。「我甚至派出兩輛偷來的英國裝甲車來護送他，原本我是打算保留這些車輛以備不時之需的」，拉賓說。二十人被殺——但糧食與本－古里安平安抵達耶路撒冷——本－古里安以他特有的黑色幽默與敏銳的觀察力描述說，死者當中有「兩成是正常人，兩成是特權階級（大學等等），六成是怪人（偏鄉、中世紀等等）」，後者他指的是哈西德派。

英國的統治已到了尾聲。四月二十八日，拉賓攻下阿拉伯郊區謝克雅拉，大家族的住宅區，但英國人逼迫他撤離。英國人離開的前一刻，猶太人已經取得耶路撒冷的西部，阿拉伯人則保有舊城與東部。五月十四日星期五早上八點，末代高級專員康寧漢以全套軍服步出總督府，在檢閱儀隊之後，他坐上了防彈的戴姆勒轎車，前往大衛王飯店檢視他的部隊。

1 這是庫斯特勒所做的描述，這位作家在一九二八年時，曾以修正主義錫安主義者的身分來到耶路撒冷。一九四八年，庫斯特勒再度回到耶路撒冷採訪獨立戰爭，同時也訪談貝京與本─古里安。

2 同年夏天，邱吉爾寫信給史達林，建議同盟國在耶路撒冷召開會議──「當地有一流的飯店、總督府等等。史達林元帥可以搭乘專車，在安全保護下從莫斯科直達耶路撒冷」──英國首相會協助封鎖整條行進路線：「莫斯科、提比里斯、安卡拉、貝魯特、海法、耶路撒冷。」然而他們最後卻選擇在雅爾達開會（連同小羅斯福總統）。

3 這裡曾監禁猶太反抗鬥士，現在已成為博物館。尼古拉旅舍是最後興建的俄羅斯朝聖者旅舍，可以容納一千兩百名朝聖者，一九○三年，羅曼諾夫尼古拉親王主持了開幕典禮。

4 其中一名死者是賈寇布斯（Julius Jabobs），他是我的遠親與英國公務員，同時也是猶太人。

5 法蘭仍是英國安全部隊的戰爭英雄。一九四九年，他以保守黨員的身分競選蘇格蘭議員失利，之後移居加拿大。他從事農業，後來被選為亞伯達省議員，當上電信部長、副檢察長與政治學教授。他於二○○六年去世，享年八十六歲。耶路撒冷東塔爾皮歐有一條街，最近改以盧伯維茨的名字命名。

51　猶太人獨立，阿拉伯人的災難（西元一九四八～一九五一年）

英國人離開，本-古里安：我們成功了

康寧漢將軍離開耶路撒冷，沿途經過的街道空無一人，只看到寥寥可數的阿拉伯兒童。英軍在街角部署了機關槍。當戴姆勒轎車呼嘯而過時，「這些天真的孩子在路旁鼓掌歡呼。康寧汗也向他們回禮」。高級專員從耶路撒冷的卡蘭迪亞機場飛往海法，然後於午夜時分搭船返回英格蘭。

英軍從俄國區的貝文格勒要塞撤離：兩百五十輛卡車發出轟隆的響聲，沿著英王喬治五世大道前進，兩旁圍觀的猶太人群眾全靜默無聲。俄國區控制權的爭搶也於此時展開。國家軍事組織攻入尼古拉旅舍。流彈波及整個耶路撒冷。努賽巴趕到安曼懇求國王阿布杜拉拯救這座城市，耶路撒冷「曾被十字軍劫掠」，此刻即將再次被劫掠。國王答應了。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下午四點，就在耶路撒冷外圍，為了保持公路暢通而精疲力盡的拉賓與帕爾馬赫士兵，正透過收音機聆聽猶太機構主席本-古里安的談話。在特拉維夫博物館，本-古里安站在赫茨爾的肖像下，向兩百五十名與護者宣布：「我將宣讀建國宣言……」在此之前，本-古里安曾與其他人爭論國家的名稱問題。有人建議取名猶大或錫安——但這些名稱都連繫著耶路撒冷，而錫安主義者現在還在為奪取城市的一部分努力戰鬥著；還有人提議伊弗里亞（Ivriya）或赫茨里亞（Herzliya）。但本-古里安主張應取名以色列，這個名稱獲得眾人的同意。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之地是猶太民族的誕生地」。眾人於是合唱國歌〈希望曲〉（Hatikvah）。

我們的希望還未破滅。
我們兩千年來的希望，
是成為自由人，
在錫安之地與耶路撒冷生活！

本─古里安對記者說：「我們成功了。」但他的臉上並無太多欣喜的表情。他過去不斷重申接受聯合國決議的兩國分割案，但現在猶太人必須抵抗阿拉伯正規軍的入侵，而他們的目標竟是消滅猶太人。以色列國正危如累卵。另一方面，本─古里安此時的想法也與一九二○與一九三○年代初不同，當時他主張建立社會主義巴勒斯坦或聯邦國家，現在，面對總體戰的威脅，只要有任何求生的可能他都必須把握。

在耶路撒冷前線，拉賓的哈勒爾旅已經累到沒有力氣聽本─古里安說話。「喂，把收音機關掉，」一名士兵說道，「我睏死了，有什麼事明天再說！」

「有人起身關掉收音機，四周馬上陷入一片死寂，」拉賓回憶道，「我沉默不語，扼抑著內心五味雜陳的情感。」大多數人都沒聽到建國宣言，因為阿拉伯軍隊已經切斷了電力。

十一分鐘後，杜魯門總統對以色列予以事實承認。在傑寇布森鼓勵下，杜魯門秘密向魏茨曼保證，他會支持分割案。然而，當美國駐聯合國外交人員企圖擱置分割案時，幾乎已說明杜魯門無法控制自己的政府。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曾在二戰期間擔任陸軍參謀長，同時也是美國政府的重量級人物──甚至公開表明反對承認以色列。但杜魯門還是支持這個新國家，不過第一個官方承認以色列建國的卻是蘇聯領袖史達林。

在紐約，幾乎全盲的魏茨曼在瓦爾道夫．阿斯托里亞飯店的房裡等待著，他既因以色列建國而欣喜，也因無人通知他而落漠，直到本─古里安與其他人邀請他出任以色列第一任總統，他才又振作起精神。杜魯門邀請魏茨曼到白宮進行首次正式訪問。日後當傑寇布森讚揚美國總統「協助建立了以色列」時，杜魯門回道：「你說的『協助建立』是什麼意思？我是居魯士！我是居魯士！」當以色列的大拉比感謝他時，杜魯

門感動落淚。 1

魏茨曼前往以色列，他擔心「耶路撒冷的猶太人聖地捱過了中世紀蠻族的攻擊，但恐怕逃不過這場戰爭」。在耶路撒冷，安沃爾．努賽巴與少數非正規軍（主要是前任警察）努力防衛舊城，以等待正規軍的到來。努賽巴大腿中彈，必須截肢，而此時非正規軍的戰爭也已結束。

真正的戰爭才剛要開始，以色列的處境十分危殆。阿拉伯國家聯盟的軍隊—包括埃及、約旦、伊拉克、敘利亞與黎巴嫩—此次入侵以色列還負有消滅猶太人的特殊使命。「這將是一場種族滅絕與屠殺的戰爭，」聯盟秘書長阿札姆．帕夏（Azzam Pasha）表示：「後世將會描述這場戰爭有如蒙古人屠殺與十字軍東征。」聯盟的將領自信滿滿。過去一千年來，猶太人一直是伊斯蘭帝國的低等臣民，有時受到寬容，有時遭到迫害，但總是低聲下氣。國王阿布杜拉的阿拉伯軍團英籍司令官格勒布將軍（General Sir John Glubb）表示：「阿拉伯人認為自己是偉大的軍事民族，而認為猶太人是只會開店做生意的民族。埃及人、敘利亞人與伊拉克人認為自己可以輕易地擊敗猶太人。」世俗的民族主義融合了聖戰的熱情：人們想都沒想過猶太人能擊敗伊斯蘭軍隊，許多附隨在正規軍旁的聖戰主義派系長久以來一直是狂熱的反猶太主義者。埃及的軍隊有一半是穆斯林兄弟會的聖戰士，其中包括年輕的阿拉法特。

然而，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希望與政治上的憤世嫉俗，反而為巴勒斯坦人帶來災難，並且比任何事物都更能刺激以色列人建立更強大的國家。理論上，阿拉伯軍隊有十六萬五千人，但在毫無組織下，到了五月，能投入戰場的只有兩萬八千人—與以色列軍隊相當。由於阿布杜拉率領的九千名受過英式訓練的阿拉伯軍團是所有軍隊的精銳，因此他成了阿拉伯聯盟軍的最高司令官。

阿布杜拉國王站在艾倫比橋上，舉起手槍對空鳴槍。「前進！」他喊道。

倉促者阿布杜拉

阿布杜拉的孫子胡笙（Hussein）回憶說，國王「是個精力充沛、

個性外向的人」。我們上一次提到阿布杜拉，是他在耶路撒冷從邱吉爾手中得到沙漠王國的時候。勞倫斯形容他是「矮小、結實、壯得像匹馬，深褐色的眼睛帶著笑意，圓臉，嘴唇小而豐滿，挺直的鼻梁」—他過著充滿冒險的生活，放蕩的行為連勞倫斯也大吃一驚：「阿布杜拉曾經三次從二十碼外射擊弄臣頭上的咖啡壺。」身為先知穆罕默德第三十七代子孫，阿布杜拉揶揄伊斯蘭學者。「觀看美女是不對的行為嗎？」他問某位穆夫提。「陛下，這是罪惡。」「但神聖的《古蘭經》說：『如果你看到一名女子，就應該迴避你的眼神。』除非你正在看他，否則你不需要迴避，不是嗎？」阿布杜拉既是一名驕傲的貝都因人，也是鄂圖曼蘇丹的子孫，他在十幾歲時就已領導軍隊出征，而且是阿拉伯大叛亂的「首腦」人物。他的野心無限而且急切，因此他有了「倉促者」的別稱。儘管如此，阿布杜拉卻等待了很長的時間才有機會征服耶路撒冷。

「阿布杜拉不只是軍人與外交家，他也是一名古典學者，」斯托爾斯爵士回憶說，「他曾在我面前吟詠前伊斯蘭時代的七懸詩。」英國駐安曼大使科克布里吉爵士（Sir Alec Kirkbridge）總是稱阿布杜拉為「眼神閃亮的國王」。阿布杜拉有著明智的外交手腕。當被問到，他是否願意接見他不喜歡的外交官時，他回答：「等我的騾子生仔的時候。」

現在，他的騾子正要生仔，他以現實的眼光看待錫安主義者，並且引用土耳其的諺語：「如果你看到一頭熊走過一座腐朽的橋，你可以叫牠一聲『親愛的姑媽』。」多年來，他經常對魏茨曼與猶太商人表示，如果他們願意接受他擔任巴勒斯坦國王，那麼他會給予猶太人一處家園。阿布杜拉也經常造訪耶路撒冷，並且與盟友拉希布．那夏希比會談，但他討厭穆夫提阿敏，他認為錫安主義之所以不斷成長茁壯，就是因為「那群毫不妥協的阿拉伯黨羽」。

國王曾秘密與錫安主義者協商互不侵犯協定：他會占領劃歸阿拉伯人所有的部分西岸地區，並且不侵犯聯合國劃定的猶太國疆界：英國也同意他的合併計畫。「我不想創造一個新阿拉伯國家，讓阿拉伯人騎在我頭上」，他向錫安主義公使歌爾達．邁爾森（Golda Myerson，日後改為邁爾〔Meir〕）表示。「我想當騎士而不是當馬。」但現在這匹馬

已經脫韁狂奔：戰爭，特別是迪爾．雅辛屠殺，迫使他必須攻打猶太人。此外，其他的阿拉伯國家也決心限制阿布杜拉的野心，因此他們全前來解救巴勒斯坦，埃及人與敘利亞人還計畫從中分一杯羹。阿布杜拉的司令官格勒布帕夏畢生都在為哈希姆王朝訓練一支可用的軍隊，他不想冒險將軍隊投入在這場戰事上。

阿布杜拉的阿拉伯軍團小心翼翼地通過猶大山地，朝耶路撒冷進軍，此時非正規的阿拉伯解放軍正攻擊猶太郊區。五月十六日晚間，哈加納攻下梅亞．謝阿里姆警察局與北方的謝克雅拉，以及城牆南方的整個新城與市中心的前英國據點、俄國區和基督教青年會。「除了奧古斯塔．維多利亞與舊城，我們幾乎已經占領整個耶路撒冷。」本━古里安激動地表示。

「ＳＯＳ！猶太人已經逼近城牆！」安沃爾．努賽巴急電阿布杜拉，希望他趕快派軍增援。阿布杜拉從未忘記自己在歷史上的定位：「以真主之名，我是穆斯林統治者，哈希姆朝國王，我的父親是全阿拉伯人的國王。」於是他告知英國籍司令官：「親愛的格勒布帕夏，對阿拉伯人、穆斯林與阿拉伯基督徒來說，耶路撒冷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該城民眾如果落入猶太人的手裡，這場災難將對我們有極大的影響。我們目前握有的東西務必要守住━舊城與通往耶利哥的道路。親愛的帕夏，我希望你盡快趕到。」

阿布杜拉：耶路撒冷戰爭

國王的「軍隊歡欣鼓舞，許多人的車輛裝飾著綠色枝葉或夾竹桃的粉紅花朵」。前往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軍團隊伍「似乎在進行節慶遊行，而非上陣打仗」，格勒布說。五月十八日，第一批軍團士兵開始戍守舊城牆垛，「將近一千九百年前，猶太人也曾在這裡對著來襲的提多軍團投擲標槍」。然而國王阿布杜拉卻因「極度焦慮而形容枯槁，他絕不讓猶太人進入舊城與聖殿，因為這是他的父親，也就是漢志國王侯賽因埋葬的地方」。格勒布的軍隊一路從以色列占領的謝克雅拉，突破到大馬士革門。

在舊城裡，先是非正規軍，然後是阿拉伯軍團開始圍困猶太區，巴勒斯坦一些歷史最悠久的猶太家族都定居於此，許多人是年邁的哈西德派學者。此時，防衛猶太區的守軍只有一百九十名哈加納與國家軍事組織戰士。拉賓憤怒地得知被派來解救舊城的軍隊數量有限，他對耶路撒冷司令官夏爾提爾（David Shaltiel）吼道：「猶太人只能召集這麼點軍隊來解救自己的首都嗎？」

拉賓試圖衝破雅法門，但未能成功，但在此同時，其他部隊已順利突破錫安門進入舊城。八十名帕爾馬赫士兵加入守軍的行列，然後棄守錫安門。然而此時，阿拉伯軍團已經抵達耶路撒冷。舊城的戰鬥將極為險惡；格勒布提到，這場戰鬥要「逐一搶攻每個房間，地點遍及黑暗的巷弄，窄小的階梯，一下子是庭院，下一刻則是地窖」，「在擁擠如兔子籠的猶太區短兵相接，腳下踩著千年來累積的財寶與瓦礫」。格勒布下令有系統地削弱猶太區的守軍。拉比們請求協助。本ー古里安氣急敗壞地表示：「耶路撒冷隨時可能陷落！全力攻擊，不管花多大代價！」

五月二十六日，阿拉伯軍團取得胡瓦廣場，並且炸燬了華麗的猶太會堂。兩天後，「兩名傴僂的老拉比緩緩走出窄巷，手裡舉著白旗」，格勒布說道。離戰區只有數百英尺的拉賓，從錫安山上看著這「殘破的景象」；「我感到驚恐。」兩百一十三名守軍有三十九名死亡，一百三十四名受傷。「大衛城落入敵軍手裡，」貝京說：「我們應該為自己哀悼。」格勒布得意洋洋地說：「我熱愛耶路撒冷。真實的聖經就擺在我們眼前。」然而，格勒布允許士兵搶掠猶太區：二十七間猶太會堂有二十二間遭到破壞。這是一一八七年穆斯林再度征服耶路撒冷以來，猶太人首次不能再接近西牆。

格勒布利用拉特倫要塞來封閉通往西耶路撒冷的道路。本ー古里安三令五申，要求不計一切代價一定要攻下拉特倫，卻徒勞無功。躲在地窖裡的耶路撒冷猶太人開始挨餓，直到以色列人找到新的補給路線才解決燃眉之急，而這條路線又稱為拉特倫南方的緬甸公路。

六月十一日，聯合國派瑞典國王之孫貝納多提伯爵（Count Folke Bernadotte）前來調停，他曾在二戰最後幾個月與希姆萊進行協商以解救猶太人。貝納多提伯爵成功達成停戰協定，並且提出新的分割方案，

讓國王阿布杜拉擁有全部的耶路撒冷。以色列拒絕這項提案。在此同時，本─古里安也平定了一場可能的軍事譁變，貝京原本同意讓自己手上的國家軍事組織部隊與國家的軍隊合併，但他卻企圖從海上運補一批武器留為己用，這艘船遭以色列陸軍擊沉。事發之後，貝京並未掀起內戰，而是放棄原有的地下軍力，轉而投入政壇。

當貝納多提協調的停戰期限終止時；戰爭隨之再起。第二天，一架埃及的噴火戰鬥機轟炸西耶路撒冷。士氣高昂的阿拉伯軍團通過錫安門攻擊新城，然後朝聖母院進軍。「他們回過頭，可以看見圓頂清真寺與阿克薩清真寺，」格勒布寫道，「他們在真主的道路上戰鬥。」此時以色列人再度嘗試攻打舊城。

「我們守得住耶路撒冷嗎？」阿布杜拉問格勒布。

「陛下，他們絕對打不下來！」

「如果你發現猶太人即將攻下耶路撒冷時，馬上告訴我，」國王說，「我會到那兒去，然後死在城牆上。」以色列反攻失利。但以色列的軍事力量不斷增加：新國家現在總數有八萬八千人投入戰場，與阿拉伯的六萬八千人作戰。在第二次停戰前十天，以色列攻下呂大與拉姆拉。

錫安主義者對於貝納多提伯爵先前的提案極為惱怒，因此瑞典人現在轉而建議讓耶路撒冷交由國際共管。九月十七日，瑞典伯爵飛往聖城。但夏米爾（Yitzhak Shamir，後來成為以色列總理）領導的利希極端主義者決定徹底消滅此人與他的計畫。當貝納多提從總督府搭車經卡塔門前往雷哈維亞與以色列總督朵夫．約瑟夫（Dov Joseph）會談時，他的吉普車在一處檢查哨被攔了下來。三名男子從另一部吉普車下車，手上拿著斯登衝鋒槍；其中兩人射擊車子的輪胎，一人趁車子還沒開走之前射擊貝納多提的胸部。伯爵在哈達薩醫院病逝。本─古里安查禁並且解散利希，但凶手從此石沉大海。

阿布杜拉確保了舊城。在西岸地區，國王取得南部，以色列人取得北部。在耶路撒冷南方，埃及前鋒已推進到能看見舊城之處，並且攻擊南部郊區。九月中，阿拉伯國家聯盟承認在加薩設立的巴勒斯坦「政府」，該政府由穆夫提與耶路撒冷大家族主導。[2] 但當戰爭重啟時，以

色列人擊敗並且包圍了埃及人，同時征服了內蓋夫沙漠。埃及人在遭受羞辱之下，將穆夫提送回開羅，他的政治生涯至此告一段落。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耶路撒冷軍事司令官陸軍中校莫歇．達揚與約旦人達成停火協議。一九四九上半年，以色列與交戰的五個阿拉伯國家簽訂停戰協定，一九四九年二月，以色列國會在耶路撒冷喬治五世大道的猶太機構大樓召開，正式選出魏茨曼擔任以色列總統，這是個儀式色彩濃厚的職位。七十五歲的魏茨曼發現自己遭受總理本–古里安的冷落，也對於自己未能擔任行政職而感到挫折。「為什麼我要當個瑞士總統？」魏茨曼問道，「為什麼我不能成為美國總統？」他開玩笑地稱自己是「利河伯的囚犯」──他在這座城鎮設立了魏茨曼科學研究所。儘管他在耶路撒冷擁有官邸，但「我仍對這座城市存有偏見，即使到了現在，我還是無法在那裡放鬆生活。」魏茨曼於一九五二年去世。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聯合國監督下，停戰協定於前英國總督府簽訂，並且分割了耶路撒冷：以色列取得西耶路撒冷與斯科普斯山一塊孤立領土，至於阿布杜拉則取得舊城、東耶路撒冷與西岸。這項協定承諾讓猶太人可以前往西牆、橄欖山墓地與汲淪谷墓地，然而這些都未獲得兌現。往後十九年間，猶太人不許在西牆祈禱，[3] 而墓地的墓石也遭到破壞。

以色列人與阿布杜拉都擔心自己會失去半座耶路撒冷的控制權。聯合國堅持耶路撒冷應交由國際共管，因此雙方占領耶路撒冷均屬非法，而且只有兩個國家承認阿布杜拉擁有舊城。魏茨曼的幕僚長魏登費爾德（George Weidenfeld）是一名年輕的維也納人，他在倫敦找了一家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企圖說服全世界相信以色列應該擁有西耶路撒冷。十二月十一日，耶路撒冷被宣布為以色列的首都。

阿拉伯方面的勝利者是倉促者阿布杜拉，在阿拉伯叛亂三十二年後，他終於贏得耶路撒冷──他說：「除非我死，否則無人能從我手中奪走耶路撒冷。」

1　一名美籍的耶路撒冷人對於杜魯門的政策感到憤怒。飄揚著紅十字旗幟的美國區向來以保持中立聞名於耶路撒冷，但事實上，貝爾莎．斯帕福德不認為猶太人返歸錫安是通往耶穌再臨的一步，而她也反對錫安主義：「在巴勒斯坦的美國人有什麼資格論斷這項行動？我們對於美國政治人物為了選票而可以一下子支持東一下子支持西感到羞恥。」六月時，在耶路撒冷阿拉伯領袖以及阿拉伯軍團司令官支持下，貝爾莎前往華府遊說杜魯門反對以色列。但總統拒絕見她。

2　兩名侯賽尼家族成員擔任外交與國防部長，安沃爾．努賽巴擔任內閣書記──穆夫提擔任巴勒斯坦國民議會總統。

3　耶路撒冷宗教競爭與出於必要而創造聖地的經典例子是無法到西牆祈禱的猶太朝聖者，他們改到錫安山上的大衛墓禮拜，並且在當地建立以色列第一座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

52　分隔（西元一九五一～一九六七年）

耶路撒冷國王：血濺聖殿山

「鐵絲網、地雷、射擊點與檢查哨構成的堡壘化帶狀地帶穿過了整座城市，」阿摩斯．奧茨寫道，「水泥簾幕垂降下來，把我們與謝克雅拉及其他阿拉伯社區隔離開來。」經常有狙擊手開火的事件發生：一九五四年，有九人因此喪生，五十四人受傷。即使雙方採取合作的方式，情況仍令人無法忍受。一九五○年，聯合國針對以色列控制的斯科普斯山聖經公園裡一隻老虎、一隻獅子與兩隻熊的餵食問題進行協調，官方解釋「可以採取兩種方案，方案一是以色列的經費可以用於向阿拉伯購買驢子來餵以色列的獅子；方案二是以色列的驢子可以通過約旦控制區，然後拿去餵獅子。」最後，這些動物由聯合國運送，穿過約旦控制區到達西耶路撒冷。

越過鐵絲網，努賽巴家族哀悼這場災難──「我曾痛苦到神經崩潰」，哈澤姆．努賽巴坦承。他的姪子薩里想念「英國與阿拉伯貴族、自由自在的暴發戶、中產商人、引誘士兵的妓女、多元文化的融合、主教、穆斯林教士與黑鬍子的拉比全擠在同一條街上」。

十一月，阿布杜拉詭異地接受科普特派主教加冕為耶路撒冷國王，他是腓特烈二世以來第一位控制耶路撒冷的國王。十二月一日，他在耶利哥自稱為巴勒斯坦國王，將自己的王國改名為約旦聯合王國。侯賽尼家族與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抨擊阿布杜拉的妥協，而他們也無法原諒當阿拉伯人面臨如此災難時，只有他一人獨享成功果實。

國王轉而拉攏耶路撒冷大家族，後者此時也處於重新振作的階段。他提供拉希布．那夏希比約旦首相的職位。那夏希比拒絕，但同意擔任大臣。國王還任命他為西岸總督與兩聖地（耶路撒冷與希伯崙）守護人，並且賜他一部斯圖貝克座車與封他「拉希布帕夏」的頭銜。（約旦人在一九五○年代仍以鄂圖曼頭銜做為封賞。）拉希布的姪子納瑟勒

丁．那夏希比成為宮廷大臣。 1 另一方面，阿布杜拉令人滿意地將廣受怨恨的阿姆．侯賽尼解職，改由謝克胡薩姆．雅拉拉（Sheikh Husam al-Jarallah）擔任穆夫提，事實上，他早在一九二一年就在穆夫提選舉中勝出。

阿布杜拉收到暗殺的警告，但他總是回答：「在我大限將至之前，沒人能傷得了我；一旦死期已至，沒人能保護得了我。」無論危險是什麼，六十九歲的阿布杜拉對於自己擁有耶路撒冷感到自豪。他的孫子胡笙回憶說：「我小時候，祖父告訴我耶路撒冷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隨著時光流逝，他發現國王「越來越喜愛耶路撒冷」。阿布杜拉對長子塔拉爾（Talal）感到失望，但他鍾愛自己的孫子，並且盡力教養他成為一名國王。在學校放假時，他們總是每天共進早餐。「我成了他心目中希望的兒子，」胡笙說。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日星期五，阿布杜拉與胡笙搭車前往耶路撒冷，後者是十六歲的哈羅公學學生，但阿布杜拉要他穿上軍服，佩戴勳章。當他們啟程時，國王告訴他：「我兒，有一天你將承擔重任。」又說：「當我必須一死時，我寧可被無名小卒對著我的頭開槍而死。這種方式最乾脆。」他們在那布魯斯停留，與穆夫提的親戚穆薩．侯賽尼博士見面，後者曾跟隨穆夫提到了納粹柏林：穆薩鞠躬，並且表示效忠。

就在正午之前，阿布杜拉抵達耶路撒冷，準備與孫子、格勒布帕夏、宮廷大臣納瑟勒丁．那夏希比及滿嘴奉承的穆薩．侯賽尼一起參加聚禮日。群眾感到不悅與狐疑；緊張的阿拉伯軍團侍衛派出大批人馬，胡笙開玩笑說：「這是幹什麼，送葬行列嗎？」阿布杜拉拜謁父親的陵寢，然後走到阿克薩清真寺，他要求侍衛退後，只有穆薩．侯賽尼緊跟著他。當阿布杜拉走進門廊，清真寺的謝克趨前親吻他的手，此時從門後閃出一名年輕男子。他舉起手槍，槍口抵著國王的耳朵然後開槍，當場將他擊斃。子彈從眼睛射出，阿布杜拉倒地不起，頭巾也散落一地。胡笙看到每個人都倒臥在地上，「摺起身子，像驚恐的老婦人一樣」，「我當時一定是瘋了，我居然朝行刺者走去」，他轉向胡笙，「我看到他露出牙齒，以及他茫然的眼神。他手上拿著槍，我看見他持槍對著我，然後我看到一陣煙，聽見槍響，感覺子彈打中我的胸部。這就是死

亡的感覺嗎？他的子彈擊中了金屬。」阿布杜拉要胡笙佩戴勳章，因此救了孫子一命。

侍衛亂槍掃射，殺死了行刺者。那夏希比將死去的國王抱在懷裡，鮮血不斷地從鼻子流出，他不斷地親吻國王的手。阿拉伯軍團開始沿街胡亂搜查，格勒布努力制止他們。胡笙跪在國王身旁，脫下他的袍子，然後隨著國王的遺體前往奧地利旅舍。胡笙一直相當鎮靜，之後他便立刻飛回安曼。

約旦的胡笙：最後一任耶路撒冷國王

穆夫提與埃及國王法魯克據說是此次暗殺的主謀。穆薩．侯賽尼被捕，並且遭到拷問，而後他與其他三人遭到處決。這次暗殺其實只是阿拉伯戰敗以來出現的一連串暗殺與政變之一。一九五二年，法魯克國王—穆罕默德．阿里的阿爾巴尼亞王朝末代君主—被納吉布將軍（General Muhammad Neguib）與納瑟上校（Colonel Gamal Abdul Nasser）率領的自由軍官團推翻。

約旦的阿布杜拉死後，王位由他的兒子塔拉爾繼承，但塔拉爾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症，差點殺死自己的妻子。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二日，年輕的胡笙在日內瓦度假，飯店侍者用銀盤端著一封信進來：上面署名敬呈「胡笙國王陛下」。他的父親退位。只有十七歲的胡笙喜歡跑車與摩托車、飛機與直升機，他甚至能自己駕駛這些交通工具，他也喜歡美女—他娶了五個太太。雖然他的祖父從未放棄建立大哈希姆王國的夢想，而且不惜任何代價取得耶路撒冷，但等到胡笙即位時局勢已變，他逐漸發現，只要能保住約旦王位，其實就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

胡笙曾在英國桑德赫斯特軍校接受軍官訓練，溫文爾雅的他傾向於西方思維。約旦起初接受英國資助，而後又接受美國扶持，儘管如此，胡笙仍須在阿拉伯世界裡謹慎維持權力的平衡。有時他必須忍受充滿敵意的激進暴君—如埃及的納瑟與伊拉克的海珊—令人窒息的擁抱。與祖父一樣，胡笙也願意與以色列人合作；之後，他與拉賓建立起特別的友好關係。

一九五一年，八十幾歲的邱吉爾又回鍋擔任英國首相，他曾低聲向一名官員表示：「你應該讓猶太人擁有耶路撒冷──是他們讓耶路撒冷成為世界名城。」然而耶路撒冷依然分隔成東西兩部，「礙眼的柵欄、圍牆與鐵絲網」，上面的「告示以希伯拉文、英文與阿拉伯文寫著：閒人止步！危險勿近！前方國界！」晚上會響起機關槍開火的聲音，唯一能通過的門是曼德鮑姆門，它與柏林的查理檢查哨一樣有名。

然而，曼德鮑姆門既不是門，也不是曼德鮑姆家的房子。許久之前離開耶路撒冷的曼德鮑姆夫婦是出生於白俄羅斯的長襪製造商，他們的堅固住宅成了哈加納的據點，後來於一九四八年遭阿拉伯軍團炸燬。曼德鮑姆檢查哨就建立在住宅的廢墟上。

猶太青少年阿摩斯．奧茲與巴勒斯坦孩童薩里．努賽巴（安沃爾的兒子），這兩個人其實住得很近，只是當中隔著地雷區與鐵絲網。日後奧茲與努賽巴都成為有名的作家與狂熱主義的反對者，而兩人也成為朋友。努賽巴說：「伊斯蘭教對我們家來說，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日後我得知，離我家兩百英尺遠（中間隔著無人地帶）的奧茲，猶太教對他們家來說也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這兩個男孩都看到新移民的再度移入對耶路撒冷造成的改變。阿拉伯人，尤其是伊拉克人，對於他們國內的猶太社群進行報復：有六十萬人決定移居以色列。但真正改變耶路撒冷外觀的是超正統派猶太人的倖存者（又稱哈勒迪姆〔Haredim〕，他們引進自身的文化與十七世紀中歐的服飾，還有他們信仰特有的神秘而愉悅的禮拜方式。薩里．努賽巴回憶說──「如果我不好好探查一下無人地帶那邊發生了什麼事，這一天好像沒好好度過」，而在梅亞．謝阿里姆那裡，「我看到穿著黑衣的男子。有時這些留著鬍子的人會回頭看我」。他們是誰，他感到納悶。

超正統派猶太人因是否支持錫安主義而分裂為二，像梅亞．謝阿里姆的塔爾多特．哈倫（Taldot Harem）就是虔誠的反錫安主義者。他們相信只有上帝才能恢復聖殿。這些內省的、嚴謹的與恪守儀式的教團又分為哈西德派與立陶宛派，兩派都說意第緒語。哈西德派又繼續分化出各種教團，這些教團主要源自於七個主要的拉比家族，這些拉比能行奇蹟，又稱admor（這是首字母的縮略字，原指「我們的導師與拉

比」）。他們的服裝與教團間難解的差異，使今日以色列猶太教發展得極為複雜。[2]

以色列人在西耶路撒冷建造了現代首都，[3] 世俗與宗教的混合，有時令人無所適從。「以色列是社會主義的與世俗的，」魏登費爾德回憶道，「上流社會位於特拉維夫，但耶路撒冷則是圍繞著舊耶路撒冷的拉比、雷哈維亞的德國知識分子（他們晚餐後在廚房裡討論藝術與政治），以及擔任高級公務員與將領的以色列菁英（如莫歇．達揚）為中心而發展。」哈勒迪姆過著遺世獨立的生活，但世俗的猶太人如魏登費爾德則會在耶路撒冷最時髦的餐廳用餐—芬克斯（Fink's），這裡提供不依照猶太教規烹煮的菜餚，例如古雅什（goulash）與香腸。阿摩斯．奧茲對於這座融合了復原的古代遺跡與現代廢墟的萬花筒城市感到不適。他在小說《我的邁可》（ *My Michael* ）中問道：「大家在耶路撒冷會感到熟悉自在嗎？我懷疑，我想即使是已經住在這裡一個世紀的人也會對一切感到突兀！」「如果你轉過頭去，你會在建築物之間看到岩田、橄欖樹、貧瘠的荒野。牛群在新蓋的總理辦公大樓周圍吃草。」奧茲離開耶路撒冷，但薩里．努賽巴留了下來。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本—古里安把一名年輕隨員雅科維（Yitzhak Yaacovy）叫進辦公室。總理抬頭看著他：「你知道艾希曼（Adolf Eichmann）是誰嗎？」

「不知道。」雅科維回答。

「他是大屠殺的組織者，曾經殺死你的家人，並且將你送進奧許維茨。」本—古里安回道，他知道雅科維—他的父母是匈牙利正教徒—於一九四四年被納粹親衛隊中校艾希曼送進了死亡營。門格勒博士（Dr Josef Mengele）在挑選誰可以活著當奴工與誰應該送進毒氣室時，選擇讓雅科維存活下來，也許是因為他擁有金髮碧眼的緣故。之後，雅科維移民到以色列，他參與獨立戰爭並且受過傷，後來定居耶路撒冷，在總理辦公室工作。

「今日，」本—古里安說，「你將搭車到國會，將以客人的身分列席旁聽，並且聆聽我宣布，我們已經把艾希曼帶來耶路撒冷接受審判。」

以色列特勤人員莫薩德（Mossad）從艾希曼在阿根廷藏身的地點將他綁架回來，四月，他的審判在耶路撒冷鬧區的法院舉行。他在拉姆拉監獄被絞死。

在國界的另一邊，胡笙國王把耶路撒冷稱為他的「第二首都」，但他的政權極不穩定，使他不敢貿然將首都從安曼遷到耶路撒冷。聖城實際上已被降格成「一座市中心纏著鐵絲網的地方城市」。儘管如此，哈希姆王朝治下的耶路撒冷還是重獲古老的魅力。國王的弟弟穆罕默德親王統治西岸。他才剛娶了一名美麗的十六歲巴勒斯坦女子：菲莉雅爾．拉希德（Firyal al-Rashid）。菲莉雅爾回憶說：「我們一年之中有六個月待在耶路撒冷，住在達雅尼家最舒適的小別墅裡，然而我的丈夫來此的絕大多數時間都花在與基督徒進行協商，試圖讓爭鬥不休的正教徒、天主教徒與亞美尼亞人締結和平！」

胡笙國王任命安沃爾．努賽巴為聖地總督與守護人。與過去幾個世紀相比，努賽巴家族變得更受尊寵：安沃爾有時還擔任約旦國防大臣，他的弟弟哈澤姆則擔任外交大臣。耶路撒冷各大家族失去金錢與果園，但許多人仍繼續住在謝克雅拉的別墅裡。安沃爾．努賽巴現在住在美國區對面的一棟老式別墅裡，屋內有「波斯地毯、金質凸飾學業證書、盛裝餐後酒的水晶瓶子與數十座網球獎盃」。努賽巴必須抱持著「寬容的宗教合一心態」，他的兒子薩里回憶說，每個聚禮日我們會上阿克薩清真寺禮拜，每年復活節父親會帶領全家參與「穿著法袍、手持黃金十字架的高級教士行列，然後繞行聖墓教堂三次」。「弟弟與我最喜歡復活節的慶祝活動，因為基督教女孩是全城最美的」。不過聖殿山本身倒是十分寧靜。「幾乎很少有穆斯林觀光客會參觀聖地。」最近幾年開始研究耶路撒冷的傑出學者歐雷格．葛拉巴爾（Oleg Grabar）說道。

薩里．努賽巴仔細觀察耶路撒冷，「佩戴金質懷錶的體面店鋪老闆，沿街叫賣的老婦人，四處遊盪的托缽僧」，咖啡館裡「此起彼落抽水菸的冒泡聲」。美國副領事尤金．柏德（Eugene Bird）說，約旦治下的耶路撒冷是個迷你世界：「我過去從未見過這麼小的城鎮。這個穠纖合度的小社會只有一百五十人左右。」有些大家族支持發展觀光：侯賽尼家族將東方之屋改裝成旅館。滿頭白髮的貝爾莎．斯帕福德把她的美

國區住宅改裝成豪華的旅社，而這位佩戴女用胸針的貴婦也成了耶路撒冷的著名景點，從傑馬爾．帕夏到阿拉伯的勞倫斯，所有重要人物的生平她都如數家珍；她甚至兩度出現在英國電視節目「這是你的人生」。

4 凱蒂．安東尼爾斯回到耶路撒冷，並且在舊城開設一家孤兒院，她也在自宅裡開了一家「高檔的餐廳兼沙龍」，以當地小報專欄名稱來命名，稱為卡塔基特（Katakeet）。美國副領事寫道，她就像「艾略特《雞尾酒會》裡的人物；她有聊不完的八卦話題，什麼事都能打動她的好奇心」。凱蒂總是「穿著最新時尚的衣服與珍珠項鍊，她的一頭黑髮剪得相當短」，當中點綴著「幾縷醒目的銀絲」。副領事的兒子，同時也是作家的凱伊．柏德（Kai Bird）提到，她「是女強人，但充滿風情」。不過凱蒂並未失去她在政治上的脾氣，她表示：「在猶太國成立前，我認識許多耶路撒冷的猶太人。現在只要任何阿拉伯朋友跟猶太人打交道，我會搧他一記耳光。我們輸了第一回合，但我們還沒輸掉這場戰爭。」

大國總是支持他們自己的教團，因此不令人意外地，冷戰也在僧袍內與耶路撒冷的祭壇後秘密進行著，「其激烈程度不下於柏林的後巷」。柏林與耶路撒冷一樣，也是一座分隔的城市。美國副領事柏德建議中情局撥款八萬美元修繕謝爾蓋大公的抹大拉的馬利亞教堂的金色洋蔥形圓頂。如果中情局不願出這筆錢，那麼蘇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可能會出。俄國正教會也分裂成中情局支持的紐約教會；與國家安全委員會支持的莫斯科教會。約旦人是美國的堅定盟友，他們將境內的俄國教堂交給反共的正教會；反觀以色列人仍記得史達林是最早承認他們的重要領袖，因此將境內的俄國教會財產全交給蘇聯人，後者在西耶路撒冷建立教會，由一名外表看似僧侶，實際卻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上校的探員主持，此人之前還在北韓擔任顧問。

薩里．努賽巴提到，在一個仍由「侯賽尼家族、那夏希比家族、伊斯蘭教學者與基督教主教」主導的偏遠城市裡，「如果你忽視無人地帶與難民營的存在，那麼耶路撒冷似乎完全未曾改變過」。然而實際上沒有任何事跟過去相同──即使是多元文化交融的耶路撒冷也仍遭受威脅。埃及總統納瑟的崛起改變了一切，他使胡笙國王陷入危境，並且威脅劫

奪他所擁有的耶路撒冷。

1 但拉希布．那夏希比罹患癌症，不久人世。國王到奧古斯塔．維多利亞醫院看他。阿布杜拉說：「一九二一年春，我在這棟大樓首次見到邱吉爾。」一九五一年四月，那夏希比去世，並且葬在他別墅附近的小墓園裡──這棟別墅後來被夷平改建為大使飯店。

2 最大的教團格爾（Ger）是根據波蘭一處村莊的名稱命名，該教團由阿特爾（Alter）家族統治，他們戴著史特雷梅爾皮帽；貝爾策爾教團（Belzers）來自烏克蘭，穿著土耳其長袍與皮帽；布雷斯拉維教團（Breslavers）禮拜時強調神秘與裸露的舞蹈及歌唱，因此又被稱為「哈西德派的嬉皮」。

3 一九五七年，紀念六百萬猶太人遭屠殺的紀念館設立於赫茨爾山。一九六五年，以色列博物館啟用，之後是新國會大樓的設立，資金來自於詹姆斯．德．羅特希爾德，他曾為艾倫比的軍隊協助招募猶太軍團。

4 貝爾莎．斯帕福德於一九六八年去世，但二○一○年改編自魯拉．吉布里爾（Rula Jebreal）小說的電影《世上最美的奇蹟》（*Miral*），片中由凡妮莎．蕾格烈芙飾演貝爾莎．斯帕福德。

53　六日戰爭（西元一九六七年）

納瑟與胡笙：戰爭倒數計時

出身寒微的納瑟是阿拉伯政治家的理想典型──這位在一九四八年圍困時受傷的年輕軍官，決心恢復阿拉伯人的自尊。他成為數世紀以來最受歡迎的阿拉伯領袖，但他也是一名獨裁者，藉由秘密警察來維持他的統治。納瑟在阿拉伯世界素有「領袖」的稱號，他宣揚社會主義式的泛阿拉伯主義，不僅激勵他的人民反抗西方的支配與錫安主義的勝利，也讓民眾存有高昂的期望，相信他們終有一天能雪恥復仇。

納瑟支持巴勒斯坦人攻擊以色列，以色列則以更猛烈的暴力進行反擊。納瑟領導的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以色列因此不敢掉以輕心。一九五六年，他對日薄西山的英法帝國提出挑戰，除了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也支持阿爾及利亞叛軍反抗法國。倫敦與巴黎決心摧毀納瑟，於是與本─古里安訂定秘密盟約。以色列在參謀長達揚的計畫下，成功攻下西奈半島，給予了英法入侵埃及的藉口──以排解兩國糾紛為名，行侵略之實。然而，英法兩國沒有能力維持這次帝國主義冒險行動：在美國逼迫下，英法只能撤軍。之後不久，胡笙國王解除了格勒布陸軍總司令的職位。一九五六年是英國中東帝國權力的黃昏，卻是美國霸權崛起的黎明。

納瑟把目標放在兩個哈希姆朝王國上面，他的泛阿拉伯主義激進派在這兩個國家頗受歡迎，無論是街頭民眾還是軍官團，都有相當多的支持者。一九五八年，胡笙的堂兄以及求學時的朋友伊拉克費薩爾二世在一場軍事政變中遭到殺害。哈希姆家族曾是阿拉伯人、漢志、敘利亞、巴勒斯坦、伊拉克的國王，但現在王族僅剩胡笙一人。納瑟正式合併埃及與敘利亞，成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不僅包圍以色列，也支配了約旦，但這個共和國曾兩度分合，最終證明是個脆弱的國家。

「在耶路撒冷長大就像身處於一個底特律與現代軍隊不斷湧入的童

話一樣，雖然神奇的力量仍未消失，而危險反倒更增添幾許神秘氣氛」，薩里．努賽巴寫道。逐漸地，「耶路撒冷恢復了一九四八年失去的生機」，再度成為「世界的朝聖之都」。一九六四年，胡笙國王重新為圓頂清真寺的鉛質圓頂鍍金，原本呆板的灰色已經維持數世紀之久，現在為了迎接教宗保祿六世到來而必須預做準備。教宗與穆罕默德親王及菲莉雅爾王妃見面，然後在兩人陪伴下進入耶路撒冷，接受總督安沃爾．努賽巴的熱烈歡迎。但教宗必須跟其他人一樣，穿過位於曼德鮑姆門的邊境線。當教宗請求進入希臘各各他禮拜堂祈禱時，正教會宗主教要求他應先提出書面申請，然後又拒絕了他的申請。薩里．努賽巴提出：「教宗的訪問，點燃了觀光熱潮。」侯賽尼家族與努賽巴家族紛紛拆掉原本高雅的別墅，改建成醜陋的大飯店。

然而胡笙國王此時正努力救亡圖存，他必須在激進的納瑟派埃及與敘利亞之間，阿拉伯人與以色列人之間，以及他自己的王朝野心與認為遭他背棄的巴勒斯坦人的憤怒苦澀之間找到出路。當納瑟計畫推翻國王時，耶路撒冷與西岸反哈希姆王朝的暴亂也不斷發生。

一九五九年，曾參加一九四八年戰爭的阿拉法特，[1] 建立了一個好戰的解放運動組織，稱為法塔赫（Fatah，征服之意）。一九六四年，納瑟在開羅召開高峰會，決定創設阿拉伯聯軍司令部，以因應未來對以色列的戰爭，此外也建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由艾哈邁德．舒凱里擔任主席。五月，在耶路撒冷，胡笙國王勉為其難地召開巴勒斯坦議會，會中通過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立案。次年一月，阿拉法特的法塔赫從約旦向以色列發動一次小規模的襲擊。這次行動是一場災難，唯一的傷亡是一名巴勒斯坦游擊隊員遭約旦人射殺。但法塔赫的英勇行為勾起了阿拉伯人的想像，而且標誌著阿拉法特將巴勒斯坦運動推上全球舞臺中心的起點。法塔赫這群佩戴手槍、穿著卡其衣服、纏著頭巾的激進分子，他們的崛起使那些驕傲的大家族相形失色。在經歷穆夫提的暗殺打壓與一九四八年戰爭之後，耶路撒冷的大家族已然走入衰頹之路。安沃爾．努賽巴的兒子薩里加入法塔赫，充分顯示時代風潮的變化。

巴勒斯坦人逐漸對胡笙喪失信心。當總督努賽巴拒絕接受王室命令時，國王將他解職，並且任命約旦人取代他的位置。一九六五年九月，

與他的祖父一樣，胡笙秘密與以色列外交部長歌爾達．梅爾會談，後者表示未來總有一天，「我們能放下武器，在耶路撒冷豎立紀念碑，宣示永久和平」。

一九六三年，本—古里安從總理職位退休，繼任者是六十七歲的雷維．艾什科爾（Levi Eshkol）。艾什科爾出生於基輔附近，是個戴著眼鏡辛勤工作的人物，他的主要成就是為以色列建立水利設施：但他不是本—古里安。一九六七年初，敘利亞攻擊以色列北部，引發了一場混戰，敘利亞空軍在大馬士革上空幾乎遭到殲滅。敘利亞支持巴勒斯坦對以色列發動更大規模的攻擊。 2

蘇聯警告納瑟—結果證明是錯的—以色列計畫攻擊敘利亞。至今我們仍不清楚，莫斯科當局為什麼送出錯誤的情報，而納瑟明明有幾個星期的時間查證，最終卻選擇無條件的相信。基於埃及的強大，納瑟個人的魅力，以及泛阿拉伯主義的廣受支持，納瑟顯然不能對以色列的報復行動視若無睹，而敘利亞在軍事上走的險棋，也迫使納瑟不得不出面干預。他把部隊推進到西奈半島，表示他不會坐視以色列攻擊敘利亞。

五月十五日，在獨立日遊行之前，憂心忡忡的艾什科爾與參謀長拉賓將軍在大衛王飯店開會：他們該對納瑟的威脅做何反應？第二天，埃及要求聯合國撤離西奈半島上的維和部隊。納瑟或許是想藉由升高危機的方式來避免戰爭。若真是如此，則他的行動要不是過於笨拙，就是過於莽撞。當阿拉伯世界的領袖與街頭群眾紛紛歡呼即將來臨的消滅猶太國戰爭時，艾什科爾感到驚慌與緊張。由於未能先對納瑟採取主動應變的策略，此時不祥的預感與存在的恐懼橫掃了整個以色列。日常全靠咖啡提振精神，每天要抽七十根菸的拉賓將軍，此時意識到以色列的存亡全落在自己肩上，他的精神終於開始崩潰。

拉賓：戰前的崩潰

納瑟思考戰爭的可能，他召開內閣會議，詳細詢問他的副總統與軍事最高司令官阿布德爾—哈基姆．阿梅爾元帥，後者是一名輕信、吸毒與講究生活之人，他也是總統的老朋友。

納瑟：「現在，我們的兵力集中在西奈半島，戰爭爆發的機率是五十比五十。如果我們接近蒂朗海峽，戰爭百分之百會開打。我們的武裝部隊做好準備了嗎？阿布德爾．哈基姆（阿梅爾）。」

阿梅爾：「領袖，我認為已做好準備！我們的部隊正處於巔峰狀態。」

五月二十三日，納瑟封鎖蒂朗海峽，以色列的重要港口埃拉特對外海路全部中斷。敘利亞動員準備戰爭。胡笙國王檢閱部隊。拉賓與幾名將領建議艾什科爾對埃及發動先制攻擊，否則以色列有被消滅的危險。但艾什科爾堅持用盡一切政治選項都無法成功時才這麼做：外交部長埃班（Abba　Eban）在外交上努力斡旋以阻止戰爭—或者是爭取可能的支持，一旦戰爭真的開打的話。拉賓飽受罪惡感的折磨，因為他認為自己做得不夠，無法拯救以色列：「我有一種感覺，不管這種感覺是對或錯，我必須凡事親力親為。我陷入危機之中，無法自拔。將近九天我幾乎沒有吃任何東西，也沒有睡覺，我只是不斷地抽菸，我的身體已經快撐不住了。」

總理猶疑不定，參謀長精神崩潰，將領們醞釀譁變，民眾陷入恐慌，這些都真切反映出以色列的創傷。在華府，詹森總統拒絕支持以色列的任何攻擊行動；在莫斯科，部長會議主席阿列克謝．柯西金（Premier Alexei Kosygin）強烈建議納瑟收手。在開羅，阿梅爾元帥誇言「這回我們將是開戰的一方」，並且準備攻擊內蓋夫沙漠。納瑟及時阻止阿梅爾採取行動。

在安曼，胡笙國王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加入納瑟陣營：如果埃及發動攻擊，他必須站在阿拉伯兄弟這邊；否則的話，如果埃及失敗，他將被視為叛徒。五月三十日，胡笙穿上元帥軍服，佩戴點三五七麥格農口徑手槍，親自駕機飛抵開羅與納瑟見面。「你的造訪對外保密，」高大的納瑟對矮小的國王說道，「如果我們逮捕你，會發生什麼事？」「我從未想過這種事，」胡笙回道，他同意將自己的五萬六千名士兵交由埃及將領里雅德（Riyad）指揮。「所有的阿拉伯軍隊已經將以色列團團圍住，」國王說。以色列三面受敵。五月二十八日，艾什科爾以漫談的方式發表廣播演說，卻只是讓以色列民眾更添焦慮。在耶路撒冷，防空

洞已挖掘完畢，防空演習也時時進行。以色列人擔心遭到消滅，害怕另一場大屠殺即將發生。埃班已經用盡了一切外交手段，將領、政治人物與民眾都對埃班失去信心。他不得不徵召以色列最受尊敬的軍人上場。

達揚接手指揮

六月一日，莫歇．達揚宣誓就任國防部長，貝京也加入新組成的國民政府擔任不管部部長。總是戴著招牌黑色眼罩的達揚是本−古里安的信徒，他瞧不起艾什科爾。艾什科爾私底下用一名狡猾獨眼阿拉伯強盜的名字給達揚取了綽號，叫阿布．吉爾迪（Abu Jildi）。

達揚是溫蓋特的學生，在蘇伊士戰爭期間擔任參謀長，現在則是國會議員，他本身是個矛盾的集合──考古學家與文物的掠奪者，心存報復的軍事領袖與寬容共存的信徒，主張消滅阿拉伯人但熱愛阿拉伯文化。他「極為聰明」，他的朋友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回憶說，「他的腦袋清楚，從不說愚蠢的事」。他的袍澤夏隆將軍認為達揚「每天一醒來就有上百個點子。其中九十五個是危險的；超過三個是壞點子；剩下兩個則是絕妙的想法」。「絕大多數人他都看不上眼，」夏隆回憶說，「而他從不隱藏對眾人的輕蔑。」批評者說他「黨同伐異而且熱愛冒險」，而達揚有一次對佩雷斯坦承：「記得一件事，不要相信我。」

達揚散發著一股幹勁十足的猶太人特有的魅力，「不是因為他遵守規則，」佩雷斯說，「而是因為他以自身的能力與魅力打破規則。」他的同學形容他是「騙子、吹牛者、陰謀者與愛慕虛榮之人，儘管如此，他卻廣受讚揚」。他是個沒有朋友的特立獨行之人，是難以測度的演出者，是富有男子氣概、愛好女色之人，但本−古里安願意接受他這些特質，因為達揚「如同聖經裡的人物」，他就像大衛王，或海軍上將納爾遜：「妳必須習慣他，」本−古里安對達揚心碎的妻子露絲說道，「偉人的私生活與公眾生活經常是在不同的平面上進行，兩者絕無交集。」

當埃班回報美國不同意軍事行動，但也不會出面阻止時，達揚顯露了他對戰略的冷靜掌握。他強調以色列必須立刻攻擊埃及人，但同時間

要避免與約旦交戰。耶路撒冷司令官烏茲．納基斯（Uzi Narkiss）質疑他的看法：如果約旦攻擊斯科普斯山呢？「如果是那樣的話，」達揚冷淡地說，「咬緊牙關，守住自己的陣地就好！」

納瑟相信自己已經兵不血刃地贏得勝利，但埃及人仍計畫在西奈發動攻擊。約旦人在伊拉克旅的支持下，擬定了塔里克作戰（Operation Tariq）計畫，準備圍攻猶太人的西耶路撒冷。這是阿拉伯世界有史以來最團結的一次，各國總共投入了五十萬人、五千輛坦克與九百架飛機。「我們的基本目標是消滅以色列」，納瑟說。「我們的目標，」伊拉克總統阿里夫表示，「是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以色列投入了二十七萬五千人、一千一百輛坦克與兩百架戰機。

六月五日早上七點十分，以色列飛行員發動奇襲，消滅了埃及空軍。八點十五分，達揚命以色列國防軍入侵西奈。在耶路撒冷，納基斯將軍緊張地等待著，他擔心約旦人會攻占防守薄弱的斯科普斯山，然後將西耶路撒冷的十九萬七千名猶太人圍困起來，但他也希望約旦人只會在這場埃及戰爭裡扮演象徵性的角色。八點剛過，空襲警報響起。死海古卷已做了妥善保存。後備軍人已經全體動員。以色列曾透過美國國務院、聯合國駐耶路撒冷辦事處與英國外交部三次警告胡笙國王：「如果約旦按兵不動，則以色列不會（再次強調不會）攻擊約旦。然而如果約旦開啟戰端，那麼以色列將全力反擊。」

「陛下，以色列已對埃及發動攻勢。」胡笙國王的侍從武官於早上八點五十分向他報告。在打電話與總部連繫之後，胡笙得知阿梅爾元帥已經擊潰來犯以軍，成功進行反擊。早上九點，胡笙進入總部，發現埃及將軍里雅德已經下令攻擊以色列，而且已經攻占南耶路撒冷的總督府。納瑟致電確認埃及獲勝，並且表示以色列空軍已被摧毀。

九點三十分，悶悶不樂的國王向人民宣布：「復仇的時刻已經來臨。」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到七日：胡笙、達揚與拉賓

早上十一點十五分，約旦炮兵向猶太人的耶路撒冷發射六千多發炮

彈，擊中國會大樓與總理官邸，此外哈達薩醫院與錫安山上的安眠教堂（Church of Dormition）也遭擊中。以色列守軍遵照達揚的命令，未做出太大反擊。十一點三十分，達揚下令攻擊約旦空軍。胡笙與他的長子──未來的國王阿布杜拉二世──在皇宮屋頂上親眼目睹自己的空軍遭到摧毀。

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要求停火，但約旦方面不予理會。裝設在圓頂清真寺的宣禮員擴音器傳出喊聲：「拿起你們的武器，拿回你們被猶太人偷走的國家。」十二點四十五分，約旦人占領總督府：這裡剛好是聯合國總部的所在，但這裡的地勢足以支配耶路撒冷。達揚立即下令奪回總督府，在經過四小時的戰鬥之後，以色列成功收復總督府。在北方，以色列以迫擊炮與大炮炮轟約旦人。

達揚尊崇耶路撒冷，但他了解耶路撒冷在政治上的複雜足以威脅以色列的存在。當以色列內閣為了是否攻擊舊城或只需壓制約旦炮火而爭論不休時，達揚卻反對征服，他擔心占領聖殿山可能付出的責任，但他的想法遭到駁回。他只能將這項行動拖延到以色列攻占西奈後再進行。

「那一晚就像地獄一樣，」胡笙寫道，「整個夜空如同白晝。火箭與以色列戰機投下的炸彈爆炸的亮光照耀著天空與地面。」六月六日凌晨兩點十分，以色列召集三個班的傘兵，納基斯將軍激勵他們，為「一九四八年贖罪」，而他自己也曾參與當年的戰役。第一班越過無人地帶朝曼德鮑姆門而去，準備攻占軍火山──艾倫比曾在這裡存放軍火──在激烈的戰鬥中，有七十一名約旦人死亡，三十五名以色列人被殺。傘兵迅速穿過謝克雅拉，經過美國區，前往洛克斐勒博物館，該館於七點二十七分攻占。

國王仍然控制著斯科普斯山與橄欖山之間的奧古斯塔．維多利亞醫院，這裡具有居高臨下的優勢。為了保住舊城，國王急欲尋求停火，但已經太遲。納瑟致電胡笙，表示他們應該宣稱是美國與英國擊敗阿拉伯人，而非以色列獨力擊敗各國。

胡笙搭乘吉普車下山進入約旦谷，他看見自己的部隊從北方撤退。在舊城裡，約旦人──一九四八年以來，他們的總部一直設在亞美尼亞修道院──派了五十名士兵駐守各處城門。以色列人計畫攻下奧古斯塔．維

多利亞，但他們的雪曼坦克走錯叉路來到汲淪谷，結果遭受獅子門守軍的猛烈攻擊，以色列在客西馬尼園附近損失了五名士兵與四輛坦克，只好暫避在童貞女墳墓的下陷庭院裡。舊城此時尚無法完成合圍。

達揚與納基斯在斯科普斯山俯瞰舊城。達揚說：「多麼神聖的景色！」但他不允許進行攻擊。然而，六月七日黎明，聯合國安理會已準備下令停火。貝京致電艾什科爾，希望他下令攻擊舊城。達揚此時突然警覺到時間緊迫。在戰情室，他命令拉賓攻占「這場戰爭中最困難、也令人最想奪取的目標」。

首先，以色列軍隊以凝固汽油彈攻擊奧古斯塔．維多利亞山脊；約旦人潰退。然後以色列傘兵占領橄欖山，並且下山攻取客西馬尼園。「我們占領了能俯瞰舊城的高地，」傘兵司令官莫塔．古爾上校（Colonel Motta Gur）對士兵說：「不久我們將進入舊城。這是數代以來我們夢想與努力爭取的耶路撒冷古城──我們將是第一批進城的部隊。全國人民都等待我們的勝利。你們值得自豪，祝好運！」

早上九點四十五分，以色列雪曼坦克向獅子門開火，不僅粉碎阻擋大門的巴士，也炸開了城門。在約旦軍隊的砲火下，以色列人不顧一切地猛攻獅子門。傘兵衝進苦難之路，古爾上校率領小隊登上聖殿山。「經過兩天的戰鬥，空氣瀰漫著濃濃的火藥味，我們乘坐半履帶車，突然間進到這個開闊的場所，眼前是大家在照片裡看過的景象，」情報官阿里克．阿克蒙（Arik Akhmon）寫道，「雖然我不是虔誠的信徒，但我認為任何人來到這裡一定會不由自主地產生澎湃的情感。這裡似乎有某種特殊的魔力。」在平定一小股約旦軍隊之後，古爾上校以無線電回報：「聖殿山已經在我們手裡。」

同時，在錫安山上，耶路撒冷旅的一個連從錫安門正面攻入亞美尼亞區，順著陡峭的山丘一路往下進入猶太區，同樣來自耶路撒冷旅的另一群士兵則攻破了糞廠門。這幾路士兵不約而同地朝西牆進發。回到聖殿山，古爾與他的傘兵不知道該如何前往西牆，一名阿拉伯老人告訴他們可以走馬格里布門，於是三個連同時在聖地會合。以色列的隨軍拉比，滿臉鬍子的戈倫（Shlomo Goren）拿著羊角號與《摩西五經》，走到西牆前面，開始誦念卡迪什（Kaddish）的哀傷禱文，士兵們祈禱、

哭泣、拍手、跳舞，有些人唱著城市的新頌歌—〈黃金耶路撒冷〉。

下午兩點三十分，達揚在拉賓與納基斯陪同下進入耶路撒冷，他們經過「悶燒中的坦克」，走過「完全無人的巷弄，在詭異的靜謐中偶爾傳來狙擊的槍響。讓我想起小時候的事」，拉賓說道。他又提到「當我們走近」西牆時，感受到一股「純粹的興奮」。當他們經過聖殿山時，達揚看到圓頂清真寺頂端飄揚著以色列國旗，「我馬上要求將國旗降下來」。當拉賓看到「因作戰而累得不成人形的士兵眼裡噙滿淚水時，他為之屏息」，但「還不到哭泣的時候—救贖與希望的時刻還未降臨」。

戈倫拉比想加快彌賽亞時代來臨，於是打算炸燬聖殿山上的清真寺，但被納基斯將軍阻止。

「你將會列入史籍。」戈倫拉比說。

「我的名字早就寫在耶路撒冷的歷史上。」納基斯回道。

「這是我人生的巔峰，」拉賓回憶說，「多年來，我一直秘密懷抱著夢想，希望自己能將西牆還給猶太人民。現在夢想成真，我突然感到困惑，我何德何能可擁此殊榮。」拉賓獲得為戰爭命名的榮譽：他的行事穩健，人格高尚，平日表情嚴肅低調平實，因此選擇了最簡單的名字：六日戰爭。納瑟則為這場戰爭取了另一個名字—al-Naksa（挫敗）。

達揚在紙上寫下「願和平降臨全以色列」，然後塞進希律門方石石縫裡。他宣布：「我們已經統一整座城市，以色列的首都，永遠不再分隔。」但達揚—他是最尊敬阿拉伯人的以色列人，也是阿拉伯人最尊敬的以色列人，他們稱他為阿布．穆薩，亦即摩西之子—又說：「對於我們的阿拉伯鄰人，以色人要向他們以及所有信仰的信徒伸出和平之手，我們會保證完全的信仰自由。我們不是來征服聖地，而是要與人和諧共存。」當達揚離開耶路撒冷時，他「從西牆與馬格里布門之間摘了一些抽芽的粉紅淺紫野櫻草」，送給吃盡苦頭的妻子。

達揚努力思索耶路撒冷的未來，然後提出自己的政策。十天後，他回到阿克薩清真寺，脫下鞋子與聖地謝克和伊斯蘭學者席地而坐，向他們解釋耶路撒冷雖然已全歸以色列所有，但聖殿山仍可交由伊斯蘭組織的基金會來管理。儘管如此，在經過兩千多年之後，猶太人終於可以進

入聖殿山。達揚規定猶太人不許在此禮拜，這項深具政治家遠見的決定一直持續至今。

納瑟總統短暫辭職，但並未放棄權力，他甚至原諒他的朋友阿梅爾元帥。但阿梅爾居然計畫發動政變，在被逮捕之後，因不明原因死於獄中。納瑟堅持「耶路撒冷絕對不可放棄」，但他也未能從戰敗中東山再起；三年後，他因心臟病去世。胡笙國王日後坦承，六月五日到十日「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他喪失了一半領土，以及耶路撒冷這個珍貴之物。他曾私底下因耶路撒冷流淚：「我無法接受耶路撒冷是從我手上失去的。」

1 阿拉法特宣稱自己出生於耶路撒冷。他的母親是耶路撒冷人，但他自己事實上是在開羅出生。一九三三年，四歲的他在親戚家住了四年，地點就在西牆旁的馬格里布區。

2 正當緊張情勢升高之際，一名老人此生最後一次造訪耶路撒冷，而全世界幾乎未曾注意到這件事─阿敏．侯賽尼，前穆夫提，他在阿克薩清真寺祈禱，然後返回他流亡的黎巴嫩。他於一九七四年去世。

後記



每個人都有兩座城市，一座是自己的城市，另一座是耶路撒冷。

——泰迪．科勒克，訪談

一場歷史災難，羅馬皇帝摧毀了耶路撒冷——我在離散的城市出生，但我一直認爲自己是耶路撒冷之子。

——阿格農，諾貝爾獎獲獎演說，一九六六年

我從小喜愛的耶路撒冷，是塵世通往神聖世界的大門，猶太教、基督教與穆斯林的先知，能眼見異象或具有人性之人，都將在彼世相會——如果那並非只是出於想像。

——薩里．努賽巴，《曾經有一個國家》

喔，耶路撒冷，散發著先知的芬芳
連接天堂與塵世的捷徑……
美麗的孩子，指頭焦黑，眼神萎靡……
喔，耶路撒冷，悲傷的城市，
淚水徘徊在你眼裡……
誰能洗刷你沾滿血跡的城牆？
喔，耶路撒冷，我的愛
明日，檸檬樹將綻放花朵；橄欖樹將
歡欣鼓舞；你的眼睛將雀躍舞動；而白鴿將飛返你的
神聖高塔。

——尼札爾．卡巴尼，《耶路撒冷》

三千年前，猶太人在耶路撒冷繁衍生息；三千年後，猶太人還是在耶路撒冷繁衍生息。耶路撒冷不只是居住之地，它也是我們的首都。

——本雅明．內塔尼雅胡，二〇一〇年演說

再一次置身國際風暴的中心。不管是雅典還是羅馬都無法引發如此強烈的熱情。當猶太人第一次造訪耶路撒冷時，我們不說那是初來乍到，我們說那是落葉歸根。

——埃利．維瑟爾，
給巴拉克．歐巴馬的公開信，二〇一〇年

耶路撒冷的早晨：從當時到現在

六日戰爭不僅轉變、提升了耶路撒冷，也使它變得更為複雜，這段過程除了帶有彌賽亞與天啟的色彩，也具有戰略和民族主義的意義。新願景改變了以色列、巴勒斯坦人與中東。倉皇的決定，出乎意料的征服，從災難邊緣偷來的軍事勝利，不僅改變了相信者，也改變了不信者與渴望相信者。

當時，一切顯得混沌不明，但事後回想起來，擁有耶路撒冷的確逐漸改變了以色列的統治精神。以色列傳統上是世俗的、社會主義的與現代的，即使國家擁有宗教信仰，它也不僅限於正統猶太教，而是包括以歷史眼光進行探索的猶大地區考古學。

耶路撒冷的攻占甚至也讓最世俗的猶太人志得意滿。對錫安的渴望是如此強烈而古老，而且深植於頌歌、祈禱文與神話之中，猶太人不許接近西牆的禁令是如此長久而痛苦，神聖的氣氛又是如此具感染力，以至於即使某些極缺乏宗教虔信的猶太人，無論他們處於世界任何角落，仍能體驗到類似宗教經驗的歡欣與振奮，在天涯若比鄰的現代世界裡，散居各地的猶太人也如同聚居一處般產生緊密的關係。

從巴比倫遷徙到科爾多巴與維爾納的猶太人，數千年來一直期盼彌賽亞的出現。對這些虔信者的子孫來說，擁有耶路撒冷是一個預兆，是一種拯救與救贖，是聖經預言的實現，也是流亡的結束，他們要修復大衛城的聖殿，再次走進此地的城門與庭院。對於許多抱持民族主義、軍事錫安主義的以色列人來說──這些人是賈伯欽斯基的繼承者──這場軍事勝利是政治的與戰略的，是上帝給予的獨一無二的良機，使大以色列能獲得安全疆界，確保自身的生存。篤信宗教的猶太人與秉持民族主義的猶太人雖然出發點不同，但都相信他們必須以充沛的活力支持這項振奮人心的使命，不僅要重建猶太人的耶路撒冷，而且要永遠的傳承下去。一九七○年代，這些相信彌賽亞主義與極大化主義的猶太人開始在各方面表現出完全不遜於絕大多數以色列人的活力，後者依然維持著世俗與自由派的理念，他們生活的重心主要在特拉維夫，而非聖城。然而，民

族主義與救贖主義的計畫乃是上帝督促交辦的工作，這個神聖的無上命令不久就會改變耶路撒冷的外貌與血液。

耶路撒冷的取得，受影響的不只是猶太人，數量更多、而且勢力更龐大的基督教福音派，特別是美國福音派，也感受到這股立即且近乎天啟的狂喜。福音派相信，必須滿足兩項先決條件，審判日才會來臨：以色列復國與耶路撒冷歸猶太人所有。而後則是重建第三聖殿與經歷七年患難，繼之而來的是哈米吉多頓戰爭，聖米迦勒將現身於橄欖山，與聖殿山的敵基督戰鬥。屆時，猶太人若不改信，就將遭到毀滅，耶穌基督將會再臨，開啟千年的統治。

猶太人弱小的民主國家擊敗專制阿拉伯國家的蘇聯裝備，使美國深信以色列是這個極度危險地區的特殊盟友，可以協助美國與共產俄國、納瑟激進主義與伊斯蘭基本教義派進行鬥爭。美國與以色列的共通點不僅如此，這兩個國家都以自由做為立國根本，而它們的自由理想均帶有神聖性質：一個是新錫安，「山上的城」，另一個是重建的舊錫安。美國的猶太人早已是幹勁十足的支持者，現在美國福音派相信，以色列已經得到上帝祝福。民意調查持續顯示，有四成以上的美國人曾期望耶路撒冷出現基督再臨。姑且不論這種想法是否過於離奇，美國基督教錫安主義者確實為猶太人的耶路撒冷盡了心力，而以色列也對此表示感謝，儘管猶太人在末日扮演的是悲劇角色。

來自西耶路撒冷、以色列全境乃至於離散於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全蜂擁到舊城碰觸西牆，並且在此祈禱。擁有這座城市令人興奮不已，因此放棄這座城市不僅不可忍受，而且難以想像──而隨著大量資源挹注到這座城市，放棄城市更是難上加難。就連務實的本─古里安也在退休時表示，以色列為了換取和平，可以放棄西岸與加薩，但耶路撒冷絕不能撤守。

以色列正式將耶路撒冷東西兩部合而為一，並且將市區擴大，使城市人口擴充為二十六萬七千八百人，其中有十九萬六千八百名猶太人，七萬一千名阿拉伯人。此時的耶路撒冷規模已遠逾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槍管幾乎還沒冷卻，馬格里布區──此區是薩拉丁的兒子阿弗達爾所建──的居民就已經疏散到新屋居住，這是第一次為了擴充西牆前方的空

間而大規模地拆遷民宅。數世紀以來，民眾一直在九英尺長的巷弄裡，一邊忍受著狹窄、擁擠與不適，一邊祈禱，現在，猶太聖地前新廣場的明亮空間，帶來了解放；猶太人可以大批在此祈禱。遭到破壞的猶太區獲得修復，遭炸燬的猶太會堂也獲得重建與祝聖，殘破的廣場與巷弄重新鋪設與美化，正統的宗教學校如耶希瓦（yeshivas）逐一設立或修復，使用的建材全是閃亮的黃金石。

科學也受益不少：以色列考古學家開始挖掘合併的耶路撒冷。長長的西牆由數名拉比分區負責，每個拉比分別管理馬格里布門以北的各祈禱區，考古學家可以挖掘的部分是馬格里布門以南。在西牆周圍，也就是在穆斯林區與猶太區，以及大衛城裡，考古學家發現了令人驚奇的寶物──迦南人的堡壘、猶大王國時代印章、希律時代礎石、馬加比與拜占庭城牆、羅馬街道、烏瑪雅德宮殿、阿尤布時代城門、十字軍教堂──而他們的科學發現也夾雜著政治與宗教的熱情。他們挖掘到的石頭──從希西家的城牆，羅馬士兵丟棄的希律方石，到哈德良卡爾多（即南北大道）的路面鋪石──成為舊城修復後的永久展示品。

西耶路撒冷市長泰迪．科勒克連任成為合併後的耶路撒冷市長，並且持續擔任了二十八年。科勒克致力於消除阿拉伯人的疑慮，並且站在自由派以色列人的立場，讓東西耶路撒冷在猶太人統治下合而為一，同時也給予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充分的尊重。[1] 在英國託管時期，繁榮的耶路撒冷吸引了西岸阿拉伯人前來，他們的人口在十年間增加了一倍。耶路撒冷的征服鼓勵了各黨派的以色列人，尤其是民族主義者與救贖主義者，他們為了確保征服的果實，於是創造「既成的事實」，於戰後立即在阿拉伯人的東耶路撒冷周邊興建新的猶太人社區。

起初，阿拉伯人並未出現反對的聲音；許多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與以色列人一起工作。我小時候曾造訪耶路撒冷，我記得自己曾到過巴勒斯坦與以色列朋友的家裡，無論耶路撒冷還是西岸我都去過，當時我從未想到眼前的和諧融洽很快就成為例外。在以色列境外，情勢開始出現變化。一九六九年，阿拉法特與法塔赫接管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正當法塔赫的游擊隊對以色列的攻擊日趨激烈時，另一個派系馬列主義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Marxist-Leninist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則採取過去未有的做法，也就是劫機，但他們也沒忘了更傳統的方式，那就是濫殺平民來進行報復。

如達揚所言，聖殿山帶來沉重的責任。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名可能患有耶路撒冷症候群[2]的澳洲基督徒大衛．羅翰（David Rohan）在阿克薩清真寺縱火以促成基督再臨。這場火燒掉了薩拉丁擺在寺裡的努爾．丁敏拜爾（講道壇），也點燃了猶太人陰謀攫取聖殿山的傳言，最終引發阿拉伯人的暴動。

一九七○年「黑色九月」，由於阿拉法特及巴解組織企圖挑戰胡笙國王對約旦的控制，因此遭到胡笙擊敗與驅逐。阿拉法特將總部移往黎巴嫩，法塔赫開始從事國際劫機與殺害平民的行動，好讓巴勒斯坦運動受到世界矚目—這是做為政治戲碼的屠殺。一九七二年，法塔赫槍手組成「黑色九月」，在慕尼黑奧運殺死十一名以色列運動員。為了報復，莫薩德（Mossad，以色列秘勤局）將逃至歐洲各地藏匿的行凶者一一加以殺死。

一九七三年十月贖罪日當天，納瑟的繼任者，埃及總統安沃爾．沙達特（Anwar Sadat）與敘利亞共謀，對過度自信的以色列發動成功的奇襲。阿拉伯人獲得初期的勝利，國防部長莫歇．達揚顏面掃地，他在經歷兩天的挫敗之後，幾乎喪失了勇氣。然而，以色列人在美國空運的支援下，又重整旗鼓，這場戰爭造就了英雄夏隆將軍（General Ariel Sharon），他率領以色列軍隊反攻，甚至越過了蘇伊士運河。之後不久，阿拉伯國家聯盟說服胡笙國王承認巴解組織是唯一代表巴勒斯坦人的組織。

一九七七年，在大衛王飯店爆炸案的三十年後，貝京與他的利庫德黨（Likud）終於擊敗從一九四八年以來長期執政的工黨，掌握了政權，他推動具有民族主義與彌賽亞色彩的大以色列計畫，並且以耶路撒冷為首都。然而，歡迎埃及總統沙達特於十一月十九日勇敢搭機來訪的也是貝京。沙達特住在大衛王飯店，並且前往阿克薩清真寺祈禱，他參觀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然後向以色列國會釋出和平訊息。和平似乎在望。貝京在外交部長達揚協助下，將西奈歸還給埃及，兩國因此訂定和平條約。然而，與不久即辭去職務的達揚不同，貝京對阿拉伯世界所知

不多，他依然是波蘭猶太小鎮之子，一名固執的民族主義者，以摩尼教光明與黑暗對立的心態看待猶太人的鬥爭，對猶太教存有情感上的羈絆，同時也對以色列懷抱著聖經式的願景。在美國總統卡特主持下，貝京與沙達特進行協商。貝京堅持「耶路撒冷將永遠是以色列的首都，這點不會有任何改變」，而以色列國會也投票通過將類似規定寫進以色列的法律裡。在農業部長夏隆的鼓吹下，貝京決心「確保耶路撒冷成為猶太人永恆的都城」，他加速推動夏隆所說的「阿拉伯社區外圍的發展計畫」，以建設「大耶路撒冷」。

一九八二年四月，一個名叫古德曼（Alan Goodman）的以色列後備軍人在聖殿山橫衝直撞時射殺了兩名阿拉伯人。穆夫提過去一直警告，猶太人打算在阿克薩清真寺的所在地重建聖殿，此事發生後，阿拉伯人開始懷疑猶太人是否真的有這項秘密計畫。大多數以色列人與猶太人全盤否認有這樣的事，而大部分超正統派猶太人也認為塵世之人不該干預上帝的安排。只有約一千名猶太教基本教義派組成不同的組織，如聖殿山信仰者，他們主張猶太人有權在聖殿山禮拜祈禱，或者如聖殿重建運動，他們主張要訓練一批教士階級以重建第三聖殿。在最極端的狂熱分子當中，有一小群人陰謀摧毀清真寺，但到目前為止，以色列警方都能順利破獲他們的計畫。這種恐怖行動不僅對穆斯林來說是一場災難，對以色列也將是重大的打擊。

一九八二年，貝京針對巴解組織不斷攻擊以色列的外交人員與平民進行反擊，他派軍入侵黎巴嫩，攻擊阿拉法特在此設立的據點。阿拉法特被迫撤離黎巴嫩，轉往突尼斯發展。這場由國防部長夏隆主導的戰爭，到最後成了難以脫身的泥淖，基督教民兵闖入薩布拉（Sabra）與夏提拉（Shatila）難民營進行屠殺，造成三百到七百名巴勒斯坦民眾死亡。夏隆對於這場暴行負有間接責任，因此被迫辭職，而貝京的政治生涯也在沮喪、辭職與孤立中畫下句點。

一九七七年一度燃起的和平希望，因為雙方的毫不妥協、屠殺平民事件與猶太人在耶路撒冷及西岸擴大屯墾區而破滅。一九八一年，沙達特遭基本教義派人士暗殺，理由是他飛往耶路撒冷與猶太人進行協商，這起事件預示了伊斯蘭世界新勢力的興起。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場自

發性的巴勒斯坦暴動—因提法達（Intifada）□□在加薩爆發，並且蔓延到耶路撒冷。以色列警方與抗議者在聖殿山上激烈衝突。在耶路撒冷街頭對著穿軍服的以色列士兵丟擲石塊的年輕人，他們取代了濫殺無辜的巴解劫機者，成了巴勒斯坦人遭受迫害但堅不屈服的代表形象。

因提法達的能量創造出權力真空，需要新領袖與新觀念來加以填充：巴解組織的菁英已經與巴勒斯坦街頭脫節，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則取代了納瑟陳舊的泛阿拉伯主義。一九八七年，伊斯蘭主義激進分子建立了伊斯蘭抵抗運動，也就是哈馬斯，它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分支，致力於摧毀以色列的聖戰。

科勒克坦承，因提法達也「從根本上」改變了猶太人的耶路撒冷—它摧毀了城市融合為一的夢想。以色列人與阿拉伯人不再一同工作；不再經過對方的社區。這種緊繃的情緒不只出現在穆斯林與猶太人之間，連猶太人內部也是如此：超正統派發起暴動反對世俗猶太人，使後者開始遷出耶路撒冷。基督徒定居耶路撒冷的歷史悠久，但此時他們的人口卻急速減少；到了一九九五年，耶路撒冷只剩一萬四千一百名基督徒。然而，以色列民族主義者並未放棄將耶路撒冷猶太化的計畫。夏隆挑釁地搬進穆斯林區的公寓裡，一九九一年，宗教色彩濃厚的超民族主義者開始在阿拉伯的希爾旺殖民，這個地方就在大衛城原址旁邊。科勒克發覺他畢生努力的成果將被具侵略性的救贖主義者毀於一旦，於是抨擊夏隆與這些移民，認為他們的「彌賽亞主義從古至今總是對我們造成極度的傷害」。

因提法達間接地導致奧斯陸和平會談。一九八八年，阿拉法特接受兩國方案，並且聲明放棄以武裝鬥爭的方式摧毀以色列。胡笙國王放棄對耶路撒冷與西岸的領土主張，由阿拉法特在此建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的巴勒斯坦國。一九九二年，拉賓成為總理，並且鎮壓因提法達；直言不諱的強悍性格使他成為以色列人唯一信賴的和平會談者。過去美國人曾在馬德里主辦一場胎死腹中的會談，但絕大多數主要關係者卻不知情，之後又再舉行了一場秘密會談，這回達成了成果。

這場會談是從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學者之間的非正式討論開始。一連串的會議分別在美國區（被視為中立地帶）、倫敦與奧斯陸召開。會談

起初在拉賓不知情下，由外交部長佩雷斯與他的副手貝林（Yossi Beilin）進行。直到一九九三年，他們才告知拉賓，而拉賓也支持這些會談。九月十三日，在柯林頓總統穿針引線下，拉賓與佩雷斯在白宮與阿拉法特簽署協定。西岸與加薩的部分地區移交給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並由其接管昔日的侯賽尼宅邸、東方之屋做為政府駐耶路撒冷的辦事處。該辦事處由耶路撒冷最受尊敬的巴勒斯坦人費薩爾．侯賽尼主持，他是一九四八年戰爭英雄之子。[3] 拉賓與約旦胡笙國王簽定和約，確認哈希姆王朝是耶路撒冷伊斯蘭聖所守護人的特殊身分，而這項約定至今依然有效。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考古學家進行協商，在學術研究上做成和平約定，雙方首次熱情地一同進行挖掘與研究。

耶路撒冷的難題暫且擱置，待日後再行協商，而拉賓在協議達成前仍繼續讓猶太人在耶路撒冷周邊屯墾。貝林與阿拉法特副手馬哈穆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進行協商，打算在單一的市政府下，將耶路撒冷分成阿拉伯區與猶太區，並且賦予舊城「特殊地位」，幾乎等同於中東地區的梵蒂岡──但最後不了了之。

奧斯陸協定或許留下太多待解的細節，而且也遭到雙方的強烈反對。八十二歲的科勒克市長在選舉中失利，敗給了民族主義者與超正統派支持的強硬派候選人埃胡德．歐爾梅爾特（Ehud Olmert）。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就在貝林與阿巴斯針對耶路撒冷事務達成非正式協議的四天後，拉賓遭一名猶太狂熱分子暗殺。拉賓生於耶路撒冷，死後遺體運回耶路撒冷，安葬在赫茨爾山。胡笙國王親致悼詞；美國總統與以色列前兩任總理出席他的葬禮。埃及穆巴拉克總統首次來到耶路撒冷，英國威爾斯親王也在以色列建國後，首次到耶路撒冷進行正式的王室訪問。

和平成果開始崩壞。哈馬斯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發動自殺炸彈攻擊，隨機地屠殺以色列平民：一名阿拉伯自殺炸彈客在耶路撒冷巴士引爆，炸死二十五人。一個星期後，另一名自殺炸彈客在相同的巴士路線炸死了十八人。巴勒斯坦的暴力使以色列選民以選票懲罰佩雷斯總理，他們因為利庫德黨領袖內塔尼雅胡的口號「佩雷斯將使耶路撒冷分裂」，而選擇了內塔尼雅胡。內塔尼雅胡質疑以土地換取和平的原則，

他反對分隔耶路撒冷，而且進一步擴大猶太人屯墾。

一九九六年九月，內塔尼雅胡開鑿一條地道，從西牆沿著聖殿山的邊緣開挖，最後通到穆斯林區。[4] 以色列一些激進分子企圖往上朝聖殿山開鑿，但很快就被伊斯蘭宗教慈善基金會（Waqf）用水泥封住洞口。此時突然有謠言傳出，以色列人挖地道是為了破壞伊斯蘭清真寺的地基，結果引發暴亂，造成七十五人死亡，一千五百人受傷，這起事件說明考古學在耶路撒冷值多少人命。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將學術政治化，而被政治化的也不只是考古學：事實上，歷史才是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巴解組織禁止巴勒斯坦史家承認耶路撒冷曾經有猶太聖殿──這是阿拉法特親自下的命令：他是世俗的游擊隊領袖，但一碰上以色列人，就連世俗的民族敘事也受到宗教感染。一九四八年，阿拉法特與穆斯林兄弟會合作發起耶路撒冷聖戰，他贊同伊斯蘭教對耶路撒冷的意義，把法塔赫的武裝支部稱為阿克薩烈士旅。阿拉法特的侍從坦承，耶路撒冷完全是他「個人的執念」。他把自己看成是薩拉丁與歐瑪爾大帝，而且否認猶太人與耶路撒冷有任何關聯。巴勒斯坦史家納茲米．朱貝說：「猶太人對聖殿山施加的壓力越大，對第一聖殿與第二聖殿的否認聲浪就越大。」

在開鑿地道引發暴亂後的緊繃日子裡，以及當以色列人計畫在所羅門馬廄興建猶太會堂的謠言傳得滿城風雨之時，以色列人允許伊斯蘭宗教慈善基金會清除阿克薩清真寺下方的古代廳堂，然後使用推土機挖掘樓梯，並且在希律門廳建造新而寬敞的地下清真寺，又稱瑪爾萬。殘餘的土石直接丟棄。以色列考古學家對於基金會方面粗魯地用推土機剷平最需要細心處理的遺址感到驚訝：考古學成了這場宗教與政治戰爭的輸家。[5]

以色列人對和平並未完全絕望。二○○○年七月，柯林頓邀請以色列新任總理埃胡德．巴拉克與阿拉法特前往美國總統休養地大衛營。巴拉克大膽提出了「最後」方案：百分之九十一的西岸土地，連同巴勒斯坦首都阿布迪斯，以及東耶路撒冷所有的阿拉伯人市郊，這些全交給巴勒斯坦。舊城主權仍屬以色列，但巴勒斯坦擁有穆斯林區、基督徒區與聖殿山的「管理權」。聖殿山清真寺下方的土地與地道──特別是聖殿的礎石──仍歸以色列人所有，而這是第一次，猶太人可以在一定人數限制下

在聖殿山的某處祈禱。舊城由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共同巡邏，但必須去軍事化，並且完全開放。以色列已經同意給予巴勒斯坦舊城一半的區域，但阿拉法特要求獲得亞美尼亞區。以色列同意了，於是等於給予巴勒斯坦四分之三個舊城。儘管溫和派阿拉伯政權施加壓力要求阿拉法特接受，但阿拉法特覺得他無法達成巴勒斯坦人有權利回歸的最後方案，也無法接受以色列人對圓頂清真寺擁有主權，因為這是屬於全伊斯蘭人的。

「你想參加我的葬禮嗎？」他對柯林頓吼道：「我不會放棄耶路撒冷與聖地。」但他的反對存在著更基本的理由：在會談過程中，阿拉法特令美國人與以色列人感到震驚，他堅持猶太聖殿不是位於耶路撒冷，而是位於撒瑪利亞的基利心山。這座城市對猶太人的神聖性完全是現代的虛構物。在同年稍晚的會談中，此時柯林頓的任期只剩幾個星期，以色列願意讓出聖殿山全部的主權，只要求與聖殿山底下的至聖所擁有象徵性的連結，但遭到阿拉法特的拒絕。

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反對黨利庫德黨領袖夏隆又為巴拉克帶來頭痛的難題，他在以色列警察重重護衛下，大搖大擺地走向聖殿山，他的「和平訊息」顯然對伊斯蘭至愛的阿克薩與圓頂清真寺帶來威脅。隨後的暴亂升溫成阿克薩的因提法達，一部分是丟擲石塊的暴動，另一部分則是法塔赫與哈馬斯以自殺炸彈對付以色列平民。如果第一次因提法達對巴勒斯坦人是有助益的，那麼這一次顯然摧毀了以色列對和平進程的希望，使他們選擇了夏隆，最後導致巴勒斯坦人的分裂。

夏隆鎮壓因提法達，粉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圍困而且羞辱阿拉法特。二○○四年，阿拉法特去世，以色列人拒絕讓他在聖殿山舉行葬禮。他的後繼者阿巴斯在二○○六年選舉中敗給了哈馬斯。在經過短暫衝突之後，哈馬斯占領了加薩，阿巴斯的法塔赫繼續統治西岸。夏隆在耶路撒冷興建隔離牆，這個令人沮喪的建築雖然礙眼，卻成功防止了自殺炸彈攻擊。

和平的種子不僅遭到扼殺，還受到毒害；連推動和平的人也身敗名裂。今日的耶路撒冷處於精神分裂的焦慮中。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不敢經過對方的社區；世俗猶太人迴避超正統派猶太人，後者因前者未在安息

日休息或穿著不適切的衣物而向他們丟擲石塊；彌賽亞猶太人企圖在聖殿山禮拜，此舉考驗警方的決心，並且引發穆斯林的焦慮；基督教教團也爭論不休。耶路撒冷居民板著臉，他們的聲音帶著憤怒，每個人──包括原本以為神聖計畫已獲得實現的三大宗教信徒──對於往後的日子充滿了不確定。

明天

耶路撒冷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渴望求得寬容、分享與慷慨的妙方，以解開偏見、排外與占有的毒素。但這些妙方不容易尋得。兩千年來，耶路撒冷從未像今日一樣如此繁榮、熱鬧且絕大多數由猶太人構成。此外，耶路撒冷也是巴勒斯坦人口最多的城市。[6] 有時候，耶路撒冷的猶太性格以一種融合的風格呈現，而與耶路撒冷固有的特質格格不入，因而扭曲了這座城市的過去與現在。

耶路撒冷的歷史是一部移民、殖民者與朝聖者的歷史，這些人包括了阿拉伯人、猶太人與其他民族，而這座城市在歷史上也興衰了數回。經過一千多年的伊斯蘭統治，耶路撒冷不斷受到伊斯蘭移民、學者、蘇菲派與朝聖者的殖民，這些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蘇丹人、伊朗人、庫德族人、伊拉克人與馬格里布人，其他還包括信仰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喬治亞人與俄羅斯人──他們移居耶路撒冷的理由與後來的塞法迪猶太人與俄羅斯猶太人沒什麼不同。正因這樣的特質使阿拉伯的勞倫斯相信，與其說耶路撒冷是阿拉伯城市，不如說它是黎凡特城市，而這正是耶路撒冷固有的特質。

人們經常忽略一件事，城牆外的耶路撒冷郊區是一八六○年到一九四八年間，由阿拉伯人、猶太人與歐洲人共同建立的新居住區。阿拉伯區域，例如謝克雅拉，並不比猶太區域來得悠久，也不比它來得具正當性。

穆斯林與猶太人提出的歷史主張都無可置疑。猶太人居住與尊崇耶路撒冷已有三千年的歷史，他們與阿拉伯人一樣有權居住在耶路撒冷。然而有時就連恢復最無害的猶太建築物也會被認為不正當：二○一○年，

以色列人終於為猶太區重建的胡瓦會堂進行祝聖，這座會堂在一九四八年被約旦人摧毀，但以色列人祝聖的舉動卻引發歐洲媒體的批評，東耶路撒冷也出現小規模的暴動。

然而，還存在著另一種與恢復胡瓦會堂截然不同的做法：既有的阿拉伯居民遭到強行搬遷，他們的財產在可疑的法律判決下遭到剝奪，並且移轉給猶太移民。這些行為在國家與市政府的權力背書下進行，身負神聖使命的宗教狂熱分子也熱心地推動這項行動。充滿侵略性的屯墾建設，目的是為了殖民阿拉伯社區與破壞城市共治的和平協定，此外也有系統地忽視阿拉伯區域的公共與住房建設，凡此種種都讓最不帶特殊色彩的猶太建設蒙上惡名。

以色列面對兩條路線──耶路撒冷式的宗教民族主義國家，或自由主義的、西化的特拉維夫，後者又有「泡泡」之稱。這裡存在著一種危險，在耶路撒冷推動民族主義計畫，以及在西岸大舉屯墾，很可能弄巧成拙，對猶太人耶路撒冷雖然帶來利益，但對以色列造成的傷害可能更大。 [7] 然而，無論輿論的看法如何，以色列與其他國家一樣，有權追求自身的安全與繁榮──雖然耶路撒冷的意義不僅只是一國的首都。屯墾有可能破壞以色列做為耶路撒冷一切信仰的保護者的名聲，如果回顧整個歷史來看更是如此。二○一○年，埃利．維瑟爾寫了一封公開信給美國總統歐巴馬，他表示，在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下，「猶太教徒、基督徒與穆斯林在歷史上首度能自由地在自己的神龕進行崇拜」。這句話其實並沒有說錯。

這顯然是西元七○年以來第一次猶太人能夠在耶路撒冷自由崇拜。在基督徒統治期間，猶太人甚至不准進入耶路撒冷。在伊斯蘭統治的數世紀裡，基督徒與猶太人被當成受保護者而獲得寬容，但也經常遭受打壓。猶太人不像基督徒一樣有歐洲大國加以保護，因此經常遭受苛待──不過不會比在基督教歐洲遭受的最糟待遇更糟。猶太人會因為接近伊斯蘭或基督教聖地而被殺──但任何人都可以乘驢經過西牆旁的通道，不過就技術上來說，他們必須拿到通行證才行。即使到了二十世紀，猶太人要到西牆仍受到英國人的嚴厲限制，而且遭到約旦人的完全禁止。然而，在以色列人所謂「情勢」下，維瑟爾宣稱的信仰自由對於非猶太人

來說是可望不可即，他們必須忍受官僚的騷擾，而隔離牆也使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更難抵達耶路撒冷的圓頂清真寺或阿克薩清真寺祈禱。

當猶太人、穆斯林與基督徒未發生衝突時，他們會回歸古代的耶路撒冷傳統，自欺欺人──把頭埋在沙裡，假裝其他人不存在。二○○八年九月，猶太神聖節日與齋戒月重疊，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前來清真寺與西牆祈禱，造成街頭巷尾的「一神教交通堵塞」，但「若因此稱為『緊繃的遭遇』則並不正確，因為實際上雙方根本碰不到面」，《紐約時報》的伊森．布隆納（Ethan Bronner）表示，「雙方並不交談；眼神也無交流。每個地方與每個時刻都存在著兩個名字不同的平行宇宙，雙方各自宣稱這是他們的聖地與慶典，就這樣持續到深夜」。

從耶路撒冷過去的歷史來看，這種視而不見的做法反而是常態──自從耶路撒冷在全球地位日趨重要後更是如此。今日的耶路撒冷是中東的鬥雞場，是西方世俗主義對上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戰場，更甭說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鬥爭的中心。紐約人、倫敦人與巴黎人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無神的世俗世界裡，有組織的宗教及其信徒頂多只是受到輕微地嘲弄，但基本教義派千禧年亞伯拉罕宗教的信徒數量──基督徒、猶太教徒與穆斯林──卻不斷在增加當中。

耶路撒冷的天啟與政治角色變得越來越令人憂慮。美國充滿活力的民主，總是充斥著多元而世俗的聲音，但它同時也是最後、或許也是最強大的基督教大國──美國的福音派依然在耶路撒冷尋求末日，正如美國政府認為平靜的耶路撒冷是中東和平的關鍵，同時對美國與其他阿拉伯盟友的關係來說也具有戰略核心地位。在此同時，以色列對耶路撒冷的統治也強化了這座城市在穆斯林心中的重要性。在伊朗一年一度的耶路撒冷日中──由何梅尼在一九七九年訂定──耶路撒冷的意義不僅僅是伊斯蘭聖地與巴勒斯坦首都而已。在伊朗以核武追求地區霸權以及與美國冷戰的過程中，耶路撒冷是德黑蘭當局用來團結伊斯蘭什葉派與遜尼派阿拉伯人（遜尼派一直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野心感到懷疑）的工具。不管是黎巴嫩的什葉派真主黨，還是加薩的遜尼派哈馬斯，對他們來說，耶路撒冷現在已成為集合反錫安主義、反美勢力與伊朗領導階層的圖騰。伊朗總統阿哈瑪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表示：「耶

路撒冷的占領政權應該從歷史上消失。」他主張千禧年信仰，認為「真主揀選的正直、完美之人馬哈迪（Al-Madhi）」即將再臨，這位「充滿奧秘」的第十二位伊瑪目將解放耶路撒冷，為《古蘭經》「審判日」的到來預做準備。

這種末世論的政治觀點，把二十一世紀的耶路撒冷──三大宗教共同揀選的城市──置於一切衝突與願景的交叉點上。耶路撒冷的末日地位也許受到誇大，但隨著變遷席捲整個阿拉伯世界，權力、信仰與流行也獨特地結合在耶路撒冷上，這一切全以二十四小時新聞報導的方式呈現，使這座普世之城的脆弱石塊承受極大的壓力，耶路撒冷也因此再度成為世界的中心。

二○一○年，約旦國王阿布杜拉二世（倉促者阿布杜拉的曾孫）警告：「耶路撒冷這個火絨盒，隨時可能點燃。」「我們這個地區一切的行動，一切的衝突，都會牽扯上耶路撒冷。」因此美國歷任總統總是要在最險惡的時刻趕緊召集各方進行會談。以色列民主內部的鴿派勢力正不斷衰微，脆弱的政府受到強大宗教民族主義黨派的左右，反觀分崩離析的巴勒斯坦派系則在阿拉伯之春的激勵下，企圖協調各方計畫──例如法塔赫的協商與世俗路線，與哈馬斯的好戰與伊斯蘭主義路線──以形成統一的巴勒斯坦政府。法塔赫治下的西岸越來越繁榮，但最具活力的巴勒斯坦組織卻是基本教義派的哈馬斯，該組織統治加薩並仍堅持消滅以色列。哈馬斯以自殺炸彈做為首要武器，並且週期性地朝以色列南部發射飛彈，以挑起以色列人入侵。歐洲人與美國人將哈馬斯視為恐怖主義組織，而到目前為止，雙方回歸一九六七年疆界方案的意願似乎仍曖昧不明。在某個時刻，曾一度出現選舉出巴勒斯坦民主政府的曙光，但目前仍無法看出這兩個派系能否彼此合作，組成可靠的政府與以色列對話；此外，我們也無法確定哈馬斯能否成為以色列可信任的夥伴，願意放棄暴力並承認猶太國的存在。與過去的歷史一樣，耶路撒冷總是深受埃及與敘利亞多舛的命運影響──這兩個國家的革命將重塑整個阿拉伯世界。

一九九三年後的協商歷史，以及高尚言詞與不可信的暴力行為之間的差異，顯示雙方並無意願做出必要讓步以永久分享耶路撒冷。即使在

情勢大好之時，要針對耶路撒冷的宗教、民族與情感問題協調出符合各方利益的方案，也如同大海撈針般困難──在整個二十世紀，有超過四十件耶路撒冷計畫失敗，而時至今日，也有十三件方案要求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共同擁有聖殿山。

二○一○年，美國總統歐巴馬要求與巴拉克合組政府的內塔尼雅胡暫時凍結猶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屯墾計畫。在美以關係陷入空前低潮的情況下，歐巴馬至少能讓雙方重啟談判，不過進展極為緩慢，而且不久即胎死腹中。二○一二年，內塔尼雅胡組織了中間派聯合政府，賦予以色列總理罕有的權力，使其能進行協商──如果巴勒斯坦地區能暫時維持穩定，而巴勒斯坦各派系可以達成共識，那麼這樣的冒險便是恰當的。

以色列的外交立場相當強硬，不惜犧牲自己的安全與聲譽也要建立屯墾區，但後者是可協商的。巴勒斯坦方面似乎也是一樣。在拉賓、巴拉克與歐爾梅爾特時期，以色列提出耶路撒冷共治方案，包括舊城。一九九三年後將近二十年間，協商仍持續進行，但巴勒斯坦人從未正式同意共治城市，不過當中仍存有一線希望：二○○七年到二○○八年，雙方仍秘密、非正式地進行協商。然而當雙方提出最具彈性的方案，且彼此立場已相當接近時，卻因為協商提早曝光而破局。巴勒斯坦提出的方案遭到洩露，因而引發阿拉伯世界憤怒的指控，紛紛指責巴勒斯坦政府背叛。

耶路撒冷目前的狀態可能持續數十年，然而一旦和約簽訂，必然出現兩個國家，以色列將以國家與民主的形式繼續存在，而巴勒斯坦人將獲得公平的對待與尊重。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都知道巴勒斯坦國將建於何處，而耶路撒冷勢將由兩國共享。「耶路撒冷將是兩國的首都，阿拉伯郊區將屬巴勒斯坦所有，猶太郊區將屬以色列所有」，以色列總統佩雷斯說道。佩雷斯是奧斯陸協定的推動者，他跟其他人一樣了解這個方案最終會是什麼樣子。以色列人將根據柯林頓定下的條件獲得東耶路撒冷十二個左右的屯墾區，但巴勒斯坦人將從其他以色列土地獲得補償，而西岸絕大多數的以色列屯墾區將予以撤除。以上都算簡單易解的問題，「但真正的挑戰，」佩雷斯解釋說：「是舊城。我們必須在主權與宗教之間做出區別。雙方可以控制自己的神龕，但舊城的主權不可能切割成

碎片。」

舊城將成為非軍事化的梵蒂岡，由國際委員會管理，治安由阿拉伯—以色列共同維護或由國際託管國維持，甚至可能出現耶路撒冷版的梵蒂岡瑞士衛兵。阿拉伯人不願接受美國，而以色列不信任聯合國與歐盟，因此這份工作可能交由北約與俄國共同執行，後者再次希望在耶路撒冷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8 要將聖殿山交由國際管理是一件困難的事，因為沒有任何以色列政治人物可以完全將聖殿礎石的權利讓渡給別人而能存活，同樣地，沒有任何伊斯蘭重要人物可以承認以色列對聖地有完全的主權而能活命。此外，從但澤到的里雅斯德，凡是交由國際管理的城市或自由市，下場都不太好。

聖殿山很難區隔。圓頂清真寺、阿克薩清真寺與西牆都屬於相同結構的一部分。佩雷斯說：「沒有人可以獨占神聖。耶路撒冷與其說是一座城市，不如說是火焰，沒有人可以分割火焰。」無論是不是火焰，主權總要有所歸屬，因此出現了各種計畫主張將地表交給穆斯林，將地道與地下水槽（以及聖殿礎石）交給以色列。地下洞穴、管線與水道形成的昏暗世界，其中的細微與複雜令人驚奇，在耶路撒冷尤其如此：誰擁有地下，誰擁有地表，誰擁有天上？

協議的達成與持續需要其他條件配合。政治主權可以在地圖上釐定，以法律協議表達，並且以M 16 步槍強制執行，但少了歷史、神秘與情感，那麼這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勞且毫無意義。「阿拉伯與以色列的衝突有三分之二來自心理」，沙達特說。和平的真正條件不只是希律水槽屬於巴勒斯坦人或以色列人所有這些細節，而是互信與尊重這些內心感受的無形之物。雙方都有人否認對方的歷史。如果說這本書有什麼任務，那就是我誠懇地希望它能鼓勵雙方認識與尊重對方的古代遺產：阿拉法特否認猶太人在耶路撒冷的歷史，連巴勒斯坦史家（他們私底下樂於承認猶太人的歷史）都認為荒謬，但沒有人敢冒著掉腦袋的風險向他提出異議。最晚到了二○一○年，只有哲學家薩里．努賽巴有勇氣承認崇高的聖所就是猶太聖殿的遺址。以色列不斷設立屯墾區，不僅削弱阿拉伯人的信心，也使巴勒斯坦建國更加困難。哈馬斯朝以色列發射飛彈等同於戰爭行為，以及巴勒斯坦否認猶太古代歷史也對和平進程帶來重大

傷害。然而還有更大的挑戰：雙方必須承認對方的現代神聖敘事，包括各種悲劇與英雄主義。這等於要承認自己原本認為的大惡棍是英雄──不過即使這一點也有可能做到。

這是耶路撒冷，人們可以輕易想像不可想像之事：耶路撒冷還能存在五年乃至於四十年嗎？我們不排除極端主義分子隨時有摧毀聖殿山的可能，他們會破壞世界的核心，讓基本教義派相信審判日已近，基督與敵基督之戰即將開始。

阿摩斯．奧茲──耶路撒冷作家，現居內蓋夫──曾提出一項離奇的方案：「我們應該把聖地所有的石頭全拆下來，運到斯堪地那維亞存放一百年，直到耶路撒冷人學會和平共處時再運回來。」遺憾的是，這似乎不太可行。

有一千年的時間，耶路撒冷完全掌握在猶太人之手；約四百年的時間，轉而由基督徒掌管；之後的一千三百年，則受到伊斯蘭世界的統治；這三大信仰為了取得耶路撒冷，往往必須動用刀劍、投石機與榴彈砲。他們的民族主義歷史講述的故事，總是經歷一連串的英雄式勝利與突發的災難，但我試圖顯示歷史並非出於必然，當中仍存在各種機會。耶路撒冷人的命運與認同無法截然劃分。希律時代、十字軍時代或英屬耶路撒冷時代的生活就跟今日一樣複雜且充滿細微差異。

這當中有寧靜的發展，也有猛烈的革命。有時候，改變耶路撒冷的是炸藥、鋼鐵與鮮血，但更重要的卻是緩慢的世代傳承，傳唱的歌曲、故事與詩文、雕刻的塑像，家族數百年綿延，從日常生活中養成的潛意識，就像緩步走下迴旋的階梯，而後倏地躍過隔鄰的門檻，或者是不斷打磨粗石，直到其平滑光亮為止。

耶路撒冷是如此可愛，又如此可恨，它層層覆蓋著聖物與殘骸，布滿極其庸俗與極其華美之物，耶路撒冷的生活遠比其他地方來得急切而充滿張力；一切看似靜止，卻又充滿變動。每日破曉，三大信仰的三大聖地各以自己的方式甦醒。

今晨

清晨四點三十分，西牆與聖地拉比施穆爾．拉比諾維茨（Shmuel Rabinowitz）從睡夢中醒來，開始一天的早課，閱讀摩西五經。他走過猶太區來到西牆，這裡全天候開放，一層層巨大的希律方石在黑暗中閃爍微光。無論晝夜寒暑，總會有猶太人在這裡祈禱。

這名拉比年約四十歲，是俄羅斯移民的後裔，他的家族來自格爾與魯巴維奇教團，定居耶路撒冷已有七代之久。育有七名子女的他，眼鏡後頭透著藍色眼睛，滿臉鬍子，身穿黑色西裝，頭戴無邊便帽，無論寒暑雨雪，他每日都從這條路行經猶太區，直到巍峨的大希律王城牆出現在他面前。每當他走近「這座世界最大的猶太會堂時，心跳都會禁不住加速。世間的語言不足以形容這種個人與石頭的連結，它完全是精神性的」。

在希律的石牆之上，是圓頂清真寺與阿克薩清真寺，它們坐落在猶太人口中的聖殿山上。拉比諾維茨說：「這裡的空間對我們而言已經足夠，」他堅決反對侵入聖殿山。「總有一天，上帝會重建聖殿—但此事非人力所能干預。一切應聽任上帝安排。」

身為拉比，他必須保持西牆的整潔：石塊的間隙塞滿了信眾的紙條。一年有兩次清除這些紙條，一次在逾越節前，另一次在猶太新年前。這些紙條被視為神聖之物，他把這些紙條埋在橄欖山上。

當拉比諾維茨抵達西牆時，太陽已經升起，大約七百名猶太人在現場祈禱，但他們總是同一批人，而且總是站在同一個位置：「儀式很重要，它可以讓人集中精神祈禱。」拉比諾維茨不跟這些人打招呼，他也許會向他們點頭示意，但絕不開口說話，因為「第一句話要獻給上帝」。此時他的手臂夾著特菲林（tefillin）。他背誦晨禱文，末尾一句是：「上帝保佑國泰民安。」直到此時，他才適切地與朋友寒暄。西牆的一天於焉開始。

清晨四點前不久，在猶太區的拉比諾維茨起床時，有人拿小卵石敲了幾下瓦基．努賽巴（Wajeeh al-Nusseibeh）位於謝克雅拉的家的窗戶。當努賽巴走出家門時，八十歲的阿迪德．猶貝（Aded al-Judeh）交給他一把沉甸甸的中世紀十二英寸鑰匙。六十歲的努賽巴是耶路撒冷最顯赫的大家族子孫，[9] 他穿好西裝，打好領帶，快步通過大馬士革門，

前往聖墓教堂。

努賽巴擔任聖墓教堂守護人已超過二十五年，他於清晨四點抵達教堂，準時敲打嵌在梅莉桑德羅曼式正面的高聳古門。努賽巴每晚八點鎖門，在教堂裡擔任司事的希臘人、拉丁人與亞美尼亞人已經分配好哪一天由誰開門。管理聖墓教堂的三個教會僧侶整晚相處愉快，並且進行各項禮拜儀式。凌晨兩點，居於支配地位的正教會率先進行彌撒，八名僧侶繞著聖墓以希臘語詠唱聖歌；之後接棒的是亞美尼亞人，他們以亞美尼亞語進行巴達拉克（badarak）儀式，儀式開始的時間正好是開門的時間；天主教徒的儀式從早晨六點開始。就在此時，所有的教團一起進行晨禱。只有一名科普特僧侶獲准整夜祈禱，不過他用的語言是古科普特埃及語。

教堂大門開啟時，衣索比亞人──他們待在屋頂的修院與聖米迦勒禮拜堂裡，禮拜堂的入口就在正門旁邊──開始以阿姆哈拉語（Amharic）詠唱聖歌，他們的儀式非常漫長，因此他們經常會斜倚在牧者的曲柄杖上，這些堆放在教堂裡的木杖原是為疲倦的崇拜者準備的。到了晚間，各種語言的誦念聲與聖歌在教堂內迴盪著，宛如各種鳥類在石林中鳴唱悅耳的樂曲。這裡是耶路撒冷，努賽巴無法預料下一刻將發生什麼事：「我知道有數千人仰賴我打開大門，我擔心如果有一天開不了大門或出了什麼差錯該怎麼辦。我第一次開門是在十五歲時，當時的我覺得新奇有趣，但現在我知道這是件嚴肅的事。」無論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他都必須準時開門，他說他的父親為了以防萬一，經常睡在教堂的門廊。

努賽巴知道一年之中教堂內的僧侶總會有幾次爭吵。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僧侶只是偶爾表現出謙恭有禮的樣子（也許只是基於禮貌，或藉此打發聖墓教堂漫長守夜的無聊），實際上歷史累積的憎恨很可能在任何時刻爆發，特別是在復活節。希臘人控制了大部分的聖墓教堂，他們的人數最多，也經常在與天主教徒及亞美尼亞人的衝突中獲勝。科普特人與衣索比亞人雖然都主張單性說，兩者之間的仇恨卻特深：六日戰爭後，以色列人罕見地將科普特聖米迦勒禮拜堂交給衣索比亞人使用，以懲罰納瑟的埃及與支持海爾．塞拉西的衣索比亞。在進行和平協商

時，埃及不斷提出支持科普特人的方案。以色列高等法院判決聖米迦勒禮拜堂屬科普特人所有，但實際占有者仍是衣索比亞人，相當典型的耶路撒冷解決模式。二○○二年七月，當科普特僧侶在衣索比亞搖搖欲墜的屋頂建築物旁曬太陽時，遭衣索比亞人以鐵棒攻擊，以報復科普特人苛待他們的非洲同胞。科普特人立刻趕去幫忙被揍的僧侶，結果四名科普特人與七名衣索比亞人（後者似乎每次衝突都會輸）被送往醫院。

二○○四年九月的聖十字架節，希臘宗主教伊瑞奈歐斯（Ireneos）要求方濟會關閉顯靈禮拜堂。當對方拒絕時，伊瑞奈歐斯便率領衛兵與僧侶對抗拉丁人。以色列警方進行干預，卻遭到攻擊，當這些僧侶成為敵人時，凶悍程度不下於巴勒斯坦的投石者。二○○五年的聖火儀式，亞美尼亞人與希臘人發生集體鬥毆，結果亞美尼亞人獲勝，取代希臘人成為儀式的主持者。10 好鬥的伊瑞奈歐斯宗主教，最後因將雅法門附近的帝國飯店賣給以色列移民而遭到免職。努賽巴無奈地聳肩：「當他們有煩惱時，我還是要為他們定紛止爭，因為大家都是同胞兄弟。我們就像聯合國一樣保持中立，我們的任務是讓聖地保持和平。」努賽巴與猶貝每次遇到基督教節慶，往往必須負擔各種複雜的角色。在狂熱而擁擠的聖火儀式中，努賽巴擔任的是官方的見證人。

現在，教堂內的司事打開嵌在右手邊大門上的小門，從裡面遞出一道梯子。努賽巴接過梯子，然後將梯子斜靠在左手邊大門上。努賽巴先把右手邊大門下方的鎖打開，然後爬上梯子把上面的鎖打開。努賽巴爬下梯子之後，教堂內的僧侶將大門搖晃了幾下，然後將大門左扇門板推開。努賽巴走進教堂，向僧侶們問好：「祝平安！」

「祝平安！」他們愉快地回道。努賽巴家族與猶貝家族至少從一一九二年起就持續開啟著聖墓教堂的大門，薩拉丁任命猶貝家族為「鑰匙的保管者」，而努賽巴家族為「聖墓教堂的守護人與守門人」（瓦基的名片上印著這個頭銜）。努賽巴家族─他們也曾被任命為圓頂清真寺裡的薩克拉（礎石）世襲清掃人─表示薩拉丁曾讓他們恢復六三八年歐瑪爾哈里發授予他們的地位。直到一八三○年代阿爾巴尼亞人征服為止，努賽巴家族一直非常富裕，但之後則淪為擔任導遊為生。

努賽巴家族與猶貝家族彼此處於警戒對立的關係。「努賽巴家族與

我們沒有關係，」八十歲的猶貝說道，他已保管了二十二年的鑰匙，「他們只是守門人。」而努賽巴則堅稱「猶貝家族不許觸摸大門或門鎖」，顯示伊斯蘭本身的對立與基督徒自身的對立一樣鮮明。瓦基的兒子歐巴達（Obadah）是他的繼承人。

跟過去八百年來的祖先一樣，努賽巴與猶貝每天會待在大廳一段時間—但這裡並非他們的信仰所在。「我了解這裡的每一塊石頭，這裡就像我家一樣」，努賽巴若有所思地說。他尊崇聖墓教堂：「我們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耶穌與摩西是先知，而馬利亞非常神聖，所以這座教堂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如果他想祈禱的話，可以從側門出去，前往隔壁的清真寺（當初建造這座清真寺是為了震懾基督徒），或走個五分鐘到阿克薩清真寺。

就在西牆拉比醒來與努賽巴守護人聽見有人敲窗準備遞給他聖墓教堂鑰匙的同時，四十二歲、育有五名子女的阿德布．安薩里（Adeb al-Ansari），身穿黑色皮革外套走出他位於穆斯林區的馬木魯克房子（這是他的家族共有的房子），沿著街道走了五分鐘，來到東北角的哈旺梅門。他通過身穿藍衣的以色列警察檢查哨，諷刺的是，這些警察通常由德魯茲派或加利利阿拉伯人出任，他們負責禁止猶太人進入。然後，安薩里來到崇高的聖所。

神聖的廣場已經設了電燈，在過去，他的父親要耗費兩個小時才能將所有的燈點上。安薩里與聖地安全人員打過招呼之後，開始開啟圓頂清真寺的四扇大門，與阿克薩清真寺的十扇門。這需要一個小時的時間。

安薩里家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與穆罕默德一起前往麥地那的安薩里家族，他們宣稱自己曾被歐瑪爾任命為聖地守護人，日後他們的職位又進一步受到薩拉丁的確認。（安薩里家族曾有管理聖地的謝克收受蒙提．帕克的賄賂，這成了家族的恥辱。）

清真寺必須在晨禱前一個小時開啟。安薩里不需要每天前來，他現在有一個團隊，但在他繼承世襲的守護人職位之前，他每天早上都必須過來開門，而他也感到自豪：「首先這是一份工作，然後是家族的財產與重大的責任，然而最重要的是，這是一項高尚而神聖的任務。但薪水

不高，所以我必須在橄欖山的飯店櫃臺工作。」

聖地的世襲職位逐漸消失。席哈比家族（Shihabis）是另一個大家族，他們是黎巴嫩王公的後裔，住在靠近小牆的家族共有住宅，並且曾經是先知鬍子的守護人。鬍子與守護人的職位已經不存在，但聖地對他們仍具有吸引力——席哈比家族仍在聖地工作。

如同拉比走向西牆，努賽巴在聖墓教堂敲門，安薩里打開清真寺大門，那吉．卡札茲（Naji　Qazaz）離開位於勝利鐵門街家族已擁有兩百二十五年的屋子，沿著老馬木魯克街道步行幾碼，然後走上臺階，經過鐵門，來到聖地。卡札茲直接前往阿克薩清真寺，進到一個小房間裡，裡面擺著麥克風與幾瓶礦泉水。一九六○年前，卡札茲家族仍使用清真寺尖塔叫拜，現在他們則利用這個房間來預做準備，彷彿運動選手一樣。古札茲有二十分鐘的時間做伸展運動，他深呼吸，然後漱口。確認麥克風已經開啟，再看看牆上的時鐘，時間一到，他便面向麥加克爾白，開始叫拜，他的聲音在整座舊城裡迴盪著。

自從馬木魯克蘇丹卡伊特拜伊統治以來，卡札茲家族在阿克薩清真寺擔任宣禮員已有五百年的歷史。那吉擔任宣禮員已有三十年，他和兒子菲拉茲（Firaz）與兩個親戚共同分攤這份工作。

現在，距離日出還有一個小時。圓頂清真寺已經開放：穆斯林正在禱告。西牆一直是開放的：猶太人正在禱告。聖墓教堂開放了：基督徒以各種語言禱告。太陽升起，照耀著耶路撒冷，它的光芒使希律西牆的石塊亮如白雪——如同兩千年前約瑟夫斯所描述的——清真寺的黃金圓頂也熠熠生輝。神聖的廣場是天與地、上帝與人類交會之處，它依然是人類難以描繪之地。唯有太陽的光芒能遍照整座廣場，最後，所有的光線將照耀在耶路撒冷最優美而神秘的建築物上。沐浴於日光之中，散發出奪目的光采，它也因此博得黃金的美名。但金門依然深鎖，直到末日來臨，它才有重新開啟的機會。

1 科勒克出生於匈牙利，成長於維也納，他的名字泰迪其實取自於赫茨爾的名字提奧多爾。科勒

克過去在猶太機構裡專門負責秘密勤務，與國家軍事組織及史登幫（也就是利希）對抗期間，他曾與英國秘勤局密切來往，並且為哈加納購買軍火。之後他擔任本–古里安私人辦公室主任。在此同時，年屆九旬的美國區貴婦人貝爾莎．斯帕福德也與以色列和解：「我經歷了土耳其、英國與約旦的統治，跟每個政府都能相處愉快。我們也應該與以色列建立這樣的關係。」一九六八年六月，貝爾莎去世。科勒克市長成為美國區的常客。

2 研究耶路撒冷瘋症的主要學術作品，描述典型的患者「會對舊約或新約聖經人物產生強烈的認同感，或者索性認為自己就是聖經人物，於是便在耶路撒冷產生精神疾病」。導遊應該注意你的團員是否有以下症狀：「一、激動；二、脫隊；三、不斷地沐浴，不由自主地剪手指甲與腳趾甲；四、會利用飯店床單製作類似托加（toga）的長袍，通常是白的；五、有大叫的渴望，想大聲地唱出聖經經文；六、列隊前往耶路撒冷的聖地；七、在聖地佈道。」耶路撒冷的克法紹爾精神醫療中心（Kfar Shaul Mental Centre）專門治療這種病症，中心位於迪爾．雅辛舊址，院區內還留著當初發生悲劇的村落的幾間房子。每年大約收容一百名病患（不過在新千禧年的彌賽亞狂熱期間，病患人數較多），但只有一到兩名病患屬於純粹的耶路撒冷症候群，他們自認為是施洗約翰或童貞女馬利亞。

3 費薩爾．侯賽尼是阿布德．卡迪爾的兒子，他成為因提法達的領袖。侯賽尼經過訓練之後成為法塔赫的炸藥專家，而且在以色列監獄裡服刑數年──這是成為巴勒斯坦領袖必須具備的榮譽勳章──但在獲釋之後，侯賽尼卻率先主張與以色列人談判，他甚至學習希伯來語好更清楚地陳述己見。侯賽尼參與了馬德里會談，並且成為阿拉法特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部長。當奧斯陸協定（Oslo Accords）破局時，以色列人將侯賽尼軟禁在東方之屋，後來索性關閉東方之屋。當費薩爾．侯賽尼於二○○一年去世時，他也像父親一樣葬在聖殿山，巴勒斯坦人喪失了唯一能取代阿拉法特的領袖。

4 早在一九五○年代，考古學家已經開始探索聖殿山整面西牆邊緣阿拉伯民宅下方的地道，葛拉巴爾教授，日後耶路撒冷學者首席，他還記得這些人就像變魔術一樣，突然從廚房地板冒出來，讓許多住戶嚇一跳。在以色列考古學家的挖掘下，在這個地道找到了──而且持續如此──最驚人的發現，從希律聖殿的巨大礎石，到馬加比、羅馬、拜占庭與烏瑪雅德建築物，以及一棟新十字軍禮拜堂。但這條地道也包括最接近聖殿礎石的地方，猶太人現在可以在此祈禱──而這條地道也因連結猶太區與穆斯林區而將耶路撒冷結合為一。

5 這些鬥爭顯示了雙方的複雜性，有時還讓以色列人與阿拉伯人站在同一陣營：當戈倫拉比企圖徵收哈立迪俯瞰西牆的屋子，想將其改建成猶太人的耶希瓦（學習猶太教經典的學校）時，柯亨（Amnon Cohen）與巴哈特（Dan Bahat）兩位歷史學家挺身而出，在以色列法院為海法．哈立迪太太辯護，哈立迪太太至今仍住在自宅，也就是哈立迪圖書館的樓上。當宗教猶太人試圖在大衛城下方的希爾旺進行挖掘與定居時，他們遭到以色列考古學家提出的法律訴訟阻擋。

6 二○○九年到二○一○年，大耶路撒冷地區人口是七十八萬人：其中五十一萬四千八百人是猶太人（包括十六萬三千八百名超正統派），二十六萬五千兩百人是阿拉伯人。舊城大約有三萬名阿拉伯人與三千五百名猶太人。東耶拉撒冷的新郊區大約有二十萬名以色列人。

7 在以色列失靈的民主體制下，聯合政府軟弱無力，民族宗教組織在耶路撒冷的建設計畫與考古挖掘上面越來越具有影響力。二○○三年，以色列開始在東一區，也就是舊城東部大興土木，此舉將切斷東耶路撒冷與西岸的連繫，從而使巴勒斯坦更難以建國。以色列自由派人士與美國都勸說以色列停止這項行動，但以色列仍持續在阿拉伯社區如謝克雅拉與希爾旺進行屯墾。後者位於已經開挖的大衛城旁邊，猶太民族主義宗教基金會埃拉德（Elad）在此發現了珍貴的考古

物品，並且成立遊客中心講述猶太人耶路撒冷的歷史。該基金會也計畫將巴勒斯坦居民遷移到鄰近的住宅區，以便移入更多的猶太移民，以及設立大衛王公園（或稱為國王花園）。這種情況對考古專業構成挑戰。反對這項計畫的歷史學家拉斐爾．格林伯格（Raphael Greenberg）博士表示，考古學是「世俗的學術研究」，但資助者卻希望找出「某種結果，用來證明他們內心的耶路撒冷歷史確有其事」。到目前為止，格林伯格的恐懼尚未成真。如我們所見，考古學家忠於自己的專業，他們目前挖掘到的是迦南人的城牆，而非猶太人的城牆。儘管如此，這些考古挖掘的地點已成為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自由派人士抗爭的焦點。

8 俄羅斯對耶路撒冷的尊崇在經過現代化之後，得以配合普丁（Vladimir Putin）建立的威權式民族主義。二○○七年，普丁重新將前蘇聯莫斯科正教會與在外白俄羅斯正教會整合為一。數千名歌唱的俄羅斯朝聖者再次湧入街頭。民族榮耀中心與使徒安德烈基金會（由克里姆林宮的重要人物創立）包機將聖火帶回莫斯科。一個庸俗的真人大小「大衛沙皇」黃金像出現在大衛墓外。前總理斯特帕辛（Stephan Stepashin）是重新恢復的巴勒斯坦學會主席，他說：「耶路撒冷中心的俄羅斯國旗是無價的。」

9 大家族在耶路撒冷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費薩爾．侯賽尼死後，阿拉法特任命哲學家薩里．努賽巴（韋賈︹Weejah︺的親戚）擔任巴勒斯坦駐耶路撒冷代表，但在他反對自殺炸彈客後又予以解職。身為聖城大學（al-Quds University）的建立者，努賽巴也是耶路撒冷的思想異議者，並且受到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兩方的推崇。巴勒斯坦駐耶路撒冷的代表通常由侯賽尼家族出任，最近的一位是阿德南．侯賽尼（Adnan al-Husseini）。至於哈立迪家族，哥倫比亞大學近代阿拉伯研究教授愛德華．薩伊德，據說曾在歐巴馬剛上任時建議由拉希德．哈立迪（Radhid al-Khalidi）出任。

10 一九九二年，愛德華．薩伊德死前最後一次前往耶路撒冷，他形容聖墓教堂是「一個外來的、破敗的、毫無吸引力的地方，一群衣著邋遢的中年遊客在這個破舊昏暗的地方茫然地繞著，科普特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與其他基督教團細心維護著這處毫不吸引人的教會花園，而這些教團之間有時也公然爭吵打鬥」。他們公然爭鬥的著名代表物是教堂正面右手邊窗外陽臺的小梯子，導遊表示，這個小梯子是其他教團爭奪的目標。事實上，小梯子通往的陽臺是亞美尼亞主教與朋友一起喝咖啡，以及照料花園的地方：如果沒有梯子的話，就無法清理陽臺。教堂正面的右方有一道小灰門通往儲藏室，儲藏室裡放滿了與人一般大小的十字架，可以用來出租──朝聖者會揹著十字架走苦難之路。在復活節，十字架的需求量太大，因此必須加派人手在終點回收十字架，然後拿回聖墓教堂，繼續提供給其他想重演耶穌釘十字架過程的朝聖者使用。

致謝

我在從事這項龐大的寫作計畫時，曾獲得各領域傑出學者的協助。我要謝謝他們的幫忙與建議，以及閱讀指正我的作品。

關於考古與聖經時代，我特別感謝下列人士閱讀與指正這部分的內容：Ronny Reich教授；Dan Bahat教授，前耶路撒冷重要考古學家，他帶我詳細探訪耶路撒冷；Raphael Greenberg博士，他也帶我到各個遺址參觀；以及Rosemary Eshel。大英博物館古伊拉克與巫醫文獻助理文物專家Irving Finkel提供協助與建議；劍橋大學歷史與科學哲學系古中東學副教授Eleanor Robson博士，她針對本書亞述—巴比倫—波斯的部分做了指正，Nicola Schreiber博士告訴我從陶器特徵可以進行米吉多城的定年；以色列古物局挖掘與調查處主任Gideon Avni博士；Eli Shukron博士，他會定期到大衛城進行挖掘；Shimon Gibson博士；研究城塞的Renee Sivan博士。我尤其感謝伊斯蘭聖殿山考古學系主任Yusuf al-Natsheh博士，在整個寫作期間，他持續提供幫助，而且安排我參觀一般不許進入的聖地，同時讓Khader al-Shihabi陪我一起參觀。關於希律—羅馬—拜占庭時代，我要感謝牛津大學的Martin Goodman教授，與Adrian Goldsworthy博士閱讀與指正我的作品。

關於伊斯蘭時代早期、阿拉伯人、突厥人與馬木魯克人，我特別感謝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阿拉伯文教授Hugh Kennedy對我作品的建議、指導與詳細指正，以及Nazmi al-Jubeh博士、Yusuf al-Natsheh博士與Khader al-Shihabi。關於瑪米拉墓地，我要感謝Taufik De’adel。

關於十字軍這部分：感謝劍橋大學教會史教授Jonathan Riley-Smith，以及劍橋大學地中海史教授David Abulafia的閱讀與指正。

從法蒂瑪王朝到鄂圖曼帝國的猶太歷史：感謝Abulafia教授讓我閱讀他的作品《*Great Sea :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的手稿，還有海法大學的Minna Rozen教授，與Martin Gilbert爵士，後者讓

我閱讀《 *In Ishmael's House* 》的手稿。

有關鄂圖曼時代與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大家族：感謝Adel Manna教授閱讀並且指正十六、十七與十八世紀的部分。

十九世紀──帝國主義──錫安主義早期時代：感謝Yehoshoa Ben-Arieh；Martin Gilbert爵士；Tudor Parfitt教授；Caroline Finkel；Abigail Green博士讓我閱讀她的手稿《 *Moses Montefiore : Jewish Liberator, Imperial Hero* 》；以及Bashir Barakat個人對耶路撒冷大家族的研究。Kirsten Ellis慷慨讓我閱讀《 *Star of the Morning* 》的未出版章節。Clare Mouradian博士給我許多建議與資料。Minna Rozen教授與我分享她的迪斯雷利研究與其他論文。關於俄國與耶路撒冷的關係，感謝Simon Dixon教授與莫斯科的Galina Babkova；關於亞美尼亞人，感謝George Hintlian與Igor Dorfmann-Lazarev博士。

關於錫安主義時代、二十世紀與〈後記〉：我最感謝的是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中東計畫助理研究員Nadim Shehadi博士，以及倫敦大學亞非學院Colin Shindler教授，他們閱讀並指正了這部分的內容。我還要感謝《經濟學人》與《國土報》的David and Jackie Landau的指正。感謝：Jacques Gautier博士；Albert Aghazarian博士；Jamal al-Nusseibe的觀念與接觸；Huda Imam帶我參觀西岸的隔離牆；Yakov Loupo提供他對超正統派的研究。

我要特別感謝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John Casey博士，他閱讀了整部作品，而且毫無保留地提出指正；此外，還有鄂圖曼時代史家與亞美尼亞宗主教書記（1975-95年）George Hintlian。尤其要感謝Maral Amin Quttieneh將阿拉伯文獻翻譯成英文。

我還要感謝耶路撒冷大家族的成員接受訪談或諮詢，他們給予我建議，也向我解說他們的家族歷史：Muhammad al-Alami、Nasseredin al-Nashashibi、Jamal al-Nusseibeh、Zaki al-Nusseibeh、Wajeeh al-Nusseibeh、Saida al-Nusseibeh、Mahmoud al-Jarallah、耶路撒冷研究所的Huda Imam、Haifa al-Khalidi、Khader al-Shihabi、Said al-Husseini、Ibrahim al-Husseini、Omar al-Dajani、Abed al-Judeh、Maral Amin Quttieneh、Rajai M. al-Dajani博士、Ranu al-Dajani、

Adeb al-Ansari、Naji Qazaz，我喜歡的餐廳Abu Shukri的老闆Yasser Shuki Toha；哥倫比亞大學的Rashid Khalidi教授。

感謝西牆與聖地拉比Shmuel Rabinowitz；天主教神父Athanasius Macora、聖墓教堂亞美尼亞神父Samuel Aghoyan、科普特派神父Afrayem Elorashamily、敘利亞主教Severius、敘利亞神父Malke Morat。

更要感謝以色列總統佩雷斯與魏登費爾德勳爵，他們與我分享諸多回憶與觀點；約旦的菲莉雅爾王妃與我分享她記憶中的約旦時代耶路撒冷；此外，還有約旦的塔拉爾親王與王妃。

感謝愛丁堡公爵殿下的建議與指正，公爵特別閱讀與他的母親希臘安德魯公主，以及艾拉大公夫人相關的部分；感謝威爾斯親王殿下。我特別要向莫里伯爵致謝，他允許我查閱他的家族檔案。此外，我也受到Nigel Parker夫婦的熱情款待。

雅科維是介紹我了解耶路撒冷的人，他是奧許維茨的倖存者、一九四八年獨立戰爭的戰士、作家、本ー古里安辦公室的年輕副官，在科勒克市長任內，他長期擔任東耶路撒冷開發公司的主席。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當局的使節都願意撥出時間告訴我各種想法、資訊以及談話：感謝以色列駐倫敦大使Ron Prosor，以及以色列大使館的Rani Gidor、Sharon Hannoy與Ronit Ben Dor；巴勒斯坦當局駐倫敦大使Manuel Hassassian教授。

William Dalrymple與Charles Glass在我進行計畫時一直慷慨地提供意見、資料與書單。耶路撒冷基金會也幫了我不少忙：感謝Ruth Chesin、Nurit Gordon、Alan Freeman與快樂住宅主任Uri Dromi。學術研究團體與以色列教育基金會之友的John Levy提供了學術與其他接觸管道，另外還有經驗老道的電視製作人Ray Bruce。

感謝Peter Sebag-Montefiore與他的女兒Louise Aspinall分享了Geoffrey Sebag-Montefiore的文件；感謝Kate Sebag-Montefiore對William Sebag-Montefiore的冒險事業做的研究。

感謝下列人士提供的幫助、建議與鼓勵：Amos and Nily Oz、美國區書店的Munther Fahmi、Philip Windsor-Aubrey、David Hare、

David Kroyanker、Hannah Kedar、Fred Iseman、Lea Carpenter Brokaw、Danna Harman、Dorothy and David Harman、Caroline Finkel、Lorenza Smith、Benjamin Kedar教授、Yaov Farhi、Diala Khlat、Ziyad Clot、Youssef Khlat、Rania Joubran、Rebecca Abram、Rocco Forte爵士夫婦、Salim Tamari教授、Odd Karsten Tveit、Kenneth Rose、Dorrit Moussaeff與她的父親Shlomo Moussaeff、Ronald Cohen爵士夫婦、David Khalili、Richard Foreman、Ryan Prince、Tom Holland、Tarek Abu Zayyad、Israel Finkelstein教授、Avigdor Shinan教授、Yair Zakovitch教授、Jonathan Foreman、Musa Klebnikoff、Arlene Lascona、Ceri Aston、Robin Griffith-Jones牧師、the Master of the Temple、Hani Abu Diab、Miriam Ovits、Joana Schliemann、Sarah Helm、Simon Goldhill教授、Dorothy King博士、Philip Mansel博士、Sam Kiley、John Micklethwait、《經濟學人》編輯、Gideon Lichfield、Mark Winer拉比、Maurice Bitton、猶太會堂管理人Bevis Marks、Abraham Levy拉比、Harry Zeitlin教授、F. M. al-Eloischari教授、Melanie Fall、David Goldberg拉比、Melanie Gibson、Annabelle Weidenfeld、Adam、Gill、David and Rachel Montefiore、Gabriel Barkey博士、Marek Tamm、《紐約時報》Ethan Bronner、Henry Hemming、William Sieghart。感謝Tom Morgan協助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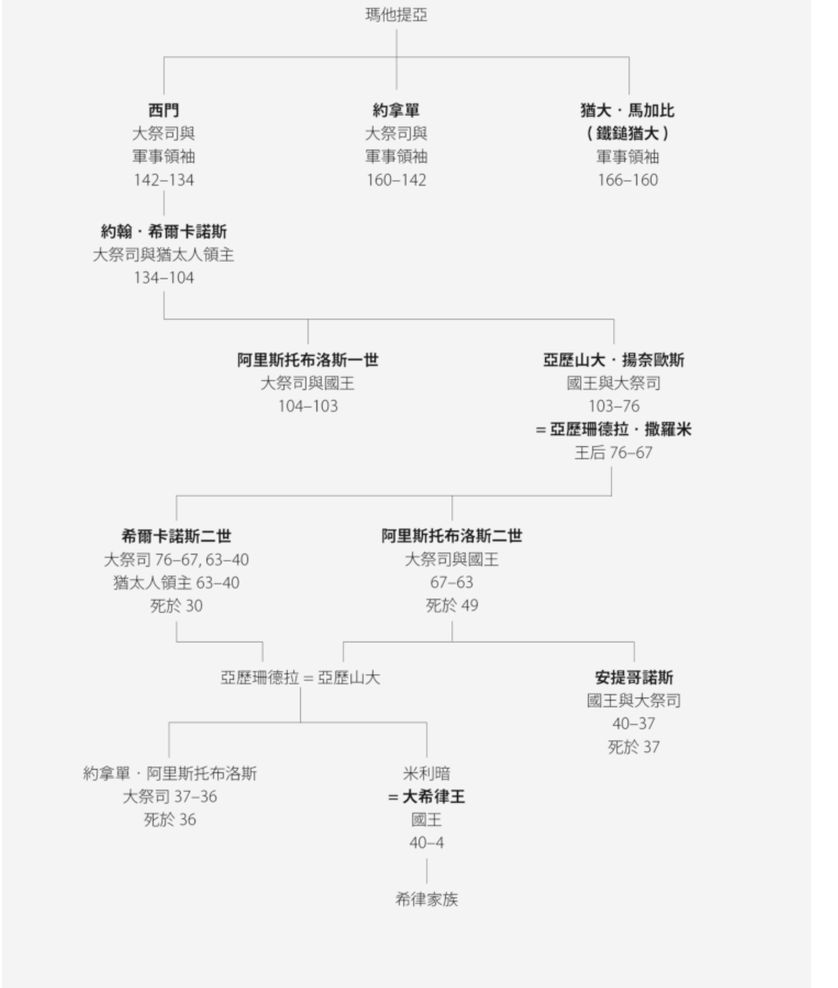
感謝我的代理商Georgina Capel與我的國際版權代理商Abi Gilbert與Ramily Must；英國出版商Alan Samson、Ion Trewin與Susan Lamb，我的優秀編輯Weidenfeld的Bea Hemming；優秀的審稿員Peter James；最長期合作的出版商Knopf的Sonny Mehta；巴西Companhía das Letras的Luiz Schwarz與Ana Paula Hisayama；法國Calmann Lévy的Mireille Paoloni；德國Fischer的Peter Sillem；以色列Kinneret的Ziv Lewis；荷蘭Nieuw Amsterdam的Henk ter Borg；挪威Cappellens的Ida Bernsten與Gerd Johnsen；波蘭Magnum的Jolanta Woloszanska；葡萄牙Alêtheia Editores的Alexandra Louro；西班牙Crítica的Carmen Esteban；愛沙尼亞Varrak的Krista Kaer；與瑞典Norstedts的Per

Faustino與Stefan Hilding。

我的父母Stephen（博士）and April Sebag-Montefiore是我所有作品的最佳編輯。尤其我要感謝妻子Santa，在這段漫長的過程中，她一直是耐心、鼓勵與充滿關愛的賢內助。Santa與我的孩子Lily和Sasha跟我一樣，都有嚴重的耶路撒冷症候群。她們也許永遠也無法復原，但她們或許因此比許多僧侶、拉比或穆拉（mullah）更了解圓頂清真寺、西牆與聖墓教堂。

附錄





馬加比家族：國王與大祭司
160 BC–37 BC
統治者以粗體字表示；年份指統治時期
瑪他提亞
西門
大祭司與
軍事領袖
142–134
約拿單
大祭司與
軍事領袖
160–142
猶大．馬加比
（鐵鎚猶大）
軍事領袖
166–160
約翰．希爾卡諾斯
大祭司與猶太人領主
134–104
阿里斯托布洛斯一世
大祭司與國王
104–103
亞歷山大．揚奈歐斯
國王與大祭司
103–76
= 亞歷珊德拉．撒羅米
王后 76–67
希爾卡諾斯二世
大祭司 76–67, 63–40
猶太人領主 63–40
死於 30
阿里斯托布洛斯二世
大祭司與國王
67–63
死於 49
亞歷珊德拉 = 亞歷山大
安提哥諾斯
國王與大祭司
40–37
死於 37
約拿單．阿里斯托布洛斯
大祭司 37–36
死於 36
米利暗
= 大希律王
國王
40–4
希律家族

希律家族

37 BC–AD 100

統治者以粗體字表示；年份指統治時期。
這張家譜只列出希律家族的統治者，希律家族時常近親通婚，
如果要列出完整的家譜將會十分複雜。

安提帕特，死於 43BC = 賽普洛絲

法薩埃爾
死於 40BC
耶路撒冷
地方領主

大希律王
37–4BC

= 1. 多莉絲

= 2. 米利暗

約瑟

費羅拉斯

= 3. 瑪爾塔絲

= 4. 克利歐佩
特拉

= 其他六名
妻子

撒羅米

安提帕特二世
死於 4BC

亞歷山大
死於 6BC
= 葛拉費拉，
加帕多家
亞基老國王的女兒

阿里斯托布洛斯
死於 6BC
= 百尼基，
撒羅米的女兒

亞基老
猶太領主
4BC–AD6
= 葛拉費拉，
同父異母兄弟
亞歷山大的遺孀

希律・安提帕
加利利與佩利亞
地方領主
4BC–AD40
= 1. 納巴泰國王
阿瑞塔斯四世的女兒
= 2. 希羅底

腓力
巴塔尼亞與
特拉可尼
地方領主
4BC–AD34

子嗣

百尼基
= 阿里斯托布洛斯，
大希律王之子

撒羅米
（舞者）

亞歷山大

提格蘭四世
亞美尼亞國王
死於 AD36

希律
卡爾奇斯國王
= 百尼基，
希律・亞基帕一世的女兒

希律・亞基帕一世
猶大國王 AD 41–44
巴塔尼亞國王 37–44
= 賽普洛斯

希羅底
= **希律・安提帕**
加利利與佩利亞地方領主

提格蘭五世
亞美尼亞國王

阿里斯托布洛斯
小亞美尼亞國王與
卡爾奇斯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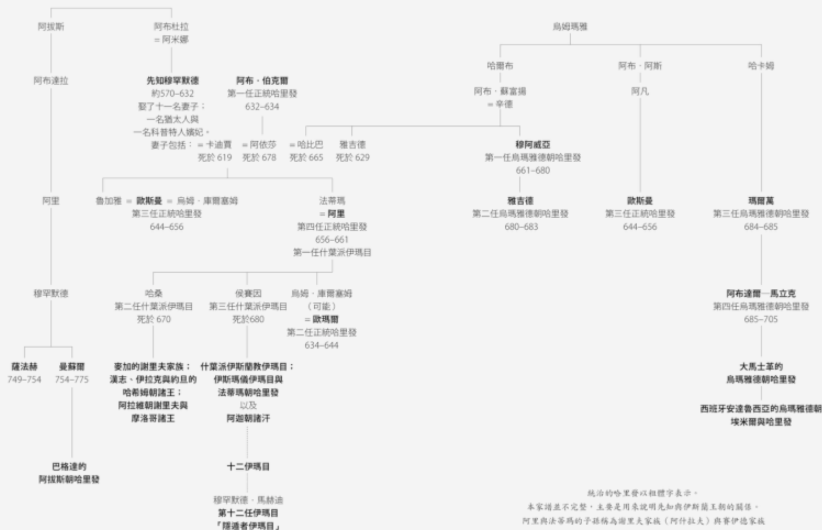
希律・亞基帕二世
卡爾奇斯與巴塔尼亞國王
死於 AD100

百尼基
= 1. 馬庫斯，
亞歷山大之子
亞歷山卓關稅官員
= 2. 卡爾奇斯國王希律
= 3. 基利家國王波勒摩
百尼基後來成為皇帝
提圖斯的情婦

土西拉
= 1. 埃梅薩國王阿吉祖斯
= 2. 安東尼烏斯・腓力斯，
猶大總督

亞歷山大
西基利家國王

先知穆罕默德及伊斯蘭哈里發與王朝



耶路撒冷的十字軍諸王

1099–1291

統治的國王與女王以粗體字表示；因聯姻而領有頭銜但無實權的國王加底線表示

親戚

高弗瑞
聖墓守護者
1099–1100

鮑德溫一世
耶路撒冷國王，1100–1118
= 1. 戈德希爾德
= 2. 亞美尼亞的阿爾妲
= 3. 西西里的阿德蕾德

鮑德溫二世
1118–1131
= 梅里提尼的莫菲亞

梅莉桑德
耶路撒冷女王，1131–1153
= 安茹伯爵，耶路撒冷國王<u>富爾克</u> 1131–1143

鮑德溫三世
耶路撒冷國王
1143–1162
= 孔尼納的狄奧多拉

阿莫里一世
耶路撒冷國王
1162–1174
= 1. 科特尼的阿涅絲 = 2. 瑪利亞・孔尼納

西比拉
耶路撒冷女王
1186–1190
= 1. 蒙費拉特的威廉
= 2. <u>路西尼昂的居伊</u>，
耶路撒冷國王，1186–1192
賽普勒斯國王，1192–1194

鮑德溫四世
耶路撒冷國王
1174–1185

伊莎貝拉
耶路撒冷女王
1192–1205
= 1. 托倫的韓弗瑞四世
= 2. 蒙費拉特的<u>康拉德</u>
耶路撒冷國王，1192
= 3. 香檳的<u>亨利</u>
耶路撒冷國王，1192–1197
= 4. 路西尼昂的<u>阿莫里</u>
耶路撒冷國王，1197–1205

鮑德溫五世
1185–1186

蒙費拉特的瑪利亞
耶路撒冷女王，1205–1212
= 布里恩的<u>約翰</u>
耶路撒冷國王，1210–1212
拉丁拜占庭皇帝，1229–1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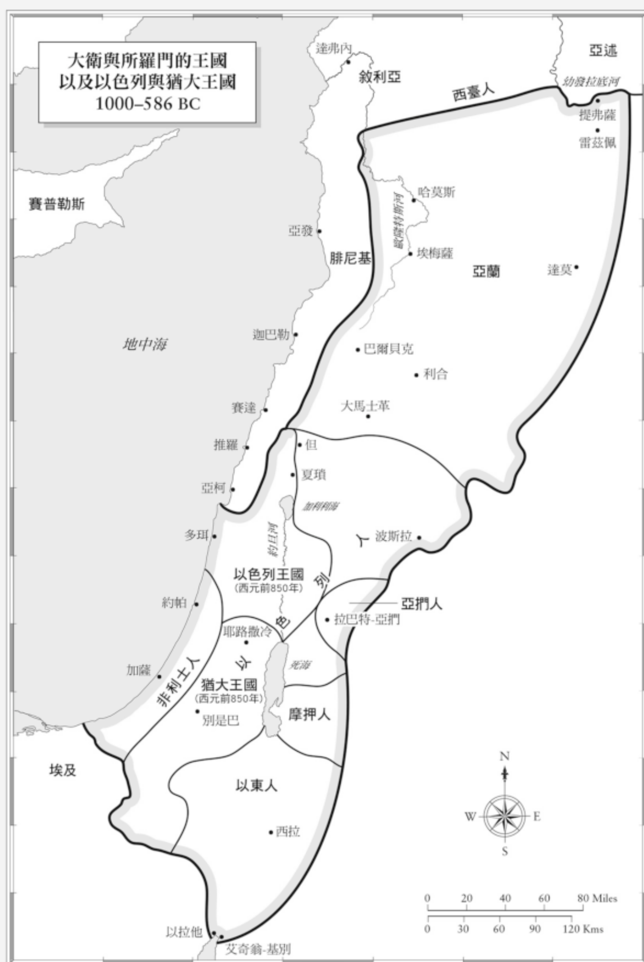
<u>路西尼昂諸王</u>
賽普勒斯與耶路撒冷國王

尤蘭德
（伊莎貝拉二世）耶路撒冷女王，1212–1228
=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u>腓特烈二世</u>，西西里國王，
耶路撒冷國王，1225–1228

康拉德二世
耶路撒冷國王，1228–1254

康拉德三世
耶路撒冷國王，1254–1265


哈希姆（謝里夫）王朝
1916–
統治者以粗體字表示；年份指統治時期
謝里夫·侯賽因·賓·阿里
謝里夫中的謝里夫，麥加埃米爾，漢志國王
1916–1924
阿里
漢志國王
1924–1925
阿布杜拉一世
外約旦埃米爾
1921–1946
約旦國王
1946–1951
費薩爾一世
敘利亞國王
1920
伊拉克國王
1921–1933
札伊德
阿布達爾—伊拉赫
伊拉克攝政
1939–1958
塔拉爾
約旦國王
1951–1952
納伊夫
哈吉
伊拉克國王
1933–1939
胡笙
約旦國王
1953–1999
穆罕默德
哈桑
費薩爾二世
伊拉克國王
1939–1958
十二名子女
包括
阿布杜拉二世
約旦國王
1999–



大衛與所羅門的王國
以及以色列與猶大王國
1000–586 BC
達弗內
敘利亞
亞述
西臺人
幼發拉底河
提弗薩
雷茲佩
賽普勒斯
哈莫斯
歐龍特斯河
亞發
腓尼基
埃梅薩
亞蘭
達莫
迦巴勒
地中海
巴爾貝克
利合
賽達
大馬士革
推羅
但
夏瑣
亞柯
加利利海
多珥
約旦河
人
波斯拉
以色列王國
(西元前850年)
列
亞捫人
約帕
色
拉巴特-亞捫
耶路撒冷
以
加薩
死海
非利士人
猶大王國
(西元前850年)
別是巴
摩押人
埃及
以東人
西拉
N
W
E
S
0
20
40
60
80 Miles
0
30
60
90
120 Kms
以拉他
艾奇翁-基別


耶路撒冷
托勒密帝國，約270BC


耶路撒冷
烏瑪雅德帝國，約750AD


耶路撒冷
鄂圖曼帝國，約1683

歷代帝國疆域與耶路撒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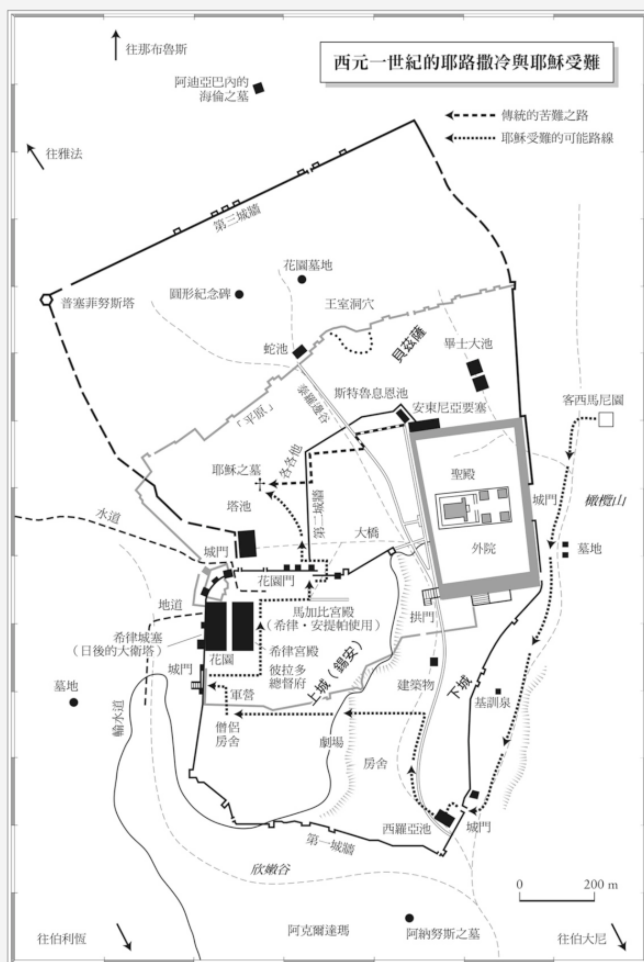
巴比倫帝國，586–550BC

波斯帝國，550–333BC



亞歷山大大帝帝國，約323BC




西元一世紀的耶路撒冷與耶穌受難
傳統的苦難之路
耶穌受難的可能路線
往那布魯斯
阿迪亞巴內的
海倫之墓
往雅法
第三城牆
花園墓地
圓形紀念碑
普塞菲努斯塔
王室洞穴
蛇池
貝茲薩
畢士大池
泰羅邊谷
斯特魯息恩池
安東尼亞要塞
客西馬尼園
「平原」
各各他
耶穌之墓
塔池
第二城牆
聖殿
城門
橄欖山
大橋
外院
水道
城門
墓地
花園門
地道
馬加比宮殿
（希律・安提帕使用）
拱門
希律城塞
（日後的大衛塔）
希律宮殿
花園
彼拉多
總督府
上城（錫安）
城門
墓地
軍營
建築物
下城
基訓泉
輸水道
僧侶
房舍
劇場
房舍
西羅亞池
城門
第一城牆
欣嫩谷
0
200 m
往伯利恆
阿克爾達瑪
阿納努斯之墓
往伯大尼

十字軍王國，1098–1489

年份指十字軍統治時期

十字軍王國

十字軍領地

梅里特內

埃德薩伯國，
1098-1146年

埃德薩

巴格達的
阿拔斯朝
哈里發國

亞美尼亞王國，
1189-1375年

安提阿

阿勒坡

安提阿公國，
1098-1268年

幼發拉底河

法瑪古斯塔

賽普勒斯，
1192-1489年

托爾托薩，
1102-1291年

騎士之堡

的黎波里伯國，
1109-1288年

貝魯特，
1110-1291年

地中海

賽達，
1110-1291年

大馬士革

大馬士革酋長國
（日後成為薩拉丁朝蘇丹國）

推羅，
1124-1291年

阿卡，
1104-1291年

加利利海

耶路撒冷王國，
1098-1187年與1229-1244年

約旦河

安曼

耶路撒冷

亞實基倫

加薩

達倫

死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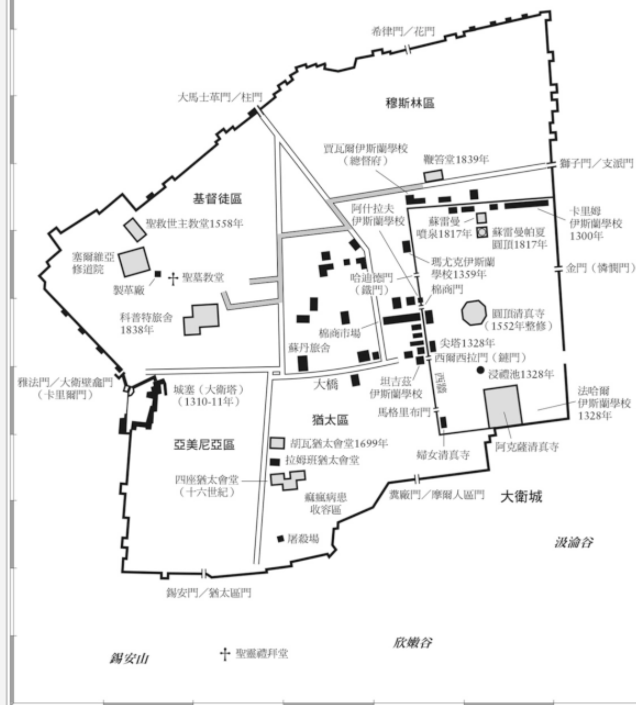
摩押人之堡

蒙特阿爾之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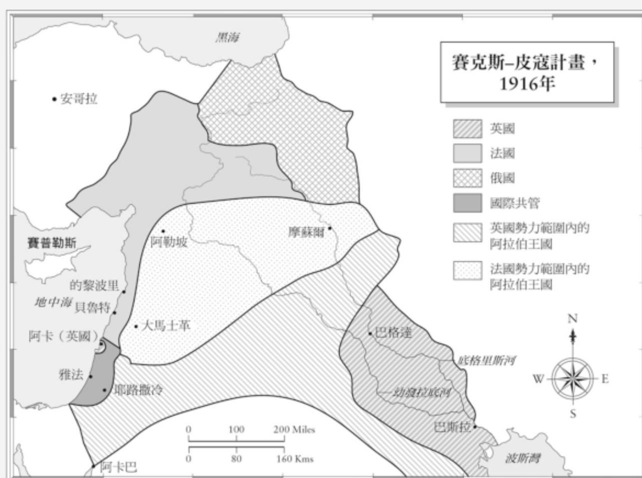
開羅的法蒂瑪朝哈里發國
（日後成為薩拉丁朝蘇丹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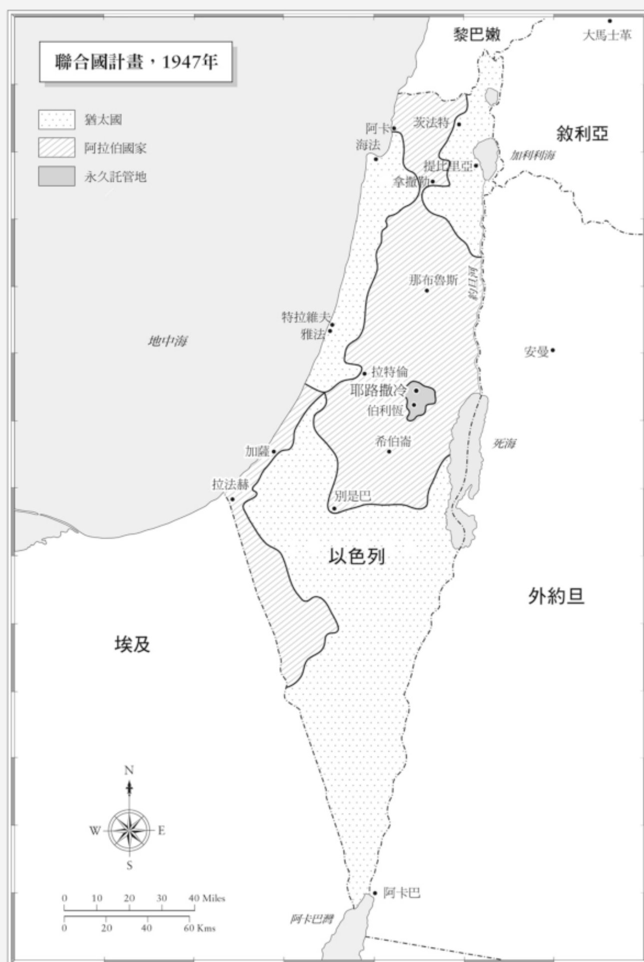
0 20 40 60 80 Miles
0 30 60 90 120 K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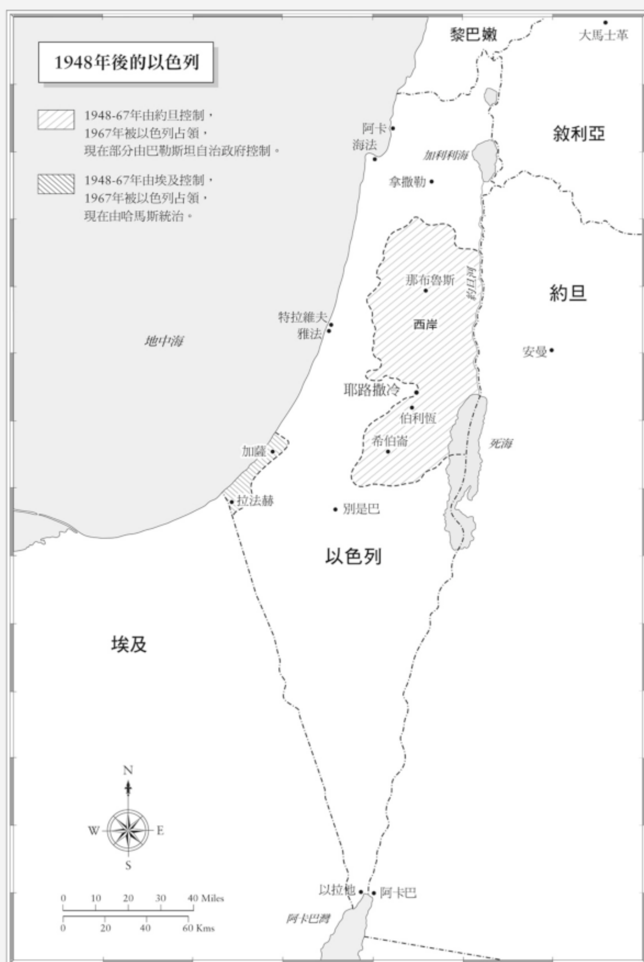
馬木魯克與鄂圖曼時代的
耶路撒冷
1539-1542年蘇雷曼蘇丹修復與加強的城牆
馬木魯克統治時期建造的主要建築物
鄂圖曼統治的前五百年，
1517-1840年間建造的主要建築物
城門
希律門＝鄂圖曼時代名稱
花門＝馬木魯克時代名稱
苦難之路，基督徒朝聖的中心
0 100 200 Metres
希律門／花門
大馬士革門／柱門
穆斯林區
基督徒區
賈瓦爾伊斯蘭學校
（總督府）
鞭笞堂1839年
獅子門／支派門
聖救世主教堂1558年
阿什拉夫
伊斯蘭學校
蘇雷曼
噴泉1817年
蘇雷曼帕夏
圓頂1817年
卡里姆
伊斯蘭學校
1300年
塞爾維亞
修道院
製革廠
聖墓教堂
瑪尤克伊斯蘭
學校1359年
哈迪德門
（鐵門）
金門（憐憫門）
棉商門
科普特旅舍
1838年
圓頂清真寺
（1552年整修）
棉商市場
蘇丹旅舍
尖塔1328年
西爾西拉門（鏈門）
浸禮池1328年
雅法門／大衛壁龕門
（卡里爾門）
城塞（大衛塔）
（1310-11年）
大橋
坦吉茲
伊斯蘭學校
馬格里布門
法哈爾
伊斯蘭學校
1328年
猶太區
亞美尼亞區
胡瓦猶太會堂1699年
拉姆班猶太會堂
婦女清真寺
阿克薩清真寺
四座猶太會堂
（十六世紀）
痲瘋病患
收容區
糞廠門／摩爾人區門
大衛城
汲淪谷
屠殺場
錫安門／猶太區門
錫安山
聖靈禮拜堂
欣嫩谷


賽克斯–皮寇計畫，
1916年
黑海
安哥拉
英國
法國
俄國
國際共管
英國勢力範圍內的
阿拉伯王國
法國勢力範圍內的
阿拉伯王國
賽普勒斯
阿勒坡
摩蘇爾
的黎波里
地中海
貝魯特
大馬士革
阿卡（英國）
雅法
耶路撒冷
巴格達
底格里斯河
幼發拉底河
巴斯拉
波斯灣
阿卡巴
0 100 200 Miles
0 80 160 Kms
N
W
E
S


謝里夫侯賽因的
帝國夢，1916年
基利家
阿勒坡
摩蘇爾
德黑蘭
底格里斯河
地中海
貝魯特
大馬士革
巴格達
幼發拉底河
現代國界
雅法
耶路撒冷
巴斯拉
波斯
開羅
蘇伊士
阿卡巴
漢志
波斯灣
尼羅河
麥地那
吉達
麥加
紅海
阿拉伯海
0 200 400 Miles
0 200 400 600 kms
亞丁
亞丁



聯合國計畫，1947年
猶太國
阿拉伯國家
永久託管地
黎巴嫩
大馬士革
敘利亞
阿卡
茨法特
海法
提比里亞
加利利海
拿撒勒
那布魯斯
約旦河
特拉維夫
雅法
地中海
安曼
拉特倫
耶路撒冷
伯利恆
希伯崙
死海
加薩
拉法赫
別是巴
以色列
外約旦
埃及
N
W
E
S
0 10 20 30 40 Miles
0 20 40 60 Kms
阿卡巴
阿卡巴灣


1948年後的以色列
1948-67年由約旦控制，
1967年被以色列占領，
現在部分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控制。
1948-67年由埃及控制，
1967年被以色列占領，
現在由哈馬斯統治。
黎巴嫩
大馬士革
阿卡
海法
加利利海
拿撒勒
敘利亞
那布魯斯
約旦河
約旦
西岸
特拉維夫
雅法
地中海
安曼
耶路撒冷
伯利恆
希伯崙
死海
加薩
拉法赫
別是巴
以色列
埃及
N
W
E
S
以拉他
阿卡巴
阿卡巴灣
0 10 20 30 40 Miles
0 20 40 60 Kms


耶路撒冷：舊城
0
100
200 Metres
聖殿地道（1996年挖掘開啟）
最接近至聖所的地下空間
威爾遜拱門
沃倫門／「洞穴」
羅賓森拱門
希律門
大馬士革門
舊城城牆
聖安娜教堂
聖司提反門
（獅子門）
鞭笞堂
錫安女修道院
荊冕堂
聖安娜
女子學校
苦難之路
基督徒區
新門
科普特
宗主教駐地
苦難之路
崇高聖所
希臘正教會
宗主教駐地
聖維羅妮卡教堂
所羅門王座
金門
穆斯林區
圓頂
清真寺
鎖鏈圓頂
祈禱所
希臘天主教會
大主教駐地
聖墓教堂
鏈門街
聖殿山
拉丁宗主教駐地
聖救世主修道院
聖施洗約翰
教堂
伊斯蘭博物館
西牆
雅法門
大衛塔
阿克薩清真寺
城塞
馬格里布門
亞美尼亞區
猶太區
聖雅各
主教座堂
糞廠門
大衛城
亞美尼亞
宗主教駐地
汲淪谷
錫安門
欣嫩谷
錫安山

二十世紀初的耶路撒冷

0 ½ 1
0 ½ 1 Kms

N
W
E
S

往拉馬拉
哈達薩醫院
希伯來大學
斯科普斯山
往雅法
里夫塔
布哈拉區
謝克雅拉
羅梅瑪
美國區
聖喬治主教座堂
雅法街
貝特哈克倫
瑪哈內耶胡達
市府大樓
大馬士革門
圓頂清真寺
獅子門
橄欖山
聖墓教堂
耶書崙猶太會堂
猶太機構大樓
哈米拉街
西牆
奧古斯塔・維多利亞
雅法門
基督教青年會
大衛王飯店
城寨
阿克薩清真寺
往耶利哥
雷哈維亞
塔爾畢
蒙提費歐里風車房
大衛城
（希爾旺）
卡塔門
德國區
塔爾皮歐
總督府
往希伯崙
阿諾納
往基布茨，
拉瑪特拉赫爾

究竟出版社
Athena Press

耶路撒冷三千年

Jerusalem : the biography

2018年08月　電子版發行
2013年04月　實體版初版第一刷發行

作者：賽門．蒙提費歐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
譯者：黃煜文

發行人：簡志忠
出版者：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樓之1
總編輯：陳秋月
主編：連秋香
責任編輯：連秋香
美術編輯：劉鳳剛
行銷企畫：吳幸芳．張鳳儀
數位版權：莊淑涵
法律顧問：圓神出版事業機構法律顧問　蕭雄淋律師
ISBN：9789861371689

※本服務所提供之內容，未經合法授權不得擅自變更、發行、 公開播送、重製、改作、散布、轉讓、公開展示、公開傳輸或以任何方式提供他人使用。

Copyright © 2011 by Simon Sebag Montefiore.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Capel & Land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opyright © 2013 by Athena Press, an imprint of The Eurasian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EPUB3製作：台灣漫讀（BOOK☆WALKER）

耶路撒冷三千年

1. 書封
2. 目錄
3. 作者簡介
4. 前言
5. 序幕
6. 第一部：猶太教
7. 1　大衛的世界
8. 第一位國王：迦南人
9. 耶路撒冷的亞伯拉罕：以色列人
10. 2　大衛的興起
11. 年輕的大衛
12. 3　王國與聖殿
13. 大衛：王者之城
14. 押沙龍：王子的崛起與失敗
15. 所羅門：聖殿
16. 所羅門：衰微
17. 4　猶大諸王（西元前九三○～前六二六年）
18. 羅波安對耶羅波安：分裂
19. 耶洗別與女兒，耶路撒冷的王后
20. 以賽亞：耶路撒冷是美女也是妓女
21. 西拿基立：撲向羊圈的狼
22. 希西家的水道
23. 瑪拿西：在地獄谷犧牲的孩子
24. 5　巴比倫的大淫婦（西元前五八六～前五三九年）
25. 約西亞：革命的救世主
26. 尼布甲尼撒
27. 尼布甲尼撒：那行毀壞可憎的
28. 伯沙撒的筵席
29. 6　波斯人（西元前五三九～前三三六年）
30. 居魯士大帝
31. 大流士與所羅巴伯：新聖殿
32. 尼希米：波斯人的衰微
33. 7　馬其頓人（西元前三三六～前一六六年）
34. 亞歷山大大帝
35. 托勒密：安息日劫掠
36. 多比雅的約瑟
37. 安條克大帝：大象的戰爭
38. 義人西門：晨星
39. 神顯者安條克：瘋狂的上帝

40. 神顯者安條克：另一位行毀壞可憎的
41. 8　馬加比家族（西元前一六四～前六六年）
42. 鐵鎚猶大
43. 偉大的西門：馬加比家族的勝利
44. 約翰．希爾卡諾斯：帝國建造者
45. 色雷斯人亞歷山大：狂暴的年輕公獅
46. 9　羅馬人的到來（西元前六六～前四○年）
47. 龐培在至聖所
48. 凱撒與克利歐佩特拉
49. 安東尼與克利歐佩特拉
50. 帕克魯斯：安息回馬箭
51. 希律：投靠克利歐佩特拉
52. 10　希律家族（西元前四○年～西元一○年）
53. 安提哥諾斯的敗亡：最後的馬加比家族
54. 希律與克利歐佩特拉
55. 奧古斯都與希律
56. 米利暗：希律又愛又恨的女人
57. 希律：聖殿
58. 希律的王子們：家庭悲劇
59. 希律：活生生的腐壞例證
60. 亞基老：彌賽亞與大屠殺
61. 11　耶穌基督（西元一○～四○年）
62. 施洗約翰與加利利的狐狸
63. 拿撒勒人耶穌：在耶路撒冷的三天
64. 彼拉多：審判耶穌
65. 耶穌基督：受難
66. 12　希律家族的終曲（西元四○～六六年）
67. 希律．亞基帕：卡里古拉的朋友
68. 希律．亞基帕與皇帝克勞狄：刺殺、榮耀與蟲
69. 希律．亞基帕二世：尼祿的朋友
70. 大數的保羅：基督教的創建者
71. 義人雅各：耶穌王朝
72. 約瑟夫斯：革命即將來臨
73. 13　猶太戰爭：耶路撒冷的死亡（西元六六～七○年）
74. 赤腳王后百尼基：革命
75. 約瑟夫斯的預言：驟伕當上皇帝
76. 妓院耶路撒冷：暴君約翰與西門
77. 第二部：異教
78. 14　阿埃里亞．卡皮托尼那（西元七○～三一二年）
79. 提多的凱旋式：耶路撒冷在羅馬
80. 百尼基：猶太人的克利歐佩特拉
81. 耶穌王朝的滅亡：被遺忘的釘十字架
82. 哈德良：耶路撒冷解決方式
83. 西門．巴爾．科克巴：星辰之子

84. 第三部：基督教
85. 15　如日中天的拜占庭（西元三一二～五一八年）
86. 君士坦丁大帝：基督，勝利之神
87. 君士坦丁大帝：家庭殺戮
88. 海倫娜：最早的考古學者
89. 背教者尤利安：恢復耶路撒冷
90. 哲羅姆與帕烏拉：聖人、性與耶路撒冷
91. 巴爾索瑪與戰士僧侶
92. 埃烏多基亞：耶路撒冷皇后
93. 16　日薄西山的拜占庭：波斯入侵（西元五一八～六三○年）
94. 查士丁尼與舞女皇后：拜占庭耶路撒冷
95. 沙與皇家野豬：瘋狗之怒
96. 尼希米二世：猶太人的恐怖
97. 赫拉克利歐斯：第一位十字軍戰士
98. 第四部：伊斯蘭教
99. 17　阿拉伯的征服（西元六三○～六六○年）
100. 穆罕默德：夜行
101. 哈立德．伊本．瓦利德：伊斯蘭教之劍
102. 公正者歐瑪爾：聖殿的恢復
103. 18　烏瑪雅德王朝：聖殿的恢復（西元六六○～七五○年）
104. 穆阿威亞：阿拉伯人的凱撒
105. 阿布達爾—馬立克：圓頂清真寺
106. 瓦利德：啟示與奢侈
107. 19　阿拔斯王朝：遙遠的主人（西元七五○～九六九年）
108. 薩法赫哈里發：屠夫
109. 皇帝與哈里發：查理曼與拉希德
110. 卡富爾：香氣撲鼻的太監
111. 20　法蒂瑪王朝：寬容與精神失常（西元九六九～一○九九年）
112. 伊本．基里斯：猶太人大臣與法蒂瑪王朝的征服
113. 帕爾提爾與法蒂瑪王朝：猶太醫生君主與活伊瑪目
114. 穆卡達西：耶路撒冷人
115. 哈基姆：阿拉伯的卡里古拉
116. 哈基姆：消失無蹤
117. 阿特希茲：野蠻的劫掠
118. 第五部：十字軍
119. 21　大屠殺（西元一○九九年）
120. 高弗瑞公爵：圍城
121. 教宗烏爾班二世：奉主之名
122. 譚克雷德：聖殿山上的屠殺
123. 高弗瑞：聖墓守護者
124. 22　十字軍國家的興起（西元一一○○～一一三一年）
125. 鮑德溫：第一任國王
126. 小鮑德溫二世
127. 23　十字軍國家的黃金時代（西元一一三一～一一四二年）

128. 梅莉桑德與富爾克：王室婚姻
129. 梅莉桑德女王：醜聞
130. 血腥者贊吉：鷹王
131. 烏薩瑪．賓．蒙奇德：大事與災難
132. 梅莉桑德的耶路撒冷：上層生活與下層生活
133. 烏薩瑪與猶大．哈勒維：穆斯林、猶太人與法蘭克人
134. 24　僵局（西元一一四二～一一七四年）
135. 贊吉：傲慢與復仇
136. 阿基坦的埃莉諾與路易國王：醜聞與敗仗
137. 母親對上兒子：梅莉桑德對上鮑德溫三世
138. 阿莫里與阿涅絲：「沒有資格擔任聖城耶路撒冷的王后」
139. 泰爾的威廉：埃及戰爭
140. 邁蒙尼德：迷途指津
141. 25　痲瘋國王（西元一一七四～一一八七年）
142. 泰爾的威廉：皇家教師
143. 鮑德溫四世的疾病
144. 壓力下的優雅：痲瘋王的勝利
145. 居伊：錯誤的繼承人
146. 居伊國王：中了圈套
147. 26　薩拉丁（西元一一八七～一一八九年）
148. 薩拉丁：戰爭
149. 薩拉丁的圍城：屠城還是投降？
150. 薩拉丁其人
151. 跳舞女郎與春藥：薩拉丁的宮廷
152. 薩拉丁的城市
153. 27　第三次十字軍：薩拉丁與理查（西元一一八九～一一九三年）
154. 獅心王：騎士精神與屠殺
155. 28　薩拉丁王朝（西元一一九三～一二五○年）
156. 蘇丹之死
157. 穆阿札姆．伊薩：另一位耶穌
158. 皇帝腓特烈二世：世界奇觀，啟示錄之獸
159. 腓特烈二世的加冕：日耳曼的耶路撒冷
160. 巴拉卡汗與韃靼人：災難
161. 第六部：馬木魯克王朝
162. 29　從奴隸到蘇丹（西元一二五○～一三九九年）
163. 拜巴爾：豹
164. 拉姆班
165. 納西爾．穆罕默德：優雅的鷹
166. 30　馬木魯克王朝的衰微（西元一三九九～一五一七年）
167. 帖木兒與導師：朝聖城市
168. 蘇丹與基督徒的歐姆蛋
169. 第七部：鄂圖曼帝國
170. 31　蘇雷曼大帝（西元一五一七～一五五○年）

171. 所羅門第二與他的羅克瑟拉娜
172. 32　神秘主義者與彌賽亞（西元一五五○～一七○五年）
173. 蘇丹的猶太公爵：新教徒、方濟會與城牆
174. 喬治．桑迪斯：第一位英屬美洲人
175. 彌賽亞：夏巴泰．茨維
176. 艾維亞：鄂圖曼的皮普斯與法斯塔夫
177. 33　家族（西元一七○五～一七九九年）
178. 侯賽尼家族：聖裔家族領袖的反叛與狗的大屠殺
179. 侯賽尼家族：家族的興起
180. 「巴勒斯坦國王」的興起與衰亡
181. 拿破崙．波拿巴：「我自己編纂的《古蘭經》」
182. 第八部：帝國
183. 34　聖地的拿破崙（西元一七九九～一八○六年）
184. 阿卡的藍鬍子
185. 拿破崙：「大本營，耶路撒冷」
186. 席德尼．史密斯爵士──「最傑出的騎士」
187. 35　新浪漫主義者：夏多布里昂與迪斯雷利（西元一八○六～一八三○年）
188. 聖墓騎士團子爵
189. 布倫斯維克的卡洛琳與赫絲特．斯坦霍普：英格蘭王后與沙漠皇后
190. 迪斯雷利：神聖者與浪漫主義者
191. 36　阿爾巴尼亞人的征服（西元一八三○～一八四○年）
192. 紅色易卜拉欣
193. 易卜拉欣：聖火，神聖之死
194. 易卜拉欣：農民叛變
195. 37　傳遞福音者（西元一八四○～一八五五年）
196. 帕莫斯頓與夏夫茨貝里：帝國主義者與傳遞福音者
197. 詹姆斯．芬恩：福音派領事
198. 克雷森，美國領事：美國的神聖異邦人
199. 歐洲憲兵與聖墓教堂的槍戰事件：耶路撒冷的俄羅斯上帝
200. 果戈理：耶路撒冷症候群
201. 詹姆斯．芬恩與克里米亞戰爭：遭謀殺的傳遞福音者與殺人越貨的貝都因人
202. 作家：梅爾維爾、福樓拜與薩克萊
203. 作家：大衛．朵爾，一名旅遊的美國奴隸
204. 38　新城市（西元一八五五～一八六○年）
205. 摩西．蒙提費歐里：「這位克羅伊索斯」
206. 39　新宗教（西元一八六○～一八七○年）
207. 皇帝與考古學家：《傻子之旅》
208. 馬克吐溫與「貧窮村落」
209. 40　阿拉伯城市，帝國城市（西元一八七○～一八八○年）
210. 尤蘇夫．哈立迪：音樂、舞蹈，日常生活
211. 耶路撒冷的刺青：英國親王與俄國大公

212. 美國的得勝者派：一直溫著耶穌的牛奶
213. 41　俄國人（西元一八八○～一八九八年）
214. 謝爾蓋大公與艾拉大公夫人
215. 謝爾蓋大公：俄國猶太人與大屠殺
216. 第九部：錫安主義
217. 42　德皇威廉（西元一八九八～一九○五年）
218. 赫茨爾
219. 威廉：我的帝國的寄生蟲
220. 德皇與赫茨爾：最後的十字軍與最初的錫安主義者
221. 43　耶路撒冷的烏德琴手（西元一九○五～一九一四年）
222. 戴維．格林成為戴維．本–古里安
223. 烏德琴手：瓦希夫．賈瓦利葉
224. 拉斯普廷：俄國的修女們當心了
225. 蒙提．帕克上尉與約櫃
226. 44　世界大戰（西元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
227. 傑馬爾．帕夏：耶路撒冷的暴君
228. 恐怖與死亡：屠夫傑馬爾
229. 耶路撒冷中的戰爭與性：瓦希夫．賈瓦利葉
230. 45　阿拉伯叛亂，貝爾福宣言（西元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
231. 勞倫斯與麥加的謝里夫
232. 阿拉伯的勞倫斯：謝里夫家族—阿布杜拉與費薩爾
233. 佛肯海因接手指揮：德國的耶路撒冷
234. 勞合．喬治、貝爾福與魏茨曼
235. 「魏茨曼博士，孩子生了」：貝爾福宣言
236. 46　耶誕節禮物（西元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
237. 市長試圖投降
238. 公牛艾倫比：最感榮耀的時刻
239. 東方的斯托爾斯：行善的專制者
240. 47　勝利者與戰利品（西元一九一九～一九二○年）
241. 凡爾賽會議上的伍德羅．威爾遜
242. 斯托爾斯：先知摩西暴亂，最初的槍響
243. 赫伯特．薩謬爾：巴勒斯坦，共計一個，點交完畢
244. 邱吉爾創造了現代中東：勞倫斯的謝里夫解決方案
245. 48　英國託管時期（西元一九二○～一九三六年）
246. 穆夫提對上市長：阿敏．侯賽尼對上拉希布．那夏希比
247. 穆夫提：西牆戰爭
248. 沃裘普的首都：狩獵、咖啡館、宴會與白西裝
249. 本–古里安與穆夫提：縮小的沙發
250. 49　阿拉伯叛亂（西元一九三六～一九四五年）
251. 穆夫提的恐怖行動
252. 歐德．溫蓋特與莫歇．達揚：舊城的陷落
253. 穆夫提與希特勒：耶路撒冷的世界大戰
254. 50　骯髒的戰爭（西元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
255. 梅納赫姆．貝京：黑色安息日

256. 蒙哥馬利的鎮壓：法蘭少校案
257. 阿布德．卡迪爾．侯賽尼：耶路撒冷陣線
258. 聖地的禮炮：阿布德．卡迪爾．侯賽尼
259. 51　猶太人獨立，阿拉伯人的災難（西元一九四八～一九五一年）
260. 英國人離開，本─古里安：我們成功了
261. 倉促者阿布杜拉
262. 阿布杜拉：耶路撒冷戰爭
263. 52　分隔（西元一九五一～一九六七年）
264. 耶路撒冷國王：血濺聖殿山
265. 約旦的胡笙：最後一任耶路撒冷國王
266. 53　六日戰爭（西元一九六七年）
267. 納瑟與胡笙：戰爭倒數計時
268. 拉賓：戰前的崩潰
269. 達揚接手指揮
270.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到七日：胡笙、達揚與拉賓
271. 後記
272. 致謝
273. 附錄
274. 版權頁

Landmarks

1. 目錄
2. 本文
3. Cover